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三〇冊目次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唐）韓愈撰 （宋）魏仲舉輯註
序傳碑記一卷韓文類譜十卷 （宋）魏仲舉輯 附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卷
宋慶元六年魏仲舉家塾刻本（卷三至四 六至七 十五至十七 二十一配清鈔本） 〇〇一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外集十卷
（唐）韓愈撰　（宋）魏仲舉輯註
序傳碑記一卷韓文類譜十卷
（宋）魏仲舉輯
附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卷
宋慶元六年魏仲舉家塾刻本（卷三至四　六至七　十五至十七
二十一配清鈔本）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內府藏本

宋魏仲舉編。仲舉、建安人。書前題慶元六年刻於家塾。實當時坊本也。首列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篇。自唐燕山劉氏迄濬儀王氏。其一百四十八家。又附以新添集註五十家、補註五十家、廣註五十家、釋事二十家、補音二十家、協音十家、正誤二十家、考異十家。統計祇三百六十八家。不足五百之數。而所云新添諸家、皆不著名氏。大抵虛構其目、務以炫博、非實有其書。即所列一百四十八家、如皇甫湜孟郊張籍等、皆同時唱和之人。劉昫宋祁范祖禹等、亦僅撰述唐史、均未嘗詮釋文集。乃引其片語、即列爲一家、亦殊牽合。蓋與所刊五百家註柳集均一書肆之習氣。然其間如洪興祖朱子程敦厚朱廷玉樊汝霖蔣璨任淵孫汝聽韓醇劉崧祝充張敦頤嚴有翼方崧卿李樗鄭耕老陳汝義劉安世謝無逸李朴周行己蔡夢弼高元之陸九淵陸九齡郭忠孝郭雍程至道許開周必大史深大等、有考證音訓者、凡數十家。原書世多失傳、猶賴此以獲見一二、亦不可謂非仲舉之功也。宋犖嘗稱此書尚有宋槧本在長洲文氏、後歸李日華家。正集之外、尚有外集十卷、別集一卷、附論語筆解十卷。此本止四十卷、而外集別集不與焉。蓋流傳既久、又有所闕佚矣。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附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卷 宋慶元刊本

韓集所收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

唐燕山劉氏 名昫撰舊唐書傳

蔣氏 名係撰舊書贊

天水趙氏 名德編集韓文錄有序

隴西李氏 名漢字南紀編集并序

李氏 名翺字習之撰韓行狀祭文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安定皇甫氏 名湜字持正撰韓神道碑祭文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張氏 名籍字文昌撰韓祭詩與公以文字往來見集

孟氏 名郊字東野與公唱和詩章見集

元氏 名稹字微之與公往來文字見集

白氏 名居易字樂天與公唱和詩章見集

令狐陶氏 名澥校定韓柳文集

已上並唐人

國朝河南宋氏 名祁字子京撰新史本傳餘議論見文集

已下並國朝人

廬陵歐陽氏 名脩字永叔撰新史紀志表并校韓文書集後餘議論見文集

徂徠石氏 名介字守道議論見唐鑑及辯謗文

陽翟孫氏 名甫字之翰議論見唐論斷

成都范氏 名祖禹字淳甫議論見唐鑑

橘林石氏 名子忞字敏若議論見唐史發揮以發揮爲鄭少微作

建安王氏 名崇字次山撰唐書訓辯十卷及注唐文八卷

謝氏 名參字任伯校正韓柳文

趙氏 名明誠字德父著金石錄

董氏 名逌字彥遠跋韓柳文集

蜀人蘇氏 名溥校正韓柳文集

宰相李氏 名昉集文苑英華

姚氏 名鉉字寶臣集唐文粹

竇氏 名苹撰唐書音辨

涑水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議論見資治通鑑考異及文集等書

伊川程氏 名頤字正叔議論見文集

河東柳氏 名開字仲塗撰韓愈馬詩全解并後序餘議論見文集

河南尹氏 名洙字師魯議論見文集

河南穆氏 名脩字伯長校定韓文

臨川晏氏 名殊字同叔校定韓文

呂氏 名夏卿校正韓文并作後序

金陵王氏 名安石字介甫議論見文集

眉山蘇氏 名洵字明允議論見老泉文

眉山蘇氏 名軾字子瞻撰韓公潮州廟記并議論見東坡文集

眉山蘇氏 名轍字子由議論見潁濱文集

蘇氏 名過字叔黨議論見斜川文集

南豐曾氏 名鞏字子固議論見文集

曾氏 名肇字子開議論見文集

淇水李氏 名清臣字邦直議論見文集

莆陽鄭氏 名厚字叔友議論見文集

汲郡呂氏 名大防攷正韓文并撰年譜

豫章黃氏 名庭堅字魯直議論見文集

宛丘張氏 名耒字文潛議論見文集

淮海秦氏 名觀字少游議論見文集

後山陳氏 名師道字無己一字履常議論見文集

濟北晁氏 名補之字無咎議論見文集及楚詞諸序

濟南李氏 名廌字方叔議論見文集

眉山唐氏 名庚字子西議論見魯國文集

臨漢魏氏 名泰字道輔沂

祖氏 名無擇字擇之韓公袁州廟記

陳氏 名長方字齊之議論見語錄

鄒氏 名浩字志完議論

謝氏 名諤字昌國議論
石氏 名大任字安世議論
尹氏 名焞字彥明議論
孔氏 名武仲字常父議論
扶風馬氏 名存字子才議論見文集
蜀郡鄭氏 名少微字明舉議論見文集
朱氏 議論見秀水閒居錄
張氏 名舜民字芸叟議論見畫墁集
王氏 名得臣議論見麈史
張氏 名俞字少愚議論
沈氏 名括字存中議論見筆談
東萊呂氏 名本中字居仁議論
苕溪胡氏 名存議論見漁隱叢話
曾氏 議論見筆墨閒錄
周氏 名少隱議論見挟齋贅說
洪氏 名芻字駒父議論見詩話及文集
丹陽洪氏 名興祖字慶善撰韓文年譜辨證
廣漢張氏 名栻字敬夫議論見南軒文集

新安朱氏 名熹字元晦議論見韓文考異晦菴文集
廣漢張氏 名震字真父議論
東萊呂氏 名祖謙字伯恭議論見文集
永嘉陳氏 名傅良字君舉議論見文集
廬陵楊氏 名萬里字廷秀議論見文集
梅溪王氏 名十朋字龜齡議論見文集
三山林氏 名之奇字少穎議論見漢唐龜鑑
眉山程氏 名敦厚字子山著韓柳意釋餘議論見金華文集
臨邛宋氏 名遠孫字汴山議論見語錄文集
橫浦張氏 名九成字子韶議論見漢唐論及唐史摘實
歷陽張氏 名孝祥字安國議論見文集
昇山劉氏 名子翬字彥沖議論見奧論文集
永嘉葉氏 名適字正則議論見唐鈔
眉山朱氏 廷玉撰羅池廟碑全解
西山邵氏 名博字公濟議論見文集
觀堂劉氏 名望之字夷叔議論見文集
晁氏 名公武字子止議論見文集
眉山劉氏 名巘字中遠議論

眉山李氏名燾字仁甫議論

資中李氏名石字知幾議論見方舟集

眉山劉氏名貞字子有議論見橫舟集

洪川姜氏名如晦字彌明議論見川溪集

導江王氏名次字夢得議論見雪齋集

李氏名敏字清叔議論

上舍陸氏名唐老字子壽議論

上舍黃氏名宮字邑父議論

三山鄭氏名鑑字自明議論見進卷

蔣氏名棠字宣猷議論并解

三江任氏名淵字子淵議論并解

東蜀樊氏名汝霖字澤之著韓文公志及譜註

眉山孫氏名汝聽字良臣全解

臨卭韓氏名醇字仲韶全解

眉山劉氏名崧字公輔全解

文溪祝氏名充字廷賓全解

新安張氏名敦頤撰音辯并後序

龜山楊氏名時字中立有語錄行于世

丹陽葛氏名立方字常之撰韻語陽秋

海濱馬氏名永卿有語錄

建安嚴氏名有翼字冲甫著韓文切證

莆陽方氏名崧卿著韓文舉正

武夷吳氏名棫字朝老撰協音古韻

莆陽顏氏名伯坤著詩協音

閩南鄭氏名樵字漁仲著毛詩協韻

三山李氏名樗字迂仲校正昌黎集

莆陽鄭氏名耕老字谷叔校正昌黎集

簡齋陳氏名汝義字去非校正昌黎集

元城劉氏名安世字器之校正昌黎集

致堂胡氏名寅字明仲著讀史管見

安定胡氏名安國字康侯校正昌黎集

上蔡謝氏名良佐字顯道

梓溪陳氏名元裕字德寬

永嘉陳氏名鵬飛字少南

吳氏名縝著唐書糾繆

吳氏名曾字虎臣著唐書糾繆

謝氏 名无逸 校正昌黎集

盱江李氏 名朴 字先之 校正昌黎集

永嘉周氏 名行己 字恭叔 校正昌黎集

建安蔡氏 名夢弼 字傅卿 集註昌黎集

句章高氏 名元之 字端叔 校證昌黎集

象山陸氏 名九淵 校證昌黎集

陸氏 名九齡 校讀昌黎集

蔡氏 名寬夫 有詩話集

濂溪周氏 名惇頤 字茂叔 校證昌黎集

橫渠張氏 名載 字子厚 校證昌黎集

兼山郭氏 名忠孝 字立之 校證昌黎集

白雲郭氏 名雍 字子和 校證韓文

雲谷蔡氏 名元定 字季通 補註昌黎集

程氏 名至道 著昌黎年譜

龍圖劉氏 名煇 重次昌黎外集

雲川沈氏 名晦 字子壽 議論見竹齋集

孫氏 名傅 字伯野 跋韓柳文集

南徐許氏 名開 字仲啓 校正昌黎集

丞相周氏 名必大 註昌黎集

節山史氏 名彌大 字方叔 校證昌黎集

建安魏氏 名掞之 字元履 校證韓柳文集

縉雲潘氏 名緯 著柳文音義

潁人王氏 名銍 字性之 著韓會傳

新添集註五十家

新添補註五十家

新添廣註五十家

新添釋事二十家

新添補音二十家

新添協音十家

新添正誤二十家

新添考異十家

新添皆逸姓氏

總計五百餘家

韓集所收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卷

賦　古詩　琴操

感二鳥賦 并序

復志賦 并序

閔己賦

别知賦送楊儀之

元和聖德詩 并序

琴操十首 并序 [illegible]注古操

南山詩

謝自然詩

秋懷詩十一首

江陵途中寄翰林三學士

暮行河堤上

夜歌

重雲一首贈李觀

江漢一首答孟郊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

岐山下

第二卷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幽懷

君子法天運

落葉一首送陳羽

歸彭城

醉後

醉贈張秘書

同冠峽

送惠師

送靈師

縣齋有懷

題合江亭寄鄒刺史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

岳陽樓別竇司直 竇庠[illegible]詩附

送文暢師北遊
答張徹
薦士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古風
駑驥 歐陽詹答附
馬厭穀
出門
嗟哉董生行
烽火
汴州亂二首
利劍
齪齪

第二卷

古詩
河之水二首
山石
天星送楊郎中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
忽忽
鳴鴈
龍移
雉帶箭
條山蒼
贈鄭兵曹
桃源圖
東方未明
贈唐衢
貞女峽
贈侯喜
古意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謁衡嶽廟
岣嶁山
永貞行
洞庭阻風贈張十一

李花贈張十一
杏花
感春四首
寒食夜歸張院長見示病中憶花
和張十一憶昨行

第四卷

古詩

劉生詩
鄭羣贈簟
豐陵行
遊青龍寺贈崔補闕
贈崔立之評事
送區弘南歸
三星行
剝啄行
青青水中蒲
孟東野失子 并序
和皇甫湜陸渾山火

縣齋讀書
新竹
晚菊
齒落
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參
苦寒
和盧汀酬錢徽赤藤杖歌
酬崔十六少府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東都遇春
感春五首
酬裴十六功曹見寄
燕河南府秀才
送李翺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送李正字歸湖南

第五卷

古詩

辛卯年雪
醉留東野
李花
招楊之罘
寄盧仝
酬司門盧四兄望秋作
誰氏子
河南令舍池臺
送無本師歸范陽
石鼓歌
雙鳥
贈劉師服
題炭谷湫祠堂
聽穎師彈琴
送陸暢歸江南
送劉師服東歸
嘲魯連子
贈張籍

調張籍
和盧郎中云送盤谷子
寄皇甫湜
病中贈張十八
雜詩
寄崔二十六立之
月蝕詩效玉川子 玉川子詩附
孟先生詩 孟郊詩附
射訓狐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荅孟郊 孟郊詩附
從仕
短燈檠歌
送劉師服

第六卷

古詩

符讀書城南
示爽

人日城南登高
病鴟
華山女
書皇甫公安園池詩後
路旁堠
食曲河驛
過南陽
瀧吏
贈元協律六首
初南食貽元協律
曾江示姪孫湘二首
荅柳柳州食蝦蟇
別趙子
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南山有高樹行
猛虎行

第七卷

古詩

雪後寄崔丞公
送僧澄觀
獻山南鄭相公
和武相公詠孔雀 武元衡詩附
感春三首
街西行香贈盧李二舍人
寄張助教周博士
題張十八所居 張籍詩附
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
和錢七盆池所植 錢徽詩附
記夢
南内朝賀歸呈同官
朝歸
雜詩三首
讀東方朔雜事
譴瘧鬼
示兒
庭楸

翫月喜張十八王六至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
和裴相公假山
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 阮步兵詩附
送諸葛覺隨州讀書
南溪始泛三首

第八卷

聯句

城南聯句
會合聯句
鬬雞聯句
納涼聯句
秋雨聯句
征蜀聯句
同宿聯句
莎柵聯句
寄孟刑部聯句
遠遊聯句

鄆城夜會聯句

第九卷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宿龍宮灘
叉魚招張功曹
李員外寄紙筆
次同冠峽
荅張十一功曹 張署詩附
郴州祈雨
湘中酬張功曹
郴口又贈二首
題木居士二首
晚泊江口
湘中
別盈上人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聞棃花發贈劉師命
春雪聞早梅
棃花下贈劉師命
和歸工部送僧約
入關詠馬
早春雪中聞鶯
木芙蓉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榴花
井
蒲萄
峽石西泉
京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和崔舍人詠月
詠雪贈張籍
酬王舍人雪中見寄
送侯喜
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酬振武胡大夫
和盧庫部元日朝迴
寒食直歸遇雨
送李協律歸荊南
題百葉桃花
春雪
戲題牡丹
盆池五首
芍藥
和劉虢州三堂二十一詠并序
新亭
流水
竹洞
月臺
渚亭
竹溪
北湖
花島

柳溪
西山
竹逕
荷池
稻畦
柳巷
花源
北樓
鏡潭
孤嶼
方橋
梯橋
月池
遊城南十六首
賽神
題于賓客莊
晚春
落花

楸樹二首
風折花枝
贈張十八助教
題韋氏莊
晚雨
出城
把酒
嘲少年
楸樹
遠興
贈同遊
第十卷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
和席八十二韻
和武相公聞鶯
大安池
晚春

大行皇后挽歌詞三首
廣宣上人頻見過
閑遊二首
酬馬侍郎寄酒
和侯協律詠筍
過鴻溝
送張侍郎
贈刑部馬侍郎
和裴相公女几山下作
郾城晚飲贈馬侍郎
別留後馬侍郎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
同李二十八野宿西界
過襄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
次硤石
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次潼關寄張使君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
桃林夜賀晉公
送李員外分司東都
和晉公入覲重拜台司
獨釣四首
枯樹
酬馬尚書去年元日之什
同侯十一詠燈花
祖席
同前
送鄭尚書赴海南
荅道士寄樹雞
藍關示姪孫湘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
次鄧州界
題臨瀧寺
酬韶州張使君惠書二章
題秀禪師房

寄韶州張使君借圖經
過始興江口
韶州留別張使君
量移袁州酬張韶州
次石頭驛寄王中丞
題西林寺蕭郎中舊堂
還京次安陸寄周隋州
題廣昌館
又寄周隋州
醉中留別李相公
題層峯驛梁
賀張十八得裴司空馬 張籍裴度詩附
杏園送張徹
雨中寄張博士侯主簿 張籍詩附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早春遊揚尚書林亭 白居易詩附
奉使常山次太原
壽陽驛題絕句
鎮州初歸
同張水部游曲江寄白舍人 張籍白居易詩附
和張水部敕賜櫻桃詩
早春呈張水部二首
送桂州嚴大夫
酬馬僕射見寄
奉使鎮州酬裴相公
鎮州路上酬裴相公
和裴相公感恩言志
和僕射相公迴朝見寄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
和杜相公太清宮

第十一卷

雜文

原道
原性
原毀
原人

原鬼
行難
對禹問
雜說四首
讀荀子
讀鶡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第十二卷
雜文
獲麟解
師説
進學解
本政
守戒
杇者王承福傳
五箴 并序
後漢三賢贊

諱辯
訟風伯
伯夷頌

第十三卷
雜文
子産不毀鄉校頌
釋言
愛直贈李君房別
張中丞傳後敘
河中府連理木頌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宴喜亭記
徐泗豪書記廳記
畫記
藍田丞廳壁記
新修滕王閣記
科斗書後記

第十四卷

雜文

鄆州溪堂詩 并序

進士策問十三首

貓相乳

諫臣論

改葬服議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禘祫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附注劉敞小功不稅解

太學何蕃傳

答張籍書 張籍書附

重答張籍書 張籍書附

第十五卷

書啓

與孟東野書

答竇存亮秀才書

上李實尚書書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答尉遲生書

答楊子書

鄧州北寄上于相公書

上鄭尚書相公啓

上留守鄭相公啓

第十六卷

書

上宰相書三首

答侯繼書

答崔立之書

答李翊書

重答李翊書

代張籍與李中丞書

答李師錫秀才書

答陳生書

答李翊書

第十七卷

書

上張僕射書
荅胡直均書
上于襄陽書
與崔羣書
與陳給事書
荅馮宿書
與衛中行書

上張僕射第二書
與馮宿論文書
與陸員外薦士書

第十八卷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
爲人求薦書
與韋舍人書
荅劉正夫書
荅殷侍御書
荅陳商書
與孟尚書書
荅呂毉山人書
荅渝州李使君書
荅元侍御書 元微之書附

第十九卷

書 序

與鄭相公書

與袁相公書
與鄂州柳中丞二書
荅魏博田僕射書
與華州李尚書書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送陸歙州序 并詩
送孟東野序
送許郢州序
送竇從事序

上巳燕太學聽琴詩序
送齊暭下第序
送陳密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唐人跋附

第二十卷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送董邵南序
贈崔復州序

贈張童子序
送文暢師序
送楊支使歸湖南序
送何堅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含秀才序
送孟琯秀才序
送陳彤秀才序
送王塤秀才序

荆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第二十一卷

序

送區册序
送張道士序 并詩
送高閑上人序
送殷員外序
送楊少尹序

送權秀才序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送石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温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鄭尚書序
送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鄭校理序 并詩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韋處厚盛山十二詩附
石鼎聯句序 詩附

第二十二卷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歐陽生哀辭 并序

題哀辭後

獨孤申叔哀辭

爲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李員外太夫人文

祭薛中丞文

祭裴太常文

潮州祭神文五首

第二十三卷

祭文

袁州祭神文三首

祭柳子厚文

祭湘君夫人文

祭竇司業文

祭侯主簿文

祭竹林神文

曲江祭龍

祭馬僕射文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祭李司馬文

祭司戶十二兄文

祭鄭夫人文

祭十二郎老成

祭周氏姪女文

祭姪孫湘文

祭李氏娘子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挐女文

第二十四卷

墓誌銘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盧考功墓表
鄭夫人殯表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裴少尹墓誌銘
薛助教墓誌銘

韋夫人墓誌銘

第二十五卷

墓誌銘
登封尉盧殷墓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西觀察韋公墓誌銘 并序
王屋尉畢君墓誌銘
大理評事胡君墓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叅軍苗君墓誌銘

第二十六卷

墓誌碑銘
司勲孔君墓誌銘
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陽平路公神道碑文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鄭公神道碑
魏博沂國公先廟碑銘

第二十七卷

碑銘
劉統軍墓碑
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第二十八卷
碑誌銘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第二十九卷
誌銘
董府君墓誌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獨孤府君墓誌銘
虞部員外張府君墓誌銘
尚書左僕射劉公墓誌銘
第三十卷
誌銘碑
御史衛府君墓誌銘

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故相權公墓碑
平淮西碑 并序 李商隱讀韓碑詩附
第三十一卷
碑
南海神廟碑
處州孔子廟碑 杜牧書中庄附
柳州羅池廟碑
黃陵廟碑
江南西道觀察王公神道碑銘

第三十二卷
碑誌銘
許國公神道碑銘
柳子厚墓誌銘
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楚國夫人墓誌銘
司業竇公墓誌銘
左丞孔公墓誌銘
江南西道觀察王公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樊紹述墓誌銘
陝府司馬李公墓誌銘
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盧法曹夫人墓誌銘
貝州司法李君墓誌銘
處士盧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第三十五卷
墓誌銘
盧渾墓誌銘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
韓滂墓誌銘
女挐壙銘
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乳母墓銘
第三十六卷
雜文
瘞硯文
毛穎傳
下邳侯革華傳
送窮文
鱷魚文
第三十七卷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與盧郎中薦侯喜狀
論權停舉選狀
論天旱人饑狀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復讎狀
錢重物輕狀

第三十八卷

表狀

為韋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實録表狀三首
為裴相公讓官表
為宰相賀白龜狀
冬薦官殷侑狀
進王用碑文狀
謝許受王用男物狀
薦樊宗師狀

舉錢徽自代狀
進撰平淮西碑表
奏韓弘人事物狀
謝許受韓弘物狀

第三十九卷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論佛骨表
潮州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袁州謝上表
賀皇帝即位表
賀赦表
賀冊皇太后表
賀慶雲表
舉張惟素自代狀
舉韓泰自代狀
慰國哀表

舉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顗自代狀

第四十卷

狀表

論孔戣致仕狀
舉馬摠自代狀
賀雨表
賀太陽不虧表
舉張正甫自代狀
袁州申使狀
國子監注學官牒
黃家賊事宜狀
應典貼良人男女狀
論淮西事宜狀
論變鹽法事宜狀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目録終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一

賦　古詩

感二鳥賦 并序

集注公年二十五登進士第[illegible]至十[illegible]尚未得[illegible]月三[illegible]書宰相[illegible]人不能用五月戊辰東歸[illegible]之陰遇有獻白烏白鸜鵒者感而[illegible]云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illegible]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今其詩賦之於集者四大抵多取騷人之思意此篇蓋子美亦謂其然激頌作有騷人之[illegible]等章以耀于世藹語[illegible]我雀學解所云不遇[illegible]

貞元十一年（洪慶善年譜曰按公以大曆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序言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則公二十八歲矣又晝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一云明年出京師至河陽甲戌十年也則是十一年無疑作五年十五年者非）五月戊辰愈東歸（孫曰東歸歸河陽）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潼關在華陰祝曰左氏以守桃林之塞注此林在弘農華陰縣東潼關○潼音同）時始去京師（祝曰京師天子之居也公羊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有不遇時之歎見有籠白烏白鸜鵒而西去者（樊曰鸜鵒音劬欲）號於道（號呼也）曰某土之守某官（德宗紀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烏孫曰某土州名祝曰諸侯見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是也守音狩○一作某土之守臣某禮王朝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使使者進於天子（祝曰使者將命者也論語使者出○下使字疏吏切）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補注莫敢正目謂不敢仰視也）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孫曰公父）

仕御最知名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
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
於道其閒居祝曰閒暇也禮記孔子閒居音閑思念前古當今之
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一有下字與
百千人偕進偕退曾不得名於薦書嚴有翼曰謂府薦博學宏辭
科識也公三上宰相書云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者是也齒下士于朝補注王制孟子皆曰下士
祿足以代耕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
異羽上一有其字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
反得蒙採擢薦進得下有皆字光耀如此可以人而
不如鳥乎樊曰禮記大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以字一本作為姚鉉本無此八字故為賦

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
累善無所容焉補注累善猶衆善也其辭曰
吾何歸乎吾將既行而後思誠不足以自存苟
有食其從之出國門而東騖祝曰騖馳也楚辭歷廣莫兮馳騖遐云化龍東
騖音務觸白日之隆景韓曰曹子建詩皓天舒白日靈景曜神州孫曰言時盛暑也時
返顧以流涕韓曰騷云忽反顧以流涕兮念西路之羌永孫曰西路
京師所在路一作洛過潼關而坐息窺黃流之奔猛孫曰黃流黃河
補注物理論曰河色黃赤衆川之流蓋濁也博物志曰崑崙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東南流黃水入中國為河感二
鳥之無知方蒙恩而入幸韓曰禰衡鸚鵡賦云紛鸚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處
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惟進退之殊異孫曰進謂二鳥退謂己也增余懷

之耿耿彼中心之何嘉一作其何意祝曰嘉美也前漢天子心獨嘉○嘉許吏切
徒外飾焉是逞焉一作而字余生命之湮阨祝曰湮沒也阨也孟
子阨窮而不憫○阨音厄後同曾二鳥之不如汨東西與南北祝曰
說文汨水流也楚辭汨余若將不及又注去貌疾若流水○汨音聿又音骨亘十年以不居韓曰
楚辭汨徂往而不歸亘一作恆以下居一作于下居蔡曰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歐陽詹詞云貞元三年余
始至京師舉進士若權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州縣求舉然則公於貞元二年後方舉進士也自貞元二年丙寅至十一
年乙亥凡十年矣辱飽食其有數其一作兮況策名於薦書補注
李陵贈蘇武詩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爵策一作際時所好之為賢蔡曰好音去聲後可以意
求之庸有謂余之非愚也庸豈昔殷之高宗得良弼
於宵寐補注書說命高宗夢得說史記高宗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求之野得於傅巖中孰左右

者為之先孫曰鄒陽曰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有容字信天
同而神比蔡曰比至切輔也及時運之未來或兩求而莫
致雖家到而戶說韓曰騷云衆不可以戶說晉夏侯亮曰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說一作睟
秪以招尤而速累嚴有翼曰累力偽切蓋上天之生余亦有
期於下地孫曰期謂欲立功名於世蔡曰書金縢篇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蓋求配於
古人蔡曰蓋音闔何不也獨怊悵於無位祝曰楚辭怊悵而自悲怊悵貌孫曰言有
其志而無其位不能有為也○怊音超雖得之而不能一作孤乃鬼神之
所戚幸年歲之未暮庶無羨於斯類樊曰歐陽文忠讀習之文
幽懷賦以謂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是心使光榮而飽則
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余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

下兮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販匈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對邑嗟甲之心爲朝所憂之心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歐陽子之論善矣雖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發於羈旅草野至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感二鳥賦盖所謂發於羈旅草野者使其光學而鉅憂天下之心勤謂公一日忘耶

復志賦 并序

樊曰公貞元八年擢進士第十一年館未所佐東歸十二年始佐汴州明年又辭以疾詳大出敢出賦不待箋而明矣其句法皮鄧獻陳往往扣以補注晁無咎嘗取此賦於變騷而系之曰蓋愈自傷幼學既壯而弗獲思復其志以晉知己欲去未可云

愈既從隴西公平汴州隴西公董晉也樊曰晉往尚書左僕射汴州刺史受命將行公及劉宗經韋弘景實從之辟公爲汴州觀察推官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以東都留守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孫曰汴宋亳穎之亂辟公爲其府推官詳見晉行狀中其明年七月有負薪之疾樊曰負薪賤者之稱禮記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又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曰某有負薪之憂鄭氏注憂亦作疾孫曰公羊注云大夫病曰犬馬士病曰負薪公病作此賦故云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其辭曰

居悒悒之無解兮祝曰悒憂悒說文云不安也韓云良悒悒也孫曰無解者無以自解也○悒音邑解一作辭獨長思而永歎祝曰永歎長息也詩況也永歎樊曰騷云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歎音灘豈朝食之不飽兮寧冬裘之不完昔余之既有知兮補注既有知謂稍長也誠坎軻而艱難祝曰坎軻不平易貌騷不得志選坎軻或作轗軻多苦辛○軻枯我切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孫曰歲行十二年而一復大曆十二年公十歲故云歲行未復也伯氏兄稱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從兄會南遷韶州時年十歲故云凌大江之驚波兮過洞庭之

漫漫蔡曰按唐地理志洞庭在岳州巴陵縣郭璞付山海經云洞庭地穴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祝曰漫漫大水貌○漫莫官切至曲江而乃息兮蔡曰唐地理志韶州治曲江逾南紀之連山韓曰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分南北紀韶在南紀之外孫曰詩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南紀猶言南方也逾南紀之連山言過南方之山言連也補注南紀字杜詩多用如南紀風濤北歸相經南紀之顛國生南紀嗟日月其幾何兮孫曰言至北未幾也攜孤嫠而北旋補注攜挈也孤謂孤兒嫠謂寡婦左氏傳云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孫曰謂會卒於韶州公從嫂歸葬河陽○攜戶圭切嫠音釐樊曰旋以宣切還也值中原之有事兮樊曰公嘗值梁崇義李希烈朱泚之亂乃避地江南孫曰公嘗將就食於江之南居宣城○一作行南典之字蔡曰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李懷光叛京今言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李懷光反始梁州貞元元年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祭嫂鄭夫人文既克有專專時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此謂此也始專專於講習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一作苗窺前靈之逸跡兮靈一作修超孤舉而幽尋既識路又疾驅兮孰知余力之不任韓曰驟騎云任甚也○任音壬考古人之所佩兮閱時俗之所服騷云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孫曰服亦佩也考古之所佩與時之所服言當世之士不及古人遠矣唯己可庶幾古人也忽忘身之不肖兮樊曰驟去忽忘身之貧賤○一作忽之非是謂青紫其可拾韓曰夏侯勝謂諸生曰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補注紫劉孝標辯命論曰視彼青紫贈之紛蜚有力者則之而趨乎公此語事本夏侯勝傳而意取劉孝標辯命論自知者爲明兮孫曰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爲明一作不明故吾之所以爲惑唐曰言自知者爲明而吾不能自知故惑也吾下一有去志字擇吉日余西

征兮韓曰騷云歷吉日乎吾將行亦既造夫京師孫曰京師在西故云西征公自貞元二年自宣城至京師既一作冀君之門不可迺而入兮迺一作得遂從試於有司惟名利之都府兮孫曰言京師名利之都會也補注史記張儀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此用其意羌衆人之所馳韓曰羌乃也騷云羌衆人之所仇○羌去羊切作差非所馳一作所詩一作四駟驅競乘時而射勢兮補注班彪曰乘時射利者人之功此借用其語以辭世也○一本作射利兮又一作附勢兮紛變化其難推全純愚以靖處兮靖一作自將與彼而異宜孫曰汝謂乘時射勢之人欲奔走以及事兮顧初心而自非朝馳騖乎書林兮夕翱翔乎藝苑韓曰揚雄長楊賦云聿包書林劇秦美新云發秘府覽書林遙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班固賓戲云盲生婆娑乎藝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樊曰騷云朝馳騖乎江皋夕弭節乎北渚諒却步以圖前兮蔡曰却去約切退也家語行篇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前漢劉向傳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不浸近而逾遠樊曰騷云不寔近兮愈疏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其猶初韓曰騷云至今九年而不復豈不登名於一科兮補注貞元八年公登第曾不補其遺餘遺一作遺進既不獲其志願兮退將遁而窮居樊曰騷云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排國門而東出兮孫曰貞元十一年公東歸嗟余行之舒舒舒一作徐時憑高以廻顧兮涕泣下而交如蔡曰易大有厥孚交如戾洛師而悵望兮孫曰戾止也詩我客戾止洛師洛陽也○戾音勵聊浮遊以躊躇祝曰莊子聖人躊躇以興事注從容也韓曰騷云聊浮遊以逍遙○躊音儔躇音除假火龜以視兆兮

火一作大求幽貞之所廬補注幽貞隱者易幽人貞吉廬寄也曹植節遊賦曰非吾人之所廬韓曰顏延年拜陵廟詩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樊曰騷云求矩矱之所同甘潛伏以老死兮不顯著其名譽祝曰譽美稱也易括囊無咎無譽○譽音餘非夫子之洵美兮樊曰夫子謂董晉也孫曰詩洵美且都指汴也吾何爲乎浚之都樊曰浚之都汴州也祝曰詩在浚之都○浚音峻蔡曰公貞元二年丙寅始自江南入京師十一年乙亥春三上宰相書不第爲東歸秋至洛陽十三年丙子秋從董晉入汴州晉辟署試校書郎爲汴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凡十餘年矣故上云至今十年其猶初小人之懷惠兮蔡曰論語里仁篇文猶知獻其至愚固余異於牛馬兮固一作顧寧止乎飲水而求芻伏門下而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竟一作卒時乘間以獲進兮蔡曰乘間下音閑暇也又居莧切空隙也楚辭九章願乘間而自察顏垂歡而愉愉仰盛德以安窮兮又何忠之能輸韓曰騷云又何芳之能祗昔余之約吾心兮誰無施而有獲樊曰騷云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嫉貪佞之洿濁兮祝曰說文洿濁水不流也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洿汪胡切曰吾其既勞而後食蔡曰禮記儒行篇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懲此志之不修兮愛此言之不可忘韓曰騷云懲此言之不可聊情怊悵以自失兮蔡曰楚辭七諫篇情怊悵而自悲心無歸而茫茫而一作之若非苟不內得其如斯兮孰與不食而高翔抱關之阨陋兮韓曰孟子抱關擊柝注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祝曰阨與隘同音左氏所謂又阨一作厄有肆志之陽陽補注詩君子陽陽注陽陽無所用其心也或曰當作揚揚言抱關擊柝之賤者猶揚揚自得如晏子之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也事見史記伊尹之樂

於畎畝兮 補注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焉富貴之能當 祝曰焉何也詩焉得諼草音於虔切 恐誓言之不固兮 孫曰誓言即上所云妖貪佞之誓兮曰吾其既勞而後食也 洪曰騷云恐導言之不固 斯自誦以成章 誦一作詠 往者不可復兮 若下一有之字 冀來今之可望 韓曰騷云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 祝曰望相望也詩萬民所望音忘

閔己賦

補注公嘗佐董晉于汴未幾晉薨尋佐張建封于徐建封又薨罷去居洛此其所以賦閔己也其辭云恒未安而既危指此晁無咎宜取此賦於續楚詞而系之曰愈才高數黜官頗自傷其不遇故去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蓋思古人靜俟之義以自聖其志然之於無悶云

余悲不及古之人兮伊時勢而則然 韓曰楚辭哀時命章云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遭時○一本無而字 獨閔閔其曷已兮 補注曰左傳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曰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注云閔憂貌○一作閔閔 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 孫曰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在隱約而平寬 韓曰楚辭居處愁以隱約兮注云隱約窮守約也 補注魏文帝典論云文王幽而演易不以隱約而不務 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嘆其賢 孫曰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惡飲食乎陋巷兮 惡烏路切 亦足以頤神而保年有至聖而為之依歸兮又何苦不自得於艱難 補注蘇内翰為膠西守孔宗翰作顏樂亭詩其序有曰昔夫子以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古之觀人也必於其小焉觀之其大者容有僞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之為哲人大事乎司馬温公又曰子讀論韓愈以在陋巷而平寬為哲人之細事以為君子於人必於其小觀之光謂韓子以三書抵宰相求官與于襄陽書求朝夕芻米僕賃之資又以於人以苦惱而受其辱於貧賤如此烏知顏子之所為哉司馬壽氏之義當矣雖然退之答李習之書曰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所取資則餓而死不亦難乎而此賦又云爾蓋閔己之不若也東坡温國獨罪其不然要為顏子言之爾耳

曰余昏昏其無類兮 孫曰類謂朋指○曰一作 望夫人其已還 蔡曰夫音符語辭補注謂顏子也還一作遠 行舟楫而不識四方兮涉大水之漫漫 孫曰以水為喻也言無所依歸若涉大水不知其涯 勤祖先之所貽兮勉汲汲於前修之言 韓曰騷云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注前修前世修名之人也 雖舉足以蹈道兮 補注蹈道字本穀梁傳云蹈道則未也 哀與我者為誰 與許也 衆皆捨而已用兮忽自惑其是非下土茫茫其廣大兮余豈不知其可懷 懷或作懷 就水草以休息兮恒未安而既危 孫曰汴徐二府皆遭亂以去故云 久拳拳其何故兮亦天命之所宜 所一作本 惟否泰之相極兮 惟字作惟者非 咸一得而一違君子有失其所兮小人有得其時聊固守以靜俟兮誠不及古之人兮其焉悲 焉於虔切人下兮一字無

別知賦送楊儀之

韓曰公以御史言旱饑得罪貶為連之陽山令連在唐屬湖南道時楊儀之以衡南支使來公

𥠖此賦以別之集中又有序送焉蔡曰按唐書宰相世系儀之者揚凝之子時儀之伯父憑以御史中丞爲湖南觀察使儀之爲府中從事以使事至陽山公與之相見追歸使府也作序送之又作此賦時貞元二十年也

余取友於天下蔡曰孟子離婁篇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將歲行之兩周孫曰周謂十二年蔡曰公自興元元年甲子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南至貞元十九年癸未凡二十年矣故云兩周一作太周下何深之不即上何高之不求紛擾擾而既多適本作伊紛擾而既多咸喜能而好修蔡曰離騷經汝何博謇而好修好音去聲是余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獨好修以爲常設何瓊苟中情其好修背言好自修潔也寧安顯而獨裕顧阨窮而其愁一作窮作塞推知心而難得斯百一而爲収百作一或曰歲癸未而遷逐蔡曰貞元十九年歲在癸未公時年三十六歲以御史言事冬貶連州陽山縣令侶蟲蛇於海陬祝曰陬隅也前漢吳芮壁東南○陬將侯切遇夫人之來使蔡曰夫音扶語辭使去聲命者唐曰儀之湖南觀察使儀之爲支使連屬湖南陽山爲連屬縣故來闘公館以羅善案微言蔡曰前漢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注微妙之言耳孫曰公自謂遷謫志思憂亂也發孤於亂志蔡曰孤憂亂也笑於羣憂物何深而不考理何隱而不抽理一作情始參差以異序蔡曰參差上楚簪切下楚宜切又楚佳切不齊也卒漫而同流祝曰漫大水也上一作瀾一作間丁莫半切恃遂駕焉以廻鞝祝曰輈車轅也詩五楘梁輈韓文意謂儀之說事而反○輈張流切何此歡之不可遂一作平山巖巖其相軋祝曰巖巖山多小石日巖孫曰巖山高貌五交切樹蓊蓊其相摎祝曰蓊木茂也前漢郊祀歌衆木之蓊薆摎樛也儀禮殤之經者不摎垂注不然其帶之垂者補注杜詩古木龍拔枝相摎○翁音翁又烏孔切摎居由切雨浪浪其不止祝曰浪浪流貌楚辭霑余襟之浪浪浪音郎雲浩浩其常浮補注江淹別賦云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公此類甚多○漫漫二字一本並作而知來者不可以數孫曰求諸儀之者不可與期韓曰淵明歸去來詞知來者之可追祝曰數頻也命語朋友數斯疏矣○數音朔哀去此以無由孫曰公自言何由可以去此一有之以一作此字一作此倚郭郭而掩涕空盡日以遲留

元和聖德詩并序

樊曰憲宗新舊紀永貞元年八月即位其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長武城使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闢一月崇文克梓州六月及闢戰鹿頭關敗之九月克成都十月闢伏誅二年正月己丑朝獻于太清宮庚寅朝享於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於郊丘還宮大赦天下此詩正與舊紀合憲宗平夏平蜀平江東平澤潞平蔡平淄青平蜀平西平蔡之功也卓卓在人耳目者以此詩及平淮西碑學者爭誦之習且異故以○公補注穆伯長曰韓元和聖德詩平淮西碑而章之類皆辭嚴義偉制作如經能撑拄於盛美之表筆墨間錄云此序乃司馬遷之文非相如文也蔡曰憲宗元和元年夏六月公自陽山令召還權知國子博士冬十月會擒劉闢其明年春正月分教東都生乃賦是詩以獻

臣愈頓首再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廷清明無有欺蔽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庚子憲宗即位壬寅貶右散騎常侍王伾爲開州司馬前戶部侍郎度支鹽鐵轉運使王叔文爲渝州司戶九月貶韓泰等爲諸州刺史十一月貶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執誼爲崖州司戶流姦臣謂此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宰相以全義出

征幼方嶷寢不道十一月以全義為太子少保致仕以右驍
騎小將李演為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元和元年三月詔河
東天德等軍合擊惠琳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
金斬惠琳以降此謂收夏也收蜀事見題注 東定青徐
積年之叛 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弟師道總軍務久之而朝命不至成請出京師
四境高本正之請輸兩稅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請京師八
月詔以師道為平盧留後此謂定青也貞元十六年五月徐
帥張建封卒子愔自為留後朝廷命杜佑討之不克乃和元
年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召愔為工部尚書此定徐也
海內怖駭 祝曰怖駭懼懼也選韻門罵勝罪 于怖駭○怖音普故切駭侯楷切 不敢違越
郊天告廟 注見題 神靈歡喜風雨明晦 蔡曰左氏傳昭公一年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 無不從順太平之期適當今日臣蒙
被恩澤日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 韓曰唐宮有紫宸門羣臣於紫宸門 ○一本作殿陛下
親望穆穆之光 孫曰禮記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穆穆威儀多貌 況

其職業 況一作而 又在以經籍教導國子 補注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入為國子博士
誠宜率先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
可以辭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為解 洪慶善辨證曰自效為解或以解為辭 此序云不足以自效為解或以解為辭殊失其意（蓋）言人子自效不能以言為人之辭皆以為妄說
輒依古
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
事實錄 揚子重黎篇太史遷曰實錄 具載明天子文武神聖以
警動百姓耳目傳示無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 補注阼位也谷永傳曰陛下踐阼尊之稱為天下主 物無違拒曰暘
而暘曰雨而雨 蔡曰尚書洪範篇八庶徵曰雨曰暘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 維是
元年有盜在夏欲覆其州以踵近武 孫曰踵繼也武謂前武宗韓曰

先是德宗建中間李希烈朱泚等反至是惠琳劉闢繼踵而起焉趙本近作其 皇帝曰嘻 孫曰噫嘻
歎辭○嘻苟其切 豈不在我負鄙為艱 孫曰負恃邊鄙也 縱則不
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 孫曰五百人為旅十旅二萬五千人 軍其城
下告以福禍腹敗枝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 孫曰陴城上女牆 祝曰左氏傳衛人登陴音脾
降幡夜豎 祝曰降伏也詩我心則降○孫曰謂承金斬惠琳也豎音竪
疆外之險莫過蜀土 ○疆居良切 韋皋去鎮劉闢守
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 韓曰仲舒反以手行入其口腸截衆食之其張惡之狀如此
開庫啗士 祝曰說文啗食也史記任啗以利徒濫切又徒敢切 曰隨
所取汝張汝弓 補注詩吉日既張我弓既挾我矢 汝伐汝鼓 孫曰春秋傳云伐鼓 補注詩采芑伐鼓淵淵作伐○一本作代鼓
汝為表書求我帥汝
韓曰帥字上闕守後節度留後詣將請節 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
嗟遠士女苟附而安則且付與讀命於庭 作讀
出御少府 補注唐百官志少府監掌供百工技巧之事以節賞節以節下蔡曰按唐志少府監 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孫曰謂闢自謂已為留後
有此不當受 孫曰闢歲十二月以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驕求兼三川上不許 萬牛臠炙 祝曰
萬甕行酒以錦纏股以紅帕首
恇其兇 恇怯也音匡兇一作胸 有餌其誘 補注黃石公記曰芳餌之下必有懸魚重賞之 有

下之有所夫詩貞取此 其出穰穰 祝曰詩降福穰穰注衆也如羊切 隊以萬數
祝曰數計也周禮各數其衆寡所知切 遂劫東川遂據城阻 孫曰上所不從闕一
川元和元年正月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以同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因謀并州降李康 皇
帝曰嘻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禁禦 孫曰
闢兩事於用兵守相杜黃裳為相策軍使高崇文可用元和元年正月命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神策京師行營兵馬使李元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嚴礪同討闢甲午崇文出斜谷元奕出駱谷同趨梓州三月克之 有
安其驅無暴我野日行三十 孫曰貫指之道去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
里 徐辟其右 辟毗亦切本亦作辟避也 闢黨聚謀鹿頭是守
孫曰六月闢據鹿頭關連八柵也兵萬餘人以拒崇文崇文擊敗之闢置柵於關東萬勝堆崇文遣驍將高霞寓攻奪之下瞰關城凡八戰皆捷韓曰鹿頭山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崇文奉詔進退規矩 一作矩

作令 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整兵頓馬上
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 一作嘻 無汝煩苦荊
并洎梁 孫曰荊謂荊南節度使裴均并謂河東節度使嚴綬梁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也 在國
門戶 韓曰皆天子藩屏之西門言其要害也 出師三千各選爾醜 補注
醜類也 四軍齊作 孫曰四軍即四節度之師也 殷其如阜 祝曰
詩殷其雷孫曰殷盛也詩如山如阜釋名土山曰阜殷音隱殷其一作其殷 或拔其
角 一作拔 或脫其距 祝曰距雞距也史記郈氏為雞金距○距其呂切 長驅洋洋無
有齟齬 祝曰前漢齟齬不相值也○齟齬上牀呂切又音如下音語 八
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與妾包裹稚乳是日崇
文 孫曰壬午八月二十一日 入處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

窮見窘無地自處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
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 孫曰九月崇文克成都闢與盧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
高霞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闢赴江不死擒之崇文遂入自城都 枷脰械手 祝曰周禮大體脰項也 脰音豆
婦女纍纍 祝曰纍索也禮記纍纍乎端如貫珠纍力追切 啼哭拜叩來
獻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 韓曰劉史闢檻車送京師獻之廟社徇于市 闢不能死騎將酈定自投水未進擒之
咸使觀睹解脫攣索 祝曰攣係也易有孚攣如力全切
夾以砧斧婉婉弱子 婉順也音宛 赤立傴僂 傴僂曲躬貌 祝曰莊子一命而傴再命而僂○傴於武切僂音縷
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
其徒體骸撐拄 韓曰傳云斬于城西南獨柳樹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 祝曰說文撐衺柱也拄從旁柱也古樂府死人骸骨相撐拄○上抽庚切下冢庾切
末乃取闢駭汗

如寫 一作瀉 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樊曰此詩蘇黃門謂不然且曰此句其
特憲宗命崇文誅一家闢爾其言闢弁疏者爭切膾脯
陋目之其謂之造語工則可謂之得雅體未也詩載文王伐其
崇武王伐紂固自有體退之獨不到此耶亦其少年時為文
也崇按公時年四十不可謂少大抵德不足則奪憲宗功烈固
侈比文武則有間矣王荊公嘗讀詩曰周頌之詞約約所以
為盛德故也魯頌之詞侈侈所以為秦德不足故也是詩
也其亦魯頌之謂歟
○一本切字作抑 優賞將吏扶珪綴組帛堆其
家粟塞其庾 一作庾倉庾 哀憐陣沒廩給孤寡贈官封
墓周匝宏溥 祝曰周匝也溥遍也○匝作咨切 經戰伐地寬免
租簿施令酬功急疾如火 韓曰十月赦劍南東西川山南西道今歲賦稅發從
將吏其陣亡者厚其家五歲賜文武官勳爵 天地中間莫不順序魏幽恒
青東盡海浦南至徐蔡 孫曰魏謂魏博節度幽謂幽州盧龍節度恒謂成德節度

度青謂淄青平盧節度徐謂武寧節度蔡謂彰義軍節度區外雜虜孫曰區小方外也雜虜夷
狄也蔡曰按唐地理志魏州魏郡今大名府貝州定陽郡今燕山也鎮州常山郡今真定府青州北海郡也魏則田季安
幽則劉濟恆則王士真青則李師道徐則張愔蔡則吳少誠此皆一時藩鎮之强也烜威赫德祝曰恩赫
允明也詩赫兮烜兮○烜許遠切韓作烜威報德踧踖蹈舞補注踧踖恭敬貌論語踧踖如也詩曰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謂舉手不舞身動足而蹈地也掉棄兵革掉擲也徒弔切私習[illegible]
孫曰簠簋禮器簠受斛二升內圓而外方以竹爲之一來請來覲孫曰請亦覲也慶時諸侯奉獻請是也
十百其耦耦謂明類鑄口詩千維耦錯作其數十皇帝曰吁伯父叔舅
孫曰謂蕃時蕃鎮諸節也禮記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各安爾位訓厥甿畮祝曰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畮畮與畝同正月元
日初見宗祖元和二年詳見選注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

饗新宮孫曰新宮廣宗室一作饗于閟宮視瞻梁梠梠椽也祝曰擿端連綿沐名選
楣梠緣寮孫曰說文云梠者楣也梠音呂慼見容色淚落入祖侍祠之
臣助我惻楚乃以上辛補注哀元年穀梁傳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注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於郊用牲孫曰是月辛所用事于南
郊牲牛也除于國南孫曰除治也周禮祭天於圜丘在國之南鱗筍毛虡孫曰
筍虡所以垂鐘磬也橫曰筍飾以鱗屬植曰虡飾以贏屬祝
曰閟虡梓人爲筍虡○筍思尹切又作簨虡音巨
廬幕周施開揭磊砢祝曰說文揭高舉也詩切又揭磊砢石纍積貌言子磊硏之
○揭音揭又丘竭切二磊音礧砢魯可切獸盾騰挐孫曰盾以木爲之而畫龍文相合載之以蔽馬
祝曰用以蔽身詩龍盾之合挐說文云牽引也挐音孥亂兮紛挐○盾順允切挐女加切圓壇帖妥韓曰

禮圜丘象天環丘即圓壇也補注賀循上郊壇制度同其儀遷閤濟八陛於宮南七里天兵四羅孫曰周禮文帝爲壇日月爲坎
韓曰長揖天兵四臨兩都也先加注禦天者重其威也旗常婀娜孫曰周禮爲旗日月爲常
補注婀娜[illegible]下峰可切一作娜○上哥可切婀娜弱貌駕龍十二孫曰周禮以馬八尺以上爲龍天子之乘十有二閑
魚魚雅雅韓曰雅雅有容字見漢劉向傳魚魚字未見
賀馬爲上龍天子之乘十有二閑名中雅雅
詩曰夏書之東方之意○宵昇于丘韓曰丘也莫璧獻斝孫曰莫爲也祝曰斝
以王禮也周以夏后氏之時以爵周以黃目爵相響也眾樂驚作轟駭融治祝曰轟轟羣車聲
選出車轟聲相磬也崇合之疾也轟呼宏切匽音灰祝曰融合也柴燄噓呵韓曰燔柴
陸孫曰融合騰氣○轟呼宏切又音灰
火氣嘆呵高靈下墮孫曰高靈謂天神之有靈者羣星從坐從才用切
錯落侈哆錯落分布貌韓曰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祝曰說文哆張口也詩哆兮侈兮大貌
○哆丁可切又昌者切日君月妃補注前漢李尋傳日者眾陽之宗月者
韓曰禮記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
燭光所照某某之所麗也人君之表也唐揭麗天賦
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王后妃之事煥赫
孫曰煥赫
婐娫祝曰婐娫身好貌婐府珠切娫鳥果切○嫪毐戲今閩
赫謂日君月妃婐娫也婐音果
瀆鬼濛鴻孫曰瀆鬼謂山川之神廣大貌濛鴻孔切下胡孔切嶽祇業
日瀆鬼濛鴻元氣未分之貌○濛莫孔切
峩孫曰嶽峩高貌祝曰嶽祇之細業業高貌業音我
日嶽祇業峩○業音我歆饗燎薌孫日
日瀆鬼其業貌業○業音我戴氣祝日歆臭也燎薌又一作香產祥降嘏
餟歆也蘇饗燎薌○一作餟或燎燎又一作香
後嘏饗合祖蘇○一作餟或燎燎又一作香
孫曰嘏福也詩鳳凰應奏舒翼自拊孫曰書韶九成鳳凰來儀
天錫公純嘏至也拊擊也
孫曰嘏福也詩公純嘏至也拊擊也蔡曰赤鱗黃龍孫曰
黃龍皆王者之瑞寧于南郊時黃龍見宗皇帝時黃龍見
一之貌○委於爲切陀徒河切委陀結糾孫曰委蛇容貌結糾
作委又一作頹陀與蛇通用卿士庶人黃童白叟
踊躍歡呀呀許加切又音牙祝曰謑呀張口貌選含利失喜噫嘔噫嘔笑聲

而吐也祝曰宜食寒也詩中心如噎嘔吐也左氏吾伏弢嘔血壹一結切嘔烏后切 乾清坤夷境

落塞䳆帝車廻來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 孫曰南郊禮畢是日幸丹鳳門大赦天下 滌濯刬磢 韓曰刬削也刋也詩勿刬初限切磢瓦石洗物祝曰𨁗飛房招磢○刬楚簡切磢楚兩切又此兩切刬一作剗磢一作㼴 磨滅瑕垢 磨猶也

續功臣嗣拔賢任耉 補注耉謂此成舊德之人書曰今中子嗣其無遺壽耉 孩養無告仁滂施厚 孫曰大赦賜文武官勳爵文宣公二王後三恪公主諸王一子官高粟帛 羊脣加脳擬施字成去聲 皇帝神聖通達先古 一作今古一作通今達古 聽聰視明 補注書視遠惟明聽德惟聰○一作視聽聰明 一似堯禹 洪曰盡取禮記一似 重有憂者君有公退之文老杜詩與一字無來裏後人讀書以故謂韓杜自作此語爾 生知法式動得理所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畜養無異細鉅 異別巽 億載萬年 孫曰十萬為億 敢有違者皇帝儉勤盥濯陶瓦 孫曰盥濯以陶瓦之器言其儉也韓曰禮記器用陶匏 斥遣浮華好此絺紵 補注絺厚繒也漢文帝身衣弋綈紵布也○綈音題 救戒四方侈則有咎天錫皇帝多麥與黍無召水旱耗于雀鼠 耗一作無耗 億載萬年有富無窶 韓曰詩終窶且貧窶亦貧也窶羣羽切○一作富有貧窶 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翦既去 除去也祝曰周書去其屋與其奇袤之民以呂切 盡逐群姦靡有遺侶 補注已見上 天錫皇帝厖臣碩輔博問遐觀以置左右 補注書置諸左右舊云作左右非上已有左右字 億載萬年無敢余侮 余一作有 皇帝大孝慈祥悌友怡怡愉愉奉太皇后 孫曰憲宗母昭憲皇太后王氏 洽于族親濡及九有天錫皇帝與天齊壽登茲太平無怠永久億載萬年為父為母博士臣愈職是訓詁 孫曰職主也爾雅有釋詁釋訓釋言釋古今之異辭釋訓者辨物之形貌訓若詁即歌詩也 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韓曰詩之嵩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美宣王作公今為此詩亦以吉甫自比也

琴操十首 并序

韓曰按琴操十有二公取其十如下所作是也懷仙操懷陵操乃伯牙所作公削之為之詞者十事各注于下書子西云琴操非古詩非騷詞惟退之為得體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也孫曰風俗通云凡琴曲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厄窮迫猶不失其操也

將歸操孔子之趙聞殺竇鳴犢作

孫曰史記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臨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濟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而況丘乎乃還孔叢子曰孔子既深乃為操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蔡曰按竇鳴犢孔叢子作鳴犢竇犨鳴犢家語作鳴犢鐸犨新序作犢犨鐸鳴或又作竇鳴犢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狄之水兮 深兮一作秋水兮作秋恐誤之 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 書曰狄水名古琴操云狄水深兮風揚波船楫顛倒更相加歸來歸來胡為斯○一本作狄水 涉其淺兮石齧我足 祝曰齧噬也禮記毋齧骨五結切 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乎歸乎無與

石闕兮無應龍求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韓曰猗蘭操者孔子所作也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當為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琴鼓之自傷不逢時託辭於香蘭云晁古琴操琴操曰古琴操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蘭之猗猗孫曰猗猗蘭盛貌西都賦蘭茝發色曄曄猗猗揚揚其香孫曰揚揚香之遠聞也不採而佩韓曰左傳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楚詞紉秋蘭以為佩佩言以之而為服飾也於蘭何傷補注文子曰蘭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此公所謂不採而佩何傷於蘭之意也今天之旋其曷為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韓曰貿交易也說曰禮記貿貿然來孫曰紛亂多貌貿音茂薺麥之茂韓曰西京雜記曰薺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韓曰亥之月陰氣之始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子如不傷我不爾覯孫曰言我如薺麥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也子如不傷我無自取以覯見子之善也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孫曰能傲雪霜薺麥之固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補注君子居可傷之時而不傷其所守亦猶薺麥之有也

龜山操孔子以季桓子受齊女樂諫不從望龜山而作

龜山魯山也詩奄有龜蒙在泰山博縣孫曰魯定公十四年齊選國中女子八十人以遺魯季桓子受之樂曰史記季氏受齊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時為大司寇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季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季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也韓曰古琴操云孔子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奈龜山何孔子退而望魯魯有龜山蔽之譬季氏於龜山託勢位於斧柯言季氏之專政猶龜山之蔽魯也

龜之氣兮不能雲雨補注春秋元命包曰山者氣之包含所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也言龜山不能然也○一作為雨龜之枿兮祝曰枿伐木之餘前漢三枿之起李迎曰櫱木之餘○枿才各切亦作櫱不中梁柱中丁仲切龜之大兮祇以奄魯奄一作諳知將隳兮祝曰隳毀也老子或載或隳蓋取季氏如杞將隳三都○隳許規切補注隳許規切哀莫余伍孫曰言魯將隳傷之者莫余若也周公有鬼兮嗟歸余輔洪曰蓋言周公如有神莫使余歸輔其君也舊本皆同今本云周公有鬼兮嗟余歸輔恐非

越裳操周公作

集注越裳在交趾國之南孫曰韓詩外傳曰周成王之時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曰吾受命國之黃髮言曰久矣天不迅雷疾雨也海不波溢三年于茲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於是乃來韓本注引後漢南蠻志事同而文少異古琴操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文王之德

雨之施物以孳補注孳謂孳蕃施疾利切孳子思切我何意於彼為彼為渴也自周之先其艱其勤以有疆宇私我後人孫曰叙猶遺也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厥臨孔威孔甚也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海一作方越裳是臣孫曰言豈有荒于門而能治于田者乎故必四方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

拘幽操文王羑里作

羑里在河內蕩陰縣亦作牖里祝曰紂拘文王羑莊子曰文王居羑里孫曰史記周文王篤仁敬老禮下賢者崇侯虎譖之於紂曰將不利於帝紂囚文王於羑里琴操曰文王見拘羑里憂愁無聊援琴而鼓之號曰幽拘操詞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使我拘兮幽閉牢穽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羑音酉

目掩掩兮 掩覆也音掩 其凝其盲 蔡曰盲眉耕切目無童子 耳肅肅兮聽不聞聲朝不日出兮夜不見月與星有知無知兮為死為生 孫曰皆言幽囚之際耳目無所聞見不知為死為生也 嗚呼 蔡曰嗚呼上如字下荒胡切歎辭也字或作烏虖或作於虖又作於戲音義皆同 天王聖明 補注伊川曰退之作琴操有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文王意中事前後之人道不到 臣罪當誅兮 此徐仲車言退之拘幽操謂文王因羑里作乃去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岐山操 周公為太王作

祝曰岐山在岐州今有岐山縣許居岐之陽太王古公亶父也孫曰孟子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云云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此岐山操而曰周公為太王作思乃祖也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 蔡曰豳悲巾切地名公謂慶節也史記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立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卒子公劉立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懷之而歸卒子慶節立國于豳鄭玄詩譜云豳者公劉所戎狄之地名今屬扶風栒邑孔穎達云漢地理志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詩公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栒邑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今邠州是也邠與豳同一作我豳于家 伊我承緒敢有不同今狄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 岨石山戴土祝曰其詞高古之岨岨七余切孫曰今作阻 明白可知 我往獨處人莫余追 一作莫爾余追 無思我悲 蔡曰此詩言我者皆追慕古公亶父即太王也周本紀慶節卒八世至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子不忍為乃去豳止於岐下豳人復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而邑別居之民皆歌頌其德焉

履霜操 尹吉甫子無罪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作

樊曰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其後妻之言疑之伯奇編水荷而衣之采楟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逐乃援琴而鼓之見樂府古題解孫曰其詞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補注家語曰曾參後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尹吉甫之子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

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 蔡曰前莫東千秋傳子再父與去聲 當音 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蔡曰野協音墅亦叶也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 蔡曰尹伯奇吉甫之長子也吉甫繼室生子曰伯封欲立之乃譖吉甫曰伯奇好妾君若不信登樓觀之乃置蜂領中顧伯奇曰蜂螫我為我殺之吉甫望見以妻之言為然乃放伯奇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予船別於是援琴而歌

雉朝飛操牧犢子七十無妻見雉雙飛感之而作

樊曰吳兢樂府古題解云舊說齊宣王時牧犢子所作也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仰天歎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自傷其聲中絶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陰叔之妹七歲入漢宮學鼓琴能傳此曲若衆備文帝崩後照妾魏但詠雉而已孫曰崔豹古今注牧犢子齊宣王時人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逐而飛乃作詞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雉之飛于朝日羣雌孤雄意氣橫出嚴曰橫下孟切一無氣字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粥粥注羣一作特粥粥雉鳴聲又見禮記曰粥粥若無能之六切或謂粥當作鬻音祝說文鬻雌重言之附詩羣雌鬻鬻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妾與妃

別鵠操商陵穆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

韓曰舊說商陵穆子所作也見吳兢古題解孫曰崔豹古今注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其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爲鶴操亦曰別鵠操詞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飡後遂爲夫婦○鵠胡沃切

一本題云別鶴操

雄鵠銜枝來雌鵠啄泥歸巢成不生子大義當乖離江漢水之大鵠身鳥之微更無相逢日安可相隨飛安一作且

殘形操曾子夢見一狸不見其首作

孫曰殘形操事出琴錄其詳未聞曾子一作曾子

有獸維狸兮我夢得之其身孔明兮孔甚也而頭不知蔡曰按大周正樂記曾子鼓琴墨子立戶外而聽之曲終入曰善哉鼓琴乎身已成矣而情未得其首也曾子曰吾晝臥夢見一狸但見其身不見其頭起而爲之絃歌也吉凶何爲兮覺坐而思巫咸上天兮韓曰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注巫咸古神巫也當商中宗時降下識者其誰張衡思玄賦抨巫咸使占夢

南山詩

樊曰按長安志終南山在萬年縣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石鱉谷以谷水與長安縣爲界東西四十里禹貢曰終南惇物孔注終南山名詩曰終南何有毛注周之名山左傳曰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注終南在始平武功縣南漢書太一山又爲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一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則終南太一不得爲一山蓋終南南山之總名太一其山之別號爲關中記終南山一名中南山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一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東方朔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比百工取給萬姓所仰足也志所紀終南盡矣公所試即此凡百有二韻元和初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作洪曰此詩比上林子虛賦才力小者不可到也補注潛溪詩眼云孫莘老嘗謂老杜北征勝退之南山詩王平甫以謂南山勝北征終不能相服時山谷尚少乃曰若論工巧則北征不及南山若書一代之事以與國風雅頌相爲表裏則北征不可無而南山雖不作未害也二

公之論爰定

吾聞京城南（孫曰長安城南）茲維羣山囿（孫曰囿聚也言羣山所聚）東西兩際海（孫曰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太華西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東西數百里）巨細難悉究山經及地志（孫曰山經山海經地志括地志也）茫昧非受授（孫曰言山經地志所紀茫昧不能詳也）團辭試提挈（孫曰欲團聚其辭而試提挈之又恐掛一漏萬也）掛一念萬漏欲休諒不能粗叙所經覯（孫曰覯見也詩云亦既覯止言粗叙其經行覯見者○覯古候切）嘗昇崇丘望（孫曰崇丘高山）戢戢見相湊（孫曰登高山以望衆山見其戢戢相輻湊也）晴明出稜角（補注公秋懷詩云南山見高稜○稜魯登切）縷脉碎分繡（孫曰縷絲脉也言山之狀如繡之分縷也）蒸嵐相澒洞（孫曰嵐山氣澒洞相連補注韓曰澒洞詩風賦相澒洞淮南子曰未有天地之時澒洞莫知其門○澒胡孔切）表裏忽通透無風自飄簸（祝曰簸揚米也詩不可以簸揚○簸補過切又音跛）融液煦柔茂橫雲時平凝點點露數岫（孫曰岫山穴也）天空浮脩眉（孫曰言如脩眉也韓曰遠山眉補注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濃綠畫新就孤撐有巉絕（祝曰巉險也）海浴褰鵬噣（祝曰噣鳥口也）春陽潛沮洳（祝曰沮洳濕也詩彼汾沮洳）濯濯吐深秀巖巒雖崒嵂（祝曰崒嵂高也）軟弱類含酎

（注酎三重醇之酒也軟與軟同而究切酎音宙）夏炎百木盛蔭鬱增埋覆（孫曰言草木茂盛埋覆衆山也）神靈日歊歔（祝曰歊熱氣也歔出氣也老子或歔或吹○歊許嬌切歔休居切）雲氣爭結構（韓曰選左太沖詩雲氣結構）秋霜喜刻轢（祝曰轢車所踐也周禮大馭犯軷遂驅之以車轢之呂氏春秋天霜露）磔卓立癯瘦（祝曰磔張也）參差相疊重剛耿陵宇宙冬行雖幽墨（墨一作黑）冰雪工琢鏤新曦照危峨（祝曰曦日光也）億丈恒高袤明昏無停態頃刻異狀候（補注已上敘四時變態）西南雄太白（孫曰太白山名在鳳翔郿縣韓曰在武功）突起莫間簉（補注）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孫曰丁戊謂西南）逍遙越坤位（孫曰言太白在西南坤位）詆訐陷乾竇（孫曰言太白北侍占西南坤位而已又侵及東北乾位故云陷乾竇也○詆音邸）空虛寒兢兢風氣較搜漱朱維方燒日陰霰縱騰糅（祝曰霰雪雜也詩先集維霰）昆明大池北（孫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漢武帝作以習水戰）去覿偶晴晝綿聯窮俯視倒側困清漚（祝曰漚久漬也詩可以漚麻○漚烏侯切）微瀾動水面踴躍躁猱狖（祝曰猱猴屬）

紺敷亏虎豹梟○標叔乃切繳偕抽縛一作綠鷩呼惜破碎仰喜呀不仆祝曰說文仆頓也鍇曰疐仆也注頭贕前仆音敷救切又匹候切補注已上言南山方隅連亘之所前尋經杜墅孫曰杜墅即杜陵也本周之杜伯國在長安萬年縣東南韓曰舊史憲宗紀宰相杜佑與同列宴於樊川別墅即此也祝曰野田盧也管史園墅賜別墅○野神與切一本作北墅非坌蔽畢原陋祝曰坌塵也後漢豳家全涌孫曰畢陌間文武葬處在今咸陽縣西北或曰文王子封於畢此其地也○坌唐曰蒲悶切崎嶇上軒昂崎音區[illegible]音折始得觀覽富行行將遂窮補注謝[illegible]連詩行行道轉遠又古詩行行重行行二字上頁良切下戶庚切咸謂皆如字嶺陸煩互走祝曰走疾趨也孟子[illegible]之走壞也背奏勃然思坼裂坼丑格切擁掩難恕宥巨靈與夸娥孫曰則緣生述征記曰華山對河東首陽山其河流于二山之謂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蹋離其下中分為兩以通河流今睹手跡手掌在上而脚迹在首陽山下韓曰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樊曰列子北山愚公欲平太行王屋二山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東無隴斷焉○夸苦瓜切遠賈期必售祝曰賣物出手詩賈用不售○賈音古售承呪切還疑造物意固護蓄精祐力雖能排斡祝曰斡轉也[illegible]擘○斡烏括切又音管雷電怯呵詬祝曰詬怒也罵也漢書記以儒相詬病呼漏切攀緣脫手足見上蹭蹬抵積甃祝曰蹭蹬失道也蹭蹬失勢貌○蹭七鄧切蹬音鄧茫如試矯首補注矯[illegible]也堛塞生怐愗祝曰堛土塊爾雅云堛塊也宋玉九辯云直怐愗而自苦孫曰怐愗不明也○[illegible]音[illegible]威容喪蕭爽近新迷遠舊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祝曰前漢郊祀志湫淵祠朝那孫曰嵩老從之所居韓曰南山有炭谷湫公下有題炭谷湫祠詩即謂此湫也○湫音秋湫

湛閃陰蓄洪曰鬱蓄聚也公秋懷詩云其下澄湫水有蛟寒可罾即此也孫曰[illegible]謂潭中蛟也○罾音曾又一作罭樊曰作罭者非是魚蝦可俯掇丁括切神物安敢寇林柯有脫葉欲墮青鳥驚救樊曰其湫如鏡不容[illegible]落則其鳥銜去蓋其神物之靈如此公題炭谷湫祠堂所謂魚鱉[illegible]者以此也爭銜彎環飛投棄急哺觳韓曰鳥生而能自食曰雛待哺曰觳祝曰觳生哺之鳥旋歸道迴睨祝曰睨視也禮記睨而視之音詣遠林壯復奏一作湊吁嗟信奇怪峙質能化貿祝曰貿易也音茂前年遭讒謫孫曰謂貞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探歷得邂逅補注韓曰此言其出為陽山過藍田縣所經見也初從藍田入補注藍田縣名今在雍州府界顧眄勞頸脰補注脰項也公羊傳○脰音豆時天晦大雪唐曰公內兩南方皆由藍關又皆遇雪其謫陽山以十二月紅淚遍中寄三學士詩云商山冬季月冰凍絕行輈其謂朔以雜以正月冬日遇雪藍田驛詩云雪擁藍關馬不前是也淚目苦矇瞀祝曰瞀目病注風眩冒亂○瞀音茂峻塗拖長冰直上若懸溜褰衣步推馬顛蹶退且復祝曰蹶跌也蹶大脚也莊子為顛為蹶[illegible]又禮記言[illegible]蒼黃忘遐睎祝曰睎望也[illegible]所矚纔左右杲耀[illegible]杉篁咤蒲蘇祝曰咤噴也禮記毋咤食○咤陟駕切專心憶平道脫險逾避臭補注[illegible]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昨來逢清霽宿願忻所副崢嶸躋冢頂[illegible]倏閃

雜䫝䫝 䫝䫝蟲似鼠者祝曰爾雅云䫝䫝夷由注謂之飛生又曰䫝鼠注䫝似鼯赤黃色大尾啖鼠○䫝音丁呂䫝音又 前低劃開闊 祝曰錐刀曰劃前漢畫柴嫡音畫又忽麥切 爛漫堆衆皺 爛漫本皆作爛皺韓本作皺皺石墓也○皺平聲切 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鬭或妥若弭伏 祝曰妥安也詩以妥以侑注安坐也吐火切 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 韓曰前漢匈奴傳其國敗瓦解雲散矣○解胡賣切 或赴若輻湊 韓曰湊輻湊同奏言如車輻之輳車轂也輻一作輪 或翩若船遊或決若馬驟或背若相惡或向若相佑或亂若抽筍或嵲若炷灸 祝曰嵲山小而不安貌嵲嵲巍巍○嵲五結切灸音救 或錯若繪畫或繚若篆籒 祝曰繚繞也以繚紛韓曰史籒周宣王時太史名造大篆以故有籒文選云篆籒之則○篆音乃少切籒音宙 或羅若星離 韓注選鮑明遠舞鶴賦忽星離而雲罷 或蓊若雲逗 祝曰蓊鬱也選劉歸雲之蓊鬱逗遛至也前漢廷尉王恢逗遛當斬逗音豆蓊烏孔切 或浮若波濤或碎若鋤耨或如賁育倫 韓曰夏育孟賁秦之勇力者祝曰楊子曰或曰賁育注夏育孟賁皆衞人○賁音奔 賭勝勇前購 孫曰購以財而求也 先強勢已出後鈍嗔詬譳 祝曰玉篇詬譳不能言也詬說也詬誶言不正也上音鬬下音耨 或如帝王尊叢集朝賤幼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 補注昆說之寶器錄云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錯綜而無含蓄也若雖親不褻狎雖遠不悖謬詖於理多矣 或如臨食案肴核分飣餖 祝曰詩殽核維旅注殽豆實也核加籩也飣餖王篇云貯食也○肴何交切核音翮飣力定切餖字音豆 又如遊九原 孫曰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九原晉卿大夫葬處 墳墓包槨柩或纍若盆甖或揭若登豆 孫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揭音訐又渠竭二音登豆一本作齕

或覆若曝鼈或頹若寢獸 頹一作頹寢一作寢 或蜿若藏龍 祝曰蜿蜒龍貌楚詞駕八龍之蜿蜿又曰龍形蜿蜒○蜿一丸切 或翼若搏鷲 祝曰鷲鳥名山海經云景山多鷲黑色多力補注陸璣云鷲鳥目上骨露幽人謂之鷲○鷲音就 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 洪曰支脈一作齒劃盡八月義妾皎之耳前漢志八月 宋若注云兄弟妻相謂中呼為先後祝曰方言先後猶娣姒蒲注先後謂娣姒也詩予曰有先後○先蘇見切後胡遘切 或迸若流落或顧若宿留 祝曰宿留有所須待也史記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又武帝宿留海上○宿音秀留音溜 或戾若仇讎或密若婚媾 蔡曰左傳隱十年如舊昏媾注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 或儼若峨冠或翻若舞袖或屹若戰陣 祝曰屹山貌進屹山阿以行○屹魚乞切 或圍若蒐狩 爾雅名春獵為蒐夏為苗秋為獮冬為狩蒐疎鳩切 或靡然東注 補注地理志曰大河之東注 或偃然北首 祝曰首嚮也楚詞狐死必首丘北首音狩 或如火熺煙 熺熾也祝曰選繁華燔燎熺孫曰一本作焰煙熺音希 或若氣饙餾 祝曰蒸米一蒸為饙再蒸為餾上音分下音溜 或行而不輟或遺而不收 祝曰收拾也收力求切 或斜而不倚或弛而不彀 補注彀張弓也 或赤若禿鬝 祝曰鬝說文云鬢禿也○鬝苦八切 或熏若柴槱 祝曰槱積木燎之也詩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余救切 或如龜坼兆 孫曰龜之兆坼也 或如卦分繇 韓曰繇占辭左傳姜氏問繇繇音宙 或前橫若剝 蔡曰易剝三上坤下 或後斷若姤 蔡曰姤三乾上巽下 延延離又屬 孫曰屬續也之欲切 夬夬叛還遘 萬遇也 喁喁魚闖萍 祝曰喁喁魚口也吳越春秋云天下喁喁若魚之仰開閉之則闖然逆出頭○喁音顒

鷗丑禁切 落落月經宿 祝曰宿列星也莊子日月星宿音秀 誾誾樹牆垣 祝曰
巘巘架庫廐 祝曰巘山形如甑詩陟則在巘魚偃切 參參削劍戟 祝曰參參不齊貌詩參差荇菜○參楚簪切
煥煥銜瑩琇 祝曰詩充耳琇瑩注美石也○瑩音營琇音秀
敷敷花披蕚 闟闟屋摧霤 祝曰霤屋霤也又屋水流也禮記其祀中霤○霤音翕霸力救切
悠悠舒而安 兀兀狂以狃 祝曰狃狎也前夢爲有所匱則狃而窦廣女救切
超超出猶奔 蠢蠢駭不懋 補注已上並叙其經歷所見之狀
大哉立天地 經紀肖營腠 孫曰肖象也謂象營腠理腠音奏
厥初孰開張 僶俛誰勸侑 祝曰僶俛猶俯仰也侑勸也以樂侑食僶武盡切侑音宥僶俛一作俛仰
創茲朴而巧 戮力忍勞疚 得非施斧斤 無乃假詛呪
鴻荒竟無傳 功大莫酬僦 祝曰僦賃也前漢或不僦其僦賃即就切莫一作豈

嘗聞於祠官 蔡曰史記高祖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祠之封禪書高祖令長安置祠祝而霍山必祠南山泰中
芬苾降歆嗅 祝曰苾芬苾馨香氣也詩苾苾芬芬又苾芬芬 孫曰歆饗謂神享之也苾蒲必切嗅許救切與嗅同
斐然作歌詩 惟用賛報酭 孫曰言作歌詩以賛助報酭之由酭亦報也音又 韓曰是詩九百有二韻始挫叙四時之變次叙南山遠白之所止其末則叙其經歷之所見焉

謝自然詩

集注曰果州謝真人上昇在州城西門外金泉山貞元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白晝輕舉州人韓見特郡守李堅以狀聞且爲之傳上賜詔褒諭有曰所部之中靈仙表異元風益振至道弥彰今此碑石刻在焉公生平力主吾道斥佛老排異端故其詩意有所不取

果州南充縣寒女謝自然 孫曰寒女貧女也韓曰選取泰職恭傳箴詩寒女雖

䜣刻不待人仁號 童騃無所識 祝曰騃痴也前漢內實騃不能政事騃語駭切 但聞有神仙 輕生學其術 乃在金泉山 注見題
繁華榮慕絕 父母慈愛捐 捐弃也 凝心感魑魅 補注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注魑山神獸形魅説文作鬽云老物精也○魑抽知切魅明秘切
慌惚難具言 祝曰禮記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慌呼晃切惚呼骨切
一朝坐空室 雲霧生其間 如聆笙竽韻 來自冥冥天 白日變幽晦 蕭蕭風景寒 簷楹氣明滅 五色光屬聯 觀者徒傾駭 躑躅詎敢前 祝曰躑躅不進貌楚詞待天明兮立躑躅 韓曰翹昭行路難五吞聲躑躅不敢言上直炙切下直玉切
須臾自輕舉 飄若風中煙 茫茫八紘大 孫曰淮南子九州之外有八殥八殥之外有八紘 祝曰列子八紘九野之水注入於海也○紘音宏
影響無由緣 里胥上其事 補注里胥里吏也 郡守驚且觀 補注郡守即李堅也驚一作歎
驅車領官吏 甿俗爭相先 入門無所見 冠屨同蛻蟬 祝曰蛻去皮也楚詞蜩螗工毒兮蛻嵋 韓曰賈侯湛作東方朔畫贊曰蟬蛻龍變弃俗登仙音銳
皆云神仙事 灼灼信可傳 余聞古夏后 象物知神姦 山林人可入 魍魎莫逢旃 樊曰左傳宣公三年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此曰莫逢旃之也 韓曰選西京賦螭魅魍魎莫能逢旃
逶迤不復振 孫曰言此事不復振起也
後世恣欺謾 幽明紛雜亂 人鬼更相殘 秦皇雖篤好 漢武洪其源 孫曰秦始皇漢武帝皆好神仙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洪大也
自從二主來 此禍竟連連 補注莊子騈拇篇又奚連連如膠漆纏索

結也一作蛤　一作蛤一作蝕　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祝曰患字義見上 ……）莫能保性命安得更長延人生處萬類知識最為賢奈何不自信反欲從物遷（補注 ……）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韓曰 ……）來者猶可誡余言豈虛文人生有常理男女各有倫（孫曰論語 ……男女人之大倫也）寒衣及飢食在紡績耕耘（韓曰 ……）下以保子孫上以奉君親苟異於此道皆為棄其身噫乎彼寒女永託異物羣感傷遂成詠昧者宜書紳（孫曰論語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也）

秋懷詩十一首（樊曰秋懷詩十一首文選詩體也唐人最重文選學公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文選弗論也獨於李邯鄲墓誌之曰能暗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而公詩如自許連娟傍勸看紅藥眼穿長說雙魚勸之句皆取諸文選故此詩往往有其體韓曰此詩多自感其志尚不與世合故末章有過語再一歎以見一時直道之不容也又以霜……樊白）

窗前兩好樹衆葉光薿薿（祝曰詩黍稷薿薿 前有佳樹綠葉發華滋 又選詩）秋風一披拂策策鳴不已微燈照空牀夜半偏入耳愁憂無端來感歎成坐起天明視顏色與故不相似羲和驅日月（孫曰羲和日御也 ……）疾急不可恃浮生每多塗（每一作雖）趨死惟一軌胡為浪自苦得酒且歡喜

白露下百草蕭蘭共憔悴（樊曰宋玉九辯云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青青四牆下已復生滿地（孫曰……）寒蟬暫寂寞蟋蟀鳴自恣（韓曰楚詞九辯蟬寂寞而無聲……）運行無窮期稟受氣苦異適時各得所松柏不必貴（孫曰言君子不必見貴自歎之詞也）

彼時何卒卒（祝曰卒卒忽也 ……）我志何曼曼（祝曰曼長也 ……）犀首空好飲（樊曰史記犀首者魏人也……）廉頗尚能飯（樊曰廉頗趙將……）學堂日無事驅馬適所願茫茫出門路欲去聊自勸（勸一作歎）歸還閱書史（史一作籍）文字浩千萬塵跡亮難尋（一作諒難尋）賤嗜非貴獻（韓曰……）丈夫意有在女子乃多怨

秋氣日惻惻秋空日凌凌上無枝上蜩（祝曰蜩大蟬也詩五月鳴蜩）下無盤中蠅豈不感時節耳目無所憎清

曉卷書坐南山見高稜其下澄湫水（祝曰即公南山詩因緣窺其湫嵌谷湫也）有蛟寒可罾（祝曰罾魚網也莊子鈎餌罔罟罾笱之知多音曾）惜哉不得往豈謂吾無能

離離挂空悲慼慼抱虛警露啼秋樹高（啼一作商又一作泫）蟲弔寒夜永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歸愚識夷塗汲古得脩綆（祝曰綆繩也左氏吳綆生注汲索韓曰荀子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音耿）名浮猶有恥（浮過也韓曰禮記先王恥名之浮於行也）味薄真自幸（韓曰國語厚味腊毒）庶幾遺悔尤即此是幽屛（韓曰幽屛隱僻之處祝曰□張衡曰雜揮幽屛昇必邦初○葛立方曰此用陶潛歸去來辭覺今是昔非之意以有所指也）

今晨不成起端坐盡日景蟲鳴室幽幽月照窓

冏冏（韓曰冏冏窗牖明也孫曰秋月明貌○冏居永切）喪懷若迷方（韓曰孔子奉人違子有志問之天地四方寒暑毋不倒錯者若一作苦）浮念劇含梗（古杏切）塵埃慵伺候文字浪馳騁尚須勉其頑王事有朝請（樊曰前漢吳王濞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日請）秋夜不可晨（補注選楚士劉梭歌詩云大暮安可晨晨明也）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寒雞空在棲缺月煩屢瞰（祝曰楚詞□崑崙以瞰□）

有琴具徽絃（祝曰徽繩也前漢高張急徽韓曰晉陶潛傳畜素琴一張）再鼓聽愈淡古聲久埋滅無由見真濫（濫注濫提也○濫古濫切徽絃不具徽吁韋切蓋僞也韓曰禮記古樂和正以實新樂姦声以濫）低心逐時趨苦勉祇能暫有如乘風船一縱不可纜（祝曰纜以維舟□繫船臨江處音濫）不如

覷文字（祝曰覷伺視也說文拘覷未致密也韓注後山詩云早年書眼覷文字蓋倣公語覷七慮切）丹鉛事點勘（韓曰灌苑始興立太守碑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注鉛粉筆也所以理書也蔡曰王充論衡掾筆來昇異國殊語常把三寸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以鉛摘之於槧）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甑（祝曰甑小甖也孫曰揚雄家無甑石之儲晏加也曰甖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甑列子状古辭部甑切韓曰甑通作儋前漢傳守儋石之祿若闕相之怕補注魏書華尚清貧家無儋石之儲南史桓玄聞劉毅知負日家無儋石之儲）

卷卷落地葉隨風走前軒鳴聲若有意顛倒相追奔空堂黃昏暮我坐默不言童子自外至吹燈當我前問我我不應饋我我不餐退坐西壁下讀詩盡數編（詩一作書編一作篇）作者非今士相去時已

千其言有感觸使我復悽酸顧謂汝童子置書且安眠丈夫屬有念事業無窮年

霜風侵梧桐衆葉著樹乾空階一片下琤若摧琅玕（祝曰逸論語云琤玉聲也楚耕士耕二切）謂是夜氣滅（韓曰陵陽子明經冬飲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望舒賓其團（孫曰淮南子月御曰望舒韓曰離騷前望舒使先驅賓實擊也公羊傳中星實如雨補注張載曰望舒四五圓闕葉實缺謂望舒之實其團也○實于敏切）青冥無依倚飛轍危難安驚起出戶視倚楹久汍瀾（韓曰□□陽□石詩揮涕汍瀾注涕流貌也○汍音丸瀾音闌）憂愁費晷景日月如跳丸（祝曰跳躍也○莊子東西跳梁韓曰杜牧之詩日月兩跳丸取此意也）迷復不計遠（孫曰易不遠復無祇悔又曰迷復凶有災眚言迷而能復不計遠近也）爲君駐塵轂

暮暗來客去羣嚚各收聲 孫曰羣嚚羣動也 悠悠偃宵
寂亹亹抱秋明 祝曰亹亹進也亹亹光也前漢晁生亹亹音尾 世累忽進慮外
憂遂侵誠彊懷張不滿弱念缺易盈 易一作巳 詰屈
避語穽冥茫觸心兵敗虞千金棄 蔡曰莊子林回棄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趨或曰爲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爲其累與赤子之
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
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
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 得比寸草榮知
恥足爲勇 蔡曰禮記中庸知恥近乎勇 晏然誰汝令
鮮鮮霜中菊既晩何用好揚揚弄芳蝶 揚揚一作陽陽 爾
生還不早 補注東坡詩云勿笑昌黎公恨劉生不早謂此語也 運窮兩值遇婉
孌死相保 祝曰詩婉兮孌兮注婉少貌孌好貌上音宛下力兖切 西風蟄龍蛇

衆木日凋槁由來命分爾泯然豈
韓曰易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足道 葛立方曰此則叙有不遇時之歎也

赴江陵途中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
拾遺李二十六員外三學士
集注王二十補闕名涯字廣津李十一拾遺名
建字杓直李二十六員外名程字表臣見傳及
諱行録此詩公自陽
山令徙掾江陵而作

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 追思也 汗漫不省識 祝曰
淮南子定問于汗漫之宇注汗漫無生形又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注汗漫不可知之也○汗音悍漫音慢 恍
如乘桴浮 祝曰論語乘桴浮于海說文曰桴編木以度○恍許往切 或自疑上疏
上疏豈其由是年京師旱田畝少所收上憐民

無食其賦半已休 休一作狂 有司恤經費未免煩徵
求富者既云急貧者固已流傳聞閭里間赤子
棄渠溝持男易斗粟掉臂莫肯酬 補注掉臂掉音掉也史記馮驩曰
朝趨市者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
掉臂而不顧所期物忘其中○掉徒吊切 我時出衢路
餓者何其稠親逢道死者佇立久咿嚶 祝曰嚶鳥聲也嬰今口音嚶
咿太元經正嚶咿嚶少氣也若子然
嚶而不嚶○咿音伊嚶音嬰佇立一作竚馬 歸舍不能
食有如魚掛鉤適會除御史誠當得言秋拜疏
移閤門爲忠寧自謀上陳人疾苦無令絶其喉
下言畿甸内 言一作念 根本理宜優積雪驗豐熟幸
寬待蠶麰 孫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關中大饑人死相枕藉會公除監察御史上疏乞救

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徵未得者並宜
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存立就中其恐之坐貶陽山令蹤
見寒中祝曰麰麥也孟子麰
麥播種而耰之○麰音牟 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
繆 韓曰是年三月杜佑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詩綢繆束薪注綢繆猶纏綿也○綢直留切繆亡侯切 謂
言即施設乃反遷炎洲 唐書曰炎州謂貶陽山也舊史言公自監察御史上疏數
千言極論宫市德宗怒貶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法曹參
軍新史亦云上疏論宫市今詩自序其得罪之由大抵言京
師旱飢未嘗言宫市也唯皇甫湜正神道碑云關中旱飢先
生列言天下根本事成者惡之出爲陽山令王與詩意合持
正當時從公游者知公之
不以論宫市而出審矣
孫曰此御宗元劉
禹錫皆爲御史 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
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二子
不宜爾將疑斷還不 補注蔡寛夫詩話云退之陽山
之貶以詩考之亦爲上疏文章
執誼等所排耳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善然至是不能與嫌故
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云云若嫌蕪陰口余嗣共慶書

年以分□免夫稱年譜云貞元十九年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民急爲幸臣所讒幸臣者李實也祝曰不著太守□二□□漢知捕兇不方鳩切中使臨門遣頃刻不得留病妹卧牀娣孫曰謂女弟也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別百請不頷頭祝曰頷點頭也後漢傳□之尸咸劝又海咸劝弱妻抱稚子出拜忘慚羞僶俛不迴顧行行詣連州朝爲青雲士蔡曰史記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安能施於後世哉暮作白首囚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輈車也春風洞庭浪孫曰公與張署又云夜渡洞庭南山同用上言商山也出沒驚孤舟逾嶺到所任樊曰以二十年春到陽山也低頭奉君侯孫曰君侯謂連州刺史酸寒何足道隨事生瘡疣祝曰疣贅也結病出莊子肸贅垂疣孫曰蠹疣言罪疾疣音尤遠地觸途異觸一作事吏民似猨猴

生獰多忿很祝曰獰惡也李賀猛虎行乳孫哺子教得生獰很戾也書云很心疾很○獰尼耕切很下懇切多知一作辭舌紛嘲啁祝曰啁噍鳥聲禮記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此云嘲啁言不明也○嘲陟交切啁張留切白日屋簷下雙鳴鬭鵂鶹祝曰鳥名少美長醜江東呼爲鵂鶹鵂鶹角鴟也○鵂音休鶹音留有虵類兩首孫曰賈誼新書孫叔敖爲兒出見兩頭蛇歸而不食母問之對曰今旦見兩頭蛇恐死矣有蠱群飛游蠱一作蟲窮冬或摇扇盛夏或重裘颶起最可畏集注曰嶺表錄云嶺嶠夏秋雄風曰颶颶發日午至夜半止作惡甚者互若飛蝶累年一發或歲再二南粤志云颶風起人心恐懼或曰風來四面俱至耳前輩編云彼人云風未至三日不聞雞犬之聲如有所憂懼也旁千里投荒錄云南方諸郡皆有颶風以其四面風俱至也公此詩有是句又聯句詩曰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龍吏詩颶風有時作晴東十八詩峽山逢颶風皆言其可畏也○颶音具訇哮簸陵丘祝曰訇訇大聲若雷哮哮□聲訇呼宏切

□魅□□若喚虎孫曰亂毒也○訇門左切哮虛交切雷霆助光怪氣象難比仵癘疫忽潛遘十家無一瘳補注瘳愈也書疏疾病瘳猜嫌動置毒對按輒懷愁前日遇恩赦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巳順宗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天下公量移江陵掾私心喜還憂補注集又有詩云怪文未湘崖州熾謫得赦宥念思猶□□此赦果然又羇縶祝曰縶馬也詩縶之維之○縶陟立切不得歸鉏耰此府雄且大孫曰江陵騰凌盡戈矛棲棲法曹掾孫曰棲棲司白漢書枚生賦曰何爲是栖栖者與棲栖同何處事卑陬祝曰卑下也莊子子貢卑陬失色○陬側候切生平企仁義所學皆孔周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儔韓曰東漢楊賜爲廷尉自以世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伯夷降典□□二君耳士皐陶不在焉蓋吝之也補注筆墨閒錄曰此篇謂可謂怨誹而不亂矣何況親犴獄祝曰犴亦獄也漢書

羂曰揮亭嶽曰犴狴犴使人多禮乎孫曰詩宜岸宜獄犴與岸同敲搒發姦偷祝曰敲搒空□打也京房易敲撲於肳燃發摘也○敲丘交切搒音支懸知失事勢事勢一作恐自罹罝罘罝兔網也罘兔罟○罝音嗟罘音浮祝曰禮記田獵罝罘湘水清且急涼風日脩脩胡爲首歸路首向也式救切旅泊尚夷猶韓曰楚辭君不行兮夷猶補注左思曰周章夷猶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旒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憲宗即位也赫然下明詔首罪誅共兜孫曰八月壬寅以下不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王伾補注首罪謂之叔文王伾輩韓曰當時杜黃裳輩以伾文首罪者有二人復聞顛夭輩韓曰當時杜黃裳爲之徒爲峨冠進鴻疇孫曰書鴻範九疇也補注鴻疇謂國論大也得謂顛夭閎散宜生文王之佐也班行再肅穆璜珮鳴琅璆孫曰周禮以玄璜禮北方半璧曰璜祝曰璜雅南之美者有崑崙之琨璆琳琅玕

焉丑琢，琳並玉名，琅玕狀似珠也。○琅音琅，球音求。竹繼貞觀烈（補注：貞觀，太宗之烈）邊封脫兜鍪（祝曰：封，邊境也。兜鍪，說文云首鎧。又書曰：惟甲冑起戎。注：冑，兜鍪也。上當侯切，下音牟）三賢推侍從（補注：三賢，即崔建、崔羣也）卓犖傾枚鄒（補曰：卓犖，特達也。又起部新選聖賢。卓犖，左思曰卓犖觀群書。枚鄒謂枚乘、鄒陽。○犖，呂角切）高議參造化，清文煥皇猷（煥，發也）同心輔齊聖（韓曰：書聰明齊聖。又曰克齊聖廣淵。齊，通達也）致理同毛輶（孫曰：理，治也。唐人避高宗諱，故治字皆作理。韓曰：詩德輶如毛。祝曰：爾雅云輶，輕也。音由）小雅詠鳴鹿，食苹貴呦呦（孫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萍也。鹿得萍草，則呦呦而相呼）遺風邈不嗣，豈憶常同裯（孫曰：詩抱衾與裯。注云：裯，襌被也。同裯者，取詩同袍之義。韓曰：裯，被也。昔祖逖、劉琨共被同寢。樊曰：公於二賢有同裯之舊，故望之以鹿鳴之風也。裯音疇，或作幬，非是）失志早衰換，前期擬蜉蝣（祝曰：蜉蝣，渠畧也，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詩：蜉蝣掘閱。孫曰：言前期不可知，有如蜉蝣忽然死矣。上音浮，下音游）自從齒牙缺，始慕舌為柔（集注：淮南子曰：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柔。注云：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劉向說苑：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乎？夫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乎？曰：嘻，是已。孫有翼曰：老萊子謂子思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雖堅剛，卒盡相磨；舌柔，終以不弊）因疾鼻又塞，漸能等薰蕕（祝曰：薰，香草；蕕，臭草。左氏：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孫曰：喻不分善惡也。○蕕，夷周切）深思罷官去，畢命依松楸（孫曰：松楸，墓隴也）空懷焉能果，但見歲已遒（遒，盡也）商湯閔禽獸，解網祝蛛蝥（韓曰：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乃去其三面，祝曰：蛛蝥作網，欲左左，欲右右，吾受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德及禽獸，而況我乎。蛛蝥，蜘蛛也。蝥音矛）雷煥掘寶劍，冤氣銷斗牛（唐曰：晉書：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以雷煥為豐城令，使尋之。煥至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有題刻，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茲道誠可尚，誰能借前籌（韓曰：張良傳：臣請借前箸籌之）殷勤謝友朋，明月非暗投（孫曰：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無因而至前也。樊曰：公意以湯、雷望憲宗，以劍譬己，以借前籌屬二賢者。明月之珠非投暗矣）

暮行河堤上

暮行河堤上，四顧不見人。衰草際黃雲（際，連也）感歎愁我神。夜歸孤舟臥，展轉空及晨（韓曰：潘安仁寡婦賦云：宵展轉而不寐，驟長歎以達晨）謀計竟何就，嗟嗟世與身。

夜歌

（樊曰：此歌及前暮行河堤上詩，皆作於德宗貞元中。時竇蒲悍戾，可為驚憂，公方歎計謀之未就，雖欲憂之，非所力也）

靜夜有清光，閑堂仍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重雲一首李觀疾贈之

（韓曰：觀，字元賓，隴西人，與公同舉貞元八年進士，以十年死於京師。當其疾時，以此詩贈之云）

天行失其度（孫曰：天行，天運也）陰氣來干陽。重雲閉白日（韓曰：選潘岳詩：重雲者，蔽白日。或作重雲閉白日，非是）炎燠成寒涼。小人但咨怨（孫曰：書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君子惟憂傷（孫曰：小民但知怨咨而已，君子則憂其事之乆于陰陽之和，或至於亂也。言觀憂傷以致成疾耳）飲食為減少，身體豈寧康。此志誠足貴，懼非職所當（職，一作識）藜

糠尚如此 韓曰莊子藜羹不糝 肉食安可嘗 韓曰左氏肉食者鄙未能遠謀 韓曰史記 窮冬百草死幽桂乃芬芳且

況天地間大運自有常勸君善飲食鸞鳳本高翔 孫曰以鸞鳳比觀也

江漢一首答孟郊

唐曰孟郊集有贈韓郎中二首其一云何以結交契贈君高山石何以保真堅贈君青松色貧交過此外無可相彩飾聞君首鼠詩吟之淚空滴又一云碩鼠既穿墉又囓機上絲穿墉有餘土囓機無餘衣朝吟枯桑柘暮泣空杼機豈是無巧妙絲斷將何施衆人尚肥華志士多飢羸願君保此節天意當察微唐人諸詩和意不和韻此篇豈公所答者耶

江漢雖云廣 韓曰詩漢之廣矣江之永矣又誰謂河廣一葦杭之 乘舟渡無艱 流沙信難行 韓曰書流沙當是西域最遠者也 馬足常往還 淒風結衝波 狐裘能禦寒 補注呂氏春秋衛靈公鑿池宛春曰天寒恐傷民公曰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四陬有火是以不寒 終宵處幽室 華燭光爛爛 補注禮記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 孫曰爛爛火盛又明也○爛音闌義與去聲同 苟能行忠信 孫曰河漢流沙淒風幽室四者皆以喻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可以居夷蠻 孫曰無往而不可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嗟余與夫子 此義每所敦 何爲復見贈 繾綣在不諼 祝曰繾綣不相離貌詩以謹繾綣左氏繾綣從公注不離散也諼忘也詩永矢弗諼○繾音遣綣古遠切諼許元切

長安交遊者贈孟郊

樊曰長安交遊者爲厭義出門其意大率相類皆公未得志之所爲也

長安交遊者 貧富各有徒 親朋相過時 亦各有以娛 陋室有文史 高門有笙竽 何能辨榮悴 且欲分賢愚 蔡立方曰公此詩蓋言貧者文史之樂賢於富者笙竽之樂也

岐山下

集注岐山鳳翔也公嘗至鳳翔節度使邢君牙今集有上邢君牙書書蓋公至岐下而有所賦也○一本析爲二首自丹穴五色羽而下爲別篇

誰謂我有耳 不聞鳳凰鳴 補注書曰我則鳴鳥不聞注云鳴鳳不得聞也 朅來岐山下 祝曰朅去也前漢田車朅來○朅丘桀切又去謁切 日暮邊鴻驚 丹穴五色羽 其名爲鳳凰 樊曰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鳳凰是鳥也見則天下大安寧 昔周有盛德 此鳥鳴高岡 韓曰詩卷阿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孫曰周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 和聲隨祥風 窈窕相飄揚 祝曰窈窕深貌莊子窈窈冥冥○一作窅窅相飄揚 聞者亦何事 但知時俗康 自從姬旦死 千載閟其光 樊曰即杜子美鳳凰臺詩所謂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也 吾君亦勤理 遲爾一來翔 祝曰遲待也易遲歸有時又漢書須□遲士音治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一

[seal]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二

古詩

北極一首贈李觀 孫曰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貞元八年進士與公同榜

北極有羈羽，南溟有沈鯤。孫曰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曰鵬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溟南溟者天池也羈羽謂鵬沈鯤謂鯤也以喻已與觀相遇之意 川源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蔡曰後漢馬武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列宿咸能感會風雲杜甫夔府書懷詩風雲會將相 誰言道里遠，蔡曰隋謝縠古詩不怨道里長里一作遠 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蔡曰時貞元八年也歲在壬申按李漢集序公生於大曆之戊申三年自壬申逆數至戊申公時年二十五矣 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蔡曰西市乃長安也唐始都長安選左太沖詠史詩哀歌和漸離 乃與夫子親。蔡曰夫子謂觀也 所尚苟同趨，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祝曰論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注磷薄也緇黑色也○磷音吝 無爲兒女態，兒或作女態 憔悴悲賤貧。憔悴音樵萃屈原行吟澤畔顏色憔悴

此日足可惜一首贈張籍

集註籍字文昌吳郡人嘗爲公所薦送貞元十五年公時在徐籍往謁公未幾辭去公譜別故作是詩以送之後曰此詩雜用韻又疊用韻得籍祭公詩用此格歐陽公云退之工於用韻寬韻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蔡曰按此詩多從古韻讀之者當始終以協聲求之所

前爲用韻也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可嘗。捨酒去相語，去一作須 共分一日光。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孟郊也 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我名屬相府，孫曰公由宣武軍節度使董晉 欲往不得驤。驤馬也思良切一作行 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孫曰謂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魄死翔也生魄望也 維時月魄死，韓曰書哉生魄明死魄也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 冬日朝在房。韓曰月令孟冬之月日在房孫曰房者日月所會之處也如房室之房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是也 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牆。補注公在汴籍始與公相從其後籍祭公詩云此時逢公盛語相攜蔡曰籍祭公文云貞元十二年公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見公孟郊有汴州亂後憶韓愈李翱詩明公領武士司首爲到上京 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孟此也○坐一作堂 往往副所望。言古觀曰望音忘相望也謂萬民所望 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蔡曰趙岐序孟子仁義荒怠 紛紛百家起，詭怪相披猖。唐曰楚辭云何桀紂之猖披兮遂云夜不帶之貌王逸云猖披也 長老守所聞，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少詩沼切 純粹古已亡。古或作言 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孫曰以喻籍 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云幾，未字一作來 浩浩觀湖湘。孫曰言其日進一步有如湘之大湖 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蔡曰明字 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孫曰漢書賦之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韓曰

訴俐樂進士愈為考官試反舌無聲詩籍中等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一作何煌煌相公朝服立董晉也工席歌鹿鳴鹿鳴詩小雅孫曰唐制貢進士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少長焉禮終樂亦闋孫曰闋終也禮記卒爵而樂闋○闋苦穴切相拜送於庭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一作慷慨乃竊歎祝曰慷慨誠也史記慷慨復懷○慷苦朗切慨口既切諒知有所成人事安可恒奄忽令我傷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孫曰貞元十五年高郢知舉籍登第是歲二月晉卒愈從其喪哀情逢吉語蔡曰前漢陳湯傳當有吉語聞顏師古注吉善也惝怳難為雙補注相如曰聽惝怳而亡聞注耳不審也○惝音敞怳許昉切難為雙一作美難雙暮宿偃師西孫曰偃師縣名今在洛州展轉在空牀夜聞汴州亂孫曰二月乙酉宣武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遶壁行徬徨我時留妻子一作我有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驕女未絕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一作所去在其側耳若聞啼聲中塗安得返一日不可更況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孫曰公妻子先往徐州蔡曰唐地理志徐州彭城郡從喪朝至洛蔡曰唐地理志洛陽縣屬河南府○一本作至洛陽旋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孫曰盟津即孟津在洛陽集注唐為三城節度使之所治出入行澗岡日西入軍門羸馬顛且僵響案羸馬以取首里羸瘦也前漢即許應作陽病○羸倫為切僵音姜主人願少留孫曰時李元為河陽節度主人謂元也延入陳壺觴卑賤不敢辭忽忽心

如狂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祝曰春秋傳鼓角轟轟○轟呼宏切平明脫身去決若驚鳧翔黃昏次汜水韓曰汜水在河南城皋縣祝曰說文水別復入水也詩江有汜○汜音似欲濟無舟航一作欲濟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蔡曰前漢地理志陳留郡外黃縣有黃澤中流上沙灘洪曰灘在河陽縣南有中灘城一作沙灘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為灘○灘音但祝曰灘沙水不可詳驚波暗合沓祝曰選合沓與雲齊合沓重也○沓徒合切星宿爭翻芒芒光芒宿音秀馬乏復悲鳴一作馬悲鳴趙作韓馬踣悲鳴左右泣僕童甲午憩時門蔡曰憩去例切息也臨泉窺鬬龍洪曰左傳十九年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子產弗許蓋用其事云時門鄭城門也臨泉窺鬬龍東南出陳許蔡曰唐陳州今淮寧府許州今潁昌府也陂澤平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蔡曰謝靈運詩平原何茫茫○平一作何里不逢人角角雉雊鳴孫曰角角雉鳴聲雊亦雉鳴也○一作雄雉鳴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步堤岸上船拜吾兄洪曰公有三兄皆早世見於集中者雲卿之子俞公從兄或曰吾兄謂張籍非也誰云經艱難艱字一作險百口無夭殤一作傷蔡曰殤音商孫曰二月末公至徐州節度使張建封以公為節度推官祝曰睢水名在徐州前漢大戰彭城睢水上即此也○睢上僕射南陽公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蔡曰盎烏浪切盎屬下浪切閉門讀書史蔡曰後漢王充傳充字仲任閉門潛思閱書清風窗戶涼一作築戶清風涼又一作窗戶風已涼日念子來遊子豈知

我情（孫曰言籍別離至徐）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食每
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蔡曰公時與籍款會幾一月也）晨
坐達五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孫曰西京長安也）東
野窺禹穴（孫曰禹穴在會稽 補注公時與東野書云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踐圖之餘之望也故此詩有是句）李翺觀濤江（補注李習之論性末云南觀濤江入十越而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參曰子父之心也翺觀濤江岂此時乎 蔡曰李翺字習之公兄弁之婿也文選枚乘七發篇將以八月之望將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蕭條千萬里會合安可逢淮之水舒舒楚山
直叢叢（孫曰淮楚皆在徐境舒舒叢叢山水貌 韓曰唐子西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者此二句是也）
子又捨我去（洪曰公與孟東野書云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冀足下一來相視也籍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登第見公於徐州而歸也）我懷焉所窮（焉一作安）男兒不再壯
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爲守一鄉（蔡曰按此篇押二光字二鄉字二更字二狂字胡仔謂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已之意蓋不拘其爲病也）

幽懷

幽懷不可寫行此春江潯（韓曰潯旁深也又水涯 斗節乎江潯○潯徐心切）適與佳節會士女競光陰凝妝耀洲渚繁吹蕩
人心（祝曰禮記命樂師大合吹 孫曰吹笛管也○吹尺僞切義與平聲同）知時爲和音（知時或作亦知爲和或作和爲）豈無一樽酒自酌還
自吟但悲時易失（蔡曰前漢蒯通傳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時乎時不再來）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韓曰古樂府有君子行注謂君子之道宜守謙揭不侵猜疑之地琴有三調此曲屬平調）視古猶視今（蔡曰列子楊朱篇揚子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孫曰天運四時之運）四時可前知（孫曰謂寒暑可前期也可字一作每）小人
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捨無定姿
焉能使我心皎皎遠憂疑（蔡曰遠子願切離也）

落葉一首送陳羽

（孫曰羽與公同年登第）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飄颻一作飄颻）
邂逅暫相依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
年別（樊曰公時年二十五故云）流淚各霑衣（韓曰潘安仁寡婦賦淚流迸而霑衣）

歸彭城

（樊曰彭城徐州也公爲試陽書泉對曰貞元十五年冬于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答張徹詩曰朝京忽同於而此詩曰歸彭城者蓋十六年自京復歸徐也）

天下兵又動（孫曰貞元十五年詔諸道兵討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 蔡曰孟子梁惠王篇是動天下之兵也）太平竟何時訏謨者誰子（韓曰詩訏謨定命注訏大謨謀○訏音吁）無乃失所宜前年關中旱（樊曰十四年冬京師飢）閭井
多死飢去歲東郡水（孫曰十五年秋鄭滑大水東郡滑州也一作東洛非）生民
爲流屍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隨我欲進短策
無由至丹墀刳肝以爲紙（刳空胡切）瀝血以書辭（韓曰

後漢吳以劍削斷臣之性注劃剖也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臣血之誠終不一闕所以臨難濾澀而不能不恨恨者為此卯之

上言陳堯舜 蔡曰孟子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 下言引龍夔 蔡曰尚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萎蕤 祝曰萎蕤草木聚垂貌又盛貌見文物共萎蕤○萎音逶蕤音綏或作葳蕤 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美獻御固已癡 說文芹楚葵也祝曰列子宋有田夫自曝於日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又有美食芹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慙韓曰晉山濤為吏部郎舉嵇康自代康恨不知己後書責之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頗足下效似之○芹音勤 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昨者到京師屢陪高車馳周行多俊異 韓曰周行列位也詩云寘彼周行○行胡郎切 議論無瑕疵見待

頗異禮未能去毛皮 孫曰虛禮也韓曰揣莊周所謂索我於形骸之內也 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 孫曰巇山險也謂乘其危隙而告之補注揚子曰巇可抵乎巇罅也○巇虛宜切 歸來戎馬間 蔡曰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 驚顧似羇雌 孫曰孤雌也按東曰日暮則迷鳥獨雌宿焉韓曰延晚出西射堂詩羇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注羇雌無偶也○羇居宜切 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 相一作我 乘間輒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 祝曰酩酊醉甚貌○酩音茗酊音鼎 君知我為誰 蔡曰晉書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時有童子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醉後 一作醉客

煌煌東方星 魏道輔云夏英公謂評老杜初秋月云微升紫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也然曰占明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憲宗在儲宮也樊曰按史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三月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八月立為皇帝是為憲宗韓曰煌煌明星煌煌 奈此衆客醉初喧或忿爭 忿一作紛 中靜惟朝戲 惟一作雖 淋浪身上衣 浪音郎一作瀧 顛倒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

孫曰張秘書徹元和四年登進士第樊曰韓氏禮部郎中要卿之孫開封尉俞之女於公為叔父孫女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勸君為此座上客 蔡曰客一作士後漢孔融傳融字文舉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及余各能文君詩多態度靄靄春空雲 樊曰徹詩不見于世惟會合聯句有赴去劉韶飛誰來若泉涌焉辭虎豹怒升出如雷霆而方有語也 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 韓曰葩華也班固答賓戲驤翰如春華芬香氣○葩音華 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群 孫曰晉書嵇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昂昂然如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未見其父耳 阿買不識字 韓曰此必其子姪小字如陶淵明云阿舒阿宣之類有所稱而云 頗知書八分 樊曰春秋時秦隸孫曰書苑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八分之法謂之八分蔡曰按郭氏云八分字似八分篆法二分隸法又云皆有二體漢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蔡琰以分別八分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分篆書而去八分之一 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 韓曰左傳熊率且比曰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所以欲得酒為文俟其醺 醺醉也 酒味既冷冽 日視

工緒冽寒氣詩冽彼下泉注冽寒也詩本有從水者非冷字一作冷○冽音列酒氣又氤氳祝曰氤氳氣也選元氣氤氳○氤音因氳於云切又字一作方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繽紛祝曰繽紛雜亂也宋玉詩芬芬繽紛○繽匹賓切長安衆富兒盤饌羅膻葷孫曰葷辛臭菜祝曰禮記膳葷○葷許云切不解文字飲補注東坡詩云賢王文字飲文字先生飲皆祖此語惟能醉紅裙雖得一餉樂補注東坡詩一餉之朝一餉謂此語也有如聚飛蚊蔡曰前漢中山靖王傳聚蟁成靁顏師古注蟁古蚊字言衆蚊飛聲有如雷也今我又數子固無猶與薰孫曰僖公四年左氏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險語破鬼膽補注開元天寶遺事云李杲為洛陽令有劉蘇若過其境俯夜深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敬曉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蔡曰淮南子昔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注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高詞媲皇墳祝曰媲擬也注相偶媲也樊曰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皇墳三皇墳書也○媲匹詣切一作動至寶不雕琢琢一作神功謝鋤耘方今向泰平元凱承華勛孫曰文十八年左氏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元書肯曰放勛舜曰重華韓曰時憲宗即位杜黃裳鄭餘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相繼為相故云○華胡瓜切勛許云切吾徒幸無事蔡曰史記犀首名衍魏公孫氏楚使陳軫見之曰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庶以窮朝曛曛日入也音熏

同冠峽

唐曰集有同冠峽二詩一云因拘念輕矯一云無心思嶺北皆郴陽山時作也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宿雲尚含姿朝日忽升曉羇旅感陽和因拘念輕矯滂溪泜久迸祝曰潺湲水貌楚詞云横流涕兮潺湲○潺士山切又扶連切湲音爰又胡眼切詰曲思增繞孫曰詰曲反覆也○思息嗣切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韓曰劉毅云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覓墓小中蓋棺事方定矣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補注杜詩蓋棺事則已

送惠師

樊曰公宴喜亭記曰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惠即當元惠耶其詩云自東連州寺弘中時為連州司戶參軍公其屬邑陽山令也

惠師浮屠者孫曰袁宏漢紀云浮屠佛也乃是不羈人孫曰不羈者以馬為喻言不受羈馬也韓曰鄒陽上吳王書使不羈之士與牛馬同皁附不羈謂無所拘繫也又司馬遷傳少負不羈之才十五愛山水韓曰晉史李太后傳會有道上過者朝日時多稱得道帝親客問答曰是好山水入本無道衍超然謝朋親一作同儕倫脫冠翦頭髮飛步遺蹤塵飛一作孤發跡入四明孫曰四明山名在明州韓曰與下禹穴並在今越州遂登梯空上秋旻孫曰爾雅云秋為旻天言惠師初梯空而上也天台望韓曰天台山名在台州衆壑皆嶙峋韓曰嶙峋深崖貌選嶙峋嶙峋前嶺嶙峋孫曰嶙峋小山貌言惠師欲登天台見衆山皆小也○嶙音鄰峋音荀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燭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微風吹木石澎湃聞韶鈞韓曰水聲激浦也韶鈞皆樂名舜九韶之樂天帝鈞天之樂孫曰木石相擊其聲澎湃如樂音也補注鄭氏曰澎湃滂沛○澎音彭湃普拜切夜半起下視半字一作中溟波銜日輪孫曰日出湯谷魚龍驚踊躍叫笑成悲辛笑一作嘯怪氣或紫赤敲

磨其輪囷韓曰輪囷屈曲貌鄒陽傳蟠木輪囷離奇○囷去倫切金雞旣騰翥韓曰金雞日也隋虞孟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王鑒漾晨曦翥飛舉貌祝曰楚詞鸞鳥軒翥而翔飛後漢賓客雞鳴翥應騰○翥章恕切祝曰山海經曰上於扶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日中有三足烏故云六合俄清新孫曰已上皆言天合所見常聞禹穴奇韓曰孫曰司馬遷上會稽探禹穴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在今越州東去窺甌閩韓曰甌閩今福建路孫曰漢高帝立諸惠帝立搖爲東甌王閩百越之地也大一作剡下越王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眞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孫曰聖路謂禹南巡之路祝曰堙塞也左氏甲寅堙之○堙音因迴臨浙江濤韓曰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屹起高峨岷峨岷二山名壯志死不息祝曰伍胥也續齊諧記云子胥死戒其子投於江中當朝暮乘潮以蕩吳之敗自是海門山潮頭洶湧高數百尺越錢塘漁浦方漸低小

朝暮乘潮來其聲震怒雷奔電激聞百餘里時有見子胥乘素車白馬在潮頭之中因立廟以祠按越絶書子胥死投大江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水經云錢塘江濤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爲子胥文種之神謂此也孫曰秦始皇三十七年出遊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壯志謂始皇也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凌江詣廬嶽韓曰廬嶽廬山在今江州之浩蕩極遊巡崔崒沒雲表祝曰崔崒高貌○崔徂回切崒慈卹切陂陀浸湖淪陂陀不平之貌祝曰楚詞陂陀此釋文不平也孫曰謂彭蠡也言廬山上段雲表下侵湖淪岸也○陂音何切又音碑陀音沱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大紳祝曰瀑飛泉也瀑布飛流以界道孫曰廬山有瀑布高數百丈如大帶之垂也○瀑音暴大一作天前年往羅浮集注羅浮山名在今惠州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步戾南海湄韓曰戾至也杜詩羨汝行舶艄顧憂雲吟寺補江湄水際也選東都賦西盪河源東澹海湄○戾音計切

切音唇大哉陽德盛榮茂恒留春孫曰嶺海不寒故云留春鵬鶱陰長翮鶱飛也騰也鯨戲側脩鱗祝曰鯨海大魚左氏取其鯨鯢而封之細○韓音筆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祝曰闉城上重門孫曰詩出其闉闍者是也○闉音因日攜青雲客孫曰青雲客謂方外高士○攜户圭切雲字一作春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往一作得羣官請徒頻一作其志情不囊無一金資翻謂富者貧翻一作謂明昨日忽不見我令訪其鄰令一作今奔波自追及波一作淚一作走把手問所因顧我知其眞興歎君寧異於民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孫曰皇覽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其山九疑相似故名九疑舜葬於此韓曰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零陵永州而營道則道州矣今九疑在道州山猶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夙志今欲伸斑竹啼舜婦孫曰博物志云洞庭之山堯之二女舜妃也舜死二妃以涕揮竹竹盡斑清湘沈楚臣韓曰史記屈原爲楚大夫所讒懷石自投汨羅而死衡山與洞庭韓曰衡山在今潭州洞庭在今岳州此固道所循寻孫曰嵩高在洛陽華山在華州祝曰五岳書南至於華陰○華胡化切嵩方抵洛歷華遂之秦孫曰自蓮州寧窺九疑遊衡山過洞庭不同矣浮游靡定處偶往即通津詩樊曰孫曰吾公自謂子哥哉此路歷華之秦與往不同矣吾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子謂東師也江魚不池活野鳥難籠馴補注潘安仁秋興賦序云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祝曰馴擾也從也列子與不柔焉鳥一作鷙○馴音循吾非西方教韓曰後漢西域志西方有神名曰佛憐子狂且醇吾嫉惰遊者憐子愚且諄孫曰諄懇貌○諄朱倫切去矣各異趣祝曰

趣舒向選動中得意趣音變　何爲浪霑巾　韓曰潘岳懷舊賦步汶疏而霑巾浪一作淚

送靈師　孫曰公時爲陽山令作

佛法入中國爾來六百年　孫曰按後漢明帝夢見金人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圖畫形像以歸其教因頒入中國此詩蓋其莫明帝所言之佛注也樊曰晉孝武時沙門竺法護出經說引劉向列仙傳序云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其祭惟燒香禮拜上使從其俗祀之則是佛入中國始武自漢武至成哀間已有經矣補注杜致行守約編亦曰事始作昆明池掘地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劉向稱予覽典籍已見有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奉韓顯宗之難興復出則先陳之前至于周有學有迦其來也遠漢譯或以謂明帝之時佛始入中國耶逸之一世大儒非求聾讓者將由以遠其教不復詳考其源流所自耳也

齊民逃賦役　平孫

高士著幽禪　孫曰着幽禪而附也前漢因取奇言怪語而附着之○着直略切

官吏不知制紛紛聽其然耕桑日失隸　孫曰隸猶隸也

朝署時遺賢　孫曰朝署郎行也

靈師皇甫姓胤胄本蟬聯　孫曰胤繼也冑係也胤冑謂姓氏所出蟬聯續之貌襍注南史宋王韶之七葉之中爵位相繼人人有集沈約語人云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

少小涉書史早能綴文篇中間不得意失跡成延遷逸志不拘教軒騰斷牽攣　韓曰楚辭

圍棋鬬白黑生死隨機權六博在一擲　韓曰楚辭宋玉招魂崑蔽象棊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也南史柳元景劉毅東府聚樗蒱大擲判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惟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毅意殊不快也宋玉招魂有成梟而牟呼五白梟勝也杜詩相望不肯成梟盧古竟功祝曰富貴梟子搏蒱采名忠哥文公集方大經吐采六開塞落秃攞擲則梟盧○搏居言切

梟盧叱回旋　韓曰宋劉毅與劉裕樗蒲

爭戰誰與敵　爭一作詩又一作文

浩汗橫戈鋋　孫曰鋋小矛也方言五湖之間謂矛爲鋋選戈鋋雩雲○鋋一音蟬又音延

飲酒盡百醆　禮記曰醆尸君音義曰醆商曰斝周曰爵盡一作逾汲一作飾

嘲諧思愈鮮有時醉花月清唱高且綿　韓曰張協詠史詩撰文賦謂嚶嚶偏弦之獨張含清唱而靡應且綿一作高唱清且綿

四座咸寂默　韓曰四座賓多則爲男

杳如奏湘絃　孫曰湘妃鼓瑟謂

尋勝不憚險黔江屢洄沿　孫曰黔州今黔江郡也沿流而下曰沿洞從之書注順流而下曰沿○洞音回沿音緣

瞿塘五六月　祝曰瞿塘三峽險也其州灩澦堆如馬瞿塘莫下灩澦如象瞿塘莫上杜詩灩澦堆如牛瞿塘不可留○瞿音衢

驚電讓歸舡　洪慶善云

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　韓曰杜詩云尋字見文

環迴勢益急　環一作還

仰見團團天　團團一作團團

一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涌漂浮再生全同行二十人　一作二十人一作三十人

魂骨俱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延　孫曰冒犯路延遠也

開忠二州牧　孫曰開忠二州刺史也二州牧爲韋處厚白居易考之紀傳韋處厚以開州刺史在元和十一年八月白居易爲忠州刺史在元和十三年冬是時韋處厚白居易爲忠州其時公在陽山也以年考之所謂州牧者與其年月不合

詩賦世多傳　孫曰出一作紀

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編　孫曰璣珠之不圓者韓曰王子年拾遺記郭況以珠璣爲汗

強留費日月　強其兩切

密席羅嬋娟　孫曰嬋娟美色也韓曰西京賦嬋娟

蟬嫣以跳名昨者至林邑孫曰林邑本南方國名爲所藏唐曰林邑今驩州地使君

數開筵一作數數爲開筵送客三四公韓曰李斯爲秦逐客盈懷贈

蘭荃蘭荃皆香草韓曰馨香盈懷袖祝曰楚辭荃蕙化而爲茅王逸注蘭荃而萻香○荃音詮湘游

泛滯沆韓曰滯沆廣貌西京賦滄池滯沆○滯音莽沆胡朗切溪宴駐潺湲孫曰潺湲水流貌駐止也

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鄭州競招請

書札何翩翩祝曰札簡也翩飛也○翩音篇十月下桂嶺孫曰桂嶺縣名屬賀州

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樊曰謂王仲舒也仲舒自尸部員外郎貶爲連州司戶參軍與公陽山同年貶又同在連州唐曰見公宴燕喜亭記

爭迎獲其先自

從入賓館占恡久能專樊曰恡鄙也音吝吾徒頗攜被一作或被一作之

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

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材調真可惜朱丹在

磨研韓曰陶潛詩酌酒展塵編朱黃加鑠住孫曰磨研猶點竄也方將斂之道且

欲冠其顛韶陽李太守高步陵雲煙得客輒忘

食開囊乞繒錢祝曰乞與也繒帛也禮記繒纊說文錢錢○乞音氣一作給手持

南曹敘樊曰唐制吏部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曹在選院之南故曰南曹仲舒自吏部員外郎貶時謂仲舒也

宇重青瑤鐫祝曰瑤鐫鐫也○瑤字前漢鐫金石者難爲功○鐫子全切古氣參彖

繫韓曰謂易之彖象繫辭也一作彖象高標摧太玄韓曰揚子著太玄經維舟事

干謁補注杜詩恥事干謁披讀頭風痊祝曰病愈也孫曰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痊音全又

還如舊相識一作頗似罕如傾壺暢幽悄祝曰悄憂也詩中心悄悄○悄七紹切又音愀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

縣齋有懷

韓曰此詩陽山縣齋作貞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繼明者順宗也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韓曰吒歎也郭景純遊仙詩撫心獨悲吒補注悲吒詩令人錢非吒以吒陟駕切猶嫌子夏儒孫曰論語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肯學樊遲稼孫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事業窺稷禼祝曰禼殷之祖也前漢禼不能司與契同文章蔑曹謝孫曰蔑無也曹子建謝靈運

濯纓起江湖孫曰孟子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所以結纓綴佩雜

蘭麝孫曰以蘭麝爲佩飾也悠悠指長道補注詩道阻且長去去

策高駕誰爲傾國媒樊曰李延年傳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上嘆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男女李夫人自

許連城價孫曰史記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書願以十五城易璧樊曰鍾繇與太子書云竊以之家寶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勞指陳城之價玉云連城謂十五城秦所以易趙璧者初隨

計吏貢孫曰漢武帝元光六年始令郡國舉孝廉與計偕謂上計吏也屢入澤宮射樊曰禮記諸侯歲貢之貢士皆將車以入長安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又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

免十上勞韓曰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何能一戰霸孫曰唐二十七年之時中能一作曾

人情忌殊異世路重權詐一作多蹉跎頗遂

低摧折氣愈下治長信非罪（韓曰論語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侯生或遭罵（孫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無忌虛左迎之嬴有客在市屠中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久立與其客語從騎皆竊罵侯生）懷書出皇都（孫曰貞元十一年公東歸河陽皇都京師也）銜淚渡清灞（韓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 祝曰逞控灞乘渡○灞音霸）身將老寂寞志欲死閑暇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祝曰骼腋骨前漢折脅拉骼○骼枯駕切）軍書既頻召（軍書檄也）戎馬乃連跨大梁從相公（孫曰貞元十二年公從汴州董晉幕）彭城赴僕射（孫曰貞元十五年公從徐州張建封幕）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韓曰炙之夜切即炙字此言從二州宴攝也）兩府變炎涼（韓曰貞元十五年董晉薨十六年張建封亦薨○炙一作炎）三年就休假（孫曰自貞元十六年公歸洛陽至十九年始除監察御史）求官來東洛犯雪過西華（過一作經）塵埃紫陌春（孫曰陌言紫陌臺以天子所居故美言之也）風雨靈臺夜（韓曰唐人樂府有紫陌青門三十六宮春書永 詩經始靈臺靈臺皆言其在長安靈臺天子觀氛祲之臺也）名聲荷朋友援引乏姻婭（韓曰詩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孫曰爾雅曰兩壻相謂曰婭）誰倍彤庭臣（孫曰謂爲御史也）詎縱青冥鞚（補注漢王褒曰王良執靶○靶音霸 靶必駕切）寒空聳危闕曉色曜修架捐軀辰在丁（韓曰曹子建三良詩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又求自試表云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 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公以監察御史上天旱人饑疏陽山令辰在丁謂上疏之日也）鎩翮時方蜡（祝曰鎩殘羽也選蜀都賦鳥鎩翮 祝曰禮記夏曰清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 孫曰公之貶陽山令其出以十二月故時方蜡也○鎩所介切蜡音乍）投荒誠職分領邑幸寬赦（孫曰謂貶陽山）湖波翻日車（韓曰淮南子曰爰車駕以六龍 杜詩西江浸日車）嶺石坼天罅（祝曰罅孔罅裂也漢書石罅裂○罅虛訝切）毒霧恒熏晝炎風每燒夏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颶風見上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注○颶音具）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蔡曰方言）越俗循猶乍（猶一作詐）指摘兩憎嫌睢盱互猜訝（睢盱視上也 祝曰睢盱不明也列子若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音暉盱音吁）祗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孫曰永貞元年順宗即位）率土日流化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斸嵩開雲扃（祝曰斸斫也嵩山名 爾雅謂之定注嵩屬嵩山名 北山移文扃岫幌掩雲關○斸音燭）壓潁抗風榭（水名）禾麥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韓曰嚇莊子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注怒而拒物聲○嚇音赫）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祝曰姹少女也後漢姹女工數錢○姹陟駕切）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樊曰後漢向子平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敕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 齊人基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反之爾）

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孫曰亭在衡州今之石鼓即其地也地形特異巋然崛起於二水之間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唐人題刻散滿巖上時公自陽山量移江陵府法曹參軍過衡山有此詩鄒君史逸其名）

江亭枕湘江（江亭一作洪亭）蒸水會其左（孫曰蒸湘二水名 蒸水即青草湖 樊曰羅含湘中記有蒸水皆注湘江）瞰臨眇空闊（瞰苦濫切）綠淨不可唾

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 樊云故相齊映所作樊曰映以正元三年罷相貶夔州刺史後徙爲衡州 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 貨一作貲 梁棟宏可愛 宏一作橫 結構麗匪過 韓曰左太冲吳都賦與結構 又杜詩劉慱結構 罷伊人去軒騰茲宇遂頹挫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 樊云字丈故又增其制 孫曰後漢建中初蜀郡太守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寄 樹蘭盈九畹 祝曰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 注畹十二畝又三十畝 ○畹音宛 栽竹逾萬箇 樊曰前漢貨殖傳竹竿萬箇 萬箇萬枚也 與个同 長綆汲滄浪 孫曰滄浪清水也 ○綆音梗 浪音郎 幽蹊下坎坷 坎坷不平 祝曰前漢揚雄傳南山之坎坷 ○坷口箇切 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臥初如遺宦情 補注陸士衡云余弱少宦情有爰 終乃最郡課 孫曰治行第一 ○最祖外切 人生成無幾

事往悲豈那 祝曰那奈也 宋鮑照擬采菱歌心詠不那 ○那乃過切 蕭條綿歲時契闊繼慵惰 韓曰詩死生契闊 注契闊勤苦也 ○契音挈 惰乃臥切 唐曰惰一作墮扶公詩兒墮 勝事誰復論醜聲日已播中丞 中過押上去聲韻者字必有兩音他倣此 黜凶邪天子閔窮餓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 樊云前刺史元罷由政廉使楊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鄭君 孫曰楊謂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楊憑也 淹滯樂閑曠勤苦勸慵惰爲余掃塵階命樂醉衆坐窮秋感平分 韓曰騷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廩秋 新月憐半破 孫曰謂月未盈也 樊曰公永正元年九月初道過之句陵故云耳 頑書巖上石勿使塵泥涴 孫曰涴著物爲涴 ○涴烏臥切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獻楊常侍

樊曰寺在潭州 楊常侍憑時爲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 公自陽山北還過潭作 一作因獻楊侍御 長沙千里平 孫曰長沙即潭州 西岸小山即道林嶽麓二寺 勝地猶在險 孫曰勝奇勝也 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 孫曰斗頓也 匪一作非 深林高玲瓏 集注玲瓏玉聲 一曰明貌 揚子玲瓏其聲者其質玉乎 選鬪鸞茂而玲瓏 ○吟音 青山上琬琰 孫曰琬琰青玉也 ○琰以冉切 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 孫曰煥煥明也 嚴一作儼 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 孫曰說文广因巖爲屋 ○广音儼 是時秋初殘 初一作之 暑氣尚未斂群行忘後先朋息棄拘檢客堂喜空涼 空一作風 華榻有清簟淵蔬煮蒿芹水果剝菱芡 祝曰芡雞頭 周禮 芡音儉 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 孫曰謂陪杜侍御 幸逢車馬

歸獨宿門不掩 孫曰獨宿杜歸而已獨宿也 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 韓曰風動也 颭音點 又顫琰切 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 魘於琰切 夢一作幾 靜思屈原沉 祝曰屈原楚臣 楚詞屈原沉於汨羅 ○汨九勿切 遠憶賈誼貶 韓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 少 樊曰公自御史貶陽山至是量移江陵 故引此二人以自比 椒蘭爭妒忌 樊曰離騷經曰余以蘭爲可恃兮 羌無實而容長 椒專佞以慢慆兮 又欲充夫佩幃 王逸注蘭懷王弟司馬子蘭 椒楚大夫子椒也 絳灌共讒諂 樊曰西漢賈誼傳 文帝議以誼任公卿之位 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 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 於是天子後亦疏之 以誼爲長沙王太傅 誰令悲生腸 令一作念 坐使淚盈臉翻飛乏羽翼指摘困瑕玷 祝曰玷玉瑕也 詩白圭之玷 斑貂落維重 孫曰貂貂蟬侍中冠也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冠

金蟬有貂貂取其內勁捍而外溫潤祝曰蚩尤戴蟬珥貂○珥音耳貂音丁丘切
政化類分陝 周二伯分陝之地即虢之上陽祝曰漢洪農縣周之二伯分陝之地公羊曰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補注分陝亦見史記世家韓曰珥貂分陝謂愬以嘗侍讀長沙也○陝音閃
禮賢道何優奉巳事若儉大廈棟方隆 韓曰選西都賦大廈耽耽易大過棟隆吉
巨川檝行刻 孫曰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易繫辭刻木為楫刻割也○刻音克
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歎 歎也
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 補注荏苒輾行思
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 孫曰柔翰筆也補注選弱冠弄柔翰歲年荏苒而歷茲
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睒睒 祝曰睒閃火貌著也書無若火始燄燄○一作炎炎或作睒睒

岳陽樓別竇司直

集注竇司直名庠字胄卿韓皐出鎮武昌辟為幕府從事大理司直權領岳州刺史公自陽山赴江陵掾道出巴陵岳陽樓作樓在州西門下瞰洞庭庠五昆弟皆工詞章有聯珠集庠有和公此詩劉禹錫亦有和篇并附于後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 孫曰言九州之間洞庭最大無可與讓
南維羣崖水 孫曰維衆也羣崖水言嶺細之類唐本維作匯
北注何奔放 直決也
瀦為七百里 祝曰說文瀦水所停也周禮以瀦畜水注畜流水之陂也○瀦音豬
吞納各殊狀自古澄不清 補注後漢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環混無歸向炎風日搜攪 祝曰攪亂也詩祇攪我心○攪古巧切
幽怪多冗長 祝曰冗長多也韓曰選陸機曰故無取於冗長○長音仗
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 韓曰妨礙王篇云害也○妨音訪
巍峩拔嵩華 孫曰言波起高如嵩華○拔一作泬
騰躍較健壯 躍一作踔
聲音一何宏轟輵車萬兩 祝曰轟羣車聲輵石聲前漢研磅訇礚與轟同大鬨也孫曰轟輵車聲兩乘也○轟呼宏切輵丘盍切
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 孫曰莊子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蛟螭露筍簴 祝曰螭無角如龍而黃或曰龍之屬也說文蛟龍屬以縣鐘磬者橫為筍植者為簴周禮梓人為筍簴○螭音摛筍音笋簴其呂切
縞練吹組帳 祝曰縞素也練白色詩縞衣綦巾帳帷也孫曰言大波之起若筍簴組帳然之状縞以素絲而成為之○縞古老切組一作狙
鬼神非人世節奏頗跌踼 孫曰跌踼蕩也又行失正貌說文跌踼也祝曰放
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朝
過宜春口 唐曰宜春郡袁州
極北缺堤障 祝曰障界也隔也管子築障塞○障之亮切也一作此
夜纜巴陵洲 唐曰巴陵郡岳州也○纜音濫
叢芮纔可傍 孫曰叢芮岸上蒙茅可維舟處○芮而銳切傍蒲浪切
星河盡涵泳 孫曰星河謂星與河
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 盎瓮盆也
明登岳陽樓輝煥朝日亮飛廉戢其威 孫曰飛廉風伯也戢斂也
清晏息纖纊 韓曰書厥篚纖纊纊細綿也○纊音曠
泓澄湛凝綠 祝曰泓澄水深清貌○泓烏宏切
物影巧相況江豚時出戲驚波忽蕩漾時當冬之孟 孫曰公永貞元年十月至岳州○一作孟冬月
隙竅縮寒漲前臨指近岸側坐眇難望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主人 補注主人竇庠
童孩舊 補注童孩一作孩童
握手乍忻悵 孫曰悲喜兼也
憐我竄逐歸相見得無恙 補注風俗通曰恙毒蟲也喜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相勞問必曰無恙李陵與上官桀書又後漢蘇竟傳君無恙

開筵交履舄 韓曰史滑稽傳履舄交錯杯盤狼籍 爛漫倒家釀 韓曰出說 劉伶曰是則吹道飲令人欲頓家釀醲也。醲音讓 盃行無停留 韓曰選王仲宣公讌詩合坐同所樂但愬盃行遲 高柱送清唱 補注高柱琴柱按古今琴中錄曰凡歌曲終皆有送聲 盤進橙栗 祝曰橙柚屬以叙橙除庚切 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 韓曰詩婉兮孌兮婉少貌孌好貌 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 祝曰易包羲氏王天下王去聲 屠龍破千金 孫曰莊子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 為藝亦云亢 孫曰藝術亢高也 愛才不擇行 孫曰謂不護細行 觸事得讒謗前年出官日 孫曰出官謂謫官也 此禍最無妄 補注易曰無妄之災 公卿採虛名擢拜識天仗 孫曰天仗天子仗衛也 奸猜畏彈射。孫曰公時為御史射食亦切猜一作猾 斥逐恣欺誑 唐曰謂為王叔文之黨所排逐 新恩移府庭 孫曰謂自陽山令量移江陵法曹參軍 逼側廁諸將 補注子虛賦曰偪側泌㶟注云相迫也又[illegible]曰騈闐逼側閒也 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追思南渡時魚腹甘所葬 韓曰史記屈原曰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 嚴程迫風帆 祝曰帆舟上帆風慢釋名帆泛也隨風張幔曰帆。帆符咸切 劈箭入高浪 祝曰說文破也 劈音僻便伸臂令醫劈之。劈又博麥切孫曰字合作擘 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諒 祝曰晉賦謇謇之臣其骨鯁之所立。鯁音梗 楚詞 懲 生還真可喜剋己自懲創 祝曰書子創若時注懲創也。創楚亮切剋或作尅 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改前好趣有獲新尚 喪[illegible]音[illegible] 誓耕十畝田 韓曰莊子顏回曰回有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不願仕 不取萬乘相細君知

蠶織稚子已能餉 孫曰東方朔曰歸遺細君說者云細君朔妻之名又云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韓曰孫芸銘石蓄稚子拾薪老夫汲澗細君縫紉 行當掛其冠 韓曰後漢逢萌解冠掛東都門而去 生死君一訪

和韓十八侍御登岳陽樓 竇庠

巨浸連空闊危樓在杳冥稍分巴子國欲近
老人星昏旦呈新候川原按舊經地圖封七
澤天限鎖重扃萬象皆歸掌三光豈遁形月
車才碾浪日御已飜溟 溟忙丁切 落照金成柱餘
霞翠擁屏夜光疑漢曲寒韻辨湘靈山晚雲
常碧湖春草遍青軒皇曾舉樂范蠡幾揚舲
有客初留鷁貪程尚數蓂自當徐穩榻不是
謝公庭雅論冰生水雄材刃發硎座中瓊玉
潤名下茝蘭馨假守誠知拙齋心匪暫寧每
慚公府粟却憶故山苓苦調常三歎知音願
一聽自悲由也瑟敢墜孔悝銘野杏初成雪
松醪正滿瓶莫辭今日醉長恨古人醒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
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劉禹錫

楚望何蒼然曾潭七百里孤城寄遠目一寫

窮無已蕩漾浮天盖回環宣地理積張在三
秋混成非一水冬遊見清淺春望多洲沚雲
錦遠沙明風煙青草靡火星忽南見月魄方
東逝雪波西山來隱若長城起獨専朝宗路
駃悍不可止支川讓其威蓄縮空南委熊武
走蠻落（孫曰熊武二溪名）瀟湘來奧鄙炎蒸動泉源
積潦搜山趾歸往無旦夕包含通遠邇行當
白露時聊視秋光裏曙色未昭晰露華遥斐亹
浩爾神骨清如觀混元始犹風忽震蕩驚浪
迷津涘怒激鼓鏗訇蹙成山巋峗鵾鵬疑變
化罔象何恢詭嘘吸寫樓臺騰驤露鬐尾景
移羣動息波靜繁音弭明月出中央青天絶
纖滓素光淡無際綠靜平如砥空影渡鵷鴻
秋聲思蘆葦鮫人弄機杼貝闕駢紅紫珠蛤
吐玲瓏文鰩翔旖旎水鄉吳蜀限地勢東南
痺翼軫粲垂精衡巫屹環峙名雄七澤數國
辨三苗氏唐羿斷修蛇荆王憚青兕（憚丁達切）秦
狩跡猶在虞巡路從此斬右奏宮商騷人詠
蘭芷茅嶺潜相應橘柚傍可指郭璞驗幽經
羅含著前紀觀津戚里族按道侯家子聯袂

登高樓臨軒笑相視假守亦高卧（孫曰竇時權領郡事）墨
曹正垂耳（孫曰韓亦劉移江陵士曹司法參軍或謂之法曹或謂之墨曹）契闊話涼
温壺觴慰遷徙地偏山水秀客重杯盤修紅
柚花欲然銀燈晝相似與酣更抵掌樂極同
啓齒筆鋒不能休藻思一何綺伊余負微尚
夙昔慕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龔芳
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
疊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衛足不如葵漏
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與窮途否鍛翮重
疊傷蔬魂再三攬漢璦亦屢化左丘猶有恥
桃源訪仙官薜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樊曰公為御史時與禹錫同官）一別如絃矢今朝會荆蠻（樊曰時禹錫出為連州今至荆南改武陵司馬和爺於荆）斗酒相宴語為余出新什笑抃
隨伸紙韡若觀五色歡然臻四美委曲風濤
事分明窮通旨供韻發華鍾凄音激清徵羊
渚要共和（要平聲）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焉
能追逸軌湘州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顏
光祿留詩張內史

送文暢師北遊

（樊曰公嘗有送文暢師序此詩亦多師序意少小學城闕見序所謂嘗為文章也職精任遠發剝）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攣拘屈吾身，戒轄思遠發。薦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來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閟窮巷，未得窺剞劂。又聞識大道，何路補剠刖。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清越。謂僧當少安，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窗豁斲株橛。

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制怛巾韈。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夜得京官，照壁喜見蝎。

況逢舊相識，無不比鶼蹷。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擢拔。胡爲不自暇，飄戾逐鶻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

豸祝曰詩彼岨者于也殊昌杵切 獵騎圍邊月 孫曰史記匈奴事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韓曰李頎秋月詞云邊月破鏡飛 開張篋中寶 孫曰謂送行詩 自可

得津筏 孫曰津水所筏以竹濟水祝曰爾雅舫泭也注水中簰筏吳志束縛作大筏方言附謂之簰簰謂之筏 ○筏音伐 從茲富裘馬 韓曰語裘馬衣輕裘肥 寧復茹藜藿余期

報恩後謝病老耕垈 孫曰耕起土謂之垈音伐祝曰與墢同國語注王耕一墢 庇

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 祝曰獫猲曰大也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詩曰載獫歇驕○獫虛檢切猲許竭切 僧還相訪來 孫曰何此歸時 山藥煮可掘

荅張徹

韓曰公爲國子博士時作張徹公門下士又公之從子婿詳見張籍書注補注筆墨閒錄曰星渦云荅張徹一詩尤奇麗

辱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 聆聽也 首敘始識面 韓曰北史齊神武自太原來到爾朱遊曰昔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 次言後分形 韓曰曹子建求自試表誠與骨肉分形同氣憂患共之也借用以言隔別 道途綿萬里日月垂十齡 樊曰羈自貞元十二年丙子至是元和改元丙戌十年也 浚郊避兵亂 孫曰正元十五年二月汴州亂○浚音峻 睢岸連門庭 孫曰是歲公至彭城節度使張建封居之於睢水上時籍亦來徐與公連居 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 韓曰劉伶曰萬物擾擾焉如江河之載浮萍 漬墨竄舊史 韓曰張平子西京賦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漢書白馬賦該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補注左傳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其餘皆即用舊史讀洪氏也 磨丹注前經

義苑手秘寶 孫曰手持也 文堂耳驚霆暇攀躋鶱爲

暑夕眠風櫺 祝曰櫺窗櫺郭璞遊山詩回風流曲櫺○櫺音靈 結友子讓抗

請師我慚丁 孫曰言不敢當師之名樊曰左氏襄十四年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 初味猶啖蔗 祝曰晉史顧愷之啖蔗自尾至本云漸入佳境○啖徒敢切與啖同 遂通斯建瓴 韓曰漢高紀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補注漢紀注云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建瓴水言其易也○建紀偃切 搜奇日有富嗜

善心無寧石梁平侹侹 祝曰不絶水曰梁梁亦以石爲之水前又隄堤爲梁韓曰說文徒人謂橋爲圯凡橋有木梁有石梁侹侹直也○侹音挺又音聽 沙水光泠泠乘枯摘

野豔沉細抽潛醒遊寺去陟巘 韓曰巘山形如甑○巘音語偃切陟一作徙 尋徑返穿汀 汀一作迴 緣雲竹竦竦 孫曰竦竦高貌

失路麻冥冥 孫曰冥冥多貌 淫潦忽蘇野 祝曰潦積水禮記以潢水潦○潦音老 平蕪眇開鎮防坳塹夜塞 塹七豔切 懼衝城晝

扃 孫曰自肝膽一古劍以下至此皆言十五年睢岸連居與徹相從之樂 及去事戎轡 孫曰公先居睢水又之書封以爲節度推官 相逢宴軍伶 孫曰伶樂官也 觥秋縱兀

兀辭貌兀兀 獵宴馳駉駉 祝曰詩駉駉牡馬駉駉良馬腹幹肥張貌○駉音扃 孫曰獵宴也 從賦始分手 樊曰是年冬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又與徹同時行 朝京忽同

艤 祝曰楚詞乘舲船余上沅注舲船有窗牖○舲音零 急時促暗棹戀月留虛亭 孫曰亭謂驛亭事驅傳馬 孫曰十六年春公朝正事畢歸彭城也專若今之驛○傳除戀切

留京師也韓曰車字作畢者誤戌子宦求墅請書 安居守窗螢 孫曰螢謂簧 山醒 韓曰杜詩軍吏回宮燭 梅花灞水別 樊曰公歸徹留(?)蓋以此句 宮燭驪山醒 韓曰杜詩軍吏回宮燭補注筆墨閒錄曰劉禹錫云此對極有風味○驪音力

選逮投足鄉寶尚摧翎 樊曰謂徹下第也徹後元和四年始登第 塵袪

又一摻祝曰詩摻執子之袪兮孫曰摻擊注決袂而別也○摻所減切涙皆還僆

樊祝曰眥目際也列子撫膺眉揭而望之孫曰自畢事驅傳馬至此皆言十六年歸正畢及謁嶽府時事○眥音漬

又在許切陘音形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陘韓曰兩聯山也陘連山中斷絕○

倚巖睨海浪睨視也音詣引袖拂天星日駕此

迴轄胡瞎切金神所司刑孫曰華山西岳其神少昊爲金神西方主刑也泉

紳拖脩白孫曰泉飛如紳帶韓曰語加朝服拖紳之類石劍攢高青音攢

嶝磴蘚澾拳跼祝曰磴巖磴還石磴紅泉孫曰字林泫澾滑也拳跼辞得之貌韓曰貫詞拳梯颷颭伶俜祝曰颭扶搖風也韓

跼渠玉切颭音黠颮音㧖不行○颭伶俜行不正選少伶傳到也○澾甲還切伶音零俜普丁切雲歸注伶俜行不正○又選古詩行云少悔

狂已咋指祝曰咋齧也大聲也又多聲選讀啖喧咋○亦音責狂一作往垂誡仍鐫銘

樊曰公嘗登華山絕頂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遺書爲誡見國史補峨豸忝備列祝曰前漢

狂慟哭爲遺書爲誡見國史補○豸以獬豸爲冠以象獬豸觸不直者今御史冠之也

豸冠見人鬭則觸不直者聞人爭則咋不正者楚王嘗獲此獸因以爲冠

直以其形以製冠十九年公爲御史○豸宅買切伏蒲愧分涇孫曰

其云巍峨也豸高也○宅買切

故載於書以涇屬渭以啓帝帝時上書事故王史丹伏青蒲上諫帝由是不廢太子孫曰分涇

入臥內伏青蒲上泣涕帝由是不廢太子孫曰分涇

明別濁以涇渭爲清濁也微誠慕橫草孫曰終軍云軍無汗馬之勞瑣

力摧撞莛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莛音庭天下之小

疊雪走商嶺飛波航洞庭

下險疑墮井守官類拘囹荒餐茹獠蠱祝曰鄉

後漢大詔獠者孫曰後南夷蠱蟲毒自我氣乘備列

言貞元十九年冬自監察御史言事貶陽山時也○獠魯皓切

幽奓罷湘靈孫曰楚辭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靈湘水之神刺史肅蓍

蔡韓曰二國名臣賓思可蓍蔡遷用與方蓍龜也言刺史爲人所皆文

如書也吏人沸蝗螟孫曰螟亦螟也詩去其螟螣

上字趨蹌閣前鈴韓曰東漢周紆傳又閣鈴下

者也捕注出鎮南夏鈞閣之下侍閣辟車皆以名自官

下侍者不過十數人○鈴音零賴其飽山水得以娛

瞻聽紫樹雕斐亹祝曰斐亹文色○亹音尾碧流滴

瓏玲唐曰古木曲子○瓏音龍玲音零映波鋪遠錦

孫曰古詩夫搖插地列長屏孫曰言如列屏愁狖酸

骨死祝曰狖似猿○怪花醉魂馨潛苞絳實

坼幽乳翠毛零赦行五百里

樊曰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

一宗即位大赦公自陽山徙江陵法曹月變三十蓂孫曰帝王世紀曰堯時

生一莢至十五日則一莢一月日生十五莢月小則一莢厭而不落名曰蓂莢漸階群振鷺

樊曰詩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入學誨螟蛉韓曰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蠶豸祝之曰類我類我祝曰螟蛉桑上青蟲蜾蠃土蜂

螟也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

云○蛉音零華甘謝鳴鹿韓曰詩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音苹蒲甂蹙鉶鉼孫曰詩瓶之罄矣維罍之恥

不叶甂鉼分甂音邊大罍

冏抱瑚璉祝曰冏冏明也又曰瑚璉也○孫曰瑚璉宗廟之器

飛飛聯鶺鴒孫曰詩鶺鴒在原兄弟急難

樊曰鶺鴒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也

鶺鴒在原言兄弟急難故云○鶺音積鴒音零魚鬣欲脫背

鬣魚頸上毛也海賦鼓鬣而肝犯也○鬣音獵孫曰虬精先照硎

刃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也○虯音求洪曰精沈本作精先又一本作先先 豈獨出醜類方當

勳朝廷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

薦士

為孟郊東野作凡四十韻唐曰據舊史稱李翺分司洛中薦郊於留守鄭餘慶又據翺答公書云還示云於賢者汲汲惟公與不材耳又云如兄者頗亦好賢云云則孜孜以汲汲無所愛惜公比詩云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盡之與翺書語實助翺薦郊者也韓曰東野正元十一年進士爲溧陽尉時鄭餘慶尹河南公作是詩薦之爲從事後爲水陸運從事此詩作於郊爲從事後從事前觀公銘郊墓謂鄭公尹河南奏爲從事後以節鎮興元復奏爲參謀皆此二詩之爲故也

周詩三百篇韓曰詩三百 雅麗理訓誥孫曰麗美也雅正也理循比也

曾經聖人手孫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删取三百故云經聖人手 議論安敢到

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韓曰諸蘇武李陵選李陵與蘇武詩往云五言詩自茇始也 東都漸瀰漫孫曰光武都洛故號東都○韓曰瀰漫水大貌瀰漫一作彌漫 派別百川導孫曰派水分流也導直也百川導雅之射如百川之分也韓曰吳都賦百川派別歸海而會 建安能者七孫曰建安漢獻帝年號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七子皆建安時人 卓犖變風操孫曰卓犖高奇貌風謂風雅操謂琴操之類亦詩也○犖呂角切 逶迤抵晉宋逶迤低何之貌 氣象日凋耗凋耗衰也 中間數鮑謝樊曰鮑照明遠謝靈運孫曰鮑謝朓也照字明遠朓字玄暉或曰謝通也二謝謂李觀評郊詩云平處下顧二謝也 比近最清奧孫曰比近比興也奧深也 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搜春摘花卉祝曰卉百草總名 沿襲傷剽盜孫曰沿襲謂因襲也剽強取也○剽匹妙切 國朝

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孫曰陳子昂梓州射洪人唐高宗時有文章盛名高蹈高舉也補注黃㽦問錄曰薦士詩與送東野序盛言子昂李杜能皆不在其列唐詩由子昂始唱之也 勃興得李杜孫曰謂李白杜甫勃然而興 萬類困陵暴孫曰萬物皆爲李杜凌轢云爾 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隩孫曰閫門限奧內也隩西南隅謂之隩 有窮者孟郊樊曰東野窮寫八米野動驚洛公平日以朋友之字而不名獨此云有窮者孟郊蓋薦之於士公以人不得不名也 受材實雄驁驁放也驁音傲 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橫空盤硬語橫一作縱一作構 妥帖力排奡孫曰論語奡盪舟寒浞殺有窮后羿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少康所殺補注臨川云吟詩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此韓愈所得也○奡五到切 敷柔肆紆餘祝曰紆餘委曲貌古詩曰山澤紆餘屈曲之貌也 奮猛卷海潦

榮華肖天秀肖似也 捷急逾響報捷一作健 一行身踐規矩 甘辱恥媚竈孫曰論語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注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孟軻分邪正眸子看瞭眊韓曰孟子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睛明爲瞭○瞭音了目少睛爲眊眊音冒 杳然粹而精精一作清 可以鎮浮躁 酸寒溧陽尉祝曰溧陽宣州縣名正元十二年謂知貢舉年四十有六中進士調溧陽尉○溧音栗 五十幾何耄孫曰禮記八十九十曰耄耄昏忘也 孜孜營甘旨韓曰禮記內則昧爽而朝慈以甘旨以問所欲入而夕慈以甘旨 辛苦久所冒 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傲吾告切亦作傲慢也 聖皇索遺逸 髦士日登造孫曰詩烝我髦士髦士俊士也登造皆用也 廟堂有賢相謂鄭餘慶 愛遇均覆燾洪曰公有與鄭餘慶書云奉示問孟家事郊死於元和九年

忿與示乎韋莊云東野佐徐州幕爲使下廷評以疾誤弄之
餘夢在洪元奏郊爲參謀未至而卒莊說非也○懔乃又切
壽亦獲也況承歸與張韓曰謂郊賽爲歸張謂張建封所知二公迭嗟悼
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韓曰此又言郊爲歸張所知當吹噓送之青冥也強
箭之穿魯縞矣前漢韓安國傳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孫
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曰魯縞○縞音
杲胡爲久無成使以歸期告樊曰貞元十九年建封死久矣公猶且云爾者
蓋言東野素爲建封所知胡爲久無成以歸期告也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
樊曰晉孟嘉在征西將軍桓溫幕中九日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
嫪集注嫪惜物也聲類云嫪嫪戀惜也嫪又云固也○嫪盧到切彼微水中荇尚煩
左右芼祝曰詩參差荇菜左右芼之芼擇也○芼音冒魯侯國至小廟鼎猶
納郜祝曰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郜地名○郜音告幸當擇瑨玉

孫曰瑨石之次玉者寧有棄珪瑁祝曰書乃受同瑁孫曰周禮天子執瑁四寸以朝諸侯瑁天子
之圭也○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祝曰纛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
繫於左騑馬軛上選黄屋左纛補注楚王曰寡人之心搖搖然如懸旌詩意取此○纛音道上言愧無
路日夜惟心禱祝曰文字音義求福曰禱○禱音倒鶴翎不天生變
化在啄菢韓曰鳥伏卵謂之菢○菢薄報切通波非難圖尺地易
可漕祝曰漕水運也選通溝大漕○漕在到切善善不汲汲孫曰春秋傳曰善善及子
孫曰善善謂稱揚人之善也後時徒悔懊祝曰懊恨也晉史門生驚懊者累日○懊於角切救
死具八珍韓曰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又食醫掌八珍之齊孫曰禮記內則八珍謂淳母炮豚炮牂擣珍漬
熬肝膋也不如一簞犒孫曰語一簞食簞竹器補注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傾酒於水上
與士共飲○犒音犒不一作無微詩公勿誚笑一作愷悌神所勞祝曰

詩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慰勞也○勞郎到切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韓曰公初爲陽山令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其從遊如喜如籍如徹皆會于都下詩以是作

我昔在南時孫曰謂貶陽山時也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
止諷詠日喁噞孫曰喁噞魚口動貌韓曰異表鯽喁噞口喁噞以浮○喁音顒噞音儼如
以齊濯衣每漬垢逾染如豔切又如心中疾箴石
非所砭孫曰說文砭以石刺病祝曰素問其治宜砭石○砭悲驗切常思得遊處
尺與切至死無倦厭無一作不地遐物奇怪水鏡涵石
劒孫曰水鏡一名蜮陸璣疏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荒花

窮漫亂幽獸工騰閃祝曰說文閃窺頭門中也○閃舒贍切礙目不
忍窺忽忽坐昏墊祝曰書下民昏墊注昏瞀墊溺○墊都念切逢神多所
祝豈忘靈即驗依依歩歸路歷歷想行店今者
誠自幸所懷無一欠孟生去雖索孫曰孟生郊也索離也樊曰東野
其年十一月從河南尹鄭餘慶奏爲水陸運從事○索先合切侯氏來還歛歛[illegible]念切
眠聽新詩眠一作枕屋角月豔豔韓曰杜詩紅豔屋角花新作
承閒騁新一作雜交驚舌互𪗾樊曰說文𪗾舌貌○𪗾他念切交一作文
縝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以余經摧挫固請發
鈆槧韓曰王充論衡斷木爲槧析之爲板○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之語鉛粉筆槧牘也
○槧七豔切居然妄推讓見謂爇天蹴比踈語徒妍

悚息不敢占呼奴具盤餐飣餖魚菜贍。飣餖附食飣丁定切餖音豆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古風

樊曰自安史亂後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不下三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廷不貢往往而是故託古風以寓意韓曰覽詩當在德宗之世與烽火相爲表裏云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蹙迫也。蹙子六切諸本曰作日非是乃尚可以生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孫曰言賦頗重捨之而去無可之適謂所在皆同也一本作我去奚適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湯湯曷其而歸孫曰湯湯大水貌書湯湯洪水方割一邑之水尚可以避今天下湯湯可復避乎好我衣服甘我飲

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駑驥

唐本云贈歐陽詹○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貞元八年與公同中進士第樊曰公貞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詹時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公爲博士此詩殆斯時所作歟詹集有答韓十八駑驥吟今附篇末

駑駘誠齷齪祝曰齷齪急促貌謂小人自齷齪○駘音臺齷音渥齪音濁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徵良易醻良一作誠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牽驅入市門韓曰史記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行者不爲留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韓曰老杜驄馬行末覽千金滿高價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飢食玉山禾孫曰玉山山名周穆王謁西王母所經行之處渴飲醴泉流問誰能爲御誰能一作借問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孫曰史記穆王得盜驪赤兔騄驥騄耳之駟西巡狩至崑崙山見西王母樂而忘歸王良執其轡韓曰王良古之善御者事見孟子孫良趙簡子時善御者左氏號郵無恤曰造父夾其輈孫曰史記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王封之趙城輈車轅也○輈張流切因言天外事韓曰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王敬事之遂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王車以造父爲御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上以觀黃帝之宮遂賓于西王母孫曰天外事即謂崑崙之事非中國所見者也恍惚使人愁祝曰揚子神心恍惚恍乎無端說詩佳切惚呼骨切恍一作荒一作怳○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

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敢言低徊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余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孫曰同心之人謂詹也爲我商聲謳補注記曰愛者宜歌商○一作高聲謳

答韓十八駑驥吟　歐陽詹

故人舒其憤作爾駑驥篇駑取易售陳驥以難知言委曲感既深咨嗟詞亦殷伊情有遠瀾余志遊其源室有周孔堂道適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遐勢難飛翻顧萬恨來假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芭蕉一葉妖

莪葵一花妍異無材寶資手植堦墀前楩楠十圍瑰松栢百尺堅罔念棟梁功野長丘墟邊傷哉昌黎韓焉得不迸遭上帝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寶將庇羣甿庶比規崇軒班爾圖永安孫曰公孫班王爾古良匠名掄擇其精專君肴廣厦中豈有庭前萱

馬厭穀

樊曰劉向新序燕相得罪將出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大夫有進者曰三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有餘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臺觀帷簾錦繡飄飄而弊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慚公名篇意出此韓曰此詩及其下出門皆未得志之辭其三上光範書時作乎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韓曰厭飽也麁骨爲粃舂粟不潰也杜詩黎民糠粃窄孫曰史記陳平食糠覈晉灼云京師謂麁屑爲紇頭字與粃同。粃胡骨切又音類士被文繡兮孫曰漢賈誼傳民牆屋被文繡云云士無短褐短一作裋洪曰按列子云衣則短褐食則粢糲音義引方言裋襦複襦詩氏注淮南子云楚人謂袍爲裋說文云短衣又敝布襦也又襜褕短者謂之裋褕荀子作豎褐杜云童豎之褐漢書云裋褐不完注云裋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杜子美云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蓬皆作長短之短盡襜褕衹者謂之裋褕則短義亦通柳子書自有作短褐者子未之見耶。裋常恕切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

出門

樊曰公年十九貢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汴幕此詩在京師未得志之所爲故其辭如此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遺一作遺辭或作且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於此中息天命不吾欺命一作誠

嗟哉董生行

孫曰董召南壽州安豐人韓曰公嘗有送董生游河北序且曰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叙其孝且慈如此樊曰蘇翰林嘗作蘇州姚氏三瑞堂詩云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爲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肥去去

淮水出桐栢韓曰禹貢導淮自桐栢孫曰桐栢山名今在唐州界淮水所出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韓曰言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也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句絶洪曰不能千里者以與董生居百里入淮流樊曰按水經淝水出九江北入于淮故云孫曰淝水在廬江洪曰晉史列陳臨淝水。淝音肥下其可以渡於人者不遐也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年字一無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孫曰論語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句絶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孫曰徵亦索也更謂更役也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甘一日見上薦士詩注上堂問起居韓曰

蹉跎延年詠史上黨拜新慶 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嗟哉董
生孝且慈人不識（句絶）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
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
拾蟲蟻（韓曰陪佩詩山雞啄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
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孫曰覆蓋也請作去声。躑直炙切躅厨玉切）嗟
哉董生誰將與儔（儔匹也）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
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
生誰將與儔（一作將誰與儔）

烽火

韓曰周幽王爲烽燧敌至則舉以狗兵諸侯患之公感時而有取云唐曰時吳少誠叛韓全義

兩都甚擾攘公詩以此作

登高望烽火（孫曰烽火如今指揮火鍾其頭若籠至熱火急放之權重本低即見烽火）誰
謂塞塵飛（韓曰遲鈍明表詩凡風首旦發平路塞塵飛）王城富且樂曷不
事光輝勿言日已暮（孫曰日暮老將至也）主相見
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韓曰杜詩夜闌更秉燭孫曰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欲其及時自娛樂）我歌寧自感乃獨淚霑衣

汴州亂二首

樊曰汴州自大曆後多兵亂元佐死子士寧代之與度其將李萬榮逐之代爲節度使萬榮死董晉實代之晉卒軍司馬陸長源留後事八日而軍亂殺長源等監軍俱文珍召宋州刺史劉逸準代後詔朝廷從之賜名全諒故公此二詩卒章各有所歸韓曰公是時已從晉喪

出汴四日賈貞元十五年二詩之作蓋譏德宗姑息之政云

汴州城門朝不開天狗墮地聲如雷（樊曰天官書天狗狀如大奔星有聲其下止地類狗所墮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韓曰山海經圖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狗其光飛天流而爲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將曰漢天文志天狗狀如大流星有聲見則破軍殺將）
健兒爭誘殺留後（留後陸長源也誘一作譖）連屋累棟燒成灰
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興哀
母從子走者爲誰（韓曰謠執與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孫曰罷長源之妻子唐曰長源以御史大夫爲留後見隼以權來子序云）昨日乘車騎大馬坐
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肯一作敢）嗚呼奈
汝母子何

利劍

韓曰出汴州亂後不平之氣略見于此

利劍光耿耿佩之使我無邪心故人念我寡徒
侶（儔侶一作無儔侶）持用贈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劍如雪不
能刺讒夫（韓曰此朱雲願借上方斬馬劍用斷佞臣一人頭之意也）使我心腐劍
鋒折決雲中斷開青天（韓曰莊子說劍上決浮雲下絶地紀）噫劍與
我俱變化歸黃泉（補注晉書雷煥得豐城寶劍一與張華一自佩華誅劍失所在煥死其子持過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化爲兩龍而去）

齪齪

集注貞元十五年鄭滑大水公十六年自京師歸彭城作詩云去歲東郡水生民爲流冥而此

詩亦云河堤决東郡老弱隨驚湍詩意相類大抵言當世之士齪齪無能爲國憂者

齷齪當世士所憂在飢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 歎音嘆 大賢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汍瀾 韓曰是歐陽詹石詩揮筆涕汍瀾 妖姬坐左右柔指發哀彈 韓曰宋玉笛賦絞張女之哀彈○彈音壇 酒肴雖日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 欺一作蔽 泥潦不少乾 韓曰宋玉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 河隄决東郡 東郡滑州見疑注 老弱隨驚湍 祝曰湍急瀨孟子性猶湍水○湍他端切 天意固有屬 一作以一作謂 誰能詰其端 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閶闔 祝曰閶闔天門楚辭排閶闔而望予○閶音昌闔音盍 披腹呈琅玕 琅玕美玉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二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三

古詩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孫曰老成公兄介之子貞元十三年來省公於汴州明年歸取其孥十五年董晉薨公去汴州不果來公佐徐州未幾而罷又不果來十七年公有此詩韓曰觀公祭老成文則知公眷眷之情與此詩一也詩云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則祭文吾念汝從于東之意詩云我祖京師不遠而還則祭文所謂皆相別終當久相與處之意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 子侯切 三年不見兮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河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我有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兮使我心苦採蕨于山 韓曰詩草蟲陟彼南山言采其蕨 緡魚于泉 韓曰緡魚釣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樊曰採蕨必於山緡魚必於淵求祿必於京師興也○緡武巾切泉當作淵避高祖諱作泉 我祖京師不遠而還 而一作其

山石

樊曰此詩編次於河之水後當是去徐歸洛時作故其後有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爲人鞿之句蘇内翰書與客遊南溪醉後相與解衣濯足因詠公此篇慨然知其所以樂而忘其在數百年之外因次其韻見坡集

山石犖确行徑微 孫曰犖确山不平貌上呂角切下音覺 黃昏到寺蝙蝠飛 祝曰說文蝙蝠服翼崔豹古今注一名仙鼠○蝙音邊蝠音福 升堂坐階新

雨定（足一作）芭蕉葉大梔子肥（梔舊作支子支郎梔字）僧言古壁
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鋪牀拂席置羹飯疏
糲亦足飽我飢（糲麄糲祝曰脫粟也列子食則粲糲○糲音賴又蘭末切）夜深靜
卧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天明獨去無道路
出入高下窮煙霏山紅澗碧紛爛漫（補注東坡詩云犖确何人似退之意行無路欲從誰宿雲解駁晨光漏獨見山紅澗碧時皆采公此篇中語也○爛或作㸌）時見松
櫪皆十圍（櫪櫪也音歷孫曰字當作櫟）當流赤足蹋澗石水聲
激激風生衣（生一作吹）人生如此自可樂（一作可自樂）豈必
局束爲人鞿（韓曰前漢灌夫傳廷論局趣效轅下駒鞿馬絡祝曰楚辭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王韁在口曰鞿前漢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馬曰言爲人所鞿縶也○鞿音幾）嗟哉吾黨二三子
安得至老不更歸

天星送楊凝郎中賀正（樊曰凝字懋功虢州弘農人貞元十二年以檢校戶部郎中充宣武軍節度判官公時與凝同佐董晉幕此詩送其自汴朝正于京）

天星牢落雞喔咿（牢落疏貌喔咿雞聲祝曰後漢王延壽王孫賦聲嗢嘔而喔咿補注楚詞吾將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喔咿嚅唲強笑貌也○喔音屋咿音伊）僕夫起餐車載脂
（孫曰詩載脂載舝還車言邁謂將行也）正當窮冬寒未已（蔡曰按時貞元十四年之十二月也）借問君子行安之會朝元正無不至（孫曰唐制諸州有朝正使）受命上宰須及期（孫曰上宰董晉也）侍從近臣有
虛位公今此去何時歸（孫曰恐凝遂留京師一本作歸何時）

汴泗交流贈張僕射（孫曰貞元十五年公在徐州張建封幕汴水徐之西泗水徐之南故以名篇樊曰公集有諫張僕射擊毬書此詩言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蓋亦以諷之也）

汴泗交流郡城角斷場千步平如削（韓曰斷猶言𠜾治也周禮仲秋教大閱虞人萊所田之野注萊除其田之草萊令車得驅馳○斷音竹一作築）短垣三面繚
逶迤擊鼓騰騰樹赤旗新秋朝涼未見日（蔡曰按時貞元十五年云七月也）公早結束來何爲分曹決勝約前定（曹偶也）
百馬攢蹄近相映（攢音贊）毬驚杖奮合且離紅
牛纓紱黃金羈（孫曰以紅牛毛爲纓紱黃金爲羈所以飾馬韓曰梁吳筠曰白馬黃金羈杜詩白馬嚼嚙黃金勒選白馬篇白馬飾金羈○牛一作旄）側身轉臂著馬腹霹靂

應手神珠馳超遥散漫兩閑暇揮霍紛紜爭變
化（補注揮霍迅也枚乘曰蜿蟬揮霍）發難得巧意氣麤（韓曰史記晏嬰傳意氣揚揚甚自得也蔡曰前漢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漢王將立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讙聲四合壯士呼（讙喧也音歡）此誠
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當今忠臣不可
得公馬莫走須殺賊

和　張建封

僕本修持文筆者今來帥鎮紅旗下不能無
事習蛇矛閑就平場學便馬軍中役養驍智
才競馳駿逸隨我來護軍對引相向去風呼

月旋期先開偭身仰擊復旁擊難於古人左
右射齊觀百步透短門誰羨養由遥破的儒
生疑我新發狂武夫愛我生輝光杖移騣底
拂尾後星從月下流中場人人不約心自一
馬馬不鞭蹄自疾凡情莫便捷中能拙自翻
驚巧時失韓生訝我爲斯藝勸我徐驅作安
計不知戎事竟何成且愧吾人一言惠

忽忽

樊曰公貞元八年第進士十二年始佐董晉汴州十五年晉薨汴亂公依張建封于徐故曰忽忽 忽忽乎余未知爲生之樂也此豈非所謂天之降大任於是人必先窮餓困苦之如是歟補注前漢王褒傳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名篇意或出此

忽忽乎余未知爲生之樂也願脫去而無因安
得長翮大翼如雲生我身北齊邢子才遊仙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郭璞遊仙詩仰思舉雲翼延首矯玉掌乘風振奮出六合絕浮塵死生
哀樂兩相棄是非得失付閑人

鳴鴈

樊曰此詩興也公在徐州與孟東野書有曰去年脫汴州之亂逐來於此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主人謂張建封公在徐鬱鬱不得志故見于書與詩者如此其義一也

嗷嗷鳴鴈鳴且飛鳴鴈一作鴻鴈韓曰詩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窮秋南
去春北歸祝曰管子桓公曰鴻雁春北而秋南不失其時去寒就暖識所
依一作處天長地濶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韓曰鴻鴈事前輩多使稻粱事蓋出戰國策庾絕交論云分鴈鶩之稻粱又杜甫鴈詩自古稻粱多不足羽毛摧
落身不肥韓曰李白鳴鴈行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蓋公自狀其窮苦者如此徘
徊反顧羣侶違哀鳴欲下洲渚非韓曰公時與孟東野書言其來徐之狀此又見其懷故舊之意耳江南水濶朝雲多朝一作潮韓曰杜詩洲雲是雪滿西山
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違憂
懷息性匪他息一作患凌風一舉君謂何韓曰公與東野書又云今秋聊復辭去云云此又見其有思鄉之意

龍移

韓曰此詩謂南山蛟也秋初在平地一日風雷移居山上其山下蛟遂化爲土長安人至今謂之乾湫公題炭谷詩云厥處乎地土巢居禪天山其此之意歟

天昏地黑蛟龍移雷驚電激雄雌隨雌一作雄清泉
百丈化爲土魚鱉枯死吁可悲

雉帶箭

樊曰公陽山縣齋詩有曰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炙此詩公佐張僕射于徐從獵而作也讀之其狀如在目前蓋寫物之妙者

原頭火燒靜兀兀韓曰唐太宗出獵詩平原燒火紅言顧瞻之傳火燒平原無遺燎野
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
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驚弓滿勁箭加衝人

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傾斜祝曰鏃箭鏃也列子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韓曰爾雅雉五色皆備日翬

條山蒼

韓曰條山山名在河中府河中公故居在焉

條山蒼河水黃浪波沄沄去韓曰沄沄轉流也○沄音云又音渾波一作滄

松栢在高崗祝曰選阮嗣宗詠懷松栢翳岡岑

贈鄭兵曹

韓曰鄭或以爲鄭通誠張建封節度武寧時通誠爲副使公爲其軍從事鐏酒相從在其時歟樊曰白樂天哀二良云祠部員外郎鄭通誠此云兵曹所未詳也

鐏酒相逢十載前君爲壯夫我少年鐏酒相逢十載後我爲壯夫君白首樊曰公貞元十五年去汴即徐爲軍從事時年三十有二故云我材與世不相當戢鱗委翅無復望韓曰趙與嵇茂齊書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六翮摧屈戢斂也阻立切望平聲當今賢俊皆周行君何爲乎亦遑遑亦一作偏盃行到君莫停手破除萬事無過酒

桃源圖

孫曰陶淵明集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緣溪行忘路遠近忽逢桃林夾岸數百步漁人甚異之前得一山山有小口便捨船從口入其中土地平曠往來種作悉如外人見漁人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自云避秦來此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也洪曰淵明敘桃源事初無神仙之說梁任安貧爲武陵記亦祖述其語耳淵明云先世避秦時亂而安貧記云最以避秦之亂邑人相率攜妻孥隱此厥後絕不外通何人世之多遷貿也後人不深考因謂秦人至晉猶不死遂以爲地仙洪駒父云荊公桃源行東坡和桃源詩皆得之王摩詰退之劉夢得諸人以爲神仙皆非是淵明載漁人所遇時猶晉太元中任安貧云太康中退之詩云自說經今六百年按始皇三十四年築長城燔詩書明年坑儒生三十七年胡亥立三年而滅於漢二漢四百二十五年而爲魏魏四十五年而爲晉晉武帝即位十五年至是凡四百九十二年明年改元太康自太康元年至孝武帝時寧康三年凡九十六年通五百八十七年明年改元太元至太元十三年乃及六百年夢得詩亦云金行太元歲安貧之記誤也韓曰南宮先生欣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此云與一郎官慶和不復詳其名氏矣

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流水盤迴

山百轉生綃數幅垂中堂綃生繒也武陵太守好事者孫曰武陵郡朗州國朝改爲鼎州題封遠寄南宮下孫曰南宮禮部南宮先生忻得之波濤入筆驅文辭文工畫妙各臻極異境恍惚移於斯恍許往切惚呼骨切架巖鑿谷開宮室接屋連墻千萬日嬴顛劉蹶了不聞孫曰嬴顛劉蹶謂秦漢之亡地坼天分非所恤孫曰地坼天分謂晉[illegible]之亂種桃處處惟開花川原近遠蒸紅霞蒸一作烝初來猶自念鄉邑歲久此地還成家漁舟之子來何所物色相猜更問語大蛇中斷喪前王韓曰漢書高祖爲亭長夜徑澤中前有大蛇乃拔劒斬之蛇分爲兩道開蓋白帝子化爲蛇當道而高祖以赤帝子斬之也羣馬南渡開新

主琅曰晉太安之際童謠曰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五馬謂琅邪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琅邪竟登大位是化爲龍也蔡曰按晉元帝姓司馬氏太興元年即位都於金陵聽終辭絕共悽然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不知幾許猶流傳爭持酒食來相饋禮數不同罇俎異月明伴宿玉堂空骨冷魂清無夢寐夜半金雞啁哳鳴祝曰啁哳聲也楚辭鵾雞啁哳而悲鳴○啁音嘲哳陟頡切火輪飛出客心驚孫曰大輪日也人間有累不可住依然離別難爲情舡開棹進一迴顧萬里蒼蒼煙水暮世俗寧知僞與真至今傳者武陵人

東方未明

韓曰此詩與煌煌東方星與寄頗同蓋指順宗即位不能親政而憲宗在東宮之時也時貫耽鄭珣瑜二相皆天下重望王叔文用事相繼引去此詩所以喻東方未明大星沒也執誼叔文初相及引此詩所以喻獨有太白配殘月也順宗已厭機政執誼叔文尚以私意更相猜忌此詩所以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也及憲宗立而叔文執誼竄猶東方明而殘月太白滅此詩所以喻殘月暉暉太白睒睒雞三號更五點也意微而顯誠得詩人之旨樊曰公憶昨行所謂伾文未翦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近者三姦悉破碎羽窟無底幽黃能義與此詩同推此詩曰東方未明所以微其辭如此蓋風人之託物也未明舊本作半明

東方未明大星沒獨有太白配殘月孫曰太白長庚韓曰太白西方星故云配月又太白主大臣其號爲上公故公有取焉嗟爾殘月勿相疑同光共影須臾期殘月暉暉太白睒睒祝曰字當從目暫視貌太元經明復睒天中猶熠也○睒音閃雞三號韓曰史記雞三號卒明補注杜詩初鳴度必三號音毫更五點

贈唐衢

集注衢從退之游舊史附公傳末新史創之舊史云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爲歌詩意多感激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辭悲切聞者莫不第下故世稱唐衢善哭白樂天亦嘗贈以詩略云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者是也

虎有爪兮牛有角蔡曰角角音鹿虎可搏兮牛可觸奈何君獨抱奇材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匭函朝出開明光孫曰武后垂拱二年命鑄銅爲匭置之朝堂以受天下表疏銘其東曰延恩匭賦頌求仕進者投之南曰招諫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災變及軍機秘計者投之光明殿名也○匭音軌函胡男切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蔡曰虞唐國號也堯居於唐舜封於虞故堯舜號唐虞氏

貞女峽

孫曰在連州桂陽縣貞元十九年冬公自監察御史謫連州陽山令有此詩樊曰荊州記秦時有女子化入石在東岸穴中

江盤峽束春湍豪湍他端切雷風戰鬭魚龍逃懸流轟轟射水府轟呼宏切一瀉百里飜雲濤漂船擺石萬瓦裂祝曰擺開也又擺撥吳志注擺撥棄人之議○擺補買切咫尺性命輕於毛一作鴻毛

贈侯喜

韓曰洛水在河南縣北易乾鑿度曰王者有盛德之應則洛水先溫故號溫洛公正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同漁于洛洛北惠林寺有石刻在焉詩必是時作落句云云反復其意與寄遠矣唐曰公祭侯喜文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指此

吾黨侯生字叔起丘紀切古又起字呼我持竿釣溫水平明鞭馬出都門盡日行行荊棘裏溫水微茫絕又流深如車轍闊容輈張流切蝦蟇跳過雀兒浴此縱有魚何足求我為侯生不能已盤針擘粒投泥滓祝曰擘分擘也禮記塗皆乾擘之韓曰列子詹何以芒鍼為鉤剖粒為餌皆言其小也○滓阻史切晡時堅坐到黃昏晡晚也祝曰日加申時淮南子至于悲谷是謂晡時手倦目

勞方一起暫動還休未可期蝦行蛭渡似皆疑祝曰蛭水蟲博物志水蛭三段而成三物前漢夫豈從蝦與蛭螾蛭音質蝦一作蝦舉竿引線忽有得一寸纔分鱗與鬐韓曰儀禮魚進鬐注鬐脊也音祈是日侯生與韓子良久歎息相看悲我今行事盡如此此事正好為吾規半世遑遑就舉選一名始得紅顏衰韓曰續仙傳藍采和者常於市中歌曰紅顏一春樹流年一擲梭人間事勢豈不見徒自辛苦終何為便當提攜妻與子南入箕潁無還時蔡曰箕山名潁水名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高士傳許由者正國之士也巢居穴處無杯杓每以捧水而飲之有遺其瓢者由操飲畢輒掛於林抄風至瓢有聲由以為煩取而弃之堯聘為九州長由不欲遂洗耳於河吾聞其聲終隱于箕山叔起君今氣方銳我言至切

君勿嗤君欲釣魚須遠去大魚豈肯居沮洳孫曰詩有汾沮洳沮洳漸濕也樊曰蘇東坡記儋耳上元放杖而笑過問何笑曰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所得更欲遠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魚也蓋公作此詩時年三十四去徐居洛方有求官來東洛之語而東坡則晚歲儋耳發於憂患之餘覽者舉以為異沮洳音庶茹肯一作有

古意

韓曰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觀公詩意與前詩皆有興寓其曰古意旨深遠矣樊曰公與齋有詩曰未官來東洛紀雪過西華答張徹曰各邑有得休告華山窮絕頂李肇國史補言愈好奇登華山絕峯度不可反發狂慟哭縣令百計取之乃下山而尤頗作登華旨略曰仲尼悲不在麟也豈瞿泣然泣不在麟也且阮籍慟哭車於途窮也豈勸哉始處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而文公情趨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至頗危踏跡然

後數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儆流于幾晦哉按公諸詩及國史補所云公實如此補無它旨也

太華峯頭玉井蓮唐曰山海經曰華山一名太華開花十丈藕如船冷比雪霜甘比蜜一片入口沉痾痊韓曰痾病也晉史樂廣傳沉痾頓愈又潘岳閑居賦當膳藏加善病有痊於何切痊音詮我欲求之不憚遠青壁無路難夤緣韓曰選琴賦丹崖嶮巇青壁萬尋一本作五月壁路難攀緣安得長梯上摘實下種七澤根株連孫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楚有七澤其小者名雲夢方九百里韓曰列子言五山曰根林不相連著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樊曰張公曹署也公與張以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南方俱徙椽江陵至是俟命

於郴而作是詩公在江陵祭郴州李使君云赦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此其證也詩怨而不亂有小雅之風

纖雲四卷天無河孫曰河謂天河清風吹空月舒波孫曰舒展也波月光韓曰晉傅休奕雜詩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沙平水息聲

影絕一盃相屬君當歌樊曰漢灌夫傳夫迎田蚡過竇嬰及飲酒酣夫起舞屬蚡顏師古曰屬付也猶今之舞訖相勸也○屬之欲切君歌聲酸辭且苦不能聽

終淚如雨韓曰選古詩泣涕零如雨洞庭連天九疑高韓曰洞庭今在岳州九疑今在道州蛟龍出沒猩鼯號孫曰猩猩似猴能言聲如小兒鼯鼠名一曰飛生音吾

十生九死到官所孫曰官所所莅武幽居默默如藏逃韓曰莊子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鼪鼬之逕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下牀畏蛇食畏藥海

氣濕蟄熏腥臊濕一作溫熏一作重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卽位赦書一日行萬里孫曰是年二月甲子赦天下罪從大辟皆除死一作徙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孫曰使家謂湖南觀察使坎軻秖得移荊蠻孫曰荊蠻江陵軻口个切又音可判司官

卑不堪說孫曰判司功曹未免棰楚塵埃間韓曰老杜送高書記詩脫身簿尉中始與棰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唐曰卽江陵途中寄三翰林云何況親犴獄敲搒發姦偷者也○棰之累切蔡曰按唐制參軍簿尉有過卽受笞杖之刑猶今之胥吏也故杜牧詩有云參軍與簿尉塵土驚劻勷一語不中治獄笞身滿瘡是也同時輩流多上道天路幽險難追攀

君歌且休聽我歌我今與君豈殊科一本云我歌今與君殊科

一年月明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何

謁衡嶽廟遂宿嶽寺題門樓孫曰衡嶽霍山爲南嶽一名衡山樊曰唐衡山隸潭州神龍五年來屬衡州有南嶽衡山祠廟內翰登州觀海市詩云潮陽太守南遷歸喜見石廩堆祝融過太行詩序云予南遷其必近乎此退之登衡山之祥也又潮州廟記云公之精神能開衡山之雲皆取此事觀蘇公海市詩則公此篇疑自郴州量作然永貞元年公自陽山徙掾江陵書有委舟湘流往觀南嶽之語詩當是此時作時年三十八故其辭豪以放郴州量徙則節爾嚴重無復此作矣補注公嶺後兩謫南方初自陽山北還過衡在永貞元年八月至潭適當過秋陪杜侍御遊湘西寺詩云是時秋向殘是也今云我來正逢秋雨節故知此詩自陽山還時作後自潮州移刺袁州則元和十五年十

月蓋未嘗過衡據袁州謝上表云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准例量移云云卽自潮經當來袁又未嘗過秋雨節時也蘇公海市詩中所云摘言之耳

五嶽祭秩皆三公孫曰禮記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秩次也因其次第而祭之兩嘗作比一四方環鎮嵩當中韓曰白虎通曰嵩高山居四方之中故曰嵩高誌曰周禮其山鎮曰會稽注鎮名山地德者也火維地荒足妖怪維方也天假神柄專其雄孫曰神山之神衡噴雲泄霧藏半腹雖有絕頂誰能窮補注老杜望嶽詩云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孫曰詩神之聽之正直是與非字一作卽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孫曰撐雲霄間祝曰選韓樓梧之相撐○撐抽庚切紫

蓋連延接天柱石廩騰擲堆祝融 孫曰衡山有五峯紫蓋天柱石廩祝融芙蓉廩一名石囷 石森然魄動下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 孫曰靈宮嶽廟韓曰虞元明嵩山記嵩山最是栢神之靈數長松綠栢生於嶺間 粉牆丹柱動光彩鬼物圖畫塡青紅升階傴僂薦脯酒 傴於武切僂音縷 欲以菲薄明其衷 孫曰菲薄所祭之具衷誠也 廟內老人識神意 內作令 睢盱偵伺能鞠躬 孫曰睢盱視顧貌偵伺候也視曰選偵謀不敢東窺○睢許作切盱香于切偵丑鄭切 手持盃珓導我擲 辭曰盃珓巫以占卜吉凶之器也○珓音教一本作盃教 云此最吉餘難同窟鼠逐蠻荒幸不死 孫曰蠻荒陽山 衣食纔足甘長終 樊曰韋損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見扁鵲 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爲功夜投佛寺上高閣 孫曰即嶽寺也 星月掩映雲曈曨 補注曈曨本日出貌然前輩月詩多用之如梁劉孝綽月詩曈曨入牀簟之類○曈音童曨音籠 猿鳴鐘動不知曙杲杲寒日生於東 孫曰詩杲杲出日杲杲初日貌也

岣嶁山

孫曰山海經云衡山一名岣嶁山與前詩同時作補注東坡中隱堂詩云岣嶁何須到韓公浪自悲讀此詩也岣音矩嶁音縷

岣嶁山尖神禹碑 韓曰盛洪之荊州記曰南岳周回數百里昔禹登而祭之因夢玄夷使者遂獲金簡玉字之書徐靈期南岳記曰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南岳文云高四千一十丈南岳即衡山也 字青石赤形摹奇科斗拳身薤葉披 孫曰書序云魯共王得孔子所藏古文皆科斗文字科斗古篆也以其頭麤尾細類水蟲之科斗焉王愔文志曰倒薤書者小篆法也垂篆濃真若薤葉也○薤音械 鸞飄鳳泊拏虎螭 韓曰鸞鳳虎螭皆以象其碑之拏刻如此○拏汝加切又女書切螭抽知切 事嚴迹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洏 祝曰漣洏涕流貌選涕淚漣洏○漣音連洏音而 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孫奴刀切悲一作啼

永貞行

韓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疾風且瘖不能視朝王伾王叔文用事四月冊皇太子八月立爲皇帝是爲憲宗順宗爲太上皇改元永貞此詩所以具載太皇謂順宗小人謂叔文元臣故老謂杜佑高郢鄭珣瑜等謂皇憲宗即官荒郡意指劉禹錫坐叔文黨貶連州也公方量移江陵而夢得出爲連州道過荊蠻故作是詩觀終篇之意可見其爲夢得作也樊曰此詩或云自四門肅移賢伝登下爲別篇非是

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 孫曰天子居喪曰諒陰信陰默謂信默不言意指諒順宗即位之時也 小人乘時偷國柄北軍百萬虎與貔 祝曰書如虎如貔虎屬也貔音毗 天子自將非它師 一作時 一朝奪印付私黨 孫曰是歲五月王叔文等以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節度使以度支郎中韓泰爲其行軍司馬叔文欲奪取宦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情不測其所爲益疑懼私書郎泰也 懍懍朝士何能爲狐鳴梟噪爭署置 祝曰文曰梟不孝鳥也詩爲梟爲鴟注惡聲之鳥楚辭鴟梟羣而制之韓曰狐梟楚詞皆以喻小人嘵嘵依公意亦然○梟堅堯切 睒閃跳踉相嫵媚 祝曰說文跳蹶也一曰躍也玉篇踉欲行貌孫曰睒閃跳踉得意喜躍之貌說相嫵媚說也○跳音迢踉音梁嫵音武媚音眉 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 樊曰順宗爲太子時王伾王叔文有寵至是天下事皆決於叔文而伾爲內應韋執

誼行之於外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公然日日受賂賄韓曰叔文傳雄落劇帥陰相賂
遺以自結火齊磊落堆金盤韓曰火齊珠名選班固西都賦曰翠火齊流耀含英注珠
也樊曰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者詳見南史中天竺國說曰文選磊落浸
行手其側注衆多貌○磊魯猥切元臣故老不敢語樊曰王叔文用事一日諸相會食叔
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執誼起迎諸相停筯以待有頃報叔文索飯已與韋相同餐閣中矣杜佑高郢懼不敢言鄭
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索馬徑歸卧不起晝臥涕泣何汍瀾汍瀾涕下流貌
董賢三公誰復惜蔡曰前漢董賢傳哀帝元壽元年常董賢封賢爲高安侯欲極其位遂以
賢爲大司馬衛將軍是時賢年二十二爲三公○三公或作一公侯景九錫行可歎蔡曰
南史侯景傳梁武帝崩景立簡文後廢簡文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太尉郭元建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大寶二年景
篡謚自加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九

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也○數音朔國家功高德且厚天位未
許庸夫干嗣皇卓犖信英主謂憲宗文如太宗武
高祖膺圖受禪登明堂孫曰圖瑞應也共流幽州鯀死
羽鯀與韓同禹父名祝曰楚辭鯀婞直以亡身孫曰書竄共工於幽州殛鯀于羽山以諭伾叔文也樊曰憲宗立貶叔
文俞州司戶明年殺之餘黨以次斥逐四門肅穆賢俊登孫曰書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四
門者四方之門蔡曰謂是時用杜黃裳鄭餘慶爲宰相也數君匪親豈其朋孫曰謂柳
宗元劉禹錫之屬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野嗟可矜孫曰
九月貶韓泰撫州司封郎中韓曄池州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邵州屯田員外郎劉禹錫連州刺史皆自郎官遠謫樊曰禹
錫至荊南改武陵司馬此詩未改武陵前作也湖波連天日相騰孫曰騰水波涌起蠻
俗生梗瘴癘蒸蔡曰瘴音障熱瘧也癘音例疾疫也選魏都賦封疆瘴癘江氣嶺

祲昏若凝祝曰祲妖氣周禮一曰祲注陰陽氣相侵左氏赤黑之祲非祭祥也音侵一蛇兩
頭見未曾補注孫叔敖爲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泣謂母曰聞兩頭蛇見者必死怪鳥
爭鳴令人憎爭鳴一作鳴吠蠱蟲羣飛夜撲燈祝曰撲拂著也
書其猶可撲滅也音古撲普木切蠱毒雄虺毒螫墮股肱集注楚詞蝮蛇蔡蔡又雄虺九
首詩自求辛螫史記草無毒螫蟲行毒也此言南方風物之惡○螫音釋字亦作蠚食中置毒肝
心崩崩壞也左右使令詐難憑慎勿浪信常兢兢
吾常同僚情可勝韓曰公書與夢得同爲御史補注蔡寬夫詩話云子厚禹錫於退之最厚
善然退之貶陽山不能無疑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仇敵云云及其爲
永貞行懷疾至云數君匪親豈其朋又曰吾常同僚情何勝則亦見其坦夷尚義待朋友始終也常一作嘗具
書目見非妄徵韓曰公以言事先出爲連州陽山令至是夢得爲連州刺史故書所目見告之

嗟爾既往宜爲懲懲戒也

洞庭湖阻風贈張十一署

孫曰署河間人與公及李方叔同貶南方樊曰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十月過洞庭湖作
或云赴陽山時作公江陵途中詩敘初赴陽山云春風洞庭浪而此詩則首云十月陰氣盛可
如其非矣祭郴州李使君文其略云俟新命於衡陽祭張十一云避風太湖詳此可見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岸與子維
雙舟霧雨晦爭泄韓曰漢鄒陽傳浮雲出流霧雨咸集楚詞霧雨淫淫波濤怒
相投雞犬斷四聽糧絕誰與謀韓曰孔子在陳絕糧相去
不容步險如礙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
男女喧左右飢啼但啾啾啾啾小兒聲祝曰楚詞猿啾啾兮狖夜鳴啾即由切

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愁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是吾何求

李花贈張十一署

補注元和元年二月公時爲江陵法曹參軍作○一作李有花云云

江陵城西二月尾見題注花不見桃惟見李風揉雨練雪羞比○揉以手挺也揉而由切波濤翻空杳無涘涘水厓音俟君知此處花何似白花倒燭天夜明羣雞驚鳴官吏起金烏海底初飛來韓曰金烏日也唐玄宗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檻漾晨曦蔡曰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湯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朱輝散射青霞開韓曰選恨賦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秋夜之不暘迷亂入眼看不得一作迷覓亂眼看不得照耀萬樹繁如堆念昔少年著遊燕對花豈曾辭酒盃一作豈省曾辭盃自從流落憂感集欲去未到先思迴秖今四十已如此孫曰公時年三十九後日更老誰論哉力攜一罇獨就醉獨一作共不忍虛擲委黃埃韓曰選蕪城賦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委一作隨

杏花

與前篇同時作

居鄰北郭古寺空孫曰江陵所居之鄰杏花兩株能白紅曲江滿園不可到孫曰曲江在長安園即芙蓉園也韓曰曲江在長安城南公故有懷思之意焉蔡曰西京雜記朱雀街東龍華寺南有流水詰屈謂之曲江唐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隑州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花卉周環煙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上巳江側菰蒲蔥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杜甫哀江頭詩春日潛行曲江曲細柳新蒲爲誰綠者是也看此寧避雨與風二年流竄出嶺外樊曰公貞元十九年冬出爲陽山凡二年至是始爲掾江陵所見草木多異同冬寒不嚴地常洩孫曰嶺南無大寒故地氣多洩陽氣發亂無全功浮花浪蘂鎮長有纔開還落瘴霧中山榴躑躅少意思韓曰本草注躑躅樹生高三四尺花似山石榴或云一名山石榴○躑直炙切躅厨玉切照耀黃紫徒爲叢鷓鴣鉤輈猿叫歌孫曰鉤輈鷓鴣聲祝曰嶺南春鷓鴣自呼云鉤輈李群玉詩又聽鉤輈格磔聲輈張流切杳藹深谷攢青楓補注楓木厚葉弱枝善搖○攢音攢楓音風豈如此樹一來歡若在京國情何窮今旦何爲忽惆悵一作惆悵萬片飄泊隨西東明年花發應更好道人莫忘鄰家翁樊曰八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明年花發時公爲博士于京矣孫曰道人謂寺僧蔡曰翁愈自稱也

感春四首

韓曰元和元年春掾江陵時作唐曰詩有云千江隔兮萬山阻又云我恨不如江頭人又云兩鬢雪白趁埃塵此在江陵爲掾書審矣

我所思兮在何所情多地遐兮徧處處上昌據切下如字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孫曰張衡四愁詩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甫艱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公云東西南北皆欲往千江隔兮萬山阻取此春風吹園雜花開朝日照屋百鳥語韓曰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三

盃取醉不復論一生長恨奈何許（奈一作春）皇天平分成四時（樊曰宋玉九辯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凜秋）春風漫誕最可悲（孫曰漫誕猶爛漫之貌）雜花粧林草蓋地白日座上傾天維（孫曰傾謂傾側風動而然 韓曰西京賦振天維衍地絡）蜂喧鳥咽留不得（樊曰咽咽也 謂留此花）紅蕚萬片從風吹豈如秋霜雖凜冽（一音列凜一作慘）摧落老物誰惜之（樊曰晉宣帝寢疾張皇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爲此徑須沽酒飲自外天地棄不疑近憐李杜無檢束爛漫長醉多文詞（爛一作瀾）屈原離騷二十五（樊曰前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蓋離騷經一九歌十一天問一九章九遠遊卜居漁父各一凡二十五篇也○屈九勿切）不肯餔啜糟與醨（樊曰漁父篇屈原曰衆人皆醉惟我獨醒漁父曰何不餔糟而歠醨餔食也醨薄酒補注孔融難魏武禁酒書云屈原以餔糟歠醨身困於楚○餔奔謨切醨呂支切）惜哉此子巧言語不到聖處甯非癡（韓曰先儒云公以原詞介於莊周司馬遷之間其感春詩云蓋與屈原之懲於風諫而傷其違聖之達節也）幸逢堯舜明四目條理品彙皆得宜（孫曰言今遇堯舜之主萬類皆得其宜也）平明出門暮歸舍酩酊馬上知爲誰（韓曰晉山簡每出嬉遊時兒童歌曰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酩音茗酊音鼎一本作知誰爲）朝騎一馬出暝就一牀臥詩書漸欲拋節行久矣破（破廢也一本作已久破破又一作墮）冠欹感髮禿語誤悲齒墮辜負平生心已矣知何奈（祝曰元稹立部伎詩古人邪正渭誰奈○奈乃箇切 一作如何奈）

我恨不如江頭人（我恨一作奈我）長網橫江遮紫鱗獨宿荒陂射鳧鴈賣納租賦官不嗔歸來歡笑對妻子衣食自給甯羞貧今者無端讀書史智慧祇是勞精神畫蛇著足無處用（孫曰史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謂昭陽曰昔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畫地爲蛇蛇先成者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爲足而後成人奪其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著陟略切）兩鬢雪白趨埃塵乾愁漫解坐自累與衆異趣誰相親數盃澆腸雖暫醉（韓曰世說王忱曰阮籍胸中磊塊故須酒澆之○澆音驍沃也）皎皎萬慮醒還新（祝曰說文醒醉解也楚詞惟我獨醒○醒音星）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樊曰蘇內翰云國史補酒有郢之富水烏程之若下滎陽之土窟富平之石凍春劍南之燒春杜子美詩有麴米春裴鉶作傳奇亦有松醪春唐人名酒多以春拋青春亦必酒名也洪曰東坡云拋青春必酒名予捨此詩在江陵作蓋江陵酒名也）

寒食日出遊夜歸張十一院長見示病中憶花九篇因此投贈（張十一郎功曹署樊曰國史補云外郎貴補相呼爲院長補注公與張同自御史貶官又同爲江陵掾公法曹參軍張功曹參軍元和元年時也）

李花初發君始病我往看君花轉盛（孫曰轉急也）走馬城西惆悵歸（孫曰郎上言江陵城西二月見花不見桃惟見李者也）不忍千株雪相映邇來又見桃與梨交開紅白如爭競可憐物色阻攜手（孫曰物色春之景物）空展霜縑吟九詠（祝曰縑絲

贈也古樂府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縑音兼紛紛落盡泥與塵不共新粧比端正桐花最晚今已繁孫曰禮記月令季春之月桐始華君不強起時難更孫曰更再也關山遠別固其理寸步難見始知命憶惜與君同貶官孫曰貶陽山時夜渡洞庭看斗柄孫曰北斗柄也豈料生還得一處孫曰同在江陵引袖拭淚悲且慶各言生死兩追隨直置心親無貌敬念君又署南荒吏樊曰張生江陵未幾邕管經略使路恕署爲判官路指鬼門幽且夐樊曰容州北流縣南三十里有兩石相對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諺曰鬼門關十人九不還祝曰夐遠也前漢[illegible]夐遠去休正切三公盡是知音人曷不薦賢陛下聖樊曰人臣稱至尊曰陛下其與人言及亦通曰陛下田橫入海居島中漢高帝使人赦橫罪而召之至尸鄉廄置謝使者曰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橐空甑倒誰救之韓曰杜詩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又郭林宗傳孟敏客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我今一食日還併樊曰禮記儒行儒有并日而食自然憂氣損天和安得康強保天性斷鶴兩翅鳴何哀縶驥四足氣空橫祝曰縶維也橫不以理也孟子其橫逆猶是也○縶陟立切橫戶孟切今朝寒食行野外綠楊市岸蒲生迸宋玉庭邊不見人孫曰宋玉楚人故居在江陵韓曰杜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輕浪參差魚動鏡自嗟孤賤足瑕疵特見放縱荷寬政孫曰言江陵尹之政飲酒寧嫌琖底深韓曰梁又在江總席上曰雖深盞百罰吾亦不辭也題詩尚倚筆鋒勁韓曰鮑明遠擬古詩兩說窮舌端五車摧筆鋒明宵固欲相

就醉有月莫愁當火令樊曰火令謂禁煙孫曰火令焚火之時也相傳寒食日介子推焚骸後世一月不舉火云或作有月莫辭燈火冷非是

和張十一憶昨行補注元和元年江陵作與前數詩相先後

憶昨夾鐘之呂初吹灰韓曰月令仲春之月律中夾鐘二月之呂也續漢書以莩灰實律之端按歷而候之其月氣至則灰飛而律通孫曰此言元和元年春時也社公禮罷元侯迴韓曰漢高令縣爲公社孫曰社公社神謂時社祭罷也樊曰元侯謂江陵帥裴均車載牲牢羞舁酒孫曰牛羊豕曰牢祝曰舁對舉也益部耆舊傳遵和吏舁尸到音余並召賓客延鄒枚韓曰漢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鄒陽枚乘等俱仕吳以文著名孫曰鄒陽枚乘梁孝王客腰金首翠光照耀孫曰謂倡姬之服飾絲竹迴發清以哀青天白日花草麗玉斝屢舉傾金罍孫曰罍盛也罍壺也詩我姑酌彼金罍張君名聲座所屬孫曰屬謂衆所屬目○屬朱六切起舞先醉長松摧宿酲未解舊痁作補注酲酒病也劉伶五斗解酲痁瘧疾左傳痁作而伏○痁失廉切深室靜臥聞風雷孫曰謂耳疾若有所聞也自期殞命在春序序時也屈指數日憐嬰孩危辭苦語感我耳淚落不揜何漼漼樊曰集韻云漼雪霜積聚貌祝曰選指季釣而雁爲注漼涕泣垂貌漼七回切念昔從君渡湘水湘一作湖大帆夜劃窮高桅樊曰帆舟上幔所以泛風劃破也祝曰高桅桂材柱也五篇云船上檣竿帆符咸切劃忽麥切桅五回切陽山鳥路出臨武樊曰公貶連之陽山令張爲郴之臨武郴在江南連則廣南也驛馬拒地驅頻隤祝曰隤馬病也詩我馬虺隤杜回切踐蛇茹蠱不擇

死孫曰蠱謂蠱毒忽有飛詔從天來孫曰量移詔也伾文未揃崖
州熾揃注伾王伾文王叔文崖州韋執誼也揃滅也史記西夷揃剗○伾音丕揃子踐切雖得赦
宥恒愁猜近者三奸悉破碎集注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即位二月大赦公自
陽山從移江陵三奸方用事至其年八月憲宗立貶伾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十一月繼貶執誼崖州司馬
及是三奸悉破碎焉始羽窟無底幽黃能集注能有兩音奴來切者三足鱉也奴登切者
熊屬足似鹿者也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國語作黃能當音賢能之能然說者謂能既熊屬又
爲鱉類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鱉爲僎疑鯀化爲二物則兩音亦可通用也眼中了了見
鄉國知有歸日眉方開今君從署天涯吏補注邕管
奏爲判官郎蒼云今君又署南荒吏也○從一作縱投檄北去何難哉孫曰投檄也祝曰投檄
符檄說文二尺書前漢三秦可傳檄而定無妄之憂勿藥喜孫曰易無妄之疾勿藥有

喜一善自足禳千災頭輕目朗肌骨健古劍新
斸磨塵埃殃銷禍散百福并從此直至耆與鮐
孫曰詩俾爾耆而艾耆老也鮐魚名樊曰詩行葦黃耆台背鄭氏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鮐音台耆一作
者嵩山東頭伊洛岸伊洛二水名勝事不假須穿栽
君當先行我待滿韓曰張先遷東北府司錄沮溺可繼窮年推
祝曰沮溺人名語長沮桀溺耦而耕樊曰公家河南而嵩山伊水洛水並隸河南詩意欲與張耦耕於嵩山下也韓曰推
字取禮記三推九推之意○沮子魚切推它回切或作催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詩

劉生詩

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劉師命訪公于陽山新章似有送行之意集中有因梨花爲生作二詩豈前此之作耶

生名師命其姓劉自少軒輕非常儔韓曰軒輊適也一云輕
重也詩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又馬援傳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傳謂傳匹也○輊竹二切棄家如
遺來遠遊東走梁宋暨揚州遂凌大江極東陬
孫曰東陬東陽鄮謂越也○陬將侯切洪濤春天禹穴幽孫曰洪濤大波春撞也禹穴
在會稽禹得治水之書于此越女一笑三年留韓曰劉生在越意有所春下云問胡

不歸良有由以妓歌漫舞對知生所寓皆不羈也故終篇有嗟哉識路行勿休往取將相酬恩讎蓋有且謂且勸之意
云南逾橫嶺入炎洲孫曰橫嶺謂五嶺也炎洲南方洲島水中曰洲青鯨高
磨波山浮鯨一作鮮怪魅炫曜推蛟虯魅一作魑虯渠幽切山
獠讙噪猩猩愁孫曰獠西南夷名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出交趾封谿縣○獠張絞切一作獠
音杉毒氣爍體黃膏流爍燒灼貌問胡不歸良有由美
酒傾水炙肥牛○炙之夜切與炙同又側吏切妖歌慢舞爛不收
收斂也倒心迴腸爲青眸韓曰司馬遷答任少卿書腸九迴阮籍見佳客爲青眼
千金邀顧不可酬乃獨遇之盡綢繆孫曰詩綢繆東薪傳云纏
綿也○綢直留切繆亡侯切瞥然一餉成十秋祝曰說文瞥過目也楚辭目瞥瞥今
西没○瞥匹蔑切昔鬚未生今白頭五管徧歷無賢侯樊曰

唐永徽後以廣桂容邕安南皆隸廣府謂之五府節度使名嶺南五管見舊書地理志迴望萬里還家羞陽山窮邑惟猿猴孫曰公時爲邑令手持釣竿遠相投我爲羅列陳前修韓曰前修字見離騷謂前世修能之士芟蒿斬蓬利鋤耰孫曰揚學田吾也吾子播種而耰之天星回環數繞周周周歲也文學穰穰囷倉稠祝曰穰穰豐也史記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孫曰書圖爲囷倉庾也藏也稠記符囷倉○穮而切囷去輪切如車輕御良馬力優咄哉識路行勿休祝曰咄呵也晉史出壹使辭○咄當沒切往取將相酬恩讎補注王得臣麈史云古人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後世不然報恩畧而報怨詳詩曰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孔子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退之云往無不取將相酬恩讐得時得位無不如志

鄭羣贈簟

孫曰羣字洪之時以殿中侍御史佐裴均江陵軍公自陽山量移江陵法曹與羣同僚樊曰唐孔戣私記云退之豐肥善睡每來吾家必命枕簟而沈存中筆談亦云世畫韓退之小面而美髯著紗帽此乃江南韓熙載熙載謚文靖江南人謂之韓文公因此遂謬以爲退之退之肥而少髯此詩有腰腹空大及慢膚多汗之語二說信然

蘄州笛竹天下知韓曰蘄州在今淮南其地出竹本用爲笛材今以之爲簟耳鄭君所寶尤瓌奇祝曰瓌瑰也選瑰琦東山之府則瓌寶溢目○瓌公回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補注東坡寄簟與蒲傳正詩云慵此八尺黃琉璃祖此語也體堅色潤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滿字舊本作盡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蒸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真相宜韓曰楚辭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日暮歸來獨惆悵惆一作怊有賣直欲傾家資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漪風吹水文音於離切呼奴掃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蝨避韓曰詩營營青蠅止于樊補注抱朴子曰蚤蝨攻君臥不獲安○蚤音早肅肅疑有清飇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孫曰曦日也明珠青玉不足報韓曰選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贈子相好無時衰

豐陵行

樊曰順宗陵也按長安志順宗豐陵在富平縣東北三十五里金甕山韓曰順宗以元和元年

七月葬公是年六月方自江陵召入爲博士必當是時作此篇言三代舊制存諸書當時之禮必有不合於古者故云

羽衛煌煌一百里孫曰羽衛謂旌旄從之屬羽旄旌也曉出都門葬天子天子順宗羣臣雜沓馳後先孫曰雜沓紛錯也宮官穰穰來不已孫曰宮官宦侍也祝曰穰穰衆也詩降福穰穰○穰如羊切是時新秋七月初注見題金神按節炎氣除孫曰金神少昊蓐收之屬主秋之神節者以竹爲之以旄牛尾爲眊取象竹節因以爲名按持也清風飄飄輕雨灑補注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偃蹇旂旆卷以舒逾梁下坂笳鼓咽梁橋也坂坡也祝曰笳卷蘆葉吹之是胡笳互動孫曰咽謂悲咽韓云咽一作沸坂甫晚切嵽嵲遂走玄宮虛祝曰嵽嵲山小而不安貌孫曰玄宮謂陵也○虛一作閒嵽音經嵲音臬哭聲訇天百

鳥噪 韓曰魏陳琳武庫賦聲訇隱而動天○訇呼宏切 幽坎晝閑空靈輿 孫曰靈輿拜宮 皇帝孝心深日遠資送禮備無贏餘設官置衛鎖嬪妓 孫曰唐制諸陵皆置宮殿列官曹設嬪妓侍衛如平生杜甫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卽謂此也 供養朝夕象平居臣聞神道尚清淨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

游青龍寺贈崔羣補闕

集注羣字敦詩清河人公同年進士元和初爲補闕公時爲國子博士作清龍寺在長安曲江之左京城南門之東本隋靈感寺唐景雲二年改爲青龍寺洪曰詩云正值萬株紅葉滿謂柿也晝夜臺遲頗黎盌墳食柿也忽驚顏色變韶稚言寫紅赤所照曜也東坡云九月柿葉赤而

實紅故是詩於篇皆言赤色白樂天青龍寺早夏詩云新葉傘涼多亦謂此也雜俎云柿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虫五霜葉可愛六嘉實七落葉肥大也小說鄭虔學書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居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知當時僧居多種此樹也一云贈崔大羣補闕

秋灰初吹季月管 孫曰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實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律卽候氣之管以爲之正月建中太簇二月夾鍾三月姑洗四月仲呂五月賓六月林鍾七月夷則八月南呂九月無射十月應鍾十一月黃鍾十二月大呂 日出卯南暉景短 孫曰月令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季秋日出差晚故出卯南暉日色 友生招我佛寺行 卽是同崔羣遊青龍寺 正值萬株紅葉滿 注見題 光華閃壁見神鬼 壁一作璧 赫赫炎官張火傘 孫曰炎官謂炎帝祝融之

屬主司南方者 然雲燒樹大實駢 駢並也祝曰駕二馬也莊子駢拇枝指○駢蒲眠切 金烏下啄赬虬卵 祝曰赬赤色詩魴魚赬尾孫曰虬龍屬無角韓曰上聯詠柿葉之紅而光華之燦然下聯詠柿實之赤而日光之交映火傘虬卵皆狀其紅而取喻之工如此劉曰金烏日也○赬音檉 魂翻眼暈忘處所 孫曰暈眩花也一作倒 赤氣沖融無間斷有如流傳上古時九輪照燭乾坤旱 孫曰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其羽翼九輪謂九日車輪也 二三道士席其間 孫曰道士有道之士 靈液屢進頗黎盌 孫曰頗黎玉名其色赤出西域亦作玻瓈祝曰盌說文小盂也選遶琭盤盌○盌音椀 勿驚顏色變韶稚 孫曰韶美少之色祝曰韶一作齠始毀齒也衞玠別傳玠在齠齓中○齠音條勿一作忽 却信靈仙非怪誕桃源迷路竟茫茫 桃源見詩注 棗下悲歌徒纂纂 孫曰潘岳

笙賦曰詠園桃之夭夭歌棗下之纂纂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落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李善注古咄唶歌棗下何攢攢榮華各有時棗初欲赤時人從四邊來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 前年嶺隅鄉思發 樊曰謂正元二十年春在陽山 躑躅成山開不筭 躑躅花名見杏花詩注○躑直炙切躅廚玉切 去歲羈帆湘水明 樊曰謂永正元年自陽山移掾江陵被命於湘中○帆符咸切 霜楓千里隨歸伴猿呼鼯嘯鷓鴣啼 鼯音吾呼字作啼者非 惻耳酸腸難濯澣 祝曰濯澣濯浣也詩澣濯之衣○澣胡管切洪曰惻字作側字者非 思君攜手安能得今者相從敢辭懶由來鈍騃寡參尋 騃語駭切 況是儒官飽閑散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 惟君與我同懷抱鋤去陵谷置平坦年少得途未要忙時清諫疏尤宜罕何人有

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孫曰欵叩也漢書西羗欵塞樊曰王子猷
好竹吳中一士大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與造竹下諷嘯良久須知節候卽風寒幸
及亭午猶妍暖南山逼冬轉淸瘦孫曰南山在長安南舊云
卽終南山刻畫圭角出崖竅竅空也祝曰莊子萼大竅○竅音欵當憂復
被氷雪埋汲汲來窺誡遲緩

贈崔立之評事

韓曰立之名斯立博陵人元和初爲大理評事以言事黜官爲藍田丞見公藍田丞廳記元和
元年六月公召拜國子博士作此詩詳味詩意當是崔頻有詩望公推引故公有頻蒙怨句剌
棄遺豈有閑官敢推引之語云
崔侯文章苦捷敏韓曰老杜不見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高浪駕天輸
不盡孫曰駕陵輸寫也言文章如高浪駕天猶輸寫不盡曾從關外來上都上都
京師也外一作內隨身卷軸車連軫軫車後橫木孫曰連軫言數車相接○軫止忍
切朝爲百賦猶鬱怒孫曰言蓄有餘勇也暮作千詩轉遒
緊搖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靑紅浮海蜃蜃能吐氣爲樓
臺海中春夏間見祝曰大蛤也禮記雉入大水爲蜃前漢海旁蜃氣象樓臺後同○蜃音腎才豪氣猛
易語言往往蛟螭雜螻蚓孫曰蛟龍屬螭似龍而無角螻螻蟈蚓丘蚓福
法蛟螭雜螻蚓言其小大不齊也苕溪漁隱叢話云立之詩有不工處故退之以此譏之○螭抽知切螻音婁蚓音引
知音自古稱難遇世俗乍見那妨哂哂笑也勿嫌
法官未登朝孫曰法官謂大理評事猶勝赤尉長趨尹孫曰斯立
初爲咸陽尉唐制縣有畿赤緊望之等尹謂京兆尹時命雖乖心轉壯技能虛

富家逾窘祝曰窘迫也詩又窘陰雨○窘巨隕切念昔塵埃兩相逢
爭名齟齬持矛楯孫曰矛楯皆兵器說文云矛長二丈建於兵車楯亦兵器所以蔽身祝曰
詩脩我戈矛左氏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楯音盾予時專場誇觜距樊曰選張衡東
都賦秦政利觜長距終得擅場注擅專也○觜卽委切距舊許切予始張軍嚴韅靷補注
左傳我張吾三軍靷駕牛具也樊曰左傳僖二十八年晉楚戰於城濮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杜預注在背曰韅在胷曰靷
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脩備○韅曉見切靷以忍切爾來但欲保封疆莫學
龐涓怯孫臏韓曰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事魏爲惠王將以能不及臏陰召臏至則以法
斷其兩足而黥之會齊使者如梁竊載與之齊威王以爲師後魏攻韓韓告急於齊使田忌將而臏以成龐殺涓於馬陵
○龐皮江切臏婢忍切竄逐新歸厭聞鬧孫曰公時方自江陵法曹召爲國子博士
齒髮早衰嗟可閔頻蒙怨句刺棄遺孫曰詩將安將樂棄
予如遺豈有閑官敢推引深藏篋笥時一發戢戢
已多如東筍可憐無益費精神費一作損有似黃金
擲虛牝洪曰牝谿谷也古詩云哀壑叩虛牝當今聖人求侍從樊曰聖人
謂憲宗也拔擢杞梓收楛箘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晉大夫如杞梓皮革焉書惟箘簵
楛箘簵美竹可以爲矢楛木名可以爲矢簳○楛音戶箘音窘東馬嚴徐已奮飛東方朔司
馬相如嚴助嚴安徐樂等韓曰漢嚴助傳武帝時助擧賢良對策爲中大夫時東馬等竝在左右枚皐郎
召窮且忍枚皐枚乘子字少孺孫曰皐武帝時上書自陳上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爲郎復聞
王師西討蜀孫曰元和元年正月命長武城使高崇文等伐蜀討劉闢霜風洌洌
摧朝菌朝菌地蕈朝生暮死韓曰莊子朝菌不知晦朔洌洌寒勁貌○菌音窘走章馳檄
在得賢孫曰章章奏檄文檄說文曰檄二尺書也有急事則插以爲羽號爲羽檄韓曰西京雜記

楊子雲曰漢武帝兹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檄刑狄切 燕雀紛挐要

鷹隼 孫曰鷹隼鷙鳥所以逐燕雀祝曰禮記鷹隼蚤鷙○挐女加切又女書切要一作惡隼息尹切 竊

料二塗必處一 樊曰公意蓋以憲宗况武帝得人之盛而以枚臯等待斲立也 豈比

恒人長蠢蠢 蠢蟲類孫曰蠢蠢無知之貌○蠢尺尹切 勸君韜養待徵

招不用雕琢愁肝腎牆根菊花好沽酒錢帛縱

空衣可準暉暉簷日暖且鮮摵摵井梧踈更殞

補注苕溪漁隱云摵音索須落貌文選虞子諒詩摵摵芳葉零又潘岳秋思賦庭樹摵以灑落 高士例須

憐麴糵丈夫終莫生畦畛 畦菜田畛陌生字一作老○畦戶圭切畛音軫 能

來取醉任喧呼死後賢愚俱泯泯 泯盡也滅也補注書曰泯泯棼棼○泯音閔

送區弘南歸

區知字祝曰姓也後漢末有長沙區景或音謳古書劒區治子之後共曰區區治子之後集有送區冊序記者謂卽弘也故張籍送弘詩曰韓君國大賢道德謝已聞非出爲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法曹子隨至荊門韓入爲博士崎嶇從覊輪今本皆作鞿弘誤矣樊曰公自陽山徙江陵奔召拜國子博士區生實從之至是南歸公作詩送之張籍孟郊亦皆有詩元和元年也

穆昔南征軍不歸蟲沙猿鶴伏以飛 孫曰抱朴子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伏謂猿蟲飛謂鶴事亦出博物志 江洶洞庭宿莽

微 孫曰洶水聲楚詞波逢洶湧濆滂沛兮洞庭在岳陽離騷云宿宿短草莽莽長草祝曰楚辭夕攬中洲之宿莽王逸注云草經冬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洶許拱切又音凶莽莫補切 九疑巉天荒是非 孫曰巉天猶摩天也險也高也祝曰選登巉巖而下望韓曰相中記零陵營道縣九山相似行者疑惑故名九疑荒是非豈以

此耶○巉仕檻切又鋤咸切 野有象犀水貝璣 孫曰爾雅云犀似豕郭璞云形如水

牛韓曰貝水蟲也古以爲貨璣珠之不圓者 分散百寶人事稀 孫曰人事人物也言山川之美散爲百寶僻人物稀少也唐本事作士 我遷於南日周圍 孫曰貞元十九年冬公謫陽山明年冬弘來故云日周圍 來見者衆莫依俙爰有區子熒熒

暉觀以彝訓或從違 孫曰書是彝是訓彝常也觀示也示以彝訓或從或不從故曰或從違 我念前人譬葑菲 樊曰詩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與不可棄也詩曰葑菲者蔓菁之類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也言此者以譬弘雖未盡善不可遂棄之也 落以

斧斤引纆徽 孫曰易繫用徽纆墨也引以徽者卽今梓匠所引以正木者也○纆音墨徽音暉經字一作墨一作以 雖有不逮驅騑騑 韓曰詩四牡騑騑注行不止之貌騑音霏 或

採于薄漁子磯 薄叢薄磯磧也祝曰磯大石激水也周明帝贈韋居士詩乘槎下釣磯○磯居希切 服役不辱言不讓從我荊州來京畿 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公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弘與公俱至京師 離其母妻絕因依嗟我

不道能自肥 道一作不 子雖勤苦終何希王都觀闕

雙巍巍 孫曰春秋定公二年雉門及兩觀灾注云兩觀闕也○觀音貫 騰蹋衆駿事

鞍韉 韉馬韉音牋 佩服上色紫與緋 孫曰上色緋色 獨子之節

可嗟唏 孫曰唏嘆息也祝曰哀而不泣公琴操云乃號天嗟唏○唏音希字與欷同或作欷 母

附書至妻寄衣開緘發封淚痕晞 晞乾也祝曰詩白露未晞○晞香衣切 雖不勅還情庶幾朝暮盤羞惻庭闈 孫曰盤羞盤饌也惻庭闈言其母思弘也 幽房無人感蛜蝛 韓曰晝仁安哀永迹文無靈槐兮訣幽房祝曰蛜蝛爾雅委黍也注舊說鼠婦詩伊威在室陸德明云遠僞加虫者後人增耳鄭氏箋云家無人則然令人感

傷○蛜音伊蝛音咸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吳時若發機孫曰
書若虞機張弩牙發機言速也蜃沈海底氣昇霏韓曰史記天官書凡海旁蜃氣象樓
臺霏甚觀彩雉野伏朝扇翬祝曰詩如翬斯飛樊曰扇雉雉五彩皆備曰翬○翬音揮
扇一作翣處子窈窕王所妃孫曰處安也莊子綽約若處子詩曰窈窕淑女窈窕幽閒
之貌王所妃王以爲妃后樊曰言此者君子不患人之不我知也苟有令德隱不腓孫曰
詩百卉具腓腓病也言苟有令德雖在隱約不以爲病況今天子鋪德威鋪一作餔蔽
能者誅薦受禨禨祥也祝曰史記因載其禨祥度制孫曰言能薦則王賞之故云受禨補注漢
書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此用其意○禨音幾出送撫背我涕揮行行正
直慎脂韋韓曰楚詞如脂如韋以潔楹乎注脂韋柔弱貌也業成志樹來
頎頎頎頎長貌祝曰詩碩人其頎注言儀表長豐皴好頎頎然○頎音祈我當爲子言

天扉孫曰天扉天門

三星行

三星斗牛箕洪曰三星行剝啄行皆元和初遇讒求分司時作樊曰蘇內翰云吾平生遭口語
無數蓋生時與退之相似吾命在斗牛間而身宮亦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且曰
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讓今謗吾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耳
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孫曰二十
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卽南斗牛卽牽牛
也牛不見服箱祝曰車人云大車牝服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兩較內謂之箱補注曰詩睆彼牽牛
不以服箱言有牛之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服箱服載也斗不挹酒漿孫曰詩維北有斗不可以
挹酒漿言亦有斗名而無其實不可以挹酒也挹注也皆以自喻箕獨有神靈無時停

簸揚孫曰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又詩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無時停簸揚者
言牛斗皆不可用惟箕獨能簸揚所謂有神靈也○簸音播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
攘祝曰攘手舉也書奪攘撟虔○攘汝陽切一作讓名聲相乘除補注歷家有增減率
遲速積故有乘除之法乘音繩得少失有餘三星各在天韓曰詩三星在天
什伍東西陳孫曰什伍猶縱橫也南斗六星牽牛六星箕四星嗟汝牛與斗
汝獨不能神

剝啄行

剝啄叩門聲樊曰元和元年自江陵召人爲國子博士作也公被讒出爲陽山至是召還又有
詩之者故三星行云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餘剝啄行云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欲不出納以堙
其源各有所激云爾歐陽文忠讖剝啄行寄趙少師云剝剝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

信士百金諾云云公是讒避謗欲謝客以堙其源故深其塹堅其墉是爲不可干者而歐陽則
歸老故鄉欣然喜客之至是以其辭不同如此
剝剝啄啄有客至門我不出應客去而嗔從者
語我子胡爲然我不厭客困於語言我嗟子誠
一本無此四字疑是衍文欲不出納以堙其源堙音因空堂幽幽
孫曰靜深貌有秸有莞祝曰書三百里納秸服詩下莞上簟孫曰莞蒲也秸莞所以爲席○秸音
蔓莞音丸又九還切門以兩版孫曰以兩版爲門言常閉而不開叢書於間叢聚也
窅窅深塹窅窅深貌塹池也○窅音窈其墉甚完墉垣也或作容彼寗
可隳孫曰彼謂塹與墉毀也一作墮○隳許規切此不可干孫曰此謂堂也從者
語我嗟子誠難子雖云爾其益實蕃孫曰謂其來益多也

○一作其口益蕃我爲子謀有萬其全凡今之人急名與
官子不引去與爲波瀾雖不開口雖不開關變
化咀嚼咀才汝切嚼疾雀切有鬼有神樊曰公雖不開口不開關以爲得計殊不知變化咀嚼如有鬼神故從者爲之謀以謂不若相與爲波瀾之爲愈也此豈肯有激而云哉今去不勇其
如後艱我謝再拜汝無復云往追不及來不有
年一作來可待焉

青青水中蒲

或析爲三章章四句○樊曰文選古樂府飲馬長城窟行有青青河畔草長歌行有青青園中葵其大意與此相類韓曰詩蓋與寄也孫曰當是婦人思夫之意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孫曰上隴謂戍邊也

我在誰與居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
萍草相隨我不如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
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韓曰選東門行云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又雜詩云之子在萬里江湖迥且深

孟東野失子 并序

唐曰東野爲鄭餘慶留府賓佐在元和二三年此詩當是時作也據郊集有哀紐子及杏殤詩其詞甚悲樊曰石君美有子年少而夭魯直嘗書此詩遺之云詩以觀覽可用亂思而紓哀究觀物理其實如此大槩因果耳足之救世弊故并因果不言然此一段文意乃是涅槃中佛語退之言不能無所不讀未有能成大儒者其弗信矣乎魯直所云如此

東野連産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
悲其友人昌黎韓愈懼其傷也推天假其命以
喻之

失子將何尤尤怨也吾將上尤天汝實主下人與
奪一何偏彼於汝何有乃令蕃且延蕃多也延長也此
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上呼無時聞滴地淚到
泉地祇爲之悲祇巨之切與示同瑟縮久不安孫曰瑟縮動貌
乃呼大靈龜孫曰地祇呼也騎雲款天門款叩也問天主
下人厚薄胡不均天曰天地人由來不相關吾
懸日與月吾繫星與辰日月相噬齧孫曰噬齧蝕也○齧五結切
星辰踏而顛孫曰謂實星也韓曰唐志踏顛仆也音劄吾不汝之罪

知非汝由緣且物各有分孰能使之然有子與
無子禍福未可原魚子滿母腹一作肚一一欲誰
憐細腰不自乳孫曰莊子負傳未細腰者化細腰蜂屬蒲盧也舉族長孤懸
一作祼韓曰博物志細腰無雌雄之類取桑虫或阜螽子祝而成已子孫曰詩所謂螟蛉有子果蠃負之者也懸音玄
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蕃鴟梟鳶也梟又一名鵂鶹一名流離孫曰釋鳥云梟鴟
說文云不孝鳥也漢郊祀志天子常以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補注云張晏曰鵂鶹食母○鴟處脂切梟堅堯切
蝮蛇生子時祝曰蝮毒蛇也玉篇蝮蝥手則斷楚辭蝮蛇蓁蓁孫曰郭璞注爾雅云蝮蛇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出南方○蝮音覆一作虺坼裂腸與肝好
子雖云好未還恩與勤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蛇然
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歎音灘上聖不待教賢聞

語而還下愚聞語惑雖教無由悛大靈頓頭受孫曰大靈頓頭頭至地也卽日以命還地祇謂大靈汝往告其人孫曰人謂子之人也失東野夜得夢有夫玄衣巾孫曰玄夫大靈龜以其巾衣玄故曰玄夫韓曰崔豹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史記江使神龜使於河漁者得之龜夢於宋元王夢見一大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出龜策列傳還之詩實用此事闖然入其戶闖馬出門祝丑禁切三稱天之言再拜謝玄夫收悲以歡忻

和皇甫湜陸渾山火用其韻

韓曰陸渾本周之嵩內地春秋時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漢立爲陸渾縣唐隸河南府孫曰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元和元年擢進士第爲陸渾尉樊曰湜舊史無傳新史但云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令以牛僧孺李宗閔傳考之元和初與牛李同舉賢良對策忤宰相牛調伊闕尉李

洛陽尉則知湜爲陸渾尉亦其時矣按唐登科記湜中賢良蓋元和二年也洪曰一作次韻非是劉貢父云唐人賡和詩有次韻依其次用韻也有依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彼之韻不必次之退之和陸渾山火是也或曰湜此詩已不傳於世不知貢父何所據而言之○渾音魂

皇甫補官古陸渾洪曰舊作賁渾按左傳作陸渾公羊作賁渾賁音陸亦音奔詳見題註時當大冬澤乾源孫曰董仲舒曰陰常居大冬大冬猶言盛冬也樊曰冬一作玄此詩其分司東都冬所作歟山狂谷很相吐吞風怒不休何軒軒軒軒風怒之勢擺磨出火以自燔擺補買切有聲夜中驚莫原孫曰謂莫窮其原也天跳地踔顛乾坤祝曰後漢踔宇宙而遺俗注踔越也孫曰跳踔皆震動反覆之祝曰蹳躍也音是踔蹳也○踔敕教切赫赫上照窮崖垠垠岸也音銀截然高周燒四垣神焦鬼爛無逃門三光弛隳不

暇晦樊曰暇晦昧也暾日出貌祝曰楚辭暾將出兮東方○暾他昆切暇一作敢一作徯虎熊麋豬逵猴猿水龍鼉龜魚與黿祝曰鼉類魚有足皮可以冒鼓黿似鼈而形大○鼉徒何切黿音元鴉鴟鵰鷹鵠鶚鶚一名鷙祝曰莊子鴟鵂嗜鼠鴉雛三足似雞而大鴛鵝鴻鵝鶖或作鵝燖炰煨爊孰飛奔祝曰燖湯中瀹肉儀禮唯燖者有青皂合毛炙物詩毛炰鼈賁燔廣韻埋物灰中令熟補注筆墨閒錄無逸云上句正相來證後山作七字詩上東坡集此證○燖徐廉切炰音庖煨烏回切爊於刀切祝融告休酌卑尊祝曰昭二十九年左氏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爲高辛火正祝融火神也酌斟酌也錯陳齊玫闢華園齊玫說文云火齊玫瑰也一玫音梅一作收洪曰作收者非是玫又一作致闔一作闢芙蓉披猖塞鮮繁孫曰披紛亂貌千鍾萬鼓咽耳喧咽填咽也音壹攢雜啾嚄沸篪塤祝曰廣韻啾啾小聲嚄嘖大呼孫曰攢雜啾嚄聲雜亂貌篪塤樂器也樊曰自山狂谷很以下言大

之盛如此神鬼焦爛三光不敢鳥獸皆爲所燒熟祝融火之神所以錯陳賁玫張鐘鼓塤篪而御之也○啾即由切嚄胡伯切沸一作弗篪音池塤音喧彤幢絳旃紫纛旛孫曰彤旛也說文其貌幢幢故曰幢旃亦旗也周禮通帛爲旃纛左纛以犛牛尾爲之繫左騑馬軛上旃旗曲柄彤絳赤色○幢宅江切纛音導又音毒旛一作番炎官熱屬朱冠褌祝曰褌親身衣前漢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褌古渾切髹祝曰髹漆赤多黑少○髹列髹形之赭孫曰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髹漆其肉皮通髀臀髀一作髀廣韻股也臀底也補注周禮其臀一寸髹音休髀音陛臀音也頹胸垤腹車轒掀祝曰手舉物也左氏乃掀公以出於淖掀音軒緹顏韎股豹兩韝祝曰緹赤色也周禮赤緹用韋韎韋也詩韎韐有奭兩韝說文所以蔽弓矢後漢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孫曰左氏右屬櫜鞬豹兩韝者以豹皮爲之○緹音提韎音莫拜切又末音妹韝居言切霞車紅韜日轂轓祝曰韜引車蔽也史記蔡澤結轓孫曰日轂日車轓車大箱也祝曰前漢令長吏二千石朱兩轓紅一作虹韜音以忍切又余刃切

帽音書 丹䑋縓蓋緋繙帉 祝曰縓赤色爾雅一染謂之縓韓曰緋廣韻風吹旗貌帉

說文幡也孫曰幡帉亂貌縿也緒切緒音翻帉音驚○紅帷赤幕羅脤膰 韓曰周禮

以膰脤之禮親兄弟之國膰祭肉也○脤音蜃膰符袁切 盂池波風肉陵屯 孫曰盂血

也左氏士刲羊亦無盂也肉陵屯出左氏有肉如陵言如丘陵之屯聚也韓曰陵作淩非是列子生於陵屯則爲陵舄注

陵屯謂高阜處也阜也○盂音荒 谽呀鉅壑頗黎盆 孫曰鉅壑谽呀狀如頗黎盆也

頗黎西國赤玉名云○呀虛加切 豆登五山瀛四罇 孫曰爾雅木豆謂之豆瓦豆謂

之登豆登五山者以五嶽爲豆登四罇者以四海爲酒罇也與曰自形體陣旗以下皆言祝融御火其車御飲食之盛

如此 熙熙釂醻笑語言 祝曰飲盡謂之釂禮記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醻與酬同注人進

客曰醻○釂子肖切 雷公擘山海水翻齒牙嚼齧舌齶反 祝曰

齶口中齗也出字統反前漢有所手反或云齶字恐作咢音咢反音咢 電光䃶磹頳目暖 肆大

目也䃶磹電光祝曰晉王嘉拾遺記月支獻猛獸令作兩目如天䃶磹之光也○䃶先念切磹徒念切暖音喧 頊

冥收威避玄根 孫曰月令冬之三月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水神也 斥棄輿馬

背厥孫 洪曰水生木木生火水之於火爲祖視孫也 縮身潛喘拳肩跟 跟足

踵祝曰選笑到投而跟蛙○跟音根 君臣相憐加愛恩 謂頊冥也詳見下注 命黑

螭偵焚其元 祝曰螭獸也如龍而無角偵何也閒也元者首也孫曰謂爲火焚○螭丑知切偵音

貞又丑鄭切 天閽悠悠不可援 攀也手聲 夢通上帝血面論

樊曰君謂顓頊里精之君臣謂玄冥水官之臣詩意謂火說用事則頊冥當縮身潛喘而君臣乃命黑螭問其事於祝融

而火焚其首黑螭所以血面而論於帝也 側身欲進叱於閽帝賜九河湔

淚痕 湔洗也祝曰手斂之也史記湔浣腸胃湔音煎淚一作啼 又詔巫陽反其魂

韓曰宋玉招魂云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注巫陽天帝女也 徐命之前

問何冤 樊曰帝問黑螭以何冤也 火行於冬古所存 一作自古存 我

如禁之絕其飧 樊曰帝告絕之語也 女丁婦壬傳世婚 洪曰

丁火也壬水也火女也壬男也丁爲婦於壬故曰女丁婦壬一作夫丁婦壬亦通夫丁壬也言壬爲丁夫婦壬丁也言丁

爲壬婦韓曰左氏鄭裨竈曰水火妃也五行水克火爲妻所以水爲夫於丁火爲婦於壬水火夫婦也 一朝

結讎奈後昆時行當反慎藏蹲 蹲踞也祝曰左氏蹲甲而射之音存

視桃著花可小騫 小騫少也洪曰月令仲春始雨水桃始華漢書云來春桃花水盛謂二

月雨水盛也○著直略切騫音軒 月及申酉利復怨 怨韓也洪曰謂七八月多水療

也孫曰申七月酉八月此玄冥復怨之時韓曰水生於申火死於酉故水至申而利火至酉而怨祝曰古樂府空負百年

怨怨音冤 助汝五龍從九鯤 音昆祝曰鯤魚名列子其名爲鯤樊曰從公學文者多矣

推李習之得公之正持正得公之奇待正當語人曰書之文不奇易可爲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于野其血元黃

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何等語也公此詩黑螭五龍九鯤等語其與易龍戰于野何異大抵持

正文尚奇怪公之此詩亦以救其弊也○鯤音昆 溺厥邑囚之崑崙 韓曰崑崙河水

之所自出○一本作出崑崙 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

焚要餘和增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 孫曰捫謂以手撫持

也詩莫捫朕舌韓曰此詩始則言火勢之盛次則言祝融之御火其下則水火相剋相濟之說也悔一作晦○捫音門

縣齋讀書

樊曰貞元二十年在陽山作也公嘗曰陽山天下之窮處又曰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小吏十

餘家書此則所謂詩成有共賦酒熟無孤斟其孰與樂此乎及觀公集區冊竇存亮劉師

命輩皆自遠方來從公則外戶之屨滿矣縣齋陽山縣齋

出宰山水縣讀書松竹林 監本作松桂林 蕭條捐末事

邂逅得初心哀𤠔醒俗耳𤠔獸名猨音柚如清泉潔塵襟
詩成有共賦一作與賦酒熟無孤斟青竹時默釣孫曰青竹釣竿白雲日幽尋南方本多毒北客恒懼侵謫
譴甘自守滯留愧難任投章類縞帶祝曰縞素也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與之縞帶子產亦獻紵衣焉吳貴縞鄭貴紵各一獻所貴也○縞音杲佇益
逾兼金孫曰其價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孟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百鎰而不受是也此詩當是贈與交朋望其報章也韓曰選雜體詩承榮重兼金遠華過盈瑱盈一作答

新竹

韓曰此詩同下晚菊意皆在陽山作此詩落句云何人可攜翫晚菊云此時無與語皆窮山不自聊之意

筍添南堦竹日日成清閟孫曰閟幽也縹節已儲霜縹青黃色祝曰選名箬於縹囊縹普召切黃苞猶掩翠孫曰苞蘀也出欄抽
五六當戶羅三四高標陵秋嚴貞色奪春媚稀
生巧補林迸出疑爭地一作遮地全縱橫乍依行胡郎切
㬠瀾忽無次風枝未飄吹露粉先涵淚露一作霧何
人可攜翫清景空瞪視瞪視直視也祝曰選假仰瞪眄○瞪澄應切又宅耕切

晚菊注見前篇

少年飲酒時踊躍見菊花今來不復飲每見恒
咨嗟佇立摘滿手行行把歸家此時無與語棄
置奈悲何孫曰棄置投擲也

齒落

韓曰公書與老成書云吾年未四十齒牙動搖貞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近者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今此詩又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其在貞元十九年作歟樊曰公一詩有江陵途中云自從齒牙缺感春云語誤悲齒墮贈崔立之評事云齒髮早衰嗟可閔送侯參謀云我齒豁可鄙贈劉師服云今我牙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寄崔二十六立之云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江州寄鄂岳李大夫云我齒落且盡公文有祭老成云齒牙動搖上李巽書云髮禿齒豁進學解云頭童齒豁五歲云齒之搖者日益脫其感於中而見於詩文者多矣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齒俄然落六七落勢殊
未已餘在皆動搖盡落應始止憶初落一時但
念豁可恥豁缺也○豁呼括切及至落二三始憂衰即死每

一將落時懍懍恒在己孫曰懍懍憂也叉牙妨食物孫曰叉牙不齊也韓曰靈光殿枝掌叉牙而斜據注叉牙相柱也顛倒怯漱水孫曰顛倒敧折也
終焉捨我落意欲崩山比今來落既熟見落空
相似餘存二十餘次第知落矣儻常歲一落自
足支兩紀如其落併空與漸亦同指韓曰周禮一紀十有二歲以所餘二十餘齒一歲一落則足支兩紀矣如其今日併落則與歲常漸漸而落者亦同歸於空而已也人言齒
之落壽命理難恃我言生有涯長短俱死爾人
言齒之豁左右驚諦視諦審也音帝我言莊周云木
鴈各有喜孫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匠者止其旁而不顧曰無所可用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鴈而烹之豎子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莊子曰昨日山中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年令主人之鴈以不鳴死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樊曰公自御史生言事貶陽山此句及下聯蓋有所激而云其與江陵途中詩意則一也
語訛默固好孫曰默語不明也嘐廢輒還美孫曰嘐嗃也因歌遂成詩持用詫妻子詫誑也祝曰莊子踵門而詫子扁慶子主告也歎也詫丑亞切

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叅

孫曰凝字懋功爲兵部郎中叅字公佐自祠部員外郎出知歙州補注凝守兵部郎中而云兵曹者隋書改兵部爲兵曹禮部爲禮曹樊曰柳子厚作凝墓碣云正元十九年正月卒李習之陸歙州述言云正元十八年四月卒叅先凝以一年而卒公乃同時哭之蓋叅任主司時公嘗以書薦侯喜等及出刺歙亦有序送又書行難一篇爲叅設也凝則與公嘗佐董晉汴州皆知己者去年叅死今年凝又死此公所以因凝而并及之且曰數出知己喪也一本又有新墳宿草之句

人皆期七十韓曰老杜曲江詩人生七十古來稀纔半豈蹉跎韓曰公生大歷戊申至是貞元十九年癸未則年三十有六矣豈非七十之半乎孫曰蹉跎跌也數出知己淚自然白髮多晨興爲誰慟韓曰語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還坐久滂沱孫曰滂沱大雨也言淚下如雨論文與晤語趙本作新墳與宿草已矣兩如何兩一作復一作爾

苦寒

韓曰公此詩意蓋有所諷猶訟風伯之吹雲而雨不得作也謂隆寒奪春序而肆其寒猶權臣之用事太昊之畏避則猶當國者畏權臣取充位而已其下反覆所言無易此意其末謂天子哀無辜則望人主進賢退不肖使恩澤下流施及草木其愛君憂民之意具見于此樊曰按韋渠牟傳自陸贄免德宗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充位行文書而已所倚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此詩所以諷也時賈耽齊抗之徒當國公爲四門博士貞元十九年春作

四時各平分孫曰楚辭皇天平分四時兮平謂均也一氣不可兼隆寒奪春序隆嚴也寒一作冬顓頊固不廉韓曰月令冬帝顓頊太昊弛維綱韓曰月令春帝太昊孫曰廢施綱紀也畏避但守謙遂令黃泉下萌芽夭勾尖孫曰物初生貌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凶飈攪宇宙飈狂風也攪一作擾鋩刃甚割砭悲廉切日月雖云尊不能活烏蟾孫曰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與蟾羲和送日出韓曰廣雅羲和日御也孫曰山海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羲和國有女子曰羲和爲帝俊之妻是

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泉恇怯煩窺覘恇亦怯也覘亦窺也祝曰禮記善哉覘國○恇音匡覘癡廉切煩一作頩炎帝持祝融孫曰月令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昭二十九年左氏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呵噓不相炎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霑肌膚生鱗甲衣被如刀鐮祝曰釋名鐮廉也薄其所刈似廉也一作鎌與鐮同列子鹿裘帶索音廉氣寒鼻莫齅祝曰以鼻取氣前漢不齅驕君之餌○齅喜宥切血凍指不拈濁膠沸入喉韓曰選魏都賦濁膠如河口角如銜箝孫曰箝馬口中鐵祝曰前漢箝語燒書其廉切將持七箸食祝曰七箸食具吳志先主方食失匕箸匕畢履切箸遲據切觸指如排籤祝曰籤銳也逆雞人司漏傳更○籤音僉侵鑪不覺暖熾炭屢以添以一作已探湯無所益祝曰探取也語見不善如探湯○探它南切何況纊無縑纊綿也補注左氏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音曠縑帛也

○螊音兼虎豹僵穴中僵仆也音兼蛟螭死幽潛韓曰蛟螭似龍而無
角○蛟古爻切螭丑支切熒惑喪躔次孫曰躔說文踐也五星東方歲星南熒惑西太白北辰星
中央鎮星六龍冰脫髯孫曰晉傅玄詩願得並天駁六龍齊王羲六龍日馭也說文髯頰須○髯
如占切芒碭大包內碭音宕一作踼又生類恐盡殲祝曰書殲厥渠
魁注云殲滅也將廉切啾啾窓閒雀不知已微纖舉頭仰天
鳴所願晷刻淹不如彈射死韓曰杜詩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却
得親炰燖鸞皇苟不存皇一作凰爾固不在占其餘
蠢動儔俱死誰恩嫌恩一作思伊我稱最靈孫曰惟人萬物
之靈不能安寢苫韓曰問袁曰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祝曰凶服者以苫爲覆席又儀禮寢苫
枕塊安一作如寢一作覆苫詩廉切悲哀激憤歎五藏難安恬中宵
倚墻立淫淚何漸漸漸漸流入也祝曰楚辭淚漸漸其若屑○漸將廉切天子
哀無辜子一作王惠我下顧瞻褰旒去耳纊孫曰禮緯曰旒垂目
纊塞耳褰旒去纊謂明目達聰也纊者以黃綿爲之韓曰漢書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纊音曠調
和進梅鹽契曰書高宗命傅說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言進傅說之徒於左右也賢能日
登御黜彼傲與憸詖也祝曰利口也書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七廉切生風吹
死氣豁達如褰簾懸乳零落墮孫曰乳凍也晨光入
前簷雪霜頓銷釋土脈膏且黏孫曰國語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
注云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且急發豈徒蘭蕙榮施及艾與蒹
孫曰艾草名一名冰臺可以治病蒹荻之未秀者詩曰蒹葭蒼蒼日萼行鑠鑠孫曰日萼日照花萼
也鑠鑠鮮明貌風條坐襜襜襜襜風吹動搖貌祝曰相如曰舉帷帷之襜襜荀子是襜襜者

何也楚辭張緯帷以襜襜音處占切天乎苟其能吾死意亦厭足也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

孫曰汀字雲夫爲虞部員外郎徽字蔚章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韓曰舊題云元和四年分司東
都官員外郎作據此詩落句可見或無四與七字

赤藤爲杖世未窺窺見也臺郎始擕自滇池孫曰臺郎
尚書郎也滇池國名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而上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方三百里因王之契曰前漢西南夷
傳夜郎最大其西滇池方三百里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祝曰在東漢建寧郡滇音顛滇
王掃宮邀使者一作迎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孫曰嗢咿
夷語也祝曰嗢說文咽也咿字林內悲也○嗢乙骨切咿音伊縋橋拄過免傾墮韓曰
以竹索爲橋也竹索曰笮西南夷尋之以度水○拄冢庚切性命造次蒙扶持塗經

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逐旌麾共傳滇神出水
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羲和操火鞭補注羲和日御也
暝到西極睡所遺孫曰西極日沒處幾重包裹自題署不
以珍怪誇荒夷歸來捧贈同舍子韓曰漢直不疑誤持同舍郎金
去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
壁搜蛟螭孫曰以杖倚戶飛電說以爲蛟螭而搜索之言其色赤也補注苕溪漁隱曰退之赤藤杖詩云
故東坡鐵柱杖詩云倚壁蛟龍護晝眠山谷筇竹杖贊云蒼龍掛壁皆用此詩也電一作雷○著直略切南宮
清深禁闈密孫曰南宮謂虞部禁闈謂翰林也唱和有類吹塤篪
孫曰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塤篪言相應和也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
且慰分司公時分司東都

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
三十韻一作酬之無三十韻字
集注崔攝伊陽乃洛之屬邑也觀詩意初與崔相識於赤縣尉時乃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日也又云府公舊同袍拔擢宰山凋乃留守鄭餘慶擢崔攝伊陽令也又云三年國子師況住洛之涯則以國子博士分司也又云冬裘竟未擐歲窮寒氣驕則是元和三年冬作也
崔君初來時相識頗未慣但聞赤縣尉赤縣注見前又大縣也
不比博士慢賃屋住連牆住一作得往來忻莫間
我時亦新居觸事苦難辦蔬飧要同喫要招也一作邀○飧思渾切
破襖請來綻補縫也祝曰古樂府新衣誰當補故衣誰當綻○綻丈莧切謂
言安堵後貸借更何患借音進不知孤遺多舉族

仰薄宦有時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隔牆聞讙呼
衆口極鵝鴈前計頓乖張居然見眞贋贋僞執祝曰字
亦作鴈韓非子說林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鴈往齊人曰鴈也魯人曰眞也樊曰溫公考異宋太宗泰始元年華願兒言於殷帝曰官爲鴈天子臣光曰宋書作應天子宋畧作鴈天子按字書贋僞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眞贋書或作鴈今從
宋畧○贋音鴈嬌兒好眉眼袴脚凍兩骭祝曰骭歷骨爾雅骭腸爲織注骭鄉
脛也○骭下晏切捧書隨諸兄累累角尚丱祝曰累累史記作累累孫曰丱
束髮詩總角丱兮○累力追切丱古患切○冬惟茹寒虀茹食也秋始識瓜
瓣瓣瓜中實也○瓣皮諫切問之不言飢飫若厭芻豢孫曰芻豢美食
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才名三十年久合居給諫白頭
趨走裏閉口絕謗訕府公舊同袍府公河南尹見題注孫曰詩與

子同袍同好也拔擢宰山凋寄詩雜詼俳俳戲也步皆切有類
說鵬鷃孫曰莊子窮髮之北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大山翼若垂天之雲斥鷃笑之曰彼且奚適也鷃小雀
也○鵬音朋鷃音晏字與鴳同上言酒味酸冬裘竟未擐擐貫也祝曰左氏躬
擐甲胄音患裘一作衣下言人吏稀惟足彪與虦孫曰彪虎文虦虎之淺毛
者祝曰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注竊淺也○彪悲幽切虦音棧又言致豬鹿此語乃
善幼三年國子師腸肚集蔡覓況住洛之涯魴
鱒可罩汕魴江東呼爲鯿鱒似鯶而鱗細韓曰詩九罭之魚鱒魴言大魚也祝曰爾雅罺謂之汕罩謂之
罩孫曰詩南有嘉魚烝然罩罩烝然汕汕毛注罩罩篧取魚之罟汕汕樔令之撩罟也○魴音房鱒才本切罩都教切汕
音訕肯效屠門嚼孫曰桓譚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而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又曹子建書曰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久嫌弋者篡篡奪取也祝曰揚子鴻飛冥冥

弋人何篡焉古本作篡當從古本篡作菅切○篡初患切謀拙日焦拳活計似鋤
剗剗削也初限切或作鏟男寒澀詩書女瘦剩腰襻祝曰襻衣系也
周庾信鏡賦裾斜假襻○襻音普患切女字一作妻爲官不事職厥罪在欺
謾謾欺也音慢行當自劾去祝曰劾推窮罪人韓曰前漢孫寶御史大夫忠辟爲屬寶
自劾去○劾胡槩切又胡得切漁釣老葭薍樊曰爾雅葭蘆菼薍注云葭蘆葦也菼薍似葦而小
孫曰菼也○薍五患切歲窮寒氣驕冰雪滑磴棧棧木道祝曰前漢良
因說漢王燒絕棧道○棧士諫切音問難屢通何由覿清盻盻顧盻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
韓曰侯參謀繼也繼與公同舉正元八年進士元和四年又同官學者公博士繼助教六月公
分司東都而繼參河中幕此詩是年冬作也

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注見前君願始生鬚我
齒清如氷爾時心氣壯百事謂已能一別詎幾
何忽如隔晨興晨字一作朝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
憎相逢風塵中相視迭嗟矜視一作見幸同學省官
樊曰公元和四年後三月祭薛公達文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末路再得朋孫曰
易西南得朋東司絶教授遊宴以爲恒常也胡登切秋漁
陰寄樹夜博燃明燈雪逕抵樵叟抵一作詆樵一作譙風
廊折談僧陸渾桃花間陸渾河南屬縣名上陸渾山火注詳有湯沸
如蒸三月嵩少步韓曰前漢增高太室祠注嵩高山有太室少室之山孫曰戴延之西
征記嵩高山東爲太室西爲少室相去十七里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有石室焉少室高八百六十丈上方十里
與太室相埒但小耳○少失照切躑躅紅千層躑躅花名孫曰崔豹古今注羊躑躅羊食之則
死羊見之則躑躅分散故名羊躑躅餘見上杏花詩注沙洲厭晚坐嶺壁窮晨
昇晨一作朝沉冥不計日韓曰揚子蜀莊沉冥爲樂不可勝遷
滿一已異乖離坐難憑樊曰公其年六月遷都官分司東都已而增亦參謀河中軍
孫生難憑矣行行事結東人馬何蹻騰集注詩泮水其馬蹻蹻馬盛也
音謔略切又蹻也巨嬌切感激生膽勇從軍豈嘗曾洸洸司徒
公孫曰詩武夫洸洸洸壯也元和三年九月以淮南節度使王鍔檢校司徒爲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司徒
公王鍔也四年冬辟繼爲府從事○洸音光天子股與肱提師十萬餘四
海欽風稜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稜魯登切河北兵始進孫曰四年十月
詔削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使已亥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諸鎮各進兵招

討○始字一作未蔡州帥新薨孫曰十一月己巳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弟少陽自稱留後
遏不請掃除活彼黎與蒸鄙夫誠怯弱受恩愧
徒弘猶思脫儒冠棄死取先登又欲面言事上
書求詔徼書一作言侵官固非是孫曰左氏侵官罪也妄作譴可
懲惟當待責免耕斸歸溝塍祝曰塍稻田畦也韓曰班固西都賦塍
塍封疆斸斫也音竹塍音乘今君行得所一作附得所一作得所附勢若脫韝
鷹孫曰韝臂捍以皮爲之所以臂鷹韓曰選鮑明遠詩昔如鞲上鷹○鞲音鉤檄筆無與讓
孫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檄刑狄切幕謀識其膂膂一作職收績開史
牒翰飛逐溟鵬祝曰翰羽也詩翰飛戾天孫曰溟海也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
名爲鵬○鯤音昆男兒貴立事流景不可乘孫曰景日月也流景言如水流
以況其遠歲老陰沴作祝曰陰沴妖氣也莊子陰陽之氣有沴注陰陽二氣陵亂不調○沴音戾
又音殄雲頹雪翻崩別袖拂洛水征車轉崤陵孫曰
僖三十年左氏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以避風雨也○崤音爻勤勤酒不
進勉勉恨已仍仍重也送君出門歸愁腸若牽繩
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策馬誰可適晤言誰
爲應孫曰詩可與晤言晤對也應當也祝曰選晤言莫余應應音膺席塵惜不拂一作
掃殘罇醑空凝祝曰醑酒也選清醑滿金罇○醑私呂切信知後會時
日月屢環絙孫曰環循環絙大索又急也○絙居登切生期理行役歡
緒絶難承寄書惟在頻無恡簡與繒孫曰簡繒竹帛也

東都遇春

樊曰東都河南也唐都長安顯慶二年以洛陽官爲東都韓曰次前後詩當在元和五年春作
少年氣真狂有意與花競行逢二三月九州花
相映川原曉服鮮桃李晨粧靚祝曰靚粧飾也前漢靚粧刻飾○靚
疾致切一作說明也荒乘不知疲醉死豈辭病飲啗惟所便
欲徒感切便平聲文章倚豪橫戶孟切爾來曾幾時白髮忽
滿鏡舊遊喜乖張新輩足嘲評評評量祝曰廣韻平言也○評音病
心腸一變化羞見時節盛得閑無所作貴欲辭
視聽深居疑避仇默臥如當瞑朝曦入牖來鳥
喚昏不醒醒酒醒祝曰逞祝留而醒○醒蘇佞切爲生鄙計算鹽米
告屢罄一作屢空罄坐疲都忘起祝曰弃忘也周禮三宥曰遺忘音妄冠

側懶復正幸蒙東都官復離機與穽祝曰離去也禮記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機弩牙穽陷也樊曰公時分教東都生李習之狀公行云自江陵掾入爲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
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譖公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公所以有避難機穽之語○難力智切乖慵
遭傲僻漸染生弊性既去焉能追有來猶莫聘
有舩魏王池洪曰河南志云洛水經尚善旌善二坊之北南溢爲池深處至數頃水鳥翔泳荷芰
翻覆爲都城之勝正觀中以賜魏王泰故號魏王池也往往縱孤泳孫曰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注
潛行爲泳縱字一作從或作泛水容與天色此處皆綠淨岸樹共
紛披渚牙相緯經孫曰緯經織也猶言縱橫也○經音徑懷歸苦不果
卸事取幽遂取一作最貪求匪名利所得亦以併以一
作已悠悠度朝昏落落捐季孟祝曰捐弃也落落一作落魄家貧無業前

漢家貧落魄無衣食業孫曰語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季氏爲魯上卿孟氏下卿羣
公一何賢上戴天子聖謀謨收禹跡孫曰左氏芒芒禹跡畫爲
九州跡一作蹟恐非四面出雄勁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
在庭百執事奉職各祇敬我獨何爲哉坐與億
兆慶譬如籠中鳥仰給活性命爲詩告友生負
愧終究竟

感春五首韓曰元和五年春分司東都作

辛夷花高最先開孫曰辛夷一名辛矧樹高數仞枝葉皆香洪曰辛夷高數丈江南地煖正
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落英漁隱曰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畫

生二月方開迎春白色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花高一作高花青天露坐始此
迴已呼孺人戛鳴瑟孫曰禮記大夫妻曰孺人又書戛擊鳴球戛鼓也戛音拮更
遣稚子傳青盃韓曰選恨賦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杜詩傳盃莫放盃選壯軍興
不爲用坐狂朝論無由陪樊曰憲宗即位五年平夏平蜀軍江東誅叛中興而
公年踰強仕投閒分司故有此言如今到死得閑處還有詩賦歌康
哉孫曰書皋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洛陽東風幾時來川波岸柳春全迴宮門一鎖
不復啓孫曰謂洛陽離宮也韓曰唐都長安以洛陽爲東都故有宮門一鎖之句若有感云雖有
九陌無塵埃孫曰九陌九達也宮門不啓故九陌無往來之塵埃也策馬上橋
朝日出孫曰洛陽有天津橋樓闕赤白正崔嵬孤吟屢閱

莫與和闋終也苦穴切寸恨至短誰能裁
春田可耕時已催孫曰催迫也王師北討何當迴孫曰元和
四年討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詳見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河北兵始進注放軍載草農事濟孫曰
軍一作車農一作濃戰馬苦飢誰念哉蔡州納節舊將死孫曰
是年彰義軍節度使吳少誠卒詳見送侯參謀赴河中幕詩注起居諫議聯翩來樊曰裴度
自西川節度掌書記召爲起居郎孫曰度以河南府功曹召爲起居舍人孟簡孔戣皆爲諫議大夫聯翩相繼也朝
廷未省有遺策肯不垂意缾與罍孫曰詩缾之罄矣惟罍之恥
小而罍大公以自喻也
前隨杜尹拜表迴杜尹謂杜兼也笑言溢口何歡咍祝曰
楚辭衆兆所咍咍笑也○咍呼來切孔丞別我適臨汝孔丞謂孔戡也風骨峭
峭遺塵埃音容不接秖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
孫曰元和四年杜兼爲河南尹十一月無疾暴卒孔戡以衛尉寺丞分司東都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廣泉至其縣暴卒
凶訃相尋謂此○訃音赴天公高居鬼神惡欲保性命誠難哉
○辛夷花房忽全開將衰正盛須頻來清晨輝
輝燭霞日薄暮耿耿和煙埃朝明夕暗已足歎
況乃滿地成摧頹迎繁送謝別有意誰肯留念
少環迴韓曰此篇言辛夷花之盛如此元微之有問韓員外辛夷花云韓員外家好辛夷開時乞取兩三枝
折枝爲贈君莫惜縱君不折風亦吹豈此耶

酬裴十六功曹巡府西驛塗中見寄

韓曰度時爲河南府功曹公時分司東都作一本無塗字

相公罷論道相公鄭餘慶也孫曰元和元年餘慶罷相出爲河南尹書三公論道經邦聿
至活東人聿遂也至一作來活一作治御史坐言事御史裴度也作
吏府中塵孫曰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遂令
河南治今古無儔倫補注謂無與比倫也四海日富庶孫曰
論語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道途隘蹄輪孫曰蹄輪車馬
也府西三百里候館同魚鱗候館亭驛孫曰周禮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館所以候賓客之館也相公謂御史勞子去自巡是時山水
秋光景何鮮新哀鴻鳴清耳宿霧褰高旻補注褰縮
閔也爾雅秋曰旻天褰字一作搴遺我行旅詩軒軒有風神軒軒者軒
昂之貌譬如黃金盤照耀荊璞真韓曰抱朴子荊山之玉潛光荊石之
中孫曰荊璞卞和所得玉也金盤荊璞以況二人之詩我來亦已幸事賢友其
仁韓曰論語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孫曰事賢謂餘慶友仁謂度持竿洛水側孤
坐屢窮辰孫曰窮辰盡日多才自苦勞孫曰多才謂度也苦勞一作勞苦
無用秖因循孫曰無用自謂也辭免期匪遠行行及山
春孫曰言欲自免去

燕河南府秀才 得生字

韓曰纂詩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公者房式也時爲河南尹公時爲河南令故曰忝縣
尹權德輿時爲宰相故曰作邦楨云
吾皇紹祖烈孫曰吾皇憲宗也天下再太平詔下諸郡
國歲貢鄉曲英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孫曰元和

四年以房式爲河南尹功曹上言公孫曰功曹參軍掌官吏考課祭祀禎祥道佛學校表疏醫藥之事一作功曹上其吉是日當登名日一作月乃選二十縣孫曰河南府二十餘縣試官得鴻生孫曰鴻生碩儒也羣儒負已材相賀
簡擇精怒起簸羽翮引吭吐鏗轟祝曰吭咽也頸也送引頸吭之纖坑禮記鏗聲鏗轟鳴聲也○吭下浪切又音杭鏗丘耕切轟呼宏切此都自周公孫曰周公成洛邑嘗居之文物繼名聲自非絶殊尤難使耳目驚
今者遭震薄震薄壓也不能出聲鳴鄙夫忝縣尹見題注愧慄難爲情惟求文章寫不敢妬與爭
還家勑妻兒具此煎炰烹柿紅蒲萄紫肴果相扶栗芳茶出蜀門荼茶也韓曰茶之嫩者佳吾蜀黃芽最皆出蜀中老杜木皮嶺詩辛苦赴蜀門○茶一作荼好酒濃且清何能充歡宴庶以露厥誠
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楨堅木也又楨幹築垣也事見題注補注杜春陵行云結也貫國楨○楨音貞丈人得其職韓曰易師貞丈人吉注丈人嚴莊之稱有一人本作大人文道當大行陰風攪短日韓曰老杜北征詩陰風西北來冷
雨澀不晴祝曰澀同說文不滑也楚辭不澀嗇只○澀色立切勉哉戒徒馭家國遲子榮遲待也音治

送李翺

孫曰翺字習之隴西人正元十六年娶公兄弁之女元和三年四月乙亥戶部侍郎楊於陵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表翺佐其府四年正月己酉翺自東都旌善坊以妻子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公與石洪假舟送之丁酉同登嵩山題姓名紀別故有此詩

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逶迤曲折也韓曰楚辭載雲旗兮逶迤○逶於危切迤餘支切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云有追送足跡絶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施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送石處士赴河陽幕 得起字

樊曰石處士石洪也韓曰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辟洪置幕府公書有序送詩亦是時作補注隱居詩話李渤石洪溫造爲處士純盜虛名公雖與之遊而多侮薄之所謂水北山人得聲名云云夫爲處士乃剝口論時事希聲名驗使又要索高價以至歸饒御以誇閭里比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詩云云尤可笑也

長把種樹書韓曰種樹書見史記秦始皇紀人云避世士韓曰論語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忽騎將軍馬自號報恩子風雲入壯懷一作風雷闊壯懷泉石別幽耳鉅鹿師欲老邢州鉅鹿郡亦有鉅鹿縣常山險猶恃常山鎮州樊曰憲宗紀元和四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反詔中人吐突承璀以河陽浙西宣歙兵討之師久無功五年七月遂赦王承宗成德軍鎮州也在今爲真定府豈惟彼相憂固是吾徒恥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

送李正字歸湖南

李名礎樊曰礎父仁鈞時爲親王府長史礎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其還以詩送之又有序送焉元和五年分司東都時也一作送李判官

長沙入楚深（潭州長沙郡）洞庭值秋晚人隨鴻鴈少江共蒹葭遠（韓曰杜詩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歷歷余所經（樊曰公貞元十九年出爲陽山令而從掾江陵入爲國子博士湖南之地蓋嘗經行矣）悠悠子當返（孫曰謂湖南使歸）孤游懷耿介旅宿夢婉娩（婉娩媚也記曰禮記姆教婉娩聽從○婉音宛娩音晚）風土稍殊音魚蝦日異飯親交俱在此誰與同息偃（補注詩或偃息在床）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四

[stamp]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五

古詩

辛卯年雪（樊曰公作於元和六年[illegible]爲河南令見[illegible]）

元和六年春寒氣不[illegible]歸（徐曰歸收藏也[illegible]）[illegible]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補注此即白樂天詩所謂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崩騰相排拶（拶迫也韓曰排拶○拶子達切又子末切）龍鳳交橫飛波濤何飄揚天風吹幡旂白帝盛羽衛鬖髿振裳衣（鬖髿亂貌韓曰選鬖若鬖髿乎研上○鬖上音參下音沙一作毿）白霓先啓塗（孫曰霓虹霓也楚詞曰白霓嬰茀胡爲此堂霓與蜺同）從以萬玉妃（從才用切）翕翕陵厚載（孫曰厚載地也）嘩嘩弄陰機（孫曰嘩嘩諠也韓曰嘩胡瓜切）生平未曾見何暇議是非或云豐年祥（韓曰謝惠連雪賦盈尺則呈瑞於豐年孫曰詩傳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飽食可庶幾善禱吾所慕（孫曰禮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斯哭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誰言寸誠微

醉留東野（樊曰元和六年公爲河南令作）

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長恨二人不相從吾與東野生並世如何復躡二子蹤東野不得官（韓曰東野前一年方罷河南水陸轉運從事故云）白首誇龍鍾（韓曰蘇鶚演義龍鍾不翹舉之貌如藍鬖拉搭之類他說皆非）韓子稍姦黠自慚青蒿倚長松（補注以氏）

聞見錄云劉仲原父戲歐陽曰永叔於韓文有公取有竊取竊取者無數公取者粗可數耳叔贈僧云韓子亦嘗謂收斂加冠巾乃退之送僧澄觀我欲收斂加冠巾也永叔聚星堂燕集云退之嘗有云青蒿倚長松乃退之辭留東野自慙青蒿倚長松也低頭拜東野願得終始如駏蛩樊曰孔子曰北方有獸名曰蟨愛蛩蛩駏驉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駏驉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蟨非愛駏蛩也爲其假足二獸亦非心愛蟨也爲其得甘草而遺之也夫禽獸猶知比假而相報也況士君子之欲名利者乎。駏音巨蛩音功東野不廻頭有如寸莛撞鉅鐘樊曰公荅張徹詩云頑力撞纖莛此云有如寸莛撞鉅鐘按劉向說苑子路曰建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說苑作挺而公兩作莛東方朔客難曰以莛撞鐘公事使說苑而字則出此。莛音亭吾願身爲雲東野變爲龍韓曰取易雲從龍之義四方上下逐東野雖有別離無由逢

李花

樊曰公元和初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又有寒食日夜歸酬張十一李花之什所謂不忍千株雪相映是也至是元和六年爲縣河南而作此詩自夜領張徹投盧全而下其所以狀李花之妙者至矣蘇內翰梅詩本此云縞裙練帨玉川家肝膽清新冷不邪穠李爭春猶辦此更教踏雪看梅花亦一奇也

平旦入西園梨花數株若矜夸旁有一株李顏色慘慘似含嗟問之不肯道所以韓曰此暗使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見史李廣贊老杜哀王孫詩問之不肯道姓名獨繞百帀至日斜帀子荅切忽憶前時經此樹正見芳意初萌芽奈何趂酒不省錄不見玉枝攢霜葩攢聚也音賛枝一作枝泫然爲汝下雨淚祝曰泫然流見礼記夫子泫然流涕。泫胡犬切無由反旆羲和車孫曰羲和日御返旆

謂回也東風來吹不解顏蒼茫夜氣生相遮冰盤夏薦碧實脆斥去不御慙其花斥去一作雲去一作斥逐當春天地爭奢華洛陽園苑尤紛拏洛陽東都河南。拏女加切誰將平地萬堆雪堆一作將翦刻作此連天花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長姬香御四羅列縞裙練帨無等差祝曰縞衣綦巾注縞衣白色帨佩巾詩無感我帨兮縞音杲帨始銳切靜濯明粧有所奉顧我未肯置齒牙清寒瑩骨肝膽醒一生思慮無由邪補注詩思無邪

招揚之罘

樊曰公爲河陽令之罘自中山來從公問李公借其歸以詩招之補注之罘行第八元和十一年進士罘音浮之罘一作录之

柘生兩石間萬歲終不大野馬不識人難以駕車蓋柘移就平地馬羈入廐中樊曰時之罘猶未第故公以詩招之有柘馬之喻而後之工書者遂作爲柘石圖陳季常家藏之蘇內翰爲之銘云柘生兩石間天命本如此又云韓子俯仰人但愛平地美又云君看此槎牙豈有可移理原公詩意蓋以喻之罘遊從問李以成其才故其下有獨李陋不遠復之語乐謂以利迁也若既槎牙而後移則所謂時過然後學矣覽者无以爲異馬思自由悲柘有傷根容傷根柘不死千丈日已至千字一作百日已字一作日以一作不難馬悲罷還樂罷音疲振頓矜鞍轡頓一作迅之罘南山來孫曰南山之罘縣名文字得我驚館置使讀書日

有求歸聲我令之哭歸覔待栢與馬覔待一作失得之哭别我去計出栢馬下我自之哭歸入門思而悲之哭别我去能不思我爲灑掃縣中居孫曰縣河南縣引水經竹間罝讙所不及祝曰罝罟讙喧也莊子天下何其罝罟讙讙驕切何異山中閑前陳百家書食有肉與魚韓曰史記馮諼彈鋏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左傳肉食者鄙未能遠謀先王遺文章綴緝實在余禮稱獨學陋孫曰禮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易貴不遠復孫曰易不遠復無祇悔作詩招之哭晨夕抱飢渴

寄盧仝

韓曰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作仝别門不出時洛陽有留守鄭餘慶有尹李素仝皆不見北詣石洪水南謂溫造皆能往河陽幕少室謂李渤三人者皆仝所不爲也

玉川先生洛城裏孫曰仝居洛陽自號玉川子韓曰選放歌行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脚老無齒辛勤奉養十餘人上有慈親下妻子先生結髮憎俗徒孫曰結髮謂少年時閉門不出動一紀韓曰禮記一紀十有二年至今鄰僧乞米送今一作令僕忝縣尹能不恥見題注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致送也勸參留守謁大尹樊曰洛城有東都留守有河南尹公送溫造序曰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試盡登封墓曰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是時鄭餘慶留守東都李素以少尹行大尹事言語纔及輒掩耳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孫曰水北水南謂洛水之南北也在洛陽城中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辟石洪爲從事洪居水北溫造字簡輿亦爲所辟造居水南故云水北水南山人也少室山人索價高少失照切兩以諫官徵不起孫曰李渤字濬之刻志於學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徙少室元和元年以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薦之詔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促又不赴公爲河南令遺渤書譬說勸善公言始出家東都彼皆刺口論世事有力未免遭驅使此一段文意見前送石處士序先生事業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繩己赴河陽幕題注春秋五傳束高閣補注惠居詩話班固云春秋五傳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鄒氏夾氏也又云鄒氏無書夾氏未有書而韓詩全詩云春秋五傳束高閣何書也孫曰晉杜乂殷浩才名冠世庾翼弟之重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五傳一作三傳獨抱遺經究終始往年弄筆嘲同異孫曰仝與馬異結交詩云仝不同異不異是謂大仝而小異仝自同異自異是謂仝不往兮異不至君怪辭驚衆謗不已謗一作誇驚一作怪近來自說尋坦塗孫曰坦塗謂平易也猶上虛空跨騄駬孫曰騄駬良馬名耳色綠韓曰淮南子騄駬天下之疾馬孫曰史記造父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乘騄音錄駬音耳虛空一作青雲去歲生兒名添丁孫曰仝有添丁詩要令與國充耘耔祝曰詩或耘或耔耔雍苗本音子國家丁口連四海孫曰唐制男子二十一爲丁豈無農夫親耒耜先生抱才終大用宰相未許終不仕假如不在陳力列列何也韓曰語陳力就列立言垂範亦足恃苗裔當蒙十世宥孫曰襄二十一年左氏傳祁奚謂宣子曰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豈謂貽厥無基址貽遺也韓曰詩貽厥孫謀故知忠孝生天

性潔身亂倫安足擬孫曰論語欲絜其身而亂大倫注倫道理也昨晚長
鬚來下狀隅牆惡少惡難似韓曰荀子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渾舍驚怕走
每騎屋山下窺瞰孫曰屋山屋危也瞰視也苦濫切不信
折趾指趾足憑依婚媾欺官吏孫曰易婚媾有言媾重婚也
令行能禁止先生受屈未曾語忽此來告良有
以嗟我身爲赤縣令赤縣大縣操權不用欲何俟立
召賊曹呼五百孫曰漢郡國有賊曹主盜賊事張敞爲京兆尹有賊曹掾絮舜是其職也古今注五百一伍之長五人曰伍伍長爲伯即今之行杖人也韓曰後漢宋均傳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陌伍當也陌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驅除也故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又按不避於黃祖祖怒令五百將出加箠衡大罵祖遂殺之注五百猶今之問事者盡取鼠輩尸諸市先生又遣長鬚來如

此處置非所喜況又時當長養節孫曰謂春時也都邑
未可猛政理先生固是余所畏度量不敢窺涯
涘祝曰涘說文水厓也詩在水之涘牀史切放縱是誰之過歟效尤戮僕
愧前史樊曰左氏公叔文子卒而知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介之推對其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先旦居曰效尤禍也孫曰襄三年左氏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二十一年晉樂盈過周周西鄙掠之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買羊沽酒謝不敏偶逢明月耀桃李補注即李花詩云日光赤色照未好明月暫入都交加夜領張徹投盧仝乘雲共至玉皇家也先生有意許
降臨更遣長鬚致雙鯉孫曰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贈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致雙鯉欲遣之以書也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集註盧四名汀公詩有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又有和盧郎中寄示送盤谷子詩又有和虞部盧四兄元日朝回又有早赴行香贈盧李二中舍又有酬盧給事曲江荷花行雲夫貞元元年進士新舊史無傳以此數詩考之歷虞部司門庫部郎曹遷中書舍人爲給事中其後莫知所終矣此詩元和六年秋所作時公自河南令入爲職方員外郎作

長安雨洗新秋出極目寒鏡開塵函韓曰函匣也杜甫月詩塵匣元開鏡○函胡緘切終南曉望蹋龍尾孫曰終南長安南山詩終南何有有紀有堂也龍尾陂長安地名倚天更覺青巉巉巉巉高也鋤銜切自知短淺無
所補從事久此穿朝衫歸來得便即遊覽暫似
壯馬脫重銜銜馬口中鐵韓曰杜詩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曲江荷花
蓋十里孫曰曲江地名唐號芙蓉園蓋覆也江湖生思自莫緘一作生目思自緘
歎樂遊下矚無遠近孫曰漢宣帝神爵三年起樂遊苑在杜陵西北今呼爲樂遊廟○矚也音燭
綠槐萍合不可芟芟除也白首寓居誰借問平
地寸步險雲嚴一作扃門也嚴與巖同字雲夫吾兄有狂氣
嗜好與俗殊酸鹹日來省我不肯去日謂近日論詩
說賦相諵諵諵諵孫曰多言兒○諵女減切望秋一章已驚絕
猶言低抑避謗讒抑一作仰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
何以當鐫劃鐫子全切劃呼麥切嗟我小生值強伴怯膽
變勇神明鑒平聲祝曰玉篇照也馳坑跨谷終未悔孫曰言頗厚此山也
爲利而止真貪饞饞饕也孫曰利謂利祿言拘於利祿而不游此山是爲貪饞之人矣○饞音讒
高揖羣公謝名譽遠追甫白感至誠唐曰謂李杜孫曰誠

誠也書至識寂神 樓頭見月不共宿（見一作皎） 其奈就鈇行纖
纖（韓曰古樂府云兩頭纖纖月見半也○纖一作㦚所咸切）

誰氏子

韓曰呂炅也河南人元和中棄其妻著道士服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見河南尹尹李素素立之府門使吏卒脫道士服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時爲河南令作此詩有頗推教誨不從而誅之語至是妻始歸之

非癡非狂誰是子去入王屋稱道士（注見題下） 白頭
老母遮門啼挽斷衫袖留不止翠眉新婦年二
十載送還家哭穿市（韓曰左傳文公夫人姜氏以襄仲殺其子不得立歸于齊哭而過市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或云欲學吹鳳笙（笙一作皇） 所慕靈妃媲
蕭史（孫曰列仙傳秦穆公時有蕭史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声鳳來止其屋公爲作鳳臺夫妻止其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媲匹也匹詣切） 又云時俗輕尋
常力行險怪取貴仕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
知其妄矣（知上音智） 聖君賢相安可欺乾死窮山竟
何俟嗚呼余心誠愷悌顧往教誨究終始罰一
勸百政之經（韓曰中說杜如晦問政子曰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 不從而誅未
晚耳誰其友親能哀憐寫吾此詩持送似

河南令舍池臺（樊曰元和六年公爲令時作）

灌池纔盈五六丈築臺不過七八尺（七八字一作六七） 欲
將層級壓籬落（言所築臺） 未許波瀾量斛硯（言所灌池） 規
摹雖巧何足誇景趣不遠真可惜（景一作指） 長令人
吏遠趨走已有蛙黽助狼籍（蛙黽蝦蟆屬蛙烏瓜反黽武幸切）

送無本師歸范陽

送賈島集注劉公生詰云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馬上得句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作推字煉之未定不覺衝尹侍韓吏部權京尹左右皆至前島具告所以韓立馬良久曰作敲字佳矣遂与爲布衣交有詩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覺閑天恐文章還斷絶再生賈島在人間後以不第乃爲僧号无本又玄集及塩飛録亦具此事又詩又摭言云島嘗騎驢天衢時秋風正厲黃葉可掃島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不可得因唐突京尹遂擐其被繫一夕而釋按史云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无本來東都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吟及值公卿大夫不知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尹詰責之久乃得釋○傳所言跨驢事而不言京尹其誰然其意与摭言合而嘉話等集所云公与島時東坡云世俗无知者所記非退之語然此詩正未知本時退之爲河南令不應至是方相知又島初爲浮屠後乃舉進士此云後改名无本乃傳者之誤也樊氏又云按此詩元和六年冬作而是年秋東野有詩与无本云長安秋声乾木葉相號悲云云東野尚无恙何以云云既葬北邙山耶若以爲公爲京尹此語島故云則公爲尹在長慶三年而是年何以有此作也

無本於爲文（注見題） 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
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孫曰蛟龍屬大者藏壑能吞人） 造次欲手
攬（攬持也） 衆鬼囚大幽（大幽此暗冥也） 下覷襲玄窟（孫曰玄黑也易入于坎窞說文窞坎中小坎○窞徒感切） 天陽熙四海（孫曰天陽日也熙照也） 注視

首不頷注注目也頷頭也搖頭皃音乎感切舊本作五感切鯨鵬相摩窣孫曰鯨鵬物之大者相摩空中出也窣亦摩也祝曰前漢傳媻姍勃窣上金隄○窣蘇骨切兩舉快一噉從救切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孫曰黯黮庸暗皃韓曰里切楚詞尚黯黮而有暇○黯烏感切黮徒感切狂詞肆滂葩滂葩狂皃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風蟬碎錦纈錦纈紋綵孫曰言如風蟬文如碎錦纈皆言其詩之工風一作峰○纈奚結切綠池垤菡萏孫曰詩有蒲菡萏爾雅荷芙蕖其花曰菡萏○菡音撼萏音撢垤一作冢芝英擢荒蓁孫曰芝草也其葉相連瑞應圖曰王者敬事耆老不失故舊則芝草生英花也擢拔也蓁草盛皃一作臻孤翮起連菼祝曰詩毳衣如菼注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孫曰尒雅菼亂郭璞注云似葦而小連菼叢葦也○菼吐敢切家住幽都遠島家范陽未識氣先感來尋吾何能無殊嗜昌歜孫曰呂氏春秋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食之昌蒲菹昌蒲也左氏所謂享有昌歜者也○歜徂感切始見洛陽春樊曰元和六年春公爲河南令始識島於洛陽桃枝綴紅糝以米和羹曰糝糝桑感切遂來長安里時卦轉習坎樊曰公是年拜職方員外郎遂來長安里與之別十一月矣坎十一月卦也老懶無鬪心久不事鉛槧鉛墨槧牘也槧出西京雜記詩見上贈張籍戲詩孫曰久不事鉛槧言久不爲文章也○槧在敢切欲以金帛酬舉室常顑頷韓曰顑食不飽也頷面黃也樊曰離騷經長顑頷亦何傷王逸注不飽皃孫曰言歉然无李金帛則我舉室常飢貧也○顑口紺二切頷胡感切一本作鳴頷嗚呼嗚呼念當委我去雪霜刻以憯祝曰憯痛也禮部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七感切獰飆攪空衢韓曰獰惡也疊也祝曰敗也折也史記折頸摺頤曰獰颷狂風也空衢天衢也○獰尼耕切摺之涉切孫天地與頓撼孫曰頓撼搖撼也言獰颷之起天地亦且搖動也勉率吐歌詩尉汝

别後覧別一作對

石鼓歌

歐曰歐陽文忠集古錄云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始置于廟而亡其二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然其可疑者四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耳至於字書亦非史籀不能作也文忠所跋如此此歌元和六年作洪曰石鼓文可見者其略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又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員獵員獵員斿麀鹿速速君子之求又曰左驂旛旛右驂騝騝秀弓時射麋豕孔庶又曰其魚維何維鱮維鯉何以橐之維楊與柳橐苻宵切說文曰橐囊也補注筆墨閒錄云此歌全倣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才薄將奈石鼓何卽子美云潮乎潮乎奈汝何快劍斫斷生蛟鼉卽子美云快劍長戟森相向

張生手持石鼓文孫曰時張籍注見前題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孫曰孝經說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堂諸侯劍珮鳴相磨珮一作佩蒐于岐陽騁雄俊蒐狩也今岐山縣舊曰岐陽樊曰左氏成有岐陽之蒐左氏言成王公今言宣王未詳萬里禽獸皆遮羅萬里一作百里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嵯峨山高皃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譔刻留山阿揀一作簡譔一作撰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訶撝指撝訶斥也○撝音麾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

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祝曰說文云自秦書有八體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於公府也科謂科斗書魯共王壞孔子宅得書論語孝經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文字也）年深豈免有缺畫（又音畫忽麥切）快劍斫斷生蛟鼉（祝曰蛟鼉水虫禮記伐蛟取鼉 孫曰此下皆狀石鼓文如此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所謂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千金蛟龍盤拏肉屈強者也○鼉書何切）鸞翔鳳翥衆仙下（祝曰選鳳翥鸞翔 孫曰鸞翔鳳翥以為先導也○翥章恕切）珊瑚碧樹交枝柯（補曰班固西都賦珊瑚碧樹周阿而生 廣雅曰珊瑚珠也說文云生海中色赤碧樹碧玉樹也淮南子曰崑崙山有玉樹在其北說文云碧石之青美者 韓曰晉武帝賜王愷珊瑚樹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金繩鐵索鎖紐壯（音紐紐結也）古鼎躍水龍騰梭（解曰史記宋太丘社亡鼎淪于泗水彭城下秦始皇二十八年過彭城欲出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 韓曰漢武帝得鼎於汾水 梭機具也 韓曰晉書陶侃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梭掛於壁有頃雷雨化為龍而去 龍騰一作蛟騰）

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蛇大一作大小 一作雅為二雅 祝曰上於為切下音移詩委蛇委蛇美也 補曰韻補蛇音唐何切行皃 孫曰協詩歌字韻當從補音 委蛇 委它宅如山如河 注行可從迹也 加詩委佗者平易之皃 遠蛇與佗字同 委佗如龍之委蛇分毛）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補注來後曰掎摭武將軍一足也說文掎偏引也摭拾也 祝曰選劉琨掎摭利病無遺也 一本作拾 孫曰詩意謂石鼓文不錄於詩而二雅不載如摘星宿而遺日月也羲和日御 韓曰李斯文日月也 舊注孔子刪詩小者且此文如此大者遺日月也詩音奇又奇寄切又音系宿音秀）嗟余好古生苦晚（韓公好古生已遲我小說）對此涕淚雙滂沱（曰 滂沱大雨兒 孫曰旁普郎切沱徒何切 韓曰 詩涕泗滂沱 祝曰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孫曰元和元年公自江陵召為國子博士）

故人從軍在右輔（孫曰右輔謂右扶風即鳳翔府也公故人為鳳翔節度府從事 孫曰謂安石故人也）為我度量掘臼科（孫曰科坎也掘臼科謂鼓處之窪坎 韓曰謂安石鼓上當作坎字）濯冠沐浴告祭酒（孫曰唐制國子監有祭酒一人從三品時公為博士故告之也）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秖載數駱駝（孫曰駱駝巨獸也外國圖云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好騎駱駝 漢書匈奴傳云奇畜則駱駝又能負重而致遠物也）薦諸太廟比郜鼎（韓曰春秋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郜音告）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孫曰詩如切如磋 注治骨曰切 象曰磋 切磋相成之義 韓曰觀詩意公當時有是說於大學以沮之者也）觀經鴻都尚填咽（孫曰後漢靈帝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 舊注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于太學門外使後生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

千兩填塞街陌 韓曰觀經與鴻都二事公併用之 洪一作鴻）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剜一丸切 剔他歷切）安置妥帖平不頗（祝曰頗不平也 韓曰頗循繩墨而不頗 類頗音普禾切 頗一作陂 擢一作推 頗一作傾）大廈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官一作夫）詎肯感激徒媕婀（孫曰媕婀不決貌 祝曰詎豈也詎肯謂不肯也 媕婀猶依違不決而已○媕音庵又音諳 婀倚可切 但恨音阿）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韓曰後漢郭子儀字長安人○摩挲音娑）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樊曰晉王羲之傳山陰道士好養鵝羲之求市之曰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去其曰俗書者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為籀書石鼓文籀書也秦變古為小篆為隸今又變而為楷州俗書顧非古也 補生王得臣麈史云韓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媚王右軍書多不崇篇旁此退之所謂羲之俗書趁姿）

媢者也。繼周八代爭戰罷，孫曰論語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八代謂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樊曰自周而下不啻八代論其正統又頗多說今以石鼓所在言之其秦漢魏晉元魏雜周隋八代歟 無人收拾理則那。那何也韓曰左氏宣二年犀兕尚多棄甲則那 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辯口如懸河。韓曰晉郭象能清言王衍每云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雙鳥

集註 蘇內翰作李太白畫像詩有曰化爲二鳥鳴相酬一鳴一止三千秋或者遂謂此詩爲李杜作非也按柳仲塗雙鳥詩解云高公子高曰雙鳥者當其韓之前後斯執政人也一仕一隱本異末同故曰城市巖幽以殊別也下言蓋以其辯姦詭比淵懷其時也未知斯說果氏周子曰

不然大抵韓之爲心專夫道也屢行指孔氏者爲夷矣故垂言以刺之釋老俱夷而教殊故曰雙鳥又石林詩話云雙鳥詩殆不可曉當以問蘇丞相子容云意是指佛老二字以其終篇本末考之或然又筆墨間録云劉偶言雙鳥詩爲二氏作子嘗言其然以其中有云不卑兩鳥鳴 大法失九疇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類似云二氏之言亂周孔之教耳此詩中塗所其岦洪慶善又祖其意而宴之都以陀巖於輝爲近今儒藏焉

雙鳥海外飛，飛來到中州。韓曰其所從來不在中国後得而至此曰兩周孔之国教而行乎中国 一鳥落城市，韓曰釋之爲教以毆都邑聚曰福禍之說足以歆動群衆 一鳥集巖幽。韓曰老之爲教棲身山林洪曰清淨無爲集一作巢 不得相伴鳴，爾來三千秋。韓曰二教雖來未明乎世洪曰不相爲謀其來久矣 兩鳥各閉口，萬象銜口頭。韓曰既未得明其教其言亦未能大盛于物利曰二家之說包羅萬象不鳴則已 春風卷地起，百鳥皆飄浮。韓曰正道衰隳風盛故比之春風百鳥飄浮衆邪興也洪曰春風起則百鳥能日鳴矣天下之善鳴者遇其時各以其術自鳴 兩鳥忽相逢，百日鳴不休。韓曰釋老乃得並出而有于民又益張矣洪曰二氏並行各騁其辯 有耳聒皆聾，有口反自羞。韓曰謂其他說而譽謂已莫及也 百舌舊饒聲，從此恒低頭。韓曰百舌謂百子也從來作文著書從此不能出其上洪曰雖善辯者无所容其喙 得病不呻喚，泯默至死休。韓曰謂其道或世不用遂至死乃休矣洪曰忍死受害不敢復言默一作然 雷公告天公，百物須膏油。韓曰盟有忿而訴于上故曰雷公告天公以假爲喻也百物須膏油者使王化復其不由于生矣洪曰天公謂君也膏澤不下於民以兩鳥鳴故也 自從兩鳥鳴，聒亂雷聲收。韓曰蓋謂帝王之道不能充行於天下洪曰雷者天下號令雷聲收則號令不行也 鬼神怕嘲詠，造化皆停留。韓曰或有留智之人謝嫉

謔以全其變則羅所以言之有素也乃停留其豈作鬼神者造化所由出也鬼神畏其號令而况人乎 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洪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今則詩之○挑吐彫切抉於決切古穴二切 蟲鼠誠微物，不堪苦誅求。韓曰謂其无所漏脫子幽微也洪曰誅求至於蟲鼠甚矣 不停兩鳥鳴，百物皆生愁。韓曰苟世不息其此則畏其生死其罪福而愁憂矣 不停兩鳥鳴，自此無春秋。不停兩鳥鳴，日月難旋輈。張流切 不停兩鳥鳴，大法失九疇。洪曰九疇在天地間居者皆不得其所 周公不爲公，孔丘不爲丘。韓曰自此而時與其春秋矣日月亦莫紀其序矣大法亦失其九疇矣周孔之道亦絕滅矣洪曰孟子曰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與此同意 天公怪兩鳥，各捉一處囚。韓曰若此乃釋老之數果遂分爲二行於世終有拘其時政矣洪曰有王者作則兩鳥不得爭鳴於天下 百蟲與百鳥，然後鳴啾啾。

啾 柳曰然後世得不全鄙其言他道者乃云百蟲七鳥鳴而復啾啾矣洪曰能言之類各得伸其說 兩鳥既別處閉聲省愆尤 柳曰數之既有其限不得然而使氏夷也各守其方而省度矣 朝食千頭龍暮食千頭牛朝飲河生塵暮飲海絕流 唐曰尚復信奉者衆耗世害世率四海之大幾被其困焉 還當三千秋更起鳴相酬 柳曰明其後尤不能然如此矣後有其甚或者久而見興也洪曰兩鳥閉声而省愆尤宜其衰而然蚕食於民猶如此其甚蓋不能拒其吭絕其声則久而復鳴理勢之必然也

贈劉師服

樊曰詩云只今年纔四十五元和七年作也

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 韓曰呀含牙張口貌唇牙 所存十餘皆兀䑕 兀䑕不安也或作杌隉孫曰又作杌隉書杌隉音臬之杌隉䑕音臬 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 呞說文云吐而噍孫曰亦惟牛曰齝羊曰齥牛食已久復出嚼之曰齝與呞同韓曰揚雄獨猶病○呞音癡 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 飣丁定切 只今年纔四十五 韓曰杜詩只今年纔十六七 後日懸知漸莽鹵 祝曰莊子曰為政焉勿鹵莽不用心也○莽莫補切鹵音魯 朱顏皓頸訝莫親此外諸餘誰更數憶昔太公仕進初口含兩齒無贏餘 樊曰荀子文王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齫然而齒墮矣齫然齒缺之貌 虞翻十三比豈少 比一作此 遂自惋恨形於書 孫曰吳書虞翻字仲翔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惋烏貫切遂一作還 丈夫命存百無害誰

能檢點形骸外 韓曰莊子申徒嘉謂鄭子產曰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 孫曰莊子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已而大魚食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黃州記曰鯨魚數長百丈大亦須之目即明月珠也韓曰舊史云劉師服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縫貶朝陽縣若詩語之戲 林注 東坡云肯義韓子盛且陋十一飽鯨魚何足贈

題炭谷湫祠堂

樊曰按陸長源辨疑志云長安城南四十里有靈母谷俗呼為炭谷深數丈長安志則云炭谷在万年縣南六十里又云澄源夫人湫廟在終南山炭谷公所云炭谷湫不出此韓曰公南山詩有云因緣窺其湫即此公賦在京師作湫龍居也蒞由切

萬生都陽明 孫曰万生万物也陽明明也陽明陰晦故曰陽明 幽暗鬼所寰 孫曰寰亦居也 嗟龍獨何智出入人鬼間 孫曰明晦皆居之 不知誰為助若執造化關 關閥也韓 厭處平地水巢居插天山 孫曰插天之山高山也樊曰湫本在南山平地一日風雷移居於上或云公龍移詩天昏地黑蛟龍移云云即此也 列峯若攢指 孫曰若聚十指○攢音攢 石盂仰環環 孫曰池也小似盂環環圓貌 巨靈高其捧 韓曰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巨靈之神之有力者 保此一掬慳 孫曰掬謂以手捧物一掬言小也詩終朝采綠不盈一匊慳悋也丘閑切 森沉固含蓄本以儲陰姦 孫曰陰姦謂龍猶南山詩所謂凝湛閟陰獸也 魚鱉蒙擁護羣嬉傲天頑翾翾棲託禽 劉曰翾小飛也說文息也 韓曰揚子朱鳥翾翾許緣切 飛飛一何閑祠堂象侔眞擢玉紆煙鬟 鬟髻也 羣怪儼伺候恩威在其顏我來日正

中悚惕思先還（悚一作怵）寄立尺寸地敢言來途艱
吁無吹毛刃血此牛蹄殷（孫曰吹毛良劍也牛蹄跡殷小水也言我豈無吹毛之劍血此牛蹄水今殷乎言欲殺比龍也殷赤黑色左傳左輪朱殷注血色也殷烏閑切）至今乘水旱
鼓舞寡與鰥（孫曰鼓舞謂所禱也周札曰大旱則舞巫而舞雩是水旱之時有鼓舞也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林叢鎮冥冥（叢草叢生兒冥冥幽黑也）窮年無田
剛妍英雜艷賓（英花也妍作研者非）星瑣黃朱班（孫曰黃朱班謂黃朱相雜班文也瑣小也）石級皆險滑（石級石磴也）顛躋莫牽攀（孫曰書今尔無指告于顛隮注云顛隕隮墜也）宅區雖毀碎付與宿已頒（頒大也）
棄去可奈何吾其死茅菅（茅菅草名韓曰詩露彼菅茅菅音姦）

聽潁師彈琴

【集注】西清詩話云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坡荅以退之聽潁師琴公曰此祇是琵琶耳吳僧義海以琴名世或以六一語問海海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昵兒女語恩怨相尔女言輕柔細瑣真情出見也畫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精神踴躍氣勢也浮雲柳絮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縱放也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又見頡孤一絕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起伏抑揚不主故常也皆指下絲声妙處惟琴為然琵琶格上声烏能尓耶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譏評也做氏亦曰或云浮雲柳絮無根蔕云云此泛声也謂輕非好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群云云泛声中寄指声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声也失勢一落千丈強歷声也皆琴者云此數声最難工文忠公以為琵琶詩東坡作聽琴詩恨文忠公不及見二公之論似未必然

昵昵兒女語（祝曰王嘗呢喃小声多言也音尼又呢嘖切）恩怨相尔汝

劃然變軒昂（孫曰劃聲之聲激烈也）勇士赴敵場浮雲柳絮
無根蔕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群忽見孤
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嗟余
有兩耳未省聽絲篁（絲篁絲竹也）自聞潁師彈起坐
在一牀（孫曰一云不寐也牀一作傍）推手遽止之（推他回切）濕衣淚滂滂
潁乎尔誠能（潁乎一作潁師一本又作潁乎潁乎尔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孫曰冰炭言彈琴工拙之異韓曰當是琴聲必有感於公者故聽絲而悲焉）

送陸暢歸江南

洪曰暢字達夫嘗著蜀道易云酉陽雜俎云暢江東人娶董溪女溪墓誌云丞相隴西公第二子溪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死相中明年許歸葬元和八年十一月葬河南長女嫁吳郡陸暢詩云迎婦丞相府即此也我實門下士退之嘗為董晉從事求貴相中貴從暢時溪未歸葬也

舉舉江南子（孫曰李季鑑黃暢吳郡人故云江南子）名以能詩聞（樊曰暢頁）李之年對雪落句云天人寧厭巧剪水作花飛山文房月云起來自擊書寫破恰福清尤著枕前雪嶺崔博林亭云擘障入雲謝鳳開元主花及登蘭省遇雲陽公主下降暢為儐相有詠簾詠行障詠撻詠鎽作內人以暢吳音才思敏捷以詩嘲之暢酬曰勸面仙郎選聖朝偶逢秦女大箭有數替聲聞王母不奈烏鳶噪鵲橋觀此可見其能詩矣一來
取高第（韓曰暢元和元年登進士第）官佐東宮軍（孫曰暢進士為皇大子屬）迎婦丞相府（注見題）誇映秀士群（韓曰禮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一本士作才）鳴鸞桂樹間（孫曰孫氏瑞應圖曰鸞鳥者亦神之精鳳凰之佐）觀者何繽紛（孫曰繽紛多兒【補注】揚雄勿繽紛往來繽正言雜也實切）人事喜
顛倒旦夕異所云（孫曰言事多變也）蕭蕭青雲幹遂逐

荆棘楚（韓曰楊歸江南必有其故所不可詩而詳矣）歳晩鴻鴈過鄉思見新文踐此秦關雪家彼吳洲雲悲啼上車女（禮記曰御婦車）骨肉不可分感槩都門別丈夫酒方醺我實門下士（見題注）力薄蚋與蚊（祝曰孟子蠅蚋姑嘬之蚋儒税切）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補注漢墓誌云漢吟名彼死湘中明年立皇太子有詔令許歸葬一月和八年葬河南此云湘中墳豈公作此詩時尚藁葬湘中耶）

送進士劉師服東歸（唐曰在京師作以前後詩當在元和七年詩云夏槐作雲屯又當在其年夏）

猛虎落檻穽（孫曰司馬遷与任安書曰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摇尾而求食檻穽坑皆所以取猛獸）坐食貢茹孤㹠（茹一作如樊曰非㹠与豚同徒門切）丈夫在富貴豈必守一門公心有勇氣公口有直言奈何任埋沒不自求騰軒僕本亦進士頗嘗究根源由來骨鯁材喜被軟弱吞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冤（硉兀危石也或作硉矶韓曰選江賦巨石硉兀以前却硉音聿又勤没切兀五忽切）泥雨城東路夏槐作雲屯（韓曰選魏都賦雲屯冀馬）還家雖闕短指日親晨飧（孫曰束晳南陔詩馨尔夕膳絜尔晨飧）攜持令名歸自足貽家尊時節不可踈親交可攀援（援引也音爰）勉來取金紫勿久休中園

嘲魯連子（樊曰魯連齊人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公乃云爾何哉抑豈有所諷也）

魯連細兒黠（胡八切）有似黃鷂子（洪曰鷂鷙鳥也列子鷂之為鸇弋照切）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觜（孫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得復談韓曰魯連往見田巴而謂曰今楚軍南陽趙高唐之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於是說若此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皆惡之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開端要驚人雄跨吾厭矣（跨越也）高拱禪鴻聲（禪時戰切）若輟一盃水（孫曰高拱拱手也禪謂堯舜以天下禪讓僅若棄一盃水耳）獨稱唐虞賢顧未知之耳（孫曰堯舜以天下與人於堯舜何足道者而仲連以唐虞為賢蓋未知之耳此田巴所以誚其矜爪觜也）

贈張籍（韓曰此詩大意以其子之惠為喜耳張籍後有祭公詩云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與詩意合補注蔡寬夫詩話云舊說退之子不慧讀金根車改為金銀然退之贈張籍詩所謂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僩則不應不識字也不知詩之所稱乃此子乎）

吾老嗜讀書（嗜一作著）餘事不掛眼有兒雖甚憐教示不免簡君來好呼出踉蹡越門限（踉蹡急行皃亦行不止皃補注潘岳曰已踉蹡而徐來○踉音郎又音亮蹡音鏘又七羊切）懼其無所知見則先愧赧（與赧同祝曰孟子觀其色赧赧然○赧乃版切）聽因有緣事上馬揷手版（孫曰手版笏也笏者手版一物而異名韓曰輿服志入坐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版頭其餘王公卿士俱執手版主於敬）留君住廳食使立侍盤醆（醆阻限切醆爵也）薄暮歸見君迎我笑而莞（莞微笑皃祝曰論語夫子莞爾而笑莞胡版切）指渠相賀

言此是萬金産吾愛其風骨粹美無可揀試將詩義按如以肉貫弗孫曰弗所以貫肉初限切開袪露毫末孫曰袪衣袂開袪猶開懷也自得高嵯峨嵯峨山屈曲兒祝曰嵯峨高以嵯峨一作蹇嵯高兒楚詞思蹇嵯之不失是矣○蹇基展切嵯所綺切我身蹈丘軻補注東坡詩云翁如退之蹈丘軻我身作子身爵位不早綰固宜長有人文章紹編剗楚限切感荷君子德怳若乘朽棧孫曰乘朽棧謂危懼也○怳許往切棧士限切召令吐所記解摘了瑟僴孫曰解摘謂解釋也詩瑟兮僴兮莊矜莊也寬大也記禮瑟兮僴兮恂慄也僴遐板切顧視窗壁間親戚競覘贊覘丑廉切祝曰覘窺也韓曰說文目瞖瞖也說文曰譖也覘丑廉切瞖武版切喜氣排寒冬逼耳鳴睍睆韓曰詩睍睆黃鳥之文舊矣○睍胡典切睆戶版切如今更誰恨便可耕灞滻韓曰滻水出藍田谷灞滻入灞孫曰灞滻長安二水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終始灞滻出入涇渭謂有子如此便可謀歸耕也○滻音産

韓五　　三十二

調張籍

補注筆墨閒錄曰退之參李杜透機關於調張籍詩見之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入荒以下至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此領會語也從退之言詩者多而獨許籍者以其有見處可傳衣耳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燄以冉切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集注元稹李杜優劣論云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李陽冰序李太白詩云風騷之後千載獨步唯公一人退之論李杜無優劣如薦士詩云勃興得李杜城南聯句云蜀雄李杜拔感春詩云近憐李杜無檢束醉留東野云昔年因讀李白杜甫詩石鼓歌云少陵無人謫仙死及此云云公於李杜未嘗分優劣也東坡謂公退之於李杜參翱翔亦可以見公之意道補云公作此詩為微之發蓋稹作李杜優劣論先杜後李

故謗蚍蜉撼大樹北蚍蚍蜉大蟻也○蚍音毗蜉音浮傷韓曰黃魯直云吾友黃介讀李白優劣論曰論文正不當如此子以為知言臨川刪取四家詩則以老杜為第一文忠第二退之第三李白第四其說云歐公文章不及退之至詩則各有所長太白十首九說酒與婦人其才豪俊亦可取也然文忠於退之退之於太白皆自謂不可企及何耶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頸遙相望夜夢忘貢切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垠岸也一作根乾坤擺雷硠硠山崩聲也孫曰左思曰拉捎雷硠韓曰硠磕石聲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絕岸萬丈壁立霞駮又云雷硠似裂磐若天開觸岸以崇遠離撇浪不相摧硠意謂李杜文章如禹疏鑿江峽雖有遺可驚而當時運量之巧則不可得而觀矣○硠音郎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遣起且僵僵仆也翦翎送籠中

韓五　　三十三

使看百鳥翔韓曰於衡鬭鷹賦翦其翎以跳籠中平生千萬篇金薤垂琳琅祝曰書以辭周有金錯書薤葉書○琳琅皆玉名韓曰金薤言李杜文章也古有薤葉書詳見尚書孫曰琳琅石而似珠者詩注琳琅石也○琳音林琅音郎仙官勅六丁孫曰六丁者六甲中丁神也謂甲子旬丁卯為神之類雷電下取將補注異人錄云上元中台州道士王遠知善易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一老人語遠知曰所泄者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惶懼據地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文保衛金科秘藏玄都何者輒藏緘付遠知已青衣老人也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我願生兩翅一作兩翎翮捕逐出八荒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祝曰周禮刺七亦切於鯨其魚之大者於天漿至於拔鯨牙其下云云至此止於曹劉沈宋之間耶舉瓢酌天漿韓曰云云騰身跨汗漫孫曰汗漫不可知之地

子若士浹以漫期於九垓之上午漫猶汗漫也不著織女襄一作箱一作牂孫曰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襄駕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今作相誤也○著七畧切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祝曰乞與人物也後漢乞揚卞師音氣與我高頡頏韓曰詩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下曰頏○頡胡結頏音杭

盧郎中雲夫寄示送盤谷子詩二章歌以和之

盧郎中盧汀也孫曰盤谷在孟州濟源縣太行山之南李愿号之因号盤谷子韓曰正元十七年公送李愿歸盤谷有序此將元和七年冬長安作詳詩意可見又云十年蠢蠢隨朝行自正元十九年癸未為御史登朝至元和七年壬辰為十年矣東坡云退之尋常詩自謂不逮老杜此詩踈不減子美云一本無二章二字

昔尋李愿向盤谷正見高崖巨壁爭開張是時新晴天井溢孫曰天井關名在太行山上水經曰天井谿出天井關此流注白水卅謂之北流泉誰把長劍倚太行孫曰水自天井頓瀉而下如長劍之倚山韓曰宋玉曰良劍耿介倚天外○倚行音航衝風吹破落天外孫曰楚詞衝風起兮水揚波衝風飄風也吹破謂吹此長劍之水飛雨白日灑洛陽孫曰水濼散如雨東蹈燕川食曠野燕川地名有饋木蕨芽滿筐蕨菜也筐箱也馬頭谿深不可厲孫曰詩深則厲淺則揭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上為厲馬頭溪名借車載過水入箱孫曰言水深也箱車上箱可以盛者平沙綠浪榜方口祝曰榜進船又船人也楚詞齊吳榜以擊汰孫曰方口小名榜與榜同又音謗又胡孟切鴈鴨飛起穿垂楊鴈一作鷰鴨一作燕鴨窮探極覽頗恣橫探他南切物

外日月本不忙歸來辛苦欲誰為坐令再往之計墮眇芒一作眇茫閉門長安三日雪推書撲筆歌慨慷祝曰撲擲也蜀志未嘗不撲之于地慷慨歎也韓曰魏武帝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祝曰漢中燭屬而慨慷注抑揚意氣也○推他回切撲弼角切慷音康旁無壯士遣屬和祝曰屬連也書謂抗不屬和聲相應也易其子和之○屬音燭和胡臥切遠憶盧老詩顛狂開緘忽覩送歸作字向紙上皆軒昂又知李侯竟不顧方冬獨入崔嵬藏孫曰詩陟彼崔嵬崔嵬高山皃謂盤谷也我今進退幾時決十年蠢蠢隨朝行孫曰蠢蠢無知之貌家請官供不報荅無異雀鼠偷太倉行抽手版付丞相手版笏也不待彈劾還耕桑劾胡槩切又胡得切

寄皇甫湜

孫曰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詩故云睦州吏

敲門驚晝睡問報睦州吏睦一作力手把一封書韓曰老杜述懷詩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上有皇甫字拆書放床頭拆一作拆涕與淚垂泗孫曰自鼻為涕自目為淚泗水名與曰涕泗一也退之此語似乎率亦余曰不然詩曰涕泗滂沱滂沱横流皃易曰出涕沱若言涕出如沱沱水名也今日涕與淚垂泗言涕淚之出如泗水耳昏昏還就枕悃悃夢相值悃失志音悃悲哉無奇術安得生兩翅韓曰𦬊蘇耶子牙崗仙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

病中贈張十八

韓曰張十八籍也貞元十四年公佐汴州籍為公所薦送明年登第又明年居喪服除補太常

孝大祝比詩謂抱能未施邪旹籍未第時作或旣第而未仕時乎歐陽脩評此詩見此日足可惜註

中虛得暴下避冷卧北窻韓曰晉陶潛嘗卧北窻之下不蹋曉皷朝安眠聽逢逢逢逢皷聲也祝曰詩鼉皷逢逢薄紅切淮南子呂氏春秋皆作韸○韸薄紅切今協窻字韻宜從韓之音籍也處閭里抱能未施邪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孫曰八音也金謂鍾石謂磬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說文扛橫關對舉也孫曰揚子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史記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扛舉也樊曰兩手力扛鼎○扛音江談舌久不掉韓曰張儀掉三寸舌掉搖也徒弔切非君況誰雙扶机導之言机一作几曲節初摐摐樊曰嘽雅摐撞也祝曰前漢摐金皷○摐音窻半途喜開鑿派別失大江吾欲盈

韓五　三十八

其氣不令見麾幢麾旌麾幢幡幢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杠旗竿祝曰爾雅素錦綢杠孫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匈奴數將十萬騎入武州塞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引還去所謂牛羊滿田野解旆束空杠蓋此類也○杠音江傾罇與斟酌四壁堆罌缸罌缶也缸瓨也酒器上音嬰下胡江切玄帷隔雪風照鑪釘明釭釭燈也祝曰匽西都賦金釭銜璧注謂燈也○釭音定又的令切釭音江夜闌縱捭闔捭闔也韓曰鬼谷子有捭闔篇舊史言籍性黃黴而公詩言其捭闔有矣○捭音擺闔一作話哆口疎眉厖哆唇下垂厖多毛祝曰公籍張籍哆口踈眉厖鍬獺撫李大門辯子鍋然字如敲虎二公狀貌可想見也○哆昌者切勢侔高陽翁坐約齊橫降孫曰酈食其高陽人田立田廣為齊王身相之田以横距漢高帝使食其說横與連和横然之罷歷下軍憑軾下齊七十餘城○降胡江切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肛胮肛脹大之貌上匹江切下許江切歸將乃徐謂子言

得無哤孫曰管子四民雜處則其言哤注哤亂也孫曰哤雜也得無哤謂所言其聞得無雜乎○哤音尨迴軍與角逐角闘也軍一作君斫樹收窮龐孫曰史記孫臏為龐涓所刖會齊使如魏竊載與歸其後魏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度其行暮當至馬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而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鑽火燭之讀未畢齊軍萬弩俱發涓大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韓曰公始也扐于籍使之言且匿其靈幢卻旆束扛而示之弱籍乃縱其捭闔如酈生之下齊旣連日挾其所有鑿病語哤乃為公所敗是猶孫臏之收龐涓也○龐薄江切吐欵要酒壼綴羊腔韓曰腔胳手一云羊脯祝曰張鷟朝野僉載案後一腔東諸肉○腔苦江切君乃崑崙渠孫曰河出崑崙崑崙渠謂河也籍乃嶺頭瀧樊曰瀧吉雙水名在嶺南又閭江切奔湍也南人謂湍為瀧譬如蟻垤微詎可陵崆峗上口江切字或作嵕下五江切字當作崆南都賦曰其山則崆峗嵣嵑顧終賜之教斬

韓五　三十九

拔枿與椿枿斬也椿撅也枿牙葛切椿株江切從此識歸處東流水淙淙淙淙水聲韓曰籍既為公所敗乃自以為嶺頭之瀧不足以方崑崙之淙淙蟻垤之微不足以陵崆峗之山願終受教於公而公所以導其所歸也○淙士江切

雜詩

一作雜言韓曰詩意盡有所諷觀向者李杜子賢白里未及分之句似不徒作也

古史散左右詩書置後前豈殊書蠹蟲一作蠹蠹書蟲生死文字閒古道自愚惷祝曰惷愚也周禮三赦曰惷愚○惷丑降切一作戇古言自包纏當今固殊古誰與為欣歡獨攜無言子共升崑崙顛樊曰王逸離騷經注崑崙山在西北其高一萬一千里孫曰崑崙仙人所居處一曰閬風韓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乘升崑崙之丘長風飄襟裾遂起飛高

圓下覗禹九州一作寓一作禹一塵集毫端遨嬉未云幾下
已億萬年向者夸聳子萬墳巘其巔惜哉抱所
見白黑未及分慷慨爲悲咤韓曰郭璞遊仙詩撫心獨悲咤○咤陟駕切
決如九河翻孫曰書九河既道九河謂徒駭馬頰之類韓曰晉灝淮之界桓宣武決如傾河注水指
摘相告語雖還今誰親樊曰且屈原所以去世翰俗道夫崑崙已而臨睨舊鄉則
翩然下大荒被髮騎騏驎孫曰謂後仙去樊曰東坡曰國無人兮莫我知也爲公謝州顧詩終篇多取此意

寄崔二十六立之

孫曰貞元四年侍郎劉太真知貢舉放進士三十六人立之中第韓曰公有爲立之作藍田縣丞壁記元和十年也記所載立之戰藝出人及言事黜官皆與詩意合又有贈立之詩乃在元和元年而此云別來就十年蓋自元年後方相別至是作詩爲商亦當在元和十年也

西城員外丞孫曰西城謂藍田元和初立之以前大理評事言事黜官爲藍田縣丞心跡
兩屈奇祝曰選云創一同房之儀奇倔高起兒渾物切一本作崛一作掘往歲戰詞賦
不將勢力隨下驢入省門左右驚分披傲兀坐
試席深叢見孤羆文如翻水成初不用意爲四
座各低面一作回不敢捩眼窺韓曰捩抑也力結切補注苕溪詩話云音麗捩琶撥也謂左右窺升階揖侍郎孫曰侍郎謂知貢舉者詳見題注歸舍日未欹
佳句喧衆口考官敢瑕疵連年收科第孫曰貞元中立之試京師再捷再舉四年登第若摘頷底髭迴首卿相位通途無它
岐韓曰列子大道以多岐亡羊歧一作逵豈論校書郎孫曰立之登第後除秘書省校書郎

袍笏光參差童稚見稱說祝身得如斯儕輩姤
且熟喘如竹筒吹老婦願嫁女不約論財貲老
翁不量分累月營其兒攬攬爭附託攬擿引也一作援援
無人角雄雌由來人間事翻覆不可知安有巢
中鷇補注鳥生子須母哺曰鷇音寇插翅飛天陲祝曰陲邊也左氏虔劉我邊陲音垂
駒麛著爪牙麛音迷著陟略切猛虎借與皮孫曰駒馬子麛鹿子言二物之小乃著以爪牙借以虎皮而立之獨不然也汝頭有繮繫繮音薑馬紲汝脚
有索縻蹈身泥濘間誰復稟指撝不脫吏部選
可見偶與奇孫曰奇隻不偶也居宜切又作朝士貶得非命所
施客居京城中十日營一炊逼迫走巴蠻恩愛
座上離昨來漢水頭始得完孤羈桁挂新衣裳韓曰桁衣架也劉夢得詩對擲前林衣珍不亮○桁音行又下浪切盎弃食殘糜苟無
飢寒苦那用分高卑憐我還好古宦途同險巇補注巇山險也虛宜切每旬遺我書遺以醉切竟歲無差池補注差池不齊也兩相差左傳何敢差池○差楚宜切
新篇奚其思風幡肆逶迤一作蕃一作透又
論諸毛功勞水看蛟螭勞一作嗥螭厚尼切雷電生睒睗
睒睗矢視貌選七發所以駭睗如言雷電睒睗見其光如日睒音閃睗音尸隻切角鬣相撐
技屬我感窮景把筆能不擒擒舒也祝曰漢班固答賓戲摛藻如春華○摛抽知切能不字一本作不能唱來和相報愧歎俾我疵
庭罣病疾移切又寄百尺綵緋紅相盛裒功能喻其誠

劫一作功深淺抽肝脾開展放我側方寸養涕垂是朋
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亭獨迷誤綴綴意益
彌舉頸庭樹豁狂飈卷寒曦迢遞山水隔何由
騅瑣虎樊曰詩伯氏吹塤仲氏吹篪注土曰塤竹曰篪相應和如此別來就十年
君馬記騧驪騧黃馬名孫曰詩騧驪是驂注云黃馬黑喙曰騧說文云驪馬深黑色○騧音瓜驪音離
長女當及事誰助出帨縭帨乃佩巾孫曰所以拭物禮記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是也縭者婦人之褘所以毅服詩親結其縭祝曰縭婦也注即今之香纓也帨音稅縭音離諸男皆
秀朗幾能守家規文字銳氣在輝輝見娃毫摧
腸與蹙眉趙本作戚眉又一作戚居洪曰作戚居若非是能復持酒卮我雖
未耋老孫曰禮九年左氏伯舅耋老老無下拜耋音姪年七十也鬢禿骨力羸所

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
纚祝曰選吳都賦褷纚注毛羽初生貌纚一作褷或作離樊韓本作纚云與褷同太玄經玄者幽攡萬物而不見其形疏所宜切纚呂支切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孜孜兌書
案祝曰廣韻兌依几也兌苦切又丈陵切孜孜作孜孜勤學墨明錄曰數守出詩要苦獨宿注一壁彼烏
粘鵜唐曰鵜用以粘鳥宋曲明錄多買鵜以奢屏鵜阻知切且吾聞之師不以
物自隳自一作相孤豚眠糞壤眠一作眼不慕太廟犧洪曰犧
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豚其可得乎君
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
骴骴音疵殘骨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洪曰韓道輔云詩惡
路雖古人亦有韓子愈工若出於己者蓋思愈精則語愈深
也韓人章流云福不盈眥禍將溢世退之則曰歡華不滿眼

咎責塞兩儀益工於前也觀名計之利詎足相陪裨祝曰蜀志必裨補也增也
能細補闕仁者恥貪冒受祿量所宜受一作量無能食
國惠豈異哀癃罷癃罷病也祝曰病也史記曰不辛有罷癃之病上古音隆下音皮久欲
辭謝去休令衆睢睢睢睢視上也孫曰衆目所視也睢上逆也韓曰列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
居睢音睢況自嬰疹疾說文疹膚病也憂而自瘦注疹疾也音軫祝曰疹思有寧保軀
不貲祝曰後漢書云不貲以貲之身貲即移切不能前死罷祝曰罷止也休
也論語欲罷不能薄蟹切內實慙神祇樊曰公舊家河南後居于
長安茅屋枳棘籬還歸非無指灞滻揚春澌澌解冰也
音斯又自移切生兮耕吾疆死兮埋吾陂文書自傳道奚
仗史筆垂奚一作不夫子固吾黨新恩釋銜羈去來

伊洛上相待安眾鼻蒼曰尒雅鮤鯢鯪之眾江東呼小鼻為鼻孫曰詩施罛濊濊網也
鼻亦取魚器上音孤下音卑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孫曰朱提漢縣名屬
犍為郡縣有朱提山出銀祝曰漢朱提銀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一千是為銀貨二品朱音殊提音時
黃金塗物象雕鐫妙工倕祝曰倕唐虞云黃帝時巧人莊子工倕之指
孫曰莊子工倕旋而蓋規矩倕人名堯時共工音垂乃令千里鯨么麽微蠢斯
祝曰么麽小貌蠢斯蝗類以股鳴者韓曰班彪曰么麽不及數子詩螽斯注蚣蝑也孫曰蠢斯幽州人謂之春箕言工之巧能使千里鯨小如蚤斯也○麽亡果切螽之戎切猶能爭明月擺掉出渺
瀰祝曰渺瀰大水貌選郭璞江賦渺瀰泼漫亡沼切下音眉野草花葉細不辨黃菉
葹樊曰離騷經薋菉葹以盈室王逸注薋蒺藜也菉王芻也葹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側孫音
曰黃與菉同或曰菉蓐草葹卷葹草拔心不死緜綿相糾結狀似環城陴陴城隍

上垣孫曰左氏鄭人大哭守陴者皆哭陴一名𡑖𡑖音俾四隅芙蓉樹（樊曰離騷集芙蓉以爲裳注芙蓉蓮華也）擢艷皆猗猗（猗猗長也）鮮以與居狀（補注詩之六義四曰興興者比物而賦也許應切本作狀與居汉一作興君身）一失所逢百羅（孫曰詩逢此百羅百憂也）月以喻夫道僶俛勵莫虧（僶音泯莫一作其）草木明覆載妍與齊榮萎（孫曰萎衰也詩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爲切臭一作醜）願君恒御之行上新燧觿（韓曰詩大東鞙鞙佩璲注璲瑞也芄蘭童子佩觿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孫曰禮記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燧可取火於日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以解結也○燧音遂觿許規切又音攜新一作覲又一作雖）異日期對舉（期一作朝）當如合分支（樊曰支說文一日分也）

月蝕詩　盧仝

（盧仝自號玉川子孫曰史謂仝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按仝詩作於元和五年而宦官陳洪志之亂乃在於十五年安得預御而刺之蓋唐史誤也）

新天子即位五年歲次庚寅斗（孫曰憲宗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柄插子（孫曰斗隨月轉故十一月插子）律調黃鍾（孫曰黃鍾十一月律）森森萬木死僵立（孫曰僵死不朽謂寒甚木皆若立死也）寒氣贔屭頑無風（贔屭作力皃上平秘切下許氣切）爛銀盤從海底出來照我家草屋東（一無家字）天色汩滑凝不流（汩米清也古三切）冰光交貫寒曈曨（孫曰曈曨不明貌）初疑白蓮花浮出龍王宮八月十五夜比並不可雙此時怪事發有物吞食來（孫曰物謂蟆也隱三年公羊傳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壞闕然不見其形有食之者也）輪如壯士斧斫壞（輪月輪也）桂似雪山風拉摧（桂月中桂樹也）百鍊鏡照見膽平地埋寒灰火龍珠飛出腦却入蚌蛤胎摧輪破壁眼看盡（摧輪一作摧暖）當天一搭如炲煤（孫曰炲煤灰集屋也○炲堂來切煤莫杯切）磨蹤滅跡須臾間便似萬古不可開不料至神物（孫曰物謂月也）有此大狼狽星如撒沙出爭頭事光大奴婢娃暗燈（一作娃燈看）揜熒如玳瑁（孫曰揜熒黑暗貌瑇瑁如鼈形生南方海中揜烏感切熒吐感切）令夜吐燄長如虹孔隙千道射戶外（孫隙也）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自行念此日月者太陰太陽精皇天要識物日月乃化生走天汲汲勞四體與天作眼行光明此眼不自保天公行道何由行吾見陰陽家有說望日蝕月月光滅朔月掩日日虧缺（孫曰月食望日食朔）兩眼不相攻此說吾不窮又孔子師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吾恐天似人好色即喪明幸且非春時萬物不嬌榮青山死尾色（一作死灰色一作破尾色）浸水氷崢嶸花枯無女豔鳥死沉歌聲頑冬何所好偏使一目盲（孫曰言冬特與色可好而盲也）傳聞古老說月蝕蝦蟆精（孫曰張衡靈憲曰姮娥奔月是爲蟾蜍）徑圓千里入汝腹汝此癡騃阿誰生可從海窟來

便解緣青冥孫曰青冥雲霄恐是睚䁥間睚目睚音厓掩塞
所化成黃帝有四目帝舜重瞳明孫曰春秋孔演圖曰蒼頡
四目是謂並明舜重瞳子是謂重明今云黃帝四目未詳二帝懸四目四海生光
輝吾不遇二帝黃帝帝舜滉瀁不可知滉胡廣切瀁餘兩切何
故瞳子上坐受蝦蟆欺長嗟白兔擣靈藥恰
似有意防姦非藥成滿月不中度孫曰度方也委任
白兔夫何為孫曰傅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興福降祉憶昔堯為天
十日燒九州孫曰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金爍
水銀流玉焰丹砂焦孫曰楚詞十日並出流金爍石焰一作熖六合烘
為窯堯心增百憂帝見堯心憂勃然發怒決
洪流孫曰孟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立擬沃殺九日妖天高日
走沃不及但見萬國赤子䰡䱗生魚頭䱗魚多鱗
銳○鐵立切此時九御導九日孫曰九御九日之御爭持節幡麾
幢旒孫曰節幡麾幢旒皆旌旗也駕車六九五十四頭蛟螭
虬孫曰每日駕六車故九日駕五十四頭蛟螭虬三者皆龍屬掣電九火輈汝若
蝕開齱齰輪齱側留切一作齺御轡執索相爬鉤推蕩
轟䡖嗃入汝喉嗃呼合切紅鱗焰鳥燒口快快一作烏翎
鬢鬣倒側聲醆鄒孫曰飛鄒即翔鬢鬣倒低涤切醆一作醆撐腸拄肚
礧傀如山丘礧傀高貌上洛罪切下口罪切自可飽死更不偷
不獨填飢坑亦解堯心憂恨汝當食孫曰謂日也藏
頭壓腦不肯食藏一作埋壓一作擫不當食孫曰謂月也張唇
哆觜食不休哆昌者切哆張也食天之眼養逆命安得
天帝請汝劉孫曰劉殺也嗚呼人養虎被虎齧天
媚蟇得蟇嗔蝦蟇敢將天眼瞎乃知恩非類
孫曰非類異物一一作自孽孫曰書自作孽不可活孽灾也吾見患眼人
心索良工訣孫曰訣方訣也想天不異人愛眼固應
一安得常娥氏孫曰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宮來習
扁鵲術手操舂喉戈孫曰文九年左氏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甥椿其喉以戈殺之去此睛上物初既猶朦朧既久如
抹漆但恐功業成便此不吐出玉川子又涕
泗下心禱再拜額搨沙土中搨叩也地上蟣虱臣
仝告訴帝天皇臣心有鐵一寸可刳妖蟇癡
腸上天不為臣立梯磴磴低鄧切臣血肉身無由
飛上天揚天光封詞付與赤心風風一作小越排
閶闔入紫宮孫曰閶闔天門紫宮天座密邇玉几前擘拆奏
上臣仝頑愚冒取死橫干天代天謀其長東
方青龍角插戟尾捷風當心開明堂孫曰東方角亢氐房
心尾箕房居其中房四星為明堂統領三百六十鱗蟲孫曰大戴禮曰介蟲三百
六十龜為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坐理東方宮月蝕不救援安
用東方龍南方火鳥赤潑血項長尾短飛跋

韃跂韃飛貌韃音辟頭戴井冠高逵枡逵枡高貌枡五葛切月蝕
鳥宮十二度鳥為居停主人不覺殺貪向何
人家行赤口毒舌毒虫頭上喫却月不啄殺
虗眈鬼眼明窔窔窔窔窅深貌上於八切下呼穴切明一作赤眼字疑誤鳥罪
不可雪西方攫虎立踦踦踦踦虎立兒居奇切斧為牙鑿
為齒偷犧牲食封豕孫曰左氏吳為封豕長蛇封豕者大豕也大蟇一
臠固當軟美似見不見是何道理爪牙根天
不念天天若准擬錯准擬北方寒龜被蛇縛
藏頭入殼如入獄蛇筋束緊束破殼寒龜夏
鼈一種味且當以其肉充臛死殼沒信處一本

作且當灌其肉一本作沒信處唯堪支床脚孫曰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
十餘歲老人死龜尚生不死形不堪鑽灼與天下孫曰莊子宋元君得白龜七十
二鑽而無遺策三禮圖曰龜以上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歲星主福德
孫曰歲星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官爵奉董秦孫曰董秦李忠臣也
朱泚反以為司空兼侍中泚遁奉天以為京城留守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
巾孫曰黔婁齊人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
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食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天失眼
不弔歲星胡其仁熒惑矍鑠翁孫曰後漢馬援年六十二據鞍
顧眄以示可用帝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健貌執法大不中孫曰熒惑為理外則理兵
內則理政為天子之理中字一本作平月明無罪過不糾食月蟲孫曰

糾劾也蟲蝦蟆也年年十月朝太微孫曰太微天子庭五帝之座支盧謫
罰何災凶一作有災土星與土性相背孫曰土星填星也反養
福德生禍害到人頭上死破敗今夜月蝕安
可會太白真將軍怒激鋒銼生恒州陣斬酈
定進孫曰元和五年討恒州王承宗神策大將酈定進戰死項骨脆甚春蔓
菁蔓菁菜名天唯兩眼失一眼將軍何處行天兵
辰星任廷尉孫曰辰星主廷尉天律自主持孫曰天律天之法律人
命在盆底固應樂見天盲時天若不肯信試
喚皐陶鬼孫曰皐陶主刑一問如今時一本作一問如今宜三台
文昌宮孫曰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作上

天紀綱環天二十八宿孫曰宿謂角亢之屬也磊磊
尚書郎整頓排班行劍握他人將一四太陽
側一四天市旁孫曰市垣二十二星在房星東北操斧代大匠兩
手不怕傷弧矢引滿反孫曰天弧九星在狼星東南天狼呀
啄明煌煌孫曰天狼一星在東井東南癡牛與騃女孫曰牽牛六星須女
四星不肯勤農桑徒勞含淫思旦夕遙相望一勞下有
含字蚩尤翳旗弄旬朔孫曰蚩尤旗妖星也類彗而後曲旬朔亦作旬始亦妖星名旬
始出斗旁如雄雞始搥天鼓鳴璫琅孫曰天鼓亦星名也枉矢能蛇
行孫曰枉矢類流星色蒼黑蛇行望之如有毛白長數匹著能字一本作龍眊目森森張
眊一作眉天狗下舐地孫曰天狗狀如大奔星色黃有声其止地類狗所墜見則四方相射

千里破軍殺將 血流何滂滂譎險萬萬黨構架何可當
眯目釁成就 一作財 害我光明王請留北斗一星
相北極指揮萬國懸中央此外盡掃除堆積
如山岡贖我父母光當時恒星沒星雨如折
發 孫曰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左氏曰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折發者言如兩發之墜
拔一作平 似天會事發叱喝誅姦強 一作狂 何故中道
廢自遺今日殃善善又惡惡郭公所以亡 孫曰新序齊桓公出遊見郭氏之墟問野人曰郭氏盍為墟野人曰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也其墟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為墟 願天神聖心無信他
人忠玉川子詞訖風色緊格格近月黑暗邊
似有動劍戟須臾癡蟇精兩吻自決折初露
半箇璧漸吐滿輪魄眾星盡原赦一蟇獨誅
磔 磔烈也陟格切 腹肚忽脫落依舊掛穹碧光彩未蘇
來慘淡一片白奈何萬里光受此吞吐厄再
得見天眼感荷天地力或問玉川子孔子修
春秋二百四十年月蝕盡不收今子咄咄詞
固合孔意不玉川子笑答或請聽逗遛孔子
父母魯諱魯不諱周書外書大惡 孫曰春秋傳曰外大惡書內大惡不書 故月蝕不見收余命唐天口食唐土唐
禮過三唐樂過五小猶不說大不可數災沴

無有小大瑜安得引衷周研覈其可否日分
晝月分夜辨寒暑一主刑一主德政乃舉孰
為人面上一目偏可去願天完兩目照下萬
方土更不蝕萬萬古

月蝕詩效玉川子作 孫曰全作月蝕詩示公公稱其工然以其恢詭故頗加隱括而作此篇或云館中本云刪玉川子作補注陳書之曰退之效玉川子月蝕詩乃刪盧仝冗語評排放玉川也韓雖法度森嚴便無盧仝豪放之氣

元和庚寅斗插子月十四日三更中 孫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也一本作十五日
臨臨萬木夜僵立 僵音姜 寒氣贔屭頑
無風 孫曰選巨靈贔屭韓曰贔屭狀大貌玉篇云有力也上平祕切下虛器切一本作屓頑一作質異字異音同
月形如白盤 韓曰李白詩少時不識月喚作白玉盤 貌貌上天東 貌貌遠也
音邈 忽然有物來啖之不知是何蟲如何至神物
遭此狼狽凶 書曰狼狽猶乖舛也神異經狽無前足附狼而行離則狼狽而可憐狽音貝 星
如撥沙出 祝曰撥抹殺公羊宋萬臂撥仇收碎其首注側手擊曰撥孫曰月食則星多出如撥沙之多也
切○一作蘇害一作撒 攢集爭強雄油燈不照席是夕吐燄如
長虹 祝曰燄火光也音豔一本作長如虹 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
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此猶不自保吾道何由
行嘗聞古老言疑是蝦蟇精徑圓千里納汝腹
孫曰徑圓千里謂月也 何處養汝百醜形爬沙脚手鈍 爬沙行貌

(滿巳切一作把)誰使汝解緣青冥(孫曰青冥天也)黃帝有四目
(見上注黃一作皇)帝舜重其明(韓曰賈誼過秦論舜重瞳子)今天秪兩
目(孫曰日月)何故許食使偏盲堯呼大水浸十日(韓曰書湯
湯洪水滔天十日見前注)不惜萬國赤子魚頭生(韓曰左氏劉子謂趙孟曰微禹
吾其魚乎)汝於此時若食日雖食八九無嚵名(祝曰說文
嚵小啗也音鉏銜切)赤龍黑烏燒口熱翎鬣倒側相搘撐
(祝曰搘拄也世說何乃刻畫無鹽以搪揬西施耶撐拄也○搘音支)婪酣大肚遭一飽
(婪貪也祝曰楚辭眾皆競進以貪婪注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惏同盧含切)飢腸徹死無由
鳴後時食月罪當死天羅磕帀何處逃汝刑(孫曰
天羅一天網磕帀周密貌磕音溘一作匌一本無汝字)玉川子立於庭而言曰地

行賤臣仝(仝一作今)再拜敢告上天公臣有一寸刃
可刳凶蟇腸(刳空胡切)無梯可上天天階無由有臣
蹤寄賤東南風天門西北祈風通丁寧附耳莫
漏泄薄命正值飛廉慵(孫曰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漢書音義云飛廉神禽能
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東方青色龍(孫曰此言蒼龍)牙角何
呀呀(呀呀小兒忿爭聲○呀音牙)從官百餘座(一有從二字)嚼啜煩
官家月蝕汝不知安用為龍窟天河(孫曰天河即天漢窟穴也
謂穴居天河之中)赤烏司南方(孫曰此言朱烏也)尾禿翅觰沙
(觰角開也祝曰說文觰挐獸也孫曰觰沙開張皃上陟加切今本誤作觰)月蝕於汝頭汝口
開呀呀(呀呀張口皃許加切)蝦蟇掠汝兩吻過忍學省事不

以汝觜啄蝦蟇於菟蹲於西(孫曰此言白虎也左氏楚人謂虎為於菟○於
音烏菟音徒蹲音存菟字一本作兔)旗旄衛毿㲯(孫曰旄亦旗屬毿長皃祝曰㲯毛衣也○毿
音參㲯音沙)既從白帝祠(孫曰禮記立秋之月天子率公卿迎秋於西郊祭白帝白招拒則白
虎當預祭)又食於蜡禮有加(韓曰禮記天子大蜡八迎虎謂其食田豕蜡助駕切亦作
䄍)忍令月被惡物食枉於汝口插齒牙烏龜怯
姦怕寒縮頸以殼自遮(孫曰此言玄武)終令姮娥扶汝
出(韓曰列子帝命夸娥氏二子負二山注夸娥蓋有神力者也○扶一作挾)卜師燒錐鑽灼
滿板如星羅(韓曰卜師卜人也周禮有卜師掌開龜之四兆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燋如焦薪之
炬謂所爇灼龜之木契謂契龜之鑿即公所謂鑽也拔龜甲也韓曰莊子神龜智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
此外內外官(孫曰漢天文志經星常宿中外官百一十八名七百八十三星)瑣細不足

科臣請悉掃除慎勿許語令啾譁并光全耀歸
我月盲眼鏡淨無纖瑕獘蛙拘送主府官帝箸
下腹嘗其䐗(䐗腹下白肥祝曰宣公二年左氏宋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皤腹大腹
也䐗音豬)依前使兔操杵臼玉階桂樹閑婆娑(韓曰酉陽
雜俎月中有桂高五百丈)姮娥還宮室(姮娥見前注室一作堂)太陽有室家
(韓曰日為太陽之精猶君之與后猶日之與月盡室家之義也)天雖高耳屬地感
臣赤心使知臣意(一作使臣知臣意)雖無口言潛喻厥旨
有氣有形皆吾赤子雖忿大傷忍殺孩稚還汝
月明安行于次盡釋眾罪以蛙磔死(磔裂也竹客切)

孟先生詩

孟郊字東野樊曰東野詩云年幾五十始以尋夫人命來京師從進士試而登科記東野及第在貞元十二年此詩未第前作以其下第送謁張建封于徐也貞元四年建封鎮徐州李習之常以書薦東野有曰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二者將有一於郊亡日爲兢事措之其後李翱請追贈不及第人郊在其中而無言謂莊以郊爲不第者爲說且曰郊貞元十二年及第佐徐州幕卒則東野果爲建封所用矣今考新舊史及公所誌東野墓實佐鄭餘慶於東都餘慶鎮興元奏爲從事辟書下而卒未嘗佐徐也豈言謬耶將用之未及而爲餘慶所得耶卒如習之所料耶按史建封卒以貞元十六年而東野後建封十四年卒或者建封將用之未及而已卒亦未可知也時東野亦有答韓愈李觀因獻張徐州之作今附于後

孟郊江海士韓曰老杜戲與馬詩張公一生江海客古貌又古心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作詩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孫曰莊子黃帝之樂曰咸池窅一作杳騎驢到京國欲和薰風琴孫曰家語舜彈五絃之琴曰南方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又禮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豈識天子居九重鬱沉沉韓曰宋玉九辯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吹兮關梁閉而不通一門百夫守無籍不可尋孫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晶光蕩相射祝曰江淹別賦太陽之晶晶亦光也世本逢蒙作射易水火不相射晶音精射食亦切○旗戟翩以森遷延乍卻走驚怪靡自任占甚也如林切擧頭看白日泣涕下霑襟韓曰莊子曾子之霑管國之始得之也涕泣霑襟揭來遊公卿揭去也丘列切莫肯低華簪諒非軒冕族應對多差參補注藝苑雌黃云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而理無害者如退之以參差爲差參以協韻詩是也僕卑詩話云韓愈孟郊輩才豪故有湖江白鳥與詩之句後人亦難倣效萍蓬風波急桑榆日月侵韓曰淮南子曰垂西景在於樹祝曰桑榆謂晚景也柰何從進士注見題此路轉嶇嶔嶇嶔山不平貌祝曰嶇嶔補注嶇音區嶔欽二音異質忌處羣孤芳難寄林誰憐松桂性競愛桃李陰朝悲辭樹葉夕感歸巢禽顧我多慷慨窮簷時見臨簷一作閻韓曰原憲在草澤中子貢相衛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也清宵靜相對髮白聆苦吟採蘭起幽念韓曰騷子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詩意若取此孫曰東都當陽詩言採其蘭念言念親思歸也起一作起一眇然望東南秦吳脩且阻韓曰秦長安吳東野所居兩地無數金我論徐方牧張建封徐州牧好古天下欽孫曰建封爲徐州有喜士之稱許孟容李博等皆在幕中竹實鳳所食孫曰詩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韓曰晉符堅曰鳳凰非竹實不食德馨神所歆孫曰書泰稷非馨明德惟馨歆享也求觀眾丘小必上泰山岑韓曰孟子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揚子升東岳而知衆山之峛崺也孫曰岑小而高音鋤簪切求觀眾流細必泛滄溟深韓曰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孫曰竹實德馨泰山滄溟皆言建封也溟一作海子其聽我言可以當所儀既獲則思返無爲久滯淫下和試三獻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懷王以其謾刖其一足王死子平王立又獻之平王王又以爲謾刖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王復獻之中果有玉於是封和爲陵陽侯或作楚之厲武共三王期子在秋砧

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　孟郊

富別愁在顏貧別愁銷骨懶磨青銅鑑畏見

新髮白古樹春無花子規啼有血離絃不堪
聽一聽四五絕世途非一險俗慮有千結有
客步大方驅車獨迷轍故人韓與李逸輪雙
皎潔哀我摧折歸贈詞從横設徐方國東樞
元戎天下傑禰衡投刺遊王粲吟詩謁高情
無遺照明抱開曉月在士不埋冤有鋒皆爲
雪願爲奇草木永向君地列願爲古琴瑟永
向君前發欲識丈夫心曽將孤劍說

射訓狐 蔡注唐五行志鵂鶹一名訓狐或曰訓狐其聲因以名之此詩貞元中作時德宗以猜明自任荀裴延齡韋皐裴延等南天下事自謂明察卒陷不明士之附譯甘進者爭出其門詩意爲有所譏也梅聖俞有讀韓吏部射訓狐詩亦各有所寓意云耳

有烏夜飛名訓狐矜凶挾狡誇自呼乘時陰黑
止我屋聲勢慷慨非常麤安然大哭誰畏忌祝曰鵂鶹鳴晉史華亭鶴唳音戾
造作百怪非無須聚鬼徵妖自朋
扇徵召也擺掉栱角頹壁塗祝曰栱大杙置梟栱夭燥而交結壁而塗書推其金壁洪○擺補買切捭後平切壁音泊
慈母抱兒怕入席那暇更護雞
窠雛我念乾坤德泰大卯此惡物常勤劬縱之
豈即遂有害斗柄行拄西南隅孫曰大明將去○拄冢庚切誰
謂停姦計尤劇意欲唐突羲和烏孫曰羲和日御五經通義曰日中有三足烏
侵更歷漏氣彌厲孫曰漏所以候夜謂挈壺也厲猛惡也何由
僥倖休須史咨汝往射豈得已候汝兩眼張睢
盱睢盱視不正也韓曰列子而睢睢而盱盱上音雖下香于切梟驚墮梁蛇走竇梁一作樑竇穴也○梟堅堯切夫一作入
一矢斬頸群雛枯矢一作夫

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

君門不可入勢利互相推借問讀書客胡爲在樊曰嵩行錄云房次卿字蜀客登和記蜀客貞元七年登第房式墓誌云男次卿若大才公察房君丈云五官蜀客東野集有登房十五次卿少府篇即其人也客一作人非是
京師舉頭未能對閉眼聊自思倏忽十六年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來京師至是十七年爲十六年矣
終朝苦寒飢宦途竟寥
落鬢髮坐差池孫曰差池不齊貌生一作生潁水清且寂箕山
坦而夷孫曰悲東高士傳曰許由字武仲堯舜欲讓以天下由乃避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韓曰此即公答老成文云當求數頃之田於箕潁之上之意也如今便當去咄咄無自
疑咄咄可怪祝曰後漢咄咄子陵晉史殷浩爲溫所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長一作疑又一作咄咄故無疑

汴州別韓愈詩　孟郊

不飲濁水瀾空滯此汴河坐見遠岸水盡爲
還海波四時不在家弊服斷線多遠客獨憔
悴春英各婆娑汴水饒曲流野桑無直柯但
爲君子心歎息終靡他

答孟郊

樊曰東野舊有別公詩出蕭縣公所以答也公貞元十二年七月佐董晉于汴州

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洪曰此效東野聯樊宗師云限推西南昇山摶水刻鬯此效宗師曾直云手睹詩妙一世乃云效庭堅躰盖退之戲效孟郊樊宗師之比以文滑稽耳䭾七盖反人皆餘酒肉子獨不得飽纔春思已亂始秋悲又攪古巧切朝餐動及午韓曰樂府從軍行朝餐不免冑夜諷恒至卯洪曰此又以戲其苦吟且效其躰也名聲暫羶腥孫曰羶腥爲人所慕向也腸肚鎮煎熬熬一作煎初爪切古心雖自鞭韓曰鞭字盖用莊子皆不能其後而鞭之者也世路終難拗祝曰拗手拉也於絞切弱拒喜張臂猛拏閑縮爪見倒誰肯扶從嗔我須齩祝曰齩齧也從口齩霜刃樊曰此與公誌子厚墓所謂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是也○齩五巧切

從仕

韓曰貞元十七年公始從調京師此詩其時作

居閑食不足從仕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恒苦心黃昏歸私室惆悵起歎音惆一作悵一朝棄置人間世世一作事韓曰漢張子房願弃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爾古來非獨今

短燈檠歌

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黃簾綠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堂涼裁衣寄遠淚眼暗搔頭頻挑移近床樊曰公所以詠幽閨之思者如此頻挑一作挑燈太學儒生東魯客二十辭家來射策韓曰漢蕭望之射策甲科爲郎夜書細字綴言語兩目眵昏頭雪白眵叱支切此時提挈當案前挈一作携看書到曉那能眠一朝富貴還自恣長檠高張照朱翠喜張一作高吁嗟世事無不然牆角君看短檠棄樊曰蘇詩有云吁嗟韓公悲此事白頭還對短檠燈蘇時謫于黃其姪安節下第遠來故云

送劉師服

樊曰公詩有贈劉師服至是又有共劉石鼎聯句元和七年十二月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舊與劉師服進士侯喜相識白知其在京夜抵其居宿門士衡師服東歸其八年夏作此詩云夏雲布此云夏半陰氣始以是知之含業其云先哉故其策則師服其年下第而歸公所以勉之者如此然考登科記無有劉師服者其始名唯見公集又有劉師命疑其爲兄弟云

夏半陰氣始孫曰夏至一陰生故云陰氣始也淅然雲景秋孫曰淅風聲雲景雲氣景物也蟬聲入客耳孫曰客謂師服驚起不可留草草具盤饌不待酒獻酬士生爲名累孫曰爲名所累有似魚中鉤齎財入市賣祝曰齎持遺也前漢後漢五日睢陽西功貴者恒難售唐曰售賣物出手樂有功多售不售漢宣帝每買錢所以買頻雜與售同○售音讎豈不久顛頷祝曰顛頷愛兒貌顩頷上音坎下音萃一作揪悴爲功忌中休勉哉耘其業以待歲晚收孫曰耘鋤耘也勸之益自修飾也至元和八年師服竟坐交通于季友獄死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五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六

古詩

符讀書城南

樊曰符公之子城南公別墅所在孟東野喜符郎詩有天縱有遊城南韓氏庄之作張籍有詩有子符奉其言有養疾城南庄之語按公墓誌及登科記公子曰昶登進士第在長慶四年此云符則疑爲昶之小字也元和十一年秋作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孫曰梓匠輪輿皆木工也韓曰孟子盡心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人之能爲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人遂異閭閭門也兩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巧一作兩少長聚嬉戲李公彥云少多少之少祝曰前漢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又東夷傳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少長言漸大也少書詔切長展兩切不殊同隊魚補注山谷次韻高子勉有云忽作飛黄去頓超同隊魚皆用公語也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汚渠三十骨骼成集註說文禽獸骨曰骼此云骨骼爲一龍一豬而言也杜工部痩馬行骨骼硉兀如堵墻禮記掩骼埋胔骼音格乃一龍一豬飛黄騰蹋去孫曰淮南子黄帝時飛黄服皁飛黄神馬也韓曰詩乘彼乘黄選張景陽七命整頓雲輅驂飛黄不能顧蟾蜍童曰蟾蜍蝦蟇也上之廉切下常如切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祝曰蛆蟲在肉中後漢至乃體生蟲蛆○蛆七余切一作背上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補注上舍陸唐老曰退之不絶吟六藝之文不停披百家之編招諸生立館舍勉勵其行業之未至而深戒其責望於有司此豈有利心於吾道者佛骨一疏議論奮敢曾不以去就禍福回其操原道一書累千百言攘斥異端用力殆與孟軻氏等退之所學所行亦無愧矣惟符讀書城南一詩乃微見其有戾於向之所得者皷目學潭之居揄鼻蟲蛆之背切切然餌其幼子以富貴利達之美此豈韓愈敬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則一作即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韓曰詩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語助也○且子魚切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不見三公後寒飢出無驢樊曰荀子雖王公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祝曰易不菑畬爾雅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曰菑畬耕也言文章當以經訓爲本韓曰以經訓爲菑畬一則班超所謂筆耕也補注呂原明雜紀云杜子美詩云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文章者載道之器安得謂之小技顧所用如何耳韓退之詩曰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此說有可取焉

○菑畬音淄余潢潦無根源潢積水潦暴疾之水祝曰左氏潢汙行潦之水○潢胡光切潦音老朝滿夕已除韓曰孟子曰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人不通古今一作今古馬牛而襟裾襟裾衣也樊曰孟子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前漢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公此聯義則孟子句法則韓生也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譽音歟時秋積雨霽霽一作闋新涼入郊墟郊墟郊野也祝曰說文墟大丘也左氏有華之墟禮記墟墓之間○墟丘於切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爲爾惜居諸孫曰居諸謂日月詩日居月諸恩義有相奪孫曰恩以愛之義以教之兩者不並立故曰相奪也作詩勸躊躇孫曰躊躇猶豫不決兒樊曰魯直嘗書此詩跋其後曰或謂韓公當聞後生以性命之學不當誘之以富貴榮顯吾翁曰然淳元豈聞大儒之過也又何學焉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

之韓公之言其於勸獎之功異趨而同歸也云

示爽 韓曰求之譜系公諸子姪皆無名爽者有姪孫湘者字北渚老成長子登長慶三年進士第終大理丞爽豈湘小字耶

宣城去京國 孫曰宣城宣州 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 孫曰解裝與衣 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 孫曰相牽挽也 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 孫曰西來來京師也 科名掩衆俊 韓曰言爽來京師登第也科名一作名科 州考居吏前 孫曰考謂考課居吏前最課也 令從府公召 韓曰謂爽第後從宣歙觀察使辟爲府從事 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孰不謂汝妍 妍美也 此來江南近 孫曰宣城在江之南公有別業在宣城此一作汝 里閭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如此 但一作得 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 韓曰公時知制誥故云行伍也行胡郎切 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立懼終莫洗湔 湔沽也○湔音箋 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 孫曰歸田謂歸宣城也韓曰陶潛明歸去來詞田園將蕪胡不歸

人日城南登高 孫曰東方朔占書歲正月一日占雞二日占狗三日占豬四日占羊五日占牛六日占馬七日占人樊曰荊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董勛問禮俗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韓曰城南公別墅所在以故親交子姪來爲人日之集也

初正候纔兆 兆萌也 涉七氣已弄 孫曰七謂七日氣謂陽氣 靄靄野浮陽 孫曰靄靄陽氣貌 暉暉水披凍 披散也 聖朝身不廢佳節古所用親交既許來子姪亦可從盤蔬冬春雜罇酒清濁共令徹前事爲 韓曰劉貢父云唐人飲酒喜以令爲罰令人以絲管歌謳爲令卽白傳所謂醉翻襴衫抛小令是也其舉故事物色爲令卽公所謂令徹前事爲是也歟舉也○令去聲 觴詠新詩送 孫注羲之記蘭亭云一觴一詠 扶杖陵圯址 集注扶挾也圯毀也址基址史記石閭在太山下址太元經豐牆峭址址之市切或作阯者非阯交阯也 刺船犯枯葑 韓曰莊子漁父言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祝曰葑菰根江東有葑田梁庾肩吾詩里米生菰葑○刺七亦切葑方用切 戀池羣鴨迴釋嶠孤雲縱 祝曰釋離也嶠山銳而高也列子岱輿員嶠○嶠渠廟切 人生本坦蕩 韓曰論語君子坦蕩蕩 誰使妄倥傯 倥傯困祝曰楚辭愁倥傯於山陸注倥傯猶困苦也倥粽二音 直指桃李闌 孫曰闌謝也 尋幽寧止重 重再也一作屢游寧止重

病鴟 唐曰說文鴟鳶也鳥之貪惡者其性好攫而善飛公意蓋有所譏也韓曰必有人焉如鴟鳥之惡忽墜水溝公既救其死命復作詩譏之云耳

屋東惡水溝 孫曰惡水濁水也左氏傳有汾澮以流其惡 有鴟墮鳴悲青泥淹兩翅 韓曰周庾信遊仙詩青泥奚翅之淹漬也○淹於廉切一本作渰 拍拍不得離 孫曰拍拍欲飛貌 羣童叫相召瓦礫爭先之 祝曰釋名小石曰礫楚辭瓦礫進寶兮捐棄隨和礫增歷 計校生平事殺卻理亦宜奪攘不愧

耻飽滿盤天嬉晴日占光景高風送追隨逆一作忩隨一作飛擬淩鸞鳳羣擬一作遂鸞一作紫肯顧鴻鵠卑一作鵠鴈卑孫曰自奪攘不愧恥以下皆前所云計校平生事者也此以譏小人之得位凌侮君子者今者運命窮遭逢巧丸兒中汝要害處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乘其危救汝將死命救字一作丐一作與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無以致蒙德久猶疑飽入深竹叢飢來傍階基諒無責報心固以聽所爲昨日有氣力飛跳弄藩籬今晨忽徑去曾不報我知樊曰後漢楊寶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木下爲螻蟻所困寶取歸食之百餘日毛羽成放去一夕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蒙君仁愛拯救今來拜謝因

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其後震秉賜彪四世三公焉噫其亦異夫黃雀之報矣僥倖非汝福天衢汝休窺孫曰天衢天路也以喻高顯之位韓曰易何天之衢亨京城事彈射豎子豈易欺豈一作不勿諱泥坑辱泥坑乃良規

華山女

洪曰記夢云安能從汝巢神仙謝自然云童騃無所識誰氏子云不從而誅未晚耳排源云神仙有無何茫茫退之强留如此然此詩頌餙不知何故如洗粧拭面着冠帔白咽紅頰長眉青郎知一女道士也韓曰詩雖記當時所見然意蓋指一時佛老之盛排斥之意寓於詩云

街東街西講佛經撞鐘吹螺鬧宮庭孫曰鐘螺佛家樂器○螺落戈切廣張罪福資誘脅資助也聽衆狎恰排浮萍狎恰一作恰似黃衣道士亦講說韓曰論語黃衣狐裘禮記黃冠黃衣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座下寥落如明星華山女兒家奉道欲驅異教歸仙靈洗粧拭面着冠帔着陟畧切白咽紅頰長眉青遂來陞座演真訣祝曰史記文王居羑里演周易演敷演也真訣仙經○演以淺切觀門不許人開扃不知誰人暗相報訇然振動如雷霆○張曰訇大聲○訇呼宏切掃除衆寺人跡絕孫曰此言聽佛經者皆輟奏至觀聽華山女之講驊騮塞路連輜軿驊騮良馬名輜軿衣車也前後有蔽障曰以自隱蔽之車後漢輜軿曜日菑萍二音觀中人滿坐觀外後至無地無由聽抽釵脫釧解環珮堆金疊玉光晶熒祝曰熒光也熒煌熒熒晶亦光也熒音營晶音精天門貴人傳詔召孫曰天門

謂宮掖貴人謂黃門也六宮願識師顏形孫曰禮記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六宮在後玉皇頷首許歸去孫曰玉皇天帝乘龍駕鶴來青冥孫曰青冥雲青豪家少年豈知道來繞百帀脚不停雲窻霧閣事恍惚韓曰太白詩歸來桃花巖得憩雲窻眠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難攀俗緣重浪憑青鳥通丁寧樊曰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正中忽有一青鳥從西方來集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如烏夾侍王母旁詩意蓋取此青鳥一作三鳥一作三烏

讀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書其後

樊曰公集有和湜陸渾山火及書公安園池詩後今考持正集二詩皆亡其它詩亦未嘗有一傳世者偶然遺耶抑皆不足以傳世也劉貢父云持正不能詩猶攘糞壤間公所以

識之豈或然歟韓曰愿嘗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此詩當在陸渾尉後爲郎中前作

晉人目二子其猶吹一吷樊曰莊子惠子曰吹劍首者吷而已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注莊戴晉人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吷小聲道堯舜於晉人之前譬之吹劍環其聲小不足聞也○吷音血區區自其下樊曰謂自堯舜而下者顧肯掛牙舌

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孫曰春秋書王法以存天下之至公不獨誅其人之身而已王法謂誅責之法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公安縣屬江陵不自閑其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間孫曰糞壤謂園也掎摭謂拾摭也○掎舉綺切糞壤多污穢豈有藏不藏韓曰詩謀藏不從不藏穢用洪曰此數句今本脫其閑間糞壤多不藏八字蓋謂今本但作不自閑窮年枉智思掎摭糞壤污穢豈有藏也脫誤甚矣當以此本爲正

誠不如兩忘韓曰莊子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於道但以一槩量孫曰一槩一等也平十斛者曰槩我有一池水

蒲葦生其間蟲魚沸相嚼嚼齧也○嚼才雀切日夜不得閑

我初往觀之其後益不觀觀之亂我意不如不觀完用將濟諸人捨得業孔顔百年能幾時君子不可閑孫曰得用將以濟人爲心不得用將以孔顔爲業百年能幾時安可自廢也補注公雙鳥詩押二州字二秋字二頭字此日足可惜押二光字二更字李花押二花字二示與押二然字猛虎行押二爲字蘆吏押二黄字書皇甫湜公安園池詩押二閑字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押二行字故孔毅夫詩話云退之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病然苕溪漁隱則曰退之好重疊用韻以盡己意不恤其爲病也

路旁堠

封堠也樊曰元和十四年春出爲潮州用作詩示可見子厚元和十年自永州召赴闕其寄零陵親故詩亦有岸旁古堠應無數次第行者別路遠之句○堠音后

堆堆路旁堠堆堆一作坼坼一雙復一隻迎我出秦關謂藍田關送我入楚澤孫曰謂荊州千以高山遮萬以遠水隔孫曰千萬皆言堠也吾君勤聽治照與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歷

食曲河驛

韓曰驛在商鄧之間公之潮州自藍田關入商陵將過鄧州而作故其下有過南陽之什樊曰按河南志驛在偃師縣東十道志云以洛水之曲爲名此詩公將過鄧而作偃師去鄧遠殆商鄧間別有曲河驛歟

晨及曲河驛悽然自傷情羣烏巢庭樹烏一作鳥乳雀飛簷楹孫曰言烏雀皆得其所而我獨違行不如也而我抱重罪孑孑萬里程親戚頓乖角孫曰乖角謂離別也圖史棄縱橫下負朋義重朋一作明上孤朝命榮殺身諒無補韓曰論語有殺身以成仁何以荅生成

過南陽

韓曰南陽鄧州公赴潮州日作

南陽郭門外桑下麥青青行子去未已孫曰行子公自謂也春鳩鳴不停秦商邈既遠孫曰秦商謂秦山商山湖海浩將經孫曰浩大也言湖海之大將經行也孰忍生以感一作憂吾其寄餘齡

瀧吏

樊曰元和十四年赴潮州作

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昌樂瀧漢名孫曰後漢桂陽太守周昕守君光開此溪合其水桂陽人使之爲立廟刻石令猶存爲樊曰歐陽文忠公云韶州樂昌縣西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其俗謂水湍湊爲瀧退之詩云云卽此也劉仲章前爲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誤改從樂昌仲章曰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韓集不誤也乃知古人傳疑而憚於吏改者以此○瀧閭江切又音雙險惡不可狀一本作昌樂瀧險惡船石相舂撞孫曰舂撞船與石相擊觸往問瀧頭吏潮州尚幾里行當何時到土風復何似瀧吏垂手笑補注東坡詩云瀧吏無言只笑儂官何問之愚譬官居京邑一作譬官牧郡邑一作譬如官岳此何由知東吳東吳一作京都東吳遊宦鄉官

知自有由潮州底處所有罪乃竄流儂幸無負犯韓曰吳人稱我曰儂音農何由到而知官令行自到那遽妄問爲不虞卒見困汗出愧且駭吏曰聊戲官儂嘗使往罷祝曰罷遣有罪○罷部買切嶺南大抵同官去道苦遼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惡溪瘴毒聚孫曰惡溪潮州水名雷電常洶洶洶洶水鳴聲祝曰楚辭波聲之洶洶○洶音胷鱷魚大於船孫曰鱷魚名大者凡數丈皆黃蒼白斑鱷惟鼉似龍無角似蛇有足卵生山谷間其卵無數大率爲鱷魚者十止二三焉餘卽爲鼉爲黿也鱷魚善食人俾子水者每每罹害居民畜產亦數尾去○鱷五各切牙眼怖殺儂州南十數里有海無天地颶風有時作孫曰颶風名每南有之○颶其遇切掀簸真差事孫曰差事奇怪也○掀音軒差昌化切聖人於

天下於物無不容比聞此州囚亦有生還儂官無嫌此州固罪人所徙一云官嫌此州惡囚人之所徙官當明時來明一作此事不待說委官不自謹慎宜卽引分往胡爲此水邊神色久儻慌祝曰儻慌失意貌楚辭心儻慌而不我與○上他朗切下胡晃切旅大缾甖小孫曰旅瓶盟瓦器韓曰周官旅人爲甂○旅音方祝曰方言靈桂之郊謂之旅注令江東通名大甖爲甂○甂音闊字從瓦宜從方言新一作瓶甖甖似瓶者音秀甖瓦也甖音鸎所任自有宜官何不自量滿溢以取斯工農雖小人事業各有守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亂其間樊曰此句世多引阮籍大人先生論所謂君子之處域內何以異亂之處褌中爲解非也按商君書二十六篇大抵以仁義禮樂爲亂官如曰農商官三者天下之常官也農闢地商致物官法民三官者生亂官者六曰歲曰食

曰玩曰好曰志曰行六者有君然是也杜牧之常書其語於處州孔子廟碑陰曰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之強曰彼仁義亂官也可以置之公之所謂亂其間蓋出此然牧之所引不見于商子蓋漢藝文志商子有二十九篇今所傳纔二十六篇牧之之語其出於亡篇矣洪曰今本作風其間誤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一作姦巧姦敗羣倫姦一作躬叩頭謝吏言始慙令更蓋歷官二十餘國恩並未酬凡吏之所訶嗟實頗有之不卽金木誅孫曰莊子列禦寇篇爲外刑者金與木也注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桎拲桎梏敢不識恩私潮州雖云遠惟思不可過思一作恩於身實已多敢不持自賀

贈元十八協律六首

韓曰元十八子詩不見其名柳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亦不著其名惟白樂天府大

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卽其人一作贈別元十八協律六首

知識久去眼作去一作絶吾行其既遠瞢瞢莫訾省祝曰
昔目不明也左氏亦無情焉孫曰莫訾省者無所省錄也漢書膠西于王端遂爲無訾省是也瞢莫東眉登毋亘三切訾
音訾省一作貲默默但寢飯子兮何爲者孫曰謂元十八冠珮立
憲憲洪曰詩云顒顒令德禮記引詩作憲憲退之亦豈以憲爲顒耶○憲音顯何氏之從學
蘭蕙已滿畹孫曰騷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蘭蕙滿畹者以喻其仁義之富也○畹音宛
於何翫其光以至歲向晚孫曰翫習也翫其光者猶言藉光也歲向晚言將老
也於何翫光以至于老乎時治尚和同孫曰老子和其光同其塵○時治一作治惟無侯
於蹇蹇孫曰蹇蹇忠也易王臣蹇蹇韓曰楚辭余固知蹇蹇之爲患注忠正貌音蹇或師絕學
賢不以藝自輓祝曰周禮輦車組輓注人輓之以行荀子禮者政之輓孫曰絕學謂老子也揚子老

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及雄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爾輓牽引也言師老子之賢務爲隱約不以才藝自推輓也
○輓音挽子兮獨如何能自媚婉娩孫曰媚好貌○娩於阮切婉娩無違貌○一本
作媚婉婉金石出聲音孫曰莊子曾子居衛縕袍無表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玉宮
室發關楗祝曰楗拒門木老子善閉者無關楗而不可開孫曰陳楚間謂鑰爲楗發關楗者言楗能造入閫
域也楗巨偃切與鍵同何人識章甫章甫商冠名韓曰儒行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
章甫之冠而知駿蹄踠祝曰踠馬足蹉跌踠足彎屈孫曰言無人識章甫并知此駿蹄踠也章甫
駿蹄皆以喻元十八○踠於阮切惜乎吾無居不得留息偃孫曰詩或
息偃在牀公言吾無居室不得留元與之同息偃也臨當背面時孫曰公祭張署文亦云解手背
面面一作南非裁詩示繾綣孫曰繾綣猶綢繆也不離散貌○繾音遣綣苦遠切
英英桂林伯樊曰裴行立元和十二年以御史中丞爲桂管觀察使伯侯伯也實維文

武特達勞從事賢孫曰從事幕僚韓曰卽謂元協律也來弔逐臣色
孫曰逐臣公自謂也南裔多山海孫曰南裔南方道里屢紆直孫曰紆曲也屢
紆直謂或曲或直者非風波無程期所憂動不測子往誠艱難
孫曰元十八時方迁謫○往字一作行難字一作險我去未窮極臨別且無言
臨一作違有淚不可拭
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
子篇樊曰子厚集有送元十八山人南遊序其後在南方送僧浩初序又云退之寓書罪子且曰見送元先生序云云
則知子厚此篇果書爲公言所覽至此始識其人也寤寐想風彩補注漢書霍光傳天下想聞其
風彩於今已三年不意流竄路兼旬同食眠所聞
昔已多所得今過前如何又須別使我抱悁悁

韓曰悁悁忿也憂也孫曰愁寂貌○悁於緣切
勢要情所重排斥則埃塵孫曰居勢要者俗情所重及一旦排斥則視如塵埃
矣骨肉未免然況又四海人孫曰柔厚之厚骨肉尚如此而況它人乎言此
者推桂林伯獨不然也嶷嶷桂林伯孫曰嶷嶷獨立貌祝曰詩克岐克嶷注其貌嶷嶷然史記
其德嶷嶷嶷魚力切○矯矯義勇身韓曰詩矯矯武臣注矯矯武貌○矯居天切生平
所未識待我踰交親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
藥物防瘴癘書勸養精神不知四罪地孫曰書四罪而天下
咸服堯放驩兜于崇山令公亦謫南方故云豈有再起辰韓曰公言貶斥無再起之望窮
途致感激韓曰晉阮籍嘗率意獨駕遇途窮輙哭而反韓曰公於子厚誌中言行立有節槩重然諾公與
之素不識將赴貶所而行立乃俾其從事來問勞且復遺以書藥誠有節槩矣此公所以窮途致感激也肝膽

還輪囷韓曰前漢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輪囷屈曲貌孫曰蹣跚貌○囷去輪切

讀書患不多思義患不明患足以不學孫曰足以不學謂可以不學也自謂可以不學君子以爲患以字一作已既學患不行子今四美具實大華亦榮亦一作不王官不可闕官一作宮非未宜後

諸生嗟我擯南海無由助飛鳴

寄書龍城守唐曰地理志柳州龍城郡軍事守謂柳子厚君驥何時秣樊曰一種小說曰好事集載柳宗元得韓愈所寄詩先以薔薇露盥手薰玉蕤香然後發讀曰大雅之文正當如是觀公此作其二人相與蓋可見矣

峽山逢颶風峽山山名颶海風名見第一卷將赴江陵途中寄贈翰林三學士詩注○颶音具

雷電助撞捽撞捽相擊也祝曰手捽也莊子胥人之井欲者相捽也○撞宅江切捽昨没切

乘潮簸扶胥孫曰簸簸蕩也扶胥地名在廣州東南積注南海神廟碑曰扶胥之口黄木之灣

近岸指一髮兩巖雖云牢木石互飛發

屯門雖云高屯門地名亦映波浪沒樊曰蘇叔黨颶賦曰排户破牖隕瓦發屋擘巨石拔喬木勢翻渤澥聲振坤軸云云所狀颶風大率不出公此詩也余罪不足惜

子生未宜忽胡爲不忍別感謝情至骨韓曰老杜詩已訴徵求貧到骨

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樊曰元和十四年抵潮州後作也

鱟實如惠文樊曰鱟魚類按山海經鱟形如惠文十二足似蟹雌負雄而行漁必兩得又酉陽雜俎鱟過海輒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俗呼鱟帆其殼可爲冠又吳錄地理志云交趾有鱟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長五寸腹中有子如麻取以作醬尤美又嶺表錄異云鱟眼在背上日在腹下惠文冠也漢張敞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又注法冠也洪曰惠文冠名一本作車文今廣韻引山海經注亦作車文又釋音云郭璞云鱟形如車文未詳祝曰蹉來竇黿鼉注鱟形如惠文廣韻所引山海經注非是○鱟音候骨眼相負行蠔相粘

爲山韓曰蠔魚屬嶺表錄異云蠔即牡蠣也初生海邊如拳石四面漸長高一二丈者嶄岩如山每一房內蠔肉一片隨其所生前後小大不等每潮來諸蠔皆開房伺蟲蟻入即合之○蠔音豪百十各自生

蒲魚尾如蛇孫曰蒲魚未詳其狀或曰鯆魚也今潮州白蒲魚口眼不相營

蛤即是蝦蟇祝曰本草注云青蛙鼃蛤長股蛙子皆蝦蟇之類樊曰嶺表錄異蛤蚧首長如蝦蟇背有錦如蠶子土黃色身短尾長自呼蛤蚧○蛤音閤同實浪異名章舉馬夾柱章舉魚名孫曰釋音云章舉有八腳身上有肉如臼亦曰章魚酉陽雜俎云每月三八日則多馬夾柱亦魚名洪曰即今之江瑤柱

鬭以怪自呈其餘數十種莫不可歎驚我來禦魑魅祝曰魑魅鬼物左氏傳云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公言其貶斥也自宜味南

烹調以鹹與酸以一作之芼以椒與橙韓曰芼擇也詩左右芼之孫曰芼菜也補注張揖曰燂以秋橙○芼音冒橙除庚切腥臊始發越咀吞面汗騂祝曰咀謂咀嚼騂性赤色禮記牲用騂孫曰此謂初南食時其腥臊之氣發越於外咀吞之則面汗且騂也○咀在呂切騂思營切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獰惡也○獰尼庚切開籠

聽其去鬱屈尚不平賣爾非我罪不屠豈非情

不祈靈珠報孫曰搜神記隋侯行見有大蛇傷者救而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淮南子所謂隋侯之珠者是也幸無嫌怨并聊歌以記之又以告同行

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

孫曰湘字北渚老成之子公兄弇之孫元和十四年公赴潮州作樊曰水經及注元有所謂曾江口者而公其年有過始興江口感還之什始興韶州也水經始興水利水南注東江東江又

西注于北江謂之東江口此豈非公所宿地耶故其詩曰三江滅無口其誰識涯圻暮宿投民
村高處水半扉其後蘇詩有云我行都是退之詩真有人家水半扉正謂此也
雲昏水奔流天水漭相圍漭廣也平也祝曰退注五湖以漫漭漭大水貌相圍
謂天水之相接也三江滅無口孫曰謂曾江有三江合流令混爲一不見江口其誰識
涯圻孫曰涯圻岸也暮宿投民村高處水半扉犬雞俱
上屋不復走與飛篙舟入其家祝曰篙進船竿准南子以篙測江○
篙音高瞑鬧屋中唏孫曰唏啼也或曰笑也○唏音烯問知歲常然
知一作之哀此爲生微海風吹寒晴波揚衆星輝仰
視北斗高不知路所歸
舟行亡故道屈曲高林間林間無所有奔流但潺湲

但一作且嗟我亦拙謀致身落南蠻茫然失所詣無
路何能還

答柳柳州食蝦蟇 樊曰公爲潮州子厚爲柳州元和十四年也梅聖俞詩有曰子厚謫柳州而猶食蝦蟇

蝦蟇雖水居水特變形貌水字一本作末強號爲蛙蛤蛙乃
蛤皆蝦蟇其背青綠色者俗謂之青蛙黃文者謂之金線蛙黑色者號爲蛤亦名水雞○蛙烏瓜切於實
無所校一作效一作較雖然兩股長然一作云其奈脊皮皰祝曰
趙王篇云面皮生氣也○皰匹貌切一作脊皰跳躑雖云高意不離濘淖
祝曰左氏晉戎馬還濘而已又有卓於前濘淖泥也○佞閙二音鳴聲相呼和胡過切無
理祇取鬧周公所不堪灑灰垂典教樊曰周官蟈氏掌去鼃黽

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灑與洒同我棄愁海濱恒願眠不覺覺睡起也
○古孝切叵堪朋類多集注叵不可也朋類其儔侶也○叵普火切一作頗非沸耳作
驚爆爆火裂祝曰神異經畏爆竹聲○爆音豹端能敗笙磬一作磬鐘仍工
亂學校孫曰言其聲煩多能聒笙磬亂學校也工一作又雖蒙句踐禮孫曰韓子
越王伐吳欲人之輕死出見怒鼃乃爲之軾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故也竟不聞報效
大戰元鼎年孫曰漢武帝紀元鼎五年秋鼃蝦蟇鬬孰強孰敗橈孫曰
橈亦敗也祝曰木曲易橈橈本末弱也○橈音鬧居然當鼎味豈不辱釣罩
祝曰罩竹籠取魚也詩烝然罩罩○罩陟教切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稍注
東坡嘗用公此事作詩云稍近蝦蟇緣習俗祝曰稍漸也○稍所教切嘗懼染蠻
夷平生性不樂祝曰樂欲也禮記有所好樂捕注張狀爲劑大所傷醫云宜食蝦蟇救甚難之

○樂五教切一本作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豢養也
獵較務同俗祝曰孟子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注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
吉祥孫曰魯俗如此孔子亦爲之故云同俗○較音角全身斯爲孝孫曰禮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詩意謂甘食蝦蟇以全其生也哀哉思慮深未見許迴
櫂祝曰楚辭桂櫂兮蘭枻櫂楫也與棹同樊曰子厚以其年十月夢奠柳州卒不生還矣

別趙子

趙子名德韓曰公爲潮州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東坡所謂潮人初未知學公命趙
德爲之師即其人也公自潮移袁詩以別之德潮人公欲與俱而不可耳
我遷於揭陽集註揭陽縣屬南海郡至唐爲潮州治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
嶺韋昭音曰揭其逝切師古曰揭音竭君先揭陽居揭陽去京華其

里萬有餘不謂小郭中有子可與娛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婆娑海水南孫曰詩市也婆娑婆娑婚遊戲韓曰晉陶侃爲荊州刺史將歸謂王衍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歟弄明月珠孫曰廣記云鯨魚目即明月珠詩意謂其懷寶自崇也及我遷宜春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己丑憲宗上尊號大赦天下十二月二十四日公自潮州量移袁州郡即宜春郡也意欲攜以俱擺頭笑不可我豈不足歟又奚爲於此此一作往來以紛如孫曰奚爲奚事也言我居此固足矣奚事更於此往來紛紛乎海中諸山中幽子頗不無孫曰幽子隱士相期風濤觀已久不可渝孫曰相期者相德期往觀風濤也此言已久不可中變從公而往渝變也韓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又嘗疑龍蝦孫曰字當作鰕○鰕胡加切爾雅曰鰕大者謂之鰝果誰雄牙鬚蚌蠃魚鼈蟲祝曰易爲蠃爲蚌蠃蚌蛤屬○蚌步項切蠃盧戈切與螺同瞿瞿以狙狙祝曰詩狂夫瞿瞿注無守貌○瞿音衢又音屢識一以忘十以一作已大同細自殊欲一窮究之時歲屢謝除孫曰愈又言嘗以龍蝦蚌蠃魚鼈大小不同欲一一枉而窮究之歲時屢謝紛未能往言今當往也令子南且北孫曰子謂公也豈非亦有圖人心未嘗同韓曰左傳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不可一理驅驅一作區各宜從所勝勝一作務未用分賢愚孫曰德言公去已留未可分別賢否也

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

李大夫程也字表臣樊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行次盆城作此詩寄之公嘗與表臣同爲御史及鄭餘慶爲詳定使公又與表臣俱爲之副反覆詩語疑若與表臣嘗有隙至是因詩謝之故舊無大故則不棄此公所以思之且請改事也

盆城去鄂渚孫曰尋陽記盆水出青盆山因以爲名帶山雙流而右灌尋陽北流入江今在江州潯陽風便一日耳不枉故人書無因帆樊曰乘鄂渚而反顧鄂渚今鄂州江水洪曰帆去聲船使風也今本作汎非是故人辭禮闈辭一作闕旌節鎮江圻樊曰書史程元和十三年四月拜禮部侍郎六月出爲鄂州刺史鄂岳觀察使程自禮闈出鎮明矣而新傳獨言歷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蓋遺之也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龍鍾見上醉留東野詩注別來已三歲望望長迢遞咫尺不相聞不一作何平生那可計我齒落且盡君髮白幾何君一作公年皆過半百孫曰公是歲年五十三來日苦無多少年樂新知衰暮思故友友一作歲譬如親骨肉寧免相可否樊曰骨肉猶不免可否況公剛直其事能合乎譬如假如也我昔實愚惷祝曰惷愚也前漢趙人惷魁一輕薄○惷陟降切一本作魁不能降色辭子犯亦有言臣猶自知之樊曰子犯晉公子重耳舅也公子亡外于犯從之反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公其務貫過祝曰貫慣也貫也前漢數蒙聖恩得見貫摭○貫音射又音世我亦請改事補注左氏宣十二年傳鄭伯逆楚之辭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桑榆儻可收韓曰漢光武勞馮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黽池也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願寄相思字孫曰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

孫曰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之後韓曰據詩意鳳凰謂裴度扶丸子謂李德裕李紳元稹也據宗閔傳裴度伐蔡引爲彰義觀察判官蔡平知制誥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李德裕李紳元稹共白徽取士不以實坐貶劍州刺史俄復爲中書舍人由是嫌怨顯結紳之

禍四十餘年不解此詩及下篇蓋長慶初作也此詩當是宗閔初貶公爲祭酒時作後篇當是宗閔復入後作也詳詩意可見新史云宗閔初爲裴度引用及度薦李德裕可爲宰相宗閔遂與爲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擬度爲從裕在公貶後五年史誤矣補注苕溪漁隱詩話云是之宗閔俱蒙晉公任淮西時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樹及猛虎行贈宗閔皆暮盡其終身所爲然退之无恙時宗閔纔爲中書舍人所爲尚未暴自鎮撤毀後牛李之禍始結至其爲相則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謂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鳥鵲從噪之虎不知所歸者何其明驗也

南山有高樹花葉何衰衰（孫曰字合作蕤蕤蕤盛貌○蕤音[illegible]切）上有鳳凰巢鳳凰乳且棲四旁多長枝羣鳥所託依黄鵠據其高衆鳥棲其卑（棲一作捿）不知何山鳥羽毛有光輝飛飛擇所處正得衆所希（孫曰言未嘗見此鳥也）上承鳳凰恩自期永不衰中與黄鵠羣不自隱其私（自一作日）下視衆鳥羣汝徒竟何爲不知挾丸子（並見題）心默有所規（一作窺）彈汝枝葉間汝翅不覺摧或言由黄鵠黄鵠豈有之慎勿猜衆鳥（猜一作疑）衆鳥不足猜無人語鳳凰汝屈安得知黄鵠得汝去婆娑弄毛衣（孫曰得汝去猶言因汝去也黄鵠因汝去乃敢自喜安安然弄其毛衣以譽小人踐逐君子乃相廢也）前汝下視鳥各議汝瑕疵（補王左傳不汝瑕疵）汝豈無朋匹（孫曰朋黨小人之黨）有口莫肯開汝落蒿艾間幾時復能飛哀哀故山友（孫曰故山友謂平時故舊也一作哀哉故山友）中夜思汝悲路遠翅翎短不能持汝歸（能一作得）

猛虎行贈李宗閔

孫曰猛虎行云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安無巢遊子爲誰驕此詩且取古猛虎行名篇不云以爲中意義也餘見前詩題注

猛虎雖云惡亦各有匹儕羣行深谷間百獸望風低身食黄熊父（韓曰黄熊罷獸也文王因羑里散宜生得黄熊以獻紂免西伯之難）子食赤豹麛（韓曰楚辭乘赤豹兮從文貍麛鹿子孫曰上言黄熊父則赤豹麛蓋豹子也○麛莫兮切）擇肉於熊羆（羆一作豹）肯視兎與貍正晝當谷眠眼有百步威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食一作飧）匹儕四散走猛虎還孤棲狐鳴門四旁（四一作兩）出逐猴入居（猴一作維）烏鵲從噪之（一本以下句爲先上句爲後）虎不知所歸誰云猛虎惡中路正悲啼豹來銜其尾熊來攫其頤（攫持也○攫音矍）猛虎死不辭但慙前所爲虎兕無助死（兕一作生）況如汝細微（孫曰女謂宗閔如一作知）故當結以信親當結以私親故且不保人誰信汝爲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六

五百家註校昌黎先生集卷第七

古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一首

藍田十月雪塞關我興南望愁羣山攢天嵬嵬凍相映君乃寄命於其間秩卑俸薄食口衆豈有酒食開容顏殿前羣公賜食罷驊騮蹋路驕且閑稱多量少鑒裁密豈念幽桂遺榛菅幾欲犯嚴出薦口氣象硉兀未可攀歸來殞涕揜關卧心之紛亂誰能刪詩翁憔悴斸荒棘清玉刻佩聯玦環腦脂遮眼卧壯士

大招挂壁無由彎乾坤惠施萬物遂獨於數子懷偏慳朝欷暮唶不可解我心安得如石頑

送僧澄觀一首

浮屠西來何施爲擾擾四海爭奔馳構樓架閣切星漢誇雄鬬麗止者誰僧伽後出淮泗上勢到衆佛尤恢奇越商胡賈脫身罪珪璧滿船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影沉潭底龍驚遁當晝無雲跨虛碧借問經營本何人道人澄觀名籍籍愈昔

從軍大梁下（孫曰正元十二年公佐宣武軍幕）往來滿屋賢豪者皆言澄觀雖僧徒公才吏用當今無後從徐州辟書至（孫曰十五年公從事徐州節度張建封幕）紛紛過客何由記又言澄觀乃詩人（又言一作人言）一座競吟詩句新向風長歎不可見我欲收歛加冠巾洛陽窮秋厭窮獨（孫曰十六年建封卒公西歸洛樊曰公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題李生壁云是行也守黜於徐州將西居洛陽故此云洛陽窮秋[illegible]孤獨也）丁丁啄門疑啄木（祝曰詩伐木丁丁啄木鳥名丁丁中莖切疑一作如）有僧來訪呼使前伏犀插腦高頰權（孫曰伏犀謂骨當顴上入髮際也韓曰伏犀貴相後漢李固頂角匿犀後爲太尉即此祝曰權一作顴顴輔骨也是處輔承顴頰面頰也○頰古協切顴亦音權）惜哉已老無所及坐睨神骨空潛然（睨斜視也○睨五計切潛[illegible]）

臨淮太守初到郡（孫曰臨淮太守謂泗州刺史）遠遣州民送音問好奇賞俊直難逢（直一作實）去去爲致思從容（孫曰爲致思從容者公令澄觀致其意於泗守思欲與之從容也）

山南鄭相公與樊員外酬答爲詩其末咸有見及語樊封以示愈依賦十四韻以獻

（樊曰梁州在唐爲山南西道治所德宗興元元年改爲興元府鄭相公名餘慶字居業以元和九年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樊紹述爲副紹述誌傳不書而見于公薦狀及此詩薦狀云云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云云紹述其字也惜乎二公之詩不得而見矣李肇國史補曰元和以後爲文奇詭則學於韓愈苦澁則學於）

樊宗師公此詩及銘述墓語奇而澁皆所以效其體也一本題無與字
梁維西南屏孫曰屏蔽也詩大邦維屏蔽見題注山厲水刻屈孫曰厲峭拔也刻屈
謂刻削屈曲也屈一作窟稟生肖勦剛孫曰勦剛剛勁也言人生其間皆肖似山水有勦剛之性祝曰
勦輕捷也吳錄閩卿能生羅勦捷不常○勦音巢一作勁者非難諧在民物孫曰人性勦剛難諧
和也榮公鼎軸老孫曰餘慶榮陽人正元中再爲相鼎謂鼎鼐軸謂當軸敎一作榮享
斡力健倔孫曰享謂享擊斡謂斡旋猶言宰制也斡或作斡韓曰取老氏治大國若烹小鮮之義倔強貌
祝曰強也選擬倔強以攘臂注倔強貴狄忌性梗戾○倔渠勿切帝咨汝予往孫曰帝咨者謂
帝咨詢於人而得餘慶也汝予往者言汝爲予往也取書云人帝曰兪汝往哉之義予一作兪牙纛前坌
坲坲塵起也祝曰楚辭埃坲坲兮孫曰牙纛皆謂旌旂坌塵也前坌坲者言旌旗之多皆飛起塵土也○纛音導坌蒲
悶切坲音拂一作拂者誤威風挾惠氣蓋壤兩劘拂祝曰劘削也前漢賈生自

下劘上劘古磨字拂一作刜斫也斷也左氏苑子刜林雍斷其足○劘亦音摩拂孫曰言榮公之治梁威風惠氣二者相須
劘拂於天壤之間蓋謂天也茫漫華黑閒樊曰華黑今作華星或作華星誤矣禹貢華陽黑水
惟梁州孔注云梁州東據華山之西距黑水茫漫謂其疆界廣大也東指畫變怳欻祝曰欻暴
起也選欻從背見孫曰言榮公治梁指畫之間使能變化如神鬼怳欻言甚也○怳許往切欻許勿切郎忽字誠既
富而美章彙霍炳蔚韓曰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孫曰章彙文采也
言榮公治梁既富庶文章之工皆炳蔚而至也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炳蔚文采之貌○彙音
胃日延講大訓孫曰日延者謂日日延此炳蔚之人使講大訓大訓古訓也書曰赤刀大訓是也
龜判錯袞黻孫曰定八年公羊傳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何休注判半也半圭也璋判白藏天子
青藏諸侯故曰判龜謂龜王也詩袞衣繡裳袞謂畫龍於衣上也爾雅黑與青謂之黻黻者刺繡爲兩已相背謂刺之於
裳上也判言其所執袞黻言其所服也言日延講大訓者之多錯雜如此樊子坐賔署署館也孫

演孔刮老佛（刮或作亂方云字見劇秦文）金舂撼玉應厥臭劇蔥蘙遺我一言重跽受惕齋慄辭慳義卓闊呀豁疚掊掘（疚或作疾方云疚疢也）如新去盯聹雷霆逼颮颮（新或作初方云盯聹耳垢也从目非颮或作颮或作颮颮字書未見或與颮同）綴此豈爲訓俚言紹莊屈

奉和武相公鎮蜀時詠使宅韋太尉所養孔雀一首

（武元衡韋皐也 諸本無奉字）

穆穆鸞鳳友何年來止茲飄零失故態隔絕抱長思（孫曰謂隔絕故山也）翠角高獨聳金華煥相差（孫曰鍾會孔雀賦云戴翠覺以表弁即此云翠角也下云垂綏綏之森麗五色點注華羽參差鱗交綺錯文采陸離即此云金華煥相差也）坐蒙恩顧重畢命守堦墀（孫曰恩顧謂馬太尉恩顧故畢命守此堦墀而不去也）

感春三首

（韓曰詩作於元和十一年三月爲中書舍人時也）

偶坐藤樹下暮春下旬間藤陰已可庇落蘂還漫漫（祝曰蘂花也漫漫多貌○漫謨官切）蠢蠢新葉大（孫曰蠢蠢翠色貌○蠢音尾）瓏瓏晚花乾（孫曰瓏瓏花落聲）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翩一作翻）時節適當爾懷悲自無端黃黃蕪菁花（孫曰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之郊謂之蘴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間謂之大芥蕪菁卽蔓菁也）桃李事已退強風敲枯榆（榆木名孫曰釋木云白枌榆也郭璞云先生莢卻著莢圓如錢故曰榆錢也○榆音俞）狼籍九衢內春序一如此汝顏安足頼（一作春序一如顏去去安足頼）誰能駕飛車（孫曰飛車仙駕韓曰山海經奇肱之國其爲人一臂注云其人善機巧以取百獸爲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相從觀海外

晨遊百花林朱朱兼白白柳枝弱而細懸對垂百尺（對一作樹）左右同來人金紫貴顯極（一作劇）嬌童爲我歌（孫曰嬌童妓女）哀響跨箏笛艷姬蹋筵舞清眸刺劍戟（孫曰言眸子清明如劍戟之刺甚稱其俊快也補注張文潛云東坡言退之詩不解文字飲惟知醉紅裙疑若青苦）心懷平生友莫一在燕席死者長眇芒生者困乖隔（生者或作生存）少年真可喜老大百無益

早赴街西行香贈盧李二中舍人一首

（盧汀李逢吉）

天街東西異祇命遂成游月明御溝曉（御溝或作禦水）蟬吟堤樹秋老僧情不薄僻寺境還幽寂寥二三子歸騎得相收（寥或作寞）

晚寄張十八助教周郎博士一首

（張籍周況也 或無郎字）

日薄風景曠（薄或作落方云薄迫也國語令會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令詳語勢但如白樂天所謂蓮府無光日色薄耳方說非是）出歸偃前簷晴雲如擘絮新月似磨鎌田野興偶動衣冠情久猒吾生可攜手歎息歲將淹（方云淹當作殗殘也淹延之義不可通用今人書殘作沒殂作徂多互用李白詩東奠卜築歲將淹又遠行歲已淹字皆說○今按古字通用者多不知方何以知此獨不可通用也）

題張十八所居一首

君居泥溝上溝濁萍青青（諸本上句作扃溝下句作泥蜀）蛙讙橋未掃（讙或作喧）蟬嘒門長扃名秋後千品

秩最平也詩文齊六經端來問奇字（孫曰漢書劉歆子棻嘗從揚雄學作奇字王云奇字古文之異者王莽使甄豐刊定六體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隸書五曰繆書六曰蟲書）爲我講聲形（孫曰周禮保章氏掌教國子六書注云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形聲如江河之類）

醻韓庶子詩 張籍

西街幽僻處正與懶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遲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寂寞誰相問只應君自知（樊曰王莽投劉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獄使來欲收雄雄恐從閣上投下幾死蓋棻嘗從雄學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時人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公詩落句用奇字籍詩落句用寂寞皆揚子雲事唐人酬答和意而已）

韓文七　七

奉酬盧給事雲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見寄并呈上錢七兄閣老張十八助教（孫曰盧四名汀字雲夫錢七名徽字蔚章張十八即籍也）

曲江千頃秋波淨（樊曰曲江在長安城道昇道坊秋波一作波秋）平鋪紅蕖蓋明鏡（孫曰紅蕖荷花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花菡萏明鏡以比曲江也蕖一作雲）大明宮中給事歸（孫曰大明宮含元宮也長安元年十一月戊寅改爲給事謂雲夫也）走馬來看立不正遺我明珠九十六（孫曰汀詩九十六字）寒光映骨睡驪目（樊曰莊子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驪音离）我今官閑得婆娑（樊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太子右庶子婆娑優閑之貌見前卷別趙子詩注）問言何處芙蓉多（韓曰芙蓉即荷花也疑搴芙蓉兮木末孫曰廣雅菡萏芙蓉）撑舟昆明渡雲錦（孫曰漢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雲錦言芙蓉之盛如雲與錦也）脚敲兩舷叫吳歌（韓曰晉夏統會稽人詣洛市藥會上巳王公以下並至浮橋統時在船中大尉賈充令作其土地間曲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雷電晝冥王公以下恐遽上之樊曰東坡詩脚叩兩舷歌小海亦是引用王統事以補下注遐詠採蓮而叩舷舷船邊也舷音賢）太白山高三十里（孫曰太白山名在鳳翔府郿縣十字它本作百）負雪嵬嵬插花裏（孫曰此謂太白一影見曲江荷花裏也雪一作雲）玉山前却不復來（孫曰玉山亦山名也却退也任曰前却字出處本蔡邕傳云煌娜一前一却至郭景純江賦始合用之而云巨石碎碫以前却）曲江汀瀅水平盃（孫曰汀瀅水平定貌韓曰汀小水也〇汀他定切瀅烏定切）我時相思不覺一迴首（孫曰思雲夫也）天門九扇相當開（孫曰謂君門九重也言雲夫給事宮中如在天上耳）上界真人足官府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孫曰上界真人謂仙人也仙人猶有官府之事不如雲夫爲地上散仙終日嬉遊也相追陪謂與錢張同遊一本散仙下有無字讀爲七言疑非）

韓文七　八

小庭水植率爾成詩 錢徽

泓然一缶水下與坳堂接青菰八九枝圓荷四五葉動揺香風至顧盼野心愜行可採芙蓉長江詎云涉

奉和錢七兄曹長盆池所植（錢七名徽樊曰唐本有右庶子錢徽小庭水植率爾成詩在此和篇前今存之）

翻翻江浦荷而今生在此擢擢菰葉長（現曰說文菰蔣胡也楚辭設菰梁只〇菰音孤）芳根復誰徙露濡兩鮮翠風蕩相磨

倚 孫曰兩相謂荷與蕖也 但取主人知誰言盆盎是

記夢

韓曰此詩蓋有託諷意公作執政左遷爲右庶子時作前酬盧公荷花詩末云豈如當仙職答驚鳳終日相追陪而此詩末亦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仙皆有不能俯仰隨人之意可知其爲左遷之時也

夜夢神官與我言羅縷道妙角與根 孫曰羅縷謂詳言之角與根謂窮極其根本也 挈攜陬維口瀾翻 孫曰陬隅維綱也謂言擧其綱領也 百二十刻須臾間 韓曰晝夜共百刻本漢武帝時齊人甘忠可所造至哀帝時夏賀良等重言以建平二年改元太初爲刻用百二十爲度尋下詔蠲除事見哀紀并尋傳 我聽其言未云足捨我去度橫山腹我徒三人共追之一人前度

安不危我亦平行蹋㠁兀 㠁兀不安也○㠁丘召切兀牛召切 神完骨蹻脚不掉 集註列子蹻者之墜車雖疾不死其神全蹻擧足高貌詩小子蹻蹻掉搖也○蹻其虐切又音橋掉徒弔切 側身上視溪谷盲 孫曰盲謂黑闇 杖撞玉版聲彭彭 彭彭撞玉版聲 神官見我開顏笑前對一人壯非少石壇坡陀可坐臥 坡陀大貌○坡普禾切陀音沱 我手承頦肘拄座 孫曰以手承頦以肘拄座頦顧下也○頦戶來切 隆樓傑閣磊嵬高 孫曰隆傑皆雄大貌磊嵬高貌祝曰磊衆石貌嵬山貌逕衡霍磊落以連鎮巉巖嵬崔而比嶠○磊魯猥切嵬五罪切 天風飄飄吹我過壯非少者哦七言六字常語一字難 樊曰魯直云只前句中哦字便是所難此乃爲詩之法也 我以指撮白玉丹 孫曰丹仙藥也 行且咀嚼行詰盤 孫曰行且咀嚼謂咀嚼玉丹行詰盤謂詰盤詩句也詰盤反覆也詰一作詰又作結 口前截斷第二句 孫曰此謂仙人以已詰盤之故遂不復吟第二句也 綽虐顧我顏不歡乃知仙人未賢聖護短憑愚邀我敬 孫曰仙人以公詰盤之故顏羞不歡故云護短憑愚也 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 洪曰海上有三神山謂蓬萊方丈瀛洲今本作仙溪樊曰蘇內翰書曰太白詩云遺我鳥跡書讀之了不閑太白尚氣乃自招不識字不如退之倔強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隨汝巢神山又嘗曰退之有言我寧屈曲自世間云云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也

南內朝賀歸呈同官

洪曰長安有三內皇城在西北隅謂西內東內曰大明宮在西內之東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南此詩云罷能賀南內衙郎南內也奉酬盧給事詩云大明宮中給事歸郎東內也孫曰南內本元宗在藩時故宅高宗龍朔二年置

薄雲蔽秋曦 孫曰蔽擁也秋曦秋日蔽一作庇 清雨不成泥罷能賀南內衙 衙一作內 歸涼晚淒淒 晚一作晚 綠槐十二街 樊曰中朝事迹云天街兩畔槐樹俗號爲槐衙白樂天府圍詩云下視十二街綠槐間紅塵郎此也 渙散馳輪蹄 孫曰渙散分散輪蹄車馬也 余惟戇書生 戇愚也○戇陟降切 孤身無所齎三黜竟不去 孫曰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集注張籍祭公詩亦云三以論諍退謂論宮市論陽山論討淮西左遷庶子論佛骨貶潮州也樊曰皇甫持正誌公墓云公爲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及爲刑部侍郎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上怒就貶三千里海上蓋公爲御史以論天旱人飢貶陽山爲尚書郎以論柳澗下遷博士居中書舍人以論庭西下遷右庶子此詩所謂三黜則未貶潮州前爲右庶子日作 致官九列齊 孫曰九列九卿 豈惟一身榮珮玉冠簪犀 孫曰以玉爲珮以犀爲冠簪言榮顯也 滉蕩天門高 祝曰滉瀁水貌是滉瀁因玄孫曰滉蕩高貌天門宮門○滉戶廣切 著

籍朝厥妻孫曰籍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公妻盧氏封高平縣君
歲時入朝宮中故云朝厥妻文才不如人行又無町畦祝曰莊子彼且爲無町畦
吾亦與之爲無町畦注町畦也畦徑也○町徒頂切畦戶圭切問之朝廷事畧不知
東西況於經籍深豈究端與倪孫曰倪分際也君恩太山
重不見醻稗稊祝曰稗稊草如禾可食莊子道在稊稗孫曰小米也言君恩如太山之重未有稊粒
之報○稗蒲賣切稊田黎切所職事無多又不自提撕祝曰提撕挈也詩言
提其耳注說提撕其耳孫曰公言其職事既閒又不能自提撕振起也○撕音西自一作相明庭集孔
鸞曷取於鳧鷖孫曰明庭帝庭也孔孔雀鸞鸞鳥以喻賢者在位也言明庭方集孔鸞安用此
鳧鷖乎鳧鷖凡鳥公以自喻也詩鳧鷖在沙鳧鷖皆水鳥鳧似鴨而小江東方呼爲鷖鷖鷗也一名水鴞樹以松
與栢不宜問蒿萊孫曰蒿萊皆菜名亦以自喻問一作間婉孌自媚

文七 十一

好幾時不見擠孫曰詩婉兮孌兮總角丱兮婉少貌孌好媚也言婉孌者自相媚好而我以
直道獨立其間幾時不見擠斥乎擠推斥也祝曰楚辭璧壘擠推兮常困辱○擠將西切貪食以忘
軀斟不調盬醢祝曰斟少也楚辭居厥斟兮斟嗜孫曰貪食忘軀以禽畜自喻也言貪食而忘軀鮮
不顧人所賞鹽醢所以調食○斟音鮮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孫曰
磨淬厲祝曰淬染也犯也前漢清水淬其鋒○淬七內切將擧汝愆尤以爲己階
梯孫曰以爲進身之梯收身歸關東孫曰公家于關東期不到死迷

朝歸

峩峩進賢冠峩峩高貌韓曰前漢儒不疑見暴勝之冠進賢冠晉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遺象也蓋文
儒之服耿耿水蒼珮孫曰水蒼玉名禮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水蒼者言似水之蒼色而
雜有文也章服豈不好不與德相對孫曰服章郎所上封珮言此章服豈不好
手但已與德不能與相稱也顧影聽其聲孫曰影冠影聲珮聲也赬顏汗漸
背孫曰赬赤色漸漬也韓曰漢文帝問周勃決獄錢穀勃謝不知汗出沾背○赬音檉赤平聲進乏犬
雞效補注犬雞事取孟嘗君客雞鳴狗盜之意又不勇自退坐食取其肥
孫曰言無補於國但坐食取肥耳無堪等聾瞶注曰國語聾瞶使之司聲聾瞶使之司火言已無
堪任徒如聾瞶等耳○瞶五怪切長風吹天墟秋日萬里曬抵暮但
昏眠不成歌慷慨孫曰魏武帝短歌行曰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慷慨歎也

雜詩

三首或作四首以第一首揭不見蹤跡下文別爲一首韓曰數詩皆諷也朝蠅暮蚊以譏小人
烏鳥噪鳴以譏競進者得寵則公自喻截櫨斵楹棄鵲鵙以譏見一時所用賢否失當也公時
爲右庶子而皇甫鏄程异之徒乃用事元和十一年也故子此詩及讀東方朔雜事遣瘧鬼皆指
事託物而有作也

文七 十二

朝蠅不須驅韓曰荊堅作蚊文有大蠅入室驅之復來暮蚊不可拍匹格切
蠅蚊滿八區孫曰八區八方可盡與相格孫曰格鬭也得時能
幾時何一作與汝恣咲咋祝曰咲咬也前漢吉婦取以咬之○咬戶交切咋音責與一
作丐涼風九月到韓曰詩謂北風其涼爾雅北風謂之涼風掃不見蹤跡鵲
鳴聲楂楂音查烏噪聲護護烏號切爭鬭庭宇間一作閒
特身博彈射食亦切黃鵠忍長飢一作能忍飢兩翅久不
擧孫曰不擧謂不飛也蒼蒼雲海路晚歲將無獲孫曰蠅蚊烏雀以喻小人
黃鵠以喻君子難進易退故歲晚無獲也
截橑爲欂櫨祝曰說文橑椽也楚辭桂棟兮蘭橑欂櫨柱也屬擧欂櫨而將榮注析也韓曰長門賦施

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㰁梁庄斗拱之屬○欂音老又音僚欂櫨音盧 斲楹以為椽 樊曰

楹柱也椽桷也斲盖孟子所謂匠人斲而小之者也 東蒿以代之 蒿一作茨 小大不

相權 孫曰椊大而欂櫨小楹大而椽小今截椊為欂櫨斲楹為椽失其宜矣是猶君子而居下位也椊櫨既為椽楹

為椽乃東蒿以代椊櫨為是以小人而居君子之位也 雖無風雨災 韓曰易上棟下宇以待風

雨 得不覆且顛解轡棄騏驥蹇驢鞭使前 韓曰楚辭

驥垂兩耳中坂蹉跎蹇驢服駕無口用多 孫曰弔屈原賦曰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 崑崙

高萬里歲盡道苦邅 詩曰邅迴遠也祝曰行不進易也如邅如○邅張連切 停

車臥輪下絕意於神仙

雀鳴朝營食鳩鳴暮求羣 求一作覓 獨有知時鶴 孫曰

淮南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也 雖鳴不緣身 韓曰抱朴子千歲之鶴隨時而鳴 喑蟬終

文七 十三

不鳴 祝曰廣韻喑極啼無聲○喑音瘖又音諳 有抱不列陳 孫曰抱衰抱也 蛙黽

鳴無謂 黽武幸切 閤閤秪亂人 閤閤蛙黽聲也

讀東方朔雜事

洪曰退之不喜神仙此詩譏弄權挾恩者耳

嚴嚴王母宮下維萬仙家 孫曰嚴嚴尊嚴也下維萬仙家言仙家環繞其宮也

噫欠為飄風 孫曰噫噫欠欠伸也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韓曰飄風旋風也詩其為飄風爾雅回風為

為飄○噫烏介切欠一作吹 濯手大雨沱 孫曰沱大雨貌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仙人噫欠則為

飄風濯手則為大雨謂其衆多也 方朔乃豎子驕不自禁訶 孫曰訶所

也 偷入雷電室輷輘掉狂車 樊曰漢武帝內傳帝好長生七夕西王母降其

宮有項索桃七枚以四枚與帝自食三枚曰此桃三千年一實時東方朔從殿東廂朱鳥牖中窺母母謂帝曰此窺牖兒一

嘗三來偷吾此桃昔為太山上仙官令到方丈擅弄雷電激波揚風風雨失時陰陽錯遝致令蛟鯨陸行崩山壞境海水

暴起黃馬宿於是九源丈人乃言於太上遂謫人間其後朔一旦乘雲龍飛去不知所在○孫曰內傳又云武帝與西王

母坐南窗下有一人窺看帝驚問何人王母曰是汝侍郎東方朔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三來偷桃此子昔為太上仙官

令到方丈山但務遊戲擅弄雷電激波揚風致令蛟黿陸行山崩海竭太上謫所使在人間近金華山二仙人及九疑君

豫乞原之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也祝曰掉轉也輷輘車聲罪其武聲則若雷電鞫輘○輷呼宏切與轟同輘魯登切

作輘音角非是 王母聞以笑衛官助呀呀 呀張曰孫曰衛官王母侍衛之人呀

呀笑聲○呀虛加切 不知萬萬人 一作萬古人 生身埋泥沙簸頓五

山踣 孫曰簸頓搖蕩也五山五嶽踣僵也踣音匐 飄流八紘蹉 孫曰淮南子天有九部八

紀地有九州八柱凡川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者東北之紘曰荒土東方之紘曰桑野東南之紘曰眾安南

方之紘曰反戶西南之紘曰火正西方之紘曰氏野西北之紘曰沙所北方之紘曰委羽○蹉跎謂蹉跌也蹉徒何切 曰

韓文七 十四

吾兒可憎奈此狡獪何 樊曰葛洪神仙傳王方平過吳與麻姑相會於蔡經家經弟婦新

產麻姑望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擲之地即成丹砂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狡

獪事其出此歟或者別有雜事而笑之見也狡獪小兒戲○有獪音獪 方朔聞不喜褫身

絡蛟蛇 祝曰褫奪衣又奪衣易終朝三褫之絡繞也蛟蛇龍類還驚蜿蜒蟬蛟蛇○褫敕里切又也耳切蛇害何

切 瞻相北斗柄 孫曰相視也 兩手自相接 韓曰接兩手相切摩也祝曰音史因

接五木之○接奴禾切與挼同 羣仙急乃言百犯庸不科 孫曰庸不

科者謂方朔所犯多矣安可不科其罪也 向觀睥睨處 祝曰莊子雖羿逢蒙不能睥睨注猶斜視

也孫曰卽謂睥和北十也○睥匹詣切睨音詣 事在不可赦 祝曰王篇赦置也赦也○赦音舍與去聲

同 欲不布露言 之一作 外口實諠譁 一作宮外口喧譁一作言外口實譁

王母不得已顏嚬口齎嗟 祝曰選執姬女以嚬瘁易齎咨涕洟注齎咨嗟嘆之辭也

○頩音類齎音咨齎嗟作齎咨又一作咨嗟頷頭可其奏頷戶感切送以紫玉珂祝曰珂石次玉亦碼瑙絜白如雪者韓曰梁簡文帝詩挾花縈玉珂○珂苦何切方朔不懲創挾恩更矜誇詆欺劉天子正晝溺殿衙孫曰朔本傳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免為庶人○溺奴吊切一旦不辭訣韓曰前漢從者車數百兩辭訣去訣絕也○訣音決一旦或作一日或作旦一攝身凌蒼霞樊曰朔本傳不書所終而內傳云一日乘雲龍飛去又晉夏侯湛為朔畫像贊亦有乘俗登仙之語攝身陵蒼霞殆謂此也凌一作入

譴瘧鬼

樊曰譴讁問也後漢禮儀季冬之月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注云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鬼此詩首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末云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者此也瘧痁疾孫樵有逐痁鬼文其事出此詩而其辭則步驟公送窮文而為之見

本集韓曰與前詩皆有所諷也

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孫曰水帝顓頊謝衰也見前注如何不肖子尚奮瘧鬼威乘秋作寒熱韓曰周禮天官秋時有瘧寒疾翁嫗所罵譏祝曰嫗老婦說文母也後漢東巫蠱取百姓男女以為翁嫗○嫗烏遇切求食嘔洩閭嘔烏后切不知臭穢非醫師加百毒孫曰百毒謂百藥之有毒者韓曰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醫事毒一作藥薰灌無停機灸師施艾炷灸音疚酷若獵火圍詛師毒口牙孫曰詛師巫覡也舌作霹靂飛符師弄刀筆丹墨交橫揮咨汝之胄出孫曰胄世系也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頊韓曰顓頊於軒轅黃帝為孫故為瘧鬼之父祖詳見題注未沫於前徽祝曰易曰中見沬主謂微昧釋文沬已也楚辭云身服義而未沬徽美也書曰徽柔懿恭孫曰前徽謂前人之美也○徽吁韋切沫令本一作昧或作沫皆非不修其操行賤薄似汝稀豈不忝厥祖孫曰忝辱也詩無忝爾祖靦然不知歸孫曰靦面慙也詩有靦面目靦他典切湛湛江水清孫曰古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歸居安汝妃孫曰妃其妻也清波為裳衣白石為門鐵孫曰鐵封鐵也呼吸明月光手掉芙蓉旂孫曰掉舉也芙蓉旂以芙蓉為旗旗降集隨九歌孫曰九歌屈原所作以迎送神飲芳而食菲韓曰屈原離騷云集芙蓉以為裳又云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詩所云芙蓉旂飲芳食菲皆取諸此贈汝以好辭咄汝去莫違咄呵也○咄當沒切

示兒

補注東坡云退之示兒詩云主婦治北堂膳服適戚疎恩封高平君子作從朝裾開門問誰來

無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鈞樞所示皆利祿事也至老杜則不然其示宗武云試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應須飽經術已自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所示皆聖賢事也

我始來京師止攜一束書辛勤三十年樊曰公自貞元二年始來京師至元和十一年三十年矣公時為中書舍人十二年十二月為刑部侍郎此詩為刑部時作而言三十年者舉其凡也以有此屋廬樊曰公第在長安靖安里此屋豈無華孫曰言豈無華盛於此屋者無字一本作為於我自有餘中堂高且新四時登牢蔬孫曰牢蔬所以享祖考前榮饌賓親補注沈氏筆談云退之示兒詩云云屋翼謂之榮東西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載范雖黃以為不然其說云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躋鹽沼而浮榮五臣注以則以榮為屋檐檐一名樀一名宇翻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梠集韻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為榮故記言洗當東榮

又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偓佺之徒暴於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雨交四榮之說筆談未爲確論孫曰前榮者揚雄甘泉賦云列宿施於上榮是也冠婚所依於一作之所於一作之所依於庭內無所有高樹八九株有藤纏絡之孫曰蘽蔓草纏絡繞也纏一作纒春華夏陰敷東堂坐見山風雲相吹噓松果連南亭外有瓜芋區孫曰區畦壠也西偏屋不多槐榆翳剩空虛山鳥旦夕鳴有類澗谷居一作磵主婦治北堂孫曰主婦謂主母也禮記宗子雖七十無主婦北堂後堂也字見詩焉得諼草膳服適戚疏恩封高平君樊曰公夫人范陽盧氏封高平郡君子孫從朝裾闢門問誰來無非卿大夫無非一作非無不知官高卑玉帶懸金魚問客之所爲巍冠講唐虞酒食

韓文七　十七

罷無爲碁槊以相娛洪曰唐人詩云星宿天圍碁家子地握槊暮戈也衆不博也○揮音云槊音朔與矟同齊周宋世以與元世握槊塑也開笑聲一局盡訓祝曰通俗文曰矛丈八者名槊南史曹操曾不上馬橫槊孫曰碁槊相娛之具凡此座中人十九持鈞樞孫曰言坐客半爲宰輔也又問誰與頻莫與張樊如韓曰時裴度王涯崔羣皆公故人爲宰輔故云來過亦無事考評道精麁孫曰張籍樊宗師公尤與親善與字一作若一作先躚躚媚學子孫曰躚躚超走貌祝曰疾行貌遷躚蹁躚踴躍好也○躚音仙倉胡切牆屏日有徒樊曰舊史云公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郎此可見屏門墻也○屏必郢反以能問不能其猷豈可祛祝曰祛袪也詩以車祛祛○祛丘魚切嗟我不修飾一作我不修飾如事與庸人俱安能坐如此比肩於朝儒詩以示兒曹其無迷厥初孫曰無迷厥初勿忘故也

庭楸

集注韓曰詩意與前示兒詩所云庭內何所有高樹八九株者相應又次其後蓋同時作樊曰此詩長慶四年告病於其居之所爲也故其終云我已自頑惰重遭五楸牽未詳

庭楸止五株一作楸樹共生十步間各有藤繞之上各相鉤聯下葉各垂地樹顛各雲連朝日出其東我常坐西偏夕日在其西我常坐東邊當晝日在上我坐中央焉一作間仰視何青青上不見纖穿朝暮無日時我且八九旋濯濯晨露香祝曰濯濯光貌明珠何聯聯韓曰是露垂於草其狀如珠夜月來照之蒨蒨自生煙蒨蒨青翠貌祝曰草盛貌音倩生稍苗描蒨蒨然○蒨此見切我已自頑惰一作

韓文七　十八

滯重遭五楸牽客來尚不見肯到權門前樊曰舊史云公少與孟郊張籍反善而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即此詩所謂也權門衆所趨有客動百千九牛亡一毛孫曰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未在多少閒往既無可顧一作領不往自可憐

翫月喜張十八員外與王六秘書至

韓曰張十八籍也嘗爲水部員外郎王六集無可考據張籍有酬秘書王丞詩云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長喜得身閑又賈島酬張籍王建詩亦有水曹芸閣之句疑此王六秘書即建也樊曰公長慶四年夏以病在告至八月滿百日免吏部侍郎張籍祭詩云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階楹此詩首言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則十六夜作此明矣此正與籍詩合

前夕雖十五月長未滿規孫曰規圓也君未晤我時

昭一作語風露眇無涯浮雲散白石天宇開青池孤
質不自憚孫曰孤質謂月中天爲君施翫翫夜遂久亭亭
曙將披況當今夕圓又以佳客隨佳一作嘉惜無酒食
樂但用歌嘲爲

和李相公攝事南郊覽物興懷呈一二

知舊韓曰李相公逢吉也逢吉前作相在元和十一年十二月明年九月罷不經郊祀而題云攝事南郊當是長慶二年再相後作新舊志唐初正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祈穀于南郊孟夏雩于南郊明皇定開元禮天寶初遂合祭天地于南郊其後遂攝祭南郊故曰攝事南郊也

燦燦辰角曙孫曰楚辭天問曰角宿未旦曜靈安藏角東方宿名辰角曙謂東方欲曉時亭

亭寒露朝川原共澄映雲日還浮飄上宰嚴祀
事上宰即李逢吉也清塗振華鑣孫曰鑣馬銜也祝曰詩輶車鸞鑣○鑣悲驕切圓
丘峻且坦前對南山標孫曰南山長安南山謂終南之屬標山峯也村樹
黃復綠中田稼何饒顧瞻想巖谷孫曰想巖谷謂思謝事也興
嘆倦塵囂祝曰左傳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注囂聲也塵土也○囂音枵倦一作卷惟彼顛
瞑者瞑莫丁切去公豈不遼孫曰顛瞑眩惑也言顛瞑不富貴之人去公豈不遠于去
一作云爲仁朝自治用靜兵以銷孫曰書用靜吉勿憚吐握
勤孫曰魯世家周公戒其子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可歌風雨
調孫曰論衡曰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五日一風十日一雨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韓曰禮記饗帝于郊風雨節寒暑時
聖賢相遇少功德今宣昭

和裴僕射相公假山十一韻

集註裴度爲李逢吉所間長慶二年六月罷相爲尚書左僕射公有此和篇及感恩言志與劉同見寄之作假山一作假爲山

公乎真愛山看山旦連夕猶嫌山在眼不得著
腳歷著陟略切往語山中人與我澗側石與一作巧有來應
公須歸必載金帛當軒乍騈羅韓曰星棘竹騈羅○騈蒲眠切隨
勢忽開坼有洞若神剜祝曰說文云剜削也○剜烏官切有巖類
天劃忽麥切又音畫終朝巖洞間歌鼓燕賓戚孰謂衡
霍奇樊曰衡山在今衡州霍山按周禮在冀州孫曰衡在江南霍在江北霍山一名天柱在廬江潛縣近
在王侯宅傅氏築已卑樊曰史記傅說爲胥靡築於傅巖韓曰書說築傅巖之野

磻溪釣何激孫曰尚書緯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尚釣文王拜之祝曰磻溪太公釣處越絕書太公磻溪之鉤也○磻音盤逍遙功德下不與事相攖樂我盛明時
一作朝於焉傲今昔補注詩於焉逍遙焉何也○焉於虔切

阮步兵詩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
自損消胸中懷湯火變故更相招萬事無窮
極智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身
終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與張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復一日

孫曰阮籍字嗣宗累遷步兵校尉有詠懷詩八十餘篇其一云云公與張籍效其體

一日復一日一朝復一朝秖見有不如秖一作只不見
有所超孫曰超勝也食作前日味事作前日調不知
人不死憫憫尚誰要孫曰誰要何為也○要於遥切富貴自縶拘
縶執立切貧賤亦煎焦俯仰未得所一世已解鑣孫曰解鑣
猶言老也樊曰屈子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其斯之謂歟○鑣彼苗切譬如籠中鶴
六翮無所搖孫曰新序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高譬如兔得蹄孫曰莊子蹄者
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兔網一本蹄作䠶安用東西跳還看古人書
復舉前日歡孫曰語顏子一簞飲未知所究竟且作新詩謠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韓曰諸葛覺或云即僧師後去僧為儒公送詩有嘲師鼾睡二首為此人作孫曰此詩所謂鄴

侯則言李相泌也泌字長源正元中爲鄴封鄴縣侯泌之子繁時刺隨州後以亳州刺史賜死京兆府

鄴侯家多書解見上鄴音業插架三萬軸一一懸牙籤
韓曰唐經籍志甲乙丙丁四部書各爲一庫經庫書紅牙籤史書庫綠牙籤子庫碧牙籤集庫白牙籤以別之○籤音
簽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再讀偉哉羣
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餘五十出守數已六
洪曰公處州孔子廟碑爲繁作也而繁不言其爲處州所載特隨亳二州而亳又在公亡後爲之此詩言出守數已六而
白樂天有繁刺吉州及遂州制則知史氏所遺畧多矣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
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一足我雖官在朝氣勢
日局縮屢爲丞相言雖懇不見錄送行過滻水

韓曰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至南陵入灞○滻音產東望不轉目令子從之游
孫曰謂繁從往隨州也學問得所欲韓曰莊沈休文詩所願從之游寸心於此足入海
觀龍魚矯翮逐黃鵠孫曰龍魚黃鵠以喻勉於學問志其大者勉爲新詩
章月寄三四幅

南溪始泛 三首

樊曰公長慶四年八月病滿百日假既罷十二月薨于靖安里第明年正月葬河陽張籍祭以詩畧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翫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楫根公爲游溪詩唱詠多歡康則知公此詩其年以病在告日所作故云足弱不能步余年懍無幾羌晚筆於此矣籍又有同韓侍郎南溪夜賞篇亦云南溪兩月逐君行蓋謂此也魯直最愛公此詩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

榜舟南溪上孫曰榜刺也月令命榜人榜人船長○榜音謗又北孟切凌上宅本一作山下一作溪下
上上不得返上上二字前音上聲後音去聲幽尋事隨去一作幽事隨去多
孰能量近遠陰沉過連樹藏昂抵橫坂孫曰藏昂屈曲貌坂
坡也○坂音反石磯肆磨礪波惡厭牽挽或倚偏岸漁竟
就平洲飯點點暮雨飄稍稍新月偃補注漁隱叢話云稍稍俗
本作稍荊公所引作稍稍者今孤登本作稍稍荊公用此攷定稍稍者細也見万言餘年懍無幾
傳一作涼休日憎已晚孫曰公時病滿百日因致仕自是病使然非
由取高謇一作蹇
南溪亦清駃祝曰廣韻駃馬日行千里駃疾也逸舌夕流駃○駃古夬切而無檝與
舟山農驚見之隨我觀不休不惟兒童輩或有

杖白頭饋我籠中瓜勸我此淹留或云以病歸
此已頗自由幸有用餘俸(作令幸有餘奉)置居在西疇囷
倉米穀滿(囷去倫切)未有旦夕憂上去無得得下來
亦悠悠但恐煩里閭時有緩急投顧爲同社人
雞豚燕春秋(韓曰禮記王制庶人春薦韭秋薦黍韭以卵黍以豚)
足弱不能步(一作步)自宜收朝蹟(祝曰詩念彼不蹟注不循道也羸雖不蹟言不循軌跡也○蹟音跡)羸形可輿致(祝曰史記形羸不能服乘○羸倫爲切輿一作舉)佳
觀安事擲(祝曰擲名跡於上觀望也老子雖有榮觀○觀音貫事一作可)郎此南坂下
久聞有水石拖舟入其間溪流正清激隨波吾
未能峻瀨作可刺(祝曰瀨湍也楚辭石瀨兮淺淺○瀨音賴刺七迹切)鷺起

若導吾前飛數十尺亭亭柳帶沙團團松冠
壁(一本作帶柳沙冠松壁洪曰非是)歸時還盡夜誰謂非事役

新刊五百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七

聯句

城南聯句一百五十韻

(城南長安城南或曰聯句古未有法自[illegible]之始○洪曰[illegible]下則[illegible]所起[illegible]一直[illegible]東野[illegible]有句[illegible]○孫博似[illegible]探文云[illegible]谷有[illegible]補注呂氏童蒙訓於師川問山谷曰人言東野聯句即井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潤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潤色東野若東野潤色退之即有此理)

竹影金鏁碎(補注洪曰謂日光丸其中不必道日光若曰竹影金鏁碎乃日光拆竹影則不見竹影○沈存中云竹影金鏁碎者言日映竹間其影滿地如金之鏁碎)泉聲玉淙琤(韓曰莊子日月在上荊公詩云風泉隔屋撞哀玉竹月緣階貼碎金語本出此○補注洪曰玉淙琤者言泉聲如玉磬耳淙水聲琤玉聲○淙徂宗士江二切琤楚更反)

琤璁翦木葉(言味[illegible])翡翠開園英(孫曰文云翡赤鳥翠青鳥出交州)

流滑隨仄步(補注)搜尋得深行遙岑出寸碧(孫曰遙岑遠山也寸碧者言遠望之其見山寸許耳)

遠目增雙明乾穟紛拄地(孫曰遠與[illegible]同說文曰禾成秀人所取者乾穟紛拄地者言紛亂拄地也○穟音遂拄[illegible]一作挂)

化蟲枯挶莖(祝曰說文云蜩蟬之類枯挶莖者言化蟲已枯尚挶持於莖也○挶居玉反)木腐或垂耳(孫曰言木腐生耳如耳也朝野僉載唐俚語云秋雨甲子木頭垂耳則其狀如耳故名之)

草珠競騈睛(韓曰言草實如珠也騈並也睛目睛○騈蒲眠反)浮虛有新劚摧抗饒孤撐(抗音亢撐抽庚反)因飛黏網動

愈孫曰門帳者爲珠網所囚又叙飛去故綱動也囚一作虫盜啅接彈驚祝曰啅衆口也杜詩

明敫黃雀啅孫曰啅鳥食也授彈驚者言彈丸相接故驚也○啅音卓盜一作雀脫實自開坼

郊孫曰實果也牽柔誰繞縈孫曰柔蔓草禮鼠拱而立愈韓曰詩相鼠有體人而無

儀胡不遄死孫曰鼠拱而立者有禮者拱斂手也禰注捌去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二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駭

牛躅且鳴牛躅反孫曰駭田也躅躅直六反駭一也○一作駭蹋甲蔬甲喜臨社

郊孫曰蔬甲菜甲也時乃八月故云喜臨社喜一作嘉田毛樂寬征孫曰田毛若謂之毛周

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是也寬征薄賦也霜螢不自暖愈凍蝶尚思輕

孫曰蝶已東向日暮飛也宿羽有先曉郊孫曰宿羽宿鳥也先曉者未曉而飛食鱗

時半橫孫曰食鱗魚之食者半橫水中洪曰又曰出下向云赫赫鱣鯉鱣鯉鮮并地葵苞蘚膾玄鯽色又

口星浮没漏彼物一作鮮介是皆說魚意不相犯鱗一作鮮菱翻紫角利愈孫曰紫角菱角之紫也

利一作釗也荷折碧圓傾愈曰荊公又放此韻作句云碧圓出沒碧荷長楚

膩鱣鮪亂郊孫曰水有鱣鮪如楚人之食也○鱣音連發膩祝曰鱣江東所謂黃魚鮪猶鱗也○鱣竹連反發

獠羞螺蟹并孫曰獠西南有夷別名者○獠羞螺蟹也獠魯晧反食又也祝

桑蠖見虛指愈孫曰蠖桑上虫名虛指言空有屈伸也蠖尺蠖之屈以求信

反○蠖烏郭反穴貍聞鬭獰孫曰貍於穴中鬭其聲獰○獰尼庚反

揖築鳥止於林孫曰逗止也逗翼相揖也逗翼者言於幽僻之翔翥如揖揖也揖于庚反蔓涎角出縮愈洪曰蔓谓蝸牛也

蔓延於上樹啄頭敲鏗孫曰啄木鳥啄木聲○鏗丘更反修箭裊金

餌郊孫曰修箭修竹也言修竹之長如垂釣群鮮沸池羹孫曰鮮小魚也在池若沸也

羹岸殼坼玄兆愈孫曰岸殼言岸有坼如玄兆之坼兆象也野麰漸豐萌

姣妾音年瑤煙翳踈島郊祝曰翳以巾覆物也洪曰以巾覆人○堂

瑤音由沙篆印迴平孫曰沙篆鳥跡之平若篆回平言迴曲之平處洪曰少

華山有青柯平種藥平張道陵二十四化有平陽化此平化因地平與以名也痒肌遭蚝刺愈祝

曰痒病也詩俾夫况痒蚝毛虫○痒蘇醉反蚝七吏反刺七亦反啾耳聞雞生孫曰

言耳聽也○啾即由反奇慮恣迴轉郊遐睎縱逢迎睎音希顛

林戢遠睫愈祝曰顛山上林木故其先見也○睫子協反縹氣夷空情孫曰縹青黃色

音縹夷空○縹匹沼反歸跡歸不得○孫曰

郊捨心捨還爭靈麻撮狗虱愈洪曰博雅云狗虱胡麻也孫曰靈麻

胡麻一狀如狗虱本草云村稚啼禽猩孫曰村稚村之猩猩山海經

云猩猩似小兒此曰猩猩小而好啼如猩猩人面能言語聲似小兒啼曰禽猩者禮記所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

紅皺曬簷瓦郊洪曰紅皺者曰乾棗也孫曰棗紅而皺者曰或云荔子也

黃團繫門衡洪曰黃團瓜也一曰果實○爾雅云果嬴之實曰栝樓注云今齊人呼天瓜

孫曰黃團者栝樓之類栝樓生於門上木爲門衡詩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得雋蠅虎健愈

祝曰雋○孫曰一作左傳孔氏云得雋者以其勇健也相殘雀豹趫孫曰雀豹鷙鳥搏雀者

祝曰趫跳躍兒說文云趫善緣木之才也趫音喬束枯樵指禿郊刈熟擔肩赬

赬赤○擔音儋澁旋皮卷臠愈孫曰皮卷臠者言卷皮如臠也○臠力充反苦開腹彭膨

不寬之貌○臠力轉反此二句與上二句意思相屬膨脝腹張貌膨肪庚反機舂

潺湲力郊韓曰機舂以水舂米也杜預作連機水碓由此落下

○潺士山反又士連反湲音貞又士頑反吹簌飄颻精韓曰吹簌蓋簌之

莊子云鼓筴播精糳米也○糳音譴賽饌木盤簇愈孫曰賽饌祭食簇聚也一本作簇尚閣峯盤簇祝

靸妖藤索絣孫曰靸小兒履靸索絣者以藤索爲之曰絣振繩墨也前漢絣之以象類與曰山南句輿其下蔵繩觀鍊婆娑爲分之敵靸韓曰已上泛言城南景物之盛○靸悉合切絣北萌切靸妖一作妖靸絣一作拼又一作拼

荒學五六卷郊古藏四三塋韓曰公墓詩或有也孫曰塋基也

歎城南道邊古墓上即謂此類四三塋一作三四塋

里儒拳足拜愈土怪閃眸

偵韓曰家語季桓子穿井得土缶問孔子孔子曰土之怪者頭手生也孫曰閃眸目也偵候也○偵丑貞切

蹄

道補復破郊孫曰蹄道謂牛馬所踐處補注孟子獸蹄鳥跡之道絲窠掃還成孫曰以穿蛛網之類

暮堂蝙蝠沸愈蝙蝠見上山石詩○蝙音邊蝠音福破竈蛜蝛盈○蛜蝛見上送區弘詩注蛜於夷切蝛於非切

追此訊前主郊王作生答云皆冢卿孫曰冢卿上卿

敗壁剝寒月愈孫曰月自敗壁而入如剝破之狀折篁

嘯遺笙孫曰風吹折竹其聲如笙○補注川書謂岳陽樓別竇司直詩時當冬之孟隙竅縮寒張籍號亦發帝軒張樂就空曠復喜調南山詩掛一念萬歸幽句敗壁剝寒月折篁嘯遺笙師川偉人好尚可記桂

熏霏霏在郊孫曰桂熏霏霏香氣在也一作香烜也綦跡微微呈祝曰禮記

偪屨著綦屨繫也前漢思君方履綦注綦履下飾也孫曰綦跡履文蓋直刺其文以爲飾呈一作星劒石猶

竦檻愈孫曰劒石若石刻如劍竦高貌檻攬撫欄檻議文云檻也歐材尚挐楹孫曰歐材

謂柱上刻爲獸形一挐牽引也○挐女加切檻寶唾拾未盡郊孫曰寶

如唾也○挐女書切一作女加切

玉啼墮猶鎗孫曰玉啼言玉碎如淚也鎗玉聲○鎗楚耕切愈孫曰鎗鐘聲漢武故事鑄鐘有聲

窗綃疑閟豔愈孫曰窗綃謂窗中所綃閟藏也豔美色○疑閟藏佳人也妝

燭已銷檠孫曰檠燭臺也綠髮抽珉甃郊孫曰綠髮綠苔也抽珉甃言生於珉甃石之次玉者珉甃并甃珉石之上也

青膚聳瑶楨孫曰青膚青皮也聳高也瑶美石楨

也韓曰綠髮細草青膚苔鮮也○楨知京切

白蛾飛舞地愈孫曰蛾飛舞於地也祝曰說文閣也

來也孫曰歌舞之地也幽蠹落書棚孫曰棚棧閣也祝曰說文棧也爾雅云閣書架韓曰已上言宅墅之古○惟昔集嘉詠郊孫曰言昔之人於此地

棚音庚功又蒲萌切

吐芳類鳴嚶孫曰吐芳謂吐出佳句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嚶者言如鳥聲相和也窺奇

摘海異愈孫曰海中異物恣韻激天鯨孫曰恣韻激鯨天上鯨也○

鯤也鯨鯢躍故云腸胃繞萬象郊孫曰繞萬象謂思慮之廣精

神驅五兵韓曰周禮司兵掌五兵孫曰五兵謂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言精神之役使也

蜀雄李杜拔愈孫曰謂杜甫李白拔起也韓曰李白有杜甫詩杜甫有贈李白詩皆蜀人

嶽力雷車轟韓曰莊子雷車之聲○轟呼宏切大句斡元造郊孫曰斡轉也元造元化祝曰斡

城南詩也

大儀斡運○斡烏括切又音管高言軋霄崢孫曰霄崢山之

崢○崢霄也○祝曰崢

切雲若剸一作切非者

芒端轉寒煥愈孫曰芒端筆端也轉寒煥言神助溢盃觥韓曰謝靈運得惠連夢草神助非吾語也

筆端有神助一作變寒暑也

巨細各乘運愈孫曰巨細百物之言皆乘運而奮起也湍濤亦騰聲

孟郊一作孫曰湍急水不流水言其有聲也韓曰已上言古人吟詠之工○湍他端切

凌花咀粉蘂郊孫曰粉蘂粉蘂之削縷穿珠櫻孫曰珠櫻如珠櫻桃也

綺語洗晴雪愈孫曰綺語美言也語言倡美足以洗晴雪也嬌辭哢雛鶯孫曰哢弄雛鶯之鳴也○哢弄

鶯之鳥如鶯言酣歌眄新弁孫曰弁冕也郊祝曰列子設弁珥○珥音餌繫價流金

瓊韓曰瓊美玉也菡萏寫紅調郊韓曰爾雅荷芙蕖其花菡萏其實蓮薆䔲綴藍

瑛孫曰薆䔲草垂實也瑛玉光祝曰瑛謂藍瑛玉○薆烏代切䔲如年切瑛音英

庖霜膾玄鯽愈孫曰鯽魚名庖霜者以鯽爲膾其白如霜也淅玉炊香粳

孫曰孟子去齊接淅而行詩釋之叟叟毛注云釋淅米也淅謂淘也淅一作淅朝饌已百態郊孫曰百態百種也春醪又千名孫曰詩爲此春酒後人因以春爲酒名唐有拋青春之類是也哀匏鈌蹙景愈孫曰哀匏謂笙竽以爲笙竽鈌鏞哉也一作鈌哀若匏也冽唱凝餘晶孫曰列唱謂清唱猶過也餘晶日之光也○冽音列晶音精解魄不自主郊孫曰解魄謂魂魄解散痺肌坐空瞠集注痺肌令寢病素問多痺病不至也瞠直視貌莊子回瞠若乎其後○痺卑利切又音莊瞠丑庚切扳援賤蹊絕愈孫曰蹊踐絕謂不得扳援而至也祝曰楚辭注扳者不可扳援注不可扳引而及○扳音攀又音班援于元切炫燿仙選更叢巧競采笑也郊孫一曰作采駢鮮互探嬰孫曰駢鮮也探嬰攀地而也桑變忽蕪蔓愈孫曰言桑田變化却生蕪蔓也蕪蔓蔦蘿之屬樟裁浪登丁孫曰樟木名樟栽者言栽樹木其登登丁然○丁中莖切霞闕詎能極郊孫曰霞闕者謂雲霞指合也極一

作探風期誰復賡孫曰賡續也皐區扶帝壤愈孫曰皐神皐也瓌蘊郁天京孫曰天京京師○瓌公回切祥色被文彦郊良材插杉檉孫曰杉檉二木名爾雅云檉河柳祝曰柳也注今河旁赤色小楊詩其檉其椐○檉丑成切隱伏饒氣象愈孫曰饒多也興潛示堆坑擘華露神物郊孫曰華謂華山也薛綜西京賦注云華山首河水過之而行河曲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河因通流神物巨靈也○擘博厄切華胡化切擁終儲地禎山韓曰太山孫曰終儲地禎愈也孫曰訏謨壯締始愈韓曰詩訏謨定命注訏大也謨謀也締結也輔弼登階清孫曰一作皆泰階峚秀恣塡塞○郊韓曰峚音蒲岡切呀靈滀渟澄祝曰渟水止也史記決渟水致之海孫曰清定也○呀虛加切滀敕六切渟丁切澄直庚切益大連漢魏愈孫曰益愈也肇初邁周嬴孫曰肇始也祝曰嬴秦也

史記昔周邑我先秦嬴於後外按爲諸侯○嬴余輕切積照涵德鏡郊傳經儷金籯祝曰籯器也揚子天下雖籯焉孫曰漢書韋賢父子皆以明經歷位宰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籯竹器受三四斗者補注籯音盈食家行鼎鼐愈孫曰食家貴者所用詩鼐鼎及鼒鼎絕大謂之鼐小鼎謂之鼒○鼐乃代切寵族飫弓旌郊孫曰寵族其一族也飽也一作龍弈制盡從賜郊孫曰制制度也殊私得逾程愈孫曰逾程猶過法○逾也飛橋上架漢愈孫曰漢大河綠岸俯窺瀛韓曰瀛海綠力小切瀟碧遠輸委郊韓曰瀟碧竹也湖嵌費攜擎也韓曰胡嵌○嵌口銜切攜戶圭切蓿首從大漢愈孫曰蓿蒲首蓿漢武帝李廣利伐大宛得首蓿種歸種於離宮館旁韓曰○蓿音宿首音月漢一作漢首一作首非是楓櫧至南荊孫曰楓南方二木名楓脂可爲香櫧葉不枯祝曰櫧華楓材櫧韓曰○櫧音諸一作櫧非是嘉植鮮危朽

郊孫曰鮮少也膏理易滋榮懸長巧紐翠愈孫曰紐結也象曲善攢珩孫曰攢珩也○攢音鑽珩音衡魚口星浮沒郊孫曰魚也本其狀如此馬毛錦斑騂孫曰騂赤也五方亂風土愈韓曰五方之民各有性也百種分鉏耕葩蘖相妬出郊孫曰葩花也蘖芽也菲茸共舒晴台開類招臻倜詭愈祝曰相如封禪書云奇物譎詭倜儻也譎詭也○地壁切由或作執高而望也翬翠伏衿纓危望跨飛動郊孫曰危望登冥升躡登閎竹盲切春游轢靃靡愈孫曰春春時出遊也靃靡草木弱貌楚辭曰靃靡韓曰靃靡草木弱貌楚辭音靃霍音靡彩伴颭婺䫄祝曰廣韻婺䫄新婦貌○婺音楙又䫄音萌遺爍飄的皪郊韓曰的皪白狀○皪音歷淑顏洞精誠嬌應如在寤愈孫曰寤

謂瘵平聲頹意若含酲孫曰酲病酒也鶂毛翔衣帶鶂鳥鳴者叵
鷥鷺之羽以飾其衣帶毳紅手也韓曰詩大車檻檻毳衣如菼鵝肪截珮璜也祝曰肪迫
玉部論白如截肪韓曰選雞文帝與鍾大理書上白如截肪黑如純漆赤如雞冠黃如蒸栗
孫曰士青云白如截肪
望也周禮以玄璜禮北方是也
○肪音方又音房璜胡光切文昇相照灼韓曰文士也
武勝屠攙搶祝曰攙搶彗星也孫曰彗星攙搶以言其冠
亂攙音讒搶楚庚切割錦不酬價鄭孫曰一本作酬字構雲有高營孫曰構雲謂結營
屋於高趣通波牣鱗介愈孫曰通波大波也牣滿也牣魚介
物字一本作牣又一作忉踈畦富蕭蘅孫曰詩於物嘗三十畝
蘅皆香草詩采蕭采葛及蘅蕭艾之九畹
社為其大者曰社若畦○畦音圭買養馴孔翠鄭孫曰翠習熟
也孔雀翠翡翠雄也遠苞樹蕉栟孫曰苞叢也書曰厥包
蕉栟音果名廣志曰芭蕉一名芭苴出交趾鴻頭排
名栟櫚其子可食祝曰栟櫚○栟音并
刺芡愈韓曰芡說文云雞頭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芡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又大雞頭謂之雞雍
鴈頭今公二一鳬頭○芡巨險切鵲鷇攢瓌橙孫曰鷇鳥子大如橙
曰鷇卵也納人涼蟬句亦云鷇有鷇鴿今皆作鷇
切上言土地之富革之盛○鷇苦角切又口木切橙除耕切
鷙廣雜良牧鄭孫曰鷙馬駿也蒙休賴先盟孫曰先世之盟
罷旄奉環衛愈孫曰環衛天子守衛也守封踐忠貞孫曰守其封疆
服脫明介郊介甲也朝冠飄彩紘孫曰紘冠卷也周禮以朱組為紘
也○紘音宏爵勳逮僮隸愈韓曰公集中遊城南詩有題於太子賓客廳
于此故此篇言及勳爵
僮隸皆取諸此也簪笏自懷繃孫曰懷抱也繃束也
中祝曰繃束兒衣也墨子禹葬會稽
桐棺三寸葛以繃束○繃比萌切乳下秀嶷嶷郊孫曰
疑嶷有所識別詩克岐克嶷○嶷魚力切椒蕃泣喤喤孫曰詩椒聊之實蕃衍盈升
言子孫之多也椒之蕃茂韓曰喤喤小兒啼聲詩其泣喤喤○喤音宏貌鑑清溢匣愈孫曰
鑑者其致有可以鑑也眸光寒發硎孫曰眸光目光硎砥石也○韓曰莊子刀刃若新發於硎
○硎音刑館儒養經史郊綴戚觴孫甥考鍾饋肴核孫愈
曰考擊也有何交切核音覈憂鼓侑牢牲又侑音又飛膳自北下郊函
珍極東烹如瓜煮大卵愈比線茹芳菁孫曰菁韭也青菁
蔓菁海嶽錯口腹郊孫曰書曰海物惟錯交錯也燕趙錫媌娙孫曰媌娙選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說文曰媌目裏好也
也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好為媌娙列子
媌娙皇字者好身長好貌秦晉謂好曰娙
娙○媌莫交切娙胡丁切又五耕切
一笑
釋仇根愈百金交弟兄貨至貊戎市郊孫曰貊戎皆蠻夷名
禮職方氏掌四夷九貊
言貢自戎狄而至洪曰貊者東夷之種即九夷
令孫曰鸎鵠鳥名出中北方國戎西夷
鵠鳥呼也韓曰鸎鵠能言令鳥一也
呼傳鸎鵠一本作鵠鵠令者令鵠順
居無鬼瞰愈韓曰居平居也家居鬼瞰其室○瞰苦濫切抑橫
免官評已孫曰官評上言門地官評
殺候肆陵鶻鄭孫曰殺候
籠原匽罝紗孫曰網也祝曰鶻原
秋時之候也
喪曰疾萬物一作然前既押朝冠彩紘
子此中其字○匽一作匽音偃罝音嗟
矣此云紘羽毛空
羽空顛
雉鷚鳥名孫曰鷚即莊子所云鳥斥鷃也○鷚鳥鬪切
血
路迸狐麋郊孫曰路血盈路也麋獸名一角牛尾其狀
折
足去蹶踔郊孫曰蹶踔行不正也
韓曰莊子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
○踔勑角切上聲踔直角切
寖髮奇靈孫曰髮也

張殺言魚中鉤其狀如此祝曰鑊實竅云亂髮貌○鬐音耆[illegible]切[illegible]音[illegible]

躍犬疾蒼鳥愈曰蘇飛舉貌孫曰疾蠢鳥謂疾於飛鳥也○蠢章恕切

呀鷹甚飢蚩音[illegible]鉗踦記音[illegible]射

功賞郊孫曰算蹄謂數其所獲也韓曰子虛上林賦云[illegible]東帥頭師古云持引其腳也所謂算蹄如此云

裂眦相掎拫愈韓曰上林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眦孫曰掎拫相拄也○決眦音[illegible]拫音恨一作裂睫又一作裂眥一作掎拫又一作掎蹈

猛斃牛馬樂郊孫曰[illegible]謂[illegible]也

妖殘梟鴞惸愈孫曰妖殘謂妖鳥殘滅故梟鴞惸惸然也惸音瓊梟音堅堯切鴞者鳥鵰好鳥也一本作口[illegible]非

窟窮尚嗔視郊孫曰窟穴也窮其窟穴也

箭出方驚抨愈孫曰抨彈也○抨音[illegible]耕切

連箱載已實郊孫曰連車也箱車也

碍轍棄仍羸愈韓曰[illegible]

喘覷鋒刃點郊孫曰點擊也

困衝株枿盲愈孫曰枿[illegible]○枿五葛切

掃淨豁曠曠郊孫曰曠曠廣大也

騁遥略苹苹愈韓曰苹苹草也○苹音[illegible]

饞叔飽活臠郊孫曰叔取也活臠生肉也祝曰叔拾也○饞鋤咸切叔楚才切

惡嚼䐹腥鯖愈祝曰䐹說文云集肉也鯖五侯鯖韓曰已上言射獵之事

歲律及郊至愈孫曰律十二月律大呂之屬及郊至十一月也

古音命韶韺郊孫曰韶舜樂也韺帝嚳樂曰六英○韺音英

旗旆流日月愈孫曰周禮日月為常謂日月畫於旗上若流行也

帳廬扶棟甍郊孫曰帳廬大帳也○甍莫耕切

磊落奠鴻璧愈孫曰磊落大璧也周禮以蒼璧禮天是也

參差席香藑郊祝曰爾雅藑茅注藑草也孫曰香藑香茅也○藑音瓊

玄祇祉兆姓愈孫曰玄祇地示也祉福也

黑秬饡豐盛郊祝曰黑秬黑黍詩有秬有秠孫曰黑秬黑黍也可以為酒書曰秬鬯二卣即謂以黑黍為酒也饡菹盛也盛粢盛○秬音巨饡音贊

慶流蠲瘥癘

威暢捐轥輣郊孫曰[illegible]○轥音[illegible]

靈燔望高冏愈[illegible]

龍駕聞敲颸[illegible]

是惟禮之盛郊[illegible]

永用表其宏

德孕厚生植愈[illegible]

恩熙完刖刻郊[illegible]

宅土盡華族愈[illegible]

運田間強甿郊[illegible]

蔭庾森嶺檜愈[illegible]

啄場翽祥鵬郊[illegible]

收齏(?)[illegible]

利養積餘健愈[illegible]

孝思事嚴祊郊[illegible]

掘雲破嵽嵲愈[illegible]

採月漉坳泓郊[illegible]

寺砌上明鏡愈[illegible]

僧盂敲曉鉦郊[illegible]

泛像對聘怪愈[illegible]

鐵鐘孤舂鍠郊[illegible]

瘦頸閑鵝鶴(?)愈[illegible]

蟯垣亂蛛蝶[illegible]

○蛷子九切蛷音求蠑音榮蝘今本多誤作蝘

甚黑老蠹蠋 補注曰甚一作蝨○蠋音燭詩蜎蜎者蠋

麥黃韻鸝鶊 孫曰鶊鶬鶊也詩有鳴倉庚

韶曙遲勝賞 樊曰上言民居寺宇之美○韶曙一作曙韶

賢明戒先庚 韓曰易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注申命令謂之庚先庚三日謂丁也明一作朋

馳門填偪仄 偪仄字與逼側同

競墅輾砯砰 孫曰墅田廬也樊曰砯砰水擊石聲○墅承與切砯音冰砰普耕切

碎纈紅滿杏 韓曰謂杏紅如纈○纈胡結切

稠凝碧浮餳 孫曰餳飴也樊曰方言自關而東謂之餳○餳徐盈切

蹙繩覲娥婺 韓曰蹙繩以戲也○婺音務

闘草擷璣珵 孫曰擷採也璣珠珵玉○擷胡結切珵音呈

粉汗澤廣額

金星墮連瓔 孫曰金星貴婦人之首飾○瓔於盈切

鼻偷困淑郁 孫曰淑郁香氣

眼剽強盯矃 補注曰盯矃直視貌○盯音打○矃乃定切

是節飽顏色

茲疆稱都城 補注曰茲疆謂城南京兆也

書饒罄魚繭 孫曰魚繭皆紙也

紀盛播琴箏 孫曰播琴箏謂播之於樂府

奚必事遠覿

無端逐羈傖 孫曰傖楚人別名謂吳人曰傖○傖助庚切

將身親魍魅 孫曰魍魅山川之精物也

浮跡侶鷗鶄 孫曰鷗鶄水鳥

腥味空奠屈

天年徒羨彭 韓曰言已天年徒羨彭祖也

驚魂見蛇蚓

觸嗅值蝦蟛 孫曰蝦蟛也

幸得履中氣 孫曰中氣中和之氣

忝從拂天棖 孫曰天棖天門也

歸私暫休暇

驅明出庠黌 孫曰庠黌學舍也

鮮意竦輕暢

連輝照瓊瑩

陶暄逐風乙 補注曰乙鳥也

躍視舞晴蜻 補注曰蜻蜓也

足勝自多詣 孫曰勍強力也

心貪敵無勍

始知樂名教

何用苦拘儜

畢景任詩趣

焉能守硜硜

會合聯句

樊曰公召爲國子博士與張籍張徹孟郊會京師而有此詩故郊有京畦步方振蕭蓼意搆陶篝等語微有焉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之句皆叙公南還遠而公詩則太念辭涙勤追悔易勿暨其義一也補注曰黃魯直嘗去退之會合聯句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雜之成文出之文章

之士少壯句蓋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基耳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病添兒女戀，孫曰兒女戀有兒女之悲也 老喪丈夫勇。劍心知未謝，孫曰劍心氣也謝一作死 詩思猶孤聳。聳高也 愁去劇箭飛，孫曰劇甚也 讙來若泉涌。折言多新貫，孫曰折開折也貫事也折一作折 攄抱無昔壅。孫曰攄發露也 念難須勤追，悔易勿輕踵。踵跡也 吟巴山犖确，巴巴蜀也祝曰犖确廣韻云山峻貌○犖音宋孫曰犖确即犖字犖呂角切犖确一本作卓犖說文云山多大石也 音學 說楚波堆壟。馬辭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孫曰鯨出昔言恥也蛟鼉水獸 狂鯨時孤軒，孫曰鯨鯢大魚也軒起也 幽狖雜百種。狖余救切○孫曰狖獸名狀猿○狖音柚 瘴衣常腥膩，蠻器多疎冗。冗孫曰疎冗不堪也 剝苔弔斑林，孫曰苔竹上青衣也斑林斑竹林也博物志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涕下揮竹竹盡斑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以草去之則紫暈可愛李德裕斑竹管賦亦謂此也補注斑竹有苔錢若漬右蒼苔之間別有一種上竹色不甚佳間有苔錢封之亦非盡有也 角飯餌沉塚。孫曰角飯角黍也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故云沉塚 還 忽爾銜遠命，歸歟舞新寵。孫曰謂公一歸子得士時為中書 鬼窟脫幽妖，天居覲清拱。孫曰天居帝居也拱垂拱也拱一作共 京遊步方振，振起也 謫夢意猶恟。恟恐也祝曰恟說文去恟也○恟許拱切 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孫曰新奉謂初奉其酒食也 嘉言寫清越，孫曰禮記君子比德於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蓋以嘉言比玉也 痾痞失肬腫。祝曰痾病瘆也肬贅疣荀子今學曾未如肬贅注肬瘤結病也腫大也○痾以注切肬與疣同音尤

夏陰偶高庇，宵魂接虛擁。擁一作擁 雪弦寂寂聽，孫曰雪弦謂琴有陽春白雪之曲雪一作雲 茗盌纖纖捧。孫曰纖纖謂美婦之手○盌音椀 馳輝燭浮螢，孫曰燭浮螢言螢飛如燭也 幽響泄潛蛬。孫曰蛬蟲名爾雅蟋蟀曰蛬今之促織○蛬音拱泄去聲 詩老獨何心，孫曰詩老謂公也 江疾有餘瘇。祝曰瘇足病○瘇音腫 且我家本瀍穀，孫曰書禹貢伊洛瀍澗既入于河瀍出陸渾山名瀍出澗入穀水出穀城山出澠池山四水皆入河瀍水名在河南穀城也 有地介皋鞏。祝曰皋韓曰皋鞏成皋鞏縣曰皋鞏皆河南地名今河南有鞏縣有成皋 休跡憶沉冥，韓曰楊子蜀莊沉冥孫曰沉冥猶言淪也 峨冠慙闒嫭。愈洪曰此四句下今本注曰郝陽嫭唐本注曰余疾退之家在東都名曰貝唐本為是樊曰公贈崔立之詩云舊籍在東都茅屋女墓云韓氏墓則公河南人故云我家本瀍穀有地介畢翠今諸本作翠句非是○湖州武康人也祝曰闒嫭不肖也劣也韓與闒茸前漢司馬遷云在闒茸之中皆以嫭為茸按集韻茸通作嫭○闒音揖嫭音冗闒字或作闒嫭字亦作媬 升朝高轡逸，孫曰高轡逸者以馬為喻 振物群聽悚，徒言濯幽泌。孫曰詩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泌泉水也○泌音秘又毗必切悚一作竦 誰與薙荒茸。孫曰周禮薙氏掌殺草以鉤鎌迫地芟之薙除草也茸茂草○薙音替又音雉茸音冗 朝紳鬱青綠，孫曰紳大帶也青綠謂綬也 馬飾曜珪珙。孫曰馬飾馬之文飾屬珪珙以為飾也珙璧也○珙音拱 國讎未銷鑠，我志蕩邛隴。孫曰時劉闢亂蜀王師出征故云蕩邛隴平也 君才誠倜儻，祝曰倜儻卓異也○倜他歷切 時論方洶溶。孫曰洶溶不定貌祝曰魏王粲詩洶溶○洶許拱切又音凶溶音勇 格言多彪蔚，孫曰格言至言也彪蔚文彩貌○蔚音鬱 懸解與捲拳。孫曰莊子古者謂帝之懸解韓曰周禮上罪梏拲

拳而桎注拳者兩手共一木梏者兩手各一木又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以荊公周禮解義考之謂梏在脰桎在足拳在手左氏傳子蕩以弓梏華弱于朝則梏則脰明矣明梏著其頸於梏猶明刑也當以荊公之說為是○梏古沃切拳者

音拱張生得淵源寒色拔山冢堅如撞羣金孫曰革金

冢鍾也眇若抽獨蛹愈祝曰蛹蠶化為之蛹曰蛹言蠶而不絕也○蛹音勇伊余何

所擬跛鼈詎能踊韓曰荀子頭步不休跛鼈千里踊躍也塊然墮岳石

飄爾罥巢氄郊韓曰罥淵也孫曰凡聯其言其意也○罥音畎毛孫曰氄毛也書鳥獸氄毛氄音冗

龍旆垂天衛孫曰龍旆謂畫龍於旆天衛羽衛也雲韶凝禁甬孫曰

雲韶樂也禁甬道天子之居也韓曰甬道也前漢築甬道而輸粟○甬音勇君乎眠安然一乎作胡

朝鼓聲洶洶愈孫曰洶洶鼓聲一本作洶洶

鬭雞聯句

韓曰公與東野聯句詞意雄渾極其精能間以人才為戲兩皆然作真歐陽文忠所謂韓孟於文詞兩雄力相當者也樊曰至若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則公詩之豪而一讀一醒然再接再厲乃則東野工處

大雞昂然來昂軒昂也小雞竦而待愈竦敬也崢嶸顛盛

氣孫曰禮記王藻曰盛氣顛實揚休注云顛讀為闐闐為陽盛身中之氣使之闐滿如陽氣之休物也○顛音

田洗刷凝鮮彩郊孫曰彩光彩高行若矜豪側睨如伺

殆愈孫曰側睨邪視伺殆向其危殆也○睨音詣獨在郊蔡本劍字作劍精光目相射射食亦切劍戟心

獨在既取冠為冑孫曰雞有冠如人戴冑也說文云冑兜鍪復

以距為鐓孫曰鐓鐏也下鐏禮記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鐓一作鐓○距其呂切鐓音隊天時

得清寒注見下地利挾爽塏愈孫曰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言大時則得

者爽塏地利則挾爽塏也昭三年左氏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塏音愷挾一作狹

又作磔毛各噤痒孫曰磔裂也噤寒病○磔陟格切痒音羊洪曰痒閉

口一作痒一作癢皆非噤半醒亦噤作痒集云噤痒怒瘦爭硠磊祝曰硠硠石聲磊磊石

噤痒而相摩韓曰硠磊不平○硠音郎磊魯猥切俄膺忽爾低孫曰膺胸也詩戎狄是膺植

立瞥而改郊孫曰瞥亦忽也○瞥匹蔑切腷膊戰聲喧孫曰腷膊相擊聲韓曰古詩腷

腷膊膊雞初鳴○腷音愎膊音粕繽翻落羽皠愈孫曰繽翻羽飛貌皠白貌祝曰皠韻去雖霜雪白

切白狀○皠取猥切中休事未決小挫勢益倍郊愈孫曰小挫小

敗妒腸務生敵孫曰務生敵謂常有敵人之心也敵字一本作敵一作敵賊性專

相醢醢肉醬也醢音海裂血失鳴聲啄殷甚飢餒郊韓曰殷赤黑色○殷

鳥閑切對起何急驚隨旋試巧紿孫曰隨旋謂隨其旋轉紿詐也祝曰紿欺也

也殺紛與公子之紿列子音紿若○紿音待毒手飽李陽樊曰晉石勒與李

陽鄰居歲常爭麻池相毆擊勒既貴召陽謂曰孤昔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引陽臂笑曰此亦所謂巨頭孫老拳也

事神槌困朱亥愈樊曰魏朱亥為信陵君客魏公子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使

字此六神槌者當祖鈍謂海鐘推日假有神鐘心有袖鐵椎

一作惻心我以仁孫曰惻心惻隱之心謂不忍也碎首爾何罪獨勝

事有然旁驚汗流浼郊孫曰浼汗污也知雄欣動顏孫曰

老子知其雄守其雌雄者謂勝也怯負愁看賄孫曰負敗也賄謂其所得之財也看一作看

爭觀雲填道助叫波翻海愈爭爪深難解爭一作爭

搏刺也○嗔睛時未怠一噴一醒然樊曰北東野以水噀

噴之如今閩人以水噀雞也一本噴胡所切

氣如醒再接再礪乃郊樊曰再接謂接戰也礪子曰是其所以乃公用乃字以此孫曰

書礪乃鋒刃礪磨也一本作鋩礪鋩暇乃頭垂碎丹砂翼揭拖錦縧孫曰翦折也縧繒縧○拖託何切縧叱牢切連軒尚賈餘孫曰連軒猶軒昂也成二年左氏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予餘勇韓曰賈買也○賈音古清厲比歸凱愈孫曰清厲鳴聲也周禮樂師凡軍大獻奏凱歌凱戰勝之樂選俊感收毛樊曰謂使平原君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者二十人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有毛遂者自贊於平原君卒與毛遂偕定從而歸受恩慙

始隗樊曰史記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之洪曰啟宰聞東府成車駕臨幸介甫詩云功謝蕭規慙漢第恩從隗始詫燕臺或叔蕭何功第一郭隗事無因字以甫以第退之聯句爲對○隗五罪切英心甘鬬死義肉恥庖宰君看鬬雞篇短韻亦可採郊亦字一本作言又一作有

納涼聯句

韓曰此篇敘久滯新召還遇暑宿本末甚詳

遞嘯取遙風孫曰遞嘯所以呼風也微微近秋朔郊孫曰秋朔七月旦金柔氣尚低孫曰秋屬金初秋故金尚柔火老候愈濁愈孫曰夏屬火季夏故火已老熙熙炎光流孫曰熙熙日盛炎炎光也竦竦高雲擢郊孫曰竦竦高貌愈孫曰竦竦高貌也高雲大雲也閃紅驚蚴虬孫曰閃紅電光之閃有若蚴虬蚴虬龍貌曰蚴其龍貌樊曰蟠龍蚴虬於右○蚴音憂又於糾切虬音求凝赤聳山岳孫曰雲聚也赤氣之聚如山岳也目林恐焚燒孫曰目林謂目望林木炎熱如火焚燒也耳井憶瀺灂孫曰耳井聽井也瀺灂水聲樊曰水落貌前漢瀺灂霣墜○瀺士咸切又士減切灂才弱切又食角切仰懼失交泰孫曰易天地交泰謂陰陽之失度也非時結冰雹孫曰陰陽失度則有水雹之災今熱甚恐致冰雹故云化鄧渴且多韓曰列子夸父逐日影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北走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化爲鄧林奔河

誠已懸注見上暍道者誰子祝曰字林暍傷暑也莊子暍者反冬乎冷風孫曰帝王世紀曰扇暍暍傷暑也韓曰淮南子武王蔭暍人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暍音謁叩商者何樂祝曰叩擊也韓曰列子師襄鼓琴當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浩矣得滂沱下見注感然鳴鸛鶴孫曰滂沱大雨也言君得滂沱之雨則鸛當至鸛鶴應鳴也鸛鶴屬鸛屬鳴于垤山鵲之興也鸛好鳴于垤○鸛音古玩切鶴士角切佳願苟未從前心空緬邈孫曰緬邈遼遠也清砌千迴坐冷環再三握煩懷卻星星孫曰煩擾之懷星星一作猩猩高意還卓卓郊龍沉植蒙鱗洪曰左氏用龍事牛喘甚焚角補注用田單火牛事蟬煩鳴轉喝祝曰喝聲嘶噎前漢聲嘶噎聲噤正見秋蟬嘶噎聲嘶○噎乙介切鳥躁飢不啄晝蠅食案

繁宵蚋肌血渥單絺厭已褫韓曰當暑服絺綌孫曰詩蒙彼縐絺是紲袢也以風絺葛也精曰絺粗曰綌葛衣衣也易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也○褫敕里切又池耳切長箑倦還捉孫曰方言扇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祝曰箑扇也選云屏翳實令一作箑○箑音霎一本作箑音捷幸茲得佳朋於此蔭華桷孫曰華桷巨室也清熒文篁施孫曰清熒星淨也韓曰蓮淡瀲甘瓜濯孫曰淡瀲清味濯以手足注澹瀲猶洗滌也韓曰淡○瀲淡與瀲同音斂大壁曠凝淨孫曰大壁華屋中大壁也古畫奇駿犖孫曰古畫即前所云壁上古畫○駿以角切犖呂角切畫一作書凄如抵寒門孫曰凄冷也抵至也揚雄甘泉賦曰登椽欒而抵天門賦曰凄愴恨乎寒門王逸注云寒門北極之門○抵音貢又一作屈原遠遊本一作羽皓若攢玉璞攢聚也掃寬延鮮飆孫曰掃除寬閑之處以延清風也汲冷漬香穧韓曰穧稻也穧一作稺○穧音卓簏賓

摘林珍孫曰箍揩也詩又實幣帛筐箍以將其厚意林珍果也盤肴饋禽毅今觳

本作殺非是已辨於城南聯句空堂喜淹留貧饌羞䶩鼭愈孫曰䶩鼭菲

薦也○䶩旨澀劇側角切殼勤相勸勉左右皆翕斷孫曰翕斷謂磨礲也即下

言賈勇事皆一作加賈勇發霜硎孫曰左氏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曰欲勇者賈余余勇賈

買也莊子庖丁署牛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硎砥石音洲爭前曜冰槊孫曰風俗通曰大

羿長文入者謂之槊○槊音朔水樂皆以槊戟微然草根響先被詩情

覽感衰悲舊改孫曰舊改謂容貌改前也工異逞新貌孫曰貌容貌也

○彼音遂誰言擯朋老孫曰擯服謂擯棄其朋友而又加之以老也猶自將心

學危簷不敢憑朽机懼傾撲撲普角切青雲路難近

黃鶴足仍鋌韓曰西京雜記黃鵠下太一池金為衣兮摘為蒙鋌玉篇云鋌足也○鋌壯角切

韓八

未能飲淵泉孫曰淵泉飲泉立滯叫芳藥韓曰本草蔞人謂白芷為藥祝曰

楚辭辛夷楣兮藥房○藥音約與子昔睽離嗟余苦屯剝孫曰睽剝四卦

名睽離別也也剝險難也直道敗邪徑韓曰孝直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孫曰漢書五行志邪

經敗良田口亂善人拙謀傷巧詠韓曰書予亦拙謀作乃逸許謠說請余以善淫注詠僣

詩也方言詠也楚以南謂之謠曰雅云詠青也諢也○詠音豫炎湖度氛氳孫曰此謂貞元十九

年遷謫時也炎湖謂洞庭氣分氳湖上熱氣也祝曰氛氳氣也○氛芳文切氳於云切熱石行犖

硈孫曰犖硈石多貌祝曰硈音黠文石聲○犖力角切硈口八切瘧飢夏尤甚祝曰痁瘧熱病也前漢

司馬相如病消渴有食病○痁音苫痁渴秋更數祝曰瘧寒熱病也痁夏傷於暑秋必痎瘧

瘧孫曰周禮春時有痟首疾秋有瘧寒疾○瘧逆約切數一音朔君顏不可覿君手無

由搦搦持也韓曰後漢無搦矢○搦女角切今來沐新恩孫曰元和元年六月召為

庶見返鴻朴孫曰鴻朴謂鴻荒之世伏羲神農時也儒庠恣游息

韓曰指學記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游焉息焉孫曰游息者優游於庠序也聖籍飽商摧祝曰

商略也孫曰推揚推謂評議也韓曰謂商推萬俗○推音角危行無低回韓注論語曰邦有道危

言危行危行謂直道而行也正言免咿喔祝曰伊喔強顏貌孫曰楚詞屈原卜居曰喔

咿嚅唲以事婦人乎○咿音伊喔音握車馬獲同驅酒醪欣共歡祝曰

廣韻歡口也○歡音叫文歡吹也惟憂棄菅蒯韓曰成公九年左氏傳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菅蒯樊曰菅茅也蒯草也又雨中聯句云穿空細丘垤照日陋菅蒯亦公語也孫曰菅蒯公以自喻○菅古顏切蒯苦怪切

敢望侍帷幄樊曰儀見得不得親近侍帷幄此志且何

如希君為追琢愈詩追琢其章注去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追音堆

秋雨聯句

韓八

樊曰按詩云僖宮煙火爆此公為學官在京師時也又云因思征蜀士嵩憲宗元和初命高崇文討劉闢時故也

萬木聲號呼百川氣交會孫曰交會謂百川會合為一庭翻樹

離合牖變景明譎孫曰譎惑也○譎古穴切漴瀉殊未終韓曰漴水

會也說文小水入大水又水在祝曰詩鳧鷖在漴○漴戚丈切又在冬切飛浮亦云泰孫曰鳧

勢泰也甚也牽懷到空山孫曰牽懷謂懷念空山欲避水也屬聽邇驚瀨

○屬之欲切瀨音賴孫曰屬近也瀨湍也簷垂白練直練一作絲又一作錦渠漲清

湘大孫曰渠水怒漲如瀟湘之大也甘津澤祥禾孫曰澤潤澤禾嘉禾也澤一作祥

作不服潤肥荒艾荒艾荒草也主人吟有歡客子歌無

奈孫曰客子謂孫候陽日沉玄孫曰候陽謂陽氣也玄幽也剝節風

搜究僉孫曰究窮也坱圠游峽喧祝曰前漢賈誼鵩賦大鈞播物坱圠無垠注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坱烏朗切圠音軋颼飀卧江汰僉祝曰颼飀謂高風也隋盧思道納涼賦颼飀於發帳○颼音蒐飀音流汰音太微飈來枕前高䫻自天外僉蛬穴何追窄韓曰蛬蟋蟀也○蛬音拱蟬林梢鳴嘒僉補注嘒車聲嘒聲許翽聲嘒嘒孫曰嘒嘒蟬鳴謂與聲也○嘒呼外切林一作枝園菊茂新芳遲蘭銷晚馤僉祝曰玉篇馤香也○馤音藹地鏡時昏曉孫曰地鏡地之精水池星竟漂沛孫曰池星也沛沛叢之精漂沛流也讙呶尋一聲祝曰讙呶喧號也詩讙呶爭○讙呼官切呶女交切灌注咽羣籟僉韓曰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孫曰籟眾竅也咽塞也僞宮煙火濕註見題市舍亂熬炊僉祝曰炊書也選云偽心炊伏孫曰炊其也○炊音太卧冷空避門衣寒屢循帶僉甚曰循今本作脩誤也水怒

已倒流韓曰鰌賦吹噴則百川倒流陰繁恐凝害亦疑結也憂虞思舟檝孫曰思舟檝欲免為魚也韓曰易堯舜氏作剡木為舟剡木為檝以濟不通感禹勤畎澮僉孫曰書濬畎澮距川孔安國云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百畎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懷襄信可畏韓曰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注云懷包襄上也疏決須有賴僉韓曰孟子禹疏九河決汝漢曰賴藉也疏一作頭孫蓍命或焉著卜情將問蔡僉孫曰蓍為筮龜為卜語曰臧文仲居蔡蔡大龜也長尺有二寸本出蔡地因以為名韓曰古者謂龜為蔡家語臧文仲有守龜焉名曰蔡○蔡倉大切庭商忽鶩舞孫曰庭商商羊也家語曰齊有一足鳥集於公朝孔子曰此鳥名商羊非祥也昔童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已而果雨補注止作鷴鷴墉祭亦覩酹僉樊曰禮記雩禜祭水旱也孫曰墉城墉也禜祭名左氏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禜音榮又音詠酹盧對切氣韻稍疎映孫曰

氣韻謂雲氣悄然也氣一本作象雺亂還擁薈集注爾雅天氣下地不應曰雺注言蒙昧也詩薈兮蔚兮注雲興貌謂雲霧擁塞也○雺音謀又音茂又音蒙又莫貢武賦二切薈烏外切雺一作零陰旌時摻流孫曰陰旌旂謂以雲氣如旌旗之狀摻流瀾貌曰前漢湟里觴以摻流師古曰摻流絕流也○摻音流帝鼓鎮訇磕孫曰帝鼓天帝之鼓謂雷雷聲祝曰大聲也選訇磕嘈囋也○訇呼宏切磕苦盍切轟車圓落青璣孫曰秦末戰而落如青璣也璣珠之不圓者瓜畦爛文貝孫曰瓜爛於畦其色青黃如貝也說文云貝海中介蟲貧薪不燭竈粟空填廥僉祝曰廥芻稾藏也史記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廥音膾秦俗動言利見下注魯儒欲何巧孫曰秦俗謂長安也魯儒謂也時鄭與公俱在長安故云自深路倒羸驂見下注○倒都老切羸倫爲切驂音參弱傘擁行軑孫曰深路弱傘皆謂此擎淳也軑車轄據也祝曰楚詞齊五軑而並架轄皮帝貴神時氏軑刺行動也○軑音大毛羽皆遭

凍籬筵不能翾孫曰翾飛謂飛聲也詩翩其韓曰翩當作翩篛筵竹器也安能飛哉樊曰籬筵不能翾守當作翾張之翼之羽之毳則可去不能翾矣○筵所宜切翾呼外切翾云所發切翻浪洗虛空傾濤敗藏蓋僉孫曰藏蓋眾星也言民無處是吾人猶在陳韓曰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明日遂行在陳絕糧補注以陳琳人故云也僮僕誠自鄙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自鄶以下無譏焉杜預曰以其微也孫曰言吾人猶絕糧僮僕無足言者○鄶音膾因思征蜀士未免濕戎旆孫曰時蜀有劉闢未首安得發商飈孫曰商飈秋風也飈卑遙切霽霾孫曰宿霾晴雲也廓然吹宿白日懸大野幽泥化輕壚孫曰壚黑壤也祝曰土黑而壚○壚音盧戰場暫一乾賊肉行可膾僉孫曰賊謂劉闢也心思有效抽策期稱最孫曰策謀最第一豈惟虜收獲亦搜

已救顛沛（叶）祝曰顛沛仆也論語顛沛必於是孫曰顛沛借狼狽也○沛音貝舍情枌崩祝曰儔

儔孫曰瀨儔謂嘯呼其儔侶也磋色微收霽祝曰磋石上謂縱之碊石上跳躍右孫曰霽孫曰

淮南子山雲蒸柱碊閻○碊音棧底幾諧我願遂止無已太（叶）已太孫曰太

甚也詩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征蜀聯句

樊曰憲宗紀永正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正月長城使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闢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以獻此征蜀聯句所由作也韓曰嘉末載公與孟郊語與元和聖德詩所叙言異而意同其相先後作歟

日王忿違傲祝曰日往日也左氏日衛不睦故取其地○傲與傲同日一作曰非有命

事誅拔孫曰誅拔即謂違崇文之師蜀險豁關防孫曰豁開也蜀言險劍閣防者

閣防皆失其險也秦師縱橫猾（叶）孫曰秦師王師謂關中之兵也崇文將步騎五千自長安禁兵故云秦師橫猾縱橫猾也風旗帀地揚孫曰風旗揚也○帀作含切雷鼓

轟天殺孫曰雷鼓震天也震動也竹兵彼皴脆孫曰蜀人以竹爲弓矢故云竹兵皴不牢皴脆也○皴音逡樊曰皴皮起也鐵刃我鎗鏦（叶）祝曰鎗刃銳利鏦音

也○鎗初庚切鏦作刃一作刃刑神吒犛旄孫曰犛旄者以犛牛尾爲旄亦旌旗之屬牛哮犛

驚吒祝曰犛牛尾可爲旄史記殺一犛牛以爲俎豆牢具○吒陟駕切犛音茅又音釐陰燄颭犀札

韓曰颭吹也孫曰犀札者以犀爲札甲也祝曰左氏徹札焉說曰札者謂犀甲聯畫雕刻之工而語仍卅○颭占琰切

翻霓紛偃蹇孫曰翻霓謂旌旗動如霓也偃蹇旌曲貌樊曰司馬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

塞野澒坱圠（叶）孫曰謂兵衆塞野也澒坱圠韓曰亂貌樊曰賈誼鵬賦坱圠無限

注非有限裁○坱音盎圠烏點又一作鞈生獰競掣跌韓曰掣牽也跌蹉也孫曰

而惡者競相掣跌掣謂牽掣跌謂跌墮也祝曰掣牽也易其牛掣是也○獰尼耕切掣昌列充世二切跌徒結切瘊

突爭填軋孫曰突謂弱者突出爭相填軋也軋轢也渴鬬信豗呶韓曰豗

也呶喧呶也孫曰渴鬬謂渴於戰鬬言其勇也豗呶相擊聲○豗音灰呶音鐃嗷菝何噢喟祝

曰廣韻噢悲也噢咿噴噴聲孫曰菝賊黨噢欷聲○噢於六切喟烏八切更呼相藪蕩補注

呼叫聲藪音嗷○蔀音擔交斫雙鈇鈋○韓曰鈋鈇頭也○鈋牛戈切火發激鈷

腥孫曰火發謂火攻鈷鏗鈷刃腥臭血飄騰足滑飛猱無整陣孫曰

猱以喻軍士之壯○無整陣言敵不得自整其陣也○猱奴刀切翩鶻有邪戞孫曰邪戞貌鶻鳥名

邪戞邪擊也翩亦以喻軍士○戞戸八切江倒沸鯨鯤注見下山搖潰貔狖孫曰

曰江倒山搖以喻蜀兵之敗鯨鯤貔狖同獸雉猛獸似貍食猿貍俯同猴毛黃白似猴穴居紫黑虎爪食

人切已走○鯫音戢一作欺

中離分二三注見下外變迷七八孫曰言蜀

師或分爲二三或散爲七八不可禁也逆頭盡徼索孫曰逆頭逆人之頭徼亦索也仇

頭恣髡鬜孫曰仇頭亦謂仇人之首髡去其髮○鬜苦八切怒鬚猶鬇鬡樊曰祝

髮鬣鬇鬡云鬈亂貌曰鬇鬡通作鬇鬡○鬇音崢鬡音奴斷臂仍犌

盎毛亦公語也

點（叶）倉祝曰點結八切結落八切點勁有力貌○點一作點石潛設奇伏孫曰石潛謂蜀兵潛

敗尚有潛於石間者韓曰兵法有奇有伏道穴覷騁精察孫曰亦謂蜀師之

一之作發精幽中矢類妖㺜孫曰妖㺜狂犬言中矢者奔走○㺜

參所監切又音蔘跳鋒狀驚鈉孫曰跳鋒狀似貍蒼黑與前足善捕鼠後曰

漢有鈉鈉殿說文子注鈉獸屬一作鈉○鈉切當作鈉或作㺜鈉

林嶺之中　躅翻聚林嶺孫曰

狷欲翻也斗起成埃坋孫曰斗起忽起坋塵埃也○坋音憤

𤣥亡多空杠亡失上有空竿也○杠音江韓曰杠旗竿也孫曰旗竿曰杠軸折鮮聯

轄孫曰軏車軸轄頭鐵韓曰鍇也○轄胡瞎切剡膚淡搶痍孫曰剡利也痍傷也祝曰剡削也○刑
也說文刋也吳越春秋無剡剡之秋○剡音琰又音掞敗面碎剜剖韓曰剜削也剖也墨刑○刑
剔與剗同剖音剖渾奔肆狂勸韓曰渾奔全奔也任一作勖○勸音勸狂曲王切健
寶脫趫黠韓曰趫善走也又舉足也祝曰也選捷趫夫之敏手○趫音喬巖鉤踣狙
猿祝曰踣廣韻云猿跳也見下注○踣蒲北切水溅雜鱧蝟祝曰鱧大魚蝟也王蕃云蝟
以蟹而小孫曰蜀兵敗皆投於山巖水石之間之於巖則踣狙猿之於水則雜鱧蝟也○蝟音胃投弃
闐磓磬祝曰磓與磊同廣韻軍戰石也磓音堆石聲○磓音碓填淹傾僨
僨亦作僨集注僨水僨僨呼八切僨健也○僨一作僨
宗祿強睛死不閉獲眼困逾聅祝曰獲大也說文聅不可附也
切獲而不睜孫曰獲眼毒惡視也○獲古猛切聅莫八切褻堞燭歔熺祝曰堞城上女垣也左氏及堞

而絕之燒熱也前漢湯風吸習而渴燭孫曰歔宗焼城也燒火燒貌歔氣出貌燒亦褻也○褻如劣切堞音牒呼木切
又音窒歔許嬌切嘈音嘈拔門呀㘞閤孫曰抉挑也左氏傳鄭人踰抉之以出門者是門也發
犇曰㘞門聲○抉於決切呀馬加切㘞於絞切閤乙轄切天刀封未坼天孫子曰所天封刃
之劍酋膽懾前偃祝曰偃仆也孟子助苗之長者揠苗者孫曰前耕前時比爲王師所揠
揠跧梁排郁縮曰郁日跧伏也跧伏以上排逐師也謂跧伏於罪也郁縮
恐懼貌一作排○跧莊緣切閼竇挾窋窾集注閼塞也竇穴也窋穴中見也○閼丁禁切又丁滑切窋乙骨切迫脅闐雜
也說文物在穴中窋窾音音窾又音窾又丁滑切
挾音要驅孫曰驅逐也馬同驅謂牛呷㘞呌窕䶩孫曰呷呌哭聲狐曰䶩也○呷音呷○䶩音曲䶩五滑切
䶩一作跳又作踧五刖切與刖同謂斷足也窮區指清夷孫曰窮區以謂賊窮困之境也
指明指夷平夷也兗部坐雕鍛祝曰鍛長矛也前漢曰劉長鍛狂曰兗部

兗戕之部潼彫鍛霄膠也○鍛首敬印文栽斐亹孫曰印蜀地名文者畫錦綺之文斐亹之盛
頻斐亹文章貌○亹音尾巴艷收婠妠孫曰巴亦蜀地巴小兒肥貌○艷於蜀之美
切妠女婠妠○婠烏八切妠奴八切推肥牛呼牟韓曰古樂府有烹羊宰肥牛蘇氏推牛聲十之多自呼曰牟漢征
剖切肥推擇其肥者也說文曰牛鳴也補注黃鍾之宮牟音俘載實駝
去子牟牛獻日年熟而鳴黃鍾落明○牟音侔
嗚圖孫曰圖畫也祝曰圖寶韻云駝鳴也孫曰實重也○駝鳴籥珍寧駝鳴過節摘芽究聲補註
是用此事也聖璽閔頭蹈孫曰頭蹈不違所謂是書曰小子大夫同書會曰寶父頭母買韓曰傳公二
○嘗乙轄切十四年左氏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熏養均草豢曰子熏穫也獲也
草有毒用熏魚○蒸音烝下書過雄虓孫曰下書降詔也過止也雄虓虎聲也
多殺也呼交切解罪乎攀賭孫曰解釋也攀手足病賭日病○攀力全切賭許轄切戰
血時銷洗劍霜夜清刮孫曰劍霜言劍刃白如霜也漢棧罷囂

闐孫曰漢今刑罷也○闐漢中棧道也佗時用兵寶鳥嘴之塞徐江息
澎汎孫曰澎汎水聲○澎江澎汎入蜀江澎汎切汎音彭汎江西極之水始去
杏飛蜂孫曰正月出師蘇云古飛蜂云及歸柳嘶蛩孫曰十月息師蛩鳴也祝曰
雖蟋蟀似蝉而小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蛩音扎廟獻繁
馘級孫曰馘截耳也級首級也秦法斬首一賜爵一級故世因謂斬首爲級是歲十級
二月戊子至長安獻大一社稷多祀樂聲洞控揭
廟郊社故云○馘古獲切祝曰洞達也禮記聖人作爲
鼙鼓控揭柷敔也○樂控苦江切揭苦瞎切臺閣煥丹玄孫曰臺閣畫讀爲明玄黑也言於
畫將帥之像於臺上也樊曰謂後漢二十八將圖形於雲臺也郊告儼匏秸集注郊告天
於南郊犧牲以匏爲器秸以爲席皆尚質也禮記匏秸之安而蒲蘓之設司漢以其席藁鞂天子
文禾藁去其皮以爲席○秸音戛念齒慰黴黧祝曰黴黧面垢黑也黴音黴以沮敗孫
以爲席○秸音戛

曰齒歲也徽鬻面黑也念其歲老有徽鬻者則慰安之○徽音眉鬻音梨 視傷悼癥瘕 祝曰韻去聲瘕孫曰悼閔也癥瘕症瘕 瘡瘕○癥音盤症女點切 休輸任訛寢 孫曰休罷轉輸也詩或訛 于阿或訛于此或寢或訛訛動也言轉輸已罷歸馬放牛任其訛寢而已 報力厚麩穌 孫曰報力報其轉輸之力厚之以麩穌樊曰麩說文去小麥屑皮也穌解見上○麩音夫穌音蘇 戍寒絕朝

乘 一乘備也戍一作戍 刁暗歇宵警 樊曰刁軍中刀斗也朝一炊 攸擊刁一作刃且兩句本在齔下 公歡鐘晨撞 孫曰公歡公宴也 室宴絲曉扮 孫曰絲琴 疑於擊也或曰刮也○扮音蔓室塵本誤作晏 盃盂酬酒醪 孫曰酬報醪濁酒也 箱篋饋

巾帨 帨帶也祝曰玉篇帨帶○帨莫轄切 小臣昧戎經 孫曰小臣公自謂戎經兵略也 維用贊勳劾 孫曰勳功也劾勤也祝曰劾用力也愼也勤也書出劾字商書臣劾佶八又切因

同宿聯句

韓曰此詩石鼎國子博士後與東野同宿而作故敘南遷召還始末甚詳

自從別君來遠出遭巧譖 愈 孫曰遠出謂得罪謫陽山令 斑斑落春淚 孫曰斑斑淚落貌謂感春而墮淚也 浩浩浮秋浸 郊 孫曰浩浩大水貌秋浸秋潦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溺 毛奇覩象犀 孫曰毛虫之奇則覩象犀覩一作覩 羽怪見鵩鴆 愈 孫曰羽族之怪者則見鵩鴆鴆一名鴆大如鵰紫綠色頸長七八尺食蝮蛇以其毛瀝飲食中則殺人祝曰前漢賈誼爲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辭吾令鴆爲媒注鴆運日也羽可殺人○鵩音服鴆直甚切 朝行多危棧 孫曰危棧閣道棧一作棧 夜臥饒驚枕 郊 孫曰驚枕怪夢也 鳴也 生榮今分踰 孫曰生榮謂生還此衆已踰分矣 死棄昔情任 愈 孫曰往者棄之於死情本甘不安任謂安也 鵷行參綺陌 孫曰鵷鷺之行謂朝行也參謂側也綺陌言阡陌相錯如綺繡然阡陌直遂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鵷音寃 雞唱聞清禁 郊 孫曰雞唱

人之唱曙雞人大祭祀夜呼旦以警百官凡國之大賓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呼旦則此雞唱是也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邵曰楚歌雞鳴歌也則古今已來皆然清禁謂禁中也 山晴指高標 高標標高絕頂 槐密驚長陰 愈 孫曰驚謂長○驚音務 直辭一以薦 薦進也

巧舌千皆矜 郊 孫曰矜訥口也○矜巨禁切 祝曰韻矜牛舌下病也 匡鼎惟說 樊曰前漢匡衡好學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注云鼎當也方也孫曰張晏云衡少時字鼎長 詩 乙易字 桓譚不讀讖 愈 樊曰後漢桓譚爲給事中光武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良久得解 韻何嘈嗷 孫曰韻聲嘈嗷大聲貌○嘈音曹嗷音敖 高名俟沽貣 郊 孫曰沽貣賣也論語有美玉於斯求善價而沽諸 紛葩歘屢填 孫曰紛葩紛然也 曠亮憂旱滲 愈 孫曰曠亮明也早參言其憂如物滲漏也○滲所禁切 爲君開酒腸

顛倒舞相飲 郊 飲去聲 曦光霽曙物 孫曰曦光日光曙朝時也 景曜鑠宵祲 愈 孫曰曜光鑠消也祲祥氣○祲音浸 儒門雖大啓姦首不敢闖 韓曰闖馬出門貌曰窺也○闖丑禁切 孫 義泉雖至近盜索不敢沁 祝曰心水出上黨孫曰不敢沁也○沁七鴆切 清琴試一揮白鶴叫相喑 孫曰揮彈也喑鳴相應也樊曰宋齊諧記泣不止曰喑祝曰廣韻喑長詠也○喑於禁切一本作相叫吟吟去聲 欲知心同樂雙繭抽作紝 郊 孫曰言二人同心同樂如雙繭作紝紝絲也祝曰紝織也後漢女得紝○紝汝鴆切

莎柵聯句

韓曰按河南志莎柵谷水在永寧縣西三十里出陝嶺東流入洛今莎柵蓋在東都也公與東野各一聯是及斷腸之意必二公有所悼感不得而詳矣

冰溪時咽絕孫曰冰溪言水溪如冰咽絕斷續聲也風櫪方軒舉愈 孫曰櫪木名方作櫟風櫪言爲風所吹軒舉飄揚也此處不斷腸定知無斷處郊 韓孫曰蔡琰胡笳曲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魏文帝燕歌行念君客遊思斷腸

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

集注孟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以新舊傳考之未嘗爲刑部史豈逸之耶新傳言其爲倉部員外以不附王叔文擯之曹或者它曹即刑部也

秋潦淹轍跡孫曰潦雨水也音老淹一作天高居限參拜愈 孫曰高居遠水高處限隔也耿耿蓄良思韓曰耿耿不安貌詩耿耿不寐良思深思也遥遥仰嘉話○話下快切郊 邈遠也一晨長隔歲百步還殊界愈 孫曰言與孟相去百步尚若殊界也還一作遠商聽饒清聳孫曰秋於五行爲商商聽謂聽秋聲也聳一作高悶懷空抑噫郊 孫曰悶閉也抑噫歎息貌○噫烏介切悶一作悶美君知道腴韓曰選班固答賓戲委命供己味道之腴注腴美也逸步謝天械愈 孫曰逸步高逸也天械謂仕冠冕之屬吟馨鑠紛雜孫曰吟馨吟味馨香也鑠消也紛雜雜亂也馨一作聲抱照瑩疑怪郊 瑩亦照也撞宏聲不掉孫曰撞宏撞鍾也宏大也不掉不振也○掉徒弔切輸邈瀾逾殺愈 孫曰輸邈謂輸寫遠邈也殺疾也言兩聲亂川漲急也簷瀉碎江喧孫曰簷瀉謂簷間雨瀉如碎江喧噪也江衆流也街流淺溪邁郊 孫曰街流如淺溪之行邁也念初相遭逢幸免因媒介愈 孫曰謂紹介也祛煩類決癰孫曰祛除也決癰消潰也愜興劇爬疥郊 孫曰快也爬搔也爬音把○研文較幽玄孫曰研研窮謂窮文也幽玄幽深也呼博騁雄快愈 孫曰博博塞戲也今君軺方馳祝曰說文軺小車也史記乃乘軺車之路○軺音搖又音韶方一作車伊我羽已鍛孫曰伊惟也鍛羽翮也樊曰公山陽縣有懷云鍛羽時方諸蓋謂正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至是召入故人韓曰選顔延之詠嵇康鸞翮有時鍛○鍛所拜切已一作未温存感深惠琢切奉明戒郊 孫曰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琢切規戒也迫兹更凝情愈 也暫阻若嬰瘵孫曰嬰被瘵病也魚自敝焉○瘵側介切欲知相從盡靈珀拾纖介韓曰靈珀琥珀也廣韻曰琥珀於木變曰靈珀拾謂不拾纖介所道也○拾音拾欲知相益多郊 益多一作欲益神藥銷宿憊孫曰宿憊久病也見有疾憊也○憊蒲拜切德符仙山岸愈 符同永立難敧壞氣涵秋天河孫曰涵詠也天河天漢也有朗無驚湃郊 孫曰朗明湃大水聲也○湃普拜切祥鳳遺蒿鷃孫曰蒿鷃之在蓬蒿者郭璞云今鷃雀韓曰鷃與鴳同雲韶掩夷靺孫曰雲門黃帝之樂韶舜之樂靺東夷之樂韓曰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往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也○靺莫拜切又亡達切與韎同爭名求鵠徒孫曰求鵠之士鵠也騰口甚蟬喝郊 韓曰易騰口說也喝嘶聲○喝於邁切未來聲已赫孫曰赫赫名盛貌始鼓敵前敗愈 孫曰鼓擊鼓左氏傳曰一鼓作氣再而衰始鼓初鼓也前先也鬬場再鳴先孫曰左氏襄二十一年左氏莊公欲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杜預注云比於雞鬬勝而先鳴今言再鳴先者蓋取此事遐路一飛屆郊 屆至也東野繼奇躅孫曰孟郊字東野躅謂前漢伏湛孔奇之躅○躅直録切修綸懸衆犗孫曰莊子任公子爲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爲餌投竿東海見曰而釣犗犗牛也韓曰修長綸釣綸○犗古拜切穿空細丘垤孫曰孟子太山之於丘垤垤蟻塚也○垤音姪照日陋菅蒯愈 孫曰左氏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茅屬可以爲布丘垤菅蒯公以自喻也小生何

足道小生自貂也 積愼如觸蠆祝曰詩卷髮如蠆左氏蜂蠆有毒○蠆田出切 愔愔抱所諾祝曰愔愔安靜貌左氏曰祈招之愔愔○愔挹淫切 翼翼自伸誠孫曰詩太雅此文王小心翼翼翼翼恭敬貌也 聖書空甚讀甚一作勤 盜食敢求嘬韓曰列子曰嘬乎而食之○嘬楚夬切禮記毋嘬炙謂一舉盡臠 惟當騎款段樊曰後漢馬援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足矣 豈望覲珪玠孫曰玠大圭也詩以其介圭入覲于王介與玠通 弱操愧筠杉微芳比蕭蕭孫曰詩云蕭及菽蕭蒿也 何以驗高明柔中有剛夬閔韓曰易夬決也孫曰夬卦五陽而決一陰

卷八　二十二

遠遊聯句

樊曰遠遊送東野之江南也公有送東野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所謂遠遊者亦其時歟然之句凡四十韻東野二十公十九李習之一習之句見于世者止此而已大率詩非其所長也補注習之貢父云唐時文人李習之不能爲詩聯句云云殊無可取

別腸車輪轉一日一萬周郊 離思春冰泮韓曰思念也杜詩樹攪離思花冥冥左傳冰泮而散泮散也○思息吏切瀾漫不可收愈 韓曰愈瀾漫散貌是 馳光忽以迫孫曰馳光景飛也自晚暮也 飛轡誰能留郊孫曰飛轡日御也 前之詎灼灼孫曰之適也前之謂前所適詎灼灼也之一作取時 此去信悠悠翺李 楚客宿江上夜魂棲浪頭韓曰一作悽 曉日生遠岸水芳綴孤舟孫曰水芳水上芳草也蓮芡之屬綴結也 村館泊好木野蔬拾新柔孫曰詩有柔桑柔柔謂初生柔弱也蔬菜也 獨含悽

悽別中結悽愁韓曰楚詞九歎曰心悒悒而懷悽苦怨兮 人憶舊行樂韓曰漢楊惲曰人生行樂耳憶行樂一作意遠 鳥吟新得儔孫曰儔侶也新一作忻 靈瑟時窅窅孫曰楚詞遠遊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湘靈謂湘水之神窅窅深遠貌○窅音杳 霧猿夜啾啾孫曰楚詞山鬼云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鳴也 憤濤氣尚盛韓曰謂屈原投汨羅而死吳王取其尸投之江中尸乃隨流揚波成濤伏子胥以是死也孫曰吳起春秋子胥 恨竹淚空幽孫曰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沾竹竹盡斑 岸遠湖來往 長懷絕無已多感良自尤孫曰良誠也尤咎也 即路涉獻歲孫曰楚詞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注獻進也言歲始來進也 歸期眇涼秋 兩歡日牢落孫曰牢落猶遼落也 孤悲坐綢繆愈曰綢繆猶纏綿也詩云綢繆束薪 觀怪忽蕩漾孫曰蕩漾水貌 叩奇獨

卷八　二十三

冥搜孫曰冥搜謂搜才於冥莫也 海鯨吞明月孫曰裴氏廣州記鯨鯢目即明月珠故鯨鯢死不見有目睛謂鯨鯢目也 浪島沒大漚孫曰浪島浪上如島之漚也 我有一寸鉤欲釣千丈流良知忽然遠良親知也 壯志鬱無抽孫曰鬱結也抽展也 魍魅暫出沒孫曰魍魅山川之精物也精物一作魍魅老物 蛟螭互蟠蟉祝曰蛟螭龍屬蟠蟉結之狀史記蟠蟉盤紆○蟉力幽切 昌言拜舜禹孫曰昌言當也舜拜昌言於蒼梧之野禹葬於會稽皆在南方故得拜其昌言也 舉颿凌斗牛祝曰颿舟帆而過斗牛吳越之分野也○颿與帆同音凡 懷糈餽賢屈祝曰離騷懷椒糈而要之糈精米所以享神也○補注屈原五月五日自沒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餽賢屈原也一作情 乘桴追聖丘韓曰論語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

其田獻孫曰說文捋撮木以渡也聖丘孔丘也**飄然天外步**孫曰天外步謂遊於天外自適之貌**豈肯區中囚**憲曰區中區域之中也**楚些待誰弔**孫曰楚些宋玉招魂也些語助待誰弔謂誰人弔我也楚詞何爲四方些○些蘇箇切**賈辭緘恨投**孫曰賈誼爲長沙王太傅意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賈詞謂比賦也緘恨謂緘封其恨以投湘水也**翳明不可曉**孫曰翳明謂掩翳其明也**祇魂安所求**孫曰祇魂此謂屈原魂也**氣毒放逐域**孫曰放逐域謂所逐之處**蓼雜芳菲疇**孫曰詩蓼彼上蓼辛菜也蓼芳打菲花闕貌疇田畔**當春忽淒涼不枯亦颼飀**颼飀風聲○颼所鳩切飀力鳩切**貊謠衆猥諄**孫曰貊謠夷歌詩去其追其貊貊北方國名貊諄謂歌聲樊曰諄告也言也焉國語諄中吾前漢毋取其第五而諄語○貊莫白切諄音碎諄一作誶**巴語相咿嚘**孫曰巴語巴人之語也幾不明貌**默誓去外俗**外俗遠俗**嘉願還中州**孫曰中州謂中原也爾雅水中可居曰洲**江生行既樂**孫曰江生水源也韓曰江生括言生於水之意

韓八　三二四

躬輦自相勗孫曰躬輦自推車勗弃力也韓曰遐扶余之所勸樊曰水生行可樂則躬輦爲勞矣○勗音留**飲醇趣明代**孫曰醇謂醇德以酒爲喻故云飲醇明代猶治世也**味腥謝荒飯**韓曰孫曰腥楚越之食海腥也**馳深鼓利檝**孫曰馳深謂涉水鼓鳴也檝所以刺舟○檝音接**趨險驚飛輶**○飛輶飛車也輶音由**繫石沉靳尚**樊曰按楚詞上官大夫靳尚楚之讒臣譖屈原於懷王者餘見下注**開弓射鵩吸**孫曰史記鵩鳥即鵩○鵩鳥皆在南方恐其爲梟鳥故欲射之也韓曰集韻云尚今通作讙哭四凶之一**路暗執屛翳**樊曰司馬長卿大人賦時若萲萲將混濁兮召屛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屛翳天神使也韓曰風俗通屛翳爲雨師山海經屛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孫曰楚詞屛號起雨何以興之王逸注曰屛屛翳雨師也名號起雨故欲數責之○屛步丁切**波驚戮陽侯**樊曰揚搖反離騷云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罪之獨見許應邵曰陽侯古之諸侯有罪自投江其神爲大波又博物志陽關侯溺水因爲海神**廣泛信縹緲**孫曰廣泛泛貌**高行恣浮游**孫曰高行山行**外患蕭蕭去中悒稍稍瘳**悒憂也悒音邑○**振衣造雲闕**孫曰史記新沐者必振衣振衣也闕謂闕甚言其高故曰雲闕**跪坐陳清猷**猷謀猷音由**德風變讒巧和氣銷戈矛**和一作仁**名聲照四海淑問無時休**孫曰詩淑問如皋陶問美譽也時一作肯**歸哉孟夫子歸去無夷猶**憲曰晉左思吳都賦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猶猶豫也孫曰楚詞君不行兮夷猶去一作與

曉秋鄖城夜會李正封聯句上王中丞盧院長

韓注鄖城始隸鄖州長慶元年州廢以鄖城屬蔡州元和十二年七月以裴度守門下侍郎同

韓八　三二五

平章事使持節蔡州諸軍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處置等使仍充淮西宣慰處置使以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以李正封兼侍御史爲判官從度出征詔以鄖城爲行蔡州治所此篇公與正封作於鄖城凡百韻東野死後公所與聯句者惟此可見耳洪興祖云舊本從軍古云樂以句下注云正封云中丞中丞即退之羈客方寂歷下四句注云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盧者誤矣○鄖音雲

從軍古云樂樊曰王仲宣詩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談笑青油幕**孫曰青油幕帳也沈約宋書云劉瑀與顔竣書曰朱脩之三代叛兵一朝居青油幕下作刺宣明面向人青油幕謂幕府也以青油爲之**燈明夜觀碁**觀碁寺觀觀音貫○**月暗秋城柝**王封上中孫曰柝者擊木以警衆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此二句即上言從軍之樂也**羈客方寂歷**羈客旅客寂歷寂寥**驚烏時落泊**孫曰落泊失水也**語闌壯氣衰**

闕希也酒醒寒砭作（愈）奉阮長遇主貴陳力韓曰論語陳力就列謂陳其才力也夷凶匪兼弱孫曰夷平也書兼弱攻昧取亂也百年犒輿師孫曰左傳哀七年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成二年韓厥謂齊侯與師犒師千戶購首惡正封孫曰千戶謂千戶侯也以則求故曰購首惡元惡平生恥論兵末暮不輕諾孫曰末暮晚年輕諾老子曰輕諾必寡信徒然感恩義孫曰感恩義謂為度所辟也誰復論勳爵（愈）孫曰勳謂官勳[illegible]

多士被霑污孫曰多士中將士小夷施毒蠚孫曰小夷元濟蠚毒也前漢不若遠蠚之蠚孔亦切又音壑何當鑄劍戟韓曰劍大也戟戈屬也孫曰劍戟兵器鑄為農器謂鑄為農具○戟音巨紅切一本作劍戟相與歸臺閣（郊）室婦歎鳴鸛樊曰詩鸛鳴于垤婦歎于室孫曰鸛水鳥將陰雨則長鳴而喜行旅者於陰雨尤苦歸念之則歎於室也家人祝喜鵲孫曰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孫曰祝喜鵲者望其歸也終朝考蓍龜孫曰考蓍龜者以卜歸期也何日親烝礿（愈）韓曰烝礿詩礿祠烝嘗周禮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四者皆祭名孫曰此二句亦言室婦家人望夫之意○礿音藥間使斷津梁孫曰間使謂間諜也津梁橋梁○間音諫潛軍索林薄補注潛軍伏兵也孫曰林薄山林草野也西京賦尔乃廣川濛薄○索所格切紅塵羽書靖孫曰羽書以木檄為書有急則插雞羽其上謂之羽檄紅塵羽書靖者謂羽書之不起也韓曰謂無遺警也紅塵四合煙雲相連大水沙囊涸正封樊曰韓信與龍且夾濰水陣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韓曰涸水竭也孟子其涸也可立而待○涸下各切銘山子所工孫曰東漢永元中車騎將軍竇憲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山即謂此意以正封比班固也插羽余何怍注見上未足煩刀俎樊曰史記沛公軍霸上來見項王至鴻門樊噲曰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祇應

輸管鑰（愈）樊曰國語越王勾踐使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委管鑰屬國家以身隨之孫曰言賊不足以煩刀俎誅夷但當輸其管鑰而已輸送也雨矢逐天狼孫曰漢李廣為圍陣內向矢下如雨樊曰彎弓射天狼天狼星在東井東南為野將主侵掠以喻貪殘電矛驅海若孫曰電矛者謂矛戟如電孫曰老子海神曰海若靈誅固無縱孫曰靈誅天誅力戰誰敢却（愈）正封峨峨雲梯翔孫曰峨峨高貌雲梯言飛翔於雲雲梯事見下注赫赫火箭著孫曰火箭者箭上施火著及也韓曰諸葛亮攻郝昭於陳倉以雲梯衝車臨城中以火箭射之乃燒之○著直略切連空隳雉堞孫曰隱元年左傳都城不過百雉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也堞城上女牆也韓曰隳毀也堞雉堞之設○隳許規切照夜焚城郭（愈）洪曰此四句舊本作聯句今本脫之軍門宣一令廟筭建三略孫曰三略上中下三略也樊曰黃石公三略者謂上中下三略也孫曰選石公三略黃石法有三略容與張良書謝勝之策無窮三國名臣序贊曰三略既陳霸業已基注先主與亮論兵謀之要劉璋統言上中下三計先生用之策孰定成都雷鼓揭千鎗韓曰文子雷霆之聲可以鼓樊曰雷鼓者舉鎗如雷所擊之器也揭舉也○鎗楚庚切一作鎗浮橋交萬筰孫曰王封韓曰筰繩志曰艾伐蜀先作浮橋注筰竹索也以渡水○筰音昨一作筰踩野馬雲騰孫曰踩野馬者言其馬如雲飛騰也映原旗火鑠孫曰言旗之色映原如火也鑠音若疲氓墜將拯殘虜狂可縛（愈）摧鋒若貙兕孫曰摧鋒者摧折敵人之鋒貙獸似貍兕似水牛○貙敕居切超乘如猱玃樊曰左氏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乘孫曰超乘者所謂勇猱猿類玃似猿說文云大母猴也○玃俱縛切玃音攫逢掖服翻慚孫曰禮記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逢大也掖之衣謂儒者之服漫胡纓可愕孫曰王封韓曰莊子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漫胡之纓注武士纓名○漫莫干切或作慢音同星殞閱雛雉孫曰星殞者賊敗亡之兆星殞于地其音如雄雉鳴也

曰封禪書秦文公作鄜時後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雉鳴○雊古豆切

師興隨唳鶴 韓曰苻堅敗于淝水聞風聲鶴唳以爲晉師之至 虎豹

貪犬羊鴈鶩鸛鸖鳥雀 愈 孫曰鸛鸖皆鷙鳥謂晨風者也鷙鳥 韓曰鶻鳥人所畏

左氏如鷹鸇之逐鳥雀○鸇諸延切鷙之涉切一作逐

燒陂除積聚灌壘失依

託憑軾諭昏迷 孫曰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楚子玉請戰曰君憑軾而觀之軾車前木也 韓曰漢書酈食其憑軾下齊七十二城

執殳征暴虐 正封孫曰詩伯也執殳爲王前驅殳兵器長丈二而無刃

僉空戰卒飢月黑探兵錯 孫黑一作暗錯倉故切 宄徒更

蹂藉 孫曰蹂謂兵敗而退相蹂踐也○藉慈夜切

逆旗相啗嚼 愈 舳艫亘淮泗 韓曰漢武帝南巡自潯陽浮江舳艫千里 孫曰舳者船後持柁處艫者船前刺櫂處亘連也淮泗二水名

旆旌連夏郢 孫曰夏夏口郢郢都者二句皆言楚兵之多也

大野縱氐羌 韓曰氐羌天水羌名 孫曰縱氐羌者言有夷狄之助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氐西羌名也

長河浴騾駱 正封孫曰騾騾馬名詩有騾有駱○騾與騾同白馬黑鬣曰駱

東西競角逐 孫曰若與之角相角左氏晉人角之成人持之是也

遠近施矰繳 孫曰矰繳者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師古曰弋射其矢爲矰○矰音增繳音灼

人怨童聚謠天殃鬼行瘧 愈

漢刑支郡黜 孫曰晁錯諸侯罪過削其支郡四邊者謂如楚王有東海郡吳王有豫章郡常在國之外者是也

周制閑田削 孫曰禮記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閑田孟子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周制諸侯有功者閑田以祿之有削地者歸之閑田

侯社退無功 孫曰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孟子諸侯危社稷則變置也

鬼薪懲不恪 正封孫曰漢書惠帝紀曰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皆耐爲鬼薪樊曰鬼薪者主取薪以給宗廟不恪不敬也前漢惠帝紀爲鬼薪大夫以上晉書下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於家韓曰晉書傅玄傳退處以發不恪

余雖司斧鑕 孫曰公爲行軍司馬主刑罰故云司斧鑕鑕小斧類○鑕音至

情本尚丘壑且待獻俘囚 俘軍所獲也韓曰左傳獻俘授馘詩在泮獻馘以

終當返耕稼 愈 孫曰易不耕穫不菑畬

棄街陳鈇鉞 孫曰棄街長安街名中誅罪人於此鈇莝斫刀也 樊曰漢書陳湯傳斬郅支首名王以下懸頭棄街蠻夷邸間 韓曰賊不能及又亦余陳伯之書鈇鉞之誅鈇方無切

桃塞興錢鎛 樊曰書武成放牛于桃林之野桃塞謂此詩乃錢鎛庤乃錢鎛田器○鎛音博一本作

地理畫封疆天文掃寥廓

天子憫瘡痍 韓曰漢書季布今瘡痍未瘳

將軍禁鹵掠 韓曰後漢馮異傳父城長曰諸將多暴橫獨將軍所到不虜掠世祖以爲破虜大將軍數挑戰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敢擊之

策勳封龍額 孫曰前漢韓增傳以擊匈奴封龍額侯或作額

歸騎獵麟肭 愈 洪曰子虛賦射麋腳麟一云或作腳言持引其腳故也

古詰誅敬 王怒 孫曰詩王赫斯怒爰整其旅

給復哀人瘼 倪曰前漢民產子復勿算注云不役使也 孫曰給復謂免其役使也○瘼病也○復音福

渾髮解兜鍪 孫曰兵罷肉解故渾髮澤洗也兜鍪首鎧也

酏頹傾鑿落 正封孫曰酏酒名鑿落酒器莫故切 愈 酏酒色也 韓曰酒色紅也鑿落盞名

雪不論昨夜春馬巳安巢看蕭箔 韓曰詩鑿落金盞也 愈 聲明動 存安惟恐晚洗

朝闕光龍耀京洛旁午降絲綸 韓曰旁午縱橫至也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中堅擁鼓鐸 正封孫曰軍中堅王所居中以堅銳自衛故云中堅

寥坐列珠翠高門

塗粉雘 孫曰書惟其塗丹雘雘赤也○雘烏郭切

跂朝賀書飛 孫曰跂朝言舉趾朝賀

鏊路跡鞍躍 愈 魏闕橫雲漢 韓曰周禮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也

司馬云象魏闕也孫曰莊子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門之外兩觀闕高魏魏然故云魏闕橫雲以言其高也

秦關東巖嶤 孫曰秦關謂關中。嶤山峯也。嶤音堯 拜迎羅櫜鞬 孫曰左傳昔重耳曰右屬櫜鞬。櫜弓服鞬矢服。鞬居言切 問遺結囊橐 正封曰諾子若囊于橐橐之無底者

江淮永清晏宇宙重開拓 韓曰拓也苗未交 賁記憲宗元和中開拓土境。拓湯各切 是日號昇平此年名作噩 曰尔雅太歲在酉曰作噩元和二年歲在丁酉。噩音諤 洪赦方下放 洪大也放一作究 武颰亦旁魄 補注旁魄廣被也封禪書曰旁魄四塞。魄蒲各切 南據定蠻陬 北攫空朔漠 正封曰攫也韓曰西漢衛霍洪漠征匈奴匈奴遠遁漢漠南無王庭也又征 儒生怯教化武士猛刺斫 韓曰孫曰登坐湯陂曰宰車 後漢竇憲擊空朔庭 斫。刺七亦切 吾相兩優游 孫曰吾相度也 他人雙落莫 愈印

從負鼎佩 孫曰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門為

登壇鑿 孫曰淮南子凡國有難君自宮中召將詔之鑿凶門而出漢曰高祖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為大將 再入更深嚴 孫曰變以宰相出征今復入宰相故云再入一作期 九遷彌

蹇諤 正封韓曰車千秋自園寢郎一日九遷至大鴻臚孫曰選任齊升代宦雲霄表云千秋自一日趙之九 一日九遷蓋之十旬遠至方之微巨未為蹇蹇諤者謂鯁正也易曰王臣蹇蹇是也 賓筵盡狐趙 孫曰昭十七年左氏曰晉文公有士五人謂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司空季子也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 導

騎多衛霍 韓曰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 國史擅芬芳 孫曰擅芬芳謂專有美名於國史也

宮娃分綽約 愈集注宮娃宮女也楚人謂美色為娃莊子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娃於佳切 丹掖列鵷鷺 孫曰丹掖謂以丹塗宮之門也正門之旁小門號為掖門韓曰古詩鵷鷺行謂侍從也 洪鑪衣狐貉 孫曰詩狐貉之厚以居以其皮為衣也

摘文揮月毫 孫曰摘發也月毫月中兔毫也 講劍淬霜鍔 正封曰淬者燒火之器淬其鋒也鍔劍刃也。淬七內反

命衣備藻火 孫曰命衣天子所命之衣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賜樂兼拊搏 孫曰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以節樂。拊音撫 兩廂鋪氍毹 風俗通曰氍毹織毛褥謂之氍毹 五鼎調芳藥 愈曰主父偃曰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 孫曰五鼎皆謂列五鼎而食 芳藥 前漢芳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注諸家之說皆未當芳藥草名其根主和藏又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芳藥 帶垂蒼玉佩 韓曰禮記大夫佩水蒼玉而組綬孫曰晉公卿禮秩曰尚書令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轡蹙黃金絡 金絡頭 誘接謂登

龍 孫曰後漢李膺以名聲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趨馳狀傾藿 正封曰曹植表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 青娥翳長袖 韓曰青娥言眉也宋南子云曲佳人舉袖 紅頰吹鳴籥 孫曰籥樂器郭璞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儻不忍辛勤何由恣讙謔 愈 惟當早貴富豈得暫寂寞 但擲雇笑金 雇笑買笑 仍祈却老藥

正封 殺廟配鑄鼎 配食廟庭 生堂合鑿鑄 大學之稱大鑿謂之鑄 安行庇松篁 高臥枕莞蒻 孫曰莞蒲所以為席。莞音官 蒻如灼切 洗沐恣蘭芷 楚詞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蘭芷取其芳也 割烹厭肥腞 孫曰詩嘉肴肥腞 喜頗非眠倨 孫曰孟子居于眠倨

有恫悝達志無隕穫正封孫曰禮記不隕穫於貧賤隕穫失志貌詼諧酒席展慷慨戎裝著著陟略切斬馬祭旄纛孫曰旄纛者以犛牛尾大如斗繫馬軛上謂之旄纛師行則用之包羞禮芒屩愈祝曰芒屩草屨也史記虞卿躡屩擔簦○屩音腳山多離隱豹韓曰列女傳答妻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野有求伸蠖孫曰易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蠖蟲名○蠖烏郭切推選閱羣材薦延搜一鶚正封韓曰後漢孔融薦禰衡有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此舉鄒陽上書之言也左右供諂譽親交獻諛噱祝曰笑不止曰噱說文大笑也選嗢噱然日○噱其虐切名聲載揄揚權勢實熏灼愈道舊生感激樊曰漢高紀酒酣道舊故為笑樂當歌發醇酎羣孫輕綺紈下客豐醴酪正封窮天貢瑑異韓曰瑑寶也詩揚彼淮夷來獻其琛○瑑與琛同丑林切匝海賜酺醵祝曰酺醵名醵會飲周禮春秋祭酺亦如之禮記周禮其猶醵與孫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須有詔令乃許大酺酺醵會聚酒也○醵又音步醵其虐切作樂鼓還搥從禽弓始彍愈曰彍說文云弩滿也從弓孟子疾如彍弩○彍音廓從一作鑊取讙移日飲求勝通宵博五白氣爭呼韓曰楚詞梟而牟呼五白五白五木也劉裕與劉毅樗蒱裕屬聲呼五白五木即成盧杜詩馬鬉大叫呼五白孫曰五白博齒六奇心運度正封漢陳平出奇計凡六奇史記下天下六漢高舍陳平之污行而取六奇之妙算恩澤誠布濩祝曰布濩布散也漢賦布濩閎澤樊曰權須非惟濟之多布濩之○濩音護嚚頑已蕭勺樊曰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又武王克商分魯公以殷民六族中有蕭氏長勺氏祝曰前漢蕭勺群慝注蕭勺皆樂名韶勺蕭勺即韶勺也○勺音酌告成上云亭韓曰封禪書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云亭二山名也考古垂矩矱愈韓曰矱度也楚辭求矩矱之所同

同是詞家發矱之小司○矱音約前堂清夜吹東第良晨酌第一作亭池蓮折秋房院竹翻夏籜正封五狩朝恒岱孫曰禮記書五載一巡狩者謂五年一巡狩恒北岳岱東岳○恒胡登切三畋宿楊柞樊曰禮記天子無事歲三畋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長楊五柞漢二宮名在盩厔縣樊曰長楊五柞作柞此○柞音昨農書乍討論孫曰農書雜說之書漢藝文志有農家書九百一十四篇馬法長懸格愈孫曰漢武帝時有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格發也○格音各一音洛零下收新息韓曰新息縣名屬汝州晚吳元濟叛憲宗元和十二年裴度以宰相為淮西宣慰處置使李愬夜入蔡州擒元濟陽生過京索今鄭州滎陽有京縣索亭京索門此地也漢陳勝吳廣起兵楚漢戰京索之間也一陽生謂冬至爾牛時寢訛韓曰詩爾牛來思或寢或訛訛動也正封洪曰新息以下四句舊注曰七封今本亡之孫曰詩或息或訛訛動也我僕或歌咢之孫曰詩或歌或咢比於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咢帝載彌天地孫曰帝載帝功也書咨帝之載是也彌滿也臣辭劣螢爝爝炬火洪曰勞今本誤作勿為詩安能詳庶用存糟粕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君之所讀古人之糟粕已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八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九

律詩

題楚昭王廟

孫曰昭王名軫楚平王子以魯昭公二十七年即位在位二十七年[illegible]宜城[illegible]州[illegible]東[illegible]十[illegible]楚王廟[illegible]井井東[illegible]推草屋一區每歲十月民相率祭其前與此詩合

丘墳滿目衣冠盡（墳一作墳）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

宿龍宮灘

樊曰灘不詳所在詩意則公自陽山徙掾江陵與張功曹俟命于郴而作

浩浩復湯湯（音商）灘聲抑更揚（補注魯直云退之裁聽水句尤見工所謂浩浩湯湯抑更揚者非安容寢夜卧飽聞此聲安能周旋妙處如此耶）奔流疑激電驚浪似浮霜夢覺燈生暈（孫曰暈日月旁氣暈亦然○暈于郡切）宵殘雨送涼如何連曉語只是說家鄉（蔡本作一半是思鄉）

叉魚招張功曹

集注周官以時籍魚鄭玄云以杈刺泥中取之張功曹署也公與署俱自御史出為南方縣公連州陽山署郴州臨武以順宗即位赦俱徙掾江陵公法曹署工曹公於是出嶺至郴與署俱候新命于郴而作其後公在江陵祭李郴州有去投叉魚之短韻觀斷蝦而欒秀哉新命於齒湯賁新辨於能候此其證也

叉魚春岸闊此興在中宵大炬然如晝長舡縛似橋深窺沙可數（所矩切）靜撓水無搖（撓進舡也本音鐃又北孟切）刃下那能脫（刃一作手）波間或自跳中鱗憐錦碎當目訝珠銷（樊一作聚）迸火逃翻近驚人去暫遙（一作暫）竟多心轉細得雋語時囂（孫曰左傳得雋曰克雋謂擊獲置直也雋作不作）潭罄知存寡舷平覺獲饒（孫曰舷舡邊也○舷音賢饒多也與後同○潭罄切）交頭疑湊餌（湊凑也）駢首類同條（孫曰同條同罪也）濡沫情雖密（樊曰莊子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登門志已遼（孫曰辛氏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不能上上則為龍故云登龍門謂登此龍門也韓曰後漢李膺傳登龍門注江海大魚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志字一本作事）盈車欺故事（孫曰列子詹何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汎其叢）飼犬驗今朝（孫曰黃魚詩脂膏兼飼犬）

以魚飼犬（樊曰杜子美黃魚詩脂膏兼飼犬○飼音伺）血浪凝猶沸腥風遠更飄蓋江煙冪冪（冪冪深貌○冪莫狄切）迴棹影寥寥（迴一作掉）獺去愁無食（祝曰獺水狗也○獺他達切）龍移懼見燒如棠名既誤（韓曰左傳隱公五年如棠觀魚書公矢魚于棠非禮也棠魯地名）釣渭日徒消（樊曰史記呂尚年老以魚釣奸周西伯西伯出獵果遇於渭之陽載與歸立為師）文客驚先賦篙工喜盡謠（篙工撐舡師也○祝曰選篙工楫師○篙音高）膾成思我友觀樂憶吾僚（孫曰吾僚謂張功曹）自可捐憂累何須強問鴞（孫曰賈誼鵩賦曰問於子服余去何之楚人命鴞曰服不祥鳥也○鴞音梟）

李員外寄紙筆

韓曰公貶陽山過郴州遇李使君明年以黃柑遺李李寄以紙筆公作此詩以謝其後宗郴州

李使君文上包黃柑而致與使紙筆之貺賀謂此也樊曰柳子厚在永州亦有謝尚書寄郴筆之作郴豈出筆耶

題是臨池後韓曰張芝伯英善草書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寸紙不韋誕仲將謂之草聖分從起草餘孫曰漢制尚書郎掌天子制詔起草禁中兔尖針

莫並兔尖謂筆繭淨雪難如韓曰繭多繭紙也顏之推事求真興而書刑部繭紙稱之建中初日本使者真興能獻方物興能善書其紙似繭而澤人莫識○繭吉典切莫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樊曰虞卿著虞氏春秋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世此公所以自比也

次同冠峽樊曰公有同冠峽詩與此詩凡二章皆起陽山時作故一云同冠峽念嶠一本無心思嶺北也文同冠峽也今作次巫冠峽

今日是何朝天晴物色饒饒多也落英千尺墮孫曰暮春英落花遊絲百丈飄孫曰遊絲蛛絲泄乳交巖脈孫曰泄乳泉水懸流揭浪標揭音竭又桀揭二音無心思嶺北猿鳥莫相撩

張署詩祝注曹本有此詩按公集贈張十一工曹署詩頗多而署詩絶不可見可見者惟此篇故錄之

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歸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官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鵩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直下共歸田

答張十一功曹張署見上

山淨江空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孫曰篔簹竹名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寸或相去一丈廬陵界中有之祝曰其竹則篔簹蘇林榮韓曰郭璞江賦其枝篔簹實榮有叢○篔音云簹音當躑躅初開艷艷花孫曰羊躑躅花名末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補注任子淵云斗覺詩中健語也前輩多使之詩有此句東坡詩黃待斗覺羅浮薄少游詩斗覺酌壯後山詩斗覺文字生清新

郴州祈雨祝曰桂陽郡即今之郴州古之郴縣史記項羽徙義帝長沙郴縣是也公時在州作此○郴音琛

乞雨女郎魂孫曰女郎神名炰羞絜且繁孫曰炰炙也詩炰鼈○炰音包音庵廢開雝鼠叫孫曰雝雅鼠狀如蝠飛而且乳亦名飛生神降越巫言孫曰史記漢武帝令越巫立越祝祠越巫者越國之巫也韓曰越巫立祠天神上帝百鬼以雞卜事亦見史記旱氣期銷蕩陰官想駿奔孫曰陰官冥官駿疾也書駿奔走執豆籩行看五馬入洪曰古樂府云五馬立踟躕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右騑漢制九卿秩中二千石亦右騑太守有功德者亦秩中二千石乃有右騑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東方朔外傳郡守駟馬乘一馬行春劉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為史柳景元兄弟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常以五馬自隨立五馬坊五馬亭載於圖記蕭颯已隨軒韓曰後漢鄭弘為淮陰太守政不煩苛天旱行春隨車致雨

湘中酬張十一功曹集注湘水名湘中即謂郴州郴在江南西道於古為湘地公與張十一去年出貶中君謫郴州下州即謂郴也公府自東州來張峽公與郴與之共離郴也故詩意及焉

休垂絶徼千行淚（祝曰徼謂邊徼前漢南至牂牁爲徼注謂以木石水爲界○徼音叫○絶字一本作越）共泛清湘一葉舟今日嶺猿兼越鳥可憐同聽不知愁

郴口又贈二首

（郴口見上注樊曰張芸叟嘗謫于郴又離郡有詩略云歸舟已屬張公子別酒空煩李使君正引用此意張公子見公此作李使君則見公祭郴州李使君文）

山作劒攢江瀉鏡（攢衆也攢音欑）扁舟斗轉疾於飛（孫曰斗轉如星斗之轉）迴頭笑向張公子（張署）終日思歸此日歸

雪颭霜翻看不分（颭職琰切雪一作雲）雷驚電激語難聞沿崖宛轉到深處何限青天無片雲（青一作清）

題木居士二首

（樊曰張芸叟木居士詩序云耒陽縣北沿流二三十里鼇口寺即退之所題木居士在焉元豐初縣令禱旱與雨折而薪之今所事者乃寺僧刻而更爲之予過而感焉云云）

火透波穿不計春根如頭面幹如身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爲神詎比溝中斷（孫曰爲神謂祀以爲神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尊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遇賞還同爨下餘（孫曰後漢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人名焦尾琴云）朽蠹不勝刀鋸力（韓曰論語朽木不可雕也）匠人雖巧欲何如

晚泊江口（自陽山還過湘中作下詩同）

郡城朝解纜（謂解纜舟索樊曰解纜即前郴口詩所謂扁舟斗轉疾於飛者也○纜音濫）江岸暮依村二女竹上淚（韓曰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竹即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孤臣水底魂（樊曰史記屈原仕楚懷王爲上官大夫所讒王怒不悟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雙雙歸蟄燕（蟄藏也）一一叫群猿（叫呼也）迴首那能語（能一作聞）空看別袖翻

湘中（樊曰公此詩謂屈原也）

猿愁魚踊水翻波（踊一作躍）自古流傳是汨羅（樊曰賈誼弔屈原賦云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顔師古注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曰汨羅縣曰羅縣名屬長沙郡此帶汨水沿汨西北去縣三十里有屈潭即屈原自沈處祝曰汨水長沙汨羅淵屈原所沉之水○汨音覓）蘋藻滿盤無處奠（奠一作薦）空聞漁父叩舷歌（祝曰舷船舷也韓曰屈原有漁父篇其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云云○舷音賢）

別盈上人（韓曰盈即盈上人也居衡山中院見柳集公自陽山迴至衡湘與盈別去祝融乃衡山五峯之一也）

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

喜雪獻裴尚書（孫曰尚書名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自荊南行軍司馬爲本鎮節度使以功加吏部尚書）

公時爲其府法曹參軍作此詩獻之

宿雲寒不卷春雪墮如㩜孫曰㩜下物竹器○㩜所宜切騁巧先投隙潛光亂入池潛一作半喜深將策試策杖也驚密仰簷窺自下何曾汙樊曰揚子自下者人高之增高未見危孫曰子曰高而不危比心明可燭拂面愛還吹妬舞時飄袖韓曰張衡舞賦裾似飛燕袖如迴雪欺梅併壓枝樊曰陳子良春雪詩欲知梅將柳故落早春中地空迷界限砌滿接高卑浩蕩乾坤合霏微物象移爲祥矜大熟爲一作驗匝澤荷平施匝一作布已分年華晚猶憐曙色隨氣嚴當酒暖換一作灑急聽窻知補注邵氏聞見錄云荊公嘗以力去陳言誇末俗可以無諸賢精神退之然其詠雪則云惜閒火賊將策勳何如雲屋聒那皆用退之句也去古人陳言以爲非用古人陳言乃爲是耶照耀臨初日玲瓏滴晚澌○澌流水也澌音斯聚庭看嶽聳樊曰嶽山高也掃路見雲披陣勢魚麗遠孫曰桓五年左氏鄭人爲魚麗之陣魚麗者如魚貫之狀韓曰兵法有魚麗陣○麗音離書文鳥篆奇韓曰書序鳥跡因而遂造書謂之字孫曰書有八體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以書旛信謂之鳥篆縱歡羅豔點孫曰點美貌列賀擁熊螭孫曰熊螭將士履弊行偏冷孫曰史記東郭先生久待公車貧寒衣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門扃臥更羸孫曰大雪積地丈餘時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爲賢舉爲孝廉悲嘶聞病馬嘶一作鳴浪走信嬌兒童體靜愁煙絕絲繁念鬢衰擬鹽吟舊句樊曰世說謝太傅寒雪內集公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授簡慕前規樊曰謝靈運雪賦曰梁孝王遊於兔園雪下授簡於司馬大夫曰抽子祕思騁子斯詞爲我賦之捧贈同燕石孫曰賦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實有客聞而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甓不異公言此者以自慚其詩多慙失所宜

春雪

樊曰沈存中云杜子美詩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語相反而意新退之雪詩舞鏡鸞窺沼行天馬度橋蓋效此體

看雪乘清旦看一作觀無人坐獨謠孫曰爾雅徒歌曰謠拂花輕尚起落地暖初銷已訝凌歌扇韓曰晉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芳姿歌之因以爲名班婕妤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云云○又見陳子良詠雪云光映妝樓月花承歌舞扇還一作風凌一作陵來伴舞腰灑篁留密節孫曰叢竹曰篁密一作半著柳送長條著直略切入鏡鸞窺沼孫曰鸞窺沼則如入鏡馬度橋則如行天行天馬度橋偏堦憐可掬滿樹戲成搖江浪迎濤日風毛縱獵朝孫曰江風毛皆以喻雪弄閒時細轉爭急忽驚飄城險疑懸布孫曰襄十年左氏偪陽人啟門秦堇父登之雪陟城上其人懸布如此砧寒未擣綃綃生絲○綃音消莫愁陰景促夜色自相饒一作夜月

聞梨花發贈劉師命

韓曰公集有劉生詩云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師命蓋陽山時客也樊曰此詩贈師命云欲將君去醉如何曰而梨花下不今月相遠唐歸順則與劉醉於花下

矣皆陽山詩也

桃蹊惆悵不能過（孫曰史記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蹊一作溪　惆一作悃）紅艷紛紛落地多聞道郭西千樹雪欲將君去醉如何

春雪間早梅（間一作映）

梅將雪共春彩艷不相因逐吹能爭密排枝巧妬新誰令香滿座獨使淨無塵芳意饒呈瑞寒光助照人玲瓏開已徧點綴坐來頻那是俱疑似須知兩逼真熒煌初亂眼浩蕩忽迷神未許瓊華比（孫曰詩尚之以瓊華乎而　瓊華美玉名其色光華故曰瓊華）將從玉樹親（孫曰楊雄甘泉賦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瞵㻞目漢武帝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先期迎獻歲（韓曰楚詞獻歲發春）更伴占茲辰（辰一作晨）願得長輝映輕微敢自珍

梨花下贈劉師命（注見前聞梨花發贈下）

洛陽城外清明節百花寥落梨花發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熳開正月

和歸工部送僧約（集注歸登字沖之順宗爲太子時侍讀及即位超拜給事中遷工部侍郎僧約荊州人劉夢得亦有贈別約師詩略云約荊州人市井生而雲鶴性）

早知皆是自拘囚不學因循到白頭汝既出家還擾擾何人更得死前休（得一作向）

入關詠馬（韓曰公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入藍關作）

歲老豈能充上駟（孫曰史記孫武謂田忌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上駟良馬也）力微當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驤首（驤思良切　驤低昂也）牽過關門忘一鳴（忘字舊本作妄是）

早春雪中聞鶯（洪曰北地春晚方聞鶯此詩蓋南遷時作也）

朝鶯雪裏新雪樹眼前春帶澁先迎氣侵寒已報人共矜初聽早誰貴後聞頻暫囀那成曲孤鳴豈及辰風霜徒自保桃李詎相親寄謝幽棲友辛勤不爲身

木芙蓉（孫曰水生者爲水芙蓉木生者爲木芙蓉　爾雅曰菡萏芙蓉也此所謂水芙蓉也）

新開寒露叢遠比水間紅（孫曰水間紅即菡萏　間一作邊）艷色寧相妬嘉名偶自同採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補注古詩云涉江採芙蓉故名採江楚詞云搴芙蓉兮木末故云搴木洪曰或作採江秋節晚搴木古祠空又作秋江官渡晚搴木古祠空皆後人妄改耳搴作騫亦非是）須勸勤來看（須勸一作願得）無令便逐風

題張十一旅舍三詠

樊曰公自陽山與張十一從掾江陵道經郴州而作以其詠井云賈誼宅中今始見知之

榴花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間時見子初成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 絳赤色英花也

井

賈誼宅中今始見 孫曰括地志云賈誼宅在長沙縣南四十步湘水記云賈誼宅中有一井是誼所穿之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 樊曰水經注云長沙縣西有陶侃廟傳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穿杜詩長懷賈傅井依然 葛洪山下昔曾窺 孫曰葛洪字稚川其井在今郴州 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暍死時 祝曰前漢夏大旱民多暍死注云中暑而死○暍音謁

蒲萄

新莖未徧半猶枯高架支離倒復扶 到或作倒 若欲滿盤堆馬乳 孫曰蜀本圖經本草蒲萄注子有似馬乳者若字一本作君 莫辭添竹引龍鬚

峽石西泉

孫曰此詩舊本以次張十一旅舍三詠後盖永貞元年道郴陽之荊而行

居然鱗介不能容 韓曰周禮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 石眼環環水一鍾聞說旱時求得雨秪疑科斗是蛟龍 孫曰爾雅科斗蝦蟆子

梁國惠康公主挽歌二首

孫曰公主憲宗長女始封普寧後封永昌元和二年下嫁于季友及卒追封梁國公主謚曰惠康今作涼國誤

定謚芳聲遠 謚即惠康 移封大國新 封即梁國 巽宮尊長女 孫曰易巽為長女 台室屬良人 孫曰季友之父頔為相故云台室良人季友也 河漢重泉夜 孫曰史記秦始皇葬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昔墓中為之重泉九泉也 梧桐半樹春 孫曰梧桐半生半死半樹春者以言公主死而季友存爾 龍轜非厭翟 祝曰轜喪車名前漢儀此以轜車 孫曰周禮王后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所乘○轜音而厭於陟切翟丁歷切 還輾禁城塵 輾轉也之輦切○ 秦地吹簫女 樊曰列仙傳秦穆公女字弄玉時有簫史善吹簫弄玉好之公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鳳凰來止其屋一旦夫妻皆隨鳳凰飛去 湘波鼓瑟妃 樊曰屈原遠遊云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二女謂二妃堯之女也 佩蘭初應夢 韓曰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以是為而子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曰蘭 奔月竟淪輝 孫曰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常娥竊而奔月是為嫦娥娥字合作竟 夫族迎魂去宮官會葬歸 從今沁園草 孫曰沁水公主漢光武皇帝女竇憲女弟為皇后憲恃宮掖勢以賤直奪公主園沁園者沁水公主園也○沁七鴆切 無復更芳菲

和崔舍人詠月二十韻

崔羣字敦詩元和間為中書舍人 樊曰韋絢劉公嘉話錄夢得語云韓十八愈謂李二十六程曰崔大羣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然公集有與崔羣書贈崔大補闕詩至是又有和篇未嘗不說及文章也嘉話非誤耶 韓曰公時以職方員外郎下遷國子博士故其落句云獨有虞庠客無由拾落萁意謂職在虞庠去堯階遠矣

三秋端正月（孫曰端正月謂中秋月）今夜出東溟對日猶分勢（孫曰謂月初出時）騰天漸吐靈未高蒸遠氣半上霽孤形赫奕當躔次（孫曰躔次日月所行之次）虛徐度杳冥長河晴散霧（孫曰長河天漢）列宿曙分螢（祝曰前漢郎官上應列宿○宿音秀）浩蕩英華溢蕭疎物象泠池邊臨倒照簷際送橫經花樹參差見皐禽斷續聆（孫曰詩鶴鳴于九皐皐澤也皐禽謂鶴也）牖光窺寂寞砧影伴娉婷（祝曰娉婷和色也杜詩赤節引娉婷○娉普丁切婷徒寧切）幽坐看侵戶閑吟愛滿庭輝斜通壁練彩碎射沙星清潔雲間路空涼水上亭淨堪分顧兎（韓曰楚詞厥利維何而顧兎在腹顧兎月中兎也）細得數飄萍山翠相凝綠林煙共暮青（冪音覓）過隅驚桂側當午覺輪停（孫曰午夜半）蜀思摛霞錦（孫曰摛舒也○摛丑知切）追歡聳鰾餅（孫曰鰾青白色○鰾普沼切）郡樓何處望（孫曰謝朓有宣城郡樓中望月詩郡樓即謂宣城郡樓也）隴笛此時聽右掖連台座（韓曰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重門限禁扃（孫曰易重門擊柝以待暴客）風臺觀滉瀁（滉一作沉音晃）冰砌步青熒（祝曰熒眩耀○熒音螢）獨有虞庠客（韓曰禮記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孫曰庠者虞時學名公爲國子博士故云虞庠客也）無由拾落蓂（孫曰白虎通曰日曆得其分則蓂莢生於階間蓂莢者樹名月一日一莢生十五日畢十六日一莢去三十日畢亦見帝王世紀）

詠雪贈張籍

（樊曰此詩或云自松篁遭挫抑以下等語專以譏時相故結以其意謂張籍曰惟子能諳識諸人得語哉又曰莫須相躡知傳示及援拔其有所謝也舊矣）

秖見縱橫落寧知遠近來飄颻還自弄歷亂竟誰催座暖銷那怪池清失可猜坳中初蓋底（孫曰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坳地窊下也○坳於交切）垤處遂成堆（孫曰垤蟻冢韓補注劉貢父云歐陽永叔與韓論此詩以隨車翻縞帶逐馬散銀盃爲不工而以坳中初蓋底垤處遂成堆爲勝且謂未知韓意否○垤徒結切）慢有先居後（慢特也）輕多去却迴度前鋪瓦隴（尾塍）奔發積牆隈（隈牆曲也發一作奔發本）穿細時雙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坎陷也）集早值層臺（層級也）砧練終宜搗階紈未暇裁（紈素）城寒妝睥睨（孫曰睥睨城上女牆○睥四詣切睨研計切二字合從土作埤垸）樹凍裊莓苔片片勻如剪紛紛碎若挼（挼以手摩物○挼乃禾切又奴禾切）定非燖鵠鷺（燖湯中瀹肉○燖徐廉切）真是屑瓊瑰（祝曰瓊瑰石次玉詩瓊瑰玉佩孫曰鵠鷺瓊瑰皆取其白色補注王氏學史云詩文以瓊爲赤玉比見人詠白物多用之韓愈雪詩真是屑瓊瑰又今朝踏作瓊瑤跡別有所瑤豈用之不審也○瑰姑回切一作瓌）緯繣觀朝萼（孫曰楚詞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也萼花一作蕚○緯音徽繣音畫）冥茫矚晚埃（矚視也音燭）當窗恒凜凜（凜一作懍）出戶即皚皚（祝曰皚皚霜雪白貌選積雪之皚皚○皚五來切）壓野榮芝菌（芝菌一作菌芝菌實土上英○菌巨隕切堅字一作）傾都委貨財（委棄也）娥嬉華蕩瀁（孫曰娥恒娥也恒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恒娥竊之奔月宮草月色）胥怒浪崔嵬（孫曰晉五子胥吳春秋曰吳王賜子胥劍子胥遂伏劍而死王乃取其尸盛以鴟夷投之江子胥）

因隨波揚沉成澇岸蹢蹴來往崖嵬峩高貌磧迥疑浮地祝曰磧水渚之有石前漢下磧壘之

紙注磧疊沙石之貌也○磧七迹切雲平想輾雷隨車翻縞帶孫曰襄二

十九年左氏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縞白色○縞音杲逐馬散銀盃萬

屋慢汗合孫曰漫汗混合貌猶言廣大也○慢音瞞汗音寒千株照

曜開松篁遭挫折折一作抑糞壤獲饒培隔絕門

庭遽其虛切擠排陛級纔祝曰史記擠排莊助貫日孫曰擠僅也言僅有陛級有爾

豈堪裨岳鎮孫曰岳五岳鎮大山也周禮其山鎮曰云云是也裨益也強欲效鹽

梅隱匿瑕玼盡穿曰左氏瑾瑜匿瑕包羅委瑣該委瑣細也誤雞

宵呢喔孫曰呢喔雞聲雞誤以爲明故呢喔也祝曰晏良游呢喔○呢音尼喔音屋驚雀暗

徘徊浩浩過三暮悠悠帀九垓孫曰垓極也九州之極處曰垓祝曰

風俗通十兆曰經十經曰垓國語天子之田九垓以食兆民○垓音該鯨鯢陸死骨玉石

火炎灰孫曰書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陸死骨灰皆以喻雪之狀如此厚慮填溟壑

高愁撥斗魁撥刺也指也至也韓曰揚子雲甘泉賦比極之嵺峥孫曰斗斗第一至四爲魁日輪埋欲側坤軸壓將頹張曰博物志地有三千六

五茅七爲撰○撥音鉢

百軸岸類長蛇攪一岸類一作似攪一作擾○攪劃也陵猶巨象豗

也豗音灰水官誇傑黠孫曰水官玄冥之屬木氣怯胚胎孫曰木氣春氣

胚胎初兆也孕婦至一月日胚胎○胚鋪盃切胎湯來切著地無由卷連天不易

推他回切龍魚冷蟄苦虎豹餓號哀巧借奢豪便

專繩困約災威貪陵布被陵一作凌光肯離金罍孫曰

詩我姑酌彼金罍罍酒器以金爲飾之有雲雷之象因名罍罍一作雜賞玩捐他事歌謠放

我才狂教詩硉矹硉勒沒切矹五忽切○硉矹豪放貌興與酒陪鰓

祝曰選潘岳射雉賦之陪鰓注鰓奮怒貌○鰓蘇來切或作鰓鳥羽張貌惟子能諳耳諸

人得語哉助留風作黨勸坐火爲媒雕刻文刀

利搜求智網恢莫煩相屬和傳示及提孩

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見寄

樊曰王二十舍人王涯也公赴江陵途中寄王二十補闕即其人涯公之同年友至是爲中書舍人以詩來寄或云王仲舒非也仲舒召爲中書舍人時公正在袁州末幾出觀察江西公尚在袁爲作新修滕王閣記則此非仲舒明矣

三日柴門擁不開堦庭平滿白皚皚今朝蹋作

瓊瑤跡孫曰詩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瓊瑤美玉也爲有詩從鳳沼來鳳沼

鳳凰池也韓曰亦伯王中書郎詩云躍龍鳳池揮翰果宸宴又荀勗自中書遷尚書令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王時爲中書故云補注從字一本作仙非是苕溪漁隱曰改從作仙則失詩題見寄之意沼一作沼亦非

送侯喜

韓曰公長慶元年有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之什此詩豈同時作歟喜時爲國子主簿公爲祭酒故云長官也

已作龍鍾後時者韓曰賈誼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者取其謂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持也懶於街裏蹋塵埃如今便別長官去直

到新年衙日來孫曰衙謂請謁上官

學諸進士作精衛銜石填海

孫曰山海經炎帝之女名曰女娃游于東海溺而不反化爲鳥名曰精衛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東

海樊曰任昉述異記炎帝女溺死東海化為精衛自呼其名每銜西山木石填東海一名誓鳥一名冤禽一名志鳥一名帝女雀

鳥有償冤者終年抱寸誠孫曰寸誠微誠也口銜山石細心望海波平渺渺功難見渺渺海大貌區區命已輕人皆譏造次孫曰語曰造次必於是注云急遽苟且造次猶言不量力也我獨賞專精豈計休無日休止也惟應盡此生何慙刺客傳孫曰史記有刺客傳記曹沫荊軻聶政等不著報讎名著執略切

醻振武胡十二丈大夫

樊曰胡十二胡証也傳云河東人元和九年党項屢擾邊証以儒而勇由諫議大夫選拜振武軍節度使道河中時姚宗儒為帥証以州民入謁因話舊亦云宗儒鎮河中証建節赴振武過河中時有制揭百姓歡詩云詩書入京國旌節過鄉關州里榮之此公詩所以有頻縣令敬鄉人之句一本題中無丈字

傾朝共羨寵光頻半歲遷騰作虎臣孫曰詩矯矯虎臣言如虎之猛弩矢前驅煩縣令孫曰前漢司馬相如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一本作攷孫暫停牌杜撰里門先下敬鄉人韓曰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責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自如固當延謝罷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橫飛玉盞家山曉飛盞遠蹀金珂塞草春孫曰蹀蹀行貌蹀蹀行春也祝曰梁詞欲踐蹀而日進○珂苦何切蹀音牒自笑平生誇膽氣不離文字鬢毛新孫曰此公自謂也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迴

盧四名汀字雲夫公時為考功郎中作洪曰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長郎中員外御史遺補相呼為院長上可兼下下不可兼上唯御史相呼為端公然退之呼盧庫部為曹長張功曹為院長則上下亦通稱也

天仗宵嚴建羽旄孫曰仗器也天仗謂天子儀衛嚴凝也羽旄以鳥羽為旌旗也周禮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是也春雲送色曉雞號謂黎明也金鑪香動螭頭暗孫曰唐會要曰漢栢梁殿災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則降雨遂作像于屋以厭火災亦作螭字言香煙之盛至螭頭皆暗也蔡曰唐制起居郎舍人分侍左右夾香案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即坳處時號螭頭見百官志玉佩聲來雉尾高孫曰雉尾翦名天子出則御者持之引於庭上殿高宗有雉之擇儀章服多用翟羽故有雉尾襲衆服之高宗也樊曰唐制人君舉動必以翦雉尾障翦四小團雉尾扇四方雉尾翦十二見儀衛志戎服上趨承北極孫曰北極帝庭儒冠列侍映

東曹韓曰諸文武兩班也太平時節身難遇郎署何須歎二毛孫曰漢武故事曰武帝輦過郎署見顏駟尨眉皓髮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老是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以為會稽都尉左氏不禽二毛二毛黑白相半樊曰潘安仁秋興賦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

寒食直歸遇雨唐本篇云元和十年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歸作宿

寒食時看度孫曰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春遊事已違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不見紅毬上孫曰劉向別錄曰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鞠與毬同毬者以紅皂為之那論綵索飛孫曰古今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為戲以習輕趫者綵索即謂此鞦韆之戲也惟將新賜

火（樊曰周官司爟氏仲春以木鐸巡火禁于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後此乃以介子推焚死人至時一月寒食不敢煙爨東漢周舉爲太原始變其俗三日而止孫曰周禮季春出火即賜火也）向曙著朝衣（著直略切）

送李六協律歸荊南（孫曰李協律翔也公嘗量移爲江陵法曹參軍故此詩首言曾遊處云）

早日羇遊所春風送客歸柳花還漠漠江鷺正飛飛（補注高齋詩話云退之詩江鷺正飛飛蓋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飛飛）賓僚遂使非（孫曰賓僚謂故時同僚使謂荊南節度）宋亭池水綠（韓曰杜子美詩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荊州即江陵也公昔在江陵寒食出遊有宋玉邊庭不見人之句）莫忘蹋芳菲

題百葉桃花（韓曰知制誥時作）

百葉桃花晚更紅臨窻映竹見玲瓏（朧一作瓏）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集注應劭漢官儀曰尚書入直臺廨中給伯史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薰以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天上謂內庭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寓直禁掖故云）

春雪

新年都未有芳華二月初驚見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

戲題牡丹（樊曰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前史無說牡丹者惟謝康樂集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初不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奉使回至汾州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興私第至德中馬僕射領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幸自同開俱隱約何須相倚鬬輕盈凌晨併作新妝面對客偏含不語情雙燕無機還拂掠游蜂多思正經營長年是事皆拋盡今日欄邊暫眼明

盆池五首（洪曰劉貢父云退之古詩高卓至律詩雖可稱善要有不工者老翁真箇似童兒此真諧語爲戲耳或云盆池詩有天工如拍岸才添水數瓶一夜青蛙鳴到曉非意到不能作也）

老翁真箇似童兒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鳴到曉（韓曰漢書顏師古注蛙似蝦蟆而長腳其色青）恰如方口釣魚時（方口地名一作坊）

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種已齊生從今有雨君須記（有雨一作雨灑）來聽蕭蕭打葉聲（葉荷葉）

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蟲無數不知名忽然飛散無蹤影（飛一本作分）唯有魚兒作隊行

泥盆淺小詎成池夜半青蛙聖得知（孫曰盆池初成青蛙已至故如聖也聖一作聽）一聽暗來將伴侶不煩鳴喚鬬雄雌（韓曰漢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蝦蟆鬬孫曰言不煩雌雄鳴喚相和也）

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纔添水數瓶且待夜深

乘月去，試看涵泳幾多星。（涵泳，游泳也。樊曰：此聯妙語也，蘇內翰有涵星研，取此意云）

芍藥

（樊曰：謝朓直中書省云「紅藥當階翻」，公嘗和席八舍人云「紛紛看紅藥」，至是知制誥直禁中，故亦有此）

浩態狂香昔未逢，紅燈爍爍綠盤龍。（孫曰：紅燈以喻其花，綠盤龍以喻其葉）覺來獨對忽驚恐，（蔡本作情驚恐）身在仙宮第幾重。

和虢州劉給事使君三堂新題二十一詠 并序（孫曰：開元中，岐薛等五王遞爲此州，作三堂，後刺史馬燧改作，遂有名於世。三堂者，取曰字堂之部）

虢州刺史宅連水池竹林，往往爲亭臺島渚，（孫曰：水中有山曰島，小洲曰渚，渚，洲也）目其處爲三堂。劉兄自給事中出刺此州，在任逾歲，職修人治，州中稱無事，頗復增飾，從子弟而遊其間，又作二十一詩以詠其事，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余與劉善，故亦同作。

新亭

湖上新亭好，公來日出初。水紋浮枕簟，瓦影蔭龜魚。

流水

汩汩幾時休，（孫曰：說文汩，水流也。祝曰：淮南子「混混汩汩」。○汩，于筆切，又音骨）從春復到秋。秖言池未滿，池滿強交流。

竹洞

竹洞何年有，公初斫竹開。洞門無鎖鑰，俗客不曾來。

月臺

南館城陰闊，東湖水氣多。直須臺上看，始奈月明何。

渚亭

自有人知處，那無步往蹤。莫教安四壁，面面看芙蓉。（芙蓉，荷花）

竹溪（唐本作渚前亭）

藹藹溪流漫，（漫，一作慢）梢梢岸篠長。（篠，細竹也。祝曰：宋玉笛賦「奇篠異簳」。○篠，先鳥切）穿沙碧簳淨，（簳，古旱切）落水紫苞香。

北湖

聞說游湖棹，尋常到此迴。應留醒心處，準擬醉時來。

花島

蜂蝶去紛紛，香風隔岸聞。欲知花島處，水上覓紅雲。

柳溪

柳樹誰人種行行夾岸高行胡郎切莫將條繫纜纜船索○纜力感切著處有蟬號著直略切

西山

新月迎宵掛晴雲到曉留為遮西望眼終是懶迴頭

竹逕

無塵從不掃有鳥莫令彈若要添風月應除數百竿

荷池

風雨秋池上高荷蓋水繁未諳鳴摵摵祝曰摵摵唷唐聲羅盧子諒太湖風方葉零落出秋興賦摵摵以羅落公詩又有摵摵井梧疎更殞之句○摵音索那似卷翻翻

稻畦

扎布畦堪數孫曰扎布者如八卦分布畦畦塍塍○數所矩切扎布一本作卦買枝分水莫尋魚肥知已秀秀穗也鶴沒覺初深

柳巷

柳巷還飛絮春餘幾許時吏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

花原一作源

源上花初發公應日日來丁寧紅與紫慎勿一時開

北樓

郡樓乘曉上盡日不能迴晚色將秋至長風送月來

鏡潭

非鑄復非鎔泓澄忽此逢泓烏宏切魚鰕不用避秖是照蛟龍

孤嶼

朝遊孤嶼南祝曰嶼水中洲也謝靈運亂流趨孤嶼○嶼音敘暮戲孤嶼北所以孤嶼鳥與公盡相識

橋

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君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祝曰廣韻作造也吳人以作為佐

梯橋

作似上青冥青冥青霄初疑躡菡萏菡萏荷花自無飛仙骨欲度何由敢孫曰橋如梯狀故云

月池

寒池月下明新月池邊曲若不妬清妍却成相映燭

遊城南十六首（樊曰遊城南十六首未必一日所作編者集之云爾）

賽神（孫曰賽謂報賽字本作塞漢書郊祀志云冬塞禱祀賽讀韓王殺牛塞禱是也今作賽〇賽先代切）

白布長衫紫領巾（巾一作帔）差科未動是閑人麥苗含穟桑生葚（孫曰穟秀也與穗同葚桑實詩食我桑黮懷我好音黮即葚字〇葚食荏切）共向田頭樂社神

題于賓客莊（孫曰于頔字允元元和八年爲太子賓客 樊曰公作此詩時頔死矣故其落句云云）

榆莢車前蓋地皮（集注釋木云榆莢榆錢爾雅云白枌 車前草名釋草云一名芣苢一名馬舄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又陸璣云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〇車尺遮切）薔薇蘸水筍穿籬（孫曰薔薇花名蘸水謂垂在水中）馬蹄無入朱門跡縱使春歸可得知（春歸謂春到也）

晚春

草樹知春不久歸（草樹草木也 一本作草木）百般紅紫鬬芳菲楊花榆莢無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飛

落花

已分將身著地飛（分扶問切）那羞踐踏損光輝（輝一作無端）又被春風誤吹落西家不得歸

楸樹 二

幾歲生成爲大樹一朝纏繞困長藤誰人與脫青羅帔看吐高花萬萬層

幸自枝條能樹立（幸自一作自幸）何煩蘿蔓作交加（孫曰蘿女蘿蔓草名詩蔦與女蘿爾雅云一名兎絲）傍人不解尋根本却道新花勝舊花

風折花枝

浮豔侵天難就看清香撲地可遥聞（撲弼角切 可字一本作只 又一本云故折花枝將贈君）春風也是多情思故揀繁枝折贈君（故字一本作將）

贈張十八助教（孫曰張十八籍也時爲四門國子助教）

喜君眸子重清朗（韓曰籍嘗病眼故云 樊曰籍亦有詩云三年病眼今年校）携手城南歷舊游忽見孟生題竹處相看淚落不能收（孫曰公與孟郊嘗遊此有城南聯句在集中至是郊死矣郊以元和九年八月卒）

題韋氏莊（樊曰城南韋曲在唐最盛名與杜陵相埒當時語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子美贈韋贊善詩所謂時論同歸尺五天是也時莊已衰矣故公所題詩語如此）

昔者誰能比今來事不同寂寥青草曲散漫白榆風架倒藤全落籬崩竹半空寧須惆悵立（寧一作知 惆一作相）翻覆本無窮

晚雨

廉纖晩雨不能晴（廉纖細雨也一本作晩雨廉纖不能晴）池岸草間蚯
蚓鳴投竿跨馬蹋歸路纔到城門打鼓聲（門一作閑）

出城

暫出城門踏青草遠於林下見春山應須韋杜
家家到（韋杜見上注）只有今朝一日閑

把酒

擾擾馳名者誰能一日閑我來無伴侶把酒對
南山（對一作謝）

嘲少年

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乞與人物也○乞音氣）秖知閑
信馬不覺誤隨車

楸樹

青幢紫蓋立童童（孫曰幢幢童也蜀先主傳舍東南角有桑樹童童如小車蓋童童浪
盛貌○幢傳江切）細雨浮煙作綵籠不得畫師來邈取（邈寫
也○邈莫角切一本作貌取）定知難見一生中

遠與（一作遣與）

斷送一生惟有酒尋思百計不如閑莫憂世事
兼身事須著人間比夢間

贈同遊

補注此篇今諸本亡其辭而見於外集按舊本
文鳳析此於後或謂當在把酒下未詳姑載于

此以備十六章之詩

喚起窗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
情啼（洪曰魯直云吾兒時每哦此詩而了不解其意自出
峽來吾年五十八矣時春晚憶此詩方悟之喚起
催歸二禽名也古人於小詩用意精深如此況其大者乎孟
其學問淵源有五石六鷁之旨僧孺子期也喚起聲如人絡
絲負轉清亮偏於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補注復齋漫錄云
予嘗讀唐顧渚山茶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鸜鵒而色蒼每
至正二月作聲曰春起也三四月云春去也採茶人呼為
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說矣豫章不舉為證何耶）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九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illegible]

律詩

送李尚書赴襄陽八韻 得[illegible]

孫曰[illegible]宇友道荊州石首[illegible]和[illegible]月分[illegible]東道[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校[illegible]書爲[illegible]刺史[illegible]負郎均[illegible]使[illegible]林將[illegible]寬閬州刺史[illegible]部[illegible]遜其襄陽廷臣送者三十餘人分韻賦詩太常辭詩孟容爲之序韓曰按遜本傳任戶部侍郎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按襄州石本題名銜云薪校工部尚書李遜時遜蓋自尚書而出史略之

帝憂南國切 孫曰詩召伯之數明於南國南國謂南方之國 改命付忠良 孫曰先是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討吳元濟無功罷爲太子少保乃以遜爲節度故云改命忠良謂遜也 壤畫星搖動 孫曰壤畫謂分畫其土壤爲兩節度也九州之地皆有分星因陳畫故分星搖動也 旗分獸簇揚 孫曰周禮熊虎爲旗分賜也旗分謂分賜之以旌旗獸即熊虎之屬。簇音族 五營兵轉肅 孫曰後漢張奐率五營士圍竇武自殺五營士謂禁旅韓曰五營謂所部五州 千里地還方 韓曰孟子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控帶荊門遠 飄浮漢水長 賜書寬屬郡 戰馬隔鄰疆 縱獵雷霆迅 觀棋玉石忙 風流峴首客 峴山名在襄陽樊曰晉羊叔子登峴山從事鄒湛曰公名當與此山俱傳首客謂湛也○峴胡典切 花艷大堤倡 大堤地名在襄陽韓曰[illegible]王融爲襄陽郡聞諸女歌因爲詞曰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曲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 富貴由身致 誰教不自強

和席八十二韻

樊曰席八或以爲席藥非也當是席夔按唐登科錄席夔以貞元十年進士劉公嘉話公韓十八初服席十八舍人爲詞嘉話以席八爲席十八唯元微之和樂天詩有云尋傷掌誥班其下莠去去年闍席八殁而完撰雲路友識評劉禹得語去與呂化光論制誥而鄒席舍人爲疑以知席八爲席夔也明矣公以元和十一年與之同掌誥故有倚市吹竽之句十二年夔卒

絳闕銀河曙 絳闕丹闕 東風右掖春 韓曰應劭漢官儀中書爲右曹衙西掖孫曰正門之兩旁曰掖 官隨名共美 花與思俱新 綺陌朝 孫曰綺謂阡陌如綺繡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阡陌謂經路也閒暇也 遊閒 孫曰唐官典儀曰尚書郎入直供青縑白綾被直宿直也韓曰又漢內臣卧青綾被 綾衾夜直頻 橫門開日月 高閣切星辰 切近也 庭變寒前草 天銷霽後塵 溝聲通苑急 柳色壓城勻 綸綍謀猷盛 孫曰[illegible]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綸綍大索○綸音倫綍音弗 丹青步武親 芳菲含斧藻 孫曰揚子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文者也 光景暢形神 傍砌看紅藥 孫曰樊曰謝朓中書省詩云紅藥當階翻藥芍藥也席八爲舍人故公有此句 巡池詠白蘋 孫曰柳惲爲吳興太守有江南曲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詩意以席比柳惲也 多情懷酒伴 懷一 餘事作詩人 作法 倚市難藏拙 韓曰漢書貨殖傳刺繡文不如倚市門市字一本作 吹竽久混真 樊曰韓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者而濫於三百人中作王以吹竽食祿後王即位曰寡人之好竽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乃逃 坐慙空自老 江海未還身 孫曰自倚市以下公自謙也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孫曰相公名元衡元和二年十月自門下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樊曰元衡以元和八年三月自西川節度使拜相公此篇與所和孔雀皆元衡拜相後追和其鎭蜀時作

早晚飛來入錦城 錦城成都 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艷聲

大安池

韓曰唐長安有大安宮有大安亭而大安池未詳嚴見豈安樂公主所鑿定昆池耶安樂公主中宗女景龍中請昆明為私沼中宗不予主怒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詩所謂當年欲占春者以此耳

公主當年欲占春 當年一作年常 故將臺榭壓城闉 音因

欲知前面花多少 韓注少字一本作數按閣本作多少字據與古今十倍矣 直到南山不屬人

晚春

誰收春色將歸去 將歸去一本作慢將去 慢綠妖紅半不存 妖一作夭

榆莢只能隨柳絮等閑撩亂走空園

大行皇太后挽歌詞　三首

韓曰書昭云大行者不反之辭天子皇后崩未有謚故稱大行皇太后謚王氏憲宗之母順宗之后

一紀尊名正 韓曰順宗在東宮冊王氏為良娣及即位將立為后會病篤而止憲宗永正元年八月受禪立為太上皇后元和元年五月尊為皇太后十一年三月崩永正元年歲在丁酉至是丙申十二年矣故云一紀 三時孝養榮 孫曰禮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日中及暮此謂三時也 ○養[illegible]切

高居朝聖主 韓曰朝聖主謂為聖主所朝也 厚德載羣生 韓曰易坤厚德載物是生物也

武帳虛中禁玄堂掩太平 孫曰齊謝朓敬皇后哀冊文曰翠帝舒皇玄堂啓扉玄堂山陵

秋天笳鼓歇 韓曰十一年八月葬豐陵謚莊憲叔天謂此八月也 ○笳音加 松柏徧山鳴

威儀備吉凶文物雜軍容配地行新祭 孫曰漢光武以中元元年上文帝母薄太后曰高皇后配食地 因山託故封 孫曰漢文帝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皇后今葬豐陵故云故封

鳳飛終不及 孫曰列仙傳蕭史教秦穆公女弄玉吹簫作鳳鳴鳳凰來止其屋一旦隨鳳凰飛去 劍化會相從 孫曰晉雷煥為豐城令掘獄得雙劍送一與張華自留其一華曰此干將也莫邪安在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子華持劍經延平津忽於水中化為兩龍各長數丈韓曰公然合之論此其王介甫曰此非君臣所宜言近於讀也後漢順宗崩公故云謂近乎瀆也

無復臨長樂 孫曰叔孫通傳惠帝東朝長樂宮長樂宮時皇太后所居宮名

空聞曉暮鍾 曉暮鍾一本作昭曉鍾

追攀萬國來警衛百神陪 警衛警言警蹕也 畫翣登秋殿 韓曰世本云周制以王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集韻羽扇以障風塵也孫曰禮喪服大記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注云漢制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方兩角高衣以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 ○翣所甲切

容衣入夜臺 孫曰容衣謂死者生時衣服也韓曰三輔故事云容衣藏於陵寢五色畫之於絲絹而垂之以為帳容衣蓋謂此也陸士衡挽歌送子長夜臺夜臺謂閉墓無復見明也 韓曰雲

隨仙馭遠風助聖情哀只有朝陵日粧奩一暫開 韓曰漢明帝謁原陵見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裝具左右皆泣奩與匳同音廉

廣宣上人頻見過

韓曰廣宣蜀僧有詩名元和中住長安安國寺白樂天所云廣宣上人詔許居安國寺紅樓院以詩供奉是也宣有詩紅樓集唐藝文志又有宣與令狐楚唱和一卷劉夢得集中亦有因呈廣宣上人二詩其在中都與公數往來無足怪也

三百六旬長擾擾（補注曰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不衝風雨即塵埃久為朝士無裨補（裨音卑補字一作補）空愧高僧數往來（數音朔）學道窮年何所得吟詩竟日未能廻天寒古寺遊人少紅葉窻前有幾堆

閑遊二首

（補注曰公時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雨後來更好繞池徧青青柳花閑度竹菱葉亂穿萍（菱字一作荍亂字一作故）獨坐殊未厭孤斟詎能醒（醒音星）持竿至日暮幽詠欲誰聽

茲遊苦不數再到遂經旬（到一作至經一作踰）萍蓋汚池淨藤籠老樹新林鵰鶚鳴訝客（鵰鶚一作鳥）岸竹長遮隣子雲祇自守（補注曰揚子雲傳安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雄方草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奚事九衢塵（補注曰三輔舊事長安城中八街九陌）

酬馬侍郎寄酒

（補注曰馬侍郎名摠字會元扶風人孫曰以子厚曹溪大鑒碑考之摠以元和八年廣帥嶺南十年名尚留鎮其召入為刑部侍郎則十一年也明年兼御史大夫副裴度宣慰淮西）

一壺情所寄四句意能多秋到無詩酒其如月色何

和侯協律詠筍

（補注曰侯協律喜也或云公貴寧以譏時相自得時乃張王至此蛇首掀掀大抵言其挾勢植黨苞藏姦慝之狀如此豈李逢吉之黨耶是時裴度欲討蔡逢吉引其黨令狐楚蕭俛等沮之公亦坐牛李相惡自中書舍人降右庶子）

竹亭人不到新筍滿前軒乍出真堪賞初多未覺煩成行齊婢僕環立比兒孫驗長常攜尺愁乾屢側盆對吟忘膳飲偶坐變朝昏（偶坐一作偶對）滯雨膏腴濕驕陽氣候溫得時方張王（補注曰張王盛貌左氏傳張必）（弃小鬬太元經用事者王注張音帳王音旺）挾勢欲騰騫（騫一作騫）見角牛羊沒看皮虎豹存攢生猶有隙（攢音攢）散布忽無根詎可持籌算誰能以理言（以一作與言者非）縱橫公占地羅列暗連根狂劇時穿壁群強幾觸藩（補注曰易大壯羝羊觸藩羸其角藩籬也）深潛如避逐遠去若追奔始訝妨人路還驚入藥園萌芽防覆大覆載莫偏恩已復侵危砌非徒出短垣身寧虞瓦礫（礫音歷）計擬掩蘭蓀且歎高無數庸知上幾番短長終不校先後竟誰論外恨苞藏密（補注曰苞藏包藏也）中仍節目繁暫須廻步履要取助盤飧穉穉疑翻地（覆如兩切）森森競塞門戈矛頭戢戢（戢戢多貌）蛇虺首掀掀（掀音軒）婦懦咨聊揀兒癡謾盡髡侯生來慰意（意一作我）詩句讀驚魂屬和才將竭呻吟至欲䐢（䐢日出貌○䐢他孔切呻吟也）

過鴻溝

韓曰漢高帝四年項羽與漢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東爲楚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乃止孫曰鴻溝在滎陽東二十里此詩公從裴晉公平蔡入汴過鴻溝作也此下皆隨晉公伐蔡詩

龍疲虎困割川原孫曰龍虎以喻劉項川原即謂鴻溝也億萬蒼生性命存誰勸君王迴馬首孫曰勸謂良平所勸見題注眞成一擲賭乾坤

送張侍郎孫曰元和十二年張賈初自兵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侍郎又一本作侍御

司徒東鎮馳書謁孫曰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節度使韓弘爲司徒九月以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東鎮謂宣也馳書謂己持書往謁弘也丞相西來走馬迎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走馬迎謂己送馮迎度也兩府元臣今轉盛孫曰元大也兩府卽謂弘度一方逋寇不難平

贈刑部馬侍郎韓曰總本傳元和四年爲安南都護八年徙桂管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十二年裴晉公平蔡奏總爲副詩故及之

紅旗照海壓南荒孫曰總爲嶺南節度舉召爲刑部侍郎故云壓南荒也徵入中臺作侍郎韓曰漢官尚書爲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中臺一作臺中非也暫從相公平小寇樊曰晉公微時庭名一日策蹇上天津橋有二老人語曰蔡州何時得平忽見公愕然曰須待此人爲將僕聞其語以告公曰見我危鍾故相戲耳事見唐庚駢剽談錄蔡州然待公後平天津老人亦異矣便歸天闕致時康

和裴相公東征途經女几山下作樊曰女几山在河南府福昌縣三十四里白樂天云晉公出討淮西過女几山下題詩云待平賊壘報天子莫指仙山示武夫而公此詩和云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其後果如所言

旗穿曉日雲霞集一作雜山倚秋空劍戟明一共士曰人云以我之旗況彼雲霞以彼之山況我劍戟詩家謂之興變舞鳳格敢請相公平賊後暫攜諸吏上崢嶸

鄖城晚飲贈副使馬侍郎馮宿李宗閔二員外孫曰元和十二年四月吳元濟鄖城守將鄧懷金以城來降七月以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使以刑部侍郎馬總兼御史大夫充副使以鄖城爲行蔡州公以右庶子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皆兼侍御史爲判官書記○鄖音匽又一本侍郎下有及字

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韓曰蔡未平數月前吳武陵白峽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顚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黑相交武陵告公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畢其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矣見新傳幕中無事惟須飮卽是連鑣向闕時韓曰說文云鑣馬銜也○鑣悲嬌切

別留後馬侍郎韓曰蔡平裴度留總蔡州知彰義軍節度使留後公此詩所以別也

爲文無出相如右樊曰相如司馬相如也漢武帝擢居左右時淮南王安善爲文詞帝其尊重之每爲報書及賜常召相如等視草乃遣謀帥難居郤縠先孫曰僖二十七年左氏晉

文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〇郤音隙縠音斛歸去雪銷溱洧動補注溱洧二水名溱在河南洧在鄭勳流也西來旌旆拂晴天孫曰言趣行〃召歸故去其西來

同李二十八夜次襄城孫曰李二十八名正封次舍也襄城汝州縣名

周楚仍連接川原乍屈盤雲垂天不暖塵漲雪猶乾印綬歸台室旌旗別將壇樊曰印綬歸台室謂裴度復入爲宰相旌旗別將壇謂馬總留蔡爲留後欲知迎候盛騎火萬星攢

同李二十八負外從裴相公野宿西界樊曰公與李正封從晉公十一月二十八日自蔡入朝十二月十六日至自蔡則知癸年過襄城矣寫向何見

四面星辰著地明著直略切散燒煙火宿天兵不關破賊須歸奏自趁新年賀太平

過襄城見前詩注

郾城辭罷過襄城樊曰郾城屬蔡州晉公行營蔡州始所屬襄城則汝州也〇郾音偃潁水嵩山刮眼明孫曰潁水嵩山皆在洛陽界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

宿神龜招李二十八馮十七樊曰汝州有神龜驛臺按九域志開皇初建李謂正封馮謂宿也一本馮十七作馮八

荒山野水照斜暉啄雪寒鴉趁始飛夜宿驛亭愁不睡李來相就蓋征衣

次峽石韓曰峽石陝州縣名去潼關爲近故可隱約見之

數日方離雪今朝又出山試憑高處望隱約見潼關

和李二十八司勳連昌宮樊曰李正封也連昌宮在河南壽安縣之二十九里按志高宗顯慶三年置秋詩落句云天疑爲明皇所作而元微之連昌宮辭大槩亦詠明皇帝故云開元中曹冀之耳公從晉公平淮西回過壽安而作一本闕去和李司勳過連昌宮

夾道疎槐出老根高甍巨桷壓山原甍莫耕切宮前遺老來相問今是開元幾葉孫

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孫曰潼關在華州華陰縣閤老卽謂華州刺史也公嘗有送張爲華州詩補注閣史補云兩省相呼爲閣老

荊山已去華山來孫曰史記黃帝鑄鼎荊山下荊山在漢馮翊懷德縣華山大華也在華陰縣東樊曰荊山在襄之南章此云與華山相次則河南之荊山也按志在壽安縣南三十五里日照潼關四面開照一作出面一作翁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迴親一作新李漢云書作親公

次潼關上都統相公孫曰元和十年正月加宣武軍節度使韓弘守司徒九月以弘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

暫辭堂印執兵權孫曰執兵權謂爲都統也即盡管諸軍破賊年冠蓋相望催入相待將功德格皇天孫注書曰在太甲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桃林夜賀晉公

樊曰桃林書武成所謂放牛于桃林之野舊爲陝州縣名天寶初改爲靈寶縣

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兼相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以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處置使門下侍郎平章事裴度可本官賜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百戶韓曰除命在十二月壬戌其年十二月丙辰朔則壬戌其月七日也實以其月十六日方至自蔡則前所除命盡在公未入朝之前故公此詩夜賀晉公於桃林也

送李員外院長分司東都

李員外正封樊曰從裴相出征凡三員外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及還宿遷比部郎中宗閔遷駕部郎中知制誥獨正封至是猶曰李員外正封無傳不能詳也

去年秋露下羇旅逐東征祝曰羇旅寓也周禮以旬飛侍羇旅孫曰謂十二年八月征吳元濟時○羇許宜切今歲春光動驅馳別上京孫曰謂十三年春李分司東都上京京師也飲中相顧色送後獨歸情兩地無千里孫曰兩地謂東京因風數寄聲

晉公自蔡州入覲途中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因和之

一本題云晉公破賊回重拜台司以詩示幕中賓客愈奉和

南伐旋師太華東樊曰桃林在太華之東謂桃林也○華胡化切天書夜到冊元功將軍舊壓三司貴孫曰將軍謂淮西宣慰使三司所謂三公也相國新兼五等崇韓曰書列爵惟五注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也度封晉國公故云鵷鷺欲歸仙仗裏孫曰鵷鷺謂幕中諸僚熊羆還入禁中營韓曰書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孫曰度東征以神策軍三百人衛從熊羆謂此禁旅也長慙典午非材識孫曰典司午馬也公爲行軍司馬故云典午以蜀降將晉文王爲魏相下書譙周周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八月也八月文王果崩識字一本作職得就閑官即至公

獨釣四首

樊曰二章云坐厭親刑柄爲刑部侍郎時作釣字一本作酌

侯家林館勝孫曰侯家謂公侯之家偶入得垂竿曲樹行藤角平池散芡盤芡音儉羽沉知食快快一作厭緡細覺牽難緡絲約聊取夸兒女榆條繫從鞍

一逕向池斜池塘野草花雨多添柳耳水長減蒲芽坐厭親刑柄親刑見題注坐厭一作厭坐偷來傍釣車太平公事少吏隱詎相賒韓曰選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皆言吏隱也詎豈也賒放也

獨往南塘上秋晨景氣醒露排四岸草風約半池萍約假也鳥下見人寂魚來聞餌聲所嗟無可召不得倒吾缾

秋半百物變溪魚去不來風能坼芡觜露亦染梨顋一本風能作風稜露亦作霜液皆舊所改云遠岫重疊出寒花散

亂開所期終莫至日暮與誰迴

枯樹

老樹無枝葉風霜不復侵腹穿人可過皮剝蟻還尋寄託惟朝菌孫曰莊子朝菌不知晦朔朝菌大芝也天陰則生糞上見日則死○菌巨隕切依投絕養翁猶堪持改火樊曰論語鑽燧改火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改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未肯但空心

元日酬蔡州馬十二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什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以蔡州留後馬摠檢校工部尚書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使十三年元日有詩寄公五月以摠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使陳許溵蔡觀察等使十四年元日公以此詩酬之

元日新詩已去年蔡州遥寄荷相憐今朝縱有誰人領自是三冬不敢眠冬一作峯

同侯十一詠燈花祝曰侯喜字叔起行十一或曰此詩極似少陵

今夕知何夕韓曰詩綢繆云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暖那肯待春紅黄裏排金粟黄字一本作黄又一作星或曰黄裏事出漢書黄屋注天子居以黄繒爲蓋裏云云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孫曰西京雜記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韓曰杜詩燈花何太喜來報主人公翁

祖席得前字樊曰世傳此二詩公爲王涯作涯字廣津元和初其甥皇甫湜對策忤權相涯因是貶虢州司馬徙爲袁州詩云宜春即謂袁州也

祖席洛橋邊孫曰公時分司東都故云洛橋邊也親交共黯然孫曰江淹別賦黯然銷魂者別而已野晴山簇簇霜曉菊鮮鮮書寄相思處盃銜欲別前孫曰銜盃漱醪淮南知不薄韓曰漢武帝召汲黯爲淮南太守黯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南字一作陽終願早迴船

又得秋字一云傷秋

淮南悲木落孫曰楚詞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淮南謂淮南王安也此本宋玉之詞今云淮南恐誤今我亦傷秋今一作而況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韓曰是陸士衡赴洛詩羈旅遠遊宦榮華今異路風雨苦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遊樊曰此詩公自謂其後云兩詩何處好就中何處佳何處惡

送鄭尚書赴南海得來字祝曰鄭尚書名權事在集

番禺軍府盛祝曰番禺廣州屬縣前漢尉佗所都歲會番禺注卽今之廣州樊曰舊唐史志南海郡漢番禺縣武德四年置廣州番山州東三百步禺山在北一里○番音潘禺音愚欲說暫停盃蓋海旂幢出連天觀閣開衙時龍戶集韓曰南部新書長安有龍戶見水色則知有龍或引出但瓶魚而已上日馬人來韓曰後漢馬援討尋邑還以不能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蠻呼爲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風靜鶢鶋去祝曰

鶢鶋海鳥左氏祀爰居選海鳥鶢鶋避風而至樊曰國語海鳥曰鶢鶋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也夫廣川之鳥獸常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鶢音爰鶋音居

官廉蚌蛤迴（樊曰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多珠寶先時宰守貪穢珠徙交阯嘗到官易前弊珠復還）貨通師子國（韓曰師子國在南海中刹袤二千餘里國史補云師子國舶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去公）樂奏越王臺（樊曰越王南越王趙佗也佗初行南海尉事漢十一年立爲南越王孫曰臺在州城西北三四里越字一作武）事事皆殊異無嫌屈大才

答道士寄樹鷄（祝曰樹鷄木耳之大者）

軟濕青黃狀可猜欲烹還喚木盤迴煩君自入華陽洞（韓曰茅君內傳大天之內有玄中之洞六十三所第八曲向山之洞曰金壇華陽之天）直割乘龍左耳來（樊曰乘龍左耳取譬也）

韓一　一五

左遷至藍關示姪孫湘

集注漢時依上古法朝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藍關即秦之嶢關在今藍田縣北字北渚按酉陽雜俎云韓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謝曰某有一藝因指階前牡丹曰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韓試之乃擁窠若根七日花發色白黃歷綠每朵有一出詩字色紫乃公出關時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終不願仕青瑣高議云湘公姪落魄不羈公勉之學乃笑作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曰汝能奪造化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二朵葉間有小金字乃詩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貶潮陽途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向花上之句乎公詢地名即藍關嗟嘆命筆續成全篇題此詩也二說互不同公遺詩有徐州贈族姪云自言有奇術探妙知天工意若指此東坡有冬日牡丹詩云使君要見藍關詠須清韓郎爲染根則是亦引用酉陽雜俎事墨闇錄云公此詩仁且有禮非志仁義者不能也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州路八千（孫曰元和十四年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佛骨事帝大怒將抵死持示宰相崔羣裴度羣度乃言愈忠輒少寬假以來諫諍帝解乃貶潮州刺史州字一本作陽）欲爲聖明除弊事（弊一作木）肯將衰朽計殘年（一本作豈於衰暮計殘年又一本作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見題注）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曰左傳秦使蹇叔之子從晉師蹇叔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

武關西逢配流吐蕃（孫曰唐志武關在商州商洛縣之東樊曰公謫潮州自藍田入商洛於武關西見作）

韓一　一六

嗟爾戎人莫慘然（戎一作胡）湖南地近保生全（地近一作近地）我今罪重無歸望直去長安路八千

次鄧州界

潮陽南去倍長沙（樊曰漢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長沙潭州在唐隸江南西道而潮陽在嶺南距長安八千里故曰倍去）戀闕那堪又憶家心訝愁來惟貯火（惟一作誰）眼知別後自添花商顏暮雪逢人少（商顏商州）鄧鄙春泥見驛賒（樊曰前漢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注商山之領譬人之領頷也鄧鄙鄧州鄙邊也賒遠也韓曰威公九年楚子使道朔將巴客聘於鄧鄧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早晚王師收海嶽（孫曰時征東平李師道至二月賊平）普將雷雨發萌芽

題臨瀧寺

（樊曰臨瀧潮州縣名唐武德四年置正觀之八年省志云孫曰東南人謂湍為瀧瀧音雙）

不覺離家已五千仍將衰病入瀧船潮陽未到人先說（人一作先 无說一作先聞說）海氣昏昏水拍天（水一作浪）

晩次宣溪辱韶州張使君惠書叙別酬以二章

韶州南去接宣溪（補注筆墨閒錄云潮州以後詩最哀深次宣溪絕句等詩絕有味 洪曰韶州今本作潮州非是）雲水蒼茫日向西客淚數行先自落（先一作元）鷓鴣休傍耳邊啼（孫曰鷓鴣鳥名以[illegible]飛南飛）

兼金安足比清文（孫曰孟子饋兼金一百鎰 兼金美金 韓曰選王僧達答顏延年詩誦以連周旋回以代兼金 主兼金最好金也 安字一作那）白首相隨愧使君俱是嶺南巡管内（孫曰潮韶二州皆屬嶺南節度）莫欺荒僻斷知聞

題秀禪師房

橋夾水松行百步竹牀莞席到僧家（祝曰莞草叢生水中圓可以織席 孫曰詩下莞上簟 莞丸還切 牀一作林 洪曰牀是）暫拳一手支頤臥（頤一作頭）還把漁竿下晩沙（把一作釣）

將至韶州先寄張使君借圖經

曲江山水聞來久（孫曰曲江韶州縣名 洪曰此詩及下至韶州留別詩皆自潮移袁道中作）恐不知名訪倍難願借圖經將入界亦逢佳處便開看

過始興江口感懷（孫曰韶州始興郡大曆十四年四月起居舍人韓會以罪貶韶州刺史公隨會而遷時年十歲至是貶潮州道過始興所謂感懷也）

憶作兒童隨伯氏（孫曰伯氏謂會也詩曰伯氏吹塤 樊曰公復志賦云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即此也）南來今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

韶州留別張使君（孫曰公量移袁州故云留別）

來往再逢梅柳新（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州三月至潮州十月量移袁州十五年正月至袁州其往來比下於韶皆梅柳新時也故云）別離一醉綺羅春久

欽江總文才妙（韓曰陳後主欲以江總為太子詹事孔奐曰趨文華之人太子何藉於總 孫曰總字總持以譬張也）自歎虞翻骨相屯（樊曰虞翻仕吳為騎都尉數犯顏諫諍孫權不能堪坐徙丹陽涇縣後又徙交州當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海隅 孫曰翻字仲翔以喻己也）鳴笛急吹催落日（催一作爭）清歌緩送感行人（清一作嬌）

已知奏課當徵拜（孫曰課治狀也）那復淹留詠白蘋（蘋[illegible]）（事見和席八詩注）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先以詩相賀因酬之（韓曰此量移命初下之時相贈荅也）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韓曰公至潮州以表

哀謝帝譴辛臣曰惟得愈表因思其所詠大是愛我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七月羣臣上尊號大赦天下乃量移爲袁州刺史
北望詎令隨塞鴈 孫曰左太沖蜀都賦曰鳥旦至候鴈銜蘆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鴻鴈之屬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故公自言不如此塞鴈得北向也樊曰蘇武使匈奴留匈奴中漢求武等歸如前言武死漢使復至常惠教之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如其言責單于單于謝曰實在於是得還
南遷纔免葬江魚 韓曰屈原被讒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曰寧赴常流而葬江魚腹中乃作懷沙之賦負石投汨羅而死
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 孫曰語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起發也言子夏能發明己意
暫欲繫船韶石下 孫曰韶石在韶州西江縣靈屯嶺高百仞廣圓五里兩石對峙相去一里小大略等似雙闕上有虞舜廟樊曰郡國志云舜登此奏韶樂繫船一本作寄船
上賓虞舜整冠裾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
孫曰元和十四年六月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御史中丞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時公來起袁州樊曰袁隸江南西道公自袁還朝行次石頭而作是詩按水經注贛水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在豫章郡此豫章郡洪州也
憑高迴馬首 一本作試回首
一望豫章城人由戀德泣 由一作猶
馬亦別羣鳴寒日夕始照風江遠漸平 風江一作楓江又一作江風
默然都不語應識此時情

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公有女爲尼在江州
孫曰蕭郎中名存字伯誠穎士之子與公兄會厚善公自少爲存所知及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存諸子皆前死有一女爲尼公爲經紀其家西林即江州廬山寺也江州一作汝州

中郎有女能傳業 韓曰蔡中郎邕女名琰字文姬興平中天下喪亂爲胡騎所獲曹操痛邕無嗣以金璧贖之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記憶否曰昔亡父賜書四千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
伯道無兒可保家 樊曰鄧攸字伯道爲河南太守永嘉末以石勒之亂負妻而逃擔其兒及其弟子綏恐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只亦棄其兒而逃曰幸而得存後當有子過江仕終尚書右僕射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偶到匡山曾住處 孫曰廬山亦名匡山
幾行衰淚落煙霞 補注趙璘因話錄所載公詩與此略異今錄于此遊廬山過蕭金部山居中郎有女能傳業伯道無人可主家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灑煙霞

自袁州除官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樊曰諸本以隨州爲隋州案安與隨相鄰皆在淮南安陸則安州也安州去隨纔九十又與隋皆隸淮北此安陸而寄隨州則道里爲便若自袁還京至安州而先寄詩隨州則道里何遶也公詩曰行行指漢東左傳云漢東之國隨爲大此非隋遶而何周員外謂君巢也隨又一作隋亦非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 孫曰宣四年左氏鬭伯比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在安陸東南
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題廣昌館 樊曰館在今隋州棗陽壽鄉
白水龍飛已幾春 樊曰王莽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

水眞人光武南陽白水人也張衡東京賦我世祖乃龍飛白水 偶逢遺跡問耕人 孫曰光武之昌祖舂陵節侯買本封舂陵今永州元帝時徙南陽乃號舂陵在今隨州逢字一作尋遺字一作蹤 丘墳

發掘當官道 孫曰當官道言無所畏忌也道字一作路 何處南陽有近親 韓曰建武十五年詔下州縣檢覈田畝光武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不能對顯宗爲東海公在幄後言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

又寄周隨州員外 周隨州見上注

陸孟丘楊久作塵 孫曰貞元中公佐戎汴州陸長源孟叔度丘潁楊凝及公與周皆在幕中至是陸孟丘楊四人者死矣 同時存者更誰人 樊曰元和四年公分司東都有送李正字歸湖南序云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爲四人至作此詩時又一年矣李氏父子存否莫詳因此詩而知其存者獨公與周耳 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圭救病身 孫曰周好金丹服餌之術柳子厚集中有答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是也 樊曰公詩及此而或者遂謂公晚年惑金石藥且引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公卒以長慶四年其三年誌李干墓方且歷疏以藥敗者六七以爲世誡今乃不爲此爲上而徒去滿邪

醉中留別襄州李相公 樊曰李謂逢吉也舊史元和九年拜中書舍人十一年拜相尋出爲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移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公自袁召還過襄陽作也留別一作上別

濁水汙泥清路塵 孫曰曹子建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汙泥公以自喻清路塵以喻逢吉也 還曾同制掌絲綸 韓曰公元和十一年正月爲中書舍人而逢吉以其年二月自舍人拜相故云唐曰制誥襄陽李尚書詩石本名銜云中書舍人李逢吉若工郎中知制誥韓愈 眼穿長訝雙魚斷 韓曰選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雙魚書也 耳熱何辭數爵頻 樊曰楊惲書云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 銀燭未銷窗送曙 銷一作殘 金釵半醉坐添春 補注許彥周云退之詩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乃知賦梅花不獨宋廣平 知公不久歸鈞軸 孫曰逢吉果以長慶二年三月入爲兵部尚書尋再當國 應許閑官寄病身

去歲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乘驛之官其後家亦譴逐小女道死瘞之層峯驛之山下今過其墓留題驛梁 孫曰去歲謂十四年也是歲正月公自刑侍貶潮州一月至商州層峯驛女拏卒年十二葬驛南山下今自袁州召還過墓○一本題上有題驛梁三字下無留題驛梁四字

數條藤束木皮棺草殯荒山白骨寒驚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衆知難 舁音余 繞墳不暇號三帀 樊曰禮記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帀音作匝 設祭惟聞飯一盤 韓曰荊楚歲時記琴楚祭子推文云餔一盤醴酪二盂清泉甘水充君之廚 致汝無辜由我罪百年慚痛淚闌干 闌干淚多貌

賀張十八秘書得裴司空馬 樊曰張籍有謝裴司空寄馬詩裴亦有詩答籍李絳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張賈皆有詩賀之公亦有此作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籍得一馬而諸公爭爲之詠若此誠以其人耶張裴詩附于後孫曰賀字當作和

司空遠寄養初成 孫曰元和十四年四月以裴度爲河東節度使十五年九月以度守司空裴寄謂自河東寄籍 毛色桃花眼鏡明 孫曰爾雅馬黃白雜毛曰駓注云今桃花

爲也頗延之構白馬賦曰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眼鏡言兩眼如鏡也落日已曾交轡語春
風還擬並鞍行長令奴僕知飢渴須著賢良待
往情孫曰謂其良馬當以賢良之性待之旦夕公歸伸拜謝孫曰詩以有旁求兮然以裴公歸兮公歸者謂度然自河東歸是朝廷也免勞去騎逐雙旌

謝裴司空寄馬詩　張籍

綠耳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
廐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驚洪曰此聯劉貢父云詩人之詞隱而顯亦少哀也每被閑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騎行長
思歲且沙堤上得從鳴騶傍火城

荅張籍詩　裴度

蒲城騶逐皆來馬古寺閑行獨與君代步本
慙非逸足緣情何幸枉高文若逢佳麗從將
換莫共駑駘角出羣飛鞚着鞭能顧我當時
王粲亦從軍

杏園送張徹侍御

集注徹吏部侍郎韓雲卿之孫汴州開封尉愈之史杏園在長安城南曲江之西詩徹以殿中侍御史從張弘靖於幽州長慶元年迪侍御一本作侍郎非是

東風花樹下送爾出京城久抱傷春意新添惜
別情歸來身已病孫曰歸來謂歸自潮州相見眼還明更遣
將詩酒誰家逐後生孫曰更遣謂更令我將此詩酒於何處逐後生也

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潮州召爲國子祭酒以籍爲博士喜爲主簿長慶元年公既有此詩而籍亦有和篇惟喜之詩不傳矣今附籍詩于後

放朝還不報半路蹋泥歸祝曰樂天時亦和人公此詩末云仍聞放朝使君出到街頭正謂此也
雨慣曾無節雷頻自失威見牆生菌徧孫曰菌芝屬今之濕地生者
憂麥作蛾飛歲晚偏蕭索誰當
救晉饑孫曰左氏僖十三年晉薦饑乞糴于秦

酬韓祭酒雨中見寄　張籍

雨中愁不出陰黑盡連宵屋漏惟添滿泥深
未放朝無芻憐馬瘦少食信兒嬌聞道韓夫
子還同此寂寥

兵部張侍郎酬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
開緘之日馬已再領鄆州奉和

樊曰張侍郎賈也馬尚書揔也長慶初劉總上其鎮地詔總代刑部尚書馬揔爲天平軍節度使而召揔還揔辭大用之會總卒穆宗以鄆人附賴揔詔復還鎮遷檢校刑部尚書二本題作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來朝當路日承詔改轅時韓曰先見題注再領須句國樊曰須句鄆之東平也左傳僖公二十一年邾人滅須句杜預注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言揔再領鄆州○句音劬仍
遷少昊司韓曰月令秋之三月其帝少昊蓋揔主刑而揔加檢校刑部尚書故云暖風
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孫曰歸謂歸天平也鏑行三亦詩話云蔡天啓言嘗與張文潛

論韓翃五字警句文僧輩退之暖風抽宿麥清雨卷歸旗子厚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啾皆集中第一賴寄

新珠玉寄一作有長吟慰我思

早春與張博士籍遊楊尚書林亭寄第三閣老兼呈白馮二閣老 韓曰時白居易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馮宿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楊綰傳故事中書舍人年久當爲閣老公此詩樂天有和篇今附于後一本題中無博士二字又無寄第三閣老兼六字

牆下春渠入禁溝溝一作流渠冰初破滿渠浮鳳池近日長先暖韓曰荀勗自中書監尚書令曰奪我鳳凰池樣曰近日以喻近君也流到池時更不流蔡本作更見不

和韓侍郎題楊舍人林池見寄 白居易

渠水暗流春凍解風吹日炙不成凝鳳池冷暖君諳在二月因何更有冰

奉使常山次太原呈副使吳郎中 樊曰長慶元年七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田洪正以反三年二月詔雪廷湊罪復以爲節度使以公爲兵部侍郎宣慰其軍先是大予作此詩常山鎮州也即成德所治吳郎中名兵時以駕部郎中爲宣慰副使雪子西曰公諫然以蘆仲舒扣撰西梁與以張綱守當陵爭逵吉以韓愈使鎮州盧杞以顏魯公使李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然劣之史公出使嶺在二月而臺吉二月始召爲兵部尚書六月始代裴度爲指尽西大卿何地抑豈遠吉險邪遂以公出行爲其所中歎君子懸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此之謂也

朗朗聞街鼓即朗鼓聲晨起似朝時翻翻走驛馬春盡是歸期地失嘉禾處韓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太原即唐叔之國也風存蟋蟀辭孫曰晉國風有蟋蟀詩刺昭公之儉唐國後改爲晉故公詩引之辭字一作詩暮齒良多感無事涕垂頤

壽陽驛題絕句 韓曰壽陽太原屬邑

風光欲動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

鎮州初歸

別來楊柳街頭樹擺撼春風秖欲飛擺撼一作搖弄還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集注唐語林云退之二侍妾名柳枝絳桃初使王廷湊至壽陽驛絕句云不見園花兼巷柳馬頭惟有月團團蓋寄意二姝也歸柳枝逃去故鎮州初歸詩云去也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孫子陽爲予言近時壽陽驛發地得二詩石唐人跋云退之有情桃風柳二妓歸途聞風柳已去故云去後張籍祭退之詩云乃出二侍女非此二人耶

同張水部籍遊曲江寄白二十二舍人 樊曰張籍自國子博士遷水曹外郎白居易自主客郎爲中書舍人按長安志曲江在城南昇道坊以其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司馬相如賦云臨曲江之隑州即其所也劉𩑺云也本秦時隑州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居易和篇見此詩後世傳韓曰無往來之詩非也

漠漠輕陰晚自開青春白日映樓臺曲江水滿花千樹有底忙時不肯來

酬韓侍郎張博士雨後遊曲江見寄　白居易

小園新種紅櫻樹閑繞花行便當遊何必更
隨鞍馬隊衝泥踏雨曲江頭

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　張籍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
吏初宣勑當殿羣臣共拜恩日色遥分廊下
坐露華才出禁中園每年種此偏先熟願得
千春奉至尊

和水部張員外宣政衙賜百官櫻桃詩洪曰一本題作和張水部勑賜櫻桃詩

漢家舊種明光殿韓曰洛陽宮殿簿曰崇有明光殿翰音殿又曰顯陽殿前櫻桃六株含桃殿前並三株炎帝還書本草經孫曰神農本草云櫻桃味甘主調中益脾胃令人好顏色豈似滿朝承雨露共看傳賜出青冥香
隨翠籠擎初重一作到色照銀盤瀉不停後漢明帝月夜宴羣臣以赤瑛盤賜櫻桃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食罷自知無所報空然慚
汗仰皇扃

早春呈水部張十八員外　二首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遥看近却無最是一年
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一作煙花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無年少逐春心憑君先到

江頭看柳色如今深未深今一作金

送桂州嚴大夫孫曰長慶二年四月以嚴謨爲御史大夫充桂州觀察使公與白居易張籍皆有詩送其行

蒼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樊曰山海經云桂林八樹在賁隅東注云今番禺也桂林郡因取此以爲名居易詩云桂林無瘴氣柏署有清風籍詩云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皆謂此八字一作猶在存一作近一本又作森森八月桂茲樹在湘南江作青羅帶補注東坡云退之詩江作青羅帶子厚詩每上高山以飾鉛子瞻爲之對曰鬟透豈無羅帶水割也還有劍鋩山山如碧玉篸孫曰篸簪也臨髻貫斜口篸與簪同祖含切户多輸翠羽孫曰翠翡翠之羽也家自種黄甘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驂孫曰驂駕也假字一本作假

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見寄孫曰元和十四年三月以馬摠爲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十五年七月名其軍爲天平軍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一本題作奉酬天平馬十二僕射暇日言懷見寄之作

天平篇什外政事亦無雙威令加徐土儒風被
魯邦樊曰劉夢得天平軍節度使廳壁記惟鄆在春秋爲魯邦南句之國洎漢爲濟東盡爲貢兗州之域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邦而曰威令加徐土者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前漢以徐淮隸臨淮則徐亦魯也徐土魯邦字盡出詩常武閟宮之什云清爲公論重寬得士心降歲晏偏
相憶長謡坐北窻

奉使鎮州行次承天行營奉酬裴司空
相公

孫曰長慶元年七月鎮州衙將王庭湊反自稱留後八月以河東節度使裴度爲幽鎮兩道招撫使十月以度爲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二年二月詔雪庭湊罪以公爲宣慰使承天行營節度兵興也韓曰公之宣諭鎮州是行也衆皆危之元稹言於穆宗曰韓愈可惜上悔馳詔令毋遽入公卒至賊營麾其衆責之庭湊聽命出牛元翼之圍東坡爲公作潮州廟記所謂勇奪三軍之帥者以此

竄逐三年海上歸孫曰元和十四年謫潮州十五年召還此去竄逐三年者久之也逢公復此著征衣旋吟佳句還鞭馬恨不身先去鳥飛

鎮州路上謹酬裴司空相公重見寄注見前篇題下一本作奉酬

銜命山東撫亂師樊曰張籍祭公詩云將使平山東不言謀所臧再使盡諷說收恭與此使鎮州也自大行而東皆曰山東猶衡江以南皆曰江南也日馳三百自嫌遲風霜滿面無人識何處如今更有詩

和僕射裴相公感恩言志孫曰度守司徒淮南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李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樊曰裴詩張籍亦有和篇題曰和裴僕射移官言志詩有功成歸聖主位重委羣司之句云

文武成功後居爲百辟師林園窮勝事鍾鼓樂清時補注詩話云慶曆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使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賦詩云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每赴裴度會但云園林窮勝事鍾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擺落遺高論雕鐫出小詩自然無不可范蠡爾其誰韓曰史記范蠡事越王句踐既與深謀誅滅吳報會稽之恥句踐既以蠡稱大將軍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爲書辭句踐請從會稽之遊乃與其徒乘舟浮海以行川稱與大夫種書言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其字一本作爲

和僕射裴相公廻朝見寄韓曰二詩皆長慶二年作張籍集有酬裴僕射朝回寄韓吏部詩其末云惟憐有吏部詩酒每相同當此韓爲吏部在二年四月度罷相爲左僕射在六月前詩引范蠡事後詩云公今始暫閑皆罷相時意

盡瘁年將久補注詩或盡瘁事國公今始暫閑事隨憂共減詩與酒俱還放意機衡外收身矢石間秋臺風日迥正好看前山

和李相公題蕭家林亭樊曰李相公逢吉也蕭氏在唐最盛瑀嵩華復俛寘倣遘凡八葉宰相嵩第在城南布政坊寘第在城南永樂坊見長安志餘無所見

山公自是林園主孫曰襄陽郡山簡字季倫晉永嘉中爲襄陽守時山季習郁有佳園池簡每臨此池輒大醉而歸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何所往來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歎惜前賢造作時巖洞幽深門盡鏁不因丞相幾人知

杜相公太清宮十六韻紀事陳誠上李相公因和孫曰杜相公元穎也長慶元年二月拜相李相公逢吉長慶二年六月拜相太清宮玄元皇帝

廟也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降于丹鳳之通衢於是置玄元廟于大寧坊三年改爲太清宮每歲十月有事以爲當此詩謂長慶二年十月也

耒耜興姬國韓曰謂后稷教民稼穡而有天下孫曰后稷以農事開國故云耒耜興姬國也姬周姓輴欙建夏家孫曰尸子曰行塗以輴行險以欙輴亦曰毳毳者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泥欙亦曰梮梮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輴欙者蓋禹所水所乘之四載也樊曰書益稷載禹曰予乘四載孔子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欙○輴丑倫切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作橇音蕝欙力追切史記作橋漢書作梮音九足切在功

誠可尚於道詎爲華詎豈也樊曰言夏周之拙以功而興詎若唐李氏之先出自玄元於道爲華也象帝威容大孫曰老子吾不知其誰之子象帝之先此言象帝者即指玄元也仙宗寶曆賖賖遠也衛門羅戟槊孫曰衛防衛羅列也槊與矟同圖壁雜龍蛇圖畫也禮樂追尊盛乾坤降福遐四

真皆齒列樊曰天寶元年親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莊子爲南華真人文子爲通玄真人列子爲沖虛真人庚桑子爲洞虛真人是爲四真也二聖亦有差樊曰初太清宮成命工於太白山採白石爲玄元真像衮冕之服當扆南面玄宗肅宗真容侍立左右皆朱衣朝服陽月時之首孫曰爾雅曰十月爲陽十月爲冬時之首陰泉氣未牙牙萌牙也殿庭鋪水碧孫曰水碧水玉也碧玉名庭炬坼金葩紫極觀忘倦青詞奏不譁噌吰宮夜闢祝曰噌吰鐘聲相如曰聲噌吰而似鐘音二字音錚宏嘈囐鼓晨撾祝曰嘈囐鼓聲張衡東都賦奏嚴鼓之嘈囐撾擊也後漢禰衡爲漁陽摻撾○嘈才高切囐才曷切撾陟瓜切褻味陳奚取韓曰禮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味一作服名香薦孔嘉孔甚也垂祥紛可錄紛多貌錄一作綠俾壽浩無涯孫曰詩俾爾壽而昌貴相山瞻峻孫曰貴相貴近之相謂杜也詩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清文玉絕瑕孫曰瑕玉病也代工聲問遠孫曰書天工人其代之工官也攝事敬恭加孫曰攝事謂有事于太清宮杜爲宰相攝祀事也韓曰請舊志唐初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南郊正月祈穀于南郊孟夏雩于南郊明皇定開元禮天寶初遂合祭天地于南郊時神仙道家之說興乃建玄元廟二月辛卯親享玄元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其後遂攝祭南郊薦獻太清宮薦享太廟皎潔當天月萋斐捧日霞孫曰天日以喻君月霞以喻杜攝事在人主之側唱妍酬匪麗匪一亦作俛仰但稱嗟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詩集卷第十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illegible]

雜文

原道

樊曰[illegible]子以原道首篇許[illegible]云原所作原[illegible]性[illegible]史氏謂其[illegible]深[illegible]斛揚雄[illegible]襄[illegible]石六經義[illegible]東[illegible]口自孟[illegible]能[illegible]大見識尋[illegible]人其[illegible]曰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載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伊川亦曰退之晚年為文所得處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補注山谷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槩求古人法度如杜贈韋見素詩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守道曰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孫曰是謂仁義之焉適也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孫曰仁義足矣已也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誠齋楊萬里曰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曰仁與義為定名又曰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其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始張子韶曰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掊擊仁義一味自虛無上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嘗遺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曰韓子意曰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不足以盡道則以道德為虛位者亦非也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老子之小仁義孫曰以仁義為小也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一作非天之罪也彼以煦煦為仁孫曰煦煦小惠也○煦況于切孑孑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一無四字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一本作言者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本作言者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孫曰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黃老于漢孫曰竇太后者漢景帝之母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趙本去黃字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王本作魏晉與隋呂本作晉魏梁隋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一有則字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附者一作作則一作隆出者汙之一皆作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孫曰老者謂學老子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孫曰言師之宗子謂孔子但可在弟子之列佛者曰孫曰佛者亦謂學佛者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孫曰為孔子者謂學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

誕而自小也(訑欺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一本無師之二字)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訊問也)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孫曰四謂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孫曰聖人之教加佛老為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一作通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孫曰宣導也湮塞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祝曰勸疲也勸也莊子舉道不勸與教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孫曰符者分而為二如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者天子之印以玉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

盜不止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介甲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其字)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孫曰皿者飲食之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能字一有則失其所以為臣一句)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孫曰而皆謂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一作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一作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其言一作之言)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

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孫曰已上皆禮記大學之文）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尹彥明曰介甫謂退之正心誠意將以有爲非是蓋介甫不知道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所以將有爲也亦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孫曰天常猶言天倫也）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孫曰僖二十三年左氏杞子卒用夷禮故曰子）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孫曰此魯頌閟宮之文膺當也懲艾也）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文一作執）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一無而字）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謂終得其天年）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假至也人鬼祖宗也○假音格）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一本去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一云去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又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補注張子韶或問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湯雄自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謂軻死無傳何也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得以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比孟子而愈以小疵議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道本作不絕真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補注亦丘論公原道亦曰愈若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遂於言）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其一作而）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者言佛老之道不塞不止則聖人之教不能行也）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祝曰周禮以擬其上下長切廢疾注謂瘖病○廢音廢）其亦庶乎其可也

黃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足以爲道之賊也然居懷兼愛之道微而爲我之道熾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爲言而然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則又取其兼愛之義以爲與孔子合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凡此皆以伸兼愛之道破爲我之賊後世未有發明之者猶執孟子無父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出學者也蘇曰蘇子由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墨

同利豈爲知道哉雖愈工於文者也張芸叟曰張籍嘗勸愈謝佛老不若著書愈亦嘗以書反復之旣而原道原性等篇皆繳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白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芸叟指識紛紛蓋少作也今其畫墁集謂之矣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曾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爲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荊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之太極也而五常不可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況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精

注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翺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殊趣而一致又爲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慾生而自能爲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勦本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荊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竊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歟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爲情者七無三而二字曰一無曰字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

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孫曰主於一謂主於仁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一本無一也二字一本反作及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悖蒲昧切亂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一作於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

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與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孫曰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於楊故號楊食我○舊本食我音異餓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一無大字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韓曰宣四年左氏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不可江文以為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孫曰詩大雅載生載育時維后稷不坼不副無災無害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岐岐謂意有所知嶷嶷謂有所識別也。嶷魚立切)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樊曰國語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姦舜之瞽叟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一無人字)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學一作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一本作言性情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韓曰原性之說其有盍懼當時之人溺於佛老而不為異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

(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意當時必有毀賢之不公者公初求仕時嘗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則其言蓋有旨云)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周悉也)其待人也輕以約(樊曰此蓋孔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補注孟子舜由仁義行)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樊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韓文意蓋本此)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孫曰書周公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韓曰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而為之)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此公之謂也)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趙本無則不然三字)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

善是是亦足矣已有未能未有一本並作有未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是謂一作是之謂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樊曰書泰誓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之謂也其曰謂人莫己若其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夫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以一善一藝待人爲非是然則孔子之所謂專責於人者非耶吾常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

仕於上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歟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樊曰或曰聖人之所以異於墨者以其有別焉爾今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皋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則推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原鬼

韓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公於是作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

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與形（補注李石曰公子彭生託形於豕晉文公託聲如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霆雷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一本說下有有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爽差也）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一作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既盡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其一作乎）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六字一本無不能無形與聲六字）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樊曰按左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古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千里相表裏至作羅池碑欲以鬼實假人以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游戲亦自敘其說也退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神召之曰冒蔡國也韓氏相助欲同力討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退之數窮識衰為鬼所乘不然平生強聰至死無用）

行難（行下孟切）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矜夸也）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參字公佐）何如曰先生之賢聞於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孫曰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從浙東軍居六七年貞元十六年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間客席（間一作問客一作當）坐定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誅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諡今之行狀是也）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也字一作之罪字一作獨）皆曰然（一本作皆應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誅而任之耶（一作而任與誅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孫曰初謂為胥與商也惡烏故切）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樊曰禮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敬子仲之謚也）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文子晉）

夫（大夫）惡求其初（惡音烏）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
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
之賢者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一無焉字）而
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一作人也耶）先生之選人也
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之不世出賢人之不
時出千百歲之間（歲一作年）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
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
乳於其母也（一無於字）先生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
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
已在下者多乎朝（于一作乎）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

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
多而沒其少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取其長而略其短也○沒一作缺少一作細又作一乎一作耶）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一作於）愈曰由
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
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一無耶字）不早
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且微字）其後用
也必粗（粗大也疏也物不精也○粗聰祖切）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
不如（趙本去先生曰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爲之答且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大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以人事言之補其缺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
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
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
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作慮）禹之慮民
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
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
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如已者（一作慮其患而不傳者）
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

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
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不淑（淑善也○殊六切）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
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
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
之生大聖也不數（色角切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
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
後人受其亂（一作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
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
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子

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傳授之說而不得也）

雜說四首

龍噓氣成雲（噓呵也）雲固弗靈於龍也（弗一作不）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間天地之表○一本作而茫洋去去）薄日月（薄迫也）伏光景（伏掩也）感震電神變化（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土（水浸也）汩陵谷（汩溟沒也汩胡筆切）○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靈一本作雲）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不得雲（一不作弗）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孫曰憑依猶憑恃也）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一作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祝曰瘠瘦也禮記瘠肥瘠○瘠音籍）察其脈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而已矣（一作紀綱之亂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一作僭）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孫曰謂罷侯置守○分扶問切）聚兵而焚之（孫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世一作帝）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一作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作扶持與之又一作天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作善計善醫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孫曰談生者[illegible]姓不知其名）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孫曰長往不來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一作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樊曰尸子禹長頸鳥喙）其貌有若蒙倛者（祝曰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其注云方相也其首蒙茸然故曰蒙倛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兩目為倛謂公也按楊倞注荀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獨發於公耶○倛音欺）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韓曰楚詞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謂紂也）顏如渥丹（孫曰詩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丹也）美而很者（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公子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其貌則人（貌一作而）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

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孫曰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崔山君傳稱鶴言是為怪也）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秪辱於奴隸人之手（一無人字）駢死於槽櫪之間（駢並也蒲眠切）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食音似下食之同○一本作今之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一作是馬也）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耶（識一作知）

讀荀子

（孫曰荀卿名況趙人齊襄王時為稷下祭酒遊讒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捂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一本題作讀荀無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孫曰[illegible]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一作則雄也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孫曰如韓非申不害田駢慎到之屬○趙本作各以其所能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孫曰老師大儒即孟子荀卿是也）火于秦黃老于漢（一無黃字）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一作時有若不醇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籍一作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補注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陂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孫曰小疵謂有不合於孔子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亦大醇而小疵）

讀鶡冠子

（樊曰西漢藝文志有鶡冠子一篇其下注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而唐志云鶡冠子三卷豈漢時書缺至唐而全歟抑唐皆以為道家者流公謂其辯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柳子厚作辯鶡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鶡音曷）

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孫曰漢藝文志又有

法家名家者流刑名謂此也其博選篇孫曰博選鶡冠子第一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什己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一有其字功德豈少哉學問篇孫曰學問鶡冠子第二篇稱賤生於無所用稱一作所稱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舊注爾雅曰瓠壺也國語云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孫曰詩八月斷壺壺瓠也佩瓠可以渡水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謬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滅一作減注者二十有二字云

讀儀禮

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堂生所傳者也此外又有三十九篇河間王獻之遺逸禮

愈卒之難竟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禮其一也今書具存凡十七篇余嘗苦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且一作其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一作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一作說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今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字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興曰世之學者固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揚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孫曰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孔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孫曰子夏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

祭者說曰語云吾不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孫曰禮記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孫曰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取其與孔子合者而已墨子必用孔子孫曰為墨子之學者必用孔子折衷於聖人之言其可也不相用不足為孔墨俱同列子云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又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之耳藝文志曰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蓋出於此莊孟荀卿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

書證辯孔晏之事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書辯明之矣以孔子之道較之墨子不啻胡越孟子著書斥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爲必相用則孟子距之爲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取孟子距楊墨之說以謂向無孟氏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推尊孟子以爲其功不在禹下竟以已之排釋老可以比肩孟氏也殊不知言之先後自相矛盾可勝其說哉蔡曰此分邪正末學之辯也謂非孔子之正不足以知墨子之邪無墨子之邪不足以明孔子之正故曰不相爲用不足爲孔墨學者於此又何疑焉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文

獲麟解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李習之嘗書以贈陸員外洪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爾雅曰麟麕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關雎之應實無麟而若麟之瑞春秋之作實有麟而非麟之詩）

麟之爲靈昭昭也（孫曰禮記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補注麟之趾）書於春秋（一作載見題注是也）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也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祝曰鬣鬣丈鬣鬣禮記夏氏黃馬蕃鬣○鬣音獵）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一有也字）惟麟也不可知（一有也字）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孫曰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一有也字）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

哉

師說

洪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輿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爲人師者也學者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

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賞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去一作下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

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似一作類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盛一作大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鄙一作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一無其字聖人無常師蔡本有孔子師三字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韓曰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子左氏傳曰郯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以鳥名官之故○萇音長郯音談國名也其賢不及孔子補注方舟李石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洪問官名郯子博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臧文仲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資要以師周公爲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孔子曰三人行

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故一作是故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正元十九年進士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洪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雄解嘲而公過之孫樵所謂韓文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王霖書曰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勒騎生馬急不得暇莫不捉搦韓曰按本傳云再爲國子博士既才高數黜官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占去聲）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祝曰爬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抉挑也○爬蒲巴蒲麻二切抉於決切）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明一作不能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時一作日）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

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孫曰玄幽深也補注陳齋之語錄云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退之作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是亦學文術也）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祝曰兀然曰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用心貌○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矻矻）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祝曰觝角觸淮南子兕牛之動以觝觸注異端異說也語攻乎異端觝音底）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注苴所以藉履也孫曰苴包苴也○苴子魚切罅呼訝切）張皇幽眇（孫曰眇微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一作障走）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可一作謂有勞矣）沈浸醲郁（醲一作濃）含英咀華（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子韶曰文字

有眼目當涵泳之使書味存于胸中則益矣韓子曰沉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禹姓祝曰梁劉孝綽安成康王碑虞夏華運姚姒之姓已分○姒徐里切）渾渾無涯（孫曰揚子曰虞夏之書渾渾爾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補注元結曰聱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聱廣雅謂不入人語也孫曰周書謂大誥康誥酒誥召誥之屬殷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聱牙皆艱澀貌○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聱牛交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孫曰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太史所錄謂司馬遷史記）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文一作德者非）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具一作其又作且）先生之於人（一作於為人）可謂

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祝曰爾雅跋躐也疐跲也韓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躐也疐頓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疐其尾言進退有難也○疐音致字一作躓）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孫曰謂正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貶山陽令也○遂一作逐）三年博士（樊曰公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避讒求分教東都三歲即真也舊傳作三為博士蓋公正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自尚書外郎為之作三為博士亦可）冗不見治（韓曰甚錄雖過失猶弗治○治陳之切）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取字曹史作其）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登一作豐）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為（一作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祝曰爾雅杗廇謂之梁韓曰說文云杗屋大梁也○杗武方莫郎二切又音盲）細木

爲桷（祝曰詩松桷有梴左氏傳子尾抽桷擊扉注桷椽也○桷音角）欂櫨侏儒（韓曰欂柱也櫨柱上跗曰三者皆屋上短柱欂一名枅櫨一名栭侏儒一名梲字或作棳儒○欂音薄櫨音盧）椳闑扂楔（韓曰椳戶樞也闑門限扂關牡楔門兩旁木○椳烏回切闑五結切扂亭玷切楔先列切）○各得其宜（宜一作施）以成室屋者（一無屋字）匠氏之功也（功本作工）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溲音瘦）敗鼓之皮（孫曰七者皆藥名也玉泉一名玉札生藍田山谷赤箭生陳倉山谷及太山少室青芝出泰山牛溲牛溺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敗鼓皮主蟲毒出本草）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一作犖犖爲傑○犖呂角切）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是一作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孫曰轍車跡也環猶環也○一作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一作守正）大論以興（大論一作大倫以興一作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孫曰史記荀卿遊於齊三爲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聲）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祝曰易吾與爾靡之○靡音縻）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孫曰徒謂侍御也○從才用切）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編（一作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

（呂一作相）茲非幸歟（一作茲非其幸歟一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祝曰庳下也呂氏春秋渭渭薛乎其崩之不庳也太元經亦作山川福庳而渦高○庳音卑）忘己量之所稱（己量一作量己○稱去聲）指前人之瑕疵（孫曰前人謂在己之前謂貴顯者）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祝曰詰責也周禮以詰邦國杙即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斬之杙藥也楹柱也孫曰杙小而楹大故愈以杙自喻○杙音弋）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樊曰昌陽本草昌蒲生石磧上一寸九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爲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孫曰昌蒲味辛溫無毒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一名昌陽生上洛池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豬爲豨豨苓乃豬苓也○訾音紫豨音喜又音希）

本政

（樊曰周衰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爲太古之說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樸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於原道篇既詳辯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弊也（一作文既有弊也一作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孫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不知其承謂不能救之以忠也）大敷古先（敷布也）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孫曰謂百氏之言也）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周從乎（我一作吾）曰周不及殷其殷

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詳見題注）暴孽情（孽魚列切）飾淫志枝辭琢正（補注枝辭謂枝蔓之辭也）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祝曰論語不悱不發注必待其人口悱悱乃發○悱音芳尾切）謂不可守遷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一有後字）雖疏（韓曰疏疏堅也孫曰用心粗○疏苦骨反又口骨切）決不可暨（暨至也）原其始固有以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之謂歟）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其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怪而暢皇極（皇極大中之道）伏文貌而尚忠質茫乎天運窅爾神化（窅音窈）道之行也其庶已乎

守戒

（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爲七八藩在當時最爲近地而成德淄青連結爲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爲之備者此公守戒之所以作歟之曰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和間杜牧作守論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孫曰詩大雅板之文翰幹也）書曰以蕃王室（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蕃蔽也）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孫曰柴援者樹柴爲援也）而外施窞穽以待之（補注窞穽坎穴也○窞徒敢切穽慈井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上穿窬亦穴也通爲穿）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其扃鐍（祝曰扃鐍鑰也莊子固扃鐍孫曰扃關也鐍鈎也○鐍古穴切）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孫曰介猶間也屈強謂當時方鎮也○屈渠勿切強巨兩切又巨兩切）而不知爲之備噫亦惑矣（音見題注）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爲之有不足歟蓋以爲不足爲而不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而不爲（一無而不爲三字）材力不足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爲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爲者）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繇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孫曰戰國策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孫曰蒯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賁育古之勇力士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賁音奔）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孫曰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

矣（會韓大雖也）今夫鹿之與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而性又怯故卒為豹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圬者王承福傳

（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又彭更問士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又食功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子故公為之傳韓曰說文杇所以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杇音烏或作杇鏝槾槾或作墁鏝）

杇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孫曰勳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祝曰鏝杇具爾雅鏝謂之杇○鏝母官切）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孫曰當謂所償之直）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杇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孫曰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癈）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稼種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徧為（孫曰徧為者謂一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鏝以嬉（一趙作舍鏝一日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強其量切下並同）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一作亦有其宜也）吾故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故一作特）嘻吾操鏝以入於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孫曰墟丘墟謂廢田也○墟丘於切）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為墟矣問其鄰（一作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曰（一無則字一無曰字一無則曰二字）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而怠其事（一無而字）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己之不可強（一作知其不可能）而為之者邪（一無之字）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者也（一無也字）若立吾家

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孫曰孟子窮則獨善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爲也過多下爲于僞切下爲人同其爲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孫曰孟子謂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而夫人以有家爲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蓄一作畜其肯勞心以爲人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爲之傳而自覺焉覺一作覽又一作覺

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是一作與余生四十有八年韓曰公生大曆戊申四十有八年元和十年也〇一本作三十有八年則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洪曰四十八年當作三十有八年按正元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欻上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又祭老成文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畧有此歎知作四十八爲誤矣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一作予下並同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一作焉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樊曰此謂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樊曰此謂爲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爲陽山令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呶尼交切

行箴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一作雖悔可追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禾切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孫曰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當悔也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雖至於臣頭鑊死而不死被其可悔乎言不當悔也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孫曰悖亂也而彼也〇悖蒲昧切好一作善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

狂維辟維比維狂維狂維媿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沛音貝)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霈然有餘(然一作焉)厥聞四馳(聞聲聞也音問)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恐後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寔而得其譽故不欲其有聞也後一說正謂公此云)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一作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寧一作學)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一作則宜然)

後漢三賢贊

(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爲之贊各不滿百言而敘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孫曰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衆流(孫曰充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閉門潛思論衡以修(孫曰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韓曰充所爲論衡初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祕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爲州治中自免歸輿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孫曰刺史董勤辟充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乃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渭濁注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後漢臨涇屬安定郡○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鄉人一作鄉里)憤世著論潛夫是名(孫曰充著潛夫論三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述赦之篇以赦爲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孫曰述赦篇言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皇甫度遼聞至乃驚衣(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鴈門問鴈呼卿(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起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不仕終家嗟吁先生

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一無自字)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樊曰統年二十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

不擇人所以為君深議幹邪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袁紹甥也倜儻敢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命召補注本傳云州郡命召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後參丞相軍事樊曰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相軍事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曰言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終孫曰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常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襲字熙伯仕魏御史所後至尚書光祿勳何其短邪嗚呼先生

諱辯

洪曰李賀父名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其父使賀賦詩立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驚以是事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幽閑鼓吹錄云賀以歌詩謁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篇雁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卻援帶急命邀之又云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為王諱胡至其子之子名胡其比眾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公而非也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樊曰賀字長吉係出鄭王後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一本無賀舉進士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韓曰唐康駢劇談錄云元稹明經中第與賀交賀不許元和初稹舉制策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晉肅不合舉進士公為著諱辯以明之乎所謂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者指此稹與曰公與李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曰與賀爭名者按劇談錄則元稹邪然考之史稹未嘗為禮曹也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也字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湜音植若不明白一本無此四字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孫曰鄭玄注曲禮太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言徵言徵不言在律曰不諱嫌名孫曰曲禮文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祝曰烏蓲草名詩音蓲音丘東呼鳴烏子蓲○蓲音丘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本有肅字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孫曰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又曰某在斯春秋不譏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一本作於春秋不諱嫌名者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孫曰周康王名釗書用釗保元子釗○釗音昭曾參之父名晳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又曰揚裘而弔周之時有騏期一有者字漢之時有杜度補注杜操字伯度曹魏時人以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時為齊相見衛恒四體書○一有者字此於其字一無於字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補注謂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之類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其字也諱二字一本無又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樊曰以滸勢秉飢爲近太祖太宗代宗玄宗嫌諱虎昺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代祖名昺玄宗名隆基○滸呼古反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爲觸犯孫曰以諭近代宗諱機近玄宗諱見上士君子立言行事立言一作言語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一無舉字非爲可耶爲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一作矣一作耶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一作矣一作耶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趙本宦官字並作宦者

訟風伯

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實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不周望也是年冬公拜御史貢以言旱飢謫山陽令補注晁氏曰旱以喻時澤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宦爲比病雲以遏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大濟此屬者閼之也心一本遮去噬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孫曰呂氏春秋風師曰飛廉山升雲兮澤上氣補注一作亦升也雷鞭車兮電揺幟幟旗也尺志切雨浡浡兮將欲墜祝曰其詞不寂近乎亦敘孫曰浡浡欲興之貌浡與滲同風伯怒兮雲不得止暘烏之仁兮樊曰暘烏日名見淮南念此下民閟其光兮閟閉也不鬭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將一作將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孫曰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唐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謂求其時也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醨之孫曰屏屏雲貌醨薄也音離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鑠舊本作使雲不得化寞之使雲不得施舊本作使氣不得施嗟爾風伯一有兮字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趙本作女傷

伯夷頌

洪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自春秋時已有此議義士謂伯夷也迨世學者以大史公所説爲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絶糧耳余謂武王伐紂伐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之者以德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同以皆得爲仁邪樊曰王荆公伯夷論謂韓子之彈爲不然曰伯夷皆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稱夷對於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大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忘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

來而求於道學邪指六至丈二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出而死乎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丁太公哉菲公之論與此須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於義一作於其義）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一作而乃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昭一作照）不足爲明崒乎泰山（孫曰崒山高貌韓曰崒頭巉岩也○崒才律切）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世有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一或無一字）則自以爲有餘凡一人沮之（一或無一字）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孫曰標表也準謂準繩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補注伊川曰伯夷須只說得伯夷介處要說得伯夷心須是聖人顯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樊曰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祝曰僑子產名左傳去僑歸之 孫曰伊維也國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安一作知）遊於鄉校眾口囂囂（孫曰囂囂多言貌。囂許嬌切）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祝曰否惡也易否臧凶。否音鄙）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孫曰左傳襄公三十年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弭止也）下塞上聾（孫曰文六年穀梁傳太上塞則下闇下闇則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草木內尊事黃耇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孫曰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報曰詩何用不監生衰也。監古衫切）成敗之迹昭哉可觀（蔡本昭字作照）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補注率循也）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一本作若）交暢旁達（一本作通）施及無垠（補注垠界限也垠五斤切又五巾切）於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釋言（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奔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義 樊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元和二年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辛避讒求分教東都李吉之所謂宰相有愛公文者謂以文學職處公有浄先者造公語以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此也）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絪名）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來（一本作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月（一本作日）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有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已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

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
已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
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
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
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於言乎
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
扳聯之勢於今補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不善交人無相先相
死之友於朝孫曰禮記儒有爵位相先患難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宿貲蓄貲
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
抵巇孫曰抵擊巇險也謂擊其危險之處鬼谷子有抵巇篇謂此○巇許宜切以要權利夫
何恃而傲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
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
雖有讒者百人卒相將不信之矣卒相一作相國愈何
懼而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
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垍也二公與鄭絪皆自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子其慎歟一無歟字
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
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
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
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

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
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
歸私自尤曰咄補注咄何也晉史咄咄怪事○咄當役切市有虎韓曰戰國策龐恵與魏太子質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恵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曾
參殺人韓曰史記甘茂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者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未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之投杼也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
畀有昊孫曰小雅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北方寒凉不毛之地昊昊天傷於讒疾而
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
生君子信讒孫曰小雅巧言之詩注云僭數涵容也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使人夫今本皆脫夫字使人不能遠
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
徐又自解之曰一本無自字一本作徐又解之曰咄市有虎聽者庸
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
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
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一作厚下同夫
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
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能進而爲讒哉能一作敢雖

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愼（一無而愼二字一云何懼焉）既累月上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舍人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一作矣）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一本相國作宰相）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傲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今乃知免既而讒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

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建封也李君房張曙也正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太子舍人知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烏一作焉）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南陽郡公君房佐建封幕府）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動一作爲）義不陳于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爲（一本無之字）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一無其字）凡在此（一無此字）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孫曰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謂僚幕也）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一無之字）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孫曰從事於彼謂爲徐帥所辟）吾爲南陽公愛之（吾爲一作吾能爲）且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一作且又）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權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爲疎畧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棄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爲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爲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爲進士）得李翰所爲張巡傳（樊曰巡鄧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罪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救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是張書封及翰等咸謂巡蔽遮江淮沮遏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爲之傳表上之從與列史官館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樊曰遠杭州鹽官人許敬宗曾孫）又不載雷萬

春事首尾

孫曰萬春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然壁雍丘共議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壘闌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收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霽雲而勞敵用命每戰巡任之與霽雲均

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

孫曰至德二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于巡巡將保寧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知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是戰鬭盡出於巡

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

孫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被執并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遇害生致遠於洛陽偃師後殺之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命由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寧下無傷巡死數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恨我手若曰恨遠心不可誣國家事若有知當不救於此下故遠心向背實宋人皆知之使國威有斛巡功業喪散則遠於巡不其哉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詔使去疾與遠子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主謂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此屠潰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惑若曰使死者有知其先巡死者罷巡當援可乎是時去疾尚幼傳未詳且知翰難以來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議乃罷

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

孫曰睢陽食盡食茶紙既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

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

孫曰蚍蜉大螘也○蚍音毗蜉音浮

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

孫曰令狐潮謂玄宗

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

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

孫曰八月巡守東北遠守西南

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

詬一作語

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

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云創之淺者曰傷○創楚良切羸倫為切

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

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圍睢陽城中食盡議棄城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溫公曰唐人皆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路城旣被圍賊若欲江淮繞出其外睢陽豈能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溫公所云是亦遮蔽江

沮也沮遏其勢沮或作阻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
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矩切擅強兵
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
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孫曰孟子距詖行放淫辭淫辭謂亂之辭○攻一作功
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孫曰董晉鎮汴州張建封鎮徐州公皆爲從事屢道於兩州間州一作府親祭於其
所謂雙廟者樊曰時詔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荊州大都督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號雙廟其
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
蘭也一本無也字一本又無下賀蘭二字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
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

文六十五　九

語彊留之彊其亮切又其兩切具食與樂具一作且延霽雲坐
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睢音綏不食月
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
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
皆感激爲雲泣下樊曰舊傳云霽雲曰請留一指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因拔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大驚柳子厚作霽雲碑則云自齧其指曰啖此足矣司馬溫公考異從舊傳又按新傳云請置一指以示信歸報中丞也因拔佩刀斷一指一座大驚新書傳與公書大略同此最爲有理至如齧其指曰啖此足矣則無謂也中丞謂巡也蓋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侍御史
雲知賀蘭終無爲雲
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
其上甎半箭著直略切箭一作笴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

此矢所以志也張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霽雲告急進明日與諸將張樂
高會無出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年食
盡兵殘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萬口今婦人老幼相
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以啗軍人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
中之人分當餌賊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理須援
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大夫深念存亡言發響
應何得宴安自處殊無救卹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
請置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霽雲還睢陽未幾城陷樊曰
舊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協及琯爲相以進明爲彭
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冀爲進明都知
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冀恃名位等
不受進明節制及霽雲至乞師進明雖兵臨淮懼叔冀見襲
兩顧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爲墟由執政之乖制也或
曰韓作張巡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巡遠聲威功績出己上不
肯出師救絶不言許叔冀事豈舊史傳之誤耶於是孫之翰
論曰愈敘張巡事盡以李翰所遺落故據汴徐間老人言有
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進明之情也況愈
之所書上謂其事故不盡言其本末耳又高適傳載叔冀許
叔冀使陳留同陂梁宋事此亦足發明則房琯拔能用人啟

文六十三　一

睢陽失陷頗得其書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
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
降雲一作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
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
其起事一作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
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
尉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
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
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久一作又嵩曰未

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日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殄亡之日微劉將士賦詩有大星營備出陣飲血更登陴又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一無且字）巡因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

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一作見巡之起）或起或泣（或起一作猶起）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爲兄（補注遠呼巡爲兄也）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一有而字）嵩將詣州訟理爲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爲河中府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第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韓曰司空咸寧王謂渾瑊也德宗興元元年八月癸卯以瑊爲河中尹河中節度使封咸寧郡王七年謂正元六年）木連理生於河之東邑（一無之字）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殆氣之交暢也（殆一作始）雖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一無五字）是其應乎訓戎戒咸蕩戮凶回（孫曰謂平朱泚之難回邪也）興王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孫曰瑊以功加侍中司空故云台階）庶尹克司（孫曰書曰百僚庶尹庶尹百工也）來帥熊羆（孫曰爲河中節度使也）四方作儀閔人鰥寡（人一作仁）不寧燕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異體同心（一作事異體又作上下）歸氏于理（一作治）天子是嘉俾錫勞

王（勞音去聲）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之柯今作枝柯非）同榮異壟之禾（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異壟也同穎同穗也）吾儕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於大君（孫曰大君人主易曰大君有命是也○欲一作將）紀于策書王抑余也治金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亦抑余一作王余抑一又皆作王抑余也）舊聲姁婾（洪曰姁婾和悅貌還去姁婾致態孫曰姁婾美貌○二音姁婾俞）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衢（孫曰爾雅四達之謂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有康莊之衢是也）頌曰

木何爲兮此祥詢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人一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 并序

樊曰時董晉鎮汴州公爲之佐補注陳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歟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韓曰隴西公董晉也○一無隴西二字越三月辛巳朔越於也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孫曰俱文珍爲監軍軍司馬孫曰陸長源爲行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孫曰禮記主人肅客而入注進之也宮室始成祭之爲落士女龢會祝曰龢文龢調也楚辭風習習兮龢媛補注書四方民大和會○龢古和字闐郭溢郛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弁合者誕誕大也寘聯鏁於河宵浮晝沈舟不潛通舟一作用然其襟抱虧疏孫曰襟抱以衣喻之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八載樊曰即德宗正元十二年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嗷嘑祝曰囂囂也囂童李翹嗷嘑皆聲也莊子而號嗷然周禮夜呼旦以嘂百官○嗷音叫嘑音呼劫衆阻兵孫曰正元十二年六月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萬榮卒子迺自爲兵馬使左氏阻兵無衆阻恃也凜凜栗栗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一有李勉二字非受命作藩孫曰七月乙未以晉爲宣武軍節度使代萬榮爰自京洛單車來臨孫曰晉自東都留守移鎮宣武故云爰自洛京晉既受命與騎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故云單車來臨遂拯其危一拯作持遂去其疵弗肅弗厲厲嚴也董爲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穰如兩切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郛以固風氣以閑寇偷閑侯肝切一本作扞黃流渾渾黃流黃河也○渾渾並胡本切飛閣渠渠渠渠大也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澤一作文一作道又作天下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法法孫曰法法水流貌源于崑崙孫曰山海經崑崙之山河水出焉天子萬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韓曰亭在連州公正元十九年十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爲山陽令時作山陽於連爲屬邑

太原王弘中樊曰王仲舒字弘中在連州樊曰按順宗實錄正元十九年七補闕張正買上疏諫它事得召見正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去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叔文因譖正買等九月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貶與公同年而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孫曰詩作之屏之其椔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椔自斃曰翳○椔側師切翳於計切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呀張口貌呼加切窪者爲池祝曰窪說文云清水一曰窊也老子窪則盈○窪烏瓜切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

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御寒暑一作以禦風雨寒暑既成僉請名之其丘曰俟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孫曰書滿招損謙受益○瀑水所聚故名受謙瀑曰振鷺之瀑孫曰詩振振鷺于飛振振羣飛貌○瀑音僕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孫曰秩秩有常德也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與濉溷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者也孫曰魯侯燕喜詩閟宫之文○頌者也一作者頌也一無者字於是州民之聞者民一作州民之老一作州之老聞而云云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一宜作移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外郎貶秩而來一無外郎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諸本多作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誤矣當作吏部員外郎也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樊曰即京兆府藍田縣之山入商洛樊曰在今商州涉淅湍樊曰房州有淅州有淅川縣武德五年省縣入房州貞觀八年省州入内鄉隸鄧州孫曰淅地本楚之白羽至秦改為淅○淅持益切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集注漢水峴首在襄州禹貢導漾東流為漢

師古曰淯水出酈氏道東流過武關山南為漢方城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峴胡典切出荊門樊曰荊門在今江陵府下岷江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導江○岷眉巾切過洞庭上湘水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出零陵○上一作止行衡山之下樊曰衡山在衡州繇郴踰嶺樊曰郴郡郴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嶺南連州所隸也○郴丑林切猿狖所家狖音柚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瑰公回切宜享於山水乎一作其飫聞而厭見也樊曰此段文意則太史公所謂年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其致一也○見也一作見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集注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字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貞元十五年尚爲豪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孫曰景龍元年置節度府掌書記一人元戎孫曰詩元戎十乘元帥也摠齊三軍之事孫曰古者大國三軍軍萬二千五百人○摠一作整字統理所部之甿甿謨耕切以鎮定邦國定一作守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孫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聘曰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非閣辯通敏兼人之才(孫曰兼人猶勝人也)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之字一有)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孫曰貞元元年十二月以壽州刺史張建封兼御史大夫充濠壽廬三州都團練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孫曰正元四年十一月胥徐泗濠三州節度使旋殞封爲之)歷十一年(正元四年也)而掌書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集注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入仕於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集注杜兼字處弘)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樊曰許杜見唐書而李博正元八年公同年進士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爲官)

州客又見公送楊儀之序)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爲之(洪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蔵書至萬少有傳公同年進上贈李元賓別云才生在南陽公之側威云恐是傳)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一作苟有未知者去)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猗乎其相扶(一作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無之字)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畫記

(樊曰歐內翰嘗曰出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說云吾不能爲退之畫記此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簿了無可觀出人無負者少可數亦何益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立(一無而字)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孫曰田犬獵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靮立者二人(祝曰羈靮韁也馬韁也禮記與執羈靮從孫曰羈絡也靮韁也○羈居宜切靮丁歷切)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孫曰臂隼以臂隼者鷙之類)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驅牧者二人(一本作騎)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集注冑兜鍪也手執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植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祝曰偃息也寢卧也)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一本又有方涉二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補注按筆墨閒錄云予嘗愛附火語工乃狂獨去火有其炎寒者附之時近也)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孫曰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士奉中矢所以投也○奉音捧)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云本作且二十有二人一云十有一人蓋以線數數之也曾子問不示)挹且注者四人(集注挹酌也注灌也詩不可以挹酒)(聚○挹音邑)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一本婦人作婦女又下無以字)

載而上下者三人孫曰謂上下車也孺子戲者九人凡
人之事三十有二焉一本作爲人大小百二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
上者下者一有焉字一作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牽者奔者涉者
陸者翹者孫曰翹舉足也一本有陸者無牽者顧者鳴者寢
者訛者孫曰詩或寢或訛訛動也立者一有人字立者字齕者祝曰揖粟黑人齕之齧嚙草也下沒切
飲者溲者溲便也所交切陟者降者痒磨樹者癢以兩切
噓者噓吹也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者踶蹋也徒計切齧五結切
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
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焉一作爲殊異馬大小八十有

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有一頭橐駝三頭
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而馳物○橐一作驝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
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孫曰說文旃旗曲柄者也兩力讓切
雜兵器弓矢旌旗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注旌者謂析羽注於竿首所以精進士卒刀劍矛楯孫曰楯所以扞身蔽目者○楯樹尹切
弓服矢房孫曰服弓衣亦作韣房以盛矢甲冑之屬缾盂簦笠孫曰簦笠之長柄也史記贏糧躡蹻擔簦也○簦都滕切笠一作笠字
筐筥錡釜祝曰錡三足釜也詩維錡及釜孫曰方曰筐圓曰筥竹器以竹爲之錡無足曰釜○錡其綺切飲食服用之器壺
矢博弈之具壺矢一作投壺之矢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
其妙貞元甲戌年樊曰即正元十年也余在京師甚無事

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集作此申叔字子重○一無有字始得此
畫而與余彈碁洪曰攷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蹴鞠以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後爲彈碁之戲彈碁有譜一卷蓋唐人所爲撰子局子法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爲
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一無人字蓋叢集衆工人之
所長耳一無人字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樊曰當是正元十一年孫曰河陽今孟州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
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所感少而進曰噫余手之所摹也一作余之手所摹也一

作余所摹也○摹亦作模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
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人事而摹得之摹一作模遊閩
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日來余懷也一本無日字是以
其始爲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
爲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孫曰大都大略也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
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副貳也於一邑無所不當
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簿尉三字

丞位高而偪，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東也右手摘紙尾，摘上歷切他摘一鴈鶩行以進，鴈一作亢平立睨丞曰：睨邪視音詣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問可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劾胡得切必曰丞，至以相訾謷。祝曰謷不省語也前漢東方朔傳謷謷孫曰說文大不省人也○訾將此切謷牛刀切丞之設，一作役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立之清河人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迤一作溢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集注立之正元四年進士第公嘗寄其詩曰連年收科第如摘頷下髭此其所謂再進而再屈于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意合是不解公所謂屈于人之意耳屈于人屈人也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施用。用一作行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一本作丞書負余則盡枿枿五割切一作折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蔡本作之丞廳故有記，壞陋汙不可讀。斯立易桷與瓦，墁治壁，補注墁泥也祝曰孟子毀瓦畫墁謂畫墁畫也○墁莫干切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鳴。祝曰㶁㶁說文水裂聲也除階也○㶁古獲反斯立痛掃

溉，韓曰溉灌也○溉居代切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一無吟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樊曰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五字首尾敘其不一到爲歎而致之曰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蓋敘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爲襄守史中煇記峴山亭尹師魯爲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爲虞守李照明記知永堂蘇子瞻爲留守錢希賛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當如是耶抑亦祖公此意而爲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登臨一作臨覩而滕王閣獨為第一，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永徽中爲洪州都督作此閣有瑰偉絕特之稱。祝曰瑰偉壯麗也瓌瑋奇偉○瑰公回切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韓曰王勃字子安爲滕王閣序王緒爲賦王元元年王仲舒爲連州司戶爲洪閣記壯其文詞，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潮陽，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以公上言佛骨事貶爲潮州刺史○潮陽一作揭陽便道取疾，孫曰便道捷徑也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集注洪州本漢南昌縣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孫曰七月己丑上尊號大赦天下區內區宇之內也移刺袁州。孫曰十月丙寅公量移袁州刺史袁於南昌為屬邑，孫曰袁州隸江南西道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

大府謂帥府也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廳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樊曰太原王公即仲舒也舊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仲舒爲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一作流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子協反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胡得無情哉胡一作烏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孫曰楹柱也桷椽也蓋瓦級甎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祝曰赤白繪畫之色前漢爲其形漫漶而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貌○漫莫半切漶胡玩切又手貫切鮮一作佳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一無之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一作著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

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 作之歲月自見本篇

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終禮部郎中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樊曰上元辛丑揚蓮武鴻臚卿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展于淮西雲卿爲平淮碑又爲丞相贈太子太師崔圓廟碑銘二碑並載於文粹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湜正公神道碑云叔父雲卿當肅代朝獨爲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博平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觀此則公所云盡可見矣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配叔父樊曰陽冰爲少作少監書人篆書無出李陽冰舒元輿志篆冰篆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樊曰擇木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大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一本作擇木蓋能八分一作同姓叔父擇木善八分不如是者不稱三服故三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祝注董丞相晉正元中鎮汴州公爲之佐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孫曰書序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孫曰衛宏字敬仲光武時爲議

郎作漢儀四篇載西京雜事 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

四門博士 補注正元六年 識歸公 樊曰歸登字沖之有文字工篆隸 歸公

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盖可講因

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 亟去吏切

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宜略識字 一作宜略識古字 因從歸公乞觀二部書得之留月餘張籍

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 一無愈字 盖得其十四五

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 補注元和十一年 六月四日右

庶子韓愈記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雜文

鄆州溪堂詩

樊曰長[illegible]皇甫偶手書[illegible]風[illegible]前日[illegible]任[illegible]者下[illegible]文宗[illegible]紀[illegible]之極[illegible]唐有[illegible]正謂此鄆州溪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也[illegible]退之文有石本者[illegible]堂詩孟州[illegible]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杜[illegible]柳子厚銘縣北[illegible]田氏先廟碑鄆州[illegible]碑華州蒲城[illegible]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碑袁州[illegible]州節度董晉[illegible]石[illegible]皆以石本為正今文[illegible]退之元和聖德詩與平淮西碑並出嵐手字以[illegible]歲月考之蓋相去十二年也然以平淮西碑方鄆州溪堂詩則又曰若出二人所作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使李師道以降青淄十二州皆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慰使分其地為三道以鄆曹濮為一道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即平盧軍所治 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 今本有總字 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 濮音卜 鎮其地 樊曰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以王遂為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三分其地者謂總及此二人也 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 韓曰舊史穆宗紀云十五年六月鄆曹濮等州節度賜號天平軍從馬總奏也 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 孫曰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召[illegible]罷[illegible]用 以其人之

安公也（今本云以彼人之安於公也）復歸之鎮（孫曰會撫卒帝以鄆人附悉留復還鎮）上之三年（韓曰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其曰上即位之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三年則長慶二年也）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專心一力（溥等專也旨兖切一作專○今本作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洪曰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今本作于政）相扇繼變（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洪曰長慶二年武寧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一作署）同於三方（孫曰三方幽鎮魏也）惟

鄆也（惟一作為）截然中居（今本有四鄰望之四字）若防之制水（防隄也）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孫曰永泰元年七月以平盧兵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今本作曹濮於鄆州一本作於曹濮州）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以一作而）一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持一作恃）萬目睽睽（孫曰睽睽相顧韓曰說文目不相聽也○睽睽立傾畦切）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熟也化以武則忿以憾（今本作而憾）以恩則橫而肆（橫去聲）一以

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孫曰以恩待之故若赤子以武威之故若龍蛇）憊心罷精（憊病也蒲拜切罷音皮）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今本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今本無公字）封扶風縣開國伯（今本無封字縣作郡字）以褒嘉之（孫曰是歲就加拜尚書右僕射）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孫曰曾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謂其眾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累公之化（累繫也韓曰說文絫得理也○絫力住切一本作累）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喑與瘖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今本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孫曰九壥九州也○壥與廛同）有葉有年（葉世也）有荒不條（條治也今本不字作有字）河岱之間（孫曰河岱皆天平之境）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今本作牧）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尸主也）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分扶問切）孰為

邦蝌音年今本亦作𧑙節根之螟孫曰詩去其螟蟘及其蟊賊毛氏云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蝗類也羊很狼貪補注史記很如羊貪如狼以口覆城孫曰以口覆城者謂以利口傾覆之也吹之喣之孫曰喣亦吹也况羽切摩手拊之箴之石之孫曰石砭也謂以石爲鍼也○今本箴作針膊而磔之祝曰膊說文薄脯膊之屋上左氏成二年傳龍人囚盧蒲就魁殺而膊諸城上磔開也張也○膊音拍磔陟格切凡公四封四封四境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今本帥作師不寧守邦孫曰可以師征者言可驅之征伐不自守邦而已言得其懽心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播播水流貌淺有蒲蓮深有葭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溪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孫曰駭駭考考皆鼓聲公在溪堂公御琴瑟孫曰詩琴瑟在御公暨賓贊孫曰賓贊謂幕府稽經諏律祝曰稽考也諏訪也詩周爰咨諏左氏咨事爲諏○諏尊須切施用不差施詩志切人用不屈孫曰用謂由是也施由是而不差人由是以不屈言皆得其宜也一谿有薲苽孫曰說文薲苹也根浮水而生苽雕胡也一名蔣周禮魚宜苽○薲與蘋同音頻苽與菰同音孤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詩左書詩一作琴無我斁遺孫曰斁厭也無我斁遺者言無厭棄我而去○斁徒故切又音亦此邦是庥孫曰言且庥芘是邦也

猫相乳

韓曰司徒北平王馬燧也燧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爲幾乎諂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爲諂矣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一無母字母且死其鳴咿咿咿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類也夫其一作此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以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因叙之爲猫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樊曰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孫曰書洪範之文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

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孫曰易繫辭○一作機易作幾）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樊曰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曰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注此引易幾事不密則害成）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樊曰光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詎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辯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也碩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孫曰古之人謂漢太史公司馬遷也高祖紀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敝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一有於字）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一作焉一作烏）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霸（一本霸上有相與二字）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為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樊曰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書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孫曰二霸齊威晉文）宋魯之君不賢於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舍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孫曰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有書七十一篇）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孫曰揚子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則既廓如也（蔡本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在焉）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韓曰孟子管仲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孫曰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兩盟兩幽檉貫首止甯母葵丘之會是也）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一無而字）秦用商君之法（商鞅相秦孝公）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樊曰以管商所學不純於王道也故管仲功烈如彼其卑秦渭商鞅二世而亡）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預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孫曰禮記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一本而下有所字）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下及晉魏之亂（一本作以至于吳蜀蜀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錙銖言小也祝曰八銖為錙二十四銖為兩莊子累累而不差則失者錙銖○錙側持切銖市朱切）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勳一作勢）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一作加）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咸一作或）豈今之不及古之人邪（一本今之下有人字）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一本而下無以字）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絜淨精微易教也（孫曰此禮記經解之文孔穎達疏云絜則不為淫濫是絜淨也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苟得无咎（一本作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玄黃四字）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頗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仰恃也魚向切）穀帛既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

帛愈賤（一作益賤）人益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其故又何也（孫曰此錢重物輕之弊也公嘗有狀論列此弊極詳見集三十七卷末）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孫曰易繫辭之文）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民其咨（一民作人）夫親九族平章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

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五典（一作愼徽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臣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隨山濬川（隨一作封）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何其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樊曰孟子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蓋二典所載始於憂勤如此此其所以垂衣裳而致無為之治也）將亦有深詞隱義未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

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解見師說）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衣於既切下同）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嘗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于人猶父母之于

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以為聖人乎不然則神仙者妄矣樊曰公誰氏子詩云神仙雖然有傳說知者盡知其妄矣

諫臣論

韓曰當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猶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屑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欲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延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之歟○一本題作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孫曰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孫曰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出六年乃無所不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鄙邊鄙也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樊曰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遠近慕其德行多從之學閭里相訟不詣官府詣城請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孫曰城後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似入相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寧賫東帛詣夏縣所居召之城赴京辭讓德宗召見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一無色字居於位五年視其德如在草野一無草字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樊曰初城未至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能以死奉職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譏之有造城將問所以者城知其意輒強以酒客辭輒引自飲客不能已乃與酬酢客或時先醉則仆席上城或時先醉則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

貞而夫子凶者也孫曰易恆六五居得尊位為恆之主不能制義而係應在二用心專貞從唱而已此婦人之吉夫子之凶也惡得為有道之士哉惡音烏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有以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易作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高一作為事一有上字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孫曰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則有冒進之患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有曠官之刺志不可則而尤之一本則下有而字不如無也無字一作終一作然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在位一作在此位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加一作知而未嘗一言及於政一無於字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之肥瘠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一本言下再有言字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孫曰孟子之言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

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孫曰擊柝行夜所擊之木）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孫曰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委於偽切）嘗為乘田矣（孫曰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乘音剩）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本作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招音翹舉也）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

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一有也字）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茲一作滋）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之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孫曰襄二十六年左氏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成八年左氏從善如流）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

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是啓一作其者字非）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矻苦骨切勞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孫曰孟子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孫曰文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暖席突竈也黔黑也）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

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察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身一作賢）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一無若字）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惡音烏）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韓曰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費芳味切一本於辭亦作乎辭）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孫曰國語柯陵之會單襄

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閒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魯成公十八年齊人殺武子○招音翹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脩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蔡本作而加於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孫曰此亦單襄公之言○一作善言非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韓醇曰林少頴曰退之譏陽城自善矣及退之爲史官不敢褒貶而柳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曰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孫曰經謂儀禮也儀禮喪服篇有此文緦十五升布一曰兩頭一絲作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樊曰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緬謂遠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經亦謂儀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緦也言一作云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熈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樊曰自江熈以下皆莊公三年穀梁傳注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洪曰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注云既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孫曰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緦字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孫曰亦孔叢子之文服不變謂衰服不變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韓曰隱元年左氏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樊曰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樊曰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

(葬高孫注云棺題曰和)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補曰隱元年左氏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一本或無故字○)喪事有進而無退(孫曰禮記檀弓之文)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百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其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

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之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一作以)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除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無平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平服猶古之平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孫曰唐制大常寺大廟齋郎一百二十人兩京郊社署一百一十人凡有事于廟社則太常少卿率齋郎入薦香燈拂神幄出入神主拜享則與良醞令實尊罍)執籩豆駿奔走(樊曰書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執豆籩駿大也謂大奔走於廟執事也爾雅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長即謂上大常少卿)不以德進不以言揚(孫曰禮文王世子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蓋取其人力足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籩豆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

是選士大夫之子弟未爵命者(一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樊曰按唐志太常寺有齋郎百一十人太廟九室有長三人又有盥洗二人郊壇有掌坐二十四人凡室長十年掌坐十二年皆授官)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樊曰唐有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凡六館書學者教以石經說文字林)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業(一本作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於國學矣

然則（一無然字）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
贊於敎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
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
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
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所事者
力也（一無之字）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義舉
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
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
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
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

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孫曰彝尊也宗彝者郊宗廟之尊）
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
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無其他其
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此非近於不敬者歟
（此非一無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一作知）此不可
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㬥壞其本業則是學生
之數加少（數一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夫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
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

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爲
之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孫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于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其尊卑而祀之集注禘祫之議攷之舊史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眞卿等左庶子李紓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員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議京兆少尹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議鎮監御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公合後辛秘從王紹等議正景皇帝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附獻懿二主于興聖廟禘祫就本室饗之凡二十年乃決）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孫曰時正元十八年）宜令百僚議限五

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
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一無孝字）肅敬祀
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
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孫曰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請爲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眞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乃列晉蔡謨議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爲昭穆上從之是歲十月祫享奏獻祖東向而饗之由是議者紛然唐之先涼武昭王暠之後暠字玄盛後追謚曰興聖皇帝暠生歆字士業歆生重耳字景順重耳生熙字孟良追謚曰獻祖宣皇帝熙生天賜字法眞追謚曰懿祖光皇帝天賜生虎字文彬追謚太祖景皇帝虎生昺追謚代祖元皇帝即高祖之父也）
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助

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
懿之主之一作廟宜永藏之夾室孫曰正元七年十一月太常少卿裴郁議
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詔下百寮議八年正月太子左庶子李嵘等七人議獻懿二祖宜藏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
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于
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
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
廟主宜毀之瘞之孫曰嵘等又言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
上主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宜瘞于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一本作宜毀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

廟一壇一墠韓曰禮記注封土為壇除地為墠○墠時戰切其毀廟之主
皆藏于祧廟樊曰禮記遠廟為祧注云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雖百代
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
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
流光創立九廟孫曰開元十年六月增太廟為九室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
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孫曰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于
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世則祭之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
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
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一作遲不即饗

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
禘祫孫曰考工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祔主於德明興聖廟京與左司郎中陸淳先為此議後
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又鴻臚卿王權等申衍之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
如在景皇帝雖為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
也一無子字今欲正其子東鄉之位廢其父之大祭
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
師孫曰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又曰獻懿二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臣又以為不可
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
壇為墠去墠為鬼韓曰已上皆禮記祭法之文漸而之遠其
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韓曰煬說文云炙燥也音恙春秋非

之孫曰定元年公羊傳九月立煬宮非禮也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
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
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
祭則於經不通經一作禮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
博採前聞求其折衷以為殷祖玄王孫曰玄王契也詩玄王桓
撥是也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
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
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後
代之法也一本傳下有於字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孫曰文二年左氏之詞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

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或云正元九年應博學宏詞所作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孫曰書序云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家語史記皆言孔子弟子三千人四科之目補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也見論語孰非由聖人之道為君子之儒者乎孫曰語曰汝為君子儒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孫曰易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孫曰禮曰自誠明謂之性根中庸之至德孫曰語孔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由思慮由一作日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于其心則為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一作聖人者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祝曰此中庸之文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

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不暴之於外一作而亦云云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為過耳補注伊川曰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窮約一作窮隱確乎不拔韓曰易確乎其不可拔浩然自守祝曰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堅高之可尚忘鑽仰之為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

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不然一無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者盡在是矣

與李秘書論小功不稅書

樊曰李秘書不識為誰或作李秘然當時亦無有所謂李秘書孫曰稅當作稅其字從禾音吐外切補注云過當追服謂之稅輸芮切亦音吐外切公所作此書先儒劉原父有辯其說今附注篇末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孫曰禮記檀弓之文鄭玄注云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遠兄弟謂在他國者聞喪恒晚終無服可乎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孫曰檀弓无此注今之士人遂引此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適音的與昆弟之下殤孫曰禮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尊則外祖父母恒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後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戚戚類有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涅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補注磨子西云涅水馬弱以下若無而以書三字則上重甚矣以為文之法也悚息尤甚深一作愈再拜

補注劉敞原父之論曰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可乎韓子書弔於人見其貌戚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說非也彼人之為禮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之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illegible]

非也韓十疑之是也小功不從礼也然則兄相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敌未之聞也雖然降而无服者麻不殺是亦降而无服已穿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古也

太學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孫曰不敢比蕃也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升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群行焯焯者祝曰選述也焯焯謂其行之顯著者也○撰雛免切与譔同焯音灼數十餘事以升之於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為文說者不可選紀孫曰不可選紀猶言不可勝計也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數一本无數字有冥爲礼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以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樊曰此傳云淮南人下云歸養于和州和州淮南道也子厚作陽城遺愛碣則云蕃盧江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孫曰不能自已也一日揖諸生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孫曰國子太學四門律書算爲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樊曰正元十一年七月城自諫議大夫罷爲國子司業請留蕃一作請留諸蕃論字又一作論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樊曰正元十五年九月以城爲道州刺史不果留孫曰既闕祭酒故又罷同業不可留歐陽生詹言曰孫曰詹時爲四門助教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字養也惠之大小必以力復復報也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任勝也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樊曰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亂推朱泚爲主○泚此礼切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流行也譬之水其爲澤澤陂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孫曰高山出雲爲雨無擇於川澤溪淵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孫曰欲留蕃此位也故凡貧賤之士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使其無傳焉一作其無傳焉

張籍遺公第一書

樊曰新史曰籍性狷直嘗責愈喜博塞及爲交排之說論議好勝人其排佛老不能著書若揚雄孟軻以垂世即前此書也

古之胥教誨舉動言語無非相示以義非苟相說悅而已執事不以籍愚暗時稱其善

教所不及施誠相與不間塞於他人之說是
近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是執筆而拒
歡來者爲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歟頃承論
於執事嘗以爲世俗陵靡不及古昔蓋聖人
之道廢弛之所爲也宣尼沒後楊朱墨翟恢
詭異說干惑人聽孟軻作書而正之聖人之
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學漢重以黃老之術教
人使人寖惑揚雄作法言而辯之聖人之道
猶明及漢衰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中
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
天下之言善者惟二者而已矣昔者聖人以
天下生生之道曠乃物其金木水火土穀藥
之用以厚之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
教之俾人有常故治生相存而不殊今天下
資於生者咸備聖人之器用至於人情則溺
乎異學而不由乎聖人之道使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之義沉于世而邦家繼亂固仁人之
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千載莫有
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惟執事焉耳習俗者
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爲訾終無裨於教也

執事聰明文章與孟軻揚雄相若盍爲一書
以興存聖人之道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
絕異學之所爲乎曷可俯仰於俗囂囂爲多
言之徒哉然欲舉聖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
之也比見執事多尚駮雜無實之說使人陳
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德又商論之
際或不容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有所累
也先王存六藝自有常矣有德者不爲猶以
爲損況爲博塞之戲與人競財乎君子固不
爲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籍實不識其
然且執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
有不出於世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
絕博塞之好弃無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
嗣孟軻揚雄之作辯楊墨老釋之說使聖人
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誠知之以材識
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於執事
而爲之爾若執事守章句之學因循於時置
不朽之盛事與夫不知言者亦無以異矣籍
再拜

答張籍書

韓曰公佐戎汴州籍來謁公書之籍責公排佛老不著書公答書二首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之中（衆人一作衆子一作人人）固有異焉及聆其音聲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亦得所圖豈惟吾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僕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一云嘗有意於吾子吾子闕然無言意僕之所以交云云）今乃大得所圖脫然若沉痾去體（解病也）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孫曰詩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然吾子所論排釋老（一有之說）不若著書囂囂多言（囂音喧也○囂許驕切）徒相為訾若僕之見者（一本之作所字下無者字）則有[illegible]此也

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一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為好辯也然從而化之者亦有矣聞而疑之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則其觀吾書也（書下有可字）固將無所得矣（趙本無所矣二字）為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人既過之

猶懼不及矧今未至（樊曰籍書謂參戎府公書謂到公府皆指汴也按公以正元十二年佐汴時年二十九故云）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十然後為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為無實駁雜之說（樊曰駁雜之說世多指毛穎傳蓋因旺言有去韓公著毛穎傳好事者塞之感張籍以書勸之以耳而不知籍此書乃與公酬答於貞元佐汴時而毛穎傳後呂汲公年譜考之則元和七年所作又柳子厚書毛穎傳云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子厚以永正元年出為永州司馬凡十年則毛穎傳誠元和間作後此書十有餘歲然言未可憑也○一本人之無之字）此吾所以為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也（趙本作裸躰也）若商論不能下氣（商字一作高者非）或以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張籍遺公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新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材識明曉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為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為此而止未為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諭之不

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於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疢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事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夫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興聖人之道欲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駮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抃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於字上一本有盛德二字）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孫曰昌言猶公言也）擇其可語者誨之猶

時與吾悖其聲譊譊尼交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孫曰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声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孫曰孔子適陳遇陳被吳攻大亂故絕糧論語在陳絕糧云云畏於匡孫曰孔子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論語子畏於匡毀於叔孫亦見論語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道本云其窮也亦窮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

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揚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其為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為書書為一作下同為書者皆所為不行乎今而行乎後者也一本所為作也謂後者也所作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俟五六十為

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為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為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唐史有非好己之道勝也一句非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之所傳之道也一作之所傳者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

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孫曰見詩淇奧之詩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豈害於為道哉一本作烏害於為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孟君東野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書啟

與孟東野書東野本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一本而下又有又字足下知余心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言之而無聽也一無之而二字唱之而無和也一無之而二字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與一作以足下知余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一本作從今之人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一與其字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孫曰正元十五年二月乙酉從董晉喪出汴州四日而軍亂殺留後陸長原嚴曰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二月此言去年春則與東野書在十六年也無所與歸與一作以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孫曰主人謂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公往依焉哀其窮居余于符離睢上集注符離縣名睢水名在梁郡○睢宣佳切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韓曰是年秋建封辟公爲幕職故云被留也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補注十六年秋也○一無秋字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

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樊曰習之翶也公亡兄即禮部郎中雲卿之子弇也○下一作六集注雲卿之兄仲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補注即十六年四月也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春且盡時氣日熱日一作向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一本余皆作吾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文學不得其術一作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以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孫曰正元十九年公以言事出爲陽山令也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一作清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一本無萬一字今乃乘不測之舟一本作川字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

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請一作情）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耀（趙本作遁世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請一作情）猶將倒廩傾囷（囷一作箘）羅列而進也若愈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稛載而往（祝曰說文云稛絭束也苦貫切一作攟通用）垂橐而歸（樊曰管子小匡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又國語亦云字作稛載今所謂稛載垂橐語出此而公方且違寧營縣故其語相反如此橐囊也稛收拾也）足下亮之而已

上李實尚書書

月日（孫曰正元十九年）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再拜奉書大尹閣下（孫曰正元十九年三月乙亥以檢校工部尚書李實爲京兆尹）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嚴曰此書稱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退之以貞元十八年授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作此書時蓋已罷博士而未授御史正十九年也退之以貞元五年復來京師至是十五年矣）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家（樊曰實恃寵強愎專於聚斂公於順宗實錄備書之矣而於此書且復有赤心憂國之語夫憂民乃所以憂國實聚斂毒民如此曰憂國可乎公慊懼正直特行如此乃云爾何哉豈詩所謂因以箴之耶抑屈身以行道聖賢所不免也君子之所爲蓋有不可識矣○一本無如家二字）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韓曰正元十九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謹獻所爲文兩卷（謹一作謂）凡十五篇非敢自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兔書

（樊曰公正元十五年秋佐張建封于徐書是時作）

伏聞今月十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兔毛質全白（全一作皎）天馴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孫曰人立言如人之立左傳云豕人立而啼拱拱手也）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依類託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兔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絕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

且服罪也得之符離實戎國名（孫曰晉灼注漢書云符離匈奴王號也）又附離也（舊本作符離實戎國也名又附離也）不在農夫之田而在軍田（之田一作之家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阜之嘉名焉（附一作有安之嘉焉）伏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鑕（補注鑕椹也職日切）其屬畏威崩析（其屬一作之屬讀連上文）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一無答字）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念覩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邪（一作而默默賀也）愈再拜

上兵部侍郎李巽書（或作李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孫曰永貞元年）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嚴曰書稱守江陵府法曹參軍蓋永貞元年也退之以貞元二年入京師至此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窮究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

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益困（志一本作亦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孫曰琴操曰甯戚飯牛車下叩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纔至骭長夜漫漫何時旦齊桓公聞之舉以爲相）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韓曰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无言吾幾失子矣左氏昭二十八年傳云）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一無而字）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

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樊曰是歲十一月甲申李巽自江西觀察使入爲兵部侍郎）當天子新即位（樊曰是歲八月庚子憲宗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宜一作計）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鬷明之言（嚴祖叢切）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孫曰謂是陽山令時所作）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覽亦有可採干黷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韓曰生名汾按公有題洛北惠林寺云正元十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與李景興侯喜尉遲汾漁于溫洛又書薦汾于陸員外傪故知生爲汾也○一本題作答尉遲生汾書

尉遲生足下（祝曰廣韻虜複姓有尉遲氏○尉音鬱）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祝曰昭晰明也前漢暗昧昭晰○晰士列切一作而）優游者有餘（者一作而）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也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又一作豈）抑所能

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何愛之異也（其何一作何其）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樊曰楊子者或謂楊凌之子敬之字茂孝也傳書言其以華山賦示公公稱之士林即其人也未詳）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畧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以貌定（敢一作能以一作於）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戒（孫曰史記弟子列傳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皃取人失之子羽）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忽然忘也（敢一作能）到城以來（孫曰城謂京城）不多與人往還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補注東野德州平昌人）東野矻矻說足下不離口（韓曰矻矻語難也○矻居乙切又口骨切一作吃吃）崔大敦詩不多見（補注敦詩名羣）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翺書（一無七字）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一作既已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

金注重外而內惑也（韓曰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類（一無相字）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相公書（韓曰公元和元年自江陵掾召爲國子博士行至鄧州北境作是書以答于頔）

伏蒙示順聖文武樂詞（孫曰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頔獻順聖樂曲其曲將半行綴皆伏一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武順聖樂）天寶樂詩（一本作詞）讀

蔡琰胡笳詞詩孫曰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興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嚴曰笳音加胡人捲蘆葉吹之也蔡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興平中爲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後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以金璧贖之而嫁於董祀感傷亂離作詩二章世所傳胡笳十八拍蓋用文姬詩中語而作以贖文姬也移族從弁與京兆書孫曰京兆尹蓋李實也頃家河南從族居京兆執州人之禮道實書實使劉禹錫作答曰闕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啓然移羣從事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使使者修蹤於鄧海鉄焉不敢當事見禹錫集中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庚子至甲辰唐本無此自一字凡五日手披目視一作覩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一本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一無能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悸慄祝曰說文掉搖也悸心動也詩垂帶悸兮○掉徒弔切悸其季切掉一作悼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之奇才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相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甲辰加頓同平章事威動乎區極區一作樞天子之毗孫曰倚毗也詩天子是毗是也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一作言語文章與事相侔變化若雷霆變化一作煇赫一作燀赫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

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一無而字一無且字楊子雲言曰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韓曰灝灝富大兒噩噩明直兒○灝胡老切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韓曰管仲隰朋從威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韓曰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學問之一作之問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聖一作勝然且云爾者一作然則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啓

孫曰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榮陽人元和三年六月甲戌以餘慶檢校兵部尚書兼東都留守公時爲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猥字歐本作偎感戴戰慄一作慄若無所容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一作默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爲屬吏孫曰元和元年九月丙午餘慶爲國子祭酒公爲博士十一月庚戌餘慶爲河南尹公分司東都至是餘慶爲留守公爲都官員外郎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嚴曰集有送鄭十校理序涵即餘慶之子也序云愈爲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爲屬吏經時五年餘慶永貞元年八月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

爲太子賓客九月改國子祭酒十一月爲河南尹二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三年六月爲東都留守退之以元年

爲國子博士二年分教東都四年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上此啓時已五年矣竊自計較受

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當言未嘗

敢不言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

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

日與宦者爲敵樊曰皇甫持正爲公神道碑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中官讀功德使

司京城觀寺尚書鈐手公按六典盡索之以歸除其无良時其出入云云相伺候罪過惡言

詈詞狠籍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

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

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惷歸偪俛日日

遂踊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爲鳲鳩平均歌於

國風韓曰詩曹國風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毛氏云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

下上均平如壹從事獨賢雅以怨刺韓曰詩小雅北山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

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二章云我從事獨賢賢勞也伏惟俯加憐察類本無俯察二

字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樊曰按李習之狀公行云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辭于留守及尹

故軍士莫敢犯禁韓曰公上鄭公書其言剴切其退甚輕信乎史所謂篤道君子也嚴曰

退之以五年爲河南令其分司郎官日嘗論事失餘慶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故改云令雖

紫沙汰爲縣猶在相公治下又曰守官去官推令日指揮

愈啟愈愚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

絲毫事爲報答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

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於事一作故每於事未嘗

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

謝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

汰爲縣韓曰元和五年冬改河陽令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

離門墻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故吏下一無爲字改前所

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

而後察也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

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

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

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

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

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

縣駕一作毀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無一

矣字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一無也字昨聞相公追捕

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之爲政當有權

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

爲其長者一無者字安得不少致爲之之意乎少一作小爲一

作抑爲之之意一作爲言之意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

事說則與小人所望信者（與小人一作與諸小人）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萬一（一作生疑於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黤黮（祝曰黤黮甚黑也劉伶客至詩黤黮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明淨也孫曰黤黮曖昧也○黤烏敢切黮徒敢切）謂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私受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可自罷乃罷去（一本事爲字下有名字一本乃字作名字一本無乃罷二字）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故失大君子纖芥意如丘山重（故一作顧）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書

上宰相書（一有三首字一有一首字韓曰李肇國史補云進士得第謂之前進士公貞元八年登第其後以博學宏辭三試於吏部无成故十一年上宰相書求仕凡三上不報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皆庸人故不能用公是年五月遂東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孫曰光範門在宣政殿西南通中書省）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樊曰釋草云莪蘿蒿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一無也字）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孫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百朋言得祿多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賜之（賜一作錫）厚祿以寵貴之云爾（一本作又當爵命賜之厚祿云耳）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舟也（一本舟字亦作載）浮沉者物也（孫曰浮沉猶輕重也）言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沉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 補註邵氏聞見録云退之於文不全用詩書之言如田弘正先廟碑曰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廟其用詩之法如此上宰相書辭釋菁菁者莪二百餘字蓋少作也云云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 一本無此句 幸今天下無

事小大之官各守其所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嚴曰退之以大曆三年戊申生至貞元十一年乙亥二十八年也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韓曰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 孫曰抑退也與助也○與一作興 辯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 一無守字 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 祝曰懟說文云怨也詩彊禦多懟○懟音隊 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

妖淫諛佞譸張之說 祝曰譸張誑也書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音輈 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 一作卒無所成嚴曰答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則此所謂四舉三選也 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宅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 孫曰恤恤乎昭十二年左氏之文恤恤憂皃 濵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所謂抑長育之使成材 一作

使其成材材一作才 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 一作古君子之相其君也一又无之字 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韓曰孟子曰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 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一年 一本無一字 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 一作若不得其志則云云 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補注書洪範注云民有道有所爲有所執守汝

(則念錄叙之)不協于極(協一作弗協于極)不罹于咎(罹一作弗罹于咎)皇則受之(補曰書洪範注云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不罹于咎惡皆有可進用大法受之)而康而色(而汝也)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補注書洪範注云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則與之爵祿)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一作君子而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自抑又聞至謂也三十字一本無)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役一作沒)蓋將推己之

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為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於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廉於其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則一作其)因人之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矣(一作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儒雅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無其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

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孫曰閒即閑暇之閑)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所居(補注三國志若魚之走淵猿狖之赴木也)(孫曰狖猿類余救切)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從一作俗)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今國家之仕進者(一無令字)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者萬不有一得

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惟一作之)今若聞有以書上宰相而求仕者(上一作進)宰相不辱焉(宰相字上一有而字一有以字)而薦之天子天子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沉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以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所欲為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

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一作知所依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書一作常）輒採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一有伏字一有冀字）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張子韶曰退之平生本強人而爲饑寒所迫累數千言求官于宰相亦可怪也至第二書乃復自比爲盜賊管庫且云大其聲而疾呼矣嗚不知和何哉豈作文者其文當如是其心未必然邪）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　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閤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遁逃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

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人之救也（人字一作仁人二字）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往奔盡氣（往一作狂）濡手足焦毛髮（一有且字）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甚（一無甚字一作其愚甚一作其愚也）

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矣一作歟）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之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曰（一無曰字）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才能不足當吾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爲之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一有使及二字）防禦營田及諸小使等（一無及字）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韓曰禮記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與遊辟也可人也）或舉於管庫（韓曰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黄唐曰韓上宰相書歷道飢寒有顛躓於水火大聲疾呼之語柳上宰相書序其大厄比之號墜望救於千仞之下懼其不顧夫不用而窮乃士之常古人寧有乞憐如是乎或曰言不足以盡人柳嗜進改節咎其言可也韓無可書安得信一時之言疵其終身乎曰不然韓子亦幸而舉進士耳使其三書復薦謝恩指門將委巳以從人耶抑以身）

而向道邪故論人於已然則韓子之賢誠所難能觀人於未然則韓子之言不足爲法

後二十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羈旅（二字無）前鄉貢進士韓愈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也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孫曰史記周公子伯禽封於魯周公戒曰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孫曰說文云昆蟲蟲之總名妖草也）（昆蟲草木之妖如五行志所載是矣）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

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

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

不足以希望盛德如比於百執事（如一作至）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一作闕下其亦察之六字）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一無之於齊三字）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

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數色角切）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然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尊威惶恐無已愈再拜

答侯繼書

（韓曰正元八年繼與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宰相書不報遂東歸將出京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此則公上崔虞部書之時然則公時勵志如此宜乎爲百代文章之宗學者仰之如山斗云）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補注崔大名羣字敦詩）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甑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爲考官所辱（官一作功）欲致一書開足下（開一作闢）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欲一作復）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絶意不爲行亦自念（一無行字）方將遠去（將一作書）潛深伏隩（祝曰隩四方土可居爾雅厓內爲隩韓曰隩水厓也又藏也○隩於到切字一作奧）與時不相聞（一時）

（作世）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也（一無也字）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於一作于）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趙本无方藥二字）未嘗一得其門戶雖今之仕進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爲大賢君子者也（趙本無也字）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媿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爭一作事）既不得而

怨天尤人者（而一作卿）此吾今之志也（一本此吾之本志也）懼足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一無我字）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之退未始爲不進而衆人進未始爲不退也既貨馬卽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趙本月字作旬）有相問者爲我謝焉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樊曰立之字斯立正元四年進士唐進士禮部既登第復吏部試之中其程度然後命之官公正元八年第進士至是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乃遺公書比之數玉者故公以此書復之然公所學者堯舜三代孔孟之道其文則六經古文也時吏部所試者時文爾公以古文爲寶而吏部

（試以時文則公之王蓋未嘗獻也）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樊曰狼狽獸名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蹶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手筆上一有手字）扳援古昔（扳皮班切援于元切）詞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一無足下之三字）得之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故一作固）不然何

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好惡出於其心（司下一有者字）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亦禮部之類也

（一無也字）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乎俳優之辭（乎一作於）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忸女六切怩女夷切）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一無所字）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媿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

進于是選（于一作於）僕必知其懷慙（一無僕字懷字作揣）乃不自進而已耳（一作矣）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生一作出）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孫曰論語斗筲之人何足算也筲竹器容一斗二升）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孤窮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良工之剖（良工一作工人）然後

見知於天下雖刖兩足而不爲病（韓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楚厲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厲王殁復獻武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右足至共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寶玉孫曰琴操卞和得玉獻楚懷王王使樂正子占之言非玉也王以爲欺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王又以爲欺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刖王和抱其玉而哭王使剖之果有玉乃封爲陵陽侯○一本無而字一本作兩刖足而不爲病）且無使勊者再尅（勊強也渠巾切）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振者（趙本振字作進）尤非相悉之辭也（尤非一作非尤）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我戚戚也（一無足下二字）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及於一作未有）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

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一無其字）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韓曰漢武帝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能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曰能乃使山乘障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顏師古注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乘謂登而守之也公之意取此）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所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樊曰李習之答皇甫持正書云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淺鄙不足以發揚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人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竊不自度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于无窮是之所謂誅姦諛于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習之此論出公此書故耳○趙本作著盛德于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勊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伸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

再拜

答李翊書

（樊曰公答李翊二書或作李翺非也正元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於禮部公以李翊薦于傪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魏補注呂居仁云退之此書最見其爲文養氣妙處）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詞甚高

高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一無此三字一止與能字）誰不欲告生以其道（一作以道）之道德之歸也有日矣（一本作雖不欲告生以其道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趙本外字作餘）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室者也（室一作宮一无也字）烏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一作而可取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一有耶字）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

勢一作世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曄光也域輒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兩一作秦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補注禮記曲禮儼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一無其字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汩汩水流皃音骨又胡骨越必二切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一無心字譽之則心以為憂一無心字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樊曰自三代以還陵夷至於江左斯文掃地唐興正觀開元之盛終莫能起至正元來而公出於是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唱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爲喜者大聲不入於里耳而不笑不足以爲道此公所以喜若人人皆見而說之而譽之斯亦憂矣此所以爲憂李漢所謂時人始而驚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者其此之謂歟王荆公乃云力去陳言夸末俗可憐无補費精神好詆之過也汩汩然來矣浩乎其沛然者皇甫持正諭業所云韓吏部之文如長江秋注千里一道老蘇上歐陽書亦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者是也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源一作府無迷其途無絕其源一作无虛其府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嚴曰昔人論文章以氣爲主退之論佛骨徙鱷魚其使常山也視王廷湊若軒渠小兒以片言折三軍而牛元翼立出則氣之所養可知矣故其文粹然一出於正刊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豈非氣之盛者言亦從之乎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得用於人者趙本得字作待其肖於器一有邪无字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趙本施字作垂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一作有志乎古人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一有愈字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愈白

重答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寧有不可

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一作恭)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補注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得一作能)宜乎余之不爲也(余一作舍)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嚴曰孟子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互鄉之人難與言童子雖無知然能潔己以進聖人斯與之進矣又奚待其禮踰而情過邪)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耶求益於我耶(益一作荅)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固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一無生字)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愈白

代張籍與浙東觀察李中丞書

(韓曰中丞名遜字友道荊州石首人元和五年八月以遜兼御史中丞充浙東觀察使張籍時年爲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代之爲書上遜)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嚮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一無者字)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一無居字)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得一本作能字)惟閣下心事犖犖(犖呂角切一作卓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之一作於)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孫曰翺字習之爲浙東觀察判官元和六年以事至京師)籍於

李君朋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一本所上有其字)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而自悲(一無而字)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數字一作自致二字)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一無能字)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棄

於俗輩(一無輩字)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補注浙東所管七州謂越睦衢婺台處溫明也○一本無水字)戶不下數百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與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句一本无其字)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也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則一作故別一作計)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平生所知(平生字上有心中二字)閣下能信而置之於門耶(置一作致)籍又善爲古詩(樊曰白樂天贈籍詩云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其一有也字)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

(作籍)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聽一作聆)夫盲者業於藝必專故樂工皆盲(孫曰國語曰矇瞍修聲矇瞍盲也)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庶幾下一有其字)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也(也一無字)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籍慙靦再拜(靦音腆諸本無此五字)

答李師錫秀才書

(韓曰李觀卒於正元十年此書云故友元賓則當在十年後作孫曰師錫蘇州吳人或曰李師錫圖南)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則一作即)盛有所稱引(孫曰稱引稱誦也○一本作稱況)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包一作苞)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庸衆人(一本作非庸衆人趙本作非庸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卽如元賓焉(補注呂居仁云公此數句蓋出於孟子或問百里奚自鬻於秦)

(一章最見抑揚反復處其後曾子固答李沿書亦如此類宜詳讀○卽一作則)今者辱示書及文章(書一作今辱惠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怳若相接(怳說文云狂兒許往切)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孫曰不汙不苟也)甚矣子之心有似乎吾元賓也(乎一作於一无吾字)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歟(孫曰深於是者謂好其道焉者也)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陳生書

(韓曰陳生或云名彤或云名師錫以書求速化之術於公公以待己以信事親以誠而告之此與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之說無異君子之言自衆人視之雖若迂濶而其理實如此)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詞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科一作利)故愈

疑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嚴曰病乎在己蓋若所謂舜爲法於天下我猶未免爲鄉人是則可憂是也順乎在天蓋若所謂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也待己以信者信道篤而自知明是也事親以誠者啜菽飲水盡其歡是也）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爲衆人（然一作焉）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於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己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趙本去此十一字）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

盡其心不夸於外（一本於其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一作於其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養一作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其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一作古人之學）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獨守是說而俟見知焉（獨一作猶一無知字）愈白

答李翺書

（韓曰公貞元十五年以董晉死於汴後依張建封於徐未知所去就意習之以書勉之俾之入京城故公此書言其窮空家累无託及前日客京城之狀以答之）

使至辱書（一作使來辱足下書）歡愧來并（來一作交）不容於心嗟乎子之書言意皆是也（一無書字）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耶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孫曰貞元十五年二月宣武軍亂）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趙云養體之具一無以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

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誠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一作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所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堅一作執）（間一作門）開口論議其安能有所合乎（所一作以）僕在京城八九年（孫曰謂應進士時也）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已加長矣（一無已字）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得一作豈）賢公卿在下布衣

韋帶之士談道誼者多乎(誼一作義)以僕遑遑於其中(僕下一有道字)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忌一作忘)內無所資外無所從(一作縱)終安所爲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來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洿音汚)而處其所樂哉非不願爲子所云者(爲一作如)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孫曰此謂僕建封幕府謂在南陽公幕中也)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飽而嬉一作渴而飲)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

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尤少(所一作斯一無尤字)不知我者尤多(尤一作猶)吾豈樂於此乎哉(一無豈字)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以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昔者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趙本無在陋巷三字)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而爲之依歸(一無而字)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

饑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歡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書

上張建封僕射書 集註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于徐秋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書意以晨入夜歸爲不可其不諂於富貴之人可知也

九月一日 嚴曰是之以貞元十五年二月從董晉之喪自汴之洛聞汴之亂遂來彭城依張建封至秋欲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留幕中受命之明日見院中事目有晨入夜歸一件以爲不便乃於九月一日上書言之

愈再拜受牒之明日 節度推官牒 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輙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 孫曰定五年左氏王孫由于之言 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望其將所以報德者 望一作志 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 趙本云亦猶在也 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

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 孫曰孟子云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所謂無大相過也 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 一作令 而不好臣其所以受教 一作受命一無以字 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 一無其字 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言此事 趙云可以言此言一本可以此言進 愈之蒙幸於執事 一無之字 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 好一作待 執事之待士以禮也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也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也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也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也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也如此 一無賢字 苟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

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衰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孫曰任昉代范雲謝表云千秋之一日九遷荀奧之十旬遠至方之微臣未爲速達）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一本重有知己二字）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答胡直均書

（樊曰直均求謁於公望其稱薦爲科第計其後直均竟登正元十九年第此公書所謂時或道之之力也李肇國史補云文公引致後輩爲求科第多有投書請益者人謂韓門弟子云）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薪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斯須一作須渴）思想無已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一作爲行者）其誰能之所示千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屢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當一作答）如何夫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所益也（趙本所字作乃）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一有不得二字）則庶可矣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於人（語上一有謂字）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講禮釋友二篇比舊尤嘉（一作此書尤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愈頓首

上于襄陽書

（樊曰于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以工部尚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嚴曰書稱守國子四門博士當在貞元十八年秋也）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進之士（進一作達）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祝曰援推引進也禮記上弗援下弗推○援音爰推它回切）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踈也

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而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抱一作苞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一無而字其志存乎立功其一作辨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而未暇禮邪一无而字何

韓文一七　五

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閤下將求之　而未得歟古人有言曰請自隗始孫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誠得賢士與共國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樊曰戰國策燕昭王謂郭隗曰欲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對曰誠欲致士先從隗始王築宮而師之樂毅鄒衍劇辛皆往焉○隗五賄切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享一作宴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一無而字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一無之所二字世之齪齪者既不足以語之以一作與磊落奇偉之人磊魯猥切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

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觀覽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

與崔群書

韓曰群字敦詩清河人正元八年中進士第時群為宣州判官而公為四門博士洪曰劉禹錫云韓十八太輕薄謂李念八程曰某與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過人韓曰往還二十餘年不曾說著文章豈不是聰惠過人也按此書稱群不容口恐未必盡然蓋禹錫晚與公不相協遂惡之言爾

自足下離東都孫曰公時在徐州幕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孫曰正元十二年八月以崔衍為宣歙觀察使群與李博俱在幕府公送楊儀之序亦云當今藩翰之賓客惟宣州多賢與之遊者二人隴西李博清河崔群

韓文一七　六

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孫曰莊子靈臺者有持靈臺謂心也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一無者字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一無其字

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嚴曰此書最後言僕无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盡在貞元十八年守國子四門博士時也退之貞元二年與羣往還至是盡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一無所與二字）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而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一無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一作伏）考之言行而無

韓文十七　七

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畛音軫）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何從一作從何）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一無以字）不致白黑於胷中耳（致一作置）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

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一作去）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於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不嗜上一無有字）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炙之夜切）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

韓文十七　八

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竟如何（竟如何一作意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羮者同是人也猶是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怠崔君無怠（樊曰自太史公作伯夷列傳因論顏夭蹠壽且曰天道是邪非邪公至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曰天與人必異其好惡無疑然終之曰崔君無怠則亦勉其在己者而已此子厚天說所以歸之於仁義之意也）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見題注）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頴之上（韓曰伊山名頴水名嚴曰

伊穎二水名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穎水舊云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陽城縣今省入河南登封當
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憊蒲拜切左車第二牙孫曰傳五年左氏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注云車謂車牙也嚴曰車齒本所著骨也退之是時年方三十六齒落眼昏鬢髮皆白可謂早衰矣書有齒落詩去年落一牙蓋此年作也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
常閒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
其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
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
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子滿前
不能顧一作小兒滿前不能顧慮字一作眼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
僕不樂江南孫曰公家宣城官滿便終老嵩下一有山字足

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珎重自愛慎飲食少
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京給事書

樊曰京字慶復大歷元年中進士第貞元十七年京以考功員外郎公以四門博士嘗議禘祫十九年京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
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
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
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
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
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
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專一作辱以不
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
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
容若加其新也一有矣字屬乎其言若閔其窮也一有矣字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以一作知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嚴曰謂為四門博士謁告還洛之時也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
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
也悄乎其言其若不接其情也一作於情也退而懼
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

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
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
以并獻近所為文一無文字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
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孫曰郊時為溧陽尉生紙寫
補注邵氏聞見錄云唐人有生紙有熟紙熟紙所謂妍妙輝光者其法不一生紙非有喪故不用退之云送孟郊序用生紙急於自解不暇擇耳今人少有知者○生字今本作乏不加裝飾皆有揩注
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
而略其禮意一作言可也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孫曰宿字拱之婺州東陽人公同年進士反復公書詞而考之必其避謗而分教東都時作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能聞此言朋友道
缺絕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復
得吾子(一無復字)僕嘗憫時俗人有耳(一有而字)不自聞其
過懍懍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祝曰懍懍敬也一畏也力稔切○之
作久)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
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嚚嚚之徒
(嚚魚巾切)相訾百倍(訾毀也子爾切)足下時與僕並居(一無並字一竝
居字)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
而思之(一無之字)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
人者(獲一作服)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
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
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
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
以來尅己自下雖不肖人未嘗敢以貌慢之況
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
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孫曰禮記儒行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鳴
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恂恂而易
其行(孫曰東方朔之詞恂恂恐也許勇切)僕何能爾(趙本作不)委曲從順
向風承意(向一作望)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
(一作猶且擢不免云云)命也如何(命一作故一作可)然子路聞其過

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補注此本孟子之說)古人有言
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孫曰荀卿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
(諂諛我者吾賊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
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愈再拜

與衛中行書

(集注中行字大受御史中丞晏之子正元九年進士公始從董晉汴州又從張建封徐州二公甫卒而軍皆亂大受喜公脫禍以書遺公公後寓東都作此書與之故言其窮居之狀云)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
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
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
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
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一本又有不敢當不敢當六字)至於
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事一作業)皆聖賢之事
業知其智謀與力能任者也(一作知其智能謀其力能任也)如愈
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
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
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一無足下二字)亦
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
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
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

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得福爲不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補注武昌石大任曰韓愈謂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以孟子觀之貴與賤存乎天可也禍與福存乎天則不可也蓋禍與福在己而已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禍與福皆存乎己歟）名聲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

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絶一室之内有以自娱足下喜吾復脱禍亂（注見題）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愈再拜

上張僕射第二書

（樊曰公此書諫張建封擊毬事韓曰第二書諸或指前論晨入夜歸爲第一書也補注觀堂呂東叔云退之諫張僕射擊毬書變數百言使人意動神悚子厚勸李睦州服氣書費千餘言乃反緩而不切人才相去不可及哉）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嚴曰古者蹴鞠以毛實皮蹴踏爲戲後世圖木爲丸以杖擊之或於馬上謂之擊毬與蹴踘殊異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云毬驚杖奮合且離霹靂應手神珠馳正言擊毬也末章言此誠習戰非爲劇豈若安坐行良圖亦諫止之辭也）諫者不休執事不止此非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也（一作故）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人心也樂不可捨者患不能切身也（趙本作切人身也）令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墮一作墜）有激射之虞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必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在此其指要也（一無也字）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間之事明之耳（一無之字）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於一作其）血氣之相

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毬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筋角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凡五臟之繫絡甚微（絡歷各切）坐立必懸垂於胷臆之間（必一作卿臆一作腹）而以之顛頓馳騁嗚呼其危哉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補注昭二十八年左氏所載叔向之辭）雖愷悌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樊曰按李習之祭公文及公此日足可惜贈張籍詩則二子始皆從公于汴州今此書云近李翺從僕學文張籍亦學於僕則此書其汴州所作歟

辱示初筮賦筮一作仕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有得於今人也一無有字一無得字僕爲文久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一作卽小稱意卽人亦小怪之一無卽字大稱意卽人亦大怪之也一無卽字一無也字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者一無文字二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必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一本以爲亦作謂之不知古文真何用於今世也真一作直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嚴曰子雲晚悔雕蟲晉心與境慕周易而草太元當世之人或譏其尚白或病其可覆醬瓿或非其僭聖作經猶吳楚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子雲泊然自守不以屑意姑俟後世之子雲而已子雲之言曰一無之言二字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歎一作類其時桓譚亦以雄書勝老子以一作以爲孫曰譚字君山沛國相人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强而已哉一作乎此不爲知雄者一云此誠未必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芭音巴孫曰芭鉅鹿人嘗從雄居受太玄法言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一作侯芭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孫曰此禮記中庸之文○耳一作矣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翺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翺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翺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至乎至也庶幾下一無至字一有全字然閔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一有未知果能不叛去乎八字久而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與祠部陸傪員外薦士書

韓曰傪字公佐貞元十六年爲祠部員外郎十八年權德輿典貢舉傪佐之公時爲四門博士薦侯喜等十人于傪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墻之閒升乎堂而望乎室者乎一作于上同亦將一年于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採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

之事（一作士）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執事之與司貢士者（與下一有同字）相知識深矣（一無相字識一作誠）彼之所望於執事所（所字一作所以二字）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識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知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也（一作矣）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

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一有于野二字）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補注正元十九年喜中進士第後終於國子主簿）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補注正元十八年雲長中進士第）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為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妄詐佞之心（一作無邪佞詐妄之心）彊志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

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補注正元二十一年袁古中進士第）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補注正元十七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為京兆尹）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一作行）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補注羣玉不見于登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嫌畏譏而黜之邪）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慇懃而論之（論一作語）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補注貞元

十八年杞中進士第）張苰者（補注元和二年苰中進士第○苰一作弘）尉遲汾者（補注正元十八年汾中進士第○尉音鬱分扶分切）李紳者（補注紳字公垂元和元年進士第會昌中為丞相）張後餘者（補注元和二年後餘中進士第明年疽發背死）李翊者（補注正元十八年中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材也（蔡曰侯喜字叔起摭言云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榜帖韓文公薦十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六人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而權公三榜共放六人苰紳後餘不出五年之外皆捷矣韋紓卽羣玉也張後餘卽後餘也摭言所載與此書合）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收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以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補注正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三人登第公與焉一本无幸字）而未知

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孫曰肅字敬之礎大曆七年中第十五年卒○礎音楚）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樊曰歐陽詹傳云詹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梁舉八人殆此是也）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此句一無如此二字）至今以爲美談自後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可一作無所足信者）故䆮然無聞（○䆮與結切一作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一有與字）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以遊讌娛樂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惶懼再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書

與鳳翔邢尚書書（孫曰尚書名君牙[illegible]瀛州樂壽人[illegible]策行[illegible]書十五[illegible]二月[illegible]曰公[illegible]一年[illegible]上京師有不遇時之歎爲逢閒由鳳翔以學干求君牙蓋是年六月云與鳳翔一本作与西方節度使[illegible]）

愈再拜（一本作月日客有韓愈者再拜上書尚書閤下）布衣之士（[illegible]曰天布衣窮居草茅之士王公大人謂以勢位而下之者爲道在也）身居窮約不借勢於王公大人則無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業顯著不借譽於布衣之士則無以廣其名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其事勢相須其先後相資也今閤下爲王爪牙爲國藩垣威行如秋仁行如春戎狄棄甲而遠遁朝廷高枕而不虞是豈負大丈夫平生之志願哉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豈一作當）赫赫乎洸洸乎（孫曰洸洸武勇貌詩武夫洸洸是也○洸音光一本無洸乎二字）功業逐日以新聲名隨風而流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奔走天下慕義之人使或願馳一傳（孫曰傳驛也周禮使達于四方○傳音轉）或願摽一戈納君於唐虞收地於河湟（樊曰湟音皇水名出金城臨羌塞外東入河）然而未至於是者亦蓋有

其說云（一無其字）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遇士之禮未甚優請粗言其事閤下試詳而聽之夫士之來也必有求於閤下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正其宜也閤下之財不可徧施於天下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假如賢者至閤下乃一見之愚者至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閤下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亦一作又）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樊曰先是有布衣張分者與紹而千君牙軒然坐客上會吏攜簿書以請設賓錢五萬君牙怒其驕分不謝去曰吾在京師聞邢君牙一時豪俊今與設吏論錢云何君牙慙謝使引為上客留月餘以五百金為謝故公書云補云月）欲求待士之道盡於此而已矣欲求士之賢愚在於精鑒博採之而已矣精鑒於己固已得其十七八矣又博採於人百無一二遺者焉若果行是道愈見天下之竹帛不足以書閤下之功德矣天下之金石不足以頌閤下之形容矣愈也（一有固字）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識曰大曆九年也皇甫湜云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十三而能文（建中元年也）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識曰貞元八年或云退之貞元十一年去京師過隴閑游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以文名於四方前古之興亡未嘗不經於心也（一無也字）當世之得失未嘗不留於意也嘗以天下之安危在邊故六月于邁（補注詩公于邁）從來觀其師及至此都（一無至字）徘徊而不能去者（者一作而不能遽去一作而不敢遽進者）誠悅閤下之義願少立於階墀之下望見君子之威儀也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者誠以左右無先為容也（孫曰漢鄒陽曰蟠木根柢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一作居十日而不敢將涉者以佐理為先容也一作无先為之容）懼閤下以眾人視之則殺身不足以滅恥徒悔恨於無窮故先陳此書敘其所以來之意（一本重有之字）閤下其無以為狂（一無其字無一作毋）而以禮進退之幸甚幸甚愈再拜

為人求薦書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孫曰莊子求馬於唐肆肆猶廐也）過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孫曰莊子匠石之齊石當時匠名也）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逸一作遠）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孫曰爾雅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詩瑣瑣姻婭）是生于匠石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爾（一無爾字）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一無比字）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一有也字）然執事其

知其何如哉昔者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祝曰說文售賣物去手也承韶切）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祝曰燕代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比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之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見戰國策○一本作馬價三倍）其與其事頗相類（一有以字）是故始終言之爾某再拜

應科目時與韋舍人書

（嚴曰即貞元九年考宏詞試也）

月日愈再拜（一云應博學宏詞前進士韓愈謹再拜上書舍人閣下）天地之濱大江之濆（祝曰說文濆水崖也詩鋪敦淮濆○濆扶文切）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孫曰介甲也鱗者四一作比）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地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孫曰六尺曰尋倍尋曰常）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涸下各切）為獱獺之笑者（祝曰獱亦獺屬獱獺水狗也獱卑民切獺他達切○獱音賓獺吐曷各切）蓋八九年矣（一作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帖託協切）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致之清波乎（一無致字一作清波之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鳴且號之者（趙作目呼號之者一作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劉正夫書

（嚴曰正夫或作巖夫書云某於足下忝先進又嘗與游於賢尊給事給事劉伯芻也公詩有和虢州劉給事使君新題二十一詠即其人伯芻三子寬夫端夫巖夫巖夫字子耕登元和十年第進士）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一作皆能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之名（一無名之字）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一無問字）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嚴曰李習之云天下之語文章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而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

難此皆偏常而不流末識文章之所王也書曰朕即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死彼桑亦桑其下侯甸也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此非難也○一作無難無易 惟其是而已矣一作惟其是耳如是而已矣 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之一作文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沉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illegible] 李習之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不文傳之不遠 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一作之士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探一作[illegible]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耳顧常一作顧以書 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嘗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如何一無以為二字 愈白

答殷侍御書

韓曰殷侍御殷侑也公嘗薦侑堪任御史大夫太常博士後又有停送其自太常博士試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副李孝誠使回鶻則知殷侍御為侑无疑○一本題作殷侍御又一作侍郎

某月日愈頓首辱賜書周覽累日竦然增敬蹙然汗出以慚愈於進士中粗為知讀經書者一來應舉事隨日生雖欲加功竟無其暇遊從之類相熟相同不教不學悶然不見己缺日失月已月字或亦作日以至於老所謂無以自別於常人者每逢學士真儒歎息踧踖上子六切下資昔切媿生於中顏變於外不復自比於前人者一作於前人者蒙示新注公羊春秋韓曰齊人公羊高子夏門人作春秋傳新注殷侑也退之薦侑狀云兼通三傳[illegible]之外自有所得又聞口授指略[illegible]私心喜幸恨遭逢之晚願盡傳其學職事羈纏未得繼請怠惰因循不能自彊此宜在擯而不教者今反謂少知根本其辭章近古可令敘所注書惠出非望承命反側善誘不倦斯為多方敢不喻所指八月益涼時得休假假一作暇儻矜其拘綴不得走請務道之傳而賜辱臨執經座下獲卒所聞是為大幸況

近世公羊學幾絶何氏注外不見他書（樊曰後漢何休任城人太傅陳蕃辟与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妙得公羊本意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墨守謂如墨翟之守城不可攻也於是鄭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聖經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一作綣綣）若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一有之字）其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掛名經端自託不腐（樊曰何休所注公羊春秋公羊亦許之而序又侑所注今皆無傳或世遂之邪）其又奚詞將惟先生所以命

愈再拜

答陳商書

（集注商元和九年進士會昌五年爲侍郎典貢舉此書乃商未第前以文求益於公而公爲國子先生時作也）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所上一無之字）齊王好竽（羅曰事見韓非子）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求一作等）今舉進士於此世（一有也字）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誠一作雖）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一作不爲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來一作求）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一有之字）惟吾子諒察愈頓首

與孟簡尚書書

（樊曰孟簡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公元和十四年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遊人遂云奉佛氏其冬移袁州明年簡移書言及公作此書荅之）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孫曰元和十五年貶太子賓客分司孟簡吉州司馬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獲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一云手示披讀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万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一作傳愈近少奉釋氏者）此傳者之妄也（一無此傳者之四字）潮州時（補注元和十四年正月公謫潮州刺史）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十數一作數十）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孫曰司馬温公書心經後曰世稱韓文公不喜佛嘗排之予觀其与孟尚書論大顛云能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乱乃知公於書无所不覷盖嘗徧觀佛書取其精粹而排其糟粕耳不然何以知不爲事物侵乱爲學佛者所先耶）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且自身中血滯礙一無上六字以為難得一本云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孫曰是歲十月公移袁州刺史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補注詩旱麓之文傳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孫曰哀十六年左氏不為利諂不為威惕昭二十年左氏君子不為利疚不為義回疚病也

韓文卄八　十一

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一作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作非大惑歟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有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孫曰九法九疇之法斁敗也書彝倫攸斁。斁都故切

禮樂崩而夷狄橫戶孟切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孫曰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坑殺學士孫曰始皇三十五年始皇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案問諸生得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孫曰漢惠帝四年始除挾書者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一無十二三字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韓文卄八　十二

新者不見全經孫曰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藏於壁中召得之亡數十篇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一作所以以至于今泯泯也泯盡也彌盡切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向一作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祝曰後漢南蠻傳衣裳班蘭語言侏離侏離語不明也兒注蠻夷語聲也

（〇悚音宋）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爲此也（補注張俞論曰韓言孟軻輔聖明道之功不在禹下斯亦過矣孟子謂楊墨之禍未若洪水然而九年之害非禹不能平孔氏之道雖見侵毀然不由軻而後尊特救之由軻而興則不足謂之孔子之道使聖人復生必不易子言也）漢氏以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緜緜延延寖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不仁甚矣（甚一作耳）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補注不爲鄭少微曰孟韓之功其同二而立言行已其異五孟子於楊墨方其始也會闢視之而愈則曰火其書廬其居人其人一旦迸而歸也孟子受之而已矣而愈自序文輒詩歷觀此其同者二也孟子曰堯舜不徧愛急親賢也愈則曰一視而同仁孟子言必稱堯舜愈則曰王易王霸易霸也孟子曰性本善也而愈品爲三孟子曰墨亂孔也而愈合爲一孟子藐大人輕萬鍾召之則不往也愈則俛于頓汗辛相比其異者五也其曰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可謂能自知矣〇藐莫角切）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以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湜音植）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補注鄭瑞曰韓愈貽論佛骨疏有闢邪說距詖行之意斥守潮陽與大顛往來海濱及得孟簡書文過飾非至今仕官傳其言与大顛對釋氏之拔撰大顛之辞以非之誠自取也文可不擇哉）

荅呂毉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樊曰史記魏公子无忌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魏有隱士侯嬴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磨礲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爲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一作實）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邪（一作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邪將以講去其非而趨其是耳（一作去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也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一無此字）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以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

韓文十八 十三

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阿曲一作效俗一作攻阿俗一作效阿曲）灼灼明
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樊曰齊使人請管仲於魯魯於是罷公
使束縛以与齊使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小白親迎之郊而与之坐問焉任以香塗身曰釁一作釁）聽僕
之所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答渝州李方古使君書

（韓曰方古正元十二年進士書所言何南事迹或以公嘗爲河南令欲其指此然觀書意當是李使君以何南事迹囑公有言於朝也房式嘗爲何南尹及辛讜曰傾辛晃度以劉闢作難發兵署牒首曰闢副曰式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唯李虞仲請不然意使君之欲辨何南事跡者此耳）

乖隔年多不獲數附書狀（一無狀字）慕仰風味未嘗
敢忘使至連辱兩書告以恩情迫切不自聊賴

重序河南事迹本末文字綢密典實可尋而
推究之明萬萬無一可疑者欽想所爲益深勤
企豈以愈爲粗有知識可語以心而告之急哉
是比數愈於古人而收之何幸之大也愈雖無
節槩知感激若使在形勢親狎於要路有言
可伸之（一作有言可信之望）雖百悔吝不敢默默今既無
由緣進言之恐益累高明是以負所期待竊
竊轉語於人不見成效此愈之罪也然不敢忘去
其心期之無已（一無上四字）以報見待惟且遲之（且一作宜）勿
遽止罷（止一作弃）幸甚莊子云知其無可柰何而安
之若命者聖也（孫曰莊子德充符曰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傳
曰君子俟命（孫曰礼記君子居易以俟命）然無所補益進其獻
欲者抵增媿耳良務寬大愈再拜

元稹與史館韓郎中書

（補注元和八年正月乙亥以愈爲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郎中足下稹前與襄州文學掾甄逢遊
善逢即故刑部員外郎濟之子（孫曰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
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孫曰濟隱青嵓人服其操行約不欺凜）
採訪使苗公等五人（孫曰苗公名晉卿）皆以狀薦凡
十徵不起未以左拾遺就拜之（孫曰天寶十年）適値祿

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爲賓介玄宗可其
奏（孫曰授濟大理評事充范陽節度掌書記）祿山還至衛縣遣太守
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懼
及其難僞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
潛兆慮不得脫乃僞瘖其口復隱青巖（孫曰濟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衛令齊瑕誠信可託乃求使至書具以誠告令弟瑕密來羊血以爲瘖至夜僞嘔血疾不能支舁歸）
踰年而祿山叛卽日遣僞節度使蔡希德
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旣而甄生
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和色定若甘心然希
德義而舍之祿山亦不能致（孫曰祿山使希德領行戮者李橫等二人）

封刃來刃已至濟詐不起即就戮之鄭引頸以待希德嗟歎以實病告慶緒繼逆虜而因之於東都安國觀代宗復洛甄生卧匡床詣元帥府至則號擗自治代宗爲之動色遂命傳至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令從賊官因愬拜之受汙者莫不俯伏仰嘆恨不即死於其地補曰慶緒強留濟至東京至德二載十月元帥廣平王俶復東都濟起詣軍門上謁俶遣詣京師上命館之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之以媿其心以濟爲秘書郎寶應初拜禮部員外郎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仁之世而猶褊淺選懦者之所不爲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己之避深也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夫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曰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理平則爲公爲卿世變則爲蝗爲豕爲鏡爲梟者十嘗八九焉若甄生冕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蓋青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皆百一焉稹嘗讀注記補注國史爲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於來世耳于逢始生之歲補曰大曆中濟卒于襄州有子曰逢顏太師補注顏眞卿崔大傅補注崔祐甫皆爲歌詩以美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既長耕先人之舊田於襄之宜城補曰宜城縣耕田主廟地廣方十畝濟立墅于其左昇居歷年六十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耕節用以給足親戚歲穰則施餘於其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稹聞風既久因與之遊逢每冤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其所冤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疲言簡行孤得不爲驕闇之所排詞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生以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厚與稹遊願得所冤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既而自思淺賤之中猶願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邪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答元侍御書

集注公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稹以書言甄濟父子事於公筆之於史公荅以此稹書見上篇曰稹字微之實錄云元和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知制誥此書作九月五日蓋九年在史館時也

九月五日愈頓首微之足下前歲辱書論甄逢父濟（說曰甄姓也陳留風俗傳舜陶甄河濱其後為氏○甄音真）識安祿山必反即詐為瘖棄去祿山反有名號又逼致之濟死執不起卒不汙祿山父子事又論逢知讀書刻身立行勤己取足不干州縣斥其餘以救人之急足下錄是與之交欲令逢父子名迹存諸史氏足下以抗直（歐本抗字作伉）喜立事斥不得立朝失所不自悔（孫曰元和五年稹以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執政以其年少務作威福貶江陵府士曹）喜事益堅微之乎子真安而樂之者謹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當得附書今逢又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方一作十）以標白其先人事（白一作自）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第四品（孫曰元和八年正月以袁滋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滋辟逢為文學掾且表其父節行與推舉司直科宜載國史詔曰存樹風節謂之立名沒加褒贈所以誘善故朝散大夫著作郎兼侍御史甄濟早以文雅見稱於時嘗因辟召亦佐戎府而能保堅貞之正性不顧危機翻迸亂之僭萌不從會污義声可傳於竹帛顯贈未賁於松楸宜有方飾陳允叶彝典追加命秩以獎忠寃可贈秘書少監）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濟逢父子自吾人發春秋美君子樂道人之善夫苟能樂道人之善則天下皆去惡為善善人得其所其功實大足下與濟父子俱宜牽聯得書足下勉逢令終始其躬而足下年尚彊嗣德有繼將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而已也愈既承命又執筆以俟愈再拜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書序

與鄭餘慶相公書（韓曰時鄭相節制興元公誌孟東野墓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

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爲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閿鄉暴卒郊字東野）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爲遺孀永久之賴（樊曰是歲十月葬郊其費皆出鄭相及東野舊往還者以其餘財歸給其家郊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孫曰郊二弟酆郢）在江東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材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樊曰東野之妻兄弟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孟之深友（一作孟氏之深交）太子舍人樊宗師比持服（孫曰宗師居母喪）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前後人所與及裴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嚴曰墓誌云十月庚子樊子合凡贈賻而葬之以餘財付其家供祀樊名宗師字紹述）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敗伏望不至遠憂續具一一咨報不宣愈再拜

與袁滋相公書（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爲節度使帶平章事故公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今又薦於袁後狀薦于朝皆見集中云）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孫曰元和九年九月滋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荊南）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樊曰宗師字紹述時居母喪持服在東都除服公薦之於朝韓曰本傳不載宗師爲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孫曰正元十四年九月宗師父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卒）悉推與諸弟（孫曰宗師弟宗儒宗憲）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孫曰宗師家饒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答）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爲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爲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一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全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閤下儻引而致之密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使宜得棄絕之罪於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閤下篋櫝尚有闕少不滿之處猶

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慄韓曰說文云慄戾氣也質㣥切謹狀

與鄂州柳公綽中丞書韓曰公綽自御史中丞出爲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孫曰元和八年十月以公綽爲御史中丞充鄂岳沔蘄安黃觀察使

淮右殘孽嚴曰貲治通鑑云元和九年閏八月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魯山東畿命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以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用兵形勢退之與鄂州柳中丞二書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措示及則此書蓋在十年也尊閣本作孽尚守巢穴一作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孫曰莊子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頡奚結切頏胡江切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屬連也之六切

不聞有一人援枹鼓祝曰枹鼓槌也左氏右援枹而鼓陸德明釋文引字林云枹擊鼓柄也〇桴与枹同一音孚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一作日月助寇爲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一作六陳師鞠旅孫曰詩征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鞠告也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樊曰元和十年詔公綽以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討吳元濟公綽曰朝廷謂吾書生不知兵耶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抵安州聽以軍禮迎爲公綽謂曰以公世將曉兵吾且欲署職以兵法從事聽曰惟命以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都虞侯三職受之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將曰行營事一決都將聽被恩畏威遂盡力當時淮州其知撫士卒家有疾病公綽厚給之人皆感喜故每戰皆捷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祝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通俗文云小蹋謂之踶樊曰公綽所乘馬踶殺圉人公綽命殺馬以祭或曰圉人不自備耳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駑必殺之補注邵氏叙訓及新舊唐史並以殺馬爲公綽爲襄陽節度使時事司馬溫公考異正引公此書證之云乃鄂岳時事叙訓舊傳誤新史承之亦誤〇踶徒計徒兮二切一作蹄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鬭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孫曰孫子將者人之司命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用自愛

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蜀本無之心二字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孫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孫曰兇豎吳元濟也其父少陽死時元濟年二十二莊子云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〇煦音詡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孫曰

元濟叛引兵寇舞陽焚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州及翟陽人多逃伏山谷間其為驅剽者千餘里關東大恐 丞
相公卿大夫勞於國議握兵之將能羆貔虎之
士 祝曰列子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 韓曰貔獸名說文貔貍屬以猩者○貔春脂切 畏懦蹴蹜 韓曰
蹴蹜足迫也上子六切下所六切 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
下能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
行陣 行戶郎切 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
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
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 閼一作閉 愚初
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 蜀志劉備為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
容謂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豈以為閤下真

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
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
適機宜而風彩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
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 益字一作盆 悚一作愧 夫一眾人
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 蘇曰荀子天下人之所歸 有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
之降莫不喜悅 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充其言
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
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 歲一作年 況此小寇安足置
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幸甚夫遠徵
軍士行者有羈旅別離之思居者有怨曠騷

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
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
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 嚴曰退之
論淮西事宜狀首言諸道發兵或二三千人與賊不相諳委臨陣便退
進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
小小俘劫皆能自防徼賊侵深諳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頗自
備衣糧以討冠賊若今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
後易使歸農 與此書所言之意正同 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
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
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樊曰公見議 詳見論淮西事宜狀 閤下
以為如何儻可上聞行之可否 一无可字 計已與裴中
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 樊曰憲宗元和十年五月遣御
史中丞裴度視師西行營觀用兵形勢還奏攻取策多合上
旨時鎮州節度王承宗淄青節度李師道謀緩蔡兵遣盜刺
殺宰相武元衡又刺度傷首而免議者欲罷度安二鎮上怒
曰吾常用度足破二賊遂拜度為相以主東兵其後討蔡不利群
臣多請罷兵獨公與度合議淮西事宜宰相不使公降為右
庶子十二年八月公卒從度于蔡十月執元濟淮西遂平公
錄則拔還十一年為李道古代
還矣平蔡之功不與也惜夫 幸甚不宜愈再拜

荅魏博田弘正僕射書

韓曰弘正初名興為魏博節度田季安兵馬使季安卒子懷諫立委政家奴眾脅弘正使主軍務於是弘正與六州圖魏博貝衛澶相之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賜名為節度使元和七年也八年賜今名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 樊曰元和九年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本傳略之見李翱集
尊體動止萬福 動止一作起居 即日愈蒙恩改職

事樊曰按憲宗實錄元和九年公以考工郎中知制誥不任感懼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蘭曰此答田弘正書言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又言頌者又蒙不以鄙薄令撰廟碑今以碑攷之云元和八年冬矣則此書亦在八年冬矣欣慰殊深賚善十一郎行孫曰弘正子布肇肇早字章已曾附狀伏計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韓曰猥并鄙也鄙海切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項者又蒙不以文字鄙薄令譔廟碑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奉詔為弘正作先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一有求字因問問一作粗述下情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

讀再三但增慚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所宗伍望益尊謙巽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根以官守拜奉未由無任馳戀謹因使廻奉狀不宣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補注李尚書名絳或作李實尚書者非是嚴日李尚書即李絳耳絳退之同年進士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為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書云離闕庭則此書在十年也

日來一作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昨離闕庭孫曰元和十年以禮部尚書李絳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遊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最深最厚韓曰絳与公同年故相好如此嚴曰絳為相擢退之為太史故云於久故遊從之中蒙知待最深最厚無有比者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隕涕有兒女之感獨宿直合樊曰公時以考工郎中知制誥無可告語展轉歔欷不能自禁華州雖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掛時事務為深崇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自愛副

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荅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

韓曰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放臺參後不得為例一本題作京尹不臺參荅友人書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荅桂觀察使帶中丞一無使字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洪曰按魏氏春

叙云故事御史中丞与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上令多
遜避不欲備留然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
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執政要務
後不爲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唐本事須臺參下云亦是
何典故亦令尚与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豈以爲然
便令宣与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閣本夫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一无大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
道理有何所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
定制也樊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然
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公爲兵部侍郎而出紳爲江西觀察
使紳劾辭泣訴帝復留紳爲兵部侍郎公復爲吏部按正元
十八年公爲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傪李紳在焉紳時
其下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非之者又韓公
覺紳以附逢吉獨王黄州皆丁
晉公書以謂曲在紳盡公論也停推巡孫曰謂推官也與緣府中
褊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要說豈有此事小人

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
止於智者孫曰荀子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不及
自修報伏惟照察

送陸歙州參序 并詩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
刺歙州孫曰陸傪字公佐吳郡人正元十六年爲祠部員外郎十八年執事者上言其才請爲宣東
方守臣表一二千石之缺乃以傪爲歙州刺史朝廷夙夜之賢孫曰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都邑游從之良從一作居齎咨涕洟孫曰易萃卦之辭齎咨涕洟自目曰涕自鼻曰洟○齎將西切咸以爲不當去歙大州也刺史
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

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所察孫曰宣歙池三州觀察使治宣
州歙爲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
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齎咨涕洟以
爲不當去者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
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或謂先一州而後天下
一或作豈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於是昌黎韓愈道
願留者之心而泄其思泄一作渫也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華一作美我佩之光一有兮字陸君之去兮
誰與翱翔一有兮字斂此大惠兮施于一州今其去矣
矣一作兮胡不爲留爲一作去我作此詩歌于逵道孫曰逵大道也

爾雅九達謂之逵無疾其驅天子有詔樊曰是歲四月二十八日傪未至州卒于道

送孟東野序孫曰東野名郊正元十二年登第閑四年調昇州溧陽尉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
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
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
之爲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
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爲作有其皆
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

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一作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敓（祝曰推敓強取也廣韻引古周書敓攘矯虔敓古奪字一作奪）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於唐虞（一無於字）咎陶禹（咎或作皋）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嚴曰古者有文事振木鐸武事振金鐸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言使之振文教於天下也揚子雲所謂金口而木舌是也）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於楚（[illegible]楚二字嚴曰莊子疏云荒唐廣大也大荒者大而不治唐[illegible]免絲別名免絲无根以況言之无根也莊子著書三十三篇其道以老聃為宗蓋有意乎救道德之本至若詆訾孔子然其諸篇論古之道術乃自䂓於諸子之列而孔子不與焉則其尊吾聖人也至矣）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illegible]）臧孫辰（孫曰臧武仲名辰魯大夫）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孫曰申不害韓昭侯相有書六篇）韓非眘到（祝曰眘到在申韓前申韓稱之有書四十六篇眘古慎字）田駢（孫曰駢齊人會著書二十五篇居稷下號曰天口駢○駢蒲眠切）鄒衍（孫曰衍居稷下著書四十九篇號談天衍）尸佼（祝曰佼魯人商君師之鞅死入蜀著書二十篇號尸子死因葬蜀○佼古爻切又音絞）孫武（嚴曰武吳人著書十三篇言兵法）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洪曰舊本浮字作淳當從舊本）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補注章法度也）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樊曰子昂梓州射洪人）蘇源明（孫曰源明字弱夫京兆武功人肅宗時官秘書少監）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樊曰文章之盛三代以還無出漢唐而漢四百年司馬相如唐三百年子昂為之唱公於文章少所推可而每論漢唐未嘗不以二人為稱首）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一無東野二字）其高出魏晉（一作皆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嚴曰孟為溧陽尉時也）有若不懌者然（一作不懌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送許郢州志雍序

(韓曰志雍安陸人正元九年登第十八年刺郢州時于頔節制山南郢爲屬邑頔斂民力急故韓公因志雍行序以規之)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頔(孫曰頔字允元正元十四年九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頔音迪)累數百言其大要也(一無也字)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聞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恒相求而不相遇(一作而喜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爲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出之材(一無出字)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荅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爲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恒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孫曰事不從者謂不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爲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爲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爲刺史者恒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孫曰府謂觀察府)爲觀察使者恒急於其賦而不以情信乎州(縣一有縣字一作縣)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爲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如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一作從)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一有也字)

送竇平從事序

(韓曰竇平正元五年登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孫曰甌今溫州閩今泉州皆古百越之地○越一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孫曰次謂十二次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於辰爲丑吳越之分野)其星牽牛(孫曰漢地理志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連山(孫曰連州西南百五十里有黃連嶺隋文帝以此名州)隔其陰鉅海敵其陽(孫曰陰陽南北也○敵一作敵并或作敵)是皆島夷卉服之民(孫曰島夷卉服禹貢之文海曲謂之島卉服草服葛越之類○皆一作緇戎一作居)風氣之殊著自古昔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癘疫不興(疫一作疾)瀕海之饒(瀕水崖○毗賓切)固加於初是以人之於南海者(一作之於)如東

西州焉皇帝(韓作帝即)天下二十有二年(洪曰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至正元十六年凡二十二年孫曰正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南節度使)詔工部侍郎趙植爲廣州刺史盡牧南海之民(牧一作收)署從事扶風竇平(孫曰平扶風平陵人正元五年登第)平以文辭進於是行也(是一作其)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樊曰牟字貽周正元二年登第)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孫曰牟爲東都留守判官時公自徐州依居于洛)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知己不憚行之遠也(趙云不嫌我於行遠也)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能合文辭以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孫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韓公時爲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節(舊本節字作序正)又樂之尤也(尤一作洗)四方無闘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閒暇肇置三令節(洪曰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爲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元壬午癸未間公爲四門博士故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朔始置耳○一本止云肇置令節非)詔公卿羣有司至于其日率歐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少儀(韓曰少儀大曆二年登第)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于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醆斚序行(醆阻限切斚古馬切舊本斚作序行作有序)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辭一作與)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愉愉如也(趙本作與與如也)有一儒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樊曰按家語孔子云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孫曰礼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樊曰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得其爲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其曰宣父操按琴操將歸猗蘭龜山皆孔子所作也操以琴操者謂困厄而不失其操也賡續也)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孫曰舞雩祈雨之壇在沂水之上樊曰論語云風乎舞雩詠而歸今闕里宣聖廟西南一里有壇曰雩周回八十步高二丈臨沂水即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地也)及暮春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暭下第序(樊曰按序云齊生之兄爲時名相出藩于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晙映皞照無有暭者豈傳後改名皞或昫耶○諸本或作齊暭或作齊暤)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疏

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不以親疏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也（一無之人二字一無之人也三字）故上之人行志擇誼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人克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一無詳字）見一不善焉可得明而去也（一無明字）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仇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謂之忠（傳注襄三年左氏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祁奚子也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又襄二十一年左氏羊舌虎叔向之兄也因之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於是祁奚聞之見宣子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眾人之所同好焉矯而黜之乃公也眾人之所同惡焉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祝曰怫鬱也莊子謂已鬱人則怫然作色○怫音弗）有內愧之心若是者（[illegible]）俗所謂良有司也膚受之訴不行於君（[illegible]）（膚受塵垢久之乃見）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嗚呼今之君天下者不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難一作艱）為人向道者（向一作嚮）不亦勤乎是故端居而念焉（焉一作之）

非君人者之過也則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私其親（一作生於私其所親）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除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孫曰論語必世而後仁）不可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于鎮（樊曰正元二年正月齊映拜相明年正月貶夔州歷衡州又之為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十一年七月卒○一無鎮字）南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豈枉我哉（[illegible]）我將利吾器而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一作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眾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既不得志矣（一云既至矣一云既屈矣）而曰我未至也不以閔於有司（孫曰禮記儒行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注閔病也）其不亦鮮乎哉吾用是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樊曰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正元十一年皞元和二年登進士第而辟之焉）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

覲其親（覲一作拜）一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爲戒密來太學舉明經者累年不獲其選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業而三禮是習（樊曰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樊曰三禮科正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爲鄉榮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儀容信合於禮矣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耶

送李愿歸盤谷序

（樊曰正元十七年作時公年三十四脫汴徐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權於中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亦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篇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補注此序孟州濟源有石本其間異同當以石本爲正今文注其下）

太行之陽有盤谷（孫曰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源縣）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宅處也）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於人（於一作于）名聲昭於時坐於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孫曰旗旄類以犛牛尾注於竿首故因以爲名）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illegible]物各操持者）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畯滿前（今本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而今本作以）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便安也毗連切）秀外而惠中飄輕裾（裾領也）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妒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今本作主上）用力於當世者之爲也（今本作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遠望（今本作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茹食也）釣於水鮮可食（孫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鮮鮮小魚）起居無時惟適所安（今本作之安）與其譽於前（有譽於前一作與其）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樂於身（一作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維繫也）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韓曰趑趄行不進○孫曰趑趄跋踏也○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祝曰楚詞喜囁嚅而未安作注囁嚅小語詳於貌廣韻作多言非孫曰囁嚅不敢出口也○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污穢而不羞

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下一作）維子之稼（可一作可穡可食）盤之泉可濯可湘（祝曰釋文湘烹也于以湘之○可湘而沿一作可沿一作可遊）盤之阻（阻險也）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容於切）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央一作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孫曰不祥謂魑魅之屬○禁一作噤）飲且食兮（且一作則）壽而康（一作既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膏音告）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韓曰徜徉徘徊也孫曰博雅云徜徉戲蕩也○上辰羊切音常下余章切音羊）

唐人跋盤谷序後

隴西李愿隱者也不干譽以求達每辭榮而自晦跡寄人世心游（闕）清樂人智賢（闕）之間信古今一時也昌黎韓愈知名之士高愿之賢故叙而送之于（闕）縣大夫博陵崔侯披其文稽其實是用命工勒石于谷之西偏以旌不朽云唐貞元辛（闕）歲建丑月渤海高從（二闕）字（○樊曰按正元十七年歲在辛巳歐陽公集古錄云當時退之官尚未顯其道未爲當時所宗師故但云知名士然當時送愿者爲不少而獨此序蓋其文章已重於時也）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序

送牛堪登第序

韓曰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見本篇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樊曰唐制取士之科有明經而明經之別有五經三經二經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穀梁二傳爲小經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明經先貼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有司者去民畝而就美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於其門者豈有司之待之也一有御字御一作抑以公不以情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其進而謝於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有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違衆而求識衆一作俗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於一作爲不爲幸矣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送董邵南遊河北序

樊曰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孫曰謂荆軻高漸離之屬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孫曰利用之材也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一作出乎其性情者哉然吾嘗聞一作吾嘗所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孫曰古所云卽上所云也〇云一作謂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樊曰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樊曰史記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軻嗜酒日與屠狗飲于燕市酒酣以往於市中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樊曰此序與送許郢州序同意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孫曰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孫曰仁惠也張晏注漢書云三族父母兄弟妻也如淳云父族母族妻族及其朋友故舊樂

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祝曰城邑郡邑也）苟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孫曰鄉里之吏謂里胥之屬）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自辯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孫曰不宣謂不得自宣達也）賦有恒而民產無恒（恒常也胡登切）水旱癘疫之不期（孫曰不期不可期也）民之豐約懸於前（前一作州縣）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孫曰禮記十國以爲連連有帥連帥節度使之任也）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也崔君爲

韓文二十

三

復州其連帥則于公（樊曰鄧復在唐悉隸山南東道公連許鄧州及此崔復州二序皆言及于公于公名頔字允元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嚴曰上于襄陽書在貞元十八年則送許郢州崔復州序皆在此時也）愈以爲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孫曰庸信用也）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爲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韓曰唐制取士有童子科公此序言之甚詳）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緜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

韓文二十

四

矣斑白之老半焉（一無之老二字一作斑白者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張童子生九年自州縣達禮部一舉而進立於二百人之列又二年益通二經有司復上其事緜是拜衛兵曹之命（孫曰衛謂左右衛兵曹謂兵曹參軍）人皆謂童子耳目明達神氣以靈余亦偉童子之獨出乎等夷也童子請於其官之長隨父而寧母歲八月自京師道陝南至虢東及洛師（師一作陽）北過大河之陽九月始來反鄭（反一作及）自朝之文人以及五都之伯長郡縣（郡縣一作羣吏一作郡吏）皆厚其餽賂或作歌詩以嘉童

子童子亦榮矣（此句一無童子字）雖然愈將進童子於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嚴曰論語云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益者歟曰非求益者欲速成者也）夫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然則童子宜暫息乎其已學者而勤乎其未學者可也愈與童子俱陸公之門人也（樊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貢舉公登第時童子升於禮部）慕回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樊曰禮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其曰一無路二子之相請贈行與處也謂此○行一作出）故有以贈童子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曰公時為四門博士作後有詩送文暢師北遊其略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僧當少安草序頃刻許蓋謂此也）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孫曰揚子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弦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吾取以為法焉（一有浮屠師三字）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一作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嚴曰文暢是時將往東南退之作序送之其後元和北遊又作詩以送之所謂昔在四門館時有僧來謁即序貞元十九年事也）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一作作詩序）（韓曰柳集有送文暢師序無詩）解其裝（裝行橐也）得所叙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告下一無之字）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懿美也）文物禮樂之盛其心必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一無當字）日月星辰之所以行（行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幽謂幽暗也）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為一作就）而瀆告之也（孫曰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告工毒切）民之初生（嚴曰此下一段與原道篇意同）固若禽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而死者藏（藏葬也）是故道莫大乎仁義（大一作過於）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正一作大）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孫曰冊謂六經）中國之人

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爲而傳之邪爲下一有之字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爲已害也猶且不脫焉脫一作免弱之肉彊之食補注言弱者之肉強者所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邪補注溫公通鑑曰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貶潮州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益之以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於士民莫不尊信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力排之其言多矯激太過惟送文暢師序最得其要曰夫鳥俛而啄云云至寧可不知其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爲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卽乎新者弱也弱一作溺知而不以告之者告之一作告人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重柳請一作詩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送楊儀之支使歸湖南序

孫曰正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憑奏辟儀之爲觀察支使

韓曰正元二十年公在陽山作解見第二十一卷別知賦

余在京師時嘗閒當今藩翰之賓客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宗維翰藩翰卽謂藩鎮惟宣州爲多賢與之游者二人焉隴西李博清河崔羣孫曰貞元十二年八月以虢州刺史崔衍爲宣歙觀察使衍辟羣博爲從事樊曰羣博公同年進士羣與博之爲人吾知之道不行於主人於下一有其字與之處者非其類雖有享之以季氏之富孫曰論語季氏富於周公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不一日留也以羣博論之凡在宣州之幕下者雖不盡與之遊皆可信而得其爲人矣愈未嘗至宣州而樂頌其主人之賢者以其取人信之也今中丞之在朝嚴曰中丞乃楊憑也愈日侍言於門下侍一作待一無言字其來而鎮茲土也一無而字鎮一作領有問湖南賓客者愈曰知其客可以信其主者宣州也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者湖南也去年冬奉詔爲邑於陽山孫曰正元十九年十二月公貶連州陽山令然後得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及儀之之來也聞其言而見其行趙本云謁湖南之賓客於幕下及支使之來也聞其言而信其行於是知前之信之也不失矣○一無於是知已下二十四字則向所謂羣與博者向下一有之字於吾何先後焉一無於字儀之智足以造謀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詩書六藝之學先聖賢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輔其質宜乎從事於是府而流聲實於天朝也夫樂道人之善以勤其歸者勤一作勸乃吾之心也一有非文則不能五字謂我爲邑長於斯而媚夫人云者不知言者也工乎詩者歌以繫之繫一作繼

送何堅序

何與韓同姓爲近集注按何氏出周成王母弟唐叔虞後十一代孫食采於韓爲列侯韓王安爲秦所滅子孫分散居江淮間音以韓爲何遂爲何氏○與一作於堅以進士舉於吾爲同業其在太學也吾爲博士孫曰公時爲四門博士堅爲生生與博士爲同道其識堅也十年爲故人同姓而近也同業也同道也故人也於其志不得願而歸一無志字其可以無言邪堅道州人道之守陽公賢也孫曰正元十九年九月以國子司業陽城爲道州刺史○一無賢字道於湖南爲屬州孫曰湖南觀察使所管潭衡郴連道永邵等州治潭州湖南楊公又賢也孫曰正元十八年九月以太常少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一無湖南又三字堅爲民堅又賢也湖南得道爲屬道得堅爲民堅歸

唱其州之父老子弟服陽公之令道亦唱其縣與其比州比一作此服楊公之令楊一作陽吾聞鳥有鳳者常出於有道之國當漢時黃霸爲潁川守是鳥也一無也字一作是鳥也實集而鳴焉若史可信堅歸吾將賀其見鳳而聞其鳴也一有已字

送廖道士序

韓曰公永貞元年自陽山徙掾江陵道衡山而作○廖力救切

五岳於中州衡山嚴曰衡南岳也桂嶺在衡之南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爲宗一作衡山爲宗最遠而獨爲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韓曰駛馬疾行也疎利切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孫曰嶺謂五嶺郴爲州在嶺之上側南其高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焉窮氣之窮盛而不過過一作庭必蜿蟺扶輿祝曰蜿蟺盤屈騰貌以蜿蟺辯曰蜿蜒也蟺蚯蚓也嚴曰馬融笛賦蟉蛇蜿蟺王褒九懷云登蛇車弓扶輿相如子虛賦云扶輿猗靡○蜿於元切又音宛蟺市衍切又音善磅礴鬱積莊子將磅礴萬物以爲一注磅礴猶混同也釋文旁字又作磅沈徒嚴曰西岳詩磅礴壓洪原注曰蜿蜒扶輿磅礴鬱積皆氣積之貌○磅音旁礴音薄礴下一有而字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爲州又當中州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水銀丹砂石英鍾乳嚴曰白金銀也丹砂朱砂也石英本草有紫

白二種又有四色名鍾乳生石間也中光瑩如鵝翎管者佳橘柚之包孫曰書厥包橘柚包裹也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也意必有魁奇忠信才德之民生其間樊曰柳子厚送廖有方序云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奇怪之產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而罕鍾於人今廖生剛健重厚孝弟忠信以窮乎中而文乎外斷斷於陽德者公郁子厚之序與公此作其意一同任子淵曰陳无已贈二蘇公詩云岷峨之山中巴江桂樹出楩楠杵楯肯金丹玉砂良玉歐冶鳥用不足留異人間出嶺四方無已之詩蓋取此意也而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沒溺於佛老之學學一作教而不出耶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孫曰莊子云其容寂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奇而迷溺者耶一作迷惑沒溺者耶廖師善知人若不在

其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申以問之

送王含秀才序 樊曰含元和八年進士

吾少時讀醉鄉記 樊曰王績字元功隋末大儒通之弟也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 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 孫曰籍有詠懷詩八十餘首 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 一無發字 若顏氏之操瓢與簞 之下一有子字簞下一有食字 曾參歌聲若出金石 孫曰莊子云曾子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糵之託而昏冥之逃邪 孫曰麴糵之託昏冥之逃 謂醉鄉也何下一有事字 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 孫曰不遇謂不得聖人而師之 建中初天子嗣位 樊曰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 有意貞觀開元之丕績 樊曰貞觀太宗時開元明皇時河南同宮記云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栗奉職命才登良不敢私違 在朝廷之臣 一無朝字 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令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況

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 渾胡本切 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 一作是行 姑與之飲酒

送孟琯秀才序

孫曰元和五年刑部侍郎崔樞知舉試洪鐘待撞賦孟琯中第唐書藝文志有琯嶺南異物志一卷其嶺前人敗○琯古瀛州嚴曰孟琯元和五年進士嘗著嶺南異物志

今年秋 嚴曰即永貞元年也時退之在陽山遇赦已離貶所俟命於郴與琯相見也 見孟氏子琯於郴 樊曰永貞元年公自陽山令移江陵去嘗過郴州 年甚少禮甚度 度一作脩 手其文一編甚距 手其文注見下篇送陳秀才序 退拔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吾固心存而目識之矣 一作也 其十月吾道於衡潭以之荊累累見孟氏子焉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余益以奇之今將去是而隨舉於京師雖有不請猶將彊而授之 從其志知下同 以就其志況其請之煩邪京師之進士以千數其人靡所不有吾常折肱焉 孫曰定公十三年左氏齊高彊曰三折肱爲良醫 其要在詳擇而固交之善雖不吾與吾將彊而附不善雖不吾惡吾將强而拒苟如是其於高爵猶階而升堂 階梯也 又況其細者邪

送陳彤秀才序

韓曰公正元十九年冬自御史出爲陽山令遇澤州見陳彤於楊湖南門下永正元年徙掾江陵送彤舉進士彤後以元和十三年登第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韓曰說文纘繼也綴也祖管切非誇多而闘靡也靡麗也蓋學所以爲道爲于僞切下爲理同文所以爲理耳苟行事得其宜出言適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潁川陳彤始吾見於楊湖南門下孫曰楊湖南謂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楊憑吾一作余頎然其長孫曰詩頎而長兮頎長兒○頎渠希切吾一作余薰然其和吾目其貌耳其言補注筆墨閑錄曰公送孟氏子序云手其文一編甚鉅送陳秀才序云吾目其貌耳其言或疑其語子曰古文如此類者猶多手劄以進出敎求相如曰蘇子雲曰歷沙革髓余吾蓋用此以增其壯耳因以得其爲人及

其久也果若不可及夫湖南之於人不輕以事接爭名者之於藝不可以虛屈吾見湖南之禮有加而同進之士交譽也又以信吾信之不失也如是而又問焉以質其學策焉以考其文孫曰時公爲考官則何不信之有故吾不徵於陳吾一作余而陳亦不出於我此豈非古人所謂可爲智者道難與俗人言者類耶孫曰此二句司馬遷與任安書凡吾從事於斯也久孫曰斯謂湖南公時爲陽山令屬湖南管內○吾一作余未見舉進士有如陳生而不如志者於其行姑以是贈之

送王塤秀才序塤許元切

吾常以爲孔子之道一無爲字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孫曰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其餘亦成仕於諸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末益分補注原謂原流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樊曰子方名无擇魏文侯時人莊子所謂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者也魏世家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三人者君皆師之則子方與子夏同時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嚴曰陳師道云孟子之學出於子思子思出於曾子莊子之學出於田子方子方出於子貢荀子之學出於子弓子弓者仲弓也又曰子弓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端木生子貢退之則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爲莊周二說不同未詳孰是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莊子有田子方一篇荀卿之書語

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孫曰荀子非十二子篇云无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儒效篇云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其辭類多如此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樊曰史記孔子列傳云商瞿魯人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而公此序云馯臂子弓受易於商瞿從西漢儒林傳字也劉曰漢書云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馯音寒臂卯臂字共胡肱切一本作有姓名耳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嚴曰瞿字子木魯人受易於孔子一有蓋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祝曰宗宋本故余少而樂觀焉太原王塤示予所爲文好舉孟子之所

道者（祝曰道趨也）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其文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幸一作得）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祝曰欲之謂欲適也）猶航斷港絕潢（孫曰航行）以望至於海也（港水之別派潢積水池○港苦項切潢音黃）故求觀聖人之道者（一無者字）必自孟子始今𥳑之所由既幾於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檝（又一作人）知沿而不知止嗚呼其可量哉

荊潭裴均楊憑唱和詩序

（樊曰均字君齊貞元十九年五月爲荊南節度使憑十八年九月爲湖南觀察使荊即荊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貞元年佐均於江陵法曹詳見外集河南同官記一本作裴均非也據藝文志有裴均荊潭唱和集一卷則知決非均矣）

從事（樊曰從事謂府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集（孫曰卒集謂至終篇也一集一元集字）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之音一作者之語）而愁思之聲要妙（孫曰漢書中山靖王勝曰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汪云幼一笑切眇音妙眇微也思息利切）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發於羇旅草野（樊曰歐陽文忠序宛陵詩集云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窮人殆窮者而後工文也此論蓋亦公之意云）至若王公貴人氣得志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公（一作令僕射裴公）開鎮蠻荊（孫曰公謂裴均也詩蠢爾蠻荊）統郡惟九（孫曰荊南節度荊南管夔忠萬澧朗謂荊南統九郡峽江陵九郡也）常侍楊公領湖南之壤地二千里（孫曰孟子今滕壤地褊小壤地土地也○二或作三）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韓曰說文抉挑也一決切）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屬之欲切）而和之苟在編者（在一作有）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孫曰樂章謂樂府所歌之章）紀諸冊書（孫曰冊書謂史時也）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公謂裴均）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曰端公名益李相揆之族子大曆四年登第正元中幽州盧龍節度使劉濟辟爲府從事公因益詠東都序以送之勉其歸使爲濟言忠先家觀奉職如罪元時也）

元年春（祝曰元和元年舊本無春字）令相國李公爲吏部員外郎（孫曰李藩字叔翰元年爲吏部員外郎四年自給事中拜相六年罷樊曰藩傳第云擢吏部郎中豈元年爲外郎其後遷郎中也）愈嘗與偕朝（樊曰元年六月公始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而此序首言元年春春字必

羨文也道語幽州司徒公之賢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濟檢校司徒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孫曰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以落爲告哀使故至幽州樊曰考之史溫造當使濟矣李落使濟獨見于此入其地迓勞之使累至累疊也一作里每進益恭孫曰藩行旣達濟禮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鞾袴握刀祝曰鞾鞋鞾文云本胡服趙武靈王所服韓曰說文鞾鞮屬○鞾許加切帕莫轄切帕一作抹鞾或一作靸左右雜佩孫曰雜佩謂左右皆有佩非一物也弓韔服祝曰韔弓衣詩言韔其弓孫曰服所以盛弓韔也○韔丑亮切一作鞮一作張矢插房孫曰房所以盛矢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卽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孫曰將服謂將士之服及館又如是一作之卒不得

辭上堂卽客一無卽字一無卽客二字一階坐必東嚮一作向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孫曰十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也十二子相配孫曰十二子謂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也數窮六十其將復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樊曰按天寶十四年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范陽幽州也其年歲在乙未至元和九年甲午數窮六十一甲子終矣公此序元和四年二月以後爲之故云其後濟裨將譚忠說濟子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今兵發趙北李越人已蔵德隸十二城助魏破准燕无一日勞後世子孫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上疏因願奉朝請以盧龍軍入朝歸于有司忠說總在元和十四年其所云數窮必合者豈用公語耶何其相似也令天子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帥所律切下一本又有河字來覲奉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令

李公旣朝夕左右孫曰李公卽藩也朝夕左右謂爲相必數數爲上言數色角切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孫曰益父時官洛陽○一无東都二字東都之士大夫孫曰公時亦官洛陽莫不拜于門其爲人佐甚忠孫曰佐謂爲幽州從事意欲司徒公功名流乎千萬歲請以愈言爲使歸之獻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送區册序(補注集有送區弘南歸詩說者謂册即弘也其說見於送弘南歸詩區音歐區治子之後舊本皆作區今本作歐弘誤矣)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祝曰陽山縣名屬連州)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水有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廉一作其)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舟下一有之字)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韓曰篁竹甲也○一本云荒篠茅竹之間又一本篁字作叢)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孫曰鳥言語如鳥獸也嚴曰後漢度尚傳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聲似鳥也)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爲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爲而至(爲于僞切)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樊曰正元二十年公貶陽山令)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祝曰挐牽也女加切又女居切)升自賓階儀冠甚偉(冠一作觀)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孫曰莊子徐无鬼篇之文跫然行聲許恭切)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一作耶)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於一作乎)與之翳嘉林(翳隱也與上一有且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一作而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孫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吉一作告)歸覲其親(覲一作拜)酒壺既傾序以識別(識一作爲嚴曰識音志)

送張道士序(并詩)(樊曰公送詩有飲城南道邊古墓上逢中丞過贈兵部衛員外少室張道士豈此道士耶)

張道士嵩高之隱者(高一作陽又作南一本又作嵩高之有道者)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材寄跡老子法中爲道士以養其親九年聞朝廷將治東方諸侯(嚴曰東方諸侯吳元濟也一无諸侯二字)貢賦之不如法者(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淮南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自爲留後詔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等討之)三獻書不報長揖而去京師士大夫多爲詩以贈而屬愈爲序詩曰

大匠無棄材尋尺各有施況當營都邑杞梓用不疑張侯嵩高來面有熊豹姿開口論利害劍鋒白差差恨無一尺棰(祝曰棰杖也莊子一尺之棰○一本作箠又一云手恨無尺箠)爲國笞羌夷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師臣有膽與氣不忍死茅茨又不媚笑語不能伴兒嬉乃着道士服衆人莫臣知臣有平賊策狂童不難治(平聲)其言簡且要陛下幸聽之天空日月高下照理不遺或是章奏繁裁擇未及斯(一作期)寧當不俟報歸袖風披披答我事不爾吾親

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樊曰戰國策王孫賈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手取連環持孫曰持連環以示還意今日有書至
又言歸何時霜天熟柹栗收拾不可遲嶺北梁
可構寒魚下清漪一作伊既非公家用且復還其
私從容進退間無一不合宜時有利不利雖賢
欲奚爲但當勵前操富貴非公誰

送高閑上人序

韓曰贊寧高僧傳云閑烏程人克精書字宣宗書召入對御草聖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閑嘗好以霅川白紵書真草爲世楷法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

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膠糺也堯舜禹湯
治天下養叔治射孫曰養叔養由基楚人史記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射之百發百中
庖丁治牛補注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於此乎師曠治音
聲孫曰曠字子野晉平公時人扁鵲治病孫曰扁鵲即秦越人晉昭公時人僚之
於丸孫曰莊子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秋之於弈孫曰孟子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秋其名也伯倫之於酒孫曰劉伶字伯倫晉人樂之終身不厭
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
胾者也補注嚌嘗也胾大臠也禮左殽右胾○嚌在詣切胾側吏切往時張旭善
草書孫曰旭蘇州吳郡人樊曰新史張旭傳旭嗜酒每大醉叫呼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以爲神○一作喜草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
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發之
書下一有焉字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
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
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樊曰顛自言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孫舞劍器得其神故旭之書變動猶鬼
神不可端倪孫曰端倪不可測其端倪也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
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
迹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
銖孫曰錙銖小兒六兩曰銖精炎於中精一作情利欲鬬進有得有
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

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歐本作膠是其爲心必
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
遭頹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
之然乎補注東坡送參寥詩云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正謂此一段立意也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
能閑如通其術閑下一有師字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侑員外使回鶻序

韓曰元和十二年二月遣回鶻摩尼僧等歸國因命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以太常博士殷侑副之侑陳郡人正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及至回鶻責可汗无禮虜憚其言○侑音又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

大小咸臣順於朝（一本无於字）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孫曰謂小國不能自致因大國行得朝貢故曰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樊曰憲宗元和三年正月上此尊號）悉治方內（祝曰方內四方之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嚴曰憲宗之復兩京藉回鶻之師助焉故言於唐最親）奉職尤謹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又選學有經術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樊曰唐史所書事與此同惟史云八年而此云十二年史云還遷虞部員外郎而此云遷虞部員外郎以行不同耳當以此序為正）朝之大夫莫不

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樊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為太子右庶子）執盞言曰殷侯（一作大夫殷）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惘（嚴曰惘惘失志貌文紡切）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集注直謂直宿三省見論語吾日三省吾身〇三蘇暫反省息井切持字宋景文公作襆字）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洪曰或云持被入直當為句絶宋景文公云襆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能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耕於荒閬之野豹於窮巷之蔽此等皆新語也說曰刺刺語聲選風賦刺刺二字並音盧達切韓曰當音七迹切兩華言杜詩韓文无一字无來處潘岳閑達語云和崗刺促不得休公語疑出此前一音非是）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送楊巨源少尹序

（集注巨源新舊史無傳執文志云字景山正元五年第進士長慶中為河中少尹按張籍有送楊少尹赴河中詩云官為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蓋河中人也）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帳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韓曰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為太子太傅受為少傅元康二年上疏乞骸骨許之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泣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洪曰白樂天贈楊秘書巨源詩云早聞一箭取遼城相識

雖新有故情清句三朝誰是敵白頭四海半為兄注云楊贈盧洛州詩云三刀夢益州一箭取遼城由是知名樊曰因話錄云張洪靖三世掌書命在台生前代未有巨源贈詩云伊陟无聞祖韋賢不到孫時稱其能興張說家門又云巨源在元和中詩詠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工夫頗深以高文為諸生所宗公序所謂以能詩訓後進卿此也）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駟（宋本作匹）道邊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一无否字）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

相有愛而惜之者署以為其都少尹（孫曰丞相謂河中節度都即河中也○一无署字）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孫曰張籍亦有和裴司空酬滿城楊少尹詩）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歸（歸上一有於字）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誡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誡一作戒鄉一作家）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此句一无其在字）

送權秀才序

（樊曰公時佐汴州權自汴舉進士京師送以此序）

伯樂之廐多良馬（樊曰孫陽字伯樂秦穆公時人也）卞和之匱多美玉（韓曰卞和楚人獻玉於武王刖左足又獻於文王刖右足至懷王時抱其璞哭于郊王使玉人攻之果得玉）卓犖瓌怪之士（怪一作奇）宜乎遊於大人君子之門也相國隴西董公（一无董字）既平汴州（孫曰正元十二年七月以隴西公董晉為宣武軍節度使平汴州之亂）天子命御史大夫吳縣男（縣一作郡下同）為軍司馬（孫曰是年八月以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吳縣男陸長源為節度行軍司馬後）門下之士權生實從之來權生之貌固若常人耳其文辭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宮商相宣金石諧和（一作聲）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補注舂容大兒禮曰待其舂容然後盡其聲）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閱一作閲）愈常觀於皇都每年貢士至千餘人或與之遊或得其文（一有者字）若權生者百無一二焉如是而將進於明有司重之以吳縣之知其果有成哉於是咸賦詩以贈之

送李正字歸湖南序

（集注正字即仁鈞之子礎也正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元和初為秘書省正字湖南觀察推官公分司東都礎自湖南請告來覲其父於其還公以詩及序送之詩見第四卷末○其一本或作送湖南李礎正字序）

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平汴州（孫曰正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鎮宣武平李迺之亂）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孫曰礎父仁鈞知河陰院）日為酒殺羊享賓客李生則尚與其弟學讀書習文辭以舉進士為業愈於太傅府年最少（樊曰公年二十九）故得交李生父子間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樊曰正元十五年二月晉卒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判官孟叔度等）侍御亦被讒為民日南（孫曰仁鈞為人所告流愛州○日一作由一作嶺嚴曰驩州曰南郡一本作由南非也）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孫曰正元十九年）今愈以都官郎（一作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侍御

自衡州刺史為親王府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一無亦此二字李生自湖南從事請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周君獨存孫曰周君名君巢時為河南府司錄參軍○一本君下有巢字其外則李氏父子相與為四人離十三年孫曰時元和六年樊曰自貞元己卯至元和庚寅才十三年耳此云十三年豈退之与李別在戊寅歲乎幸而集處得燕而舉一觴相屬此天也非人力也侍御與周君於今為先輩盛德盛一作成若李生溫然為君子有詩八百篇傳詠於時惟愈也業不益進行不加修顧惟未死耳往拜侍御謁周君抵李生退未嘗不發媿也一無退字往時侍御有無盡費於朋友及今則又不忍其三族之饑寒聚而館之疏遠畢至祿不足以為養李生雖欲不從事於外其勢不可得止也重李生之還者皆為詩愈最故又為序云一作之

送石洪處士赴河陽參謀序

孫曰洪字濬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軍退居于洛十年不仕及是為河陽參謀補缺公以洪始終完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其為良之稱眞耳○一本謀字作謀序作詩序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為節度之三月韓曰元和五年四月詔用烏公重胤為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求孟州其曰節度之三月則是歲六七月間也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邙瀍穀之間孫曰嵩邙山名瀍穀水名皆在洛陽之境穀即澗水書云卜澗水東是也後改名澗冬一裘夏一葛一有食字朝夕飯一盂蔬一盤人與之錢則辭辭一作免請與出游未嘗以事免免一作辭勸之仕仕一作詞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後一作復若河決下流而東注一無而字一無下流而東五字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熟一作夷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卜下一有北字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孫曰元和四年三月成德軍節度王士眞卒其子承宗叛十二月詔吐突承璀率諸道兵討之樊曰地理志鎮州恒山郡本恒州天寶元年更名鎮成德軍所治也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途歸一作師治法征謀宜有所出所一作主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於是譔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一作事樊曰左氏傳僖三十年曰君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又襄八年曰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注行李行人也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晨則畢至張筵於上

東門外（孫曰上東門洛陽城門名）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眞能以義取人先生眞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一無凡去就二字）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常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一無敬字）無昧於諂言惟先生聽（生下一有是字）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圖一作啚）而私便其身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於是東都之人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遂各爲歌詩六韻（公詩見第四卷）遣愈爲之序云

（樊曰洪之河陽在府之明年召爲京兆昭應尉集賢校理又明年六月卒於是公誌其墓）

送溫造處士赴河陽軍序（樊曰造字簡輿大雅之五世孫）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祝曰左氏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而馬羣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邪（一無邪字）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焉苟無留良雖謂無馬不爲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懷材能深藏而不市者（懷一作恃）洛之北涯曰石生（石生石洪）其南涯曰溫生（溫生即溫造嚴曰石洪字濬川溫造字簡輿二處士皆居洛陽北涯曰石生南涯曰溫生即盧仝詩所謂水北山人水南山人是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以禮爲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於是以石生爲媒以禮爲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韓曰居守謂東都留守鄭餘慶）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孫曰東都有郭下二邑洛陽河南也公爲河南令）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咨而取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搢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唯相與將耳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縻於茲不能引去（能下一有自字）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爲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其一作貝）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爲

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焉（樊曰造文宗朝終禮部尚書）

送鄭權尚書序（孫曰權汴州開封人正元六年舉進士第）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隷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分四府府各置帥然嶺南節度爲大府（孫曰嶺南節度使統桂管容管安南邕管四經略使号爲五府）大府始至四府必使其佐啓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爲禮歲時必遣賀問致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府帥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孫曰屬著也左氏右屬櫜鞬即盛弓矢之器屬之六切）帕首袴鞾（帕莫轄切鞾許𦚢切）迎于郊及既至大府帥（一有先字）入據館帥守屏（樊曰屏猶當也必郢切）若將趨入拜庭之爲者大府與之爲讓至一至再乃敢改服以賓主見適位執爵皆興拜不許乃止虔若小侯之事大國有大事咨而後行隷府之州離府遠者至三千里懸隔山海使必數月而後能至蠻夷悍輕易怨以變其南州皆岸大海多颿島颿風一日（颿字一作飄颿字与帆同）踔數千里（祝曰踔敕角切又敕教切行皃○）漫瀾不見蹤跡（一無蹤字）控御失所依險阻結仇黨（一無仇字）機毒矢以待將吏（將一作仇）撞搪呼號（撞搪搪突也上徒江切下音唐字）以相和應蜂屯蟻雜不可爬梳（爬蒲瓜切与杷同）好則人怒則獸故常薄其征入簡節而疏目時有所遺漏不究切之長養以兒子至紛不可治乃草薙而禽獮之（孫曰周礼有薙氏掌殺草獮亦殺也祝曰獮田爲獮周礼遂以獮田○薙音替又音雉獮息淺切）盡根株痛斷乃止其海外雜國若躭浮羅（躭音耽祝曰自此以下皆東南海外國名）流求毛人夷亶之州（孫曰山海經海外有毛民之國郭璞云臨海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中洲島上吳孫權黃龍二年使人浮海求夷州亶州在海中所在絕遠卒不可至但得夷州數千人還）林邑扶南真臘于陀利之屬（樊曰林邑一曰環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真臘一曰吉蔑在林邑西北去京師二万七百里）東南際天地以萬數或時候風潮朝貢（一無貢字）蠻胡賈人舶交海中（祝曰舶大舟也李虔風俗通云晉曰舶音白○一作交舶其海中）若嶺南帥得其人則一邊盡治不相寇盜賊殺無風魚之灾水旱癘毒之患外國之貨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孫曰玳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其鱗如柔毛）奇物溢於中國不可勝用故選帥常重於他鎮非有文武威風知大體可畏信者則不幸往往有事長慶三年四月以工部尚書鄭公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踐其任（孫曰長慶三年四月權爲嶺南節度使）鄭公嘗以節鎮襄陽（孫曰元和十一年七月權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又帥滄景德棣（孫曰十三年四月權爲德州刺史德棣滄景節度使）歷河

南尹華州刺史（孫曰初權自河南尹出山南東道爲華州刺史）皆有功德可稱道入朝爲金吾將軍散騎常侍（孫曰元和十四年十一月權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穆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工部侍郎尚書（孫曰長慶元年權自河南尹入爲工部侍郎二年十月迁本官尚書）家爲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孫曰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求爲鎮守）可謂貴而能貧爲仁者不富之效也（韓醇曰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曰主于亂世貴而能貧可以後亡。孫曰爲仁不富語見孟子傳言權用度豪侈而此序乃云云豈公因以箴之耶）及是命（孫曰權至是除檢校右僕射興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傳云太常卿檢校僕射而序止云御史大夫疑權兼御史以往而其後始進檢校僕射也）朝廷莫不悅將行公卿大夫士苟能詩者咸相率爲詩（公詩見第十卷）以美朝政以慰公南行之思韻必以來字者所以祝公成政而來歸疾也（韓醇曰權終于山南。一本祝下有使字）

送水陸運使韓約侍御歸所治序（孫曰約本名重華後改名約武陵人。一本題作韓重華）

六年冬（嚴曰即元和六年也）振武軍吏走驛馬詣闕告饑（汲曰吾宗玉父去以文考之當是元和六年振武今麟州路也唐志與所考按唐曹諸所撰國鏡云振武所管麟勝二州五縣勝今府州也又云河東水陸運使所管營田三千三百頃一年收穫約落坡鹽一萬二千石傅權末二萬四千石充振武軍糧孫曰振武在單于東都護府城）公卿廷議以轉運使不得其人宜選材幹之士往換之吾族子重華適當其任（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盧坦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振武告飢時韓重華爲代北水陸運使坦以重華代審也）至則出贓罪吏九百餘人脫其桎梏給耒耜與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償所負釋其粟之在吏者四十萬斛不徵吏得去罪死假種糧齒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感奮相率盡力以奉其令而又爲之奔走經營相原隰之宜指授方法故連二歲大熟吏得盡償其所亡失四十萬斛者而私其有贏餘得以蘇息軍不復饑君曰此未足爲天子言請益募人爲十五屯屯置百三十人而種百頃令各就高爲堡（顏曰保土障小城也後漢注分築堡保言保土音保）東起振武轉而西過雲州（孫曰今化外雲中郡大同軍節度）界極於中受降城（孫曰東中西三受降城皆在豐州界雲三年朔方軍總管張仁愿所築）出入河山之際（一作險）六百餘里屯堡相望寇來不能爲暴人得肆耕其中少可以罷漕輓之費朝廷從其議秋果倍收歲省度支錢千三百萬八年詔拜殿中侍御史錫服朱銀其冬來朝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千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爲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務而兩得者也（或無一字）大臣方持其議（孫曰八年冬重華入朝宰相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語見食貨志所載營田事大抵與公此序相表裏）吾以爲邊

軍皆不知耕作開口望哺有司常僦人以車船自他郡往輸乘沙逆河遠者數千里人畜斃踣蹍交道費不可勝計中國坐見耗虛（虛一無見二字）而邊吏恒苦食不繼今君所請田皆故秦漢時郡縣地其課績又已驗自君從其言其利未可遽以一二數也今天子方舉羣策以收太平之功寧使士有不盡用之歎懷奇見而不得設施也（見一作死）君又何憂而中臺士大夫亦同言侍御韓君前領三縣紀綱二州奏課常為天下第一行其計於邊其功烈又赫赫如此使盡用其策西北邊故所沒地可指期而有也聞其歸皆相勉為詩以推大之而屬予為序

送鄭涵校理序 并詩

（涵庭瑜宰相餘慶之子正元十年第進士餘慶時為東都留守涵以告來寧及行公送之以序詩云○涵後更名澣）

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讎官曰學士曰校理常以寵丞相為大學士（孫曰開元十三年改集仙殿為集賢殿聚四部書其中置脩撰校理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宰相張說為大學士）其他學士皆達官也校理則用天下之名而能文學者（而一作士）苟在選不計其秩次惟所用之由是集賢之書盛積盡秘書所有不能處其半書日益多官日益重四年鄭生涵始以長安尉選校理（孫曰元和五年涵以長安尉為校理○一本校作為）人皆曰是宰相子能恭儉守教訓好古義施於文詞者如是而選在公卿大夫家選之子弟（一本選作在選之無選字）其勸耳矣愈為博士也始事相公於祭酒（樊曰元和元年七月餘慶為國子祭酒公時為博士）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東太學（樊曰是年十一月餘慶為河南尹公分教東都）今為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樊曰三年六月餘慶為東都留守公為都官員外郎分司○一作於居守）三[illegible]五年觀道德於

前後聽教誨於左右可謂親薰而炙之矣（嚴曰炙之石切孟子云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其高大遠密者不敢隱度論也其勤己而務博施以己之有欲人之能不知古君子何如耳今生始進仕獲重語於天下而慊慊若不足（祝曰慊恨也續漢志慊若不足○慊音歉）真能守其家法矣其在門下者可進賀也求告來寧（嚴曰以元和四年為校理五年寧親東都時餘慶為東都留守）朝夕侍側東都士大夫不得見其面於其行日分司郎吏與留守之從事竊載酒肴席定鼎門外（樊曰左氏傳成王定鼎於郟鄏杜預注云今河南城南三門正南曰定鼎門）盛賓客以餞之既醉各為詩五韻且

屬愈爲序詩曰 得洛字

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洛 孫曰書分正東郊成周又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才子富文華校讎天祿閣 孫曰天祿閣有寅此歐者丙以名閣以藏秘書嚴曰西漢未央宮有天祿閣以藏秘書揚雄校書天祿閣是也 壽觴嘉節過歸騎春衫薄 衫一作袍 鳥哢正交加 祝曰哢鳥声哢張呢○哢音弄 楊花共紛泊交親誰不羨 交親一作朋交 去去翔寥廓

開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孫曰韋侍講處厚字德載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工郎中以深聚開州刺史開州有盛山州名盛山郡詩附序後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

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 以之一作以 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得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之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詞章可謂儒者也 一無也字 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霤 補注說文霤屋水流也力救切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

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溪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詠歌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遊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䏰也 洪曰地理志云山南西道開州盛山郡義寧二年析巴東之盛山新浦通州之萬世西流置天寶元年更名朐䏰 樊曰朐䏰前漢志作朐忍巴東郡縣名也顏師古注朐音劬後漢注音蠢閏其地下濕多朐䏰虫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縣西劉禹錫嘉話則云夔州地名音蠢忍蚯蚓也土多此虫常至夜江畔出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狀蠢忍按集韻諸音皆通惟蠢音不收集韻又云朐䏰在漢中俗作朐非是公此云出於巴東以屬朐䏰則前漢志及後漢注爲得之 于時應而和者凡十人 樊曰序止見六人与此厚爲七今作十人疑字誤也 及此年 一無及字一作明年 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名處厚 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知厚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

書以範于太液亭長慶二年四月爲中書舍人 和者 一作爲和詩者 通州元司馬名稹爲宰相 孫曰元和十年三月稹爲通州司馬長慶二年二月同平章事 洋州 嚴曰洋州本漢成固縣秦爲漢中郡梁置洋州今爲洋川郡 許使君名康佐爲京兆忠州白使君居易爲中書舍人 孫曰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居易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十二月爲中書舍人 李使君景儉爲諫議大夫 孫曰景儉字寬中元和中爲忠州刺史長慶元年八月爲諫議大夫不言某州使君者連上忠州文也樊曰景儉時爲灃州疑有脫 黔府嚴中丞武爲秘書監 孫曰元和十四年二月以商州刺史嚴謨爲黔中觀察使長慶元年入爲秘書卒此言名武誤○一作秘書少監 溫司馬造爲起居舍人 樊曰溫造時爲武陵司馬今諸本皆云州名亦疑脫誤 皆集闕下於是盛山十二詩與其和者大行於時聯爲大卷

家有之焉慕而爲者將日益多則分爲別卷
韋侯俾余題其首

盛山十二詩　韋處厚

宿雲亭

雨合飛危砌天開卷曉牕齊平聯郭柳帶繞
抱城江

隱月岫

初映鉤如線終銜鏡似鉤遠澄秋水色高倚
曉河流

茶嶺

顧渚吳商絕蒙山蜀信稀千叢因此始含露
紫英肥

梅溪

夾岸凝輕素交枝漾淺淪味調方薦實臘近
又先春

流杯渠

激曲縈飛箭浮溝泛滿卮將來山太守莫向
習家池

盤石磴

繚繞緣雲上璘玢甃玉聯高高曾幾折極目
瞰秋鳶

桃塢

噴日舒紅景通流茂綠陰終朝王母摘不羨
武陵深

竹巖

不資冬日秀爲作暑天寒先植誠非鳳來翔
定是鸞

琵琶臺

褊地難層累因厓遂削成淺深嵐障色盡向
此中呈

胡盧沼

疏鑿徒爲巧圓洼自可澄倒花紛錯繡鑑月
盡含冰

繡衣石榻

岧嶢雲中嶠磊落標方峭勿爲棲蒼生還當
礎清廟

上士瓶泉

綆汲豈無井顛崖貫林凌飆洗塵埃餘壹兩
根莖潤

石鼎聯句詩序

補注見笑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
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侯喜師服皆其弟
子故云苕溪漁隱曰公與諸子翻見於詩者
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擅場貴渡湖孟郊苦
思則曰腸肚鎮煎熬樊宗師詩從貝曰蹶歷蕤
卓闊止於是矣不應避謝作如是之甚也且
序云衡山道士云云山豈非退之自謂邪按仙
傳拾遺有弥明傳雖相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
人矣或者又以爲斥時相詩意似不在是諸本
所錄互有不同張文潛所校本与諸本尤異今
悉箋于下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嚴曰
或謂无是人退之寓言盡自謂也又謂弥明即賈島其說皆
非述仙傳又載弥明踏用退之之語然意其必有是人也小
說韓吏部序石鼎聯句其事頗怪而弥明之詩警絕尤甚以
謂非神即仙非人所能到蔡寬公云皆退之之語以其好爲
剌譏嬉爲人所詈故傳
不欲故假以神其事也
自衡山來蔡作自衡岳來舊與劉師

服進士衡湘中相識將過太白知師服在京文潜
本作知劉在京
夜抵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能詩聲
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鬚黑面長
頸而高結祝曰揚雄蜀記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前漢
陸賈傳尉佗魋結箕踞注魋音椎結讀曰髻
椎髻者一撮之髻韓曰唐子西云結右髻字退之序見長頸
高結爲句斷今有本蔡本並無高字然本又無下句內中句
張本亦無中字喉中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軒
衣張眉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云能詩與我共
賦此乎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張有某字年九十餘
矣張無矣字解捕逐鬼物解字張本作能拘囚蛟螭虎豹拘囚張本
收相縛字不知實能否也張本實上有其字見其老頗貌敬之不

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張蔡無說字大喜即援筆題其
首兩句却一作既次傳於喜張本作侯下喜字亦作侯喜踊躍即綴
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祝曰啞笑声易笑言啞啞○啞烏格反子詩
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墻坐傍一作倚一無坐字
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樊曰孔武仲雜說按真誥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
來降楊君問以所書荅云有三元八會書羣方飛天之書又有
八龍雲篆光明之章其後三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
章别撰羣篆之迹爲頤於代書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眞
諸仙之所用也雲篆明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所用也季世
澆眞從易弃本領之文適畫任散之
下字弥明之所謂世俗書豈此類歟弟子爲我書
張蔡本无吾句二字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嚴曰上丘隕下昌尹切不伸皃
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隈豕腹脹彭亨祝曰彭亨大腹也豕字張本張作庬初不似經

意不似張作以非詩旨有似譏喜詩介甫作思字二子相顧慙
駭子張作人字欲以多窮之即又爲而傳之喜喜思
益苦思一作吟務欲壓道士每營度欲出口吻聲鳴
益悲操筆欲書張作而書將下復止竟不能奇也畢
即傳道士道士高踏大唱曰劉把筆吾詩云云
張作劉進上把筆則又高吟其詩云云蔡本与張同其不用意益切奇出張作而防
益奇不可附說語皆侵劉侯喜益忌之劉與侯皆孫曰
已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顆脫含譏諷
史記猶如囊中穎脫而出非特末見而已○張蔡本下又有夜盡三更一句二子思竭不能
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人也一云非世人也張作非世人能出也某等伏

矣（補注東坡詩云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謂此也○張本无等矣二字）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更張作再）道士奮然（然一作髯張蔡作自）曰不然章不可以不成也又謂劉曰把筆來（張无來字）吾與汝就之（一無此句）即又唱出四十字（張无四字出一作書）爲八句書訖止即讀（蔡无止即字張作讀使字又連下句讀字作之字）讀畢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一無不字）二子齊應曰就矣道士曰子皆不足與語（子諸本並作此字）此寧爲文邪吾就子所能而作耳（一作矣張作之）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也吾所聞者（聞一作能）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當聞也（亦字上張本有子字）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牀下拜曰（一無皆字）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吾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注見上）請問此而已道士寂然若無聞也（張本自問書下但有寂然字無所餘十一字）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道士倚牆睡（蔡作道士寂然倚牆而睡）鼻息如雷鳴（一無息字）二子怛然失色（祝曰怛悲慘皃當割切）不敢喘（喘上張有少字）斯須曙鼓鼕鼕（祝曰鼕鼓聲音彤字）二子亦困遂坐睡及覺曰已上（張蔡作已出張復有覺字）顧見道士不見即問童奴（張無即字童作僮）奴曰（張作僮數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將便旋然奴怪久不返即出到門覓之（張無到門字一無之字）無有也二子驚惋自責（惋烏貫切）若有失者間遂詰余言余不能識其何道士也（一無能字）嘗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韓愈序

石鼎聯句　劉師服　侯喜　軒轅彌明

巧匠斵山骨刳中事煎烹（師服）直柄未當權（一作捲）塞口且吞聲（喜）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彌明一作脝）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師服）在冷足自安（一作安自足）遭焚意彌貞（喜）謬當鼎鼐間（祝曰鼎鼐之絶大者許鼎鼐及大鼎）妄使水火爭（彌明）大似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師服）上比香爐尖下與鏡面平（喜）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彌明）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師服）不值輸寫處焉知懷抱情（喜）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彌明）睆睆無刃迹（祝曰莊子睆睆然有纍繳之中注現皃華綰切○一作睍睍蔡作宛宛）團團類天成（師服）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喜）旁有雙耳穿（穿一作窶）上爲孤髻撐（師服洪曰一作彌明）或訝短尾銚又似無足鐺（師服舊注鐺銀鐺也音當孫曰鐺與鎗同初耕切蔡本似作類）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喜旁王作傍）何當出灰灺（祝曰灺文灺燭燼也徐也切○按蔡本灺字當作時字）無計離缾罌（彌明）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師服）豈能煮仙藥但未污羊

羹美（音）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弥明）彼爾
堅重性（尔一作示重一作貞）不合升合成（師服不合一作不過成又作盛）
傍似發轂仰（傍一作仍）側見折軸橫（音）時於蚯
蚓竅微作蒼蠅鳴（弥明）以茲翻溢愆（一作僭）
實負任使誠（師服）當居顧盼地敢有漏泄情
（音）寧依暖執爨不與寒涼并（弥明）區區徒
自效瑣瑣不足呈（洪曰一本呈云音）迴旋但兀兀開闔
惟鏗鏗（師服鏗一作鏗丘耕反）全服瑚璉貴（服一作胡）空有口傳名
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擎（音蒸與擎同說曰當作擎音擎擧也）
（鏘磨也）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願君莫嘲誚此
物方施行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祭文

祭田橫墓文 并序

（史曰田橫[illegible]敗[illegible]餘人入能[illegible]與[illegible]島中[illegible]高帝聞[illegible]賓者多[illegible]使赦[illegible]布[illegible]橫與其客[illegible]至尸鄉廄置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高帝流涕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其餘客在海中者聞橫死亦皆自殺[illegible]注見太史公贊昔取公此文[illegible]續經律布[illegible]之曰唐宰相知董晉亦未足言而晉爲汴州[illegible]秦[illegible]從事自始[illegible]遇語[illegible]隴西公而[illegible]後從裝[illegible]度亦言晉度知己[illegible]終不引[illegible]天下事故愈[illegible]發憤太息[illegible]區區之橫以闢夫苟如橫之好士天下將有賢於五百人者至焉）

貞元十一年九月（集注一作十九年非按十九年秋公爲御史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東京）（田橫墓下邪）十一日愈如東京（樊曰其年春公三上書宰相求仕不報五月歸河陽葬其嫂鄭夫人九月復如京○一作愈自東如京蓋公家河陽唐都長安以河陽爲東都長安爲西都也）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心（一無心字）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

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欷而不可禁（孫曰歔欷嘆也○歔歔）（音虛歔音希欷禁居吟切）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而從誰（而一作其）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

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劒鋩（鋩刃也。鋩音亡）○抑所寶之
非賢（補注書所寶惟賢則近人安○文一作者）亦天命之有常（天一作大）昔
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韓曰史記索隱孔子居魯昌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 孫曰闕里地名在今兗州曲阜縣 揚子仲尼皇皇其兗之兗也）苟余行之不迷（余一作命）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
有耿光（孫曰以覲文王之耿光 耿亦光也）跽陳辭而薦酒（孫曰跽長跪巨几切）寃髣髴而來享（嚴曰集韻虛良切按享字古今人用多作上声惟前漢禮樂志郊祀詩云發梁揚羽中以商造兹新音永久長声氣遠條鳳鳥翔神夕奄虞蓋孔享享作平声退之叶韻蓋有所本也）

歐陽生哀辭 并序

（韓曰歐陽名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也卒年四十餘集十卷行世新史於藝文志傳）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一作往治其地）袞以文詞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辭者（一云袞以文詞進縣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詞者 袞故宰相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云云）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讌饗必召頭之（頭一作與）時未幾皆化翕然（韓曰按袞傳建中初起爲福建觀察使 始閩人未知文學袞至爲設文學校使爲文章親講導与爲客主均礼觀游讌享與焉由是俗變歲貢士与內州等）詹于時獨秀出袞

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孫曰正元八年詹與公同登第 嚴曰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退之同年進士此言閩人文半進士自詹始及觀林蘊泉山銘叙則謂閩川貞元以前未有文進者也因廉使李邸公錡奬啓庠序請獨孤常州及爲記中有詩云綏切之媺化爲青衿其兄藻與友歐陽詹繼登正第以其年考之則藻之登第又在詹之前然長溪薛令之以中宗神龍二年擢第則又在藻之前矣退之謂由詹始豈考之未詳耶）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孫曰時公家于宣州）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閭巷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矣貞元三年（韓曰當作二年）余年十九始至京師（一無年十九三字）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詞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

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祝曰說文嶷嶷小兒有知也○嶷魚力切歐本不盈疑字）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一有邃字）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孫曰公爲徐州節度推官）朝正于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一無詹字 詹一作監）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

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而歸爲父母榮也（一本有得下有於是二字趙本再有將以有得四字）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之在側（一無之字）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翺既爲之傳（今翺集無詹傳○傳一作流一作誌）余故作哀詞（一無故字）以舒余哀以傳于後以遺其父母（其一作詹）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詹一作其）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不永一作永不）友朋視疾兮藥物甚良飲食既時兮（一既作孔）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齊一作高）人道之常在側之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祭祀之及兮（之一作則）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益一作叔）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題哀辭後

（樊曰崔羣及詹皆與公同年伉姓名僅見于此它無所聞）

愈性不喜書自爲此文惟自書兩通其一通遺清河崔君羣君羣與余皆歐陽生之友也哀生之不得位而死哭之過時而悲其一通今書以遺彭城劉君伉伉喜古文以吾所爲合於古詣吾廬而來請者八九至而其色不怨（不一作無）志益堅凡愈之爲此文蓋痛歐陽生之不顯榮於前（榮一作哀）又懼其泯滅於後也今劉君之請未必知歐陽生其志在古文耳雖然苟愛吾文（吾一作其）必求其義

則進知於歐陽生矣必時觀（義下舊本无則進云云十一字）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於古道者也古之道不苟毀譽於人然則吾之所爲文皆有實也劉君好其辭則其知歐陽生也無惑焉

獨孤申叔哀辭

（孫曰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登進士又二年用博學宏詞爲校書郎又三年居父喪未練而卒蓋貞元十八年也柳子厚有獨孤君墓碣皇甫持正有傷獨孤賦而公作辭哀之樊曰公嘗與崔君羣書言天人好惡之說與此語意一同蓋出太史公之伯夷論也）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邪（怒一作怨）居何故而憐邪（故一作為）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恒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懸邪（彼下一有意字）抑蒼茫無端而暫寓於其間邪死者無知（者一作而）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曄曄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一作如覩其貌）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崔侍御祭穆員外文

（樊曰穆員字與直懷州河內人宣州觀察使寧之子工為文崔侍御名湍無傳）

於乎（一本上先云維年月日故人侍御史崔湍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亡友穆六端公之靈）建中之初子居于嵩攜扶北奔（一作歸）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後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一作不可而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孫曰貞元五年十二月以杜亞為東都留守亞辟員為從事檢校員外郎趙時亦為亞所辟）留守無事多君子客閒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樂在手君揚其鑣（悲嬌切）君居于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一作誨我以誠）終日與語無非德聲王人信讒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縲絏直生可樂（可一作何）曲死可悲（一云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王人（王一作主）內憫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于囚我來徐州（孫曰令狐運京兆富平人為東京牙門將亞惡其為人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暇近郊亞意其為之命自以從事張弘靖鞫其事無之亞怒囚自從吏以愛將武金擁服之金訴運從者十餘人二人死九人自誣服竟無贓狀亞以聞請流運諸來德宗詔監察御史楊寧覆訊事皆不驗亞怨劾寧因上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贍三司覆案元素察其冤如運亦以行盡以曾捕掠人於家配流歸州員坐由是獲罪後歲餘亦於衒州捕得劫輸絹賊七人及贓絹詔亞與留守同劾之皆首服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歸州人始知之自由此知名）道之悠悠思君為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員父寧卒）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瞻言無他往復其音（一作音）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毋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弁（一作經）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哭聲（一作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祭郴州李使君文

（補注筆墨閒錄云祭李郴州文亦雄奇）

維年月日（孫曰本云維元和元年歲次丙戌二月乙未朔二十四日戊午）將仕郎守江陵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三兄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

新領盃如舊孫曰蒙郎陽之辭顧慕乘之何如萬日時之足究焉一作何當貞元之癸未祝曰貞元十九年公拜監察御史冬貶陽山令别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一本作癸酉非傷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孫曰正元十九年公左遷連州陽山令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孫曰貞郎即郴州通清光於暫覿於一作而言若交而情無由若一作莫既不賈而奚售哀窮老之無圖窮一作别題挈百憂而自副孫曰挈挈引也詩懷此百憂○挈苦結切而一作以辱問訊之綢繆悟飽飢而愈疲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孫曰籀篆也周宣時太史籀造大篆因以為名○籀直右切荀黃甘而致辭辭一作貽獲紙筆之雙貿祝曰即李員外寄紙筆云更煩拜勤謝喪昔當投

又魚之短韻祝曰即公又魚十八韻招張功曹著姚辭環而卑秀侯新命於衡陽費蕭努於館候韓曰郴在衡山之陽正元二十一年公以順宗赦徙掾江陵待命於郴云空天亭以見貌忽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於清酎於一作以航北湖之空明孫曰郴州北湖廣十餘里最為勝概覬鱗介之驚透寔州棲之豁達東管啾而並奏啾一作啾得思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窮一作究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祝注筆更聞錄曰此郴子厚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闕於是始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廻以宿留宿音秀留下音溜念暌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授縞紵以託心孫曰襄二十九年左氏吳季札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晝雖掾俸之酸寒孫曰掾謂法曹要拔貧而為富何人生之難信指斯言而莫就始訂信於暫昧遂成凶於不救於一作而見銘旌之低昂孫曰礼記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故以識之尚遲疑於別袖懷交觴而送舞奠單盃而哭柩韓曰謂李使君於正元二十一年死柩過江陵公以是殆之永正元年冬也蓋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永正元年云美夫君之為政不撓志於讒構讒一作諺構一作搆遭唇舌之紛羅獨凌晨而孤雉孫曰雉鳴之詩言見世君子不恤其憂故晨飛雉以雄為喻雄鳴也彼憸人之浮言雖百車祝曰為行子歸弟書云持質相劾詞語百車其何話話一作許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

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一無不字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尚饗

祭薛公達助教文祝曰公達字大順正元九年登第薛見公所誌墓云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孫曰四年閏三月丁未朔二十一日丙寅韓曰唐諱丙以景代之朝散郎韓曰公嘗誌其墓今以誌考之朝散當作朝議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祝曰元和初公達歿於國子助教分教東都是歲二月十四日卒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

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違祇隔數晨癸語爲別慟哭東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一云若在人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祭虞部張季友員外文

韓醇曰公同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邢冊等六人祭蓋皆與季友正元八年同舉進士也其事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愈等舊本作維元和十年月日中書舍人王涯考工郎中知制誥韓愈禮部侍郎崔羣京兆尹許季同考工員外郎庾承宣刑中帶慶門官殿中侍御史邢冊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二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樊曰時陸贄典貢舉祭者六人皆同薦云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復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忽逮今二十餘歲樊曰自正元八年至是凡二十三年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歎無復昔時如何今者一作於今又失夫子懿德茶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基終喪乃歸陽寀避職祝曰寀辭避禮記寀辭避蘇曰徐州節度使張建封請季友爲判官詔下季友稱疾不舍三年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擬遂遷司虞以措華閑不能老壽孰究其因嗣託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叙情一作德得以視諸誄尚饗

祭河南張署員外文

樊曰張署爲河南令既數月卒年六十時公從裴度討蔡元和十二年八月也誌其墓爲文以祭之

維年月日孫曰元和十二年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補注是歲七月以公爲御史中丞彰義行軍司馬一無守太子右庶子六字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于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十二或作十一或無十二字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渾胡本切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戇而狂戇陟降切年未三紀孫曰公時年三十六嚴曰退之大曆戊申歲生至貞元十九年癸未三十六年矣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一作無敢挾恃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嚴曰謂讒人以一云謂人也退之與張署李方叔同爲御史時方旱饑上疏言京兆尹李實所爲實所讒俱貶南方縣令又與署同赴所貶我落陽山以尹鼯猱君飄臨武山林之牢補注是歲公與署同俱罪公貶連州陽山令署貶郴州臨武令歲弊寒兇雪虐風饕一作號顛於馬下我泗君咷祝曰易君子先號咷而後笑○咷徒刀切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觝頂交跖祝曰觝觸也謂以頭相觝觸跖足也○觝丁礼切或作牴洞庭漫汗粘天無壁補注黃山谷用此語云江日風濤相豗豗呼回切中作霹靂追程盲進帆船前激南上湘水孫曰湘水出零陵北至巴丘入江○上一作之屈氏所沉孫曰

今岳州相陰縣有汨水在源自沅處俗謂之汨羅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孫曰博物
志洞庭之山堯帝二女常泣以其涕揮竹竹盡斑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
君和百篇在吟君止于縣我又南踰把盞相飲
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夕相語自別幾時遽變
寒暑遽一作復變一作編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
虎入廄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驟音蒙君云是物
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
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嶺中君俟州下
州郴偕掾江陵非余望者樊曰公自元十九年與張俱令南方明年冬會宿臨
武界上虎入公廄取驟去驟子也虎寅獸也公載張語云云已而順宗即位皆徙江陵府掾公法曹張工曹洪曰僕來

告言虎入廄驟而下子以問葛曾也葛云驟不駿去之則寅矣虎取而去歸其寅也故來寅望徵者謂果信者言虎取驟
果有後有舟接之命不待禱而有所憑也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砂倚
石有罾無捨祝曰楚詞重華不可遌兮舍是也○遌吾故切一作遌衡陽放酒孫曰
陽衡州酒沉酒○酒一作酒能咆虎嘷咆蒲交切嘷胡高切不存令章孫曰
人章酒令一作存不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樊曰
集有謁衡嶽廟詩雲壁潭潭雲一作天穹林攸擢避風大湖
嚴曰大湖即上文洞庭是也集有洞庭阻風贈張十一詩七日鹿角韓曰元微之有鹿角詩箋云鹿角
洞庭湖中地名鈎登大鮎祝曰鮎魚名楚詞鱣鮎兮延延集注或文云鮎鰻也鮎乃兼切怒
頰豕狗洪駒父詩話云狗豕聲也○狗許角切或作豕非惟無此理兼不成歌臠盤炙酒
羣奴餘啄走官階下孫曰謂江陵府首下尻高祝曰尻臀也前臾尻

益高○尻苦刀切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
使已樊曰元和元年六月公召為國子博士署掾江陵半年還管奏為判官不往相見京師
過願之始補注始願不及此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孫曰元和
二年公分教東都署為京兆府司錄參軍祝曰雍州名書黑水西河惟雍州○雍於用切兩都相
望望音忘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
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
章許奪許一作詐權臣不愛南昌是斡孫曰署為刑部員外郎守法不
阿執為虔州刺史虔州南康郡今作南昌恐誤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獠夷名獠張
絞切又力道切又一作僚用遷澧浦祝曰澧水名書○又東至于澧○澧音禮樊曰謂為澧州刺史也
為人受瘥孫曰署自虔州改澧州刺史民執出禁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錢倍數但

署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譖不肯從竟以代罷瘳病也還家東都起令河
南尹拜後生償所不堪寠以正免身伸事蹇
竟死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孫曰元和十六年以宰相裴度為淮西宣
慰處置使南討淮蔡余辱司馬議兵大梁孫曰時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諸軍都統
使將出討公詰弘與軍事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斝不撫
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殞如瀉銘君之績
納石壤下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
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鑒衷烏乎哀哉尚饗

祭左司李員外太夫人文韓曰謂与其子同僚以公為職方員外郎時也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縣太君鄭氏尊夫人之靈冑于茂族配此德門克成厥家享有全福為婦為母垂範朝中官搢紳推榮宗黨是則某等幸隨令子同服官僚庶展哀誠式陳牢醴尚饗

祭薛中丞文（樊曰中丞名存誠字資明河中寶鼎人正元中登第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累遷給事中拜御史中丞未幾卒贈刑部侍郎）

維年月日（韓曰公時為比部郎中元和九年也或作元和元年非）某官某乙等（韓曰李逢吉孟簡張惟素張賈韓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

于亡友故御史中丞贈刑部侍郎薛公之靈公之懿德茂行可以勵俗清文敏識足以發身宗族稱其孝慈友朋歸其信義累升科第亟踐班行左掖南臺（孫曰北齊號御史臺為南臺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樊曰左掖則給事中南臺則御史中丞也）共傳故事（樊曰存誠嘗劾爭署鑒虛贓罪抵死按信州刺史李位無謀反事詳見舊史本傳）詩人墨客爭諷新篇羽儀朝廷輝映中外長途方騁大限俄窮聖上軫不憖之悲（韓曰哀十六年左傳孔子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憖且也○憖魚覲切）具寮興云亡之歎（祝曰詩瞻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況某等忝言斯以知我俱深青春之

遊白首相失來陳薄奠詎盡哀誠嗚呼哀哉尚饗

祭裴太常文（裴之諱字皆不可攷）

維年月日愈等（樊曰元和九年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與給事中李逢吉孟簡吏部侍郎張惟素張賈等同祭）謹以庶羞清酌之奠敬祭于太常裴二十一兄之靈朝廷之重莫過乎禮雖經策具存而精通蓋寡自郊丘故事宗廟時宜大君之所旁求丞相之所卒問（嚴曰卒倉沒切孟子卒然問曰）羣儒拱手宗祝醉心兄皆指陳根源斟酌通變莫不允符天旨克協神休至于公卿冠

昏（一作婚）士庶喪祭疑皆響答問必實歸從我者足為軌儀異我者無逃指笑動為時法言比古經（比一作於）獨立一朝高視千古而又驅馳朋執僶俛宗親（僶音泯）甑石之儲（孫曰漢書揚雄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顏曰小罌受一石斗石○儋或作擔）常空於私室方丈之食（韓曰孟子曰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每盛於賓筵贈以固辭求無不應孰云具美而不永年某等早接遊從實欽道義致誠薄奠以訣終天嗚呼哀哉尚饗

潮州祭神文五首（韓曰文凡五首皆元和十四年夏秋作其一到任祠太湖神其二祈晴太湖神其三四五祈晴城

隍界石太湖等神作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孫曰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三月己卯朔某日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韓愈謹差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特羊庶羞之奠告于太湖神之靈愈承朝命為此州長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孫曰三月壬寅戩曰即元和十四年三月也凡大神降依庇貺斯人者皆愈所當率徒屬奔走致誠親執祀事於廟廷下今以始至方上奏天子孫曰謂謝上表也思慮不能專一冠衣不淨潔與人吏未相識知牲糈酒食器皿觕弊孫曰糈祠神米離騷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祝曰觕一作犆麤也公羊觕者曰浸精者曰伐。糈先旅切又音所觕倉胡切不能觕清又未卜日時不敢自薦見使攝潮陽縣尉史虛己以告神其降鑒尚饗

維元和十四年歲次己亥六月丁未朔六日壬子持節潮州諸軍事守潮州刺史一本止作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腶脩之奠祝曰腶鍛脯礼記大享尚腶脩注云捶脯也。腶丁貫切祈于太湖神之靈曰稻既穟矣蔡曰穟禾成秀也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此人一無此字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罪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罪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劙雲陰祝曰劃劙解也分割也孫曰剖去也。劃忽麥切又音畫劙力支切又音離卷日月也幸身有衣而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為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潔也拜庭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一作監茲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孫曰禮記羊曰柔毛豕曰剛鬣祭于城隍之神閒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

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君嚮晉若合嚮音向一作饗黨除天地山川清風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肴一作盃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遣耆壽成禹以清酌少牢之奠告于界石神之靈曰惟封部之內山川之神克庥于人庥丁一有庇字官則置立室宇備具服器奠饗以時今淫雨既霽蠶穀以成織

婦耕男忻忻衎衎是神之庥庇于人也敢不明受其賜謹選良月吉日齋潔以祀神其鑒茲（之一作）尚饗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大湖之神惟神降依茲土以庇其人今茲無有水旱雷雨風火疾疫為災各寧厥宇以供上役長吏免被其譴賴神之德夙夜不敢忘謹具食飲躬齋洗奏音聲以獻以樂以謝厥賜不敢有所祈尚饗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祭文

袁州祭神文 三首

（樊曰文凡三首其一祈雨城隍其二祈雨仰山其三謝雨仰山神並元和十五年夏作然則公之精神豈特見於開衡山之雲哉凡水旱無禱而不應以是知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維年月日（補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以媚于神祇（一作元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其身（躬一作）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樊曰九域志云仰山峭拔万仞不可登陟）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不以告若守土有罪宜被疾殃於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閔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謹告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于仰山之神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

告而神恤之刺史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
也尚饗

祭柳子厚文

集注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于柳州公其月自潮即表明年自袁召爲國子祭酒此
文袁州作也故劉夢得祭子厚文有云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便道其後方柳集
又云凡子厚行己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祭文蓋謂此也

維年月日 一本作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五月壬寅朔初五日景午 韓愈謹
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友柳子厚之靈嗟
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 補注孜筆
墨閑錄云嗟嗟子厚而致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句嗟旣嗟而又遣以理此聖賢所以過人此與嗟嗟保介惟莫之春無

異人之生世如夢一覺 音故效切下血覺同 其間利害竟
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 補曰列子言周之尹氏大治產業家業
心形俱疲夜則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其下趨役者侵晨昏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使之彌勤夜亦昏憊而寐
昔昔夢爲國君是所謂有樂有悲者耶 及其旣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
不願爲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 韓曰莊子百年之木破爲犧樽
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爲失性均也 子之中棄天脫
馽羈 祝曰馽羈馬絆也莊子連之以羈馽韓曰羈馬絡頭也○馽知立切一作縶 玉佩璵璠
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 樊曰太史公答任安書云古者富貴
而名磨滅不可勝紀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子之自著表表愈偉 孫曰表表
卓立之貌洪曰退之文章多爲流俗竄易改如表表愈偉嘗見一本改作表表愈偉 不善爲斲

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
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
一斥不復羣飛刺天 飛一作非 嗟嗟子厚今也則亡 一作令有今亡
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
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
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
鬼神 樊曰嗚呼子厚之靈亦可畏矣其卒于柳州也後三年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據是以觀公之所云不其然乎 寧敢遺墮 寧一作予 念子永歸無復來期
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湘君夫人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十月某日 一作維年月日
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韓愈 樊曰按柳傳師所書公黃陵廟碑其 謹令
後書曰其將修廟祭神文曰維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袋韓愈
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奠敢昭告
於湘君夫人二妃之神 沈本作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 前歲之春
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 愈以罪犯黜守潮州 州一作陽 懼以譴死
且虞海山之波霧瘴毒爲災 一無之字 以殞其命舟
次祠下 孫曰祠謂黃陵廟 是用有禱于神神享其衷賜
以吉卜曰如汝志 石本无汝字 蒙神之福啓帝之心去
潮即袁 孫曰十四年十月自潮徙袁 今又獲位於朝復其章綬

孫曰十五年九月自袁州召為國子祭酒復賜金紫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兄累
年於今乃合累字或作三或作四皆誤夙夜悚惕悚作竦敢忘
神之大庇伏以祠宇毀頓頓一作損憑附之質丹青
之飾暗昧不蠲石本作圭圭絜也當作圭不稱靈明明一作明靈外無
四垣堂陛頹落牛羊入室居民行商不來祭享
輒敢以私錢十萬析于邦伯嚴曰邦伯即廟碑所謂岳州刺史王堪是也石
本無上四字修而作之孫曰公至京以私錢十万抵岳州刺史王堪請修二祀廟舊碑斷
折斷一作中其半仆地文字缺滅幾不可讀謹修
而樹之廟成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因銘其
陰以大振顯君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

事萬世不忘惟神其鑒之尚饗
始將既修樹舊碑乃刻其文於新石因銘其陰
舊碑石既多破落文不可盡識移之於新或失
其真遂不復刻

祭竇司業文

韓曰竇名牟長慶二年卒公嘗誌其墓此文公自稱兵部侍郎則是年未使王庭湊之前作也孫曰元年七月公為兵部侍郎二年九月庚寅迁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故國子司業竇君二兄之靈孫曰竇牟字貽周扶風平
陵人惟君文行夙成有聲江東魁然厚重長者

之風二舉於鄉遂收厥功樊曰此即公誌牟墓舉進士登第也孫曰登
正元二年第屢佐大侯以調兵戎樊曰誌所謂佐六府五公也孫曰佐昭義軍節
度使李長榮盧從史東都留守崔縱鄭餘慶等九六府孫曰調如前謂十年不調之調〇調徒吊切詔
曰予虞汝為郎中樊曰誌所謂拜虞部郎中也孫曰元和五年拜乃令洛
陽歲且四終樊曰誌所謂轉洛陽令也惟刑之慎掌正隸僮
樊曰誌所謂為都官郎中也蓋都官刑部之屬掌配隸簿錄給衣糧醫藥理其訴免命守高平樊曰
誌所謂出為澤州刺史也命副儒宮樊曰誌所謂為國子司業也〇副一作衛朱衣銀
魚象服以榮錫榮考妣孝道上窮官不滿能
亦云達通踰七八年孰非望公樊曰志所謂牟卒年七十四〇一作
踰七望八年孰非公在君無憾我意不充君之昆弟孫曰牟兄弟五

人常牟羣庠鞏三以辭雄孫曰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登第弟羣字丹列元和二年登第及牟為三
雄矣刺史郎中四繼三同孫曰謂牟庠相繼為澤州刺史樊曰四繼三同則常牟羣庠皆
為之也於士大夫可謂顯融我之獲見竇自童蒙
既愛既勸在庠之逢補注荀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自視雛鷇
音寇望君飛鴻四十年餘事如夢中樊曰誌所謂愈少年十九
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也〇一云四十餘年事半如夢分宰河洛媿立並躬
樊曰河陽洛陽河南府二縣牟嘗令洛陽公令河南俱官於學以繼臨洪樊曰公為
國子祭酒牟為司業惠詩不酬詩一作許報德以空死生莫接孰
明我衷於祭告情文以自攻嗚呼哀哉尚饗

祭主簿侯喜文

韓曰舊本作侯主簿繼恐非是詳觀公此文當是爲侯喜作公嘗與喜漁于洛有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起呼我持竿釣溫水故此文有我釣我遊莫不我隨之語嘗薦喜於盧郎中陸員外其辭与此文所稱惟子文學今誰過之之意亦相表裏以是知非侯繼也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二年九月公爲吏部侍郎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佶嚴曰退之諸子有名昶者長慶四年進士登第小說中亦載其爲集賢校理曰符曰爽曰殿中省進馬雖載於集而他處不見惟符見於孟郊張籍詩中耳致祭于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困一作用捨一作拾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補注夷等夷也自始及今二紀于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遊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與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人之云亡一作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云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林神文

樊曰公祭文二其一祭竹林神其二祭曲江龍皆以旱禱其後賀雨表亦云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自耽司京邑祈禱實頻謂此皆長慶三年爲京尹時作也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酒脯之奠再拜稽首告于竹林之神曰天子不以愈爲愚不能使尹茲大衆二十三縣之人今農既勤於稼有苗盈野而天不雨將盡槁以死農將無所食鬼神將無以爲饗國家之禮天地百祀神祇不失其常惠天下之人不失其和人又無罪何爲造茲旱虐以罰也將俾尹者不仁不明不能承帝之敕以化正其下聞無香腥孫曰書上帝監降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聞音問神于惠罰無差孫曰惠与罰无差忒施罪脊于尹愈身孫曰脊猶病也○脊秦昔切是甘是宜雨則時降神無奕其聰明永饗于人無媿尚饗

祭曲江龍文

維年月日京兆尹兼御史大夫韓愈謹以香果之奠敢昭告于東方青龍之神天作旱災嘉穀將槁乃於甲乙之日依準古法作神之象孫曰董仲舒求雨法甲乙日爲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爲小龍七長各四丈於東方丙丁日爲赤龍一長七丈小龍六長各三丈五尺戊己日爲黃龍一長五丈小龍七各長二丈五尺庚辛日爲白龍一壬癸日爲黑龍一皆放此齋戒祀禱神其享祐之將降甘雨以惠茲人一有急急如律令五字

祭馬摠僕射文注詳本篇

樊曰退之長慶三年冬自京兆尹復爲吏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其爲京兆也有李馬摠自

代狀今祭文稱吏部侍郎則愈以是年冬死也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三年吏部侍郎韓愈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公爲
吏部侍郎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
十二兄之靈補注馬十二名揔字會元扶風人惟公弘大温恭全
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貫艱
初試佐戎滑臺所由尹寺樊曰正元十三年四月以姚南仲鎮滑臺辟揔
爲從事十六年監軍使薛盈珍譖奏南仲不法揔坐貶爲泉州司馬適彼甌閩孫曰甌閩泉州
臲卼跋躓祝曰臲卼危也易困于臲卼孫曰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跋躓言進退有難〇臲魚列切
臲魚厥切卼音兀一作凄一作貿顛而不躓祝曰說文云躓跲也孫曰躓與跲同折也〇跲於卧切
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樊曰元和初揔爲虔州刺史遂
殿交州祝曰殿鎮也詩殿天子之邦孫曰四年以揔爲安南都護安南廣交州也〇殿都甸切抗節
番禺樊曰柳子厚曹谿大鑒禪師碑云建刺虔州都護安南由海中大蠻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德
受旂纛節戟來蒞南海番禺即南海郡廣州也本傳作桂管誤孫曰八年十二月以揔爲嶺南節度〇番音潘禺音愚
去其螟蟊蠻越大蘇孫曰揔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便
之於是所立銅柱之處以銅千五百斤特鑄二柱刻書唐德以繼伏波之迹以表功效加金紫詩曰去其螟螣食苗
蟊也擢亞秋官樊曰自嶺南入爲刑部侍郎朝得碩士人謂其崇
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孫曰十二年七月以宰相裴度爲彰
義軍節度使乃充淮西宣慰使公兼邦憲以副經紀孫曰十二年以揔兼御史大夫
充淮西行營諸軍宣慰副使殲彼大魁殲將廉切厥勳孰似丞相歸
治留長蔡師孫曰吳元濟誅揔留蔡州爲彰義留後悉改彰義爲淮西十二月以揔檢校工部尚書
蔡州刺史充淮西節度使芒芒黍稷黍一作黎昔實棘茨鴞鳴雀
乳不見梟鴟孫曰揔以淮西久陷賊衆人不知孝威刑勸導感令率化賊之爲迹一皆削蕩惟
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幷侯孫曰十三年五月以揔爲許州刺史忠武軍節
度陳許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以舊屬淮西故云幷侯耕借之牛東其弓矢
禮讓優優始誅鄆戎鄆音運厥墟腥臊公往滌之
兹惟樂郊孫曰十四年二月誅東平節度使李師道三月以揔檢校刑部尚書爲鄆州刺史天
平節度鄆曹濮等州觀察等使詩曰逝彼樂郊惟東有猘祝曰猘狂犬也淮南子猘狗不自投
於河〇猘音制又居例切惟西有虺韓曰虺蛇也〇許鬼切顛覆朋鄰我
餘有幾孫曰七月沂州軍亂殺節度使王遂長慶元年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成德亂殺節
度使田弘正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三月武寧軍節度使崔羣爲軍中所逐擢萃中居
擢音濯萃秦醉切斬其脊尾兵定河安孫曰河所以定鄆之愷嚴曰東平在河
濟之閒鄆州溪堂詩序云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于政相扇繼變復歸于舊徐亦乘勢逐帥自
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故有截然定河安之言惟公之蹇蹇蹇
也〇截羽罟切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
僚樊曰十二月以揔檢校尚書左僕射守戶部尚書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
瞻鈞衡衡鈞一作鈞衡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
其歸時當謝之秋祝曰謝致仕也賀問未歸弔廬已萃
未燕于堂已哭于次補注三年八月揔卒昔我及公實同
危事孫曰謂同征淮蔡且死且生誓言莫捐棄歸來握
手曹不三四曹不濡翰醻酢文字曹不醉飽

以勸酒戲(韓曰說文云勸大巵也○戲側吏切)奠以叙哀其何能致

嗚呼哀哉尚饗

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樊曰八公太宰彈琴詩序有武少儀者時爲司業後以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使南詔此所謂御史武君者豈其人耶韓曰武侍御或以爲少儀或以爲儒衛姓氏及官御史皆同未知孰是公不信釋氏故作此文

御史(一作侍御)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珥鞶帨于篋(祝曰櫛梳也禮記咸盥漱櫛縰笄總珥耳璫也鞶小囊也禮記施鞶袠帨佩巾也○櫛側瑟切珥乃吏切鞶音盤帨始鋭切鞶一作鞶)月旦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其所積善惡受報(一無其字)環復不窮也(環一作旋)極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樊曰柳子厚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中州之西有國曰身毒釋迦示現之地彼佛言曰西方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三惡八難衆寶以爲飾其人無七情九惱羣聖以爲友有能誠心大願歸心是土者苟能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武君憮然辭曰(祝曰憮然失意之皃)吾儒者其可以爲是旣又逢月旦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殆而悔且曰是眞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於是悉出其遺服櫛珮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

晳晳兮目存(祝曰詩明星晳晳注猶煌煌也孫曰晳晳形容絜白皃○晳音制一本下晳字作皙)丁寧兮耳言(孫曰皃尚存乎目言尚存乎耳言死未久也)忽不見兮不聞(一無兮字一作忽不見不有兮)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子勲以安塞悲兮慰新鬼(祝曰安謂佛也○慰下一有斯字)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祭故陝府李司馬文

樊曰李司馬名郱雍王會七世孫長慶元年二月卒詳見公所誌郱墓○郱薄經切一本無故陝府三字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五月日)守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于故陝府左司馬李公之靈曰公學以爲耕文以爲穫發憤孤身復續厥家(孫曰郱生未晬而父卒母抱置之姑氏以去至五六歲問知本末因不与羣兒戲能誦書百餘万言於是嫩學無所不覩續一作績)選于吏部以科進(孫曰以朝邑貢外尉甄選顏眞卿第其所試文爲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歷臨大邑惟政有聲(孫曰歷試皆渼陂鄠令)遂丞宗正日朝帝庭出輔陝都吏畏賓慕子父諸孫盈于室堂(孫曰郱七男三女內外孫十五人)公姑悅喜(姑一作始)五福具有大夫士家孰不榮羨如何不常以至大故嗚呼哀哉愈以守官不獲弔送(孫曰是歲五月葬華陰縣)

昏姻之好 樊曰鄭子漢公壻也 以哀以悲敬致微禮公其歆
之尚饗

祭虢州司戶十二兄文 樊曰司戶名岌公誌其墓甚詳○一本無虢州司戶四字

月日從父弟某官某乙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于十二兄虢州司戶府君之靈嗚呼惟我
皇祖 孫曰皇祖名叡素仕唐爲桂州長史有子四人長仲卿祕書郎次少卿當塗丞次雲卿禮部郎中次仲卿
仲卿生岌 有孫八人 樊曰其孫曰會曰介曰愈曰俞曰岌見於世系表及公集者才五人又有弇爲殿中
侍御史死平涼之盟其二人逸矣 惟兄與我後死孤存柰何今日
一作於今 又棄而先 韓曰岌以元和元年卒於虢 生不偕居疾藥不

親斂不摩棺瘞不繞墳 祝曰瘞幽隱也○瘞一計切 趨奔來
制 奔一作生 一生死處恩歸女教男反骨本原 樊曰是歲九月葬岌
虢州北十里公意蓋欲異時返其柩而歸葬于先原故云 其不有年以補我征長號
送哀以薦此文尚饗

祭鄭夫人文 夫人公嫂注詳本傳

維年月日 孫曰正元十一年 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
韓曰祭老成文云吾往河陽遇汝從嫂喪來葬此云逆旅備時羞之奠云云執云此來乃踏鹽車以往河陽時也 再
拜頓首敢昭告于六嫂滎陽鄭氏夫人之靈 孫曰
鄭氏公之兄起居舍人會之夫人也 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

不辰 孫曰詩桑柔之詞辰時也 三歲而孤 孫曰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時三歲 蒙
幼未知鞠我者兄 樊曰李翱退之行狀云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 在死而
生實維嫂恩未齓一年 祝曰齓毀齒也周礼与未齓者皆不爲奴韓曰男八歲女
七歲而齓○齓初新切又初謹切 兄宦王官提攜負任 孫曰負小任也詩曰是任是負
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食疢疹水火 祝曰疹灾也
○疹郎計切又音疢 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
及紀 孫曰十二年曰紀嚴曰舊史云大曆十二年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退之是時年十一從至貶
所復志賦謂當歲行之未復從伯氏以南遷是也其後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故李漢集序云先生生於大曆戊
申幼孤隨兄播遷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 荐及凶屯兄羅讒口承命
南遷 孫曰大曆十二年宰相元載得罪四月會坐黨爲自起居舍人貶韶州刺史 窮荒海隅

夭閼百年 孫曰會卒年四十二 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
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
丹旐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 孫曰葬于河陽 既克反
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濆 孫曰家于宣州嚴曰建中二年
中原多故退之避地江左所復志賦所謂值中原之有事方將就食於江南是也 春秋霜露
薦敬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
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 孫曰正元二年公自宣州遊京師 年
在成人鑿貢于王名延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
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
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北南孰云此來

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慇懃嗚呼哀哉昔
在韶州之行受命于元兄曰爾幼養于嫂喪服
必以朞令其敢忘天實臨之洪曰正觀中魏徵令狐德棻等議嫂叔服云或有長年之嫂遇孩提之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闊偕老其在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則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諭且事嫂見稱載籍非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洪都則竭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尚豈非先覺嫂叔舊無服今請服小功五月制可公幼養於嫂服朞以報可爲士大夫之法矣李漢序公文集及李習之狀亦云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
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

樊曰老成公之姪率府參軍介之子也介之子長百川季老成起居舍人會無子以老成爲後

老成生相孝百川死公乃命孝歸後其祖介建中初公從會貶歸葬河陽遭中原亂與老成避地江南至是老成死于江南正元十七年也斯文蓋公所謂善往復善自道者在當時無對後二百七十年歐陽文忠公爲其父作瀧岡阡表始足以追配公此作覽者當自知之

年月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
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
呼吾少孤補注大曆五年公父仲卿卒公四歲及長不省所怙惟
兄嫂是依樊曰兄會嫂夫人鄭氏也中年兄殁南方孫曰會責守韶州卒于貶所
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孫曰河陽河南府既
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
吾上有三兄樊曰公二兄會介其一闕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
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
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
也吾年十九樊曰正元二年始來京城其後四年嚴曰貞元六年也
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
來葬樊曰正元十一年又二年吾佐董丞相幕于汴州樊曰十三年七月董晉帥汴州辟公爲節度推官○一無幕字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
取其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孫曰十五年二月丞相董晉卒汝不
果來是年吾又佐戎徐州孫曰是歲秋張建封辟公爲徐州節度推官○一無又字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孫曰十六年五月張建封卒公西歸洛陽

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
久圖久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
爲汝遽去吾而沒乎而一作先吾與汝俱少年以爲
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
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
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孫曰東野爲溧陽尉
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
而齒牙動搖邵太史曰文用助字柳子厚論當否不論重複檀公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是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近時六一文安東坡三先生知之念諸父與
諸兄皆康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

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者非其真耶？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一有而字）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一有則字），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信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舊本此句上無信字），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一作雖）；其無知，悲不幾時（一作悲不知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一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孫曰汝之子始一歲謂湘也吾之子始五歲謂昶也其後湘登長慶三年第昶登四年第昶生綰衮綰咸通四年衮七年進士天之所以昌韓氏之後者如此孰謂不可冀其成立者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脚病（比一作此），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

也（一無也字）。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極乎（一無極字）？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言一作時月日一本皆作日月）。蓋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稱一作偁）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一無終葬二字），然後惟其所願焉（一無焉字）。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一作生不能以相養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得憑其棺，窆不得臨其穴（祝曰窆葬也周禮及窆執斧以位佐臨下棺也○窆陂驗切）。吾行負神明（行一作何），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一作下），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而一作之），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教一作養），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

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
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一本無也二字)嗚呼哀哉尚
饗

祭周氏姪女文

(樊曰公兄俞之女適四門博士周況元和十一年卒其詳見公所誌墓公時為中書舍人)

維年月日十八叔叔母具時羞清酌之奠祭于
周氏二十娘之靈(孫曰俞爲開封尉女名好好)嫁而有子女子
之慶(孫曰元和二年周况登第公以好好妻之生一男一女)纏疾中年又命
不永(孫曰卒時年二十七)今當長歸與一世違凡汝親戚
孰能不哀撰此酒食以與汝訣汝曾知乎我念
曷闋尚饗

祭姪孫滂文

(樊曰老成二子湘滂於公爲姪孫元和十四年春公自刑部侍郎出守潮州湘滂實從行冬公移袁滂至袁卒詳見公所誌)

維年月日(孫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月日)十八翁及十八婆盧
氏(孫曰公夫人高氏盧氏)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二十三
郎滂之靈曰汝聰明和順出於輩流强記好
文又少與比將謂成長以興吾家如何不祥未
冠而夭(補注滂卒年十九)吾與盧氏痛傷何言思母
之恩連呼以絕執兒之手勉以無悲情一何

長命一何短權葬遠地(樊曰權葬滂於袁州郭南)孤魂無依
瀝酒告情哀何有極尚饗

祭李氏二十九娘子文

(樊曰公之姪孫女也其李干妻歟公嘗誌干墓曰李干余兄孫婿也長慶三年卒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其曰合葬者先干死也則二十九娘子者干之妻明矣)

維年月日十八叔翁及十八叔婆盧氏遣昶(樊曰昶公之子長慶四年登第嚴曰昶恥兩切退之之子字有之或云一名佶小字符郎)以庶羞之
奠祭于李氏二十九娘之靈曰汝之警敏和
靜人莫及之姿相豐端不見闕虧幼而孤露
其然何爲出從于人旣相諧熙又綦以夭禍
何所疵生殺滅益竟見誰主尸我哀汝母煢慰
窮嫠(韓曰嫠无夫也○嫠陵之切)我憐汝兒誰與抱持念此
傷心不能去離奠以送汝知乎不知尚饗

祭張給事文

(樊曰張給事徹也元和四年登第詳見公所誌墓云)

維年月日(孫曰維長慶四年歲次甲辰)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
酌之奠祭于故殿中侍御史贈給事中張君之
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冊振厥華鄉
貢進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孫曰皇考名休宰佐宣武軍)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

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墓文有先屋宴辟侯府亦佐梁師前人是似耆耋吏嗟咨 祝曰爾雅注云八十爲耋至詩云逝者其耋○耋至達結切 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厦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頑悖未孚黎君之賴乃奏乞留 孫曰長慶元年三月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爲盧龍節度使徵先爲宣武從事累遷監察御史至是弘靖辟徵爲盧龍判官時牛僧孺奏徵爲眞御史弘靖遣之布密奏幽州不廷日久今日始至貞強佐乃府行中道有詔以徵還之 乃遷殿中朱衣象板 孫曰徵遷殿中侍御史賜緋衣銀魚仍爲盧龍判官 惟義之趨豈利之踐虥豺發釁闔府屠剝饋其根犯君獨髙脫露刃成林弓矢穰穰 祝曰穰穰多也詩豐年穰穰○穰如羊切 千萬爲徒譟讙爲狂君獨叱之上

不負汝爲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無知甚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 樊曰七月軍亂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囚弘靖於薊門館殺幕佐等以徵長者不殺置徵於弘靖所居月餘徙之別館徵出門罵曰汝何敢反行且罵衆即擊君以死 天子嘉之贈官近侍 孫曰幽州監軍以其事聞贈給事 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爲君之配 樊曰徵夏開封尉俞之女爲公之從子婿 君於其家行實髙世無所掩葬 一國本掩一作於 與寃東歸 孫曰徵死或以愈之其友侯雲長佐鄆帥請於其帥馬摠遣人以數千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詔所在給轝傳其家賜錢物以葬○輿一作轝 誄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祭女挐女文

樊曰女挐公第四女○挐女加汝書二切嚴曰元和十四年公貶潮州女挐年十二死于商南層峯驛葬道傍長慶三年十一月退之爲京兆尹始歸其骨而葬之河陽集有題層峯驛梁并壙銘

維年月日 孫曰維長慶三年歲次癸卯十一月日 阿爹 祝曰南史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赴人急如水火荆土方言謂父爲爹○爹徒可切 阿八使汝嬭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挐子之靈嗚呼昔汝疾革 一作亟又作殛 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汝驚憂我視汝顏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譴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 天一作大 傷汝羸肌 汝一作女 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渴飢死于窮山 樊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以論佛骨貶潮

州挐年十二在病輿致走道嘔頓失飲食節二月二日死于商南層峯驛 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 樊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父母之罪也 使女至此豈不緣我草葬路隅 樊曰挐死即瘞道旁山下 棺非其棺既瘞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寃我歸自南乃臨哭汝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入爲國子祭酒 汝目汝面在吾眼旁汝心汝意宛宛可忘 宛一作冤一作死死 逢歲之吉致以先墓 樊曰長慶三年十月四日公尹京兆發其骨歸葬河陽○以一作似 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柔甘 柔一作芳 棺輿華好歸于其丘萬古是保尚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銘

唐故太子校書李君墓誌銘

韓曰按石刻首題云韓愈撰并書後題云貞元十年[illegible]月建立石本與[illegible]詳注于後下今本止題云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石本有也字始來自江之東食太學之祿石本無上五字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樊曰貞元八年也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樊曰貞元十年也嚴曰元賓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貞元八年二十七也二十九死於京師貞元十年也客死於京師於一作于既斂三日石本斂下有之字其友人博陵崔弘禮賣馬葬之于國東門之外七里孫曰弘禮字從周博陵人○石本無賣馬二字鄉曰某鄉原曰某原鄉一作某鄉某原石本無曰慶義原曰高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巳乎元賓石本乎字作虖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爲之壽石本爲之作謂其下同死而不朽孰爲之夭巳乎元賓文高乎當世樊曰本傳云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声以爲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愈窮老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石本過作出又有文作才行過乎古人巳乎元賓四字竟何爲哉竟何爲哉補注嗣見錄云石本作意何爲哉竟何爲哉石本之語妙

宣武軍觀察巡官試大理評事博陵崔公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崔評事墓誌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仕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剌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旣喪厥父攜扶孤老託于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弟詼諧縱謔一有出字一有卓詭二字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孫曰時年四十八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于鄭州祝曰鄭州漢之鄭縣有滑段爲州孫曰正元四年正月以左龍武大將軍王栖曜爲鄭州刺史鄭坊丹延節度使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尤多九一作弘既去職遂家于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樊曰長源字泳之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孫曰工元十二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八月長源自汝州授檢校禮部尚書充宣武軍行軍司馬隴西公即晉也隴西公以爲吳郡之從一作從事則賢也署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渠溏漸葵茆茆一作茅一爲陸田千二百頃爲一無爲字水

田二千頃（一作三百頃一作五百頃）連歲大穰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于家（樊曰翰正月卒其後二月三日晉薨公從晉喪出汴四日而汴軍亂司馬陸長源以下凡從事之在汴者皆遇害則翰之死非不幸也）年五十有六矣（嚴曰按崔翰銘前言貞元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後言以十五年正月五日終于家年五十有六若以八年爲四十七則十五年才五十四耳其字必有誤）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其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既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斂大斂三哭焉於斂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于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于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覩矣雖不肖收之如賢（收一作視）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妻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位不稱德者有後（者下有其終二字）嗚呼君其終有後乎

銘曰

朝之言嘻嘻（韓曰嘻嘻和樂聲○嘻欣基切）夕之言怡怡偕入而出（樊曰公與翰同佐晉于汴州翰爲觀察巡官公爲推官）乘馬而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可悲

施先生墓銘

（祝曰施先生名士丐吳人）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樊曰同官曰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補注公時爲四門博士亦士丐同寮也）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樊曰劉公嘉話錄遺言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詣施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无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取自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怙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說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說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注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耶）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往于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孫曰時謂伺也）來太學怡怡然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太學博士（一云由四門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一有或乞留三字）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離一作出）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illegible]）

切濠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祝曰鄮縣名前漢云叔鄮鄭三縣長韓曰鄮縣會稽縣〇鄮莫候切一作鄭）曰友諒太廟齋郎余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孫曰施父魯大夫見桓九年左氏）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孫曰史記弟子列傳施之常字子恒〇一無施字）讎為博士（孫曰漢書儒林傳施讎字長卿宣帝時為博士）延為太尉（孫曰延字君子順帝陽嘉二年八月為大尉四年四月罷）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孫曰吳志朱然字義封本姓施氏然子績字公緒）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于光有曜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分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祝曰字當作肫肫誠也中庸肫肫其仁鄭氏注云肫肫讀如誨爾諄諄懇誠貌韓曰肫目也〇肫朱倫切）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其宗縣曰万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樊曰檀弓孔子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崇四尺）先生墓耶

考功員外盧君墓表

（一本員外下有郎字表作銘字）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樊曰柳子厚先友記云韓會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謗至起居舍人卒則起居舍人君會也子厚以爲郎誤矣）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韓曰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爲友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夔見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亦具載之而韓言乃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會爲四夔或非是）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皐夔者侔故云爾或曰直彀嘗爲相世謂相直彀（謂一作爲）四人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孫曰大曆三年二月以栖筠爲浙西觀察使栖筠奏東美爲從事）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間（一作十）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一云請）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曰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五十四而終（孫曰貞元中卒〇一作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作配君子（一云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甚得毋道（一作得好道甚）後君二十年（或作十二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又

有季曰愈（又一作文）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之事業（一無之字）汝其往請銘焉（其一作既）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其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勲也天下之士（一有大夫二字）以為與古之皐夔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説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釋外内（釋一作懌）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勲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興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一無人字）墓在河南某縣某原（一作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又有其年月日四字○緱音溝）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施州房武使君妻鄭夫人殯表

（韓曰房使君武也時以公為江陵法曹而作今本無武字妻字）

夫人之先出於周以鄭為氏因初侯（樊曰周厲王少子友封於鄭是為武公其地華州鄭縣是也後世以國為氏）曾祖諱隨祖諱玠琡考諱絳（絳一作然）咸垂休歸于房宗生九子（樊曰夫人嫁房武有男六人次卿次公次膺次回次操次元女三人）左右黍稷祠春秋道順德嚴顯且裕宜壽而貴令何謬（綢繆平声謬戾去声令何謬謂謬戾也叶韻作平声）求貞冬至前四日（孫曰正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為正元）寓殯墳此非其丘（樊曰武為施州刺史夫人卒殯于江陵元和六年正月次公自江陵奉其喪與武合葬河南）

宣武軍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上柱國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今本止題云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父知古祁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軍倚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孫曰燕奇開元二十六年生天寶十四年祿山反時燕奇年十八）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宜一作義）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孫曰上元元年十一月宋州刺史劉展反詔揚州長史鄧景山以兵拒之為展所敗進陷揚州）

昇等州二年正月平盧兵馬使田神功生禽展揚潤平今云寶應誤也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孫曰大曆八年三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以工部尚書李勉爲永平軍節度隋亳觀察等使）九年從朝于京師（孫曰是年十一月汴宋節度使田神功入朝京師九年正月神功卒樊曰神功本傳云大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而此云九年未知孰是）建中二年（年一作歲）城汴州（孫曰建中二年三月築汴州城）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孫曰正元四年十二月李希烈陷汴州興元元年十一月宋亳節度使劉洽大破希烈之衆希烈遁歸蔡州汴州平今云正元二年誤也樊曰司徒劉公謂劉玄佐）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孫曰十二年六月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其子乃自署爲兵馬使軍中惡之歸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

賜繒綵有加（一有以字）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一無大將軍三字）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左廂兵馬使（左一作右）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勳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一有五字）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一作歲）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往母隨于冀州（補注神功冀州人）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

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補注通王名諶德宗次子）以其年十月（一作二月一作三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祝曰祔祭名亦合葬也左氏不祔于姑○祔音附）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二人（二人或作一人）有女一人（一或作二）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大一作丈）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愼終老無隳魯陵之岡秦河之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孫曰復本多作稷非）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虬（孫曰大曆初虬爲道州刺史五年與澧州刺史楊子琳衡州刺史陽濟同時討湖南之亂）以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

肯拜卒贈工部尚書（樊曰歐陽公跋怡亭銘云裴虬撰李陽冰篆李莒書銘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島亭在其上銘刻於島石虬代宗時爲道州刺史按公此文云虬爲諫議大夫不云爲道州刺史唐史亦不見其事歐陽豈得之怡亭銘耶）公舉賢良（孫曰正元元年九月上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三科舉人復與韋綬等十四人中賢良）拜同官尉（韓曰同官縣名屬京兆府）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孫曰正元四年十一月以濠壽廬三州置練使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召公主書記三遷至侍（一無侍字）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頲唐曰他鼎切）男三人環貧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彥郎小葬得

韓文大四　十七

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李曰時實建元元年）上時雨詩代宗以爲能將召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詔一作語）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勵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學士其在徐州府能勤以有勞（以一作爲）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一無友字）館嫠妹（嫠音釐）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

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也（孫曰晉陽裴所居邑也○邑或作色非）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韓曰石本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韓愈撰刊本與石本異今詳注于下）

君諱公達字某（石本云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孫曰希莊父文思官中書舍人）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孫曰舊史云元暉官什邡令以播贈禮部郎中○自

韓文大四　十二

祖曰至常侍凡十六字係以石本添入）父曰播（孫曰元暉三子據揚播播開元十九年播十八年播天寶十一年登第）尚書禮部侍郎（孫曰貞元三年正月播卒贈本曹尚書）侍郎命君後兄授（石本作據）授爲尚書水部郎中（石本水作礼）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舊本作志石本作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圓丘詩（孫曰正元九年公達登第是歲十一月上親郊圓丘焉）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石本有及第三字）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孫曰正元三年二月以隴右節度使邢君牙爲鳳翔尹鳳翔隴州觀察使是表公達佐其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君不爲變（石本無君字）後九月九

日大會命射（石本無命字）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者（一無者字）君執弓書二矢挾一矢以興（挾字一本作拔石本作指補注邵太史曰指一矢爲妙語）揖其帥曰請以爲公歡遂適射所一座起隨之（石本座下有皆字）三發（石本作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自一作曰）後佐河陽軍任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棄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四十七二月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石本有初娶女瑯琊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十二字它本無或作韓或作常）凡四男五女（石本有産字）男生輒死（石本輒下有即字）自給事至君後再絶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子爲巳後（石本作已巳後我補注巳已蓋公儀之子小字也）其年閏三月二十二日弟其官公儀殿中侍御史公幹以君之喪葬京兆其縣（石本云弟諸太子通事舍人公儀弟京兆府司錄公幹以君之柩歸以五月十五日葬于京兆府萬年縣少陵原合州王夫人塋）銘曰

官不遂（洪曰前漢張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貲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産不遂也或作官不能遂宦不能迂皆非石本作官不遂）歸識於時（識一作議）一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絶而紹祭以不隳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今本止題云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集注云漢文議云元相國娶京兆韋氏字蕙叢）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孫曰後周驃騎將軍晉州摠管府長史韋瑱封龍門縣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孫曰逍子善嗣上谷太守善嗣子崇德太子諭德崇德子緒字國楨主客郎中萊濟商三州刺史）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一有北都二字）卒贈秘書監（孫曰伯陽字子溍郡之子也）其大王父迢（一無大字）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孫曰伯陽子迢檢校都官郎中爲嶺南節度行軍司馬）王考夏卿（孫曰夏卿字雲客○一無王字）以太子少保贈左僕射（孫曰貞元十九年十二月以夏卿爲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左僕射○保下一有卒字）僕射娶裴氏皋女（一無僕射二字）皋爲給事中（孫曰皋耀卿第五子）皋父宰相耀卿（孫曰耀卿字煥之開元二十一年十二月自京兆尹爲黃門侍郎平章事二十四年十一月罷）夫人於僕射爲季女（一作少爲季女）愛之選其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樊曰稹字微之河南人）稹時始以選授校書秘書省中（孫曰貞元十八年稹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選下一無授字）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孫曰元和元年四月稹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居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樊曰稹爲拾遺遇事鄭李鄒王叔文王伍叔文幸太子召挾與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教本書又上疏條十事又陳諸今發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

憲宗惜召比得失執政惡之出為河南尉又起為御史樊曰元和三年自鎮拜監察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因前授教於賢父母因一作固又得其良夫又授教於先姑氏孫曰姑母滎陽鄭太君鄭氏率所事所言一作所勸皆從儀法年二十七孫曰韋氏貞元元年生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孫曰詩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宗親謂此也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於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孫曰韋氏一女曰保子彀適校書郎韋鈞銘于埋辭埋一作好以永於聞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誌銘

唐故登封縣尉盧殷墓誌一本無唐故樊曰孟郊有弔盧殷詩十首其一云登封草木深登封道路微日月不與光莓苔空生衣可憐無子翁蚍蜉緣病肌攣卧歲時長漣漣但幽噎幽噎虎豹聞此外相訪編至親唯有詩抱心死有歸河南韓先生後君作詞依磬一片嶽嶽書千古光輝謂公此銘也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為詩自少至老詩可録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自資為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祝曰挽或作輓挽○推他回切卒以病不能為官在登封盡寫所為詩投故宰相東都留守鄭餘慶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故相餘慶為東都留守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飢寒死登封將死自為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一作伴孫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房式為河南尹乞葬已又為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為我且棺留守尹為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為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山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輒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為比丘尼云

唐故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補注房君武也公嘗爲其夫人鄭氏作墳表今又誌其墓）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孫曰琯字次律河南人）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孫曰天寶十五年七月玄宗拜琯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至德二年五月罷賓德元年卒贈太尉）名聲益彰徹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巫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孫曰玄靜父彥雲有二子長曰玄基次曰玄靜玄基子融天后朝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融子琯）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一作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名一作多）公諱武字某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飾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祝曰盩厔縣名屬鳳翔○盩張流切音輈厔陟栗切音窒）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一無上六字）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孫曰鄭絳之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樊曰次卿字蜀客正元七年登第公詩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其後又有祭蜀客文）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

卒焉殯于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于伊水之南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補曰元和四年十二月以户部員外郎房式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補曰元和五年十一月以式爲宣歙觀察使）將行（一作往）召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蹙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耶子與吾兄兒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爲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名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唐故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補曰李公素也新史李素無傳唯李錡傳附見焉）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隴西李公卒年五十八斂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皐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于博士韓愈（補曰元和七年二月自職方員外郎左

遷國子博士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一無葬字）宜有銘其不
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
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一無葬字）敢不諾而銘諸
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孫曰上元二年素父樂卒）貧不能
家母夫人提以歸畜于外氏（于下一有其字）以明經選主
號之弘農簿又尉陝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陝
虢以材署運使從事（孫曰貞元元年七月以泌為陝虢觀察水陸運使表素為從事）
以課遷尉京兆鄠（祝曰鄠京兆縣名左氏乃舍諸靈臺鄠在京兆鄠縣孫曰鄠邑名古有扈
國○鄠音戶）考蒲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
夫人固在食其祿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
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遷殿中侍
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遷萬年令公主簿奪驛田京
兆尹符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不
特不禮其屬大夫士擅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
劉闢平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與崇文幕府爭
鹽井因華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
公命從即其日事以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竟坐
前敢抗己衢州飢擇刺史侍郎曰莫如郎中李
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孫曰時以杜兼為蘇州刺史兼曰李錡且反必
目奏放臣上因留為吏部郎中而以素為蘇州刺史）李錡前反（一有權字）將之戍諸

州者刺史至斂手無與敵（孫曰二年十月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先是錡選腹心
五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丘自明處杭州高肅處睦州察刺史動靜及錡反各
令殺其刺史）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賊戰州門
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
命械致公軍將斬以徇及境錡敗縛公脫械還
走州（樊曰錡反素為志安所敗生致于錡具桎梏釘于舡舷未及京口十月錡為州大將張子良李奉仙等執錡
素獲免）賊急卒（一作平）不暇走死民抱扶迎盡出天子
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河
南少尹行大尹事（樊曰六年二月以河南尹鄭士美為昭義軍節度使以素為少尹行大尹
事七年二月許孟容自兵部侍郎代素為尹）呂氏子炅（古迥切）棄其妻著道
士衣冠（著之略切）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
出闔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冠給
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一作賊非）殘民賦
錢歲五十萬請緩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緩
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曾祖弘泰
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爕宣州長史贈絳
州刺史母夫人燉煌張氏（祝曰燉煌郡名史記是至燉煌○燉音屯煌音皇）
其舅祭（一作泰）有大名君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
夫人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孫曰
子玄名知幾）祖曰餗（孫曰餗字鼎臣）皆有大名公之子男四人

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有一其次曰三字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某一作韋諧自簡州而下皆葬嗚皐山下銘曰

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唐故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韓曰與佐烏重胤于河陽公嘗有詩及序送之至是卒公祭以文又銘其墓○今本無唐故集賢院校理七字

君諱洪字濬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或作七代始從拓拔氏入夏祝曰獨孤引周書王秉王與竝賜姓拓至氏又有拓拔氏初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跋故以拓跋爲氏跋亦一作拔或說自云拓天而生拔地而長遂以爲氏後魏孝文太和二十年改爲元氏夏謂中夏也○拓音託跋蒲撥切拓或作跖居河南遂去烏蘭獨姓石氏孫曰後魏孝文皇帝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二十年盡改復姓故烏石蘭氏爲石氏以河南爲望樊曰後魏官氏志烏石蘭氏改姓石氏有司空蘭陵公石猛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孫曰洪大曆六年生十二年喪母九年而喪其父孫曰大曆十四年喪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樊曰李翱薦其書云明經出身曾任冀州枇曹今云黃州恐傳寫之誤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下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游益附聲號聞四海一作方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孫曰元和三年六月以鄭餘慶爲東都留守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孫曰建字杓直元和三年十月高郢爲御史大夫奏建爲殿中侍御史崔周禎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孫曰史拜舉洪自代元和五年七月以盧坦爲宣歙觀察使與浙東使孫曰元和三年正月以薛苹爲浙東觀察使交牒署君從事從上一有爲字河南節度烏大夫重胤間以幣先走君廬下間一作聞故爲河陽得一作所得佐河陽軍孫曰元和五年四月以烏重胤爲河陽節度使表洪爲府參謀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孫曰晏兄弟三人晏大理司直暹杭州刺史幼則晏也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孫曰謂止葬長安不歸洛陽也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曰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公墓誌及杜牧所作遺愛碑爲之

公諱丹字某孫曰字文明京兆杜陵人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祝曰孝寬名叔裕以字行仕周爲大司空封鄖國公主氏鄖人

一本有號郇公三字。郇音云。（置其邠。）郇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孫曰孝寬子津位內史侍郎□部侍郎判尚書事津子琨字玄理唐太子詹事封武陽縣侯琨子幼平岐州參軍幼平子抱貞梓州刺史）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孫曰政爲□州雒縣丞後贈右諫議大夫）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一本有真卿之四字）舉明經第（一作及第）選授硤州遠安令（硤侯夾切）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一作登明經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孫曰貞元四年七月以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獻甫奏丹佐其府）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孫曰貞元五年八月少誠圍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孫曰元和四年十一月少誠卒）（此時未死死字當作敗）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新羅王敬則卒冊命其孫俊邕爲開府儀同三司大尉新羅王）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命有司（上以字下或有爲賢二字）與其賣至鄆州（鄆音運）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孫曰丹至鄆州聞俊邕卒國人立其子重興以丹還）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孫曰貞元十七年除容管）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大中大夫順

宗嗣位拜河南少尹（孫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五月以丹爲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孫曰以丹爲義成節度使李素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孫曰丹自容至襄陽拜右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一作日言軍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孫曰八月西川節度使韋皋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爲留後九月徵闢爲給事中不受詔議者欲釋不問丹上疏以爲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丹爲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李康）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孫曰元和元年正月以左行營節度使高崇文討闢三月丹至漢中表言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綏其士心必能有功四月以崇文爲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孫曰是月以丹爲晉慈隰三州觀察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使（一本有上以爲忠四字）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孫曰元和二年正月以宰相杜黃裳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是日以丹爲江西觀察使。一本作以晉慈隰地屬之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孫曰洪江饒虔吉信撫袁八州）以聚其財始教人爲瓦屋取材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爲估不取贏利

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一作價）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爲之（孫曰始民不知屋草茨竹椽久燥則戞而焚之丹敎工敎爲陶聚材於場人能爲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賦）貧不能者裨之財（裨一作畀）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爲瓦屋萬三千七百爲重屋四千七百（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爲瓦屋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孫曰置南北市爲營以舍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飢爲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渫汙（祝曰易井渫不食注不停污之謂渫渫息列切介甫本渫作滌）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廄于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一作爲以爲連甍）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陳曰丹涸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築堤捍江高五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一本有既退二字）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樊曰杜牧作丹遺愛碑云築堤五尺長十二里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嘗欲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略也（一無也字）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者若干條（一無者字）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

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孫曰洪州丹所自治故餘七州）與賓客處（一有如布衣時四字）自持卑不易（卑下或有一字）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孫曰華嵩之子）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樊曰杜牧作遺愛碑云有子三人寘宙岫宙咸通中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嶺南節度使岫終福建觀察使○寘與閣唐史世系表則著寘宙審而遺岫審大理評事）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一無縣字）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孫曰宗禮字敬叔溫之弟）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銘得銘不朽矣（一云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孫曰太師即顔真卿）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于紫閣取益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音歉）矯矯爲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歎音灘）碑于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識式志切）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孫曰畢氏本畢公高之後其後世爲東平須昌人）後漢魏晉（孫曰晉有畢諶爲中書郎孝子卓字茂世大興末爲吏部郎）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絶（孫曰北史畢衆敬衆子元賓父子相繼爲兗州刺史元賓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祖榮祖彈祖歸子義暢祖榮子義允義允子僧要祖彈子義鑒義雲）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盧許州刺史者曰憬（孫曰憬河南偃師人武后時爲司衛少卿）憬之子構（孫曰構字隆擇○一本構作搆）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孫曰構少舉進士開元二年卒樊曰按新史畢景公自吏部尚書拜廣州都督明皇立拔河南尹進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卒贈黃門監謚曰景而此云累官至戶部尚書卒豈其字誤耶）景公生抗（抗一作坑）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始生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孫曰是歲七月改爲廣德）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既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罷臨渙徐州節度張建封表廣平之節死（死一作節）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樊曰元和六年以杜兼爲河南少尹半歲拜大尹兼嘗佐徐州軍與坰同僚）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一作歲出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今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孫曰杜兼房式鄭士美相繼尹河南坰任職如故）諸署於府者（諸一作請）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事過客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與葬事（葬一作墓）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鉦銶銑（鎬胡道切鉦匹眉切銶音求）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而緩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允與墳

唐故試大理評事胡君墓銘（補注胡君名明允）

胡之氏別於陳（孫曰周武王封胡公滿於陳其支子自稱胡氏）明允先河東人（孫曰以河東人）中世勤固敎殺身籍丈譜進連倫（集注明允）（之父眞伯父攷皆發筆）推明允加武貧力牛虎柔不持吏夏陽有施爲（樊曰夏陽同州屬邑）去平陽民思悲（樊曰平陽晉州郡名）河東土河陸原宜茲人肖後昆五十七不足年孤

兒啼死下官毋弟証秩大夫（孫曰証字啓中正元元年登第〇証音政韓曰一本作秩大夫非是以証傳考之証未嘗爲郎曹而嘗遷左諫議大夫於元和八年也）石君遣哭泣
書友韓愈司馬徒（韓曰公時爲行軍司馬從裴度平蔡故云司馬徒或謂公是時爲太史司馬徒謂司馬遷父子以諸無年月日故二說不同）作後銘系序初

唐故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君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孫曰元和六年韓公爲職方員外郎）曰吾先世（一作世五）世載族姓書（孫曰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後漢北中郎將子毓字子家魏司空容城侯毓子挺字子岐泰山太守挺子志字子道軍諮祭酒志子諶字子諒司空從事中郎諶子偃慕容氏營丘太守偃子邈字子玄范陽太守邈子玄字子真後魏中侍郎玄子伯源字陽烏秘書監伯源子道將字祖業燕郡太守道將子懷仁字子友弘農太守）吾曾於

拓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孫曰懷仁子彥卿東宮學士彥卿孫璥）爲沂州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署鹽鐵府職出入十五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二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縣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瓌爲兗之金鄉令（之一作州）先君歿十三年而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孫曰佐江西觀察使崔光寨府）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十月自河陰啓葬於汝之臨汝縣臨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真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弘農諱懷仁沂州諱璥（音皎）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唐故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氏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遇盜死途中（集注李肇國史補云張圓者韓弘舊吏弘初秉節事無大小委之後乃奏聞多以怨言及黜試至汴州歷數而遣之行次八角店白日殺之收其財賄而還然此說但云累盜死途中未嘗及賊諭之意國史補以未必可信）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沈泯敢以其稚子汴見見先生賜之銘（一作稚子見幸賜之銘一作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覆蓋其遺胤若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耶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

辭遂敘次其族世名字事終始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諱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間君嘗讀
書爲文詞有氣有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
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宣武軍節
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
中府法曹叅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
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州闕刺史攝絳州事
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一有東方二字有事適東方既
還八月壬辰死于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
年二月庚午韓曰按朔曆二月甲寅午君曰庚午則正月晦也葬于河南偃

師妻彭城人世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
蘄州別駕女四人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唐故太原府叅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孫曰廣有東蕃故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
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孫曰楚若敖熊儀生子曰鬭伯比伯比生
子良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黃奔晉晉邑之苗後以爲氏其後有守上黨者
惠子民卒遂家壺關祝曰壺關縣名屬潞州曾大父延嗣孫曰
延嗣父襲夔高留不仕贈禮部尚書中書舍人大父含液孫曰延嗣二子含澤含液
含澤開元十年含液八年皆登第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
楊州錄事叅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

第韓曰貞元十一年登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孫曰貞元十一年八
月以路應爲江西觀察使李往其卒十三年九月應卒後辟不肯留孫曰按使李巽留當爲辭假
獨護其喪葬河南還補太原叅軍孫曰河東節度使嚴綬表爲其佐假
使職獄平其滋息吏斂手不敢爲非年四十有
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
以其年十二月丙寅韓曰以曆推之丙寅爲其月十九日葬君於洛
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
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先死四室
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著無十金嚴曰漢以溢名
金漢以後以斤名金溢者二十四兩斤者十六兩諸史傳中或言百金或言万金皆以一斤爲一金十金者十斤金也
無田無家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
以是安施耶樊曰按世系表苗襲夔生延嗣延嗣生含液含液生穎穎生蕃蕃生著著生稽稽格伯生台台符符生延之又又若登科試皆長慶二年擢大和五年格八年台符大中八年延又乾符三年皆相踵登第然南可歸者世系表以稽幡格爲蕃之孫或謂著字於元和二年男女皆幼自元和二年至長慶二年甫十五年豈遂有孫登弟耶然則世系表蕃之下所謂著者誤矣疑稽幡格乃蕃之子而執規執矩必復者蕃死時幼而未名歟其下字云尔其後更名稽幡格也嗚呼蕃死時其困如此其後子孫之盛則如此爲善者可無怠矣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
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illegible]

墓誌銘

唐故贈朝散大夫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韓曰孔君名戡孔子[illegible]東都辛卯[illegible]今本[illegible]

昭義節度盧從史 [illegible]軍為潞州[illegible]貞元二十[illegible]八月[illegible] 樊曰從史[illegible]為[illegible] 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頸一作頰抑首吐氣吐一作伏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立一作之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且曰公當為彼不得為此從史常竦聽喘汗孫曰從史補得志益驕與王承宗田緒陰相連結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每[illegible]言其不可從史然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一作無改悔意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唯皆曰一無唯字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韓曰元和三年九月以宰相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首奏起君君猶高臥不應猶一作循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孫曰貞元中嘗助誣奏從事者皆不臉理便行降黜及戡詔下元膺執之上令與論元膺方下詔書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樊曰白樂天為拾遺以詩哭之曰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弦從事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閑官竟不得一日謇謇立君前形骸隨眾人斂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死生聯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謂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于日南樊曰從史丁父憂亂封詠工承宗由是奪服復頃軍因以討賊而勒兵遲留嘗與承宗連憲宗用裴垍謀敕神策中尉吐突承璀圖之初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欲博至是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納車中從者驚亂大將烏重胤叱其眾曰天子有詔眾乃定此誌不著重胤事而見於烏氏廟碑孫曰元和五年四月鎮州行營招討使吐突承璀縛從史送京師貶驩州司馬補注國史書從史稱聰明山記曰開從史官屬題名見孔戡與烏重胤俱列于後而退之記戡事云戡屢諫不聽卒為重胤所持鳴呼禍福成敗之理其明先事而言則牢見從事至而言則不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祝曰信讀作伸易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府河陰縣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欲勇不顧

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一作及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帥死（孫曰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一本不疊帥字）從史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君一作居）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如圭皇海州司戶贈工部員外郎父岑（孫曰如圭二子岑參父今云岑誤）皇著作郎贈駕部員外郎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

州刺史京兆韋屺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音逵）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字方舉）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孫曰楚材元和二年登第）授愈曰請爲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維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唐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韓曰杜君名兼史有傳公與兼皆嘗佐張建封于徐州至是兼死河南尹而公爲都官員外郎爲銘）

杜氏自戴侯幾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孫曰幾字伯侯京兆杜陵人魏河東太守豐樂戴侯有三子恕理寬恕字務伯弘農太守幽州刺史）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畏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洹水（孫曰寬字務叔舉孝廉爲郎中曾孫畏仕石趙爲從事中郎河東太守韓曰洹水出汲郡隆慮縣○洹胡端切）其後世皆從葬洹水之陽及正倫（孫曰畏玄孫君賜君賜子景宗字實明州冒文辭不叔景子裕字夔廷仕齊樂陵令四子正玄正藏正義正倫）爲太宗宰相（孫曰高宗顯慶元年三月以正倫同中書門下三品三年十一月罷今云太宗誤也）猶封襄陽公（孫曰顯慶二年九月封襄陽郡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孫曰正藏子爲吾子志靜出嗣正倫爲安福令嗣封襄陽公）遂嗣襄陽公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

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大理少卿大理生廙（音異又余力切○一作大理少卿生廙）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隨江兼字處弘）郎中第三子（孫曰廙三子曾左金吾兵曹參軍與太學博士少卿兼也）舉進士第（韓曰建中元年兼第進士）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泗州軍（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表佐其府○一本無泗字）遂至濠州刺史（孫曰兼積勞至濠州刺史兼性浮險尚豪侈德宗既厭兵大抵刺史重代易至歷年不徙兼探帝意謀自固即殺武備募召驍兵三千再以爲才豪橫恣樊曰本傳載兼刺濠州日誣劾韋賞陸楚二人以罪殺之而子厚誌杜兼對乃取其在濠州能捐鍾離今之濠今二事誌皆不載豈以其善不足以掩惡故略之耶抑誌與傳異故叙其族出歷官卒之年月日與夫生娶而已也）徐泗州軍亂以兵防淮道不絕有

功（韓曰貞元十六年五月建封卒上以兼為濠州留後建封之疾亟也兼陰圖代之自州疾馳至府幕僚李藩與同列入問建封疾出見之泣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今棄州來此欲何為宜速去不然當奏兼遂徑歸）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兵甲三千人入為刑部郎中（一作刑部尚書孫曰元和中拜）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錡其綺切又魚倚切）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一有中字）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㦤之女（㦤音旣）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詞立為壽州參軍誼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章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為進士乃篤朋友及作大官克施克守集奏辭筆煥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于人（在于一作不在）日遠日忘何以傳之刻此銘章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致仕陽

平路公神道碑文

（韓曰按石本其首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上騎都尉韓愈撰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上柱國榮陽縣開國侯鄭餘慶書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陳岵篆額其後云元和七年歲次壬辰十月丙子朔十五日庚寅建云此可以補刊本之闕字有異同今附于下○一本題云陽平路公神道碑文）

惟路氏遠有世序（石本世並作代下同）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充（一作兗石本作袞）四世而至冀公（韓曰充封闕鄉公充子文昇平凌泰三州刺史封宜穀縣公昇子元悊榆次令元悊子太一太原令）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一有聞字）發聞開元受錫更名（樊曰嗣恭其初名劍客以世履為縣尉異等可勑表為蕭關令從神烏姑臧二縣考績上上為天下最玄宗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今名字懿範○石本錫作賜）書于太史佮行靈州（韓曰永泰元年閏十月嗣恭由戶部侍郎為朔方節度使嗣恭蔵制[illegible]可軍府軍令大行○石本佮作始字）終功南邦（樊曰大曆七年正月以嗣恭為江西觀察使八年九月廣州刺史哥舒晃反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十月以嗣恭兼嶺南節度往征之十一月克廣州斬晃）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補注以平嶺南功轉檢校兵部尚書）薨贈尚書右僕射（補注建初中卒）公諱應字從衆（石本公作司空）冀公之嫡子（補注嗣恭二子恕應）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遷虔州刺史（孫曰貞元初以應為虔州刺史詔嗣父封○石本遷作匯）割隸雩都作縣安遠（孫曰貞元四年八月虔分雩都縣置安遠縣○石本縣作餘）以利民居（石本民並作人下同）鑿敗灘石（灘一作攤）以平贛梗（孫曰贛虔州水名雖鑿其險以通舟道祝曰贛縣名為豫章貢二水合流因其交立縣遂以為名即今之贛州○贛

右暗切又音感闞覺而城（祝曰覽亢覺也詩中唐有甓甯歷切）罷民築詔嗣奠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色（樊曰李泌爲相言於上曰臣羅爲元載所嫉謫江西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其子悅並馳馬嘗其脛臣皇恐不自安應閔不言魁起見父臣嘗擿其長者帝即日加懇檢校屯田郎中加金紫）遂臨于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一作苗）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盧州又覺其城民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孫曰永貞元年十二月自常州除觀察使○王一作公或無王字）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闍劉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聞（補注元和二年十月錡據潤州反）罝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石本坐作至）錡以無助敗縛（樊曰應發鄉兵故錡常二州以故錡不能抜○石本無縛字）作響山亭營軍于左右權丞相善之鑱其說響山石（祝曰響山宣州山名元和二年十月亭成三年五月權德輿爲記其事鑱刻也○鑱鋤江切）居宣五年以疾去位（孫曰元和五年以右庶子盧坦代爲觀察使）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嘗賤出與民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贏一作餘）故在所民不病飢而官府畜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一有其字）歲九月望薨于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而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孫曰元和三年以左金吾大將軍路恕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莫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啓慶自躬于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民事下完上實師于其鄉（祝曰當在宣州置鄉兵）鄰寇逼屆營軍響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石本功作嘉）丞相之辭受代而家叙跡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世大家維艱其保既顯既碩（石本碩作頭）戒于終咎伊我襄陽克植以有廷畀後丞（石本丞作承）莫不率守有墓于原維樹有經（石本作在經）以告無期博士是銘（韓曰公時爲國子博士○一作博士是銘）

烏氏廟碑銘

（韓曰烏重胤之父也許孟容亦爲作神道碑）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立議用師於恒（樊曰亢史五年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其子承宗自爲留後上欲革河北世襲之弊從史時爲昭義節度使遭父喪因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說上請發兵軍討承宗由是復起從史委其成攻十月詔削奪承宗官爵以承璀爲招討宣慰使命恒州四

面藩頷各進兵共討乃陰與寇連奪謾兇驕出不遜言其執
以來樊曰從史首建伐承宗之謀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又高芻粟之賈以敗度支諷朝廷求
平章事上患之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宰相裴垍言於上曰從史且爲亂今聞其與承璀對
壘視承璀如嬰兒往來殊不設備今失不取後難圖也上許之其四月中貴人承璀
七罪切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
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者有
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
師孫曰從史性貪承璀盛陳奇玩視其所欲以遺之從史益喜相押昵元和五年四月承璀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
從史博伏壯士幕下突出擒縛之內車中馳赴京師從史營中士卒皆甲以出操兵趨譁重胤當軍門叱之皆斂兵還部
佰會夜車疾馳未明已出境壬辰詔用烏公爲銀青光祿大夫

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公
韓曰重胤自昭義都知兵馬使潞州左司馬拜銀青光祿大夫懷州刺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居三
年河陽稱紿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以其廟
享其下一有皆字即以其年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佐竊
議曰先公既位常伯韓注謂工部尚書也而先夫人無加命
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
國太夫人八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宇一作穿自左
領府君而下作主于第乙巳升于廟烏氏著于
春秋譜於世本劉曰世本十五篇錄黃帝以來帝王諸侯卿大夫系氏名號列于
姓苑在莒者存劉曰昭二十三年左氏莒子庚輿虐而好劍烏存率國人逐之在齊

者有餘有枝鳴皆爲大夫劉曰襄二十四年左氏齊人城郟之歲其夏齊烏餘
以廩丘奔晉昭二十一年冬十月齊烏枝鳴戍宋。一本云在齊有餘枝鳴者爲大夫秦有獲爲
大官劉曰史記秦武王時力士任鄙烏獲皆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
陽處北者家張掖樊曰烏氏後魏烏洛侯之國邑在漢東二千餘里正觀初貢獻內屬代
爲功臣因官從地今爲張掖人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
衛大將軍賓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
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洽
字某樊曰新傳云名承玼字德潤顏碑云諱承洽疑刊寫者誤當作承玼據呂公考異以新傳爲正。玼音此
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
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

先鋒軍屢破奚契丹樊曰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從戰
捺祿捺奴葛切走可突于樊曰開元十八年契丹相可突于弒其主邵固因寇平盧軍所敗爲
平盧先鋒使破之於捺祿山○一本作走可汗于責連下文渤海以爲一句非是渤海上至馬
都山吏民逃徙失業樊曰或謂破走可汗于渤海上追之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蓋因
可突于入寇而然上是一事今按許孟容作烏承洽神道碑云渤海王武藝出海濱至馬都山屠陷城邑公以本營士馬
防遏要害引是擣得走可突于而馬都山拒武藝二事不同或者之論過矣新史據孟容神道碑及公廟碑而作司馬溫
公考異以新史爲誤恐考異未見孟容碑耳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
累石累一作壘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
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餘萬黑水室韋視四黑水室韋二國
名黑水靺鞨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

仁智謀誅史思明降（孫曰至德二載安慶緒兵敗走保鄴郡史思明判官耿仁智說思明歸唐思明然之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十二月以思明爲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思明復叛（一無上句降字及此句思明字）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左領軍使（孫曰思明既降李光弼以思明終當叛亂而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圖之諸將以白思明思明未發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之俱至范陽思明館承恩於府中權其將伏二人於牀下夜中承恩密謂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當以吾爲節度使二人於牀下大呼而出乾元元年六月思明殺承恩連坐者二百餘人承玭奔太原光弼表爲昌化郡王充石嶺軍使○右嶺一作石嶺）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爲長（補注大夫重胤）季曰重元爲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于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墟（制有一作有其）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享其報去誰無子孰其無孫克對無羞乃惟有人念昔平齊爲艱爲猝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迨息來覲來齊以饋黍稷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一本上無唐字 一本下無文字）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祝曰今鄭州滎陽有索水即漢高帝與項羽戰於京索者也）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六一作三）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諮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韓曰諮字君明魏將作大匠其五世孫仕垂爲太常少卿詹事生三子曄號北祖恬號中祖簡號南祖）其孫簡（補注諮子溫爲太子）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補注簡生季騊騊子昞昞四世孫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供卒官涼州戶曹參軍（州一作之）公諱儋（丁談切）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李卿曰必其能再立鄭氏（李一作季曰必其一作謂其必）稍長能自謀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樊曰大曆四年登第）對直言策（孫曰建中三年中軍謀越衆科）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褻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孫曰興元元年正月以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澤奏儋爲參軍貞元二年二月澤與淮西李希烈將杜文朝戰破之）戶曹殯于涼涼地入西戎（孫曰至德後河西州縣皆爲吐蕃所陷）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

城墓無表公能使幼長感心求不置（求不一作求來二字）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晚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勳嫌間（嫌間一作矛間）卒用有就（一無卒字）貞元十六年將説死即詔授司馬節度河東軍（樊曰考之史説蓋李説也字巖甫馬燧節度太原辟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爲少尹自良卒詔授説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尋權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而嚴綬傳云河東節度李説病軍司馬鄭儋總其政説卒代爲節度時德宗姑息方鎮帥死即用軍司馬代之至是擢綬爲河東司馬明年儋卒即檢校工部尚書代其使）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孫曰貞元十六年十月河東節度使李説卒儋自本軍行軍司馬除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

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升大師（師一作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無勢而遠者削四隣之交賄省誇嫮之大燕（誇一作嫮）講校民事施罷不俟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泯征就寛（泯一作民又一作賦）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爲之不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奕比薨暨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相及九河東之軍士與太原之吏民及旁九郡（補注河東節度府管汾遼沁嵐石忻代憲凡九州）百邑之鰥寡外夷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與一作爲）飲酒必極酣投壺博弈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廉閑據几終日不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祝曰呂氏春秋云疾學而不舒爲魁士名人者未之有也）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進士皆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三或作二）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繇繇亦名臣子（韓曰繇遼東襄平人）

（儋宗字挹澂之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

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貴患勢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者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并序）

朝議郎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護軍韓愈奉　敕撰

（歐陽公曰自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舛訛惟予家本更校時人共傳號爲善本及）

後集録古文得韓文之刻石如羅池黃陵廟碑之類以校今家集本舛謬猶多若田弘正碑則尤甚盡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讎者妄改易之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真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舍不可不謹也今各參注于下〔韓〕曰石刻後題云朝議大夫安定胡証書并篆額京兆府鄭有此碑

元和八年十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補注〕元和八年三月武元衡相）丞相吉甫（〔補注〕元和六年正月李吉甫相）丞相絳（〔補注〕元和七年十二月李絳相）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補注〕元和八年正月公除此官）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朝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惟弘正銜訓嗣事（銜或作方石本嗣事一作事嗣）乃朝夕不怠（一乃作于又一作耐〔石本〕無乃字）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樊曰〕弘正父廷玠大曆中爲滄州刺史橫海軍使栢州李寶臣幽州朱滔與兵攻滄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洺州改相州建中初田悅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爲副盡悅父承嗣與廷玠爲從昆弟也及悅蓄謀叛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去變坐享富貴何苦與栢鄆同爲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寶命其史臣克（〔石本〕臣下有曰字）作爲駉駜泮閟之詩（駉古熒切 駜毗必切）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能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石本〕靜作靖）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博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弘正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沂國公充魏博等州節度觀察處置支度營田等使弘正字安道）北平盧龍人（一有也字）故爲魏博諸將（〔孫曰〕弘正始名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石本〕傳作州它本作沂）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孫曰〕季安高祖平州人官都水使者得二子守義廷暉廷暉安東都護府司馬守義二子承嗣廷琳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廷琳子悅廷暉子廷玠元和七年八月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樊曰〕季安卒懷諫自知軍務時年十一以弘正爲都知兵馬使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諸將憤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之不可）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樊曰〕弘正受命不免即令於軍曰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圖鐵傳朋以斷盧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置僚屬以待王官十月監軍以聞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節度使〇〔石本〕州作軍）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洽于太寧（〔石本〕洽作治）燕盃以驚

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嶪嶪魏土（祝曰嶪嶪山高也嵬峩以岌〇嶪音業）嬰兒戲兵（補注嬰兒謂撥諫）吏戎愁毒莫保腰領（石本領作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謀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王明（石本作天明書本作文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堤壃籍户（祝曰壃界也與疆同史記出疆乃免〇石本堤作提）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宗廟（石本內作于宗）降以命書（石本降以作以降）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作追秩夏御（孫曰沿贈其父兵部侍郎）嬔德娠賢梁國是榮（祝曰嬔配也言梁國配兵部之德娠孕也左氏台繼方娠娠賢謂生田弘正也〇嬔匹萏切娠之刃切又音身）田侯作廟相方視址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祝曰暨暨果毅也禮戎容暨暨〇暨音忌）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丞輔（孫曰訖其外庸謂外庸之訖則當入爲輔相〇石本丞一作承）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卿式時（石本嚮作饗）爾祖之思（石本尔祖作祖考它本之字作尔）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銘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龍武統軍贈潞州大都督彭城劉公墓碑（韓曰公嘗誌統軍劉昌裔墓矣今又銘其碑〇一本作唐故右龍武統軍劉公墓碑銘今本上作劉統軍墓碑）

唐故陳許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樊曰元和八年十一月昌裔卒九年九月葬河南）將反杌於京師（杌一作握非）舍于墓次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勤者（焯明也之藥切一作倬一作卓）〇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韓曰昌裔卒有詔贈潞州大都督）日事時功以著不可以誣有太史之狀有太常之狀有謚（補注昌裔謚威公）有誄有幽堂之銘（補注即公所撰昌裔墓碑）又如即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相許諾以告其孤縱（孫曰昌裔四子縱其長也）縱哭舍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

劉處彭城本自楚元（樊曰漢高帝季弟楚元王交之後）陽曲之別

由公祖遷（樊曰公曾祖承慶爲朔州刺史祖巨敖爲太原晉陽令樂其土俗遂占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遂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皙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益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噎噫（上於金切下烏界切）來告邊師可破之計（孫曰昌裔既壯句讀以闕吐蕃獻下邊將不用）楊琳爲橫巴蜀靡彫公由遊寄單船諭招折其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然琳之已還卧民里（孫曰昌裔說邊將不售去入三蜀楊琳之亂蜀人苦之昌裔單船往說琳大曆四年二月琳遣使請歸罪以琳爲峽州團練使以昌裔爲從事琳死客河朔間）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

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舊筆爲檄強寇氣死（樊曰建中初曲環爲邠隴兵馬使其牧濮州也辟昌裔爲判官爲環檄李納數其大惡環上其書德宗異之）決敗蔡成勁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孫曰貞元二年七月環自邠寧行營節度拜陳許節度使昌裔從府遷）蘇民戰敵（一作亂）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韓曰昌裔在府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雖在陪貳天子所憑蔡卒幸袤圍我新鄭新師不牢勔勸將逋（集注勔勸免走貌又遽也○勔曲羊切勸如羊切）公爲陳力應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曾子開云疑脫一句）遂至道敗（孫曰貞元十五年八月蔡寇淮西吳少誠遣兵掠臨潁陝州刺史上官涗知陳許留後遣大將王令忠將兵救之皆爲少誠所虜丙午以涗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圍許州涗欲棄城走昌裔時爲營田副使止之曰城中兵足以鉅賊但閉城勿戰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斂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以功遷陳賀許之半（韓曰許州闕拜昌裔以功拜陳州刺史）聲駕元侯以勢自撣（孫曰貞元十六年七月少誠進擊蔡州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敗于溵水與諸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裔登城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何爲來東且賊不敢至我城下君其舍外無恐明日從十餘騎持牛酒抵全義營勞軍全義不出意迎拜歎服）復入居許爲軍司馬（孫曰貞元十八年以昌裔爲陳許行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職（孫曰貞元十九年六月說卒以昌裔檢校工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陳許節度使）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祝曰昌裔開命境上吏不得犯蔡人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使自治之少誠慚其軍亦禁暴上暴許者）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孫曰事合作士士官工部謂爲工部尚書）浚之大夫（孫曰浚猶遷也渦拜金紫光祿大夫○浚一作峻）其憤未塞（一作賓）僕射巳都（孫曰封彭城郡公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及癸巳歲秋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孫曰元和八年五月許州大水漂盡舍壞居人六月徵昌裔還京師）公即疏言此皆臣愆（世與殆同）防斷不補潰民於泉臣耄且疾宜即大罰上曰菑害大臣其來亢余之恩其可止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于驛遂行不迴六月隆熱上下敲赩（祝曰赩大赤楚詞北有寒山逴龍赩只注赩赤色○赩許極切赩一作赦）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恐不能造闕仆卧在宅（祝曰始憲宗惡昌裔自立欲召之宰相李吉甫曰陛下愛人惜苦可召也六月以東都留守韓皐代之詔曰以醫送京師至長樂驛知帝意因請歸私第許之稱風疾）閔有加錫（加一作嘉）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

左相百僚長首祝曰昌裔至天子以爲與即其家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右龍武統軍知軍事
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徂年六十二奏聞
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眘潞州孫曰元和八年昌裔卒上
罷朝一日贈官存發賚之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
補注金谷在洛陽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衢州徐偃王廟碑

洪曰徐偃王事見史記後漢書博物志元和姓纂然後漢書云楚文王滅之楚詞亦云荊文寤而徐亡按周穆王時無楚文王春秋時無徐偃王子眘辨於楚詞補注中韓曰石刻云朝議郎守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昌黎韓愈撰福州刺史元錫書元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立

徐與秦俱出伯翳爲嬴姓韓曰宰相世系表云徐氏出自嬴姓皐陶生伯益伯

益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伯益豈公所謂伯翳耶孫曰史記秦本紀大業之子曰大費是爲柏翳
舜賜姓嬴氏柏翳二子大廉之後爲秦若木之後爲徐是爲俱出伯翳也○嬴余輕切國於夏殷周
世咸有大功孫曰秦本紀又曰大廉玄孫孟戲中衍帝大戊以爲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世
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侯若木玄孫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是有大功也
秦處西偏專用武勝孫曰中衍曾孫曰戎胥軒軒生仲潏潏生飛廉廉生惡來惡來生女防
防生旁皐皐生大几几生大駱駱生非子周孝王以爲附庸邑之於秦是爲秦嬴西偏也西偏迫近戎狄故專用武勝
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補注謂吞六國也○藏國
一作侯諸國既皆入秦國一作侯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
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祝曰僨者亡也蹶雅云僨僵也莊子
一僨一起沈其宗謂滅其族○僨方運切又甫運切徐處得地中補注徐故國今彭城是也文

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
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韓曰若木至偃王三十二世樊
曰張華博物志云徐君宮人孕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濱孤母以爲異覆暖之遂成兒長而仁智襲君徐國仁義著聞
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孫曰穆王名滿
昭十二年左氏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好道士說得八龍騎
之西遊祝曰八龍八駿也列子曰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西征崑崙八駿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踰輪盜驪
山子同王母宴于瑤池之上石本無宴字歌謳忘歸孫曰穆天子傳
云穆王見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荅
曰予歸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四方諸侯之爭辨者
無所質正咸賓祭于徐贄玉帛死生之物程曰贄執以爲

贄也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
矢之瑞樊曰博物志云偃王既治其國仁義著聞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赤矢以爲得天瑞
遂因名爲弓自稱偃王江淮諸侯服從者三十六國○矢弓一作弓矢穆王聞之恐遂稱
受命命造父御孫曰造父穆王御蜚廉玄孫也○造七到切父音甫長驅而歸
樊曰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
驅歸周救亂趙世家云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綠耳獻之穆王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
徐偃王反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與楚連謀伐徐樊曰以史記世系未考之穆王尚與
遠謀伐徐者貽楚能勝也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
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樊曰穆王聞徐得朱弓矢之瑞遣使乘駟一月至楚使
楚伐之偃王不忍鬬其民爲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百姓隨之者萬數偃王死民號其

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樊曰博物志云偃王死後遂名其山曰徐山山上立石室以祠）偃王雖走失國（石本作失其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祝曰偃王既死周復封其子宗為徐子春秋時頌諸侯盟）駒王（孫曰禮記曰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先君駒王西討駒王徐之先也）章禹（樊曰昭三十二年左氏吳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以奔楚章禹宗十一世孫）祖孫相望自秦至今（秦一作奉）名公巨人繼迹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孫曰言其一望非偃王之後也）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栢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孫曰太末春秋時姑蔑也至漢改為唐號曰龍丘祝曰越絕書姑末今大末後漢吳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太音闥）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于會稽之水（祝曰遜錄音纂彭手研上南越志上牛屏石上研與硯同）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宗（石本宗作公字）族弟子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孫曰徐堅字元固徐嶠字巨山）相繼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于龍丘有事于廟思惟本原曰故制桷樸下窄（石本桷作桶○桷音胡閣）不足以揭虔妥靈（祝曰妥安也○揭音竭又桀竭二音）而又梁桷赤白（韓門赤白畫繪之色○桷一作桶）陊

剝不治（祝曰選期不陊陊吏壞落也○陊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黜昧就滅（祝曰黝玉篇云深黑也許飢切）藩拔紉夷（補注紉貫紉夷平也）庭木秃缺（石本作歟）祈吐日慢（石本日作由）祥慶弗下州之支郡（一作羣黎一作羣吏）（石本作羣吏）不獲廕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闕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夫祠于廟宗御咸序應（石本御作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補注耿耿明貌一無耿耿二字）其不可諼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于石辭曰秦傑以顛（祝曰傑謂秦傑也顛殞也）徐由遜綿（祝曰遜謂柔順也綿一作遐非）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補注婉婉也於阮切）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算幾姓歷短言長（石本言作吾）有不貸亡課其利害孰與王當（石本貸作官別本作為）姑蔑之墟（樊曰今衢州有姑蔑城左傳哀公十三年越伐吳王孫彌庸自泓上觀之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杜預注姑蔑越地）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閭孫（一作後孫）世世多有（世世一作世乃）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沒萬年如始祔時（補注祔合祭也）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値詔教盡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

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死誰亢(亢猶拒也協韻苦郎切○石本沉作古)王死於仁彼以常喪(常一作慕)文追作誄刻示茫茫(石本示作石)

袁氏先廟碑

(韓曰袁滋履歷范詳本傳碑特舉其槩耳)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歲一作年)自荊南以旌節朝京師(孫曰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元和九年九月除荊南節度使十年十二月入于京師十一年二月自荊南來朝○注一作於)留六月得壬子春分(孫曰元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于三室(補注少牢羊豕三室自曾祖以下也)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龔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列衆容(祝曰爲之歌詩所以載其功列衆其形容)其美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斅于家幸有石(孫曰即所謂麗牲之碑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麗繫也)如具著先人名跡(跡一作者)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兹爲焉古而達於辭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重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已來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孫曰壽謂覆燾其後人)委祉于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曰(一本作其辭曰一本作其詞曰)周

封舜後爲陳(孫曰襄二十五年左氏傳虞遏父爲周陶正武王賴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封一作樹)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孫曰胡公生申公犀侯犀侯生靜伯庚伯庚生季子憯憯生仲牛甫甫生聖伯順順生伯紀父紀父生戴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尒金甫金父生莊伯莊伯生諸諸守伯袁諸孫濤塗以王父字爲氏賜邑陽夏諡爲宣仲)春秋世陳嘗屬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加一作如)袁氏猶班班可見於譜(孫曰宣仲生選選生申子突突生惠子稚稚生頗頗奔鄭)嘗居陽夏(祝曰陳陽夏漢世淮陽國前漢發兵拒之陽夏注今亳州○夏音賈)陽夏至晉置陳郡(補注晉時陽夏屬梁國)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遏黃(樊曰漢儒轅固齊人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矣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韓曰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固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樊曰安字邵公拔其時人仕姓司徒)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舊本終作紛)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頫(新縣一作新安縣○頫一作頍)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温字君洛)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老惠衆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聃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爲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

秋持身治事爲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
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于朝比
三世宜達而室歸成後人數當于公唯曾大
父皇考比三世（比一作此）存不大夫食癹祭在子孫
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
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一作下）無細大無敢
不敬畏無蚤夜無敢不思成于家達于外以立
于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
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孫曰貞元十六年二月自尚書右丞出爲華州）金
吾大將軍（樊曰貞元二十一年三月徵拜以瑒於陵代爲華州巡行耆老遮道不得去於是使諭曰吾不敢易表公政人皆羅拜乃得行）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爲宰相（孫曰永貞元年七月同平章事）以贊辯章（孫曰辯章便章也史記曰便章百姓即平章耳）仍持節
將蜀滑襄荊（孫曰永貞元年十月以瑒爲西川節度使元和元年十月徙義成軍節度八年正月自戶部尚書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九年九月徙荊南節度蜀謂西川滑謂義成襄謂山南東道荊謂荊南）略苞
河山鈇登祿富以有廟祀其如其志又垂顯刻
（垂一作誰　刻一作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表自陳分初尚蹇連（一作連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
（博士匿）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樊曰漢明帝時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鞠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然聖世所不忍爲）收功展侯五公重尊（孫曰安章帝時爲司徒二子京敞京子湯字仲河桓帝時太尉湯子逵字周陽靈帝時司空逵弟隗字文陽獻帝時太傅京弟敞字叔平安帝時司空凡四世三公爲）
晉氏于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補注鴻臚恭孝侯頻也最治行尤異也○故子外力）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孫曰南州刺史士政）當陽耽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
專春秋戴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時泛
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把一作持）羣州承
楷（羣一作郡）數以立廟（數一作敎）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
堂異置栢板松楹其莚肆肆（莚一作業　亦作亨）維表之廟
孝孫之爲順勢即宜（補注勢謂面勢）以諏以龜以平其巇
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陛登進室親登
邊鉶（一作鈃　同音刑）肩臑胎骼（集注臑臂節也禮記其禮太牢則以牲左肩臂臑折九介觳補注髀脛骼胎脅也儀禮脈胎脊脇皆爲脅骼觳骨也四者皆祈寿之肴○臑奴報切又女朱切胎音拍骼音格）
其樽玄清（補注謂玄酒清酒）降登受胙于慶爾成維曾維
祖維考之施于汝孝嗣以報以祗凡我有今非
本曷思刻詩繫牲維以告之

唐故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樊曰房啓之死及葬誌皆不載年月啓以貞元末爲容管部在容九年遷桂管坐中使事貶虔州死元和十年也）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
子爲宰相融相天后（孫曰武后長安四年十月以文史房融平章事中宗神龍元年流高州）
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

道進退。甍贈太尉，流聲于茲。父乘（孫曰：瑄三子。宗閔御史中丞。父秉幼孺，復仕至秘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韓曰：胚孕婦一月，胎孕婦三月。前光，謂前人之光。○胚普回切，胎他來切），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耳濡目染，不學以能。始為鳳翔府參軍，尚少，人吏迎觀（一有字），望見咸曰：真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飾理（一作治），同官憚服。衛晏使嶺南黜陟（嚴曰：建中元年二月，黜陟使洪經綸、柳冕、衛晏等一十人分行天下，晏使嶺南），求佐，得公，擢摘良蠹（嚴曰：謂良者擢之，蠹者發摘之。○摘音敵），南土大喜。還，選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為佐（孫曰：貞元二年閏五月，以國子司業裴胄為湖南觀察使。胄字胤叔，河東聞喜人），拜監

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孫曰：貞元七年正月遷江西），又以節鎮江陵（孫曰：八年二月遷荊南），公一隨遷佐胄（一作為佐）。累功進至刑部員外郎，賜五品服，副胄使事，為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一有郎字），在省籍籍。遷萬年令，桀黠憿絕（祝曰：憿，行險也。古堯切，與僥同）。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為，舉以為容州經略使（樊曰：正元二十一年五月以啓為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容管經略使。初，啓素附王叔文，叔文用事，除容管，約至荊南授之，既不得荊衡，即與湖南。啓至湖南，又以之會叔文與韋執誼爭權不果，拜七月太子監國，啓懼其罪，就鎮），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地（江切）（容管所隸：容、辯、白、牢、欽、藤、巖、禺、湯、瀼、古、黨州），林蠻洞蜒（祝曰：蜒當作蜑，南方夷也。○蜑音誕），守條

死要（樊曰：要，約誓也。音邀），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為友為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為桂管觀察使），封清河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違言，徵貳太僕（樊曰：啓除桂州，州郎胎吏部主者私得官告，先騎驛報啓。啓既喜，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啓，啓畏使者重賂，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始請觀，既得之，歸以聞。七月，貶啓太僕少卿），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嚴曰：啓自陳，使者未至京師，貶虔州長史，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銷遺罷職口等。中使受賂狀一百兩，死。癸未，貶啓虔州長史，啓先路建章坐受賂狀口十五人，既然，其發官告事，乃具上言，帝既殺建章，并黜啓），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事，無失謹謹，致孝既葬，碣墓請銘。

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桀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為吏，亦以門庇。佐使于南（補注：謂佐衛晏），乃始已致。既辦（辦一作辨）命，歷容服功，緒卓殊瑰，撟循業（撟，張紋切），推不順隨（孫曰：謂不順隨中使也）。失署亡資，非君之怨（君一作公）。銘以著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并序）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孫曰：其先太原人，後徙沂州）。莊憲皇太后之弟（韓曰：順宗后弟），今天子之舅（樊曰：憲宗舅），太師之子（孫曰

用父曰子頵生順宗右后生憲宗憲宗元和元年贈太師太尉之孫〔樊曰用祖曰暹按元和元年贈太尉〕司徒之曾孫〔樊曰用曾祖曰思敬元和元年贈司徒〕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襃外氏自外高祖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冊登公師事載之史〔樊曰元和元年五月憲宗朝太后於南宮尊太后爲皇太后大襃外氏〕皇太后昆弟惟公一人〔樊曰子頵二子重以宗官至王傅次即用也〕於是特拜〔特一作時〕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于太原益掌戚死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卑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斂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

與官嗜事〔與一作與嗜一作耆〕滋久愈謹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如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爲于僞切專下一有於字〕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孫曰元和十一年三月太后崩八月葬豐陵〕前一月壬申〔補注七月初八日〕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二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于萬年縣洛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孫曰其長曰沼〕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婿京兆尹李脩〔洪曰脩字當作翛補注孫曰翛子頵之婿起自微賤由太后得進元和十年十月爲京兆尹十一年十一月卻浙西見新傳〕謂太子右

庶子韓愈曰〔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公爲太子右庶子〕子以文常銘賢公卿〔常一作嘗〕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嬀氏國實出炎軒〔樊曰按史記軒轅黃帝娶西陵之女曰嫘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曰元囂曰昌意元囂生蟜極孫曰晉語云少典娶于有蟜氏注黃帝炎帝有蟜古之諸侯也○蟜音喬又音矯〕蜀塗莘摯〔祝曰史記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陽有聖德立爲帝是爲顓帝禹者皇帝之玄孫顓頊帝之孫也娶塗山氏之女生啓禹卒啓立天下不歸益而歸啓故書曰娶于塗山季歷娶太任有賢德蓋摯國任氏之中女故詩曰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王季卒子昌立是爲西伯西伯曰文王娶莘國之長女曰太姒亦有賢德能繼太任之女事於莘國故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孫曰列女傳云禹妃有莘氏之女生仲壬外丙又云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王季娶以爲妃○摯音至莘一作華非〕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

胄〔孫曰王氏周靈王太子晉之後〕官封相繼〔繼一作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孫曰用太后之季弟〕天子吾甥卑躬慎德不與寵權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茲石久載攸存〔祝曰久載謂永久也○存一作荐〕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碑誌銘

曹成王碑

（洪曰：曹成王碑造語[illegible]子雲也南[illegible]氣象宏富[illegible]序謝師[illegible]精神入定理法剔[illegible]字有法[illegible]民司[illegible]也班固已下[illegible]士人云[illegible]曰退之[illegible]不直書然皆云凡為文詞宜略識字如曹成王碑用[illegible]字是也）

王姓李氏，諱皋，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絶復封，傳五王至成王。（孫曰：永徽元年十月明坐與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徙黔州都督謝祐逼殺之二子俊嗣王南州別駕[illegible]為黔國公垂拱四年並遇害神龍初以傑子胤為嗣曹王後備自南還詔傳備嗣封而封備孫胤開元十二年復封胤嗣卒子戢嗣位左衛率府中郎將子皋嗣是為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孫曰：天寶十一年皋嗣封年二十）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韓曰：皋事母太妃鄭氏以孝聞安祿山反奉母逃民間間走蜀謁玄宗自都水監使者遷）轉貳國子秘書。（韓曰：自都水監使者三遷至秘書少監）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孫曰：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哭泣哀悲，吊客不忍聞。喪除，痛自刮磨豪習，委己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將身，（將字一亦作持一作操）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溫州長史，行刺史事。（孫曰：上元元年京師旱米斗直錢千死者甚眾皐度米不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貶溫州長史攝州事）江東新刳於兵，（補注：謂為兵所刳也○刳空胡切）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吊。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鎖擴門，（舊注：掊擊也把也掇蒲切擴引張也古莫切○擴一作擴）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一作活數萬人）奏。（孫曰：時州大饑有官粟數十萬斛皋欲行賑救掾吏叩頭乞候上旨皋曰人日不再食且死安暇稟命若殺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是開倉盡散之以擅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嘉之答以優詔）報升秩少府監。（就加少府監）與平袁賊，（孫曰：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攻台州刺史史叙脫身走因盡陷浙東諸州縣有眾數萬越及衢西浙號改元寶勝詔河南道副元帥李光弼討之四月晁卒祝曰與與及也易系其孰能與於此○與音預）仍徙秘書，（仍一作乃）兼州別駕，部告無事。（樊曰：皋自溫州長史改處州別駕行州事以良政聞按傳改處州別駕而此云兼州豈其字誤）遷真于衡，（樊曰：自處州召至京未得見即上書言治道拜衡州刺史初在處州行州事至是始除刺史故云遷真○真一作貞一本無真字）法成令修，治出張施，（申一作施）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補注：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使）噎媢不能出氣，（祝曰：噎塞也媢妬也史記王后亦以媢不寧○噎烏結切媢音冒又莫[illegible]切）誣以過犯，御史劾之，（劾胡得切又胡概切一作劾）貶潮州刺史。（樊曰：皋坐小法為京杲所劾貶潮州）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孫曰：大曆十二年四月貶吏部侍郎楊炎為道州司馬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八月召炎為相炎還皋于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祝曰：詩將其來施施）即貶于潮，（注詩行池如字）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殘虐，使將國良戍界，良以武岡叛，（祝曰

武岡邵州縣成眾萬人成一作戎斂兵荊黔洪桂伐之三年尤張韓曰邵州賊王國良本湖南裔將京畀使鎮武岡縣以扞西原蠻京畀貪暴國良家富京畀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人所苦遂散財聚眾據縣以叛與西原蠻合眾千人侵掠州縣瀕湖千里皆被其害詔荊黔洪桂諸道合兵討之連歲不能下於是以王帥湖南補注建中元年四月以皐為湖南觀察使代京畀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疑進退韓曰皐受命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欲逃死而已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京畀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刃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我以陣術破將陣以攻術拔城非將軍所及也國良奉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之決○踔一作鼠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踔敕教切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迕迎拜迕一作捍盡降其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皐單騎稱使者徑入國良壘中大呼其軍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何不速降一軍驚駭不敢動國良迎拜叩頭請罪皐執手約為兄弟盡焚攻守具散其兵有詔賜名惟新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荊被詔責還責一作遣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韓曰建中二年皐丁母艱皐喪至江陵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反乃起皐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一無上四字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孫曰建中三年十月淮寧軍節度使李希烈反以皐為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冥兵大選洪州韓曰按舊史伊愼傳云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鍾陵洪州也今本皆作江州非是別本又作江南羣能著職韓曰按新舊史皐為江西節度使洪州刺史至則集將吏令曰有功未申與擾謀不發者皆自言得理按伊愼李伯潛劉昊悉擢大將擢王鍔為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為賓佐○著直略切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韓曰皆兵法也搏出商子勾卒出左傳商子農戰篇云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然後患可以去而王可致則搏力如其為秦法也左傳哀公十七年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杜預云勾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也則勾卒知其為越法也皐治戰艦以秦亦闘刀法二千五百委伊愼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數以秦刀法騎士其賞罰弛張如乃約以五百人擊愼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即罷教之○搏徒官切勾音鉤卒音倅嬴音盈秦姓也今試作曹誅伍畀樊曰畀凡數音如字陵也音賁也音渾使也音婢形下大也音弄水名或云音昇然集韻所無參公所云以意逆之不過數之以兵法行誅賞耳艦步二萬人祝曰艦與敵船擇名上下重抗曰艦艦謂舟師步謂步兵○艦音檻以與賊遌遌遇也音愕嘬鋒蔡山踣之嘬謂一舉盡嚼禮記毋嘬炙踣僵也韓曰時希烈兵據蘄州蔡山險不可攻皐聲言西取蘄州引舟師泝流而上賊聞以劍師保聯悉軍行江北與皐直西去蔡山三百餘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順流而下攻蔡山拔之○嘬楚快切踣音匐剜蘄之黃梅舊注剜削也樊曰皐既拔蔡山間一日誘賊至黃梅大敗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攻黃梅殺賊將韓霜露黃梅蘄州縣名○剜烏丸切又烏官切大鞣長平祝曰鞣熟皮也又說文云耎也長平地名○鞣如又切一音柔鈲廣濟祝曰說文鈲兩刃木柄可以刈草廣濟蘄州縣名○鈲音活掀蘄春祝曰掀舉出也蘄春亦蘄州縣名○掀音軒撇蘄水祝曰撇擊也蘄水亦蘄州縣名○撇普蔑切又匹曳切掇黃岡祝曰掇拾取也黃岡黃州縣名○掇丁括切筴漢陽祝曰筴箸也鋮箭具漢陽縣名屬沔州○筴古協切又音夾行跐汊川祝曰跐蹈也還蹈不踏頻跐汊川亦縣名屬沔州汊水一岐流也○跐音此汊楚氏切汊丑駕切○汊水一作汉水非是還大膊蘄水界中樊曰左傳成二年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音博又頻各切披安三縣祝曰披開也○披普靡切誅其州斬偽刺史韓曰貞元元年七月皐遣伊愼

王愕將兵圍安州州城阻貧水爲固攻之累月不下希烈遣甥劉戒虛以步騎八千援之皐命李伯潛分師迎擊于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其刺史王嘉祥標光之北山孫曰標木杪也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標匹遥切鍇隋光化祝曰鍇大食也說文云鐵也隋光化二縣名並屬隋州○鍇他合切搭其州祝曰後漢搭羽擊注案字書從手即古文攬字謂攬擾也古巧切○一作搭搣也搭音姑活切十抽抽引也一摧祝曰摧擊也當從木史記抽四十六鑛摧○摧直追切攻兵州東北厲鄉韓曰希烈又遣兵援隋州皐令伊慎擊其將康叔夜於厲鄉大破之使下靜白雁等關賊遂不敢南略○厲鄉或作舊鄉縣下又有縣字皆非是還開軍受降韓曰未幾李惠登以隋州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樊曰五州謂蘄黃安丙隋也舊史云九丁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四縣安六縣黃三縣隋四縣凡十七縣傳上書其取蘄安黃隋故云四州十七縣又書丙州漢陽以川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縣字下一有之字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

文廿八 注

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荊及襄孫曰貞元元年四月以皐爲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以皐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于梁孫曰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希烈北取汴鄭孫曰建中四年十二月希烈陷汴州○汴一字一作汸東略宋圍陳西取汝毫東都毫一作亳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其呂切賊死咋祝曰咋声大也仄革切不能入寸尺土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恆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張曰皐性勤儉知人疾苦所至恆平物估貴則出而貴之給將吏廩俸皐舉不得擅其利一吏民或作一吏執民或作一作一吏取民又或作一之平民使令家聽戶視無元無宿洪曰皐設監司能參聽下情將吏短長賞罰以

信○一本作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伊慎王鍔將趙本作任馬彝將伊慎將鍔將一作作任馬彝將慎將鍔將王皆盡其力能趙本作王皆盡其力一作王皆盡其力能一作借能盡其力云能盡其功薨贈右僕射補注貞元八年三月卒年六十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中進士第補注貞元五年道古登第選司門郎孫曰憲宗即位以道古爲司門員外郎刺利隋唐睦黔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孫曰元和八年十月自宗正除御史中丞充黔中觀察使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孫曰元和十一年道古自黔中朝京師以爲六州都團練觀察使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黃寄惠

文廿八 文

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于蔡而四邑適在吾封祝曰四邑謂沔蘄安黃也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補注貞元八年至元和十一年吾昆弟在補注皐三子象古復古道古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請辭一有曰字太支十三曹於弟季祝曰大宗十四子其一子高宗也其餘支子十三人曹王爲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明之祖王孫曰明之祖王謂始王於曹也畏塞絕遷孫曰謂黜州安置也零王黎公樊曰明二子胤嗣封零陵王傑封黎國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孫曰傑子胤封曹王後傑弟備自南還詔傳胤封而封備後備卒胤以備爲嗣三王守名孫曰三王謂備胤戢也守名言但有空名耳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

蘇枯弱彊一云吹蘇枯彊齟其姦倡祝曰賓韻去齟齧也謂彊魏破希烈之衆○齟音懇以報于宗以昭于王王亦有子或云此下疑脫一句處王之所孫曰謂道古爲鄂岳等州節也唯舊之視蹶蹶陛陛祝曰蹶蹶行遽也詩良士蹶蹶居衛切○一本陛亦作陞賓取實似一作有似一作其似刻詩其碑爲示無止

息國夫人墓誌銘并序

韓曰其曰葬河南河陽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則李欒實河南人耳欒無傳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孫曰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使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本軍行軍司馬李欒爲留後十一年五月以欒爲節度使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樊曰貞元十五年正月君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又欒等并陞並封國夫人何封息國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户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教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纖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產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孫曰七年下當有十一月字蓋是歲十一月九日甲子冬至也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錄事參軍二男戡左威衛胄曹參軍胄一作倉成左清道率府錄事參軍女子嫁興元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

男主外事主一作子治爲不易一作治不爲易施于其家甚難吏治一作難於吏治又況公侯又況一作況又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啓封備服以疇時勲姚姚夫人有籍官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隋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劉曰王適公云退之善爲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也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而名節可以戾契致祝曰戾契與㓞同廣韻云多節目也。戾練結切契苦結切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補注謂憲宗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經曰元和元年四月試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一作衆洪曰擬言云王適侍御元和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大直見黜即退之所云對語驚衆也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樊曰李惟簡憲宗時爲金吾衛大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

告曰（祝曰踖小步也詩不敢不蹐選昇氣踧踖資息切○一作蹐門）天下奇男子王
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
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放視法度士欲聞無顧
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
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
爲其衛胄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
軍遷帥鳳翔（樊曰元和六年五月以惟簡爲鳳翔隴州節度使）君隨往改試
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蒲巴切）
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
入閺鄉南山不顧（集注弘農湖縣有閺鄉汝南耳平有閺亭前漢以胡閺鄉邪里聚爲安國）

韓文廿八　九

（注云閺字本從旻其後轉訛誤作門中受耳○閺音聞又亡云切）中書舍人王涯獨孤
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韓曰元和八年三月以公爲比部郎中）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
月（一有疾字）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樊曰按上文觀之當是元和九年卒）
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
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
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
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
怒去發狂投江水（樊曰高字玄覽上谷人隱於嶽山自號華陽居士逮奚微爲楚州刺史起高偈盱眙令國子祭酒李遜爲衢州刺史請高治信安縣元和五年八月遂觀察浙東又以高宰于剡三縣皆有政後得）

（心疾留其子約兒於浙東從事李翺家自歸靈山至江西卒）初處士將嫁其女懲曰
吾以齟齬窮死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
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公可人意且聞其
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韓曰說文嫗母也威遇切）吾明經
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
請進百金爲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
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
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
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行一作施）翁望見文書銜
袖（袖一作軸）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

韓文廿八　十

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侹
（他頂切一作挺）其季始十歲（補注求身元年其季生）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祝曰柱牙也後漢杖杜邪領○柱之庾切）馬也不可以
守閭（洪曰淮南子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公取此意）佩玉長
裾（長一作曳）不利走趨秪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
有衡不祛（孫曰言有所懷不得用也）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韓曰夫人馬暘之妻）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
刺史徽之女（徽一作撤一作徵）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

莊武公之冢婦 韓曰馬遂字洵美貞元三年拜司徒侍中十一年薨贈太傅謚莊武 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 樊曰遂二子彙暢暢元和五年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 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咸曰盧其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聞教訓有幽閒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既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嘗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

嘗過二三雖有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 孫曰遂殁後以貲甲天下暢亦善推財家益豐竇說爲豪倖役年又彙秉訟析産正元末神策中尉楊志廉諷使獻田產至傾宅復賜之中官往往逼取暢畏不敢吝以至窮困當世以暢爲富戒 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于其夫之封長子敖 敖一作 殿中丞繼祖 補注繼祖後十餘年然殿中少監公亦謚其塟 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惟德之恒 胡登切 均爲嬬強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父母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于尊卑 韓曰一作悅于尊章章夫之父母亦曰兄也 畏我侍側 畏我一作我之 及嗣內事 及一作乃 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大小順之夫先其歸 一作不失有歸 有室有丘合葬有銘壹歸是收 祝曰書宮中道詩室家之壺古本切

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幷序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冲貴顯拓拔世 集注冲字思順涼武昭王暠曾孫事後魏封清淵侯元和姓纂云冲生休纂大代孫保大州刺史寶孫盛中見盛中乃冲八代孫 父惲 紆憤委隕二切 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以長 以一作少 喜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

行書 樊曰今出有李虛中命書 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 樊曰太玄經用事者王王所生者相注謂春則木旺而火相也〇相王並去聲 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起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 一作美 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 卒千忽切 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之校得失進士及第 韓曰貞元十一年虛中登第 試書判入等補祕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 孫曰貞元十六年九月以張式爲河南尹水陸轉運使奏虛中爲佐 故宰相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 孫曰元和元年

十一月以故相鄭餘慶代武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劍南孫曰元和二年十月以宰相武元衡爲西川節度使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樊曰公嘗爲武侯碑陰元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題名有觀察使推官監察御史裏行李虛中在焉其碑裴度時爲元衡書記所作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外府即詔爲真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祝曰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也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祝曰黽池縣名史記秦王與趙王飲于澠池澠音泯府君僑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殁者四人其一嘗爲鄭之滎澤尉信道士長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絶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祕方能以水銀爲黄金服之𥙷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黄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年矣一無年字君既殁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黄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孫曰羣字載初范陽人貞元十六年四月爲義成節度使與君合德親戚無一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彪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羸一作嬴以尚後人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誌銘

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誌銘（韓曰公詩有送董溪[illegible]陸暢云我實門下士力薄蚋與蚊受恩不即報永負湘中墳溪流封州死湘中也至是歸葬公哀其墓云）

公諱溪字惟深丞相贈太師隴西恭惠公第二子（樊曰隴西公董晉也生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溯溪附全淩也）十九歲明兩經獲第有司沉厚精敏未嘗有子弟之過賓接門下推擧人士（擧一作與）侍側無虛口退而見其人淡若與之無情者太師賢而愛之父子間自為知己諸子雖賢莫敢望之太師累踐大官終宰相致平治終始以禮號稱名目晨昏之助蓋有賴云太師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樊曰貞元十二年七月晉帥汴州時年七十二）挈持維綱鋤削荒纇（孫曰纇絲節也謂事不能無纇音耒○一作頗）納之太和而已其囊篋細碎無所遺漏繄公之功上介尚書左僕射陸公長源（孫曰長源字泳之是歲八月自前汝州刺史為宣武行軍司馬）齒差太師標望絕人聞其所為每稱舉以戒其子楊凝孟叔度以材德顯名朝廷及來佐幕府（樊曰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判官○佐或作往非是）

詣門請交屏棄所挾為太師薨（補注貞元十五年二月晉卒）始以秘書郎選參軍事（選一作遷）京兆府法曹日伏階下與大尹爭是非大尹畏懾己見歲中奏為司錄參軍與一府政（與去音預）以能拜尚書度支員外郎遷倉部郎中萬年令兵誅恒州（補注恒州成德軍）改度支郎中攝御史中丞為糧料使（樊曰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軍中尉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征王承宗以溪及于臯謨為東道行營糧料使）兵罷（樊曰元和五年七月赦承宗）遷商州刺史糧料吏有忿爭相牽告者事及於公因徵下御史獄（因一作困又一作䦕）公不與吏辯一皆引伏受垢除名徙封州死湘中（樊曰二年糧料吏有忿爭相告言五月溪臯謨皆坐贓數千萬敕貸死流臯謨春州溪封州行至潭州詔遣中使賜死權德輿傳亦云董溪于臯謨以運糧使盜軍資流嶺南憲宗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誌第云死湘中諱之也）年若干明年立皇太子有赦令（孫曰元和七年七月立遂王宥為太子大赦天下）許歸葬其子居中始奉喪歸元和八年十一月甲寅葬于河南河南縣萬安山下太師墓左夫人鄭氏祔公凡再娶皆鄭氏女生六子四男二女長曰全正惠而早死次曰居中好學善為詩張籍稱之次曰從直次曰居敬尚小長女嫁吳郡陸暢（嚴曰退之有送暢歸江南詩云迎婦丞相府誇映秀士群）其季女後夫人之子公之母弟全素孝慈友弟公坐事素棄同官令歸公殁比葬三

年哭泣如始喪者大且高其行白為太子舍人將葬中舍人與其季弟澥（戶買切）問銘於太史氏韓愈（韓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愈則為之銘辭曰

物以久弊或以轢毀（補注轢車所踐也力的切）考致要歸孰有彼此（補注言物之極於一致同歸也）由我者吾不我者天斯而以然其誰使然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曰先生孟郊也湖州武康人以詩名唐人謂孟詩韓筆故公誌及銘皆以詩稱之）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乙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孫曰當作愈是位哭謂為位以祭而哭也）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葬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樊曰元和元年三月以故相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閏月（補注是歲閏八月）樊宗師來弔（補注來弔弔公也）告葬期（祝曰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徵銘於愈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尹（一作人）以幣如孟氏賻（孫曰餘慶給錢數萬葬送贍給其家賻助也所以贍然○賻符遇切）且來商家事（補注家事謂孟郊家事公集有與鄭餘慶書云再奉示問皆緣孟家事又云樊宗師在東都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己其言大抵與此誌合）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音彬）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補注選謂吏部選也）生先

生及二季酆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補注天寶十年郊生一作足）序則見（一作則有作有法）長而愈騫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劌目鉥心（祝曰劌利傷也老子廉而不劌鉥長針也說文綦鍼也○劌居衛切鉥時橘切又音述）物（一作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祝曰掐搯也刮也廣韻引周書師乃搯搯音叨或作掐非是）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辭而與世抹摋（一作末殺一作末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開一作聞）曰吾既濟而與之矣（濟一作擠）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樊曰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舉郊登第年五十四）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溧音栗又下一有以字）迎侍溧上（孫曰溧陽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以鄭餘慶為河南尹水陸轉運使李翱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樊曰元和九年三月以餘慶為興元尹）奏為其軍參謀（樊曰郊有詩謝餘慶云國老出為將紅旗入青山再拜門下生結束余病羸自笑疲馬強從驄馳間頓頓筆天路喪負鏡下顯文魄既飛越宦情薄等閑羨他白面少多是清朝班借命非所報慎行識獨艱悠悠去住心兩端何能剸）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閿音文注見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酆郢皆在

江南補注鄴郡家湖州武康縣謝屬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
補注樊宗師也而葬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附其
家而供祀一云而使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
有光一無古有光三字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
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從講說而明從一作許
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補注孟字
幾道於世次爲叔父一有執字由給事中觀察浙東孫曰
元和九年九月簡自給事中爲浙東觀察使曰生吾不能舉一作舉一死吾知
恤其家銘曰
於戲貞曜維出不訾維持不猗集注訾凡數義集韻云思也毀也又
不得意也惟前漢書訾與貲同顏師古注多財也若曰不
貲則貧也猗亦二義詩那云猗歟那歟辭也節南山云有實其
猗箋云猗倚也若曰不猗則無所倚也東野以貧出仕而中
立不倚至於無所施爲止用昌其詩銘意如是而已○一
本作維執不猗雖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其一作有○樊曰蘇子瞻書舉此以問工
定國當昌其身耶昌其詩也來詩下語不契作詩荅之有云
昌身如飽腹飽盡還復飢昌詩如膏面爲人作容姿不如昌
其氣將衰老不衰雖云老不衰却欲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
一氣自隨養之塞天地孟軻不吾欺公謂東野昌其詩而東
坡乃云不如昌其志蓋蘇黃讀東野
詩有未足當韓豪之向不爲折取也

唐故秘書少監贈絳州刺史獨孤府君墓誌銘

韓曰獨孤郁有傳事多出此誌

君諱郁字古風河南人補注河南洛陽人常州刺史贈禮
部侍郎憲公諱及之第二子樊曰及字至之代宗時官常州刺史二子朗郁
憲公躬孝踐行篤實而辯於文勤飭指誨以進
後生樊曰及書監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性孝友其爲文章明善揚長於論議
韓曰舊史公傳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名聲垂延紹德惟克君生之年憲公歿世
祝曰大曆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辛年五十三時郁始二歲與其兄朗補注朗即用晦畜於
伯氏祝曰郁始生而孤與兄朗育於伯父氾始微有知則好學問咨稟教
飭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卓然早成年二十四登
進士第祝曰貞元十一年郁與朗同來舉進士時郁年二十二十四年郁登第時故相太
常權公掌出詔文孫曰時權德輿爲中書舍人知制誥○詔文一作文誥望臨
一時登君於門歸以其子歸一作妻選授協律郎朋
游益附一作朋交益附華問彌大元和元年對詔策拜
右拾遺孫曰元和元年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中第三等酉爲左拾遺二年兼職
史館孫曰兼史館修撰四年遷右補闕詔中貴人承璀七罪切
將兵誅王承宗河北君奏疏諫召見問狀有言
動聽樊曰元和四年十月以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河中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討王承宗郁與段文
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孟簡獨孤郁等極言其權太重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其後上將有所相不可於衆君與起
居舍人李約交章指摘事以不行五年遷起居
郎爲翰林學士愈被親信有所補助權公既相

君以嫌自列(孫曰元和五年九月德輿同平章事郁以嫌自列守本官起居郎)改尚書考工員外郎復史館職(樊曰郁以德輿故辭翰苑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婿因詔宰相高選世族故杜琮尚岐陽公主然帝猶謂不如德輿之得郁也因拜爲考工員外郎充史館修撰判院事)七年以考功知制誥入謝因賜五品服八年遷駕部郎中職如初權公去相復入翰林(孫曰元和八年德輿罷相十月復以郁爲翰林學士)九年以疾罷尋遷秘書少監(孫曰元和九年以疾辭內職十月改秘書少監)即閑居于郊(補注謂昇居鄠縣)十年正月病遂殆甲午輿歸卒於其家年四十男子二人長曰某早死(補注長男前一歲未成童卒)次曰天官始十歲(樊曰傳云子璩字賢府表父始十歲此云天官豈小字耶孫曰天官元和元年生後名晦)有至性聞呼父官與

聞弔客至輒號泣以絕女子一人夫人天水權氏贈太子太保貞孝公皐之承孫故相今太常德輿之女(孫曰是歲十月權氏亦卒年三十一)侃慶配良是以是宜(似一作公)四月己酉其兄右拾遺朗以喪東葬河南壽安之甘泉鄉冢塋憲公墓側(冢一作家)將以五月壬申窆(補注窆下棺也彼驗切)謂愈曰子知吾弟以敢屬以銘

銘曰

於乎古風襮順而裏方(陳曰襮領也衣表也詩繡衣朱襮謂衣領之在外者襮布谷切又音博)不耀其章其剛不傷戴美世命(戴一作載)而年弗不贏惟後之成

唐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張府君墓誌銘

(樊曰張府君卒葬年月日誌皆不書以公祭文考之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在京師季安歸葬長安公於是祭之且誌其墓元和十年也)

尚書虞部員外郎安定張君諱季友(魏曰季友乃退之同年進士)字孝權年五十四病卒東都明年兒子塗與其弟庾授等護柩歸葬長安縣馬嶺原夫人北海唐氏之封前事塗進韓氏門伏哭庭下(一有曰字)叔父且死幾於不能言矣張目而言曰吾不可無告韓君別藏而不得韓君記猶不葬也塗爲書致吾意(吾一作君)已而自署其末與封敢告以請愈

既與爲禮(補注爲禮謂爲位以哭)發書云云其末有複語千萬永訣八字名月日與封皆孝權迹孝權與余同年進士(樊曰貞元八年中進士第第八與公同年)其上世有高者(高古老切)當宇文時爲車騎大將軍鄭城太守卒葬河北謚曰忠公至孝權間五世矣孝權大父諱孝先太子通事舍人父諱庭光贈綏州刺史綏州之卒孝權蓋尚小母曰太原縣君縣君卒既葬孝權守墓植松栢三年而後歸選爲河南文學去官徐州使拜章(孫曰貞元十六年六月以張建封之子愔爲徐州團練使)請爲判官授協律郎孝權始不痛絕詔下大悔即訴稱

疾不言三年元和初徐使死（孫曰元和元年十一月㬢卒）孝權疾即日已試判入高等授鄠縣尉（鄠胡古切）明年（孫曰元和四年）故相趙宗儒鎮荊南以孝權爲判官拜監察御史經二年拜真御史明年分司東臺轉殿中（韓曰轉殿中侍御史）按皇甫氏子母病不侍走京師求試職宰相怒曰吾故皇甫氏御史助所善相戲法侮我皇甫媼何疾（祝曰媼母老稱也漢書常從王媼負貰酒音媼）街未央皇甫母病果死得解還留司虞部員外郎（補注謂分司東都也）孝權爲人孝謹與人語恐傷之而時嶷嶷有立（嶷魚立切）與孝權游者極衆而獨以其死累余可尚也已是爲銘（一本注云銘亡）

唐故檢校尚書左僕射右龍武統軍劉公墓誌銘（韓曰公既爲劉統軍作此詩又爲作碑銘碑銘見前二十七卷）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官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童時重遲不戲（遲音直釋）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試以開吐蕃說

于邊將不信（歐本無于字別本作千字）入三蜀從道士游久之蜀人苦楊琳寇掠（孫曰楊子琳蜀人初爲瀘南賊帥詔招撫復也守瀘州將侍學爲西川有兵馬使專殺節度使郭英乂子琳表請討寧寧等自封瀘鄭公鎮成都宣恩詔杜鴻漸乃表讓節南節度與寧以子琳爲瀘州刺史和解之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子琳閒先入成都寬與子琳戰復成都子琳還瀘州招聚亡命以江東下聲言入朝涪州守捉使王守仙伏兵黃草峽子琳悉擒之遂殺夔州別駕張忠而據其城洪曰按代宗紀大曆三年七月盧州刺史楊子琳反陷成都揚琳即子琳也詳見崔寧傳新史昌裔傳云楊子琳寇蜀昌裔說之按寧傳琳居靈夏叛在德宗初年新史誤也）公單船往說琳感欷雖不即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孫曰子琳入蜀州以城守遣使請罪帝以子琳本詐降也乃以爲峽州刺史又移授澧州刺史）公常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沈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樊曰案新傳曲環方攻濮州表爲判官）爲環檄李納（韓曰建中二年七月平盧淄青節度使李正已卒子納自稱留後）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懾（孫曰恒謂成德節度使李惟岳魏謂魏博節度使田悅）環封奏其本德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祝曰二縣並屬宋州）擊李希烈陳州城下（樊曰興元元年十一月李希烈遣將翟崇暉悉衆圍陳州宋亳節度使劉洽遣驍將右幽州節度使曲環將兵三萬救之十一月敗崇暉於州西擒之以獻）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擒一作擒）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圍解拜陳州刺史（樊曰梁李上官說知）

後務吳少誠引兵摩城，說欲遁去，昌裔指曰：受詔而守，死其職也，況士馬足支，賊若堅壁不戰，七日賊氣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說許諾，賊攻城，城不得犄，昌裔密遣飛將即募突將千人，鑿城以出擊賊，走之，北還興已立守陴，遂女兵馬使安寧總謀[illegible]賊，昌裔以計斬之，又斬其黨千人，賊聞解去，以功擢說陳許節度使，昌裔陳州刺史。韓全義

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全義曰：
公受命詣蔡，何為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
城下。明日領騎步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
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公。改授陳許軍司
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
代說為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
天子人，奚為相傷？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

曰：妾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慙其軍。（[illegible]曰公 李部 亦曰尹慙其庭中人。漢袁盎為吳相，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盎還愧其吏。公所謂慙其軍，慙其庭中人語，亦出此耳）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呵
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拜尚書右僕射。元和七
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過其
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即
罪。詔還京師。（樊曰：始昌裔代說為節度也，憲宗惡其自立，欲召之而重生變。宰相李吉甫曰：陛下秉人心，然若可召也。遂以韓皋代之。至長樂驛，知帝意，因稱風眩，自第歲中卒。史與誌少異，誌為之諱耶）即其
日與使者俱西，大熱，且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
手轡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

遣使者勞問，勑無亟行，至則不得朝矣。天子以
為恭，即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
軍事。十一月某日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為之一
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督，命郎中弔其家。明年
九月某日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
音聲，不大為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
人武功蘇氏。子四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
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忠厚，便弓
馬，（一作使）為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
士。葬得日，相與選使者哭拜階上，使來乞銘。銘

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洪曰：楚詞：厲而不爽。注：楚人謂壞敗曰爽。爽，平聲）我銘不亡，後人之慶。（洪曰：爽當叶韻，慶當叶韻。古典通，音若羌，讀若羌。反離騷云：慶夭悴而喪榮。沈存中云：古人皆聲如羌字，多與章字叶，與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是也。集韻並收入平聲）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十[illegible]

誌銘碑

唐故監察御史衛府君墓誌銘【樊曰】公此誌[illegible]中行別不死[illegible]陳言之務去也

君諱之玄字造微中書舍人御史中丞諱晏之子贈太子洗馬諱璿之孫家世習儒學詞章昆弟三人俱傳父祖業從進士舉君獨不與俗爲事樂弛置自便父中丞薨既三年與其弟中行【祝曰】中行字大受別曰若既克自敬勤及先人存趾美進士【樊曰】貞元九年中行登第續聞成宗唯服任遂功爲孝子在不怠我恨已不及假令今得不足自貴一作黃音[illegible]射又音出我聞南方多水銀丹砂雜他奇藥爍爲黃金【注】爍爍也爆也○爍於刀切又音爍可餌以不死今於若丐我我即去遂踰嶺阸【祝曰】阸塞也於革切○一作阨南出藥貴不可得以干容帥【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五月以房啓爲容管經略使帥且曰若能從事於我可一日具許之得藥試如方不效曰方良是我治之未至耳留三年藥終不能爲黃金而佐帥政成以功再遷監察御史帥遷于桂【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啓爲桂管觀察使從之帥坐事免【孫曰】是歲七月啓以罪降爲太僕少卿君攝其治歷三時夷人稱便新帥將奏功君捨去南海馬大夫【樊曰】十二月以馬總爲嶺南節度使使謂君曰幸尚可成兩濟其利君雖益厭然不能無萬一冀至南海未幾竟死年五十三子曰景微元和十年十二月某日歸葬河南伊闕縣伊鄉高都村祔先塋時中行爲尚書兵部郎中號名人而與余善請銘銘曰

嗟惟君篤所信【洪曰】漢書武帝李夫人賦云所往不來中以信兮班固通幽賦云苟無實其孰信頗部古並王云信音新此亦音新要無有敝精神以棄餘賈於人【韓曰】以其所棄賈於人說文云賈市也音古脫外累自貴珍訊來世述墓文

唐故河南縣令張君墓誌銘【韓曰】公貞與張俱爲御史又俱掾江陵至是張死公誌其墓又以文祭其墓於明舊如此

君諱署字某【樊曰】君行十一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韓曰】本鄭所并陳之留邑秦并天下以宋有留故加陳以別之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韓曰】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數歲卒官皇考諱郇一作詢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補注】署貞元二年進士第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讒【補注】幸臣謂李實也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樊曰】時三人俱爲監察御史方叔貞

（元五年登第）俱為縣令南方（孫曰貞元十九年冬三人皆以言事得罪署貶郴州臨武令公貶連州陽山令）二年逢恩俱從掾江陵（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順宗即位大赦署與公俱量移江陵署為功曹公為法曹凡公集以詩相酬酢者十三章同之官江陵又到官作也）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路恕為容管經略使表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韓曰貞元二十一年十月李鄘為京兆尹表署為府司錄參軍）諸曹白事不敢平面視共食公堂抑首旦旦就哺歠（旦旦二字或作但但或作假媚）揖起趨去無敢闖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幹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韓曰元和二年六月以鄘為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表署為判官）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他遷（韓曰元和四年三月以衛為江東節度使）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辨不阿（闕陽）（公云疑有脫字闕一作撓）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一無不許二字）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鱉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事君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史與諸生之旁大郡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一作下）折民戶租歲徵綿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

（寸一作手）叫讙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補注經常也○一本作有經數即無下句改字）改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史（一作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閒門死（一作卒）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作少監者（一作晉）請銘於右庶子韓愈（孫曰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公為太子右庶子）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讒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唐故鳳翔隴州節度使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惟簡父寶臣見藩鎮傳所載多與誌合○今本止云李公墓誌銘）

公諱惟簡字某司空平章事贈太傅之子（樊曰太傅李寶臣字為輔本范陽內屬奚族）太傅初姓張氏（韓曰故范陽張鎖高之為假子遂冒姓張名

忠志肅宗時擧恒趙深冀易定六州戰卒五萬人馬五千匹以歸聽命天子嘉之賜姓曰李更其名寶臣立其軍號之曰成德由是姓李氏（集注寶應元年十一月忠志以爲恒陽節度使擧其所管五州降于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以忠志爲成德軍節度使仍統其所管州賜姓李名寶臣）大傅薨（孫曰建中二年正月寶臣卒贈太傅）公兄弟讓嗣（樊曰寶臣三子惟誠惟岳惟簡惟誠乃惟岳異母兄寶臣愛之使決軍事以惟岳正嫡固讓不肯）公弃兄棄其家自歸京師（樊曰惟岳叛惟簡以家僮男子百餘奉母歸京）及兄死家覆有司設防守（樊曰建中三年閏正月成德兵馬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防間甚嚴）德宗如奉天守卒出公即馳歸與母韓國夫人鄭氏拜謁蜀家徒隨走所幸道與賊遇七鬭乃

至（樊曰建中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惟簡斬鎖詣於鄭曰爾父立功河朔位宰相身未寘至京師兄死於人手爾入朝未識天子不能效忠吾不子汝矣嘗其行曰兒能死王事吾不朽矣乃斬關出追更七戰得及行在）有功遷太子諭德加御史中丞（樊曰帝見惟簡厚撫之拜太子諭德累遷禁軍將軍從獵驍率師討賊頭戢憂捷加侍史中丞）從幸梁州天黒失道識焦中人聲得見德宗於盩厔西（祝曰盩厔縣名屬鳳翔○盩音輈厔音窒）上曰獨有母可隨我耶曰臣以死從衛（樊曰帝幸山南惟簡以三十騎從夜失道馳至盩厔西關口人語問天子所在吝語曰上在此帝見之流涕曰爾有母乃能從朕耶對曰臣誓以死衛至遂決擁輿元惟蹕前導）及幸還錄功封武安郡王（或作公設）號元從功臣（孫曰四月詔奉天隨從將士並賜號元從功臣）圖其形御閣（韓曰圖形凌煙閣賜鐵券）而以神威將軍（韓曰還左神威衛大將軍）居北軍衛（居一作爲）久乃加御史

大夫丁韓國憂去官累遷神威大將軍加工刑二曹尚書天威統軍又改戶部尚書（樊曰元和初檢校戶部尚書）金吾大將軍（樊曰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街使○一有將字）有長尚萬國俊者以軍勢奪與平人地吏憚莫敢治及公爲金吾與平人曰久聞李將軍爲人公平庶能直吾留即齎縣牒來見公發視立杖國俊斃之以地還與平人聞者莫不稱歎於是天子以公材果可任用治人將兵無所不宜元和六年即以公爲鳳翔隴州節度使戶部尚書兼鳳翔尹（樊曰五月以惟簡爲鳳翔尹鳳翔隴州節度使）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

相伺更入攻抄人吏不得息公以爲國家於吏狄當用長策邊將當承上旨謹條教蓄財穀完吏農力以俟不宜規小利（規一作覬）起事盜恩（恩一作思）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鑄鎛釤鉏斸（集注詩庤乃錢鎛注田器也釤大鎌也斸大鋤也○鎛音博釤山監切鉏助切又仕菹切斸陟玉切）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丁壯愈勸（愈一作與）一歲增田數十萬畝（一無數字）連八歲（補注自元和六年至十三年）五種俱熟（祝曰五種謂五穀也○種之勇切）公私有餘販者負入褒斜（孫曰梁州漢中漢上七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棧道右界褒斜○斜音耶）船循渭而下首尾相繼不絶十三年公與忠武軍節度使司空

光顏（李光顏）邠寧節度使尚書劉（郭釗）俱來朝上爲之燕三殿張百戲公卿侍臣咸與（孫曰二月上御麟德殿宴羣臣大合樂三日頒賜有差）既事敕還公因進曰臣幸宿衛四十餘年今年老許外任（許一作乞）不勝慕戀頓首得死輦下天子加慰遣焉還鎮告疾其夏五月戊子薨年五十五訃至上悼愴罷朝遣郎中臨弔贈尚書左僕射以其年十一月景申葬萬年縣鳳棲原夫人博陵郡崔氏河陽尉鎬之孫大理評事可觀之女賢有法度公有四子長曰元孫三原尉次曰元質彭之濮陽尉曰元立與平尉曰元本

韓文二十　十

河南參軍皆愿敏好善（祝曰元本輕薄無行長慶末與薛湛私侍襄陽公主事敗主幽禁中元本以功臣子貸死流嶺南）元立元本皆崔氏出葬得日嗣子元立與其昆弟四人請銘於韓氏曰先人嘗有託於夫子也愈曰太傅功在史氏（一有記字）僕射以孤童子因羈京師卒能以忠爲節自顯取爵位立名績使天下拭目觀父母與榮焉既忠又孝法宜銘（一無法字）銘曰

太傅之顯自其躬興僕射童羈孰與之朋遭國之難以節自發致其勤艱以復考烈孝由忠立爵名隨之銘此玄石維昧之詒

唐故少府監胡公墓神道碑

（集注胡珦謚曰良公東野爲作謚文張籍作行狀牛僧孺作墓誌公作神道碑歐陽公集古録有跋良公碑跋云良公者韓之門人張籍妻父也而俗所傳本共當以碑爲正）

少府監胡公者諱珦（香亮切）字潤博年七十九以官卒（補注元和十三年卒）明年七月（石本作八月十四日）葬京兆奉先（一有縣字）夫人天水趙氏祔焉其子逞巡遇述遷造（石本逞下有廼字別本有廼字無巡字又云遇或作廼皆非）與公壻廣文博士吳郡張籍以公之族出處文行治歷官壽年（石本無處文二字舊本與更字）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里至閩南兩越之界（祝曰潮州東與閩接）上請爲公銘刻之墓碑於潮州刺

韓文三十　八

史韓愈曰胡姓本出安定後徙清河清河於今爲宗城（石本無此句清河二字嚴曰今發依舊清河縣貝州今改恩州）爲貝州（孫曰宗城縣名武德九年屬貝州）大父諱秀武后時以文才徵爲麟臺正字（孫曰垂拱元年二月改秘書省爲麟臺）父宰臣用進士卒官平陽襄氏令贈澧州大都督公早孤能自勤學（勤一作勸）立節槩非其身力不以衣食九試進士二即吏部選皆以文章占上第（補注大曆七年與登第）樂爲儉勤（石本樂作出別本樂作所）自刻削不干人以矯時弊及爲富平尉一府稱其斷決建中四年侍郎趙贊爲度支使（孫曰建中二年五月以中書舍人趙贊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薦公爲監察御史主餽給

渭橋以東重（樊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晟自咸陽移兵東渭橋）洗手奉職不以一錢假人職平有司覈考舉吏多坐貶死獨公以清苦能檢飭無漏失遷河南倉曹魏公賈耽以節鎮鄭滑（孫曰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鄭滑節度使辟佐其府）以公佐觀察事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以剛直齟齬不阿忤權貴除獻陵令（補注獻陵高祖陵）居陵下七年市置田宅務種樹爲業以自給教授子弟（石本無以字）貞元十一年吏部大選以公考選人藝學以勞遷奉先令以治辦（一作辨）遷尚書膳部郎中政坊州刺史州經亂無孔子廟公至則命築宮造祭器率博

士生徒（石本無徒字）講讀以時如法以祠人吏聚觀歎息遷舒州刺史州歲大熟麥一莖數穗閭里歌舞之考功以聞遷尚書駕部郎中數以公事（獻音犯）犯尚書李巽巽時主鹽鐵事（孫曰元和元年四月以兵部侍郎李巽領度支鹽鐵轉運使）富驕恃勢以語宰相（石本作丞相）由是退公爲鳳翔少尹巽死（韓曰元和四年五月巽卒）遷少大理（一有自少大理四字）政少詹事元和十二年朝廷以公年老能自祗力事職不懈可嘉拜少府監兼知內中尚（樊曰百官志少府監從三品掌百工技藝之政揔中尚左尚右尚）明年以病卒（補注元和十三年也○石本無病字）公始以進士孤身旅長安致官九卿爲大家七

子皆有學守女嫁名人年幾八十堅悍不衰事可傳載可爲成德（石本作可謂盛德）銘曰

揭揭胡公（舊注揭揭武壯貌丘竭切）既果以方（一作以方而）挾藝射科毋發如望（音忘）人求於人我已爲之自始訖終不降色辭因官立事隨有可載發跡饋運（石本作軍）遭讒府介（孫曰謂佐鄭滑觀察事忤權貴降獻陵令也）去居陵下爲吏爲隱坊舒之政于茲有歎（一作歡）守官駕部名升已顯（石本升作昇）躋于少府甚宜秩物不配其有君子恥之少府古卿公優止之刻文碑石以顯公行維彼後人（石本改作公）無忘嗣慶

唐故相權公墓碑

（韓曰權德輿憲宗朝拜同平章事新舊史有傳所載加詳於誌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孫曰元和五年九月以德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劉曰或云楚武王使鬭緡尹權後因以爲氏）權江漢間國也（程曰權故城在南郡當陽縣）周衰入楚爲權氏（樊曰吉甫云權始出天水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鬭緡尹權後因氏焉）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黄曰秦滅楚遷大姓於隴西因居天水）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樊曰翼字子良略陽人與大秦王堅相公爲符堅謀主堅卽位拜給事中後爲右僕射封安丘公謚曰獻）有大臣之言（韓曰堅伐晉翼力諫不從堅遂大敗）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

(孫曰巽子貞褒事姚秦為黄門侍郎宜褒四世之孫業隋開府儀同三司鄭城郡公業子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補一作漢)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焯一作綽)平凉公孫諱倕(孫曰父毅子北宗本至成今之宗本子之曾翻侍成都尉翻待子倕○曾音重)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祝曰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肅宗時秘書少監)卒官羽林軍録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羣以忠孝致大名(孫曰羣字上難天寶末安祿山為河北采訪使表羣為掾事參祿山有異志詐死奉其母南去及度江祿山已反由是名聞天下)去官累以官徵不起(孫曰代宗徵羣為起居舍人以疾辭李季卿黜陟江淮奏羣攝行殿著作郎復不起)追謚貞孝(韓曰大曆二年四月十四日羣卒於撫州年四十六元和中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孫曰元和五年九月相八年五月罷)其後以吏部尚

書授節鎮山南(孫曰元和十一年十月以憲檢校吏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孫曰元和十三年八月以病乞罷卒於道年六十)公生三歲知變四聲(聲一作能)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韓曰大曆二年貞孝公卒德輿時九歲)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孫曰自元初江西觀察使李兼表德輿為判官再遷監察御史府罷德宗雅聞其名八年正月除太常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韓曰貞元八年八月司農少卿裴延齡以巧佞幸戶部侍郎判度支德輿上疏論其姦不省)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補注貞元十年四月遷)遂知制誥(補注歲中兼知制誥)九撰

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樊曰德輿知制誥以駕部員外郎司勳郎中職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難除授凡命于朝多補自御札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嘗上言左右掖承天子詔命奉行詳復多彼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耳)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樊曰貞元十七年冬以本官知禮部貢舉十八年真拜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張曰德輿自貞元十八年掌貢士至二十一年九三典貢舉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十九人號以詳覈所得士相踵為公卿宰相)奏廣歲所取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補注德輿知貢舉取明經初不限員)轉戶兵吏三曹侍郎(樊曰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轉戶部侍郎元和初為兵部吏部侍郎)太子

賓客(孫曰德輿為吏部侍郎坐郎吏誤用官缺改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孫曰元和四年五月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曰元和五年宰相裴垍寢疾九月以德輿同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與一作為)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書與賢不務主己(務一作勝)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樊曰元和八年正月罷相守本官七月以檢校吏部尚書為東都留守)東方諸帥有和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以露布復拜太常(補注元和九年十月除)轉刑部尚書考定勅舊令式

一作令爲三十編舉可長用 李曰先是詔許孟容蔣乂等刪定格勑成三十卷表上之留中不出鄭餘慶請下刑部與侍郎劉伯芻等考定復爲三十卷十年十月奏請行用從之 其在山南河南 孫曰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及東都留守 勤于選付 一作府 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痛傷爲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 一又作某日 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己與有無忌嫉者于頔 音迪 坐子殺人失位自因親戚莫敢過門省顧者在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爲上言曰于頔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覽詔上曰然公爲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 孫曰元和七年正月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賂梁正言求出鎮正言詐欺靈敏索其賂不得誘其奴支解之棄溷中事覺頔率其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納頔乃退恩王傅仍絶朝謁敏流雷州季友等皆削官八年七月德輿將留守東都爲上言之 前後考第進士及庭所策試士踵相躡爲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 一有病字 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既以能爲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 孫曰德輿於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弘博王侯將相洎當世名人薨殁以銘紀爲請者什八九時人稱爲宗匠焉 然其爲家不視簿書 視一作親 未嘗問其

有亡費不待餘公娶清河崔氏女 一无女字 其父造嘗相代宗 孫曰德宗貞元元年正月以崔造平章事至十二月罷非相代宗也 號爲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璩 孫曰德輿二子璩字大圭璩字大玉璩元和二年登第至監察御史宰相李宗閔其父門生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以狡譎以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等連章劾訓傾邪不宜出入禁中人宗閔貶璩累貶郢州刺史訓敗州訓誅時人多璩明識倫大稱能出其家口璩音渠 纍然服喪 一有來字 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次不存 次一作无 滅楚徙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及安丘 安一作奇 詆訶浮屠 韓曰竹時士寄奉東花命必門直要同輩異諫曰臣聞天子忘厲侍中容衆清直而行進其有違道要毀形服士不宜來攝神興 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豈多半塗已稅 已一作而 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爲朝德首行世祖之 祖一作師 文世師之 師一作祖 流連六官 樊曰六官謂吏戶禮兵刑工六官也德輿嘗爲之 出入屏毗 祝曰屏毗謂出爲輔翼 無黨無讎舉世莫疵人所憚爲 一作焉 公勇爲之人所競馳 人一作其競一作共 公絶不窺 絶一作有 孰克知之 克一作先 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求厥垂

平淮西碑奉 勑撰 并序

樊曰宰相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等使公爲行軍司馬蔡平隨度還詔撰平淮西碑公以吳元濟之平由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撰之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見舊史公傳及新史吳元濟傳

乃爲石烈士誌言石孝忠者事李愬爲前驅韓侍郎撰平蔡碑孝忠熟視恚怒因推去其碑僕頓若再三吏執詣獄又以枷尾拉殺一吏事聞天子怒召械送闕下孝忠頓首明愬功請就刑上赦之劉公嘉話云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與狀累公之碑對立其韓文怨流行成泥不十日中使至磨韓去作而刊段文昌爲之嘉話涉怪而隱所書與史異其改命文昌爲之則一也嗚呼史臣以任度爲辯而帝能之至是功成反歸之愬其與漢高論於功邪以明蕭何之功者有間矣予是以知帝之不然也文昌之文見於世文粹其與公依不行教而明蘇內翰錄臨江驛小詩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矣補注按夷堅志云政和中陳鵬守蔡州始覩事謂裴晉公碩讀平淮西碑乃文昌所作者忿然不下即日磨去別請能書者寫韓文刻之集注陳盤己曰龍溪孫學士覺書論文謂退之淮西碑敘如書銘如詩○又云少游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爲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韓文 三十 十五

天以唐克肖其德（孫曰肖似也言唐之子孫其德相似）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補注謂悉以爲主而臣之也）高祖太宗既除既治（補注除謂除亂也）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蘖芽其間（祝曰蘖萌也）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慝適去稂莠已薅（孫曰大慝大惡也謂安祿山史思明之亂稂草也爾雅稂一名童梁祝曰薅去田草也以剌地除草詩以薅荼蓼○薅呼毛切又效豆切一本已字作不）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爲當然睿聖文武皇帝（孫曰元和三年正月受此尊號）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祝曰謂考輿地之圖校計貢賦之至與不至○數色阻切一無乃字）

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補注次位序也）不能事事其何以見于郊廟（補注見于郊廟舒也）羣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夏綏銀節度留後李惠琳叛元和元年三月兵馬使張承金討斬之）又明年平蜀（孫曰永貞元年八月劍南節度使韋皋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後元和元年九月東川節度使高崇文擒闢以獻○一有西川二字川一作州）又明年平江東（孫曰元和二年十月鎮海軍節度使李錡反大將張子良執錡以獻）又明年平澤潞遂定（元和五年十月義成節度使張茂昭以易定二州歸于有司）致魏博貝衛澶相（孫曰元和七年十月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以所管六州歸于有司祝曰澶澶淵也荒文澶淵水在宋左氏盟于澶淵○澶音蟬）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胡本究作窮）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孫曰元和九年閏八

韓文 三十 十六

月彰義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攝蔡州刺史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表請主兵上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等城（一無等字）以動東都放兵四劫（韓曰元濟發兵四出寇舞陽葉縣攻掠魯山襄城汝許州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皇帝歷問于朝（祝曰歷謂徧也）一二臣外（一作外臣）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孫曰廣德元年七月以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正元二年四月以陳仙奇十月以吳少誠爲之是爲三姓大曆十四年三月忠臣爲其將李希烈所逐自爲節度忠臣希烈少誠少陽是爲四將）其樹本堅（祝曰本謂根本）兵利卒頑（利銳也）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祝曰臆決謂以己意決之）萬口和附（和去聲）并爲一談（并去聲一作併）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祖上一無惟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

予何敢不力一無何字況一二臣同韓曰宰相李吉甫言淮西非如河北四無黨援失今不取後難圖矣張弘靖曰請先爲少陽輟朝贈官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不爲無助曰光顔汝爲陳許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以陳州刺史李光顔爲忠武節度使忠武管陳許二州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樊曰元和十年正月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元濟以光顔等分掌行營二月命神策軍郃陽鎮遏將資曰進以涇原兵六百人會李光顔祝日郃陽馮翊文左馮翊郃陽縣○郃音合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孫曰元和九年閏八月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爲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汝謂汝州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韓曰義成管鄭滑二州陝益即鄜劍南東西川延慶謂鄜坊丹延節度使慶謂邠寧節度使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一本作字在公武下往討之一無集字韓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曰弘自行以遏比弘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會蔡下歸附與粮以濟諸軍曰文通汝守壽孫曰元和十一年二月以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爲壽州團練使扼固始之險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孫曰元和十一年以黔州觀察使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曰愬汝帥唐鄧隨孫曰元和十一年十二月以太子詹事李愬爲唐鄧隨節度使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孫曰謂度爲御史中丞故云長其往視師孫曰元和十年五月上遣度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曰度惟汝與予同○補注同謂同謀一無与字汝遂相予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度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討軍一作諸此曰按韓弘爲淮西諸軍行營都統故或者疑討當作諸然謂討元濟之軍亦何不可若作諸軍則語凡矣○一本節下有度字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補注謂守謙爲内侍其往撫師樊曰諸軍討淮西者近九萬人久而無功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上命知樞密梁守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曰度汝其往衣食予士○一作衣服飲食予士衣去声食音嗣無寒無飢以旣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衞卒三百孫曰元和十二年八月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人衞從賜以犀帶凡茲廷臣汝擇自從一無從字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孫曰元和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度奏刑部侍郎馬揔爲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判官書記皆朝廷之選上皆從之庚申予其臨門送汝補注實行上御通化門送之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一無其字顔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趙本無人字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卒萬三千一無卒字再入申破其外城孫曰元和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外郭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輙釋不殺樊曰元和十二年五月淮西騎將李祐率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李愬令廂虞候史用誠生擒以歸待以客禮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韓曰度以八月赴淮西二十七日至郾城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胤武合戰益用命韓曰舊制至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度至行營並奏去之以是出戰皆捷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孫曰四月遣董昌齡以郾城降李光顔引兵入據之元濟甚懼時董重質將騾軍守洄曲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十月壬申愬

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 樊曰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愬命隋州刺史史旻等留鎮文城自領李祐等諸軍行六十里夜至張柴留數百人斷洄曲救兵之路復引兵出門時大風雪人馬凍死者相望夜半雪愈甚四鼓至蔡州城下坎垣而登擒元濟以獻 盡得其屬人卒 韓曰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相繼來降 辛巳丞相度入蔡 孫曰度建彰義軍節將降卒萬餘人入城 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 祝曰書周有大賚賚予也 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 韓曰詔淮西立功將士委韓弘裴度條疏聞奏淮西軍人一切不問宜准元和數給復二年 斬元濟於京師 孫曰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受淮西之俘以元濟徇兩市斬於獨柳樹

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 樊曰制加愬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觀察使涼國公 顏胤皆加司空 樊曰李光顏烏重胤並檢校司空光顏封武威郡公重胤邠國公 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 孫曰以宣武軍都虞侯韓公武為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使。鄜音孚 道古進大夫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 一無國字 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趙本無進字 以舊官相 孫曰度歸京師十二月加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使充淮西宣慰處置等使銀青大夫門下侍郎平章事兼蔡州刺史飛騎尉裴度金紫光祿大夫依前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仍賜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 樊曰以蔡州留後馬總檢校工部尚書為蔡州刺史彰義節度使 既還奏羣

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 趙本無臣以字 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 補注近土諸鎮之叛命者 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圮 祝曰圮毀也謂崇極而衰也 河北悍驕 孫曰安史亂平燕趙鎮相繼而起 河南附起 孫曰謂汴蔡之屬居河南者 四聖不宥 補注肅代順德四聖也 屢興師征有不能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 孫曰夫耕不得食婦織不得裳皆以為卒之賜糧也 外多失朝 孫曰謂為亂者所隔故不得朝覲也 曠不嶽狩 祝曰謂巡四岳之禮多曠廢也時鄆在東平恒在成德故不得巡狩。一作寘之兵守 百隸怠官 百一作司 事亡其舊 亡一作忘 帝時繼位 補注帝即憲宗 顧瞻咨嗟惟

汝文武孰恤子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 取一作出 魏將首義 趙本首作[illegible]一本作有 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 補注叫讙讙呼號讙呼元呼官二切。 欲事故常始命討之 趙本始作乃。一本作力 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 孫曰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入朝東平李師道遣刺客暗中突出射之 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 趙本公作臣 莫若惠來帝為不聞 樊曰謂不聽其言也憲宗平蔡以[illegible][illegible]與功命裴度往視形勢還奏言可取之時宰相李逢吉等[illegible][illegible]之及在朝之臣皆莫敢進只謂莫若因而樂之惟[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不聽其言故能用度以成伐功史臣謂非度破賊之難憲宗任度之為難蓋謂此也 與神為謀及相同德 及一作乃 以訖天誅乃敕顏胤愬武古通感統於弘 補注謂以韓弘為都統 各奏汝功 趙本奏作立 三方分

攻祝曰三方即上所言顏胤武攻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也五萬其師大軍北
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韓曰元和十年五月光顏大破賊黨於時曲軍士
蠢蠢既翦陵雲韓曰元和十一年九月光顏奏破陵雲柵蔡卒大窘勝
之邵陵翦一作勝又一作遂郾城來降郾音偃見上注自夏及秋趙本及作
入複屯相望音志複一作復兵頓不勵孫曰頓謂頓止勵謂勉勵告功不
時祝曰告功奏功也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孫曰相謂裴度釐理也士飽
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
聚以防我孫曰謂董重質兵守洄曲西師躍入道無留者補注謂李
愬入蔡之師頟頟蔡城祝曰頟頟大貌也書罔晝夜頟頟注肆然無休息頟與頟同其疆
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補注恩言謂詔令也相

度來宣祝曰來宣謂宣達王命詩云來旬來宣元濟既誅上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誅元濟舊將度欲使俱
入蔡州量罪施行不盡如詔旨乃上疏言之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
夫投甲呼舞樊曰蔡平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元惡既擒蔡人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
則吾人也又何疑爲蔡人聞之感泣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賜一作贈始時蔡人禁
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樊曰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途夜不
然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死度既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鬭殺餘皆不問蔡人始知有生之樂始時蔡人
進戰退戮今旰而起補注旰日晚也○旰古按切左飧右粥補注子厚
云退之平淮西碑有脩子僕若為之便欲用兵伐叛事又云退之左飧右粥不如吾仰父俯子武曰此非子厚語爲
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

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
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
方孰爲不順爲不一作不爲往斧其吭吭喉也古郎切凡叛有數
樊曰謂叛者數鎮如王承宗之類也聲勢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
其告而長而父而兄補注而皆謂汝也趙本作告汝父兄奔走偕來
祝曰來至也語也左氏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偕來一作來偕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
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
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
此蔡功惟斷乃成樊曰集賢論淮西事宜狀云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
敗可立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斷而後行況神迎之屢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故此終篇以惟斷乃
成爲言也既定淮蔡一作淮蔡既定四夷畢來遂開明堂遂一作既
坐以治之

讀韓碑詩

李商隱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羲誓將上
雪列聖恥坐法宮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
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
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孫曰晏子春秋仲尼聖相賊
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澹
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李愬韓公武李道古李文通儀曹
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

虎貔入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斗負以靈鼇蟠以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攀追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碑

南海神廟碑

[集注]此碑有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歐陽公云昌黎集類多訛舛惟南海碑不舛者以刻石人家多有故也石刻與刊本異者今注于下[補注]蘇內翰省餘書揚東坡公使惡廟文登因廟而新之揚不從故事詩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文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退之本作南海東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補注]按太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都洛邑天大陰寒雨雪十餘日甲子旦有五車騎止門外欲謁武王武王曰諸神各有名乎師尚父曰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元冥東海名勾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脩使謁者各以名召之神皆驚而見武王曰何以教之神曰天伐商立周謹來受命各奉其使武王曰予歲時無廢禮焉[補注]曰出入式霸退之因祝融為火正遂以為南海神不知有所據也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岳之祀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岳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補注]曰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廣利王西海廣潤王北海廣澤王冊詔也祝號祭式與次俱升[補注]嚴曰貞觀之制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他宜以當界都督刺史充至是爲王分命卿監十三人取三月十七日一祭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開元禮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

治之東西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祝曰：扶胥、黃木地名）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補注：唐制嶺南爲五府而嶺南節度使觀察四府事）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以一作而）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祀一作祝）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戚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爲辭（孫曰：辭一作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牲一作性，瘠一作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補注：祼灌也以酒）興俯（薦祼興俯謂之灌）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祝曰：盲疾也。月令盲風至）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爲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孫曰：天寶十二載七月以孔戣爲嶺南節度使殿定也詩殿天子之邦。樊曰：按戣傳先是詔祠南海神多令從事代祠戣每受詔自以風波而往韓愈在朝州作詩以美之所謂詩豈公此作耶。戣丁戣切）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盡（祝曰：單亦盡也詩單厥心）不爲表襮（樊曰：表襮衣領也。襮蒲沃切又音博）至州之明年將夏（補注：謂將立夏）祝冊自京師至（樊曰：冊謂祝版書天子命作冊遂祝冊祝冊）（者祝冊此冊）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冊（祝曰：齋謂齋祓南勿切）誓羣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一作乃上著署）其

文曰（且一作具）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樊曰：唐制岳瀆以上祝版）（衙署附中使送往）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衙下以供晨事（補注：事祀事也質明行禮故曰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更一作更）皆揖而退（手舉。孫曰：謂揖而退之不從其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奏功（補注：櫂夫舟人奏功力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孫曰：謂祭之前一日省牲視牲羞也）載暘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穊（樊曰：穊稠也云其節以什而穊）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孫曰：牽牛星名。月令季春之月旦牽牛中。微曉也謂將曉見。鼓音觀）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樽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祝曰：詩神具醉止。具或作其者非）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蜒蜒（樊曰：龍貌也。蜿於阮切蜒音延。補注：歐陽公集古錄曰碑本云蜿蜿蜒蜒而碑云蜿蜿蜒蜒其當以碑爲正）來享飲食（享一作恭）闔廟旋艫（孫曰：艫舳艫千里。孫曰謂祭畢而歸。艫音盧）祥飆送驅（韓曰：謂吹船進也。驅扶歙切與颸同）旗纛旄麾（纛音導）飛揚晻藹（孫曰：晻日無光藹太繁也。晻音揜藹於蓋切）鐃鼓嘲轟（補注：鐃鉦也。鐃鈴而無舌有柄執以止鼓是也。鐃尼交切）高管噭譟（補注：噭叫也。噭吉弔切譟蘇到切）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孫曰：乾天也坤地也。霧皆見端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

熄滅人獸魚鱉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
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
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
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稅補曰以時蓄鄃之至
治岸有一日旋之訖始至有關作只寔罷誅錮蓄貽及僕隸踐皆罷之罷衣食於官之可去
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爲帥燕享有時賞
與以節以一作有公藏私蓄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
負逋之緡錢千有八萬補曰境內負錢至二百萬錢悉放不收○石本作二十有
四万米八萬二千斛石本八字作三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
百困不能償皆以正之石本作丐之加四面守長之
俸石本四面作西南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
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
十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
者與之錢財令無失時一作所刑德並流方地數
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
一有其字可謂備至矣石本作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
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堧一作陰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
孫曰謂邦方伯也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
邦石本祐作右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
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
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陽紫余西安韓愈撰公爲祭酒在元和十五年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補注通皆也而徧天下者
唯社稷與孔子爲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句龍與
棄乃其佐享非其專主祝曰禮記厲山氏子曰柱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
爲稷共工氏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又其位所不屋而壇孫曰禮記天子大社
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喪國之社屋之是不屋而壇也豈如孔子用王者事一作
稷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洪曰杜牧云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嘉公作此碑
不社稷不屋而壇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坐以門人爲配也張文潛曰薦顧之設起於後世如祭天地亦不屋而壇耳孫
曰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諡孔子文宣王南面而坐以顏子配享自天子而下北面拜
跪薦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句龍棄以功
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
其位者德一作績不得常祀句龍棄孔子皆不得位
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無如孔子之盛所謂生
民已來民一作人未有如夫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
者此其效與補注部太史曰歐陽公平生尊用韓退之於其學無少異然退之處州孔子廟碑
云求叔作稷城孫夫子廟記乃云右之人從是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得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則是歐陽以退之爲誤矣雖然韓與歐其尊夫子之心

(則一也嚴曰孟子之文杜牧之云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鄭侯季縶至官(補注縶鄭侯諱之子○縶音柴)能以為先既新作孔子廟又命工(命一作令)改為顏回至子夏十人像(補注改誤新之)其餘六十二子(孫曰孔子弟子受業身通者七十七人今為顏子等十人像則其餘當有六十七人今云六十二子未詳)及後大儒公羊高左丘明孟軻荀況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揚雄鄭玄等數十人(孫曰貞觀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等二十二人春秋行釋奠之禮而無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等伏生即伏勝毛公即毛萇韓生名嬰董生名仲舒高堂生能言禮見漢儒林傳)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設講堂(一作又為置講堂)教之行禮肆習其中又為置本錢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奠禮(奠一作菜)(歐陽公曰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必以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耆老嘆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鄭侯尚文其於古記無不貫達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鄭侯所作厥初庳下(庳音卑又音婢)神不以宇先師所處(石本先作生)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獄(一作訟)誦讀有常不誠用勸揭揭元哲(舊注曰揭高舉也○揭居竭切又音竭又音朅)有師之尊羣聖嚴嚴大法以存像圖孔肖(補注孔肖甚似也)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孔子廟碑陰　杜　牧撰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虛官也可以置之(補注置之言不用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國闢四夷蓋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貪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麵牲為薦祀

之禮曰佛之教性不可殺以天子之尊捨身
爲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
月爲之主陰陽鬼神爲之佐夫子巍然統而
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之助則其
徒不爲劣其治不爲僻彼四君二臣不爲無
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僇不生夫
子紛紜冥昧百家鬭起是己所是非己所非
天子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
欲何所依据而爲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
家之徒朝興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
教横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爲夷狄之
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其必不夷狄
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唯社稷
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
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
至于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
功功德固有次第因引孟子自生民以來未
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
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
書其碑陰云

柳州羅池廟碑

樊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權知太常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桂管都防禦觀察處置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庶長史孫季雄建立(補注)歐陽集古注云羅池碑石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侍郎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蓋傳模者誤刻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蓋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與所載則元祐七年六月詔賜柳州刺史羅池神廟爲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禱而賜之由旧表聖書其碑陰云柳子厚終於柳州以精魄強爲羅強之神昌黎韓退之叙其事而州銘之碑多矣大歲淡子厚窮之量嚴明之識當爲星辰之嶽瀆胡爲在柳州之陋爲神其所以推尊甚大蘇內翰記潮州廟云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明則復爲人其斯之謂歟石若曰出以公此文爲語怪非也士有抱負不克施於世死爲明神列鬼儀廟食理也李衞公貴盛落矣其精魄尚能使大鼠乎蔡破膽於夢中然退之之豈獨爲柳州以求異氏曰此非銘羅一池神文乎宗元之文也國氏曰楚辭文章可人耳之宋王尚不得其妙雖擬之羅池碑方篤以出宋姓王評云子讀韓文州廟碑釋然有得於用意至微之妙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而成章公於此文獨言柳人祭神而不及子厚之出歟言柳民歌詠之仁政不敬如父母尊爲神寃容紆徐而不刺譏訶歌形于一辭而外之意批之不可窮非深得於春秋是或以海貫爲之遏而之亦可詳列於正文下哉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爲州韓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不鄙夷其民孫曰謂不鄙之以爲蠻夷柳州古百粤之地故云動

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曰石本無曰字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經常也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集注長刊本改作步非任昉述異記云水際謂之步吳人賣瓜於江畔因名瓜步吳江中有魚步龜步湘中有靈妃步吳楚間謂浦為步語訛耳吳氏刻厚齋青箱雜記云韓退之羅池廟碑言步有新船蓋嶺南謂水津為步盛罾步即漁者施罾處船步即來人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步子厚永州鐵步步志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

池園潔修猪牛雞鴨石本牛作羊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案國之故石本作之經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孫曰柳州之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宗元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傭賃直也大修孔子廟孫曰宗元至之歲文宣王廟壞宗元取初終亞三官衣布完而新之自文其碑城郭道巷石本作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石本常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

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補注元和十四年十月宗元卒三年孟秋辛卯補注長慶三年七月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禍福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以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孫曰宗元既沒柳人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有慢者輒死廟于羅池公因碑以實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

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黃孫曰蕉芭蕉也味如葡萄子長數寸一作蕉葉黃一作蕉子黃雜肴蔬兮進侯堂宋廷玉曰此一對言旨味不同名物異品諸列而進以觀一時之嗜好亦如爵樹名位險易多寡可以驗人決擇去取也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宋廷玉曰胡習土人云柳人以神其俗以一舟兩旗置木馬偶人於舟作樂而導之登岸而遊於廟然後和公之詩意豈許其旨求矣公意若曰兩旗飄飄初無一定而船在中流為司風所自進止蕩漾飄所至矣我止于岸待之不來雖欲共載而俱不可得已此我心之悲而侯莫之知也侯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嚬以笑宋廷玉曰乘則求為卿車也公意曰馬少為駒異於壯老言侯少年仕而貴達入朝者進而在朝為天子近臣也此與秦穆公嘗用孟明同意若子見用於世必老而更事以天下為憂而子厚未斥事變紛仟進之衆而不知為綴之以生人為所為憂是以不知變類

而不識以笑也。一作鴂笑，一作咲。嘆

鵝之山兮柳之水[孫曰]鵝山柳州山。我按子厚柳州山水記云：鵝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桂樹團團兮白石齒齒侯[洪曰]桂樹團團，木茂也；白石齒齒，石齒出也。木茂則蔭，石齒出則險齧足則路危。途之思春猿秋鶴則非同類之也，言猿與鶴朝出於朝廷之上，哀私爲於幽險之難，交非其類艾之與歸比。朝出遊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遊山鬼子篇云：猿啾啾兮狖夜鳴，不見天路險艱兮獨後來，同意。[樊曰]歐陽文忠公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古人多用此格，如楚詞吉日兮辰良，又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蓋相錯成文，則語健矣。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侯無我違[洪慶善曰]北方，中國也。楚越居南方，中國爲北。當叔文執誼用事，侯坐黨貶南遷，中朝黨與南人爲仇，而侯之在柳以惠愛見稱，故欲其廟食此土，出出奉祠者柳人之志也。公意曰：北方之是非則公議去取，不可奪也。望侯之生不得與我偕行其道，卒死爲壽千秋萬歲，此道彌著，貴之鬼神，猶不能違侯，惡得而違之。此禮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孟子亦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福我兮壽我上福一有字驅厲鬼兮山之左[樊曰]子厚龍城錄，謂有方守黜置者山女首福士坻制九疑猥出鬼惡濡也。下無苦濕兮高無乾秔[孫曰]得白石上有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稌充羨兮蛇蛟結蟠[孫曰]詩豐年多黍多稌，讀又徐之稌。前漢又有秔稻，秔，稻屬也。稌，亦稻也。郭氏又徐音：說文沛國呼稻曰稌。稌，秫音同旁見。○秔音庚，稌徒古切，又音土。蛇蛟結蟠言蛟蛇也。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于世世舊本作始自今兮，一本作始自今兮。[樊曰]此言柳侯見德於人，死而猶能祀之，報以是一篇之詞也。

黄陵廟碑

[曾子開曰]湘水出全之海陽，蕭水出道之營道，二水至永合而爲一，以入洞庭。黄陵廟在蕭湘之委，洞庭之口，[孫曰]廟在潭州之湘陰縣北八十里，或云在岳州。[韓醇曰]碑有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潮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今本多誤，據歐陽公集古錄云當以碑爲正。今刊于正文下。

湘旁有廟曰黄陵[洪曰]湘旁謂湘水之旁。○[樊曰]黄陵廟碑首言湘旁，即龜策傳言江旁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老人也古碑[孫曰]一無古字，石本刓作石。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樊曰]表字景升，東漢末爲荊州刺史。○之字一本作所題曰題字一無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其一有題字虞帝二妃之碑帝一作舜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孫曰]事見史記秦始皇二十七年劉向鄭玄[石本]玄作康成亦皆以二妃爲湘君[孫曰]劉向列女傳云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湘君者自其水神其一作夫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不石本作及道死沅湘之間[孫曰]說文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入江，湘水出零陵陽海山。湘以南征舜崩，二妃從之不及，溺死于湘江，神遊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湘君、湘夫人，皆指二妃。○湘夫人篇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王逸注云：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返，沒於湘水之渚，因爲湘夫人。○沅音元。山海經曰洞庭之山[樊曰]在巴陵湖中君山也。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石本璞作樸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爲其夫人[孫曰]注傳陽集古錄云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事，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君之類，皆當以碑爲正也。因以二女爲天

帝之女（集曰郭璞注云帝之二女處江爲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禮五岳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舜之后配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小水即謂湘川）以予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孫曰列女傳云有虞二妃者堯之二女也長曰娥皇次曰女英）故九歌詞謂娥皇爲君謂女英爲帝子（石本無爲字）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石本有君母字）明其正自得稱君也（祝曰春秋葬我小君諸侯之夫人皆稱小君）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升道南方以死（補注孔安國注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于蒼梧之野○石本升作昇一本傳作孔安國）或又曰舜死葬蒼梧（集曰蒼梧郡零陵之九疑山也）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一無死字）余謂竹書紀年（孫曰紀年書名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冢得之起夏殷至魏襄王二十年以竹簡寫之故謂之竹書）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補注周書君奭之文）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補注周書即上所謂君奭篇）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得一作當）以此謂舜死葬蒼梧（一有之野二字）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石本無死字）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祝曰劉向列女傳云瞽叟使舜塗廩二妃曰往哉時惟其戕汝時其焚汝鵲汝衣裳鳥工往又使舜浚井二女曰往哉時亦惟其戕汝時其掩汝之注汝去汝衣裳龍工往鳥謂習飛鳥之巧龍謂知水泉脉理）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爲神（常一作當）食民之祭今之渡湘江者（石本湘作瀰）莫敢不進禮廟下（一本作其）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爲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祝曰漢地理志南海郡有揭陽縣予時爲潮州○石本揭作揭音竭）厲毒所聚（祝曰厲鬼也左氏云其何厲之有○又一本云南海之隅陽厲百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孫曰元和十五年十月以故公量移袁州○石本移作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墮（圮一作毀墮一作隳）於州刺史王堪（石本無州字）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余與愉故善（石本無余字）謂曰丐我一碑石（丐一作與）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謹一作已）遂篆其事俾刻之（一云碑其所謂篆其事一云碑其遂篆其事）（此後猶有祭湘君夫人文一首與二十三卷內祭湘君夫人文同故不復出）

文三十二　二四

韓文卅一　一二五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韓曰王仲舒爲連州司户公令連之陽山仲舒觀察江西公爲袁州刺史公既爲作燕喜亭記滕王閣記又誌其墓今又書碑新史並取公碑誌作傳○今本止云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孫曰王氏凡二十一望皆王者之後在太原者為姬姓孫曰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為庶人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為氏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補注文十一年左氏鄋瞞侵齊王子成父獲其君曰榮如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補注烈字彥方東漢有傳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孫曰後漢徵君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鄉一無鄉字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玄暕暕古限切音柬歷御史爲三院韓曰三院謂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止尚書郎孫曰玄暕終比部員外郎生景肅守三郡韓曰最後爲州陽太守終傳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

弟某子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藹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下很切願為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樊曰貞元十年十二月仲舒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起拜拾遺與陽城合一有遏字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柰久嘉之樊曰是時陸贄為相上許之學裴延齡日短贄於上十二月贄罷爲太子賓客貞元十一年春旱延齡奏言贄失勢怨望四月貶贄忠州別駕且欲用延齡諫議大夫陽城與仲舒歸登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無罪上意乃解其後入閤德宗顧列謂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也果然月餘特改補闕改下一有右字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

明故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戶孫曰貞元十九年三叔文用事有左補闕張正一上書得召見正一與仲舒拾親善叔文之黨疑正一言己陰事令韋執誼反譖正一於上前九月正一坐遠貶弘中自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移夔州司馬又移荊南因佐其節度為參謀韓曰為荊南節度裴均參謀得五品服放跡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孫曰元和四年自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冤由是出為硤州刺史孫曰元和四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前為江西時贓罪貶臨賀尉仲舒宣言於朝曰夷簡擠陷憑之罪坐貶硤州硤侯夾切

○轉盧州未至丁母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頌公德頌一作頌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居以絕其火延堤松江路害絕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化成化一作政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韓曰穆宗即位召拜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

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
病件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
西道樊曰弘中爲蘇州召爲中書舍人實元和十五年六月也公嘗誌其墓云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口日語人丞相聞語踰月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此一事耳誌與碑兩書之詳不相變足以見公立言之法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除江西觀察使
奏罷摧酤錢九千萬作千十一軍息之無已掌吏
壞產猶不釋囚一有之字公至脫械不問樊曰初江西摧利多也州十八民私釀歲抵死不絕穀斛易斗酒仲舒罷摧酤竄九千萬吏坐失官息五十万奏產不能償仲舒焚其書脫械不問
人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宴樂絕他用錢
可乎一作足乎遂以代罷軍之息錢樊曰水旱民賦不入并舒嘆曰我當減此宴樂他用可乎爲出錢二十萬代之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
宇三年法大成錢餘於庫粟餘於廩人享於田
廬歌謠於道途天子復思且徵以代匪吏部左
丞位以待之一作待處之一作以勤之長慶三年十一月十
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或作五上哀慟輟朝贈
左散騎常侍其月歸葬於某處孫曰長慶四年二月葬於河南既
以公之德刻而藏之墓矣子初韓曰仲舒七子初曹貞弘泰復湘
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
昧陋道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

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
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辯而華英舊本作辯而華英今本作辯而華英孫曰辯字或作辯花疑說于睨切不矜不盈孰播其
馨一作声孰發其明久然而居士友以傾敷文帝階
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諒辯遏堅懇巨邪
不用孫曰逐正邪謂退裴延齡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孫曰論謂仲舒上疏入閣
顧同列謂宰相曰第人以王某也果然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于郎
署騫于禁密發帝之令孫曰謂自職方郎中知制誥簡古而蔚不
比于權以直友免敲摧挫抑竟遭斥奔孫曰謂貶破州刺史
久淹于外歷守大藩孫曰自破州拱歷數二州所至極思必悉
利病萎括以膏煩暍以醒暍一作腸坦之敵之必絕
其徑浚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掌誥
孫曰謂穆宗復召爲中書舍人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鄙郡庸
以自效上藉其實俾統于洪逋滯攸除姦訛革
風祛蔽于目釋負于躬方乎所部禁絕浮屠風
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恬乃謳化成有
代孫曰朝廷舒以尚書左丞薛放代之會仲舒卒思以息勞虛位而俟補注公上所云虛吏部左丞位以待之奄忽滔滔維德維績志于斯石日遠
彌高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illegible]

碑誌銘

唐故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

神道碑銘 補曰韓[illegible]有[illegible]本碑[illegible]爲行營[illegible]爲[illegible]州以[illegible]碑爲王[illegible]之[illegible]馬其知弘非一日也○今本止云許公神道碑銘

韓姓以國氏 任曰世本曰曲沃桓叔成師之子曰韓萬萬子求伯求伯子子輿子輿子厥厥之以韓爲氏故云蘭曰唐韻云韓姓出自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邑於韓因以爲氏代爲晉卿後分晉爲國韓爲秦滅復以國爲氏出潁川後避王莽之亂居南陽 其先有自潁川徙陽夏者 夏音賈 其地於今爲陳之太康 祝曰秦滅韓以其地爲潁川郡陽夏屬焉後爲太康 太康之韓 補注新舊史皆言弘滑州匡城人 其稱蓋久然自公始大著公諱弘公之父曰海爲人魁偉沉塞以武勇游仕許汴之間寡言自可不與人校 一作交 衆推以爲鉅人長者官至游擊將軍贈太師娶鄉邑劉氏女生公 補注海二子弘充 是爲齊國太夫人夫人之兄曰司徒玄佐有功建中貞元之間爲宣武軍帥有汴宋亳潁四州之地 孫曰建中二年正月以宋州刺史劉玄佐爲汴宋亳潁節度使 兵士十萬人公少依舅氏讀書習騎射事親孝謹偘偘自將 祝曰偘偘和樂貌三輔皇圖偘偘閣閣口旱切○一作侃侃 不縱爲子弟華靡遨放事出入敬恭軍中皆目之昔一抵京師就明經試退曰此不足發名成業復去從舅氏學將兵數百人悉識其材鄙怯勇指付必堪其事司徒歎奇之士卒屬心 屬之欲切 諸老將自以爲不及 一有皆字 司徒卒 孫曰貞元八年二月玄佐卒 去爲宋南城將 孫曰玄佐卒年四月以其子士寧代爲使九年十二月軍亂逐士寧以副使李萬榮爲使弘出爲宋州南城將 比六七歲汴軍連亂不定 孫曰貞元十二年七月萬榮病其子廼自稱兵馬使軍亂逐廼以董晉爲節度使十五年二月晉卒以行軍司馬陸長源爲使軍亂殺長源以宋州刺史劉逸淮爲使 貞元十五年劉逸淮死 孫曰九月逸淮卒 軍中皆曰此軍司徒所樹必擇其骨肉而爲士卒所慕賴者付之今見在人莫如韓甥且其功最大而材又俊即柄授之而請命於天子天子以爲然遂自大理評事拜工部尚書代逸淮爲宣武軍節度使 樊曰弘事逸淮爲都知兵馬使逸淮死汴軍懷玄佐之惠以弘長厚共請爲留後監軍請表其事朝廷許之自試大理評事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悉有其舅司徒之兵與地衆果大悅便之當此時陳許帥曲環死 韓曰貞元十五年八月陳許節度曲環卒 而吳少誠反自將圍許求援於逸淮啗之以陳歸汴使數輩在館公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人會諸軍擊少誠許下 孫曰貞元十五年九月少誠寇許初少誠密與逸淮謀曰曲環卒陳許會逸淮卒其使數輩在傳舍弘喜獲節鉞即斬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助諸軍共討少誠敗之 少誠失勢以走河南無事公曰自吾舅殁五

亂於汴者吾苗薅而髮櫛之幾盡（樊曰淮南子垂入之用兵也櫛髮薅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舊注薅除田草也○薅呼毛切）然不揃刈（揃滅也與翦同○不下或有一字）不足令震駭（一作駭音駭祝曰周禮注皆駭注疾雷擊鼓曰駭）命劉鍔以其卒三百人待命于門數之以數與於亂自以為功并斬之以徇血流波道（樊曰汴州自七年之後軍益驕恣又長涼還害鄭輕主帥弘既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郎將劉鍔者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貞元十六年三月弘引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斬之血流道中）自是訖公之朝京師二十一年莫敢有讙呶叫號于城郭者（祝曰讙譁也詩以讙數注譁數猶讙譁也○讙音歡呶尼交切）李師古詐言起事（詐一作作）屯兵于曹以嚇滑帥（嚇虚訝切）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邪有以相待無為空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一無安字）或告曰翦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詐窮變索還廷旋軍（樊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東平帥李師古發兵屯西境以脅滑州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牙將有自長安逃遺詔者節度李元素以師古鄰道遣使密示之師古欲乘國喪侵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遂杖元素使者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及聞順宗即位乃罷兵）少誠以牛皮鞵材遺師古（鞵與鞋同戶佳切）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公界覺皆留輸之庫曰此於法不得以私相餽田弘正之開魏博（孫曰元和七年十月以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李師道（孫曰元和元年閏六月東平帥李師古卒其弟師道代之）使來告曰我代與田氏約相保援今弘正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敢告公謂其使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過河我即東以兵取曹師道懼不敢動弘正以濟（一無濟字）誅吳元濟也命公都統諸軍（孫曰元和十年十二月山南東道節度使嚴綬為賊所敗退守唐州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弘有異志欲以汝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九月以弘充淮西行營都統使）曰無自行以遏北寇公請使子公武以兵萬三千人會討蔡下（樊曰弘為都統實不禁躬所令其子公武率兵三千隸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為逗撓之計每聞捷至輒不悅）歸財與糧以濟諸軍卒擒蔡姦於是以公為侍中而以公武為鄜坊丹延節度使（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錄平淮西功加弘檢校司徒兼侍中封沛國公罷都統公武檢校左散騎常侍充節度使）師道之誅公以兵東下進圍考城克之遂進迫曹曹寇乞降（樊曰元濟平弘懼元和十三年九月自將兵擊李師道圍曹州十四年正月拔考城殺三千餘人）鄆部既平公曰吾無事於此其朝京師天子曰大臣不可以暑行其秋之待公曰君為仁臣為恭可矣遂行既至獻馬三千匹絹七千匹（一作絹五千匹一作絹三千匹一作絹五十萬匹）他錦紈綺纈又三萬金銀器千（樊曰元和十四年二月李師道誅復河南十二州弘大懼因請入朝七月獻亦之牙校千人入覲宴賜加等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而汴之庫廄錢以貫數者尚餘百萬絹亦合百餘萬匹馬七千糧

三百萬斛兵械多至不可數初公有汴承五亂之後掠賞之餘且斂且給無宿儲至是公私充塞至於露積不垣冊拜司徒兼中書令(孫曰弘三上章堅辭戎務願留京師奉朝請八月守司徒兼中書令)進見上殿拜跪給扶贊元老經體不治細微天子敬之元和十五年今天子即位公爲冢宰(韓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以弘攝冢宰)又除河中節度使(韓曰元和十五年六月以本官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觀察等使)在鎮三年以疾乞歸復拜司徒中書令(孫曰長慶三年請罷戎鎮三表從之十月依前守司徒兼中書令)病不能朝以長慶二年十二月三日薨於永崇里第年八十(補注新舊史皆云年五十八)罷朝三日贈太尉賻之布粟(韓曰弘卒賻絹二千匹布七百端米粟千石)其葬物有司官給之京兆尹監護明年七月某日葬于萬年縣少陵原京城東南三十里楚國夫人翟氏祔子男二人長曰肅元其官次曰公武其官肅元早歿公之將薨公武暴病先卒(孫曰長慶元年十月公武卒)公哀傷之月餘遂薨無子以公武子孫紹宗爲主後汴之南則蔡北則鄆二寇患公居間爲己不利卑身佞辭(卑一作畢)求與公好薦女請昏使日月旣至不可得則飛謀釣謗(釣一作鉤)以間染我(染一作誅)公先事候情壞其機牙姦不得發王誅以成最功

定次孰與高下公子公武與公一時俱授弓鉞處藩爲將疆土相望公武以母憂去鎮公母弟充自金吾代將渭北(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以公武爲渭北鄜坊節度使十四年十一月以母憂去官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鎮渭北)公以司徒中書令治蒲于時弟充自鄭滑節度(使一有字)平宣武之亂以司空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李愿立牙將李岕爲留後充自義成節度使鎮宣武八月汴州將事斬岕降充入汴州詔加充檢校司空)自唐以來莫與爲比公之爲治嚴不爲煩止除害本不多教條與人必信吏得其職賦入無所漏失人安樂之在所以富公與人有軫域(軫一作畛)不爲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色問法何如不自爲輕重故無敢犯者其銘曰

在貞元世汴兵五猘(祝曰猘狂犬也自劉玄佐死汴州凡五亂○猘居例切)將得其人衆乃一愒(祝曰愒息也與憩同詩不尚愒焉○愒丘例切)其人爲誰韓姓許公磔其梟狼(磔陟格切)養以雨風桑穀奮張厥壤大豐貞元元孫(韓曰自貞元皇帝之孫憲宗)命正我宇公爲臣宗處得地所(處一作處得所)河流兩壖(祝曰壖江河邊地前漢坐侵廟壖爲宮○壖而緣切)盜連爲羣雄唱雌和首尾一身公居其間爲帝督姦察其嚬呻與其睨眴(祝曰睨眴眩也又目動貌淮南子睨焉與眴孫曰邪視也○睨音詣眴音荀)左顧失視右顧而跽(巨几切)蔡

先鄆鉏三年而堙槁乾四呼終莫敢濡常山幽都（補注常山成德軍幽都幽州也）孰陪孰扶（陪一作倍扶一作俘）天施不留（施一作旋地）其討不通許公預焉其賚何如悠悠四方既賡既長無有外事朝廷之治許公來朝車馬干戈相乎將乎（補注言官兼將相也）威儀之多將則是矣相則三公釋師十萬歸居朝堂上之宅憂（補注上謂穆宗）公讓太宰養安蒲坂（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出鎮河中）萬邦絕等有弟有子提兵守藩一時三侯人莫敢扳（祝曰扳引也春秋傳扳引而立之與攀同又晉班）生莫與榮歿莫與令刻文此碑以鴻厥慶（補注鴻大也）

柳子厚墓誌銘

韓曰公元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始自袁州召還此誌作於袁州公之誌子厚詳矣其祭文推許尤厚劉夢得祭子厚文曰退之承命改牧宜陽勒石垂後屬于伊人其後序其集曰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於文章少推許亦以退之之言爲然凡子厚之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方有退之之誌若祭文在夢得與子厚俱以文雅及誌其墓夢得則屬于公而不敢當公之文在當時爲儕輩所服如此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孫曰慶字更興河東解人）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孫曰慶仕周爲宜州刺史封平齊縣公）曾伯祖奭（樊曰慶子則則子奭字子燕）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孫曰永徽二年正月以奭同中書門下三品五年六月罷相貶象州刺史爲許敬宗等所搆就州殺之○高一作中）皇考諱鎮（韓曰則弟旦字匪德周中書侍郎旦子楷濟房蘭廓四州刺史楷子子夏徐州長史子夏子從裕滄州清池令從裕子察躬湖州德清令察躬子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孫曰鎮丁母憂服除吏部命爲太常博士鎮曰有尊老孤弱在吳願爲宣城令從之）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樊曰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曹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樊曰宗元作先友記鎮所厚者六十六人且曰先君之所與友天下之善士舉集焉）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樊曰貞元九年登第年二十一德宗問曰得無以朝士子冒進者乎有司以聞上曰是故抗姦臣竇參者耶吾知其不爲子求舉矣）嶄然見頭角（祝曰嶄嶄峯殊狀注險峻貌樊曰嶄何山石之巖若住石高貌○嶄士咸切又士減切）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校書郎（孫曰貞元十四年中此科以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藍田尉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韓曰前漢班有踔絕之能注高遠也○踔敕角切）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孫曰爲監察御史裏行）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祝曰順宗即位叔文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呂溫引納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敗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樊曰永貞元年八月憲宗即位貶叔文渝

州司戶參軍九月宗元與同輩七人皆坐王叔文黨同貶宗元邵州刺史十一月道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祝曰宗元既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鬱悼寫情叙事動必以文爲騷文十數篇覽者爲之悽惻）而自肆於山林之間元和中（補注元和九年末）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樊曰元和十年三月以永州司馬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則下一有將字）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

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補注東坡至廣州寄二子詩云蒙學柳儀曹詩書教與孫事本於此）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樊曰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至是執政有憐其才者欲漸進之悉召至京師諫官言不可用宰相武元衡亦惡之悉以爲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詔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爲郡蠻方西南絕域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爲永訣吾與禹錫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願以柳易播會御史中丞裴度亦奏曰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子爲死別良可傷上曰爲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宜有此言上良久曰朕所責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謂左右曰度愛我終切明日改禹錫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强笑語（韓曰詡詡人語也虛甫切）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

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音曳邊也）材不爲世用（一有而字）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一作解）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一作意）必不能自以力傳於後（力字下一有必致二字一作致必二字）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

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 任曰咸通四年右常侍蕭倣知舉試讓光賦裕心如水詩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人韓綰第八人告即子厚之子字用益綰即退之之孫 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 費一作資 河東裴君行立 孫曰元和十二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 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 終下一有焉字 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故昭武校尉守左金吾衛將軍李公墓誌銘

韓曰李道古曹成王皋之子新史附皋傳後道古巧于宦便佞頗下遊公卿間與博弈為不勝厚進所償略利者多得其歡心故少益美名詳見於傳而誌皆略之矣孫曰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墓誌銘也所以有褒無貶

公諱道古字某曹成王子 孫曰成王三子象古道古復古公舊銘曹成王皋碑 其先王明以太宗子王曹絕輒復封五世而至成王王諱皋有功建中貞元間以多才能能行賞誅為名至今追數當時 數所矩切 內外文武大臣成王必在其間公以進士舉及第 補注貞元五年登第 獻文與三十卷拜校書郎集賢學士四遷至宗正丞憲宗即位選擢宗室遷尚書司門員外郎以選為利隨唐睦州刺史遷少宗正 宗一作室非 元和九年以御史中丞持節鎮黔中 孫曰貞元八年十月自宗正少卿出為黔中觀察使 十一年來朝遷鎮鄂州 樊曰貞元十一年鄂岳觀察使柳公綽為飛語上聞會道古自黔中來朝即以為鄂岳沔蘄安黃團觀察使代公綽道古將道入其署公綽焯呈懼出則貴皆按李 以鄂岳道兵會平淮西 樊曰貞元十二年二月道古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守卒夜出驗女子以而諜發覺以出古衆多死於賊李聽守安州未嘗敗道古忌逐之又以度支饋餫權倖故賜不給其下怨怒戰不甚力故再入申不能下 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三年徵拜宗

正轉左金吾 轉一作遷 上即位以先朝嘗信妄人柳賁 賁一作泌下同 能燒水銀為不死藥薦之賁以故起閭閻為刺史不效貶循州司馬 樊曰憲宗晚好神仙詔求方士道古在鄂岳以貪暴聞恐獲罪乃求自媚貞元十三年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十月詔泌居興唐觀煉藥十一月以泌權知台州刺史憲宗餌其藥不効十五年正月帝崩杖殺柳泌貶道古為循州司馬 以疾卒于貶所 樊曰道古亦以服丹嘔血死 年五十三長慶元年詔曰左降而死者還其官以葬 韓曰長慶元年正月穆宗祀圜丘赦天下 遂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東都某縣 一本無其年九月一日葬七字 公三娶元配韋氏諱修修生子紘紘為進士舉 作一學 女貢嫁崔氏夫人隋雍州牧勛公 勛音云 叔裕

五世孫(祝曰叔裕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周)父士佺(且緣切)蓬山令次配崔氏諱蒍(祝曰白芷其葉謂之蒍○蒍乙角切又音約)生緯紹緯女會嫁鄭氏季毗夫人父昭嘗爲京兆尹(孫曰大曆三年五月昭自左散騎常侍爲尹)今夫人韋氏無子父光憲光祿卿其葬用古今禮以元配韋氏夫人祔而葬次配崔氏夫人於其域異墓公宗室子而貴富能學問以中科取名善自傾下以交豪傑身死賣宅以葬銘曰

太支於今(補注太支一作本支非太謂太宗也見曹成王誌)其尚有封(向一作亡)當公弟兄未續又亡其遷于南年及始衰雖黜不復(雄一作雖)而以喪歸海豐瀰瀰萬里千歲(祝曰言自循州歸葬京都)載其始終以哀表之

唐故朝散大夫尚書庫部郎中鄭君墓誌銘

(韓曰公在江陵與鄭群同官詩有鄭群贈簟即其人至是誌之)

公諱羣字弘之世爲滎陽人其祖於元魏時有假封襄城公者(樊曰鄭偉字子直西魏大統中封襄城郡公)子孫因稱以自別君其後也(一無上四字)曾祖匡時晉州霍邑令祖千尋彭州九隴丞父迪鄂州唐年令娶河南獨孤氏女生二子君其季也(一有君字)以進士(樊曰貞元四年舉登進士第)選吏部考功所試判爲上等(補注試判謂試書判)授正字自鄠縣尉(祝曰鄠縣屬京兆府)拜監察御史佐鄂岳使裴均(祝曰均字君齊河東聞喜人)均之爲江陵(樊曰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以殿中侍御史佐其軍(樊曰公時亦爲江陵法曹與羣同官)均之徵也(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召均爲尚書右僕射○之一作户)遷虞部員外郎均鎮襄陽(孫曰九月加均同平章事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復以君爲襄府左司馬刑部員外郎副其支度使事(補注爲支度副使)均卒李夷簡代之(孫曰元和六年四月以夷簡代均鎮襄陽五月均卒)因以故職留君歲餘拜復州刺史方遷祠部郎中會衢州無刺史選人頗行者宰相即以君應詔治衢五年復入爲庫部郎中行及揚州遇疾月餘以長慶

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春秋六十一卽以其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從葬於鄭州廣武原先人之墓次君天性和樂居家事人與待交遊初持一心未嘗變節有所緩急曲直薄厚疎數也(數音朔)不爲翕翕熱(補注詩翕翕訿訿世說謝安在東山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翕家門傾動人物此謂權門炙手可熱之勢而羣不爲也○熱一作然)亦不爲崖岸斬絕之行俸祿入門與其所過逢吹笙彈箏飲酒舞歌詼調醉呼(詼音恢)連日夜不厭費盡不顧問(一無上五字一云盡費不復顧問)或分挈以去一無所愛惜不爲後日毫髮計留也遇其空無時客至清坐相看(一作對)竟日不能設

食客主各自引退亦不爲辭謝與之游者自少及老未嘗見其言色有若憂歎者嘗列御寇莊周等所謂近於道者耶其治官守身又極謹慎不挂於過差去官而人民思之身死而親故無所怨議哭之皆哀又可尚也初娶吏部侍郎京兆韋夅女（韓曰夅京兆人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崔祐甫執政除吏部侍郎卒）生二女一男長女嫁京兆韋詞（孫曰詞字致用。詞一作嗣宗非）次嫁蘭陵蕭儹（子管切。一本作𧸖）後娶河南少尹趙郡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一人（一或作四）皆幼嗣子退思韋氏生也銘曰

再鳴以文進塗闢（孫曰再鳴謂進士及書判拔萃也）佐三府治譌厥蹟（補注三府謂鄂岳江陵襄州。蹟音迹）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樸絕瑕謫（渾胡本切。樸一作璞）甲子一終反玄宅（韓曰甲子一終即詩所謂春秋八十見也）

唐故朝散大夫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銘

（韓曰公諱戎元稹作神道碑而公誌其墓）

公諱戎字元夫（補注河中寶鼎人）其上祖懿爲晉安西將軍寶始居河東（樊曰懿避寇汾陰）公之四世祖嗣汾陰公（樊曰汾陰河中縣也開元十年獲寶鼎改名寶鼎縣）諱德儒爲隋襄城郡書佐以卒（祝曰德儒公八道寶贈禮部尚書）襄城有子二人皆貴（孫曰德儒二子寶積寶胤寶積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寶胤潁州刺史樊曰德儒隋廣州司馬生二子寶積潤州刺史寶胤少府少監）其後皆蕃以大而其季尤盛官至邠州刺史邠州諱寶胤有子九人皆有名位（樊曰寶胤子九人綜紳絢綜綸紘緒緯紳秦州都督絢好畤令緄滑令纁祠部郎中紘華州刺史縉和州刺史繪金部員外郎見世系表）其最季諱謙（依世系表當作謙）爲河南令以卒（孫曰贈給事中）河南有子四人其長諱同卒官湖州長史贈刑部尚書尚書娶吳郡陸景融女有子五人（補注五子人丹戎放助）皆有名蹟其達者四人（樊曰人溫州刺史丹盧州刺史戎浙東觀察使放江西觀察使）公於倫次爲中子仁孝慈愛忠厚而好學不應徵舉沉浮閭巷間不以事自累爲貴（孫曰戎少有學將不求聞達居於毗陵之陽羨山年四十餘不易其操陽羨即常州）

常州刺史李衡遷江西觀察使日（一無日字）曰州客至多莫賢元夫吾得與之俱足矣即署公府中職公不辭讓（韓曰李衡爲常州刺史能以禮下戎貞元八年二月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爲從事使者三返乃起）年四十餘始脫褐衣爲吏衡遷給事中齊映自桂州（桂一作睦）以故相代衡爲江西（故一作宰）公因留佐映治（孫曰貞元八年六月以桂管觀察使故相齊映代衡鎮江西召衡爲給事中映表戎留之）映卒（孫曰貞元十一年七月映卒戎復歸陽羨）湖南使李巽福建使柳冕交表奏公自佐詔以公與冕（孫曰貞元十一年三月以柳冕爲福建觀察使表戎爲判官）在冕府累遷殿中侍御史（冕下一有至字）冕使公攝泉州冕文書所條下有不可

者公輒正之晃惡其異於己懷之未發也（祝曰戎編泉州刺史事貞元中龍重方鎮方鎮喜自用不用朝廷法戎在郡遵朝廷令不從晃所自用者晃惡之）遇馬
揔以鄭滑府佐忤中貴人貶為泉州別駕晃意
欲除揔附上意為事使公按置其罪公數曰公
乃以是待我我始不願仕者正為此耳不許晃
遂大怒因公於浮屠寺而致揔獄事聞遠近值
晃亦病且死不得已俱釋之（孫曰馬揔佐鄭滑府監軍薛盈珍欲奪姚南仲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以南仲直盈珍怨誣奏揔貶泉州別駕晃欲除揔以附盈珍使戎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謂此耳不肯從晃遂白其事晃怒繫按引戎入戎比引者曰見賓客乃爾乎由東廂進晃度未可強揖而去置戎於佛寺環兵會之累月戎終不屈杜南節度杜佑聞之以書責晃會晃病戎遂得脫辭歸江湖間）
晃死後使至奏公自副（樊曰晃卒閻濟美代晃使福建留備聞其事奏戎為團練副使）
又副使事於浙東府（樊曰濟美使浙東戎又副之）轉侍御史元
和四年徵拜尚書刑部員外郎（樊曰給事中穆質有直氣愛戎稱於朝因拜刑部員外郎）遷河南令（樊曰出笑利權詩鎮州所遣吏迎逆晃不及治道南駐戎境內按故無所治迓留守卒把令者縛置獄留守怒遠將縛出之不與）歷衢湖常三州刺史（孫曰還衢州刺史初到視前刺史所為皆使俗戎所然無所改不周月而戎政或毀刺湖州其最遠人者疏塘河水瀦遊壅不能負舟戎濬之百餘里）所至以廉貞寬大為稱朝廷嘉之元和十
二年正月二十二日拜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浙東觀察使至則悉除去煩弊（樊曰正月以戎帥浙東所部州獨酒禁若有罪當死未貢先審者死戎弛其禁）儉出薄入以致和富部刺史

得自為治（補注部刺史謂部中刺史）無所牽制四境之內竟歲
無一事公篤於恩義盡用其祿以周親舊之急
有餘頒施之內外親無疏遠皆家歸之疾病去
官長慶元年九月庚申至於蘇州以病卒春秋
七十五（孫曰天寶六年）奏至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
侍使臨弔祭之士大夫多相弔者（大夫一作人字）以其年
（其一作明）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偃師先人之兆次以
韋氏夫人祔公凡再娶先夫人京兆韋氏後夫
人趙郡李氏皆先卒子男二人曰沂曰洽長生
九歲而幼七歲矣女四人皆已嫁愈既與公諸
昆弟善又嘗代公令河南（樊曰公嘗令河南愈與薛為代）公之葬
也故公弟集賢殿學士尚書刑部侍郎放（樊曰放字達夫貞元七年登第戎死時為尚書刑部侍郎後典江西觀察。刑部一作兵部）屬余以銘其文曰
薛氏近世莫盛公門公倫五人咸有顯聞公之
初志不累以事俛俛以隨亦貴於位無怨無惡
中以自貴不能百年曷足謂壽公宜有後有二
稚子其祐成之公食廟祀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seal]

墓誌銘

楚國夫人墓誌銘（韓曰夫人許國公韓弘妻也夫人之葬公武尚存表不著許國所以是年十二月薨而公武已先死文許國之誌詳焉）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一無今字）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樊曰許國公韓弘也）前鄭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父太尉劉公之甥。（孫曰劉玄佐之甥。一本父作又）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賛賀事皇姑齊國太夫人（祝曰太夫人弘母劉氏也玄佐之妹）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孫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弘遣其子公武領宣武兵二千人隷李光顏討蔡十二年冬蔡州平十一月以公武爲鄜坊丹延節度使）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鄭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斵起之

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諭勉固守不變天子嗟歎之（孫曰公武執喪不變元和十五年正月以弘弟充代公武爲節度使）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盖出宗周（韓曰元和姓纂云翟黄帝之後代居翟地後爲晉所滅）璜顯於魏以佐文侯（韓曰史記魏文侯謂李克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卽翟璜於魏文侯所進者西河之守西門豹樂羊李克屈侯鮒等五人文侯皆臣之）高陵相漢（樊曰成帝永始二年十一月以翟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二月薨）義以家酬（韓曰王莽居攝元年九月方進子東郡太守義舉兵誅莽十二月兵敗死莽發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屍夷三族誅及種嗣）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孫曰河東言汴河也弘在宣武凡二十一年元和十四年秋自宣武入朝須留京師八月拜司徒兼中書令其冬妻翟氏卒於鄭州。公一作父）子在鄜時（孫曰鄜坊丹延節度治鄜州史記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祭白帝今之鄜州蓋取名於此）爲王屛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又駟雕軒往來有煒莫貴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迄今孰盛與夷（祝曰夷等也）用昭硏畜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樊曰公嘗有送竇平從事序云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合東都之交遊能文者賦詩以贈之以此司業公也惟序稱殿中侍御史而洪不載若可疑焉然誌言兩佐東都留守則序所謂合東都之交遊即謂司業明矣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程曰字貽周京兆金城人）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一有至公之三字）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世（一作代）仍襲爵名（樊曰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壽陵子懷宣伊州都督懷貞子紹同昌郡司馬皆襲封西河公同昌郡扶州）同昌諱紹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樊曰叔向字遺直以詩自名與常袞善大曆十二年四月袞平章事用叔向爲左拾遺內供奉十四年閏五月袞貶河南少尹叔向出爲溧水令○溧音栗）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樊曰叔向五子常牟羣庠鞏皆工詞章爲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羣新史有傳牟等附焉）孝愛謹厚（一作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孫曰貞元二年進士）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郎中（檢校下一有虞部二字）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補注牟生於天寶八年）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任曰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兆塋域也）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遲音稚）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藝皆曰莫先賓生于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李曰高字公頤滄州東光人曾祖恕己南陽郡王恕己子□東淮陽太守建康子高貞元初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有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孫曰貞元二十年六月昭義軍節度使李長榮卒）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孫曰貞元二十年八月以昭義兵馬使盧從史爲節度使）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轝歸東都（祝曰轝舁車也呂氏春秋下轝而封負石之後於祝崩漢皇后轝輦字音轝）從史卒敗死（孫曰元和五年六月從史爲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所縛送京師貶驩州司馬卒）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益多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樊曰貞元二年九月以吏部尚書崔縱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推官）後佐留守

司徒餘慶（樊曰元和五年六月以河南尹鄭餘慶爲東都留守奏牟爲府判官）歷六府五公（樊曰牟初爲東都留守推官至河陽昭義從事再爲留守判官）文武細鉅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一有者字）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與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部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一作蓋）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音拱）常進士（補注常字中行大曆十四年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樊曰羣字丹列以處士隱居毗陵貞元十六年十月吏部侍郎韋夏卿爲京兆尹薦羣徵拜左拾遺）自吏

部郎中拜御史中丞（樊曰元和二年正月以武元衡同平章事鄭絪罷代己為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孫曰元和三年十月貶黔中觀察使八年四月遷容管經略使九年召還至衛州卒）庠三佐大府（樊曰庠字冑卿貞元二十一年五月韓皐出鎮武昌奏庠為推官元和三年二月皐移鎮浙西以庠為副使又為宣歙副使）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韓曰鞏字友封元和二年登第）以御史佐淄青府（孫曰元和十四年三月以薛平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表鞏自副）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一作好學善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少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補注公大曆三年生至是年五十五故云少公十九歲少或作以非）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視一作事）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祝曰哀元年左氏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夏以再家竇為氏（祝曰后緡生少康克復舊物少康二子曰杼曰龍龍留居有仍故為竇氏）聖懼旋河犢引比（樊曰龍六十九世孫為鳴犢史記云孔子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而漁則蛟龍不游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丘哉旋河謂至河而旋也引比引以為比○犢作瀆非）相嬰撥漢納孔軌（樊曰鳴犢七世孫曰世世子嬰字王孫家觀津漢武帝建元六年六月為丞相軌法也言撥去亂政納之於法韓曰竇太后從兄子嬰相武帝太后好黃老而嬰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且云撥漢納孔軌蓋謂嬰斥漢家黃老之習而納之孔子之道莅）

氏所謂納於軌物前漢叙傳所謂伏周孔之軌躅也○撥一作發）後去觀津（觀音貫）而家平陵（韓曰世弟邑邑子充徙居清河充子廣國字少君孝文皇后之弟廣國子誼誼子賓宣帝時以吏二千石徙扶風平陵）遙遙厥緒（樊曰何蕃為吏部有姓閔者求官自曰子騫後昌寓笑曰遙遙華冑遙遙乎出此）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于幽刻（一作石）

唐故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補注孔戣新舊史皆有傳）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戣（孔曰孔子後三十五世曰務本為東光令務本子如珪海州司戶如珪子岑父著作佐郎岑父五子載戡戣威戢）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孫曰長慶二年以戣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孫曰長慶三年戣累表請老）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樊曰詔戣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漢孔徵士故事）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吾君年至（一本無至字）一宜去（洪曰貴取龔勝邴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事今大夫年至矣補注禮大夫七十而致仕○或作宜去無一字）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一作中）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補注阡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

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數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數音朔數與下本有孔戣二字戣為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補注建中元年戣第進士佐三府孫曰貞元十六年四月以鄭滑節度行軍司馬盧羣為節度使表戣為判官九月羣卒戣攝留務監軍楊志謙謀自將衆皆恐戣遂志謙至府與對榻卧起示不疑志謙懾服不敢動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

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樊曰戣為諫議時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貲抵死吐突承璀坐厚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憲宗意投匭上言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劾奏涉結近倖營間上聽有詔斥涉峽州司馬加皇太子侍讀孫曰元和六年十月以戣為皇太子諸王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韓曰戣為給事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寢不下情陵崔易簡殺從父兄搆狀貝京兆尹左右三綱其情戣抗論正殺少和殺易簡奪尹三月俸一本無此句尹字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一無上三字改華州刺史孫曰元和九年六月以戣為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明年歲貢海蟲淡菜蛤蚶祝曰蛤蜂蛤也說文蜃屬有三皆生於海千歲化為蛤秦謂之牡厲一曰百歲燕所化魁蛤一名復累老服翼所化蚶蚌屬爾雅曰魁陸本草云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其理五味自充庵休芸○蛤音閤蚶呼甘切可食之屬

食無可二字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郡令皆外按小兒一郡音主外按一作並外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郡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孫曰元和十年二月以李絳代戣為華州以戣為大理卿○而以一作而自又州行自一卿刺史二字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樊曰元和十二年十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宰相請裴度曰吉論罷蚶菜者誰歟今安在是可為戣來之度以戣對度戌以戣為節度使約以取足孫曰戣與正清儉請御史律料之外絶其取索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韓曰戣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婚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入百兩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韓曰少水岸浚處破纜舟石與可同○碇丁定切始至有關貨

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賄一作財公皆罷之絶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或無有字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日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韓曰先是屬刺史俸率二萬又不時給皆取部中自衣食戣至倍其俸約不得為貪暴稍以法繩之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傳為奴傳一作傳公一禁之有隨公之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訟一作告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張曰公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孫曰元和十四年容

官經略使陽旻桂管觀察使裴行立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上從之與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一作顧）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爲況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耳一作自相怨恨而散焉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孫曰元和十四年十月安南軍亂殺都護李象古并家屬部曲皆遇害）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孫曰十五年七月行立旻相繼卒○數月一作數日）嶺南囂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自常行官吏刻石為詞美之（詞一作詩○事見本集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曾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又云明年祀歸即十四年又云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五年也按退之以十四年貶潮州冬至袁州則十五年已移袁州矣舊史云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潮州作詩美之其說盡誤）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補注十五年九月壬午拜）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户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貿四門博士遵孺遵憲遵裕（史作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祝曰隋後官至宰相唐史有傳）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戡戢職（樊曰以世系表考之戣父生戡戢戣職威戣給事中生溫貿溫孺溫憲溫裕戡贈義節度判官戢庫部員外郎以博考之溫裕仕為天平節度使戢京兆尹與表不同誌謂戣兄弟五人而表又有戣誌云遵孺遵憲遵裕傳云溫孺溫裕表又悉以遵為溫當考○戢音職）公於戣為第二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孫曰長慶元年正月戢自湖南觀察又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祝曰河陰縣名屬河南）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三十八（韓曰一本云孔卅八字蘇合切說文作卅俗作卅又一本云孔子卅三十八前之說則音字後之說則加字皆非文意孔戣三十八於理自暢拘字之偶并古也）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曰一作自）寡笑與言其尚類也（一作耶）莫與之倫（祝曰倫比也○一本作莫之與倫左傳所謂莫之與京也）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銘

（補注邵氏聞見錄曰孔子作經使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法固不知也獨韓退之作王仲舒碑又作誌蘇子瞻作司馬君實行狀又作碑其事同其詞各異庶幾知之矣碑見三十卷○一本無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公諱仲舒字弘中(孫曰井州祈人)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孫曰仲舒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十年(嚴曰按王弘中碑云貞元初策拜左拾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墓誌則曰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延齡讒毁陸贄等坐貶與城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守延英上疏論墓誌以十年長矣)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户叅軍改蘷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硤州刺史遷㢕州未至丁母憂服鈌改婺州蘇州刺史(改一作除)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樂一作宜)

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閒間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仲舒履歷事跡並見三十三卷碑注)至則奏罷摧酒錢九十萬(十或作千)以其利丐貧民(丐一作與)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一無文字)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禁一作學)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出野(出一作山)去浮屠老子象(去一作立)以其誑丐漁利奪經人之産(經一作端)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

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孫曰長慶三年十一月以前尚書左丞薛放代仲舒鎮江西)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遺逸而貶及知制誥(知一作在)盡力直友人之屈(洪曰友人孟簡馮宿尹京兆為御史中丞李夷簡同時江西高職臨賀罰云云屈一作寃)不以權臣

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户口亡十七八(一無口字)公居五年(一無公字)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輙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閑閻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悉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一有諱字)玄暕(一有簡字)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某(一作及)蘷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工一作吏)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

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泂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 孫曰仁師字行輿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世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劉禹錫皆爲仁師撰高陵遺愛碑 次女壻李行修 孫曰元和四年行脩登第○一作行脩 尚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 一作大 又剛以嚴 又一作以 哲人之常 哲一作若 愛人盡己不倦以止 止一作正 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最一作撮 萬世之藏

唐故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此篇闕

君諱繼祖 樊曰繼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嗣續繼統當見國史補 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 補注王名燧字洵美 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 樊曰燧二子彙暢暢娶盧氏生二子長敦次繼祖集注按傳暢贈太傅此云贈太師暢贈工部尚書公元和九年爲其大父作墓誌亦云贈工部尚書此云贈太子太傅豈其後累贈至此耶 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

始余初冠 孫曰貞元三年公年二十 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存以故人稚弟 樊曰貞元三年平涼之盟燧與渾瑊偕會時以燧中侍御史爲判官死焉其年罷兵燧奉朝請京師弇公之兄也 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 補注軫閔也 賜食與衣 祝曰孝經君子閔人之寒則衣之閔人之飢則食之○食音嗣衣去聲 召二子使爲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 祝曰姆女師也儀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姆莫補切又莫豆切 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可憐 補注曰可憐舊作可念按世說云王丞相以青碧臺中觀有兩三兒騎羊皆端正可念○眞寶公亦有用玉雪可念語 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 一有巖谷二字 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 補注謂莊武王燧燧身長六尺二寸 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 補曰碧梧以鸞鵠停峙於竹梧之上 能守其業者也 補注少傅暢 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 補曰茁草初生貌音竹律切○茁鄒滑切又側劣切 稱其家兒也後四年吾成進士 樊曰公自貞元八年登第 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 樊曰十一年五月公東歸河陽八月燧卒 後十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少傅卒哭之 樊曰元和五年暢卒自貞元十一年至是凡十六年○而一有分符二字 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 孫曰長慶元初繼祖卒年卌 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一作但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曰紹述卒且葬皆無年月[illegible]以紹述作銘[illegible]獨[illegible]乃長慶[illegible]五月日而公卒以[illegible]十[illegible]月[illegible]有[illegible]補注後山[illegible]叙[illegible]退之為[illegible]樊文其銘出於司馬子長為長卿傳如其文雖其過之故兼之也

樊紹述既卒且葬 孫曰紹述河中人 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 一無書字 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 一無又字 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 一無銘字 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又十九 樊曰今以藝文志考之皆有其目魁紀公銘賦詩亡焉所謂表牋狀策等文凡二百九十一篇曰樊子示師集二百九十一卷數同而以卷為篇疑誌之字誤也○一本又字作一 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己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 洪曰國史補云元和之後文筆則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退之作樊墓誌稱其為文不剽襲觀絳守居園池記誠然亦太奇澀矣本朝王晟劉忱皆為之注解始得粗通經眼頭耳等語皆前人所未道也補注歐陽公跋絳守居園池記云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奇怪至於如此又詩曰嘗聞紹述絳守居偶來登覽周四隅異哉樊子怪可吁心欲獨去無古初窮荒探幽入無有一語詰曲百盤紆號云已出不剽襲句斷欲學盤庚書太古 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 負載也 放恣縱橫 縱子容切 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 孫曰言道止如是也 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 樊曰元和十五年正月憲宗崩宗師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 還言其帥不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 一無出字 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下 一作命且日下 遂病以卒 一作遂以病卒 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 字安時 孫曰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其官 孫曰興元元年正月樊澤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貞元二年閏五月徙鎮荊南八年二月自荊南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九月卒于鎮贈司空 祖某官諱泳 樊曰泳試大理評事累贈兵部尚書 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 孫曰開元中泳舉草澤科建中元年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元和三年四月宗師舉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 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 補注聲字疑衍 天得也 一作天 無得也 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一有來字

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 賊一作賊 後皆指前公相襲 孫曰公然相襲 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絕塞 孫曰徂往也 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故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郱（薄經反）字某雍王會之後（孫曰會當作繪大祖昺皇帝之第五子也為隋夏州總管○雍於容反）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追王之王字音旺）王曰雍王長平王（孫曰繪子贊贊子道玄武德元年六月封道玄淮陽王追封繪曰雍贊為河南王）淮陽生景融（孫曰五年十月道玄與劉黑闥戰于下博道玄戰沒無嗣以其弟道明嗣為淮陽王代鄭州刺史生景融○一本作辰生淮陽王淮陽王生景融）景融親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思一生炅（魚又切）比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炅為蜀州晉原尉生公未晬（孫曰子生一歲曰晬又周年也○晬祖對切）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孫曰郱天寶八年生）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常默默獨處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四五（一無年字）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凛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嬌（一作嬾）浸傳之聞諸父（一作浸傳聞之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邪迎歸而坐問之應對橫從無難（從音蹤）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語一作謂）一為汝得師（一作吾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覩以朝邑員外尉選（孫曰選謂選於吏部）貧人真卿（樊曰魯郡公顏真卿為吏部侍郎）第其所試文為上等（孫曰試書判拔萃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曰

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為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孫曰元和十年十月鄭餘慶為河南尹）拜南鄭令（蒲在南鄭與元屬縣疑此處有脫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慙其庭中人曰令辱我令辱我（一無三字）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孫曰陝州為大都督陪備中行辟佐其有）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某月丙辰（俗本無某月字）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支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暐有功中宗時（樊曰長安四年六月玄暐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神龍元年正月率羽林兵誅張易之昌宗迎太子監國其為中宗）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主簿其嫡激鄠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樊曰漢字□紀元和七年進士時為監察御史[illegible]）渥洸潘（[illegible]渥字經野洸字□武潘字子及○[illegible]洸音光）皆進士（樊曰舊史漢弟渥洸潘皆登進士第邠大中初為禮部侍郎）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

繼韓氏婿也（補注漢即公婿）故予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今多孫子將復
其祀（一作廟）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
墓誌銘（樊曰張徹為范陽府監察御史以節死張弘靖也誌不以弘靖姓名但書曰帥者諱之也耳）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祝曰徹中進士第在元和四年）累官至范
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
丞（祝曰元和十五年十二月牛僧孺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
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
父子繼續不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幽州節度使劉總請去位三月以總為天平軍節度使以宣武軍節度使張弘靖為幽州節度使代總）孤
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乃遷殿
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
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
侮辱轢蹙我事（轢音歷）無罪無庸殺置之帥所居
（樊曰長慶元年七月幽州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於薊門館殺判官韋雍張宗元崔仲卿鄭塤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等取朱滔子洄為留後以徹長者不殺置之於薊門館）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
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
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
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
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一無與）
（一作以）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
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元濟斬於獨柳樹十四年二月師道為其兵馬使劉悟所殺）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
狗鼠鴟鵶（樊曰唐史書徹事大抵出公此誌其所書罵賊語凡削六字改一字潤削固史氏事然而改緩為龍則不若公語且有來處此前漢陳餘所謂以肉餧虎也）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
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
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
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
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補注鄆曹濮節度使馬總也）為之選
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
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舡
轝（音預）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一作三年）四
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
復亦進士（孫曰元和元年復中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
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褥薄厚節其飲食而
匕筯進養之（一無養字）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
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嚴曰空青山出銅處雷精熏則生空青腹中空如楊梅者勝雄黃出武都山塊方數寸明徹如雞冠者佳）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

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飢
色祖踐某官父休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祝曰雲卿
之謙汴州開封尉某之女祝曰俞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
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群女
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顏以行子揭揭也揭音朅噎噎以為
生噎一結切 喑於金切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
以為兵用不折鈌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厲謂嚴
也○厲協韻音列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
肖者之呾也○呾相呵也 呾音怛

故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補注公室盧氏之母夫人苗氏也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孫曰上黨長子縣人曾大父
襲夔贈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樊曰以宰相卅
系考之襲夔生殆庶殆庶生如蘭音卿葉諱襲夔殆庶所贈官類皆卿任至宰相而贈也父如蘭仕至太
子司議郎汝州別駕樊曰此云別駕而表云永王府諮議參軍當以此為正夫人年
若干嫁法曹盧府君一作嫁范陽盧府君下無有府君二字諱貽有文章德行
其族言盧氏之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夫人生能配其賢歿
能守其法男一人於陵渾女二人皆嫁為士妻韓曰夫人長女壻河南蘇氏主
簿唐充次士公其季女壻也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

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七月一作八月祔于法曹府
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為其
誌銘其一作之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
夫人是一作載載穆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
于行一作乃及于行克媲德門媲匹詣切 克一作先肅其禮容一作為禮
一作禮豐裕其為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
介介其守循道不違厥聲彌邵一作既克其家敬聞愈邵三女
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傚歲時之嘉
嫁者來寧累累外孫累力追切 一本作纍纍有攜有嬰扶

牀坐膝嬉戲讙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歉于
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
與為儔刻銘寘墓寘一作誌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韓曰參軍李翺習之之祖習之嘗自為其皇祖實錄其行治皆如誌所書翺之實錄終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翺欲傳著文章不足以稱頌道德光耀來世是以頓首欲假辭於執事者亦惟不吝其賜而為之傳焉意翺乞公銘之辭也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翺合葬其皇祖
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
孫曰夫人父球充鄆滑三州刺史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

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詞曰

由凉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孫曰凉武昭王名暠字玄盛晉安帝時自稱西凉公在位十七年子翻字士業也車騎將軍祁連酒泉晉昌太守翻子寶字懷素鎮北將軍寶子沖字思頎後魏孝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沖暠曾孫也今云六世誤矣○凉一作梁者非是）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孫曰沖子延寔字禧都督青州刺史延寔子彧字子儒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子挺孜襲）由侯至于貝州凡六世（孫曰挑枝玄孫詔諮議參軍詔子楚金○一作封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孫曰楚金伯兄惟植楚金事之如父在每事必請惟植曰汝年亦長矣每事必顧我何爲楚金曰不請非不能爲此也不請乎人心其請如初見實錄）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孫曰姒惟植之妻鄭也○一作姒非）其於家不敢自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按一作惡嚴曰李習之皇祖實錄云刺史嚴正誨）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一有而字）胥其出擊之（一本胥作需無其字）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杖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樊曰實錄貝州刺史嚴正誨數官百姓舊不樂其政將俟其出以瓦石擊之何楚金請錄事參軍乃如之何楚金於是集小吏百餘人皆持兵無兵者皆持朴埋長木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出觀者殺大木下及正誨出百姓莫敢動）後刺史至加禮擢任貝州由是大理（樊曰後刺史至委政楚金吏皆務請告貝州於是大治）其葬曰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于貝州一本無貝字一本無州字）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補注說文壙塹穴）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補注說文窆葬下棺也周禮及窆執斧甚也○窆陂驗切）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五世仕不遂（一無五字○一作仕不遂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孫曰惟植子五人衡其第二子也正元十七年自常州刺史鎮湖南八年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翺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樊曰甚文字出左傳楚子西曰先又甚文觀翺實錄亦可見其甚文矣曾直詩云習之實錄葬皇祖誌文如在有正色云二六○一本無固字）

文廿四

十

處士盧君墓誌銘

（韓曰公前銘盧君夫人此又銘其子於陵）

處士（一本有處君字）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牽捽之（祝曰捽擊也○捽昨沒切）法曹爭尤彊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孫曰貽娶苗氏太師晉卿兄如蘭之女有子二人於陵卑女三人長嫁崔沈幼適公）讀書學文皆不待彊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

閔不忍去時歲毋夫人旣終孫曰貞元十九年四月四日苗氏卒年六十九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𠫊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一或作十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𠫊士妹婿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材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臧子獨迎其凶兹命也耶兹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一本作于下同余兄孫壻也年四十八孫曰干大曆元年生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一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樊曰元和十年干中進士第年四十爲鄂岳從事樊曰十一年李道古爲鄂岳觀察使辟干爲從事遇方士柳賁一作泌從受藥法服之往往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孫曰說文鈆青金也一曰錫之類按中爲空按字上一有以杭二字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傳者耳聞一作耳相聞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誡工部尚書歸登孫曰登字冲之元和十四年六月爲工部尚書殿中御史李虛中補注虛中字常容刑部尚書李遜孫曰遜字友道長慶元二年正月拜刑部尚書遜弟刑部侍郎建補注建字杓直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孫曰簡字幾道元和十三年五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工部尚書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孫曰坦字保衡元和八年五月除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旣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

其裀席得水銀一作其茵席皆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孫曰元和十五年六月登卒殿中疽發其背死孫曰元和八年六月虛中卒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爲藥誤孫曰長慶元年正月遜卒其季建一旦無病死孫曰長慶元年二月建卒襄陽黜爲吉州司馬孫曰元和十五年三月簡貶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樊曰是歲九月公自袁召還爲國子祭酒襄陽乘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棗肉爲丸服之別一年而病有家人至一作有其家人至訊之曰前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孫曰長慶三年十二月簡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及金

吾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樊曰道古因皇甫鎛薦柳賁于憲宗賁治丹劑憲宗服之遂棄萬國穆宗即位以賁付京兆府決死道古貶循州司馬元和十年九月亦以藥死貶所此可以爲誡者也嚴曰石山詩話云退之爲李干誌叙當世名貴服金石藥欲生而死者數輩著之石藏之地下此豈爲一世誡耶而竟服藥死故白傳云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是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也五穀三牲補注下文云豚魚雞是也鹽醯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醯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補注孔毅夫雜説云張籍哭退之詩云爲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第白樂天思舊詩云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於女妓乎作李博士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黄耶又後山蹇哉行邪云韓子作誌還自屠白笑未竟人復呼正謂此耳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墓誌

盧渾墓誌銘補曰渾河南法曹參軍第二子而公妻弟也歟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弟兄一作後有弟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于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注詳本篇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爲桂州刺史嚴曰新史云弓高侯頽當爲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稜其後居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徙居九門生茂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生晙晙生仁泰仁泰生數素樊曰唐史世系表及李太白武昌宰韓君去思碑並云叡素桂州長史皇甫持正誌公墓及神道碑明同而此云刺史其字誤矣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集注桂州四子仲卿少卿雲卿紳卿也李大白碑亦言桂州君四子名諱長少皆與此誌合獨世系表云桂州君七子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表以晉卿爲長而紳卿爲元子表作升卿季卿最季而誌作紳卿誌又云嘗爲揚州錄事參軍而表云京兆府司錄參軍公仲卿之子而紳卿姪也寧有叙其家世而故誤耶當以誌爲正事故宰相崔圓孫曰上元元年二月以崔圓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曰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

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破豪家水碾奴箭切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岌桂州君之孫司録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奇壯而强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男曰家女曰都皆幼初君樂虢之土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于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洪曰疑有闕文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韓曰此誌及柳公綽誌皆以韓俞爲開封尉唐宰相表以爲令史誤也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開封尉諱俞之女俞娶趙氏生二女樊曰二女長即況妻次嫁張徹三男樊曰三男無競昭餘州來並世系表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資業喜酒色狗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愈孫曰公父仲卿卿即雲卿之兄也○一本無弟字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孫曰元和元年況中進士第是歲公以好好適況況進士家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孫曰正元六年好好生至是元和十一年卒年二十七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一作其從父弟愈於時爲中書舍人孫曰是歲正月公爲中書舍人五月降爲右庶子爲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樊曰世系表老成二子昶大理丞滂寶雞丞按此誌云滂年十九死蓋未嘗仕也表復誤矣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孫曰王名茂滂九世祖也滂父老成孫曰老成公兄介之子厚謹以文爲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祝曰湘滂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

爲伯父起居舍人後祝曰舍人名會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軌一作範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作文作一作辭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奇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於爲人亦然既數月一作日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孫曰滂正元十八年生吾與妻孫曰公妻高平君盧氏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里孫曰

（宜春袁州。㳂失公量移袁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卒。○一本作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

銘曰

天固生之耶（一作天固生耶一作天生之耶）偶自生耶天殺之耶其偶自死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柰何

女挐壙銘

（韓曰公貶潮州挐道死商南層峯驛旁之山下至是尹京兆乃發其喪歸葬于河陽世墓之次）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女挐（音如又女加切）愈之少為秋官（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為刑部侍郎）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南海揭陽之地（孫曰十四年正月公上佛骨表坐貶潮州其地在漢南海之揭陽）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挐年十二在病（一作病在席）既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又一作父）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孫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挐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之女挐死當元和之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孫曰韓氏之先皆葬河陽）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大守景柔八世孫（孫曰景柔為蘭陵太守南州刺史景柔子元幹）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孫曰晉卿兄如蘭之女詳見苗夫人誌）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率相休璟曾姪孫（孫曰長慶三年七月以休璟同下章事四年八月罷神龍元年四月復相二年二月罷景龍三年十二月復相景雲元年七月復罷）出鄭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卒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爰一作莫歸一作其）九子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倖身恥其柰何刻銘墓石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樊曰唐志喪服有為乳母緦者其服緦麻韓曰葬乳母且為之銘自公始）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為于偽切）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孫曰大曆三年公生五年而八公父仲卿卒此云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未詳嚴曰退之祭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此言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是雖入三歲而未及兩周也）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

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韓曰公第在正元八年）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愛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病卒三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祝曰窆下棺也○窆彼驗切）且刻其語于石（語一作誌）納諸墓爲銘（一有矣字）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瘞破硯文（樊曰李元賓硯公爲之文公與元賓皆正元八年進士也）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孫曰褒斜地名）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識音志○一作贊而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補注全謂其未破特）毀不忍棄理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洪曰退之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予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源出於莊周寓言舊史云愈作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紕繆者天下有識者固少而信史所見如此可發一笑樊曰李肇國史補謂公此傳其文尤高不下遷史議者以謂此傳似太史公筆）

毛穎者中山人也（孫曰中山國名今定州）其先明眎（韓曰盧眎兔曰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孫曰卯於十二辰爲兔）死爲十二神（孫曰十二神謂子丑寅卯之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藏用曰兔望月而孕自口吐子故）

[stamp]

（謂之兎兎世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䨲（補注論衡曰兎舐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而出名曰䨲〇䨲芳万切郭云俗呼曰䨲䨲乃侯切又廣雅云䨲兎子）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恒娥（嚴曰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切而奔月恒娥羿妻也）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一作或云）居東郭者（一有號東郭三字）曰㕙（音逡又音俊）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祝曰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㕙者海内之狡兎也盧逐㕙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〇鵲晉鵲宋之良犬）醢其家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嚴曰恬秦時蒙驁孫者）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孫曰秦爵商鞅所制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〇一本作左右庶長）與軍尉（祝曰軍尉軍中尉史）以連山

筮之（韓曰周禮三易之法夏曰連山）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祝曰趺足跗晉楊泉賦伏以虎趺〇趺音夫）獨取其髦（張曰髦長髦也）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補注括地志云章臺秦宮名）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孫曰管城在今鄭州）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孫曰九流謂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家流）

百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屠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孫曰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孫曰秦始皇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呈不得休息石百二十斤也）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乃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

稽褚先生友善（補注洪駒父云韓文公傳毛穎以文滑稽然與穎遊者褚先生陳玄陶泓功不在穎下夫公不為立傳乃為補亡云）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一作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嘻一作喜）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孫曰僖二十四年左氏富辰之言戰國時有毛公毛遂樊曰遂趙人平原君之客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爲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孫曰杜預左傳序云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一有與字卒見任使一作始以俘見卒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疏秦眞少恩哉子厚有讀毛穎傳後題見外集二十一卷此不復載

下邳侯革華傳祝曰下邳縣名史記舜耕于下邳在漢屬東海郡舊本無革華傳獨歐陽公始錄之樊曰按今諸本毛穎革華二傳聯載然毛穎傳見於李漢序子厚集李肇國史補及舊史公傳獨革華傳無聞大抵擬毛穎傳而爲之其不及遠甚樊因誌銘曰才命論稱張燕公革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託故其辭多鄙淺則革華傳非公之作矣補注陳長方云下邳侯革華傳是後人擬作退之傳毛穎以文滑稽耳正如伶人作雜劇出一作諢語諧謔皆笑此語豈出韓耶又宋景文筆錄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原道等詩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後輩下邳革華傳足判其誤矣。邳貧悲切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孫曰隴西取田隴之義三十六代祖守犍爲祝曰犍爲郡名史記以犍居延切黃帝時以力見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孫曰書放牛于桃林之野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一無而加二字華父犨祝曰說文云犨牛息声一云牛名。犨赤牛切生五年龔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樊曰臺在蘇州越絕書云吳王夫差起姑蘇之臺三年乃成高見三百里此所言長樂姑蘇但取酥酪之乳所成者皆詩所謂有覺德行者也犨因引重輕車使一作引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轘轅之下轘胡貫切主上嗟悼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一本而一作以一本無之字其支派分離散在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爲性堅勁屈強屈渠勿切強居亮切難以直繩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稍稍得成其名一無其字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焉一無焉字華嘗曰吾辛勤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一本無矣字下有於字及獻之果然華爲人善蹈道一作蹈別威儀進退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馳騁擊毬射御及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往伏事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旨一作密上上繇是疎之詔將作

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一本有令字恐非上既有命字此不當復有令字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之然亦不甚見重有泥塗賤慮方召使之餘並不得與焉頃之上見其顏色顛頓一無其字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一無咨嗟二字下邳侯老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一有於市朝三字不復召子矣遂棄而終棄字下一有之字華無子子一作息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初華自胡而來爲趙武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漢書功臣表有葜棗侯華朱者孫曰漢書作華朱今本多作華末非即其後也一本云附始於皮而聲於華故從華焉漢書功臣表有黃棗侯華末即其後也初本自胡服而來趙武靈王重之由是子孫方盛於中國耳○一本云華氏之先出於皮姓軒轅胡服而來方盛於中國漢書有黃棗華末之即其胤也

送窮文

洪曰子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宮中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卻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弃破衣是日祝於巷口除貧也小宋云退之送窮文進學解毛穎傳等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然送窮文與揚子雲逐貧賦大率相類盖古人作文皆有所祖述如司馬相如大人賦全用屈原遠遊中語杜云進相祖述復先誰是子美豈剽切前人者耶補注張文潛曰公送窮文蓋出子雲逐貧賦然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效前人文章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晁无咎取公此文於續楚詞系之曰愈以屢窮不遇時若有物爲之故託於鬼諱彼窮我若車舡欲食謝而遣之而窮不可去也則撐車與舡延之上坐亦卒歸於正之議焉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孫曰星者公之奴名○一本作星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輿粻祝曰糗熬米麥也爾雅云粻糧也周禮掌餫粮粻糧也○糗去久丘救二切粻之良切牛繫軛下引帆上檣孫曰輾車軛之上上掛帆桅選萬里連檣牛繫軛下言車引帆上檣言舡也○軛乙革切檣音牆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粻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盂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彍風韓曰彍音霍又郭郭二音與電爭先先一作光子無底滯之尤居止也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孫曰論語屏氣似不息者屏藏也如聞音聲若嘯若啼砉歘嚘嚶砉呼狄切歘許勿切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餘一作子在孩提吾不予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孫曰謂貶陽山令時熱爍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孫曰謂爲太學博士時朝齏暮鹽惟我

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絶行語(孫曰言我初無欲行之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船車鼻齅臭香糗粻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甫鳩切)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迴一作曲)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儔一作朋)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捩手覆羹(張曰捩拗捩也○捩力結切)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一名曰智窮(一作其名曰云云)矯矯亢

亢(祝曰矯亢剛直貌○亢口浪切)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補注已上爲智窮下四窮放此)其次名曰學窮(一無名字)傲數與名摘抉杳微(祝曰摘發也抉出也○摘它歷切抉於決切)高挹群言執神之機(祝曰神鬼神○挹於立切)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孫曰謂不可施於時)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間(孫曰間謂讒也)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孫曰營營蠅聲 詩營營青蠅)驅去復還(洪曰魏王思性急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思怒逐蠅不得還乃取筆擲地也)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踉偃仆(張曰跳踉跳躍也○踉音梁)抵掌頓腳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令一作使)小黠大癡(補注筆墨閒錄曰子虛抱朴子云小黠大癡 駒父曰非也小黠大癡三國志自有全段)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琰(孫曰周禮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易一羊皮飫於肥甘(飫飽也)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予不信(予一作言)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祝曰上手舉手也)燒車與船延之上座(樊曰公此篇終云延之上座於是段成式作留窮詞近世唐子西作留窮詩二者皆祖公之意而爲之然成式後又作送窮齋爲)

鱷魚文

(補注朱居請公秀水閒居錄云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鼉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鉤仍有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揜之任鼻也樊曰鱷新舊傳皆載公此文初公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谿有鱷魚食民產且盡數日公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豕投谿水而祝之其夕有暴風震雷起湫水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州無鱷魚患潮州朝記所謂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歐陽文忠作陳文惠公神道碑書公通判潮州惡谿鱷魚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告以文而戮之其患并息潮人歎曰昔韓公諭鱷而聽今公戮鱷而懼所爲雖異其使異物醜類革化而不入一也吾潮間三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古之爲政者虎渡河者蝗不入境者蓋其精神所感若此理也耶)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

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孫曰惡谿始名在潮州城西十里龍湫也）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孫曰孟子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列乾也今作例又一本作迾迾遮也）罔（音依際）繩擉刃（祝曰擉謂以叉刺泥中搏取之也莊子冬則擉鼈于江是也○擉初角切一本作罔罔本名一時竭切非是）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潮嶺一作海嶺）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慈一作文）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孫曰潮州古為揚州之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今一作令）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睅然不安谿潭（洪曰睅目出貌左氏傳睅其目是也○睅戶版切○一無不字潭下有而字）據食民畜（據字下一本有處字）熊豕鹿麞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洪曰舊本作下中也韓子文其中退然）伈伈睍睍（伈恐懼貌睍小目貌○伈丕今切睍下顯切）為民吏羞（今本作下心又有哉字）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祝曰醜小類也）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冥猪也）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一本與下有其字靈下又有而字）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

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

父伯良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贈尚書左僕射

韓曰公嘗從晉於汴州爲觀察推官故知晉行治甚詳唐史晉傳皆取公行狀爲之其增修者不一二爾　樊曰司馬溫公考異以爲公作晉行狀必揚美蓋惡叙其爲相時事止此則其猶默充位可知然其重謹亦可稱也　補注談藪云董晉行狀書李懷光事大似左氏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孫曰至德元載十月肅宗幸原州。宣一作先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孫曰晉上書行在拜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樊曰翰林待制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爲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孫曰上元二年二月以汾州刺史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奏晉以本官攝御史充判官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孫曰李輔國奏授本官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迴紇祝曰回紇古鶻奴號。紇下沒切立可汗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孫曰大曆四年五月以僕固懷恩女爲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令兵部侍郎李涵往冊命奏晉爲判官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迴紇力焉假一作取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平取之平一作乎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爲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一無而字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五至一無五字吾數皮而歸資數上聲。一無吾字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擧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補注謂爲太府太常少卿也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孫曰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以大行皇

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
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擢才俊有威風
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爲中丞
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刺史拜
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鎭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兼
御史大夫 孫曰建中四年以晉代孫偱爲華州刺史又兼御史中丞潼關防禦鎭國軍使久之加兼御史大
大〇一本無兼字 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 孫曰是歲十月朱泚反使
凶黨仇敬何望之浸逼華州晉棄州走行在改國子祭酒 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孫曰十二月以晉爲國子祭酒河北宣慰使 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
師助亂人心大恐公旣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
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
如梁州 孫曰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 懷光所率皆朔方兵
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
功天下無以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
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
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
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
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
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
與之比 一無故字 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

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淸宮而迎天子庶人
服而請罪有司 一作於有司 雖有大過猶將揜焉如公
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
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
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
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
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
上復京師 孫曰五月戊辰收京師 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
金吾爲尚書左丞 孫曰正元二年七月以晉爲尚書左丞 又爲太常卿
孫曰時尚書右丞元琇判度支使爲韓滉所搆貶黜晉爭滉之蠹晉見宰相極言其罪擧朝稱之復拜大常卿 由太
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 孫曰五年正月以晉爲門下侍郎平章事 在宰
相位九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
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
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
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
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
也故其事卒不聞 樊曰時政事決在竇參晉但奉詔書唯諾而已八年參以其弟給事中申爲吏部侍郎晉以聞帝正色曰無乃參爲之耶晉不敢隱因聞參以過失晉具奏之旬日參貶官晉皇恐上疏辭位
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已 一作記 退以美辭者八方

許之拜禮部尚書 樊曰九年五月罷相改禮部尚書 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庭侍中贊百寮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 樊曰十二年以晉守兵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東都畿汝州防禦使 入謝上語移時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樊曰七月以晉鎮汴州 汴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子士寧代之 孫曰正元八年三月宣武節度劉玄佐卒其將及親兵推玄佐子士寧為留後劫監軍使孟介以請于朝庚午以士寧為宣武軍節度使 畋遊無度 一本無畋遊二字一作戲 其將李萬榮乘其

畋也逐之 孫曰九年十二月士寧率眾二萬畋于近郊都知兵馬使李萬榮晨入使府以兵閉城不納士寧以五百騎奔歸京師壬戌以萬榮為留後 萬榮為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剋 孫曰十年四月宣武軍亂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百人素驕漫萬榮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惟清張彥林誘親兵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親兵掠而潰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亡五月詔以萬榮為節度使 十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 孫曰十二年六月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廼自為兵馬使貶諸將伊婁說張丕等都虞候鄧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 而萬榮死 孫曰七月以晉鎮汴州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貶廼虔州司馬丙申萬榮卒 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諸將至遂逆以入郊三軍緣道讙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告 樊曰惟恭既執廼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榮不遣人迎晉晉既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至圃田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出去城十餘里惟恭乃率諸將出迎 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 樊曰初玄佐死以陝虢觀察使吳湊代之行至汜水而還 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

無爲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己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孫曰惟恭之逆晉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羞自安既入初委惟恭以兵政初一無初字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一有不字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寧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劒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孫曰初玄佐增汴州兵至十萬遇之厚爲榮惟恭每加厚焉嘗介勇士伏幕下旦暮番休晉一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孫曰朝廷以晉仁柔多可恐不集事八月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爲晉行軍司馬晉謙恭簡儉每事因循故亂兵粗安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弃成則命且罷以財賦委叔度叔度爲人俳優從軍中惡之職事修一本既修人民化一作俗人變化嘉禾生白鵲集蒼烏來巢烏一作鳥嘉瓜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

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且之生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賻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孫曰乙酉以長源爲宣武軍節度使是日兵亂殺長源叔度丘頴等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闘其郛闐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殁矣其誰與安其一作人始爲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妄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升爲上柱國爵累升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溪全素全澥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爲秘書省著作郎全溪爲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爲大理評事一無爲大理評事五字全澥爲太常寺太祝洪曰按董府君墓誌云公諱傒字惟深隴西公第二子則溪當作溪又云其季弟澥問名於太史氏諱俞並無全字此云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則全溪全澥設矣補注按溪誌全房全澥之名上作溪澥豈全字後名溪而全澥後去全名澥耶樊曰按宰相世系表今道殿中少監

溪商州刺史全素太子中舍人解太常亍太祝其名當從溪墓誌及世系表 皆善士有學行

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 一無狀字 并牒太常議

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 一作狀上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潁等

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韓曰盧郎中名虔時爲汝州刺史名氏見於侯喜所作汝州復黃陂記公既已薦喜於盧汝州十八年陸傪佐主司權德輿又薦於陸傪後一年遂登第誠可謂知己矣

進士侯喜 一本有名字無下句右字 右其人爲文甚古 孫曰喜之文章學西漢而爲也 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

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遇愈常慕

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

於有司 有一作主 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

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掩卷而歎去年愈從調選 樊曰此謂正元十六年去徐來洛求官京師 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

有家難迍邅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

其久絶無消息五月初至此 樊曰此謂十七年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 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

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人

數百 大一作貴 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

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

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

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

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

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

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

形勢此乃爲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

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

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

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

知己者死 孫曰司馬遷答任安書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 不其然乎不

其然乎 一本止有一句 閣下既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

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

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

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樊曰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也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敕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

者 樊曰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敕以關輔飢罷二十年吏部選禮部貢舉孫曰宰臣以其請故所論也 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

之人慮其多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十口之家（謂一作爲）益之以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樊曰春秋成五年公羊傳曰大雩者何旱祭也何休注云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與云云公語蓋出此其以民爲人則避太宗諱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洪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

旱災臣雖非朝官（樊曰公嘗爲四門博士未爲御史故云）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樊曰正元十七年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年冬公爲御史上此疏）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至聞一作其間）以求口食拆屋伐樹（屋一作室）以納稅錢寒餒（餒一作餓）道塗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百一作有）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一本腹作復非是洪曰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州府貞元八年至十一年兩稅及榷酒錢在百姓腹內者並除放）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

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慚懼之至謹録奏聞謹奏（韓曰公既上此疏事攻者惡之十二月奏貶連州陽山縣令神道碑具載此事）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韓曰貞元十九年公為四門館博士時奏請）

國子監應三館學生等（祝曰三館者國子館大學館四門館○一本生作士字）准六典（孫曰唐六典三十卷開元十年起居舍人陸堅被詔撰玄宗手寫六條曰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至二十六年書成）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恥遊太學工商凢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蔭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縁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内特許非時

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廚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樊曰按選舉志所言三館學生皆為狀合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豈公所謂量許取無資蔭而有才業人充者歟朝廷從公之請而試之也）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祝曰許本潚）

君諱某（一作𣚍）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孫曰其先本嬴姓伯益之後伯益生大廉大廉四世孫中衍中衍四世孫仲衍仲衍生飛廉飛廉子季勝為趙氏季勝十世孫叔帶去周事晉叔帶五世孫夙）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孫曰夙九世孫浣自立為諸侯是為趙獻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孫曰完四世孫武靈王與六國俱稱王武靈王子惠文王二十九年使別子趙奢擊秦大破秦軍閼與下賜奢號馬服君子孫以馬為氏）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雍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蒯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孫曰羅藝字子延京兆雲陽人隋大業十二年十二月擧兵自稱幽州總管）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孫曰唐武德二年十月藝奉表歸國詔封為燕郡王賜姓李氏六年二月藝請入朝）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鉷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

刺史贈司空（孫曰季龍與孫吳同儀著兵法刺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軍使）清河崔
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
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孫曰燧字洵美正元十一年八月卒）莊武
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樊曰燧二子長即君次曰暢）少舉
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樊曰大曆十四年閏五月以燧爲河東節度使）授河
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
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孫曰建中四年十一月燧至太原遣彙及大將之子與俱刺臂於中渭橋）獻御服用物弓甲旂器幄幕奔走危
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
大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

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栢終喪又拜太僕
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
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
追贈（一作賵）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
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愼舉職其朝
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
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
薨少府始孩頗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
人夫人無子（一無夫人二字）愛君與少府如己生其薨也
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己覩其土封其墓夫人滎

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
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
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
軍敢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
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韓曰公嘗誌殿中少監馬君墓言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召二子使爲之主焉二子彙暢也今故云世通家繼祖暢之子也）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
少府請撰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
其不朽焉（樊曰左傳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復讎狀

（韓曰事之首末已具載本篇舊史書於憲宗紀新史書於孝友張琇傳按新史所書自太宗時至是復讎者凡七人原之者三不原者四梁悅其一也大抵殺人者死有國常典而復讎死者出於一時之特赦公此議欲令九卿有司考其事下尚書省集議酌宜而行庶刑無失矣一本題下有并序二字）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孫曰富平屬京兆）爲
父報仇殺人（樊曰悅殺秦果）自投於縣請罪敕云復仇殺
人固有彝典（固一作自）以其伸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
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
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孫曰是月戊戌敕悅杖一百流循州）
由是有此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一作奉敕）復讎據

禮經則義不同天（祝曰禮記云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徵法令則殺人
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
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
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
見於春秋（祝曰定四年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見於禮記（樊曰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又見周官（韓曰周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
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
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
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

昌文三七　十七

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
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
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
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
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
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
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
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

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
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
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
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
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
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
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尚書
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嚴曰舊史云梁悅爲父復讎殺秦果特敕免死愈獻議都奏之按此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不可謂之執奏矣）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一無律字）謹議

昌文卅二　二十八

錢重物輕狀（孫曰唐史食貨志云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疋半者爲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公於是作此狀樊曰時戶部侍郎楊於陵議曰今宜使天下兩稅榷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云云此狀大率與於陵議合）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
物輕爲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
通行里閭寬息宜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
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

土貢（孫曰物已貢者謂隨其所有之物以爲貢賦不專責之以錢也）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錢愈貴也（一本錢上有而字）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其隙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祝曰四者獻食之器）禁鑄銅爲浮屠佛像鍾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

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出五嶺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孫曰更其文謂改其錢文）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曰扶其病（祝曰扶助也一作助）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

聞伏聽敕旨謹奏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孫曰相公韋貫之也本名純以憲宗諱以字行○韓曰公時爲考功郎中知制誥代作）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命以臣爲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樊曰憲宗元和九年十二月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非常之寵忽降於上天不次之恩遽屬於庸品承命震駭心神靡寧顧己慙醜（祝曰亦慙醜）（祝曰屬付也○屬之欲切○醜他典切）手足失措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本非長才又乏敏識學不能通達經訓文不足緣飾吏事（孫曰緣去聲前漢公孫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雅）徒知立志廉謹絕朋勢之交處官恪恭免請託之累（韓曰貫之父肇守貞者不阿貴近以求進故三冊皆謚曰正度臣美之）因緣資序驟歷臺閣蒙生成於天地無裨補於涓塵忝冒以居涯分遂極常以盈滿自誡方思退處里閭何意恩澤益深猥令超參鼎鉉（孫曰易鼎玉鉉鉉者所以貫鼎而舉之非鉉謂爲宰相○鉉玄典切）竊自惟度實不堪任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宰相者上熙陛下覆燾之恩（祝曰熙興也書熙帝之載○韓曰燾入到切燾覆照也）下遂羣生性命之理以正百度（祝曰百度百事也書百度惟貞）以和四時澄其源而清其流統於一而應於萬毫釐之差（祝曰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或致弊於寰海晷刻之誤或遺患於歷年固宜旁求隱士必得能者然後授之不可輕以付臣使人失望上累聖主知人之哲下乖微臣量己之義無補於理有妨於賢況今俊乂至多耆碩咸在苟以登用皆踰於臣伏乞特迴所授以示至公之道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一本止有一句）

爲宰相賀雪表（韓曰時武元衡張弘靖韋貫之等爲相公知制誥）

臣某言臣伏以去歲冬閒雨雪頗少今年春首宿麥未滋（樊曰憲宗紀元和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于是月丙午雪○韓曰顏師古云宿麥謂其苗經冬者漢注宿舊也麥必經年而熟故云宿）陛下深念黎甿憂形詞旨神鑒昭達皇情感通春雲始繁時雪遂降實豐穰之嘉瑞（實一作感嘉一作喜）銷癘疫於新年東作可期南畝有望此皆陛下與天合德（補注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視人如傷（補注孟子文王視民如傷）每發聖言則獲靈貺見天人之相應知朝野之同歡臣等職在燮和慙無效用覩斯慶澤實荷鴻休

進順宗皇帝實錄表狀（二篇評議增改本末具于實錄表首矣○孫曰退之以元和八年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而詔）

（甫以九年十月卒進實錄在十年夏也）

臣愈言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不可口傳必憑諸史（一有自字）雖二帝三王之盛若不存紀錄則名氏年代不聞于茲功德事業無可稱道焉順宗皇帝以上聖之姿早處儲副（孫曰大曆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十二月以長子宣王誦爲太子年廿一）晨昏進見必有所陳二十餘年未嘗懈倦陰功隱德利及四海及嗣守大位（樊曰正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年四十五）行其所聞順天從人傳授聖嗣陛下欽承先志紹致太平原本推功實資撰次去八年十一月（一無去字）臣在史職（孫曰元和八年正月公爲史館修撰）監

修李吉甫（樊曰六年正月以吉甫監修國史）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云未周悉令臣重修臣與修撰左拾遺沈傳師（樊曰傳師字子直）直館京兆府咸陽縣尉宇文籍等（樊曰籍字夏綱）共加採訪并尋檢詔敕修成順宗皇帝實錄五卷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比之舊錄十益六七忠良姦佞莫不備書苟關於時無所不錄吉甫慎重其事欲更研討（一更作皆）比及身歿（孫曰九年十月吉甫卒）尚未加功臣於吉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孫曰十年夏）刊正方畢文字鄙陋實懼塵玷（一作實積慚懼）謹隨表獻上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右臣去月二十九日進前件實錄今月四日宰臣宣進旨其間有錯誤令臣改畢却進舊本者臣當修撰之時史官沈傳師等採事得於傳聞詮次不精致有差誤聖明所鑒毫髮無遺愆臣不逮重令刊正今並添改訖其奉天功烈更加尋訪已據所聞載於首卷（孫曰初德宗幸奉天倉卒間順宗嘗親執弓矢後先導衛備嘗辛苦）儻所論著尚未周詳臣所未知乞賜宣示庶獲編錄永傳無窮謹錄奏聞謹奏

爲裴相公讓官表

（補注裴度字中立河東人正元五年進士及第至是有拜相之命公爲作讓表）

臣某言伏奉今日制書以臣爲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孫曰元和十年六月以裴度朝請大夫守刑部侍郎同平章事）承命驚惶魂爽飛越俯仰天地若無所容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少涉經史粗知古今天與朴忠性惟愚直知事君以道（孫曰語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無憚殺身慕當官而行（樊曰左傳當官而行何彊之有）不求利已人以爲拙臣行不疑元和之初始拜御史旋以論事過切爲宰臣所排出官府廷乃佐戎幕（孫曰元和初度爲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爲河南府功曹參軍武元衡帥四川表爲節度掌書記）

陛下恕臣之罪憐臣之心拔居侍從之中遂掌
絲綸之重（孫曰自西川召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受恩
益大顧己愈輕苟耳目所聞知心力所迨及少
關政理輒以陳聞於裨補無消埃之微而讒謗
有丘山之積陛下知其孤立賞其微誠獨斷不
謀獎待踰量臣誠見陛下具文武之德有神聖
之姿啓中興之宏圖當太平之昌曆勤身以儉
與物無私威怒如雷霆容覆如天地實是臣盡
節之日才智效能之時聖君難逢重德宜報苦
心焦思以日繼夜苟利於國知無不為徒欲竭

愚未免妄作陛下不加罪責更極寵光既領臺
綱（樊曰元和九年度為御史中丞）又毗邦憲（樊曰十年度為刑部侍郎）聖君所厚
兇逆所讎闕於防虞幾至斃踣（樊曰元和十年六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殺宰相武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靴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墜溝中冒氈得不死）恩私曲被
性命獲全忝累祖先玷塵班列未知所措祇自
內慙豈意陛下擢臣於傷殘之餘委臣以爕和
之任（孫曰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反側帝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吾倚度足破二賊矣因遂相度）忘其汚陋使佐聖明此雖成湯舉伊尹於庖
廚（孫曰莊子云湯以庖人籠伊尹孟子云伊尹以割烹要湯是舉於庖廚也）高宗登傅說於
版築（樊曰孟子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周文用呂望於屠釣（樊曰離騷呂望之鼓

刀兮遭文王而得舉注云望屠於朝歌說花望年七十釣於渭濱）齊桓起甯戚於飯牛（樊曰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注云甯戚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用為客卿）
雪恥蒙光去辱居貴以今准古擬議非倫陛
下有四君之明行四君之事微臣無四子之美
獲四子之榮豈可叨居以彰非據方今干戈未盡
戢夷狄未盡賓麟鳳龜龍未盡游郊藪草木魚
鼈未盡被雍熙當大有為之時得非常人之佐
然後能上宣聖德以代天工（韓曰天工天官也書天工人其代之）如臣
等類實不克堪伏望博選周行（孫曰詩寘彼周行注行列謂周之列位行胡岡切）
旁及巖穴天生聖主必有賢臣得而授

之乃可致理乞迴所授以叶羣情無任懇款之至

為宰相賀白龜狀（樊注宰相裴度張洪靖韋貫之）

鄂岳觀察使所進白龜（孫曰元和十一年以李道古為鄂岳觀察使會平淮西得白龜以獻）右今日某宣進旨示臣前件白龜者伏以
禎祥之見必有從來物象既呈可以推究古者
謂龜為蔡（孫曰語曰臧文仲居蔡注云蔡國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樊曰家語漆雕憑曰臧氏有守龜焉名曰蔡古者謂龜為蔡出此）蔡者龜也今始入賊地而獲
龜者具獲蔡也白者西方之色刑戮之象也是
必擒其帥而得地也其挈而來生致闕下此象

既見其應不遙（韓曰公元和十二年十月從裴度伐蔡十月克蔡州擒吳元濟以歸幾與此表所言合云）斯皆陛下聖德所施靈物來效太平之運其在於今臣等謬列台衡親覩嘉瑞無任抃躍之至

冬薦官殷侑狀

前天德軍都防禦判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殷侑　右伏准貞元五年六月十一日敕侍郎官御史在城者委常叅官每年冬季聞薦者前件官兼通三傳（韓曰公嘗有荅殷侍御書云蒙示新注公羊春秋疑殷即侍御侑也）傍習諸經注疏之外自有所得久從使幕亮直著名朴厚端方少見倫比以臣所見堪任御史太常博士臣所諳知不敢不舉謹錄奏聞伏聽敕旨（樊曰公此狀薦侑元和十一年冬也十二年公送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序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承命以行則是侑果因公薦而為太常博士矣）

進王用碑文狀（樊曰用字師柔太原人公時為右庶子撰其碑文）

故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王用神道碑文（樊曰用以元和十一年八月卒贈工部尚書是年十一月葬）

右京兆尹李修是王用親表（孫曰修者用之姊婿元和十一年七月為京兆尹）傳用男沼等意（孫曰用六子長子名沼）請臣與亡父用撰前件碑文者（請一作謂）伏以王用國之元舅（嚴曰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用之姊也）位望頗崇皆臣短才（短一作知知字去声）所能褒飾不敢辭讓輒以撰訖其碑文謹錄本隨狀封進伏聽進旨其王用男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白玉腰帶一條臣並未敢受領謹奏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樊曰劉乂好俠能歌詩聞公善接天下士步歸之其後持公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為壽公所受王用男人事物其乂所謂諛墓中人所得者歟）

某官某乙

右今日品官唐國珍到臣宅奉宣進旨緣臣與王用撰神道碑文令臣領受用男沼所與臣馬一匹并鞍銜及白玉腰帶一條者臣才識淺薄詞藝荒蕪所撰碑文不能備盡事迹聖恩弘獎特令中使宣諭并令臣受領人事物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躍（再皆合作載字）無任榮抃之至謹附狀陳謝以聞謹狀

薦樊宗師狀（韓曰宗師字紹述公薦之屢矣因東野之葬舉紹述其經營如己薦之於鄭餘慶後又薦之於故相袁滋今又以狀薦於朝其於朋友可謂信矣）

攝山南西道節度副使朝議郎前檢校水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樊宗師（孫曰元和九年二月）

以大子大傅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餘慶辟宗師為節度副使

右件官孝友忠信稱於宗族朋友可以厚風俗勤於藝學多所通解（嚴曰墓誌云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議論平正有經據可以備顧問謹潔和敏持身甚苦遇物仁恕有才有識可任以事今左右史並闕員外郎侍御史亦未備員若蒙擢授必有補益忝在班列知賢不敢不論謹錄狀上伏聽處分

舉錢徽自代狀

（嚴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除刑部侍郎舉徽自代徽字蔚章吳郡人尚書郎起之子樊曰公舉賢自代見于集者六為刑侍舉錢徽為袁州舉韓泰為祭酒舉張惟素為兵侍舉韋顗尹京兆舉馮宿再為兵侍舉張正甫皆引建中元年制云）

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樊曰徽元和初入拜左補闕以祠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十一年王師討蔡羣臣多言用兵不便憲宗不悅徽亦坐罷為太子右庶子）

右臣伏准建中元年五月五日敕常參官授上後三日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嚴曰建中元年正月勅令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并七品以上清要官及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數多者授之）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況時名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衆望伏乞天恩遂臣誠請謹錄

奏聞謹奏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

（嚴曰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敕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時有石烈士者因仆碑得見上訴其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臣某言伏奉正月十四日敕牒以收復淮西群臣請刻石紀功明示天下為將來法式陛下推勞臣下允其志願使臣撰平淮西碑文者（嚴曰元和十二年十月淮西平羣臣請刻石紀功十三年正月敕刑部侍郎韓愈撰文）聞命震駭心識顛倒非其所任為愧為恐經涉旬月不敢措手（中謝）

竊惟自古神聖之君既立殊功異德卓絕之跡必有奇能博辯之士為時而生持簡操筆從而為之各有品章條貫然後帝王之美巍巍煌煌充滿天地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補注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為五誥）於詩則玄鳥長發歸美殷宗清廟臣工小大二雅周王是歌辭事相稱善并美具號以為經列之學官置師弟子讀而講之從始至今莫敢指斥嚮使撰次不得其人文字曖昧（曖烏蓋切）雖有美實其誰觀之辭跡俱亡善惡惟一然則茲事至大不可輕以屬

人伏以唐至陛下再登太平劉刮群蕪掃灑疆土天之所覆莫不賓順然而淮西之功尤爲俊偉碑石所刻動流億年（億或作萬曰億）必得作者然後可盡能事今詞學之英所在成列（成一作存）儒宗文師磊落相望外之則宰相公卿郎中博士内之則翰林禁密游談侍從之臣不可一二遽數召而使之無有不可至於臣者自知最爲淺陋顧貪恩待（一作侍）趨以就事叢雜乖戾律呂失次乾坤之容日月之光知其不可繪畫強顏爲之以塞詔旨罪當誅死其碑文今已撰成謹錄封進無任慙羞戰怖之至

奏韓弘人事物狀

（樊曰按公平淮西碑其所以錄韓洪之功者曰洪故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云云曰洪汝以節都統諸軍云云曰丞相度至師都統洪責戰益急云云其詩曰乃敕顏胤愬武古通咸統於洪云云洪是以有此謝）

奏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弘等（樊曰元和十年九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爲淮西行營兵馬都統至是以碑本賜之）今韓弘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伏聽進旨謹奏

謝許受韓弘物狀

臣某言今日品官第五文嵩至臣宅奉宣聖旨令臣受領韓弘等所寄撰碑人事絹者恩隨事至榮與幸并慙抃怵惕罔知所喻（喻一作諭）伏以上贊聖功臣子之職下露羣帥文字所宜陛下謙光自居勸勵爲事各賜立功節將碑文一通使知朝廷備錄勞効韓弘榮於寵錫（錫一作賜）遂寄縑帛與臣於臣何爲坐受厚貺恩由上致利則臣歸慙戴兢惶舉措無地無任感恩慙懇之至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表狀

論捕賊行賞表

嚴曰鎮州節度使王承宗以元和十年……守相……盜殺……之慶傷首……等捕……於東西市……獲者賞

臣愈言臣伏見六月八日敕祝曰元和十年以狂賊傷害宰孫曰元和十年六月辛相武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之從者皆散遂元衡爲害臣擒捕未獲陛下悲傷震悼形於寢食特降詔書明立條格云有能捉獲賊者賜錢萬貫仍加超授樊曰元衡既死數日未獲賊兵部侍郎許孟容詣見奏曰豈有國相橫尸路隅而不能擒賊因泣上爲之憤歎乃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貫仍與五品官藏錢二萬貫於東西市京城大索公卿節將複壁重橑者皆搜之今下手賊等四分之內已得其三一作二其餘兩人蓋不足計孫曰神策大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上封事言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卒傳張晏等三十人命監察御史陳中師與京兆尹裴武鞫之斬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樊曰李師道置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皆以舍山棚道將訾嘉珍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淨爲之謀至是發士其黨白吕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數邸入山中奪山棚所市山棚怒道宮至龍婁殺之圓淨既執於是窮治嘉珍察乃言害元衡者新史王承宗李師道傳公此狀未嘗以其餘兩人一作明知發自承宗幷降明詔絕其朝請樊曰七月詔數王承宗罪絕其朝請又與王士則士平等官樊曰士則士平皆王武俊之子張晏等誅以士平爲左金吾衛大將入日之制無不行者獨有賞錢尚未賜給羣情疑惑未測聖心聞初載錢置市之日市中觀者日數萬人巡繞瞻視咨嗟歎息既去復來以至日暮百姓小人重財輕義不能深達事體但見不給其賞便以爲朝廷愛惜此錢不守言信自近傳遠無由辨明且出賞所以求賊今賊已誅斬若無人捉獲國家何因得此賊而正刑法也承宗何故而賜誅絕也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也三事既因獲賊獲賊必有其人不給賞錢實亦難曉假如聖心獨有所見審知不合加賞其如天下百姓及後代久遠之人哉一無之人二字況今元濟承宗尚未擒滅兩河之地太半未收隴右河西皆沒戎狄所宜大明約束使信在言前號令旨揮以圖功利況自陛下即位以來繼有不績斬楊惠琳收夏州斬劉闢收劍南東西川斬李錡其綺切又魚綺切收江東縛盧從史收澤潞等五州孫曰五州澤潞磁洺所威德所加兵不污刃收魏博等六州祝曰六州魏博貝相衛處致張茂昭張愔收易定徐泗濠等五州況曰易定二州張茂昭所管徐泗濠三州張愔所管○愔於鹽切創業以來列聖功德未有能高於陛下者可謂赫赫巍巍光照前後矣此由天授陛下神聖英武之德爲巨唐中興

之君宗廟神靈所共祐助勉強不已守之以信則故地不足收而太平不難致如乘快馬行平路遲速進退自由其心有所欲往無不可者於此之時特宜示人以信孔子欲存信去食（韓曰出論語○去上聲）人非食不生尚欲捨生以存信況可無故而輕棄也昔秦孝公用商鞅爲相欲富國強兵行令於國恐人不信立三丈之木於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韓曰出史記商君傳）秦人以君言爲必信法令大行國富兵強無敵天下三丈之木非難徙也徙之

非有功也孝公輒與之金者所以示其言之必信也昔周成王尚小與其弟叔虞爲戲削桐葉爲珪曰以晉封汝其臣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爲侯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之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韓曰出史記晉世家）昔漢高祖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其所爲不問出入（韓曰漢高帝三年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令謀項羽平用金間楚數年之間漢得天下論者皆言漢高祖深達於利（達一作遠）能以金四萬斤致得天下以此觀之自古以來未有不信其言而能有大功者（一有也字）亦未有不貴小財而能收大利者（一有也字）臣於捕賊之人（捕一作告）本無恩義彼雖獲賞了不關臣所以區區盡言不避煩黷者欲令陛下之信行於天下也伏望恕臣愚陋僭惷之罪而收其懇款誠至之心天下之幸非臣之幸也謹奉表以聞臣愈誠惶誠恐

論佛骨表

（韓曰新舊史皆具載於本傳先是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至是憲宗遣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迎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佛祠王公士庶奔走贊歎公爲刑部侍郎上表極諫帝大怒欲抵死崔羣裴度戚里諸貴皆爲公言乃貶潮州刺史時宰相疑公此表爲篤所草以宿嘗與公同年進士又同佐梁襄在西故疑之遂貶宿歙州刺史時宰必皇甫湜詩謂亦可謂無識矣此表當宿所能乎取韓注聞見錄云憲宗元和十四年自鳳翔法門寺迎佛骨入禁中韓退之以諫貶十五年有陳共志之偶然懿宗咸通十四年又迎佛骨入禁中諫者以憲宗爲戒懿宗曰生得見之死亦無恨不數月崩送佛骨還法門寺愈之諫云奉佛以來享年不永者其有言哉）

臣某言伏以（一作臣某言臣伏聞）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洪曰表云自後漢時流入中國又詩云佛法入中國尔來六百年按後漢西域傳云明帝時入中國而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即如此說則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漢武故事曰昆邪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祀之此神全類於佛蓋當漢武時其經未行於中土

已以所明事之耳又問皇甫代三寶記云平帝世劉向撿今覺順循上見有佛經將知周時久流釋典秦雖焚書漢興復出泣又漢武作昆明池掘得黑灰東方朔云可問西域道人西域道人佛之徒也又眞誥云恭眞人有三十四人弟子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陶隱居云長安中似已有佛萇君則是其事以此考之中國之有佛尚矣退之所云據正史也孫曰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長丈餘頂有光明飛行殿庭以問羣臣傅毅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并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于蘭臺石室又畫像於清涼臺及顯節陵上自是歲傳中國補注唐史作始入中國

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一百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一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一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一百一十八歲

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孫曰已上年歲皆出皇甫謐帝王世紀）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此時（補注唐史無此時字）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孫曰皇甫謐云湯立七十年踐天守位爲天子三十年百歲而崩）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孫曰書稱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五十有九年中宗即太戊高宗即武丁也）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蓋亦俱年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孫曰禮記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乃終）穆王在位百年（孫曰書稱穆王享國百年韓曰據家書自周有天下至穆王凡百年非穆王年百也）此時佛法亦未至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

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孫曰天監十八年普通七年大通二年中大通六年大同十一年中大同一年太清三年凡四十八年補注唐史作四十八年今本作四十九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孫曰大通元年三月辛未中大通元年九月癸巳太清元年二月庚子凡三幸同泰寺捨身）宗廟之祭不用牲牢（孫曰梁廟牲牷皆代以麪）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孫曰武帝篤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孫曰太清三年三月侯景攻陷臺城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崩于淨居殿年八十六）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補注唐史作識見不遠）不能深

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明聖（補注唐史作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樊曰武德九年四月高祖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大寺觀給其衣食毋令闕乏庸猥麤穢者悉令罷道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餘皆罷之事竟不行）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舁音輿）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

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為京都士庶一有設字詭異之觀戲翫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於佛更惜身命以故一本故作至一本無以故二字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傚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臠力兗切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者一無者字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一作奉國命一無其字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孫曰宣政殿名禮賓一設孫曰元和九年八月置禮賓院於長興里以待四夷之使設宴賜設也賜衣一襲孫曰單複具曰襲一襲亦曰一稱衛而出境出境一作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可直入宮禁可直一作宜令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祓除不祥然後進弔祝曰禮記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桃鬼所惡茢葦苕可掃不祥襄二十九年左氏公如楚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襚公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悔之今無故取穢朽之

物親臨觀之觀一作視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臣某誠惶誠恐補注孫大史曰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云自羲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始立胡神自于苻石羌胡亂華主庸臣佞祚短政虐去大平謂愈之言蓋實奕之言也故表出之林之奇曰崔浩闢佛而死於釋韓愈闢佛而貶於潮此浮屠者得為口實以為闢佛者之戒至于梁武三捨身而餓死臺城宋齊以下事之彌謹而年代尤促則浮屠之徒又以為學佛不盡其道之過自非卓然不惑之士未有不為其所迷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樊曰本傳具載公此表憲宗得表謂宰相曰昨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我我豈不知然愈為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帝欲復用愈故先語及觀宰相意皇甫鎛恐其復用乃率先對曰愈終太踈狂且可量移一郡遂授袁州刺史歐陽文忠公云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雖韓文公不免此累或者又罪其以封禪說憲宗皆非也漢楊惲見廢報孫會宗書語涉譏訕遂坐腰斬當塗之怒臣子所當知畏公之此表不為過矣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

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
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戮又獲祿食聖恩
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刳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
誠恐頓首頓首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
潮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以今月二十五日（孫曰三月己卯命至潮州）到州上訖與官吏百
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
子養億兆人庶（祝曰十萬曰億十億曰兆書封有億兆夷人）無有親疎遠邇
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甸畿之間
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

業業惟恐四海之内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
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面一作親）苟有不便得以上
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
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
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
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
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
惡水濤瀧壯猛（孫曰南人名湍爲瀧○瀧音雙）難計程期颶風鱷魚
（颶其遇切鱷五各切）患禍不測州南近界（一作州之南界）漲海連天毒
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

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
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
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
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
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一作表）
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
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樊曰謂元和聖
德詩及平淮西碑之類）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
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策而
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

（雖一作縱）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
海之内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
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
（孽一作蠥）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内悖父死子代
以祖繼孫（一本繼亦作以）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
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即位以來躬親
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
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
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
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

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治功也（巍下一有之字 一作功治）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潮新廷範太史唐臨曰終唐之世惟憲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怪也）具著顯庸明示得意（孫曰秦始皇二十八年登琅邪臺立石頌秦德明得意）使永永萬年（一作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不一作方）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祝曰釁瑕隙也後漢欲朱穆豈并隙中○釁許覲切）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一作逝）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賀冊尊號表

（樊曰古者皇曰皇帝曰帝王曰王至秦始皇始兼皇帝之號漢哀帝始有聖劉太平之稱唐高宗中宗後有天皇應天之名而明皇遂稱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其後子孫因之以爲故事范祖禹所謂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人豈不悖哉者也）

臣某言臣伏聞宰相公卿百官（樊曰時宰相皇甫鎛欲用孝德爲號崔羣獨以爲有睿聖則孝德幷見憲宗聞不樂乃以他事罷羣爲湖南觀察使）及關輔百姓耆耋等（孫曰年八十曰耋）以陛下功崇德鉅天成地平宜加號於殊常以昭示於來載陳情懇到（一作至）于再于三陛下仰稽乾符（祝曰乾符天文）俯順人志乃以新秋首序令月吉辰發揚鴻休膺受顯冊（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天人合愛日月揚光環海之間含生之類歡抃踴躍（抃一作欣）以舞以歌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體仁以長人之謂元（孫曰易元者善之長又體仁足以長人○一無以字一無人字）發而中節之謂和（孫曰禮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無所不通之謂聖妙而無方之謂神經緯天地之謂文（孫曰昭二十八年左氏之詞）戡定禍亂之謂武先天不違之謂法天（孫曰易先天而天弗違）道濟天下之謂應道（孫曰易道濟天下故不過）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子

育億兆視之如傷可謂體仁以長人矣喜怒以類（樊曰昭十七年左氏喜怒以類者鮮）刑賞不差可謂發而中節矣明照無私幽隱畢達可謂無所不通矣發號出令雲行雨施可謂妙而無方矣三光順軌草木遂長（一作字）可謂經緯天地矣除剗寇盜字縣清夷可謂戡定禍亂矣風雨以時祥瑞輻湊可謂先天而天不違矣國內無饑寒四夷皆朝貢可謂道濟天下矣衆美備具名實相當赫赫巍巍超今冠古方當講議明堂辟雍之事（一無講字一無議字）撰集泰山梁父之儀（一無集字）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

徧(一作竪)一時乘六龍肆覲東后(孫曰言將東封也)微臣幸生聖代觸犯刑章假息海隅死亡無日瞻望宸極心危飛揚有永棄之悲無自新之望曾不得與鳥獸率舞蠻夷縱觀爲比銜酸抱痛且恥且慙無任感恩戀闕懇迫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袁州刺史謝上表(一無刺史二字)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怒臣愚直(樊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崩穆宗即位故此稱憲宗爲先朝)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上尊號大赦天下)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上訖(孫曰十五年正月至袁州)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惟新之澤(孫曰詩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以言穆宗即位也)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惰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奬用掌誥西掖(孫曰元和九年十二月公知制誥)司刑南宮(孫曰元和十二年十二月公爲刑部侍郎)顯榮頻煩稱效寂蔑又蒙赦其罪累(赦一作坡)授以方州德重恩弘身微命賤無階答謝惟積慙惶無任感恩慙惕之至謹差軍事

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皇帝即位表(劉曰穆宗即皇帝位公在袁州以表賀)

臣某言伏聞皇帝陛下以閏正月三日虔奉遺詔昭升大位(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即位書昭升于上○一本作昭承)天地神祇永有依歸華夏蠻貊永有承事神人交慶日月貞明(韓曰易日月之道貞明者也)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爲天所相爲人所歸上符天心下合人志然後奄有四海以君萬邦伏惟皇帝陛下承列聖之丕績當中興之昌運爰自主鬯春宮(樊曰元和七年七月乙亥帝爲皇太子○宮一作官似非)齒冑國家(孫曰禮行一物而三善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孝友之美實形四方英偉之姿久動羣聽及初嗣位遐邇莫不歡心爰降詔書老幼或至垂涕(一作泣)舉用俊乂流竄奸邪(孫曰帝即位之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沈傳師李肇侍讀薛放丁公著對思政殿並賜金紫丁未貶宰臣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參軍)雖虞舜之去四兇舉十六相(樊曰渾敦窮奇檮杌饕餮四凶也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十六相也見左傳)不能過也天下翹首以望太平天下傾心以觀至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昔者堯舜以吁嗟君臣相戒以致至治周文王以憂勤日中不食以和萬民故能

澤流無窮名配日月伏惟皇帝陛下儀而像之以永多福（永一作求）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微臣往因言事得罪先朝僻守遠方（僻守一作守郡）拘限條制（制一作例）不獲奔走稱慶闕廷無任欣歡踴躍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以聞

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二月大赦）常赦所不原者咸蒙除罪與之更始令得自新恩浹幽明慶溢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王者必於嗣位之始降非常之恩所以象德乾坤同明日月伏惟皇帝陛下文思聰明聖神睿哲發號出令雲行雨施懼刑政之或差憐鰥寡之重困知事久之滋弊慮法詭之益姦罪人悉原墜典咸舉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充於八紘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微臣往因論事獲譴海隅（韓曰謂潮州）旋沐朝獎待罪山郡（韓曰謂徙袁州）未離貶竄之地忽逢曠蕩之恩踴躍欣歡實倍常品限以官守不獲隨例稱慶闕廷無任感恩戀闕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冊皇太后表

臣某言伏承閏正月二十七日皇太后光膺令典受冊宮闈（孫曰元和十五年閏正月穆宗尊所生母郭貴妃為皇太后大中二年崩謚為懿安皇后）（樊曰太后郭氏尚父子儀之孫駙馬都尉曖之女憲宗之后穆宗之母也）歡心始自於內朝孝理遂形於寰海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皇太后夙贊先皇弼成至化誕生明聖（孫曰正元十一年正月憲宗第三子恒生於大明宮別殿）纘繼鴻休華胥寶發於軒圖（孫曰帝王世紀華胥太昊母）文母有光於周道（孫曰文母太姒詩亦右文母）恭惟懿德克配前芳皇帝陛下出震承乾（韓曰易帝出乎震）垂衣御極式展臣子之志以明教化之源禮命載崇華夷同慶臣待罪外郡不獲隨例稱賀闕廷（賀一作慶）無任踴躍歡欣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慶雲表

臣某言臣所領州（樊曰公時守袁州）今月十六日（樊曰元和十五年六月十六日也）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孫曰瑞應圖曰非氣非煙五色氛氳謂之慶雲）光華不可備觀非煙非雲（孫曰史記天官書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慶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浮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為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

書大慶雲五色者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樊曰昭十七年左氏黃帝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說者以黃帝有景雲之瑞故以名官也）虞舜由之而作歌（韓曰尚書大傳曰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又按季夏六月土正用事（正一作王）其日景戊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抃躍歡幸（歡一作欣）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廷心魂飛馳并圖奏進無任欣抃踴躍之至謹差某官奉表陳賀以聞

舉張惟素自代狀

（韓曰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舉惟素自代時元和十五年冬也）

中散大夫守左散騎常侍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惟素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文學治行衆所推與累歷中外資考已深和而不同靜而有守躬厚退讓可以訓人臣所不如輒舉自代謹錄奏聞

舉韓泰自代狀

（樊曰公自潮州移刺袁州舉泰以自代時元和十五年春也泰字安平）

使持節漳州諸軍事守漳州刺史韓泰（孫曰泰永正元年十一月坐王叔文之黨貶虔州司馬元和十年三月遷漳州刺史）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及刺史授上訖三日內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詞學優長才器端實早登科第（孫曰正元十一年泰登第）亦更臺省（孫曰正元中泰累遷至戶部郎中）往因過犯貶黜至今十五餘年自領漳州悉心爲治官吏懲懼不敢爲非百姓安寧並得其所臣在潮州之日與其州界相接臣之政事遠所不如乞以代臣庶爲允當謹錄奏聞（樊曰泰後終湖州刺史）

慰國哀表

（韓曰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庚子崩於大明宮中和殿公時刺袁州奉表稱慰）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十七日詔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承詔哀惶號踴無地伏惟聖情（一作心）何可堪處大行皇帝功濟寰區仁霑動植奉諱之日率土崩心凡在臣子不勝殞裂伏惟陛下痛貫宸極聖情難居臣拘守遠郡不獲匍匐奉慰瞻望闕廷且悲且戀謹奉表陳慰以聞

舉薦張籍狀

韓曰籍字文昌蘇州吳人正元十五年進士公時爲國子祭酒薦之用是自校書郎除國子博士

登仕郎守秘書省校書郎張籍 右件官學有師法文多古風沈默靜退介然自守聲華行實光映儒林臣當司見闕國子監博士一員生徒藉其訓導伏乞天恩特授此官以彰聖朝崇儒尚德之道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韓曰籍後祭公詩云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登朝行未幾享其資遂忝南宮郎謂此也

請上尊號表

孫曰元和十五年九月公自袁州召爲國子祭酒至是有此表

臣某言臣得所管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及書筭律等七館學生沈周封等六百人狀稱身雖賤微然皆以選擇得備學生讀六藝之文修先王之道粗有知識皆由上恩今天子 一無今字 整齊乾坤出入神聖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宮不謀於廷不戰於野坐收冀部 樊曰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元以鎮趙深冀四州歸于有司 旋定幽都 樊曰長慶元年三月幽州節度使劉總以所管八州歸于有司 析木天街 洪曰天文志昴畢閒爲天街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冀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屬幽州 星宿清潤北嶽醫閭 孫曰恒山爲北嶽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神鬼受職 補注後山詩話退之上尊號曰析木天街云云子曾子賀赦曰鉤陳太微星宿咸若[illegible]

勃嶽奇波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 地彌天區界軼海外舜之十有二州周之千七百國 孫曰漢地理志周諸侯千七百國 章亥所步 洪曰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孫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山海經云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于極每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六千里 禹契所書四面輻湊各修貢職 一作賦 西戎之酋北虜之渠怛威愧德失據狼狽收其種落逃遁遠去來獻羊馬千里不絕功既如此德又如彼爰初嗣位首去姦蠹 孫曰謂貶皇甫鎛○一作鐵使 隨所顧指應時清寧哀天下之鰥寡釋四海之鬱結左右前後莫匪俊良小大之材咸盡其用無所誅詰一和以仁由是五穀歲登百瑞時見六府三事惟序惟歌昔者媧皇殺黑龍以濟冀州 孫曰淮南子女媧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 堯誅九嬰以定下土 孫曰淮南子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一本作定天下 血兵刃僅就厥功以方吾君一何遠也堯之在位七十餘載戒飭咨嗟以致平治孔子之聖自云三年有成今自嗣位以來歲有餘耳臻此功德其何捷哉置郵傳命 補注孟子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郵即今之驛傳也 未足以諭以非常之功襲尋常之號以冠古之美盈守文之名臣子之誠闕而不奏天

號人稱不蒲事實斯亦縉紳先生之過也謂臣官居師長不言謂何考其所陳中於義理天人合願不謀而同非臣之愚所敢隱蔽輒冒死以聞伏乞天恩特允誠志令公卿大夫得竭思慮（恩一旼愚）取正於經以定大號有司備禮擇日以頒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某誠惶誠恐（孫曰長慶元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一本無臣某誠惶誠恐六字）

舉韋顗自代狀

（韓曰長慶元年七月公自國子祭酒除兵部侍郎舉顗自代顗字周仁見素之孫長慶初爲大理少卿）

中散大夫守大理少卿驍騎尉韋顗　右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學識該達（樊曰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顗布衣之舊交爲宰相朝廷典章多所咨逮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器量弘深朝推直道代仰清節顯映班序十五年餘夷險一致風猷益茂屈居少列未副羣情文昌政本侍郎官重尚德之舉（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顗宜當之乞廻臣所授庶弭官謗謹錄奏聞謹奏（樊曰顗後遷吏部侍郎）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狀表

論孔戣尚書致仕狀

（韓曰公嘗誌孔尚書墓言尚書七十三上書去官僉嘗賢其能謂公尚壯上三留奏去之果曰吾首已宜去尚奚顧子言明日奏疏請留不報此公所論之疏也）

其官某　右臣與孔戣同在南省爲官數得相見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平正今年纔七十（韓曰孔戣字君嚴長慶三年四月自尚書左丞以老自乞時年七十三）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憂一作愛）用意深遠所謂朝之耆德老成人者臣知戣上疏求致仕故往看戣戣爲臣言已蒙聖主允許（主一作上）伏以陛下優賢尚齒見戣頻上三疏言詞懇到重違其意遂即許之此誠陛下仁德之至然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實可爲國愛惜自古以來及聖朝故事年雖八九十但視聽心慮苟未昏錯尚可顧問委以事者雖求退罷無不殷勤留止優以祿秩不聽其去以明人君貪賢敬老之道也禮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安車（韓曰已上皆曲禮之文注云謝猶聽也安車坐乘車）七十求退人臣之常禮若有德及氣力尚壯則君優而留之不必年過七十盡許致仕

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補注曰詩蕩之詞典刑法則也）此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今幾幸無疾疹（補注曰說文疹脣瘍也疹音軫又丑刃切）但以年當致仕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無傷於義而有貪賢之美況左丞職事亦極清簡若幾尚以繁要為辭自可別授秩崇而務少者今中外之臣有年過於幾尚未得退幾獨何人得遂其願然人皆求進幾獨求退尤可賢重臣所領官無事不敢請對蒙陛下厚恩苟有所見不敢不言伏望聖恩特垂察納謹錄奏聞謹奏（補注曰公上疏不報幾竟以禮部尚書致仕優詔褒美仍令所司歲致羊酒如優徵士故事二年正月卒贈兵部尚書）

舉馬摠自代狀（補注曰長慶三年六月公為京兆尹摠字會元扶風人也）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馬摠（補注曰長慶二年十二月摠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戶部尚書）右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以近者京尹用人稍輕所以市井之間（市井一作鐵甸或作京輦）盜賊未斷郊野之外疲瘵尚多前件官文武兼資寬猛得所累更方鎮（補注曰摠嘗為安南桂管嶺南彰義忠武華州鄆曹濮等鎮）皆有功能若以代臣寔為至當謹錄奏聞謹奏

賀雨表（補注曰公尹京兆時作）

臣某言臣聞聖人之德與天地通誠發於中事應於外始聞其語今見其真臣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季夏以來雨澤不降臣職司京邑（韓曰長慶三年公為京兆尹○一本邑作尹字）祈禱實頻（樊曰公以年有祭竹林神文曲江祭龍文皆以京尹禱雨也）青天湛然旱氣轉甚陛下憫茲黎庶（憫一作憐）有事山川（孫曰有事祭也左氏鄭大旱有事于山川）中使纔出於九門陰雲已垂於四野龍神效職雲雨應期嘉穀奮興根葉肥潤抽莖展穗不失時宜人和年豐莫大之慶微臣幸蒙寵任獲覩殊祥慶抃歡呼倍於宣品無任踴躍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賀太陽不虧表（注本篇 補注曰退之為京兆尹時作也）

司天臺奏今月一日太陽不虧（孫曰長慶三年九月壬子朔日食角十二度 樊曰今月一日十月一日也蓋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今太陽不虧故以為賀）右司天臺奏今日辰卯間太陽合虧陛下敬畏天命克己修身誠發於中災銷於上自卯至巳（至一作及）當虧不虧雖陽陰雲轉更明朗比於常日不覺有殊

天且不違慶孰爲大臣官忝京尹（補注公以長慶二年六月爲京尹十月罷）親覩殊祥欣感之誠實倍常品謹奉狀陳賀以聞謹奏

舉張正甫自代狀（韓曰公再爲兵侍前長慶元年七月自祭酒初除則舉韋顗自代今三年十月自京尹再除則舉正甫自代正甫字踐方南陽人正元二年進士）

通議大夫守右散騎常侍上柱國南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張正甫（孫曰正甫元和末年自同州刺史入拜左散騎常侍）

右臣蒙恩除尚書兵部侍郎伏准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稟正直之性懷剛毅之姿嫉惡如仇讎見善若饑渴備更內外灼有名聲年齒雖高（孫曰正甫大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氣志逾勵（一作邁）甘貧苦節不愧神明可謂古之老成朝之碩德久處散地實非所宜乞以代臣以副公望謹錄奏聞謹奏

袁州申使狀（樊曰王黄州嘗答丁晉公書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屬郡刺史皆曰故牒時王仲舒廉問江西以吏部巨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爲宜循舊制元之所云即謂此狀云）

使司牒州牒（孫曰使司謂江西觀察使司）

右自今月三日後（元和十五年正月公至袁州）每奉公牒牒尾故牒字皆爲謹牒字有異於常初不敢陳論以爲錯誤今既頻奉文牒前後並同在愈不勝戰懼之至伏乞仁恩特令改就常式以安下情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韓曰李習之狀公行去其爲國子祭酒也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皇甫持正神道碑亦云此蓋乃爲祭酒時所論也）

國子監應今新注學官等牒准今年赦文委國子祭酒選擇有經藝堪訓導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今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一新作所）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其狀牒上吏部仍牒監者謹牒

黄家賊事宜狀（孫曰經宗郎任公自袁州召還有此狀不見用 樊曰狀所陳凡三事其一移經略使於邕州容州但置刺史其二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其三因改元大慶赦其罪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黄家賊即蠻子蠻所稱邕管黄少卿等是也）

右臣伏以臣去年貶嶺外刺史（韓曰元和十四年八月公貶守潮州）其州雖與黄家賊（樊曰黄家賊謂黄洞蠻首領黄少卿也其地西接南詔）不相隣接然見往來過客并諳知嶺南事人（南一作外）所說至

精至熟其賊並是夷獠亦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自稱洞主衣服言語（一作服食）都不似人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蠻夷之性易動難安遂至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讎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陽旻此兩人者（一本屯時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亦緣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立可摧破爭獻謀計惟恐後時朝廷信之遂允其請自用兵已

來（一有已字）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審曰少卿自正元來數反覆桂管觀察使裴行立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爭請討之上從之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行立旻奏斬獲一二萬罔天子為解。一本作不下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內（一作因）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百姓怨嗟如出一口陽旻行立相繼身亡（樊曰十五年七月陽旻卒二月以行立為安南都護行至海門而卒）兵端人神共嫉（一作疾）以至殃咎陽旻行立事既已往今所用嚴公素者（樊曰旻卒以嚴公素為本管留後）亦非撫御之才不能別立規模依前還請攻討（樊曰時公素除後上表請討黃氏）

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

一昨者併邕容兩管為一道（孫曰元和十五年二月廢邕管以容管經略使兼之）深合事宜然邕州與賊逼近容州則甚懸隔其經略使若置在邕州與賊隔江對岸兵鎮所處物力必全一則不敢輕有侵犯（一作陵）一則易為逐便控制今置在容州則邕州兵馬必少賊見勢弱易生姦心伏請移經略使於邕州其容州但置刺史實為至便

一比者所發諸道南討兵馬例皆不諳山川不服水土遠鄉羈旅疾疫殺傷臣自南來見說江西所發共四百人曾未一年其所存者數不滿百岳鄂所發都三百人其所存者四分纔一續添續死每發倍難若令於邕容側近召募添置千人便割諸道見供行營人數糧賜均融充給所費既不增加而兵士又皆便習長有守備不同客軍守則有威攻則有利

一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

損朝廷事勢以臣之愚若因改元大慶（孫曰元和十六年穆宗即位之明年當改元）赦其罪戾遣一郎官御史親往宣諭必望風降伏讙呼聽命仍為擇選有材用威信諳嶺南事者為經略使處置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應所在典貼良人男女狀

（樊曰公之為袁州也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公至悉計庸得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為隸行狀神道碑新舊傳皆書之新傳所謂沒歸父母七百餘人出公此狀神道碑又云及還請書之敕令一則公此狀所云今因大慶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

應所典貼良人男女等

右准律不許典貼良人男女作奴婢驅使（韓曰雜律諸妄以良人為奴婢用質債者各減自賣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減一等仍計庸以當債直）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檢到州界內得七百三十一人並是良人男女准律例計傭折直一時放免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債負遂相典貼漸以成風名目雖殊奴婢不別鞭笞役使至死乃休既乖律文實虧政理袁州至小尚有七百餘人天下諸州其數固當不少今因大慶伏乞令有司重舉舊章一皆放免仍勒長吏嚴加檢責如有隱漏必重科懲則四海蒼生孰不感荷聖德以前件如前（如上一有狀字）

韓文四　八

謹具奏聞伏聽敕旨謹奏

論淮西事宜狀

（韓曰時憲宗欲討吳元濟遣裴度視師還奏師可用與宰相意不合既而臨毅宰相憲宗遂用度以主東兵公時為中書舍人乃上淮西事宜議與裴丞相合故兵遂用宦宰相有不便之者以它事改公為右庶子及度為淮西節度使出討蔡以公為行軍司馬辛從度平蔡而還）

右臣伏以淮西三州之地（孫曰至德元載置淮西節度管申光蔡三州）自少陽疾病（樊曰元和九年閏三月彰義軍節度吳少陽卒）去年春夏已來圖為今日之事有職位者勞其計慮撫循奉所役者修其器械防守金帛糧畜匱于賞給（匱一作耗）執兵之卒四向侵掠農夫織婦攜持幼弱餉於其後（餉一作餫）雖時侵掠小有所得力盡筋疲不償其費又聞畜馬其多自半年已來皆上槽櫪譬如有人雖有十夫之力自朝及夕常自大呼跳躍初雖可畏其勢不久必自委頓乘其力衰三尺童子可使制其死命況以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也（也上一有之字）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夫兵不多則不足以取勝取勝之師（一作必勝之師）必在速戰（一作必不）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兩界之間疆場之上日相攻劫必有殺傷近賊州縣徵役百端農

韓文四十　八

夫織婦不得安業或時小遇水旱百姓愁苦當此之時則人人異議以惑陛下之聽矣陛下持之不堅半塗而罷傷威損費爲弊必深所以要先决於心詳度本末事至不惑然可圖功爲統帥者盡力行之於前而參謀議者盡心奉之於後内外相應其功乃成昔者殷高宗大聖之主也以天子之威伐背叛之國三年乃尅（說曰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尅之）不以爲遲志在立功不計所費傳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孫曰史記趙高曰斷而後行鬼神避之）遲疑不斷未有能成其事者也臣謬承恩寵獲掌綸誥（孫曰元和九年十月公知制誥）地親職重不同庶寮輒竭愚誠以效裨補謹條次平賊事宜一一如後

一諸道發兵或三二千人勢力單弱覊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難使前進所在將帥以其客兵雜處指使（雜一作難）先不撫存優恤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被分割隊伍隸屬諸頭士卒本將一朝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又其本軍各須資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今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界連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俘劫皆能自防習於戰鬭識賊深淺既是土人護惜鄉里比來未有處分猶願自備衣糧共相保聚以備寇賊若令召募立可成軍若要添兵自可取足賊平之後易使歸農伏請諸道先所追到行營者悉令却歸本道據除所追人額（除一作餘又無行字）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充給所召募人兵數既足加之教練三數月後諸道客軍一切可罷比之徵發遠人利害懸隔

一繞逆賊州縣堡柵等（繞一作統）各置兵馬都數雖多每處則兵至少又相去闊遠難相應接所以數被攻劫致有損傷今若分爲四道每道各置三萬人擇要害地屯聚一處使有隱然之望審量事勢乘時逐利可入則諸道一時俱發（諸道一作四道）使其狠狽驚惶首尾不相救濟若未可入深壁高壘以逸待勞自然不要諸處多置防備臨賊小縣可收百姓（收下一本有治字）於便地作行縣以主領之使免散失

一蔡州士卒爲元濟迫脅勢不得已遂與王師交戰原其本根皆是國家百姓進退可死誠可閔傷宜明敕諸軍（一作奉）使深知此意當戰鬭之怒

固當以盡敵爲心（固當一作固宜）若形勢已窮不能爲惡者不須過有殺戮喻以聖德放之使歸銷其兇悖之心貸以生全之幸自然相率棄逆歸順

一論語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比來征討無功皆由欲其速捷有司計算所費苟務因循小不如意即求休罷河北淮西等見承前事勢知國家必不與之持久併力苦戰幸其一勝即希冀恩赦朝廷無至忠憂國之人不惜傷損威重因其請使議罷兵往日之事（往一作近）患皆然也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地元濟又甚庸

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除此小寇難易可知太山壓卵未足爲喻

一兵之勝負實在賞罰賞厚可令廉士動心罰重可令凶人喪魄然可集事不可愛惜所費憚於行刑

一淄青恒冀兩道（孫曰淄青謂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恒冀謂成德軍節度使王承宗）與蔡州氣類略同今聞討罰（罰一作伐）元濟人情必有救助之意然皆闇弱自保無暇虛張聲勢則必有之至於分兵出界公然爲惡亦必不敢（敢一作則）宜特下詔云蔡州自吳少誠已來相承爲節度使亦微有功効少陽之歿（陽諸本作誠誤）朕亦本擬與元濟恐其年少未能理事所以未便處置待其稍能緝綏然擬許其承繼今忽自爲狂勃侵掠不受朝命事不得已所以有此討罰（罰一作伐）至如淄青恒州范陽等道（孫曰范陽謂幽州節度使劉總淄青恒州見上）祖父各有功業相承節制（承下一有命字）年歲已久朕必不利其土地輕有改易各宜自安如妄自疑懼敢相扇動朕即赦元濟不問迴軍討之自然破膽不敢妄有異說（孫曰李德裕勸討劉稹賜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詔云澤潞一鎮與河朔事勢不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即公此意也）以前件謹錄奏聞伏乞天恩

特賜裁擇謹奏

論變鹽法事宜狀（樊曰食貨志云自兵興河北鹽法羈縻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法也江淮榷法犯禁歲多及田弘正舉魏博歸朝穆宗命河北罷榷鹽戶部侍郎張平叔議榷鹽法弊請官糶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詰之以爲不可平叔[illegible]張平叔所陳利害凡十八條公爲隨條分析處厚則發十難以折之云）

張平叔所奏鹽法條件　右奉勑將變鹽法事貴精詳宜令臣等各陳利害可否聞奏者平叔所上變法條件臣終始詳度恐不可施行各隨本條分析利害如後

一件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糶官鹽收實估匹段省司准舊例支用自然獲利一倍已上者臣今通計所在百姓貧多富少除城郭外有見錢糶鹽者十無二三多用雜物及米穀博易鹽商利歸於已無物不取或從賒貸升斗約以時熟填還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州縣人吏坐鋪自糶利不關己罪則加身不得見錢及頭段物恐失官利必不敢糶變法之後百姓貧者無從得鹽而食矣求利未得歛怨已多自然坐失鹽利常數所云獲利一倍臣所未見

一件平叔又請鄉村去州縣遠處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不得令百姓闕鹽者臣以爲鄉村遠處或三家五家山谷居住不可令人吏將鹽家（作不）計其往來自充糧食不足比來商人或自負至戶到多將則糶貨不盡少將則得錢無多（一無）擔斗石往與百姓博易所與平價之上利得三錢兩錢不比所由爲官所使到村之後必索百姓供應所利至少爲弊則多此又不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云所務至重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臣以爲若法可行不假令宰相充使令不可行雖宰相爲使無益也（舊無充使以下十四字）又宰相所以臨察百司考其殿最若自爲使縱有敗闕遣誰舉之此又不可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法行之後停減鹽司所由糧課年可收錢十萬貫臣以爲變法之後弊隨事生尚恐不登常數安得更望贏利

一件平叔欲令府縣糶鹽每月更加京兆尹料錢百千司錄及兩縣令每月各加五十千其餘觀察及諸州刺史縣令錄事叅軍多至每月五十千少至五千三千者臣今計此用錢已多其

餘官典及巡察手力所由等糧課仍不在此數通計所給每歲不下十萬貫未見其利所費已廣平叔又云停鹽司諸色所由糧課約每歲合减得十萬貫錢今臣計其新法亦用十萬不啻减得十萬却用十萬（一無四字）所云所得一無贏餘也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殿最多者遷轉不拘常例如闕課利依條科責者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今惟以鹽利多少爲之升黜不復考其治行非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也

一件平叔請定鹽價每斤三十文又每二百里每斤價加收二文以充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六文腳價不足官與出名為每斤三十文其實已三十六也今鹽價京師每斤四十文諸州則不登此變法之後秪校數文於百姓未有厚利也腳價用五文者官與出三文用十文者官與出四文是鹽一斤官糶得錢名為三十其實斤多得二十八少得二十六文折長補短每斤收錢不過二十六七百姓折長補短每斤用錢三十四則是公私之間每斤常失七八文也下不

及百姓上不歸官家積數至多不可遽算以此言之不為有益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併召車牛般鹽送納都倉不得令有闕絕者儻或州縣和雇車牛（一無儻或二字）百姓必無情願事須差配然付腳錢百姓將車載鹽所由先皆無檢齊集之後始得載鹽及至院監請受又須待其輪次不用門戶皆被停留輸納之時人事又別凡是和雇無不皆然百姓寧為私家載物取錢五文不為官家載物取十文錢也不和雇則無可載鹽和雇則害及百姓此又不可也

一件平叔稱停減鹽務所由收其糧課一歲得十萬貫文今又稱既有巡院請量閑劇留官吏於倉場句當要害守捉少置人數優恤糧料嚴加把捉如有漏失私糶等並准條處分者平叔所管鹽務所由人數有幾量留之外收其糧課一歲尚得十萬貫此又不近理也比來要害守捉人數至多尚有漏失私糶之弊今又減置人數謂能私鹽斷絕此又於理不可也

一件平叔云變法之後歲計必有所餘日用還恐不足請一年已來（請一作謂）且未責以課利後必數

倍校多者此又不可方今國用常言不足若一歲頓闕課利為害已深雖云明年校多豈可懸保又非公私蓄積尚少之時可行者也

一件平叔又云浮寄姦猾者轉富士著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糶鹽不問貴賤貧富士農工商道士僧尼并兼游惰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遞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糶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此數色人等官未自糶鹽之時來糶鹽而食不待官自糶然後食鹽也若官不自糶鹽此色人等不糶鹽而食

官自糴鹽即糴而食之則信如平叔所言矣若官自糴與不自糴皆常糴鹽而食則今官自糴亦無利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見其近不見其遠也國家榷鹽糶與商人商人納榷糶與百姓則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爲輸錢於官也

一件平叔云初定兩稅時絹一匹直錢三千今絹一匹直錢八百百姓貧虛或先取粟麥價及至收穫悉以還債又充官稅顆粒不殘若官中糶鹽一家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隨日而輸不勞驅遣則必無舉債逃亡之患者臣以爲百姓困弊不皆爲鹽價貴也今官自糶鹽與依舊令商人糶其價貴賤所校無多通計一家五口所食之鹽平叔所計一日以十錢爲率一月當用錢三百六十(恐羨六十兩字)是則三日食鹽一斤一月率當十斤新法實價與舊每斤不校三四錢以下通計五口之家以平叔所約之法計之賤於舊價日校一錢月校三十不滿五口之家所校更少然則改用新法百姓亦未免窮困流散也

初定稅時一匹絹三千今秖八百假如特變鹽法絹價亦未肯貴五口之家因變鹽法日得一錢之利豈能便免作債收穫之時不被徵索輸官稅後有贏餘也以臣所見百姓困弊日久不以事擾之自然漸校不在變鹽法也今絹一匹八百百姓尚多苦無衣者若使匹直三千則無衣者必更衆多況絹之貴賤皆不緣鹽法以此言之鹽法未要變也

一件平叔云每州糶鹽不少長吏或有不親公事所由浮詞云當界無人糴鹽臣即請差清強巡官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納鹽價口多糶少及鹽價遲違請停觀察使見任改散慢官其刺史已下貶與上佐其餘官貶遠處者平叔本請官自糶鹽以寬百姓今其蘇息免更流亡今令責實戶口團保給鹽令其隨季輸納鹽價所謂擾而困之前意也百姓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鹽下一無)依時徵價辦與不辦並須納錢遲違及違條件觀察使已下各加罪譴(一本譴作於字又無下文苟字)苟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百

姓轉致流散此又不可之大者也
一件平叔請限商人鹽納官後不得輒於諸軍
諸使覔職掌把錢捉店看守莊磑（祝曰磑磨也世本公輸般作之。當五對切）以求影庇請令所在官吏嚴加訪察（訪一作防）如有
違犯應有資財並令納官仍牒送府縣充所由
者臣以爲鹽商納榷爲官糶鹽子父相承坐受
厚利比百姓實則校優（則一作有）今既奪其業又禁
不得求覔職事及爲人把錢捉店看守莊磑不
知其罪（其一作何）一朝窮蹙之也若必行此則富商大
賈必生怨恨或收市重寶逃入反側之地以資

寇盜此又不可不慮也
一件平叔行此策後兩市軍人富商大賈或行
財賄邀截喧訴請令所由切加收捉如獲頭首
所在決殺連狀聚衆人等各決脊杖二十撿責
軍司軍戶鹽如有隱漏並准府縣例科決并賞
所由告人者此一件若果行之不惟大失人心
兼亦驚動遠近不知糶鹽所獲錢何而害人蠹
政其弊實甚以前件狀奏今月九日勅令臣等
各陳利害者謹錄奏聞伏聽勅旨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後序

柳開後序　歐陽脩書韓文後
呂夏卿後序　蘇溥書文集後
張敦頤書韓文後

柳開後序

世謂先生得聖人之道惜乎不能著書茲爲先生之少也當時之人亦有是語焉余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于今凡七年日夜不離于手始得其十之一二嗚呼先生之時文章盛于古矣猶有言以過先生况下先生之後至於今乎是謂世不知先生者也夫子之於經書在易則賛焉在詩書則删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脩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爲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紀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爲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雖孟子之爲書能尊夫子者當在亂世也揚子雲作太玄法言亦當王莽之時也其要在于存聖人之道矣自下至于先生聖人之經籍雖皆殘缺

其道猶備先生于時作文章諷頌規戒答論問說淳然一歸於夫子之旨而言之過于孟子與揚子雲遠矣先生之於爲文有善者益而成之有惡者化而華之各婉其旨無使勃然而生于亂者也是與章句之徒一貫而可言耶且孟子與揚子雲不能行聖人之道于時授聖人之言于人故所以作書而說焉覩先生之文時皆用于世者也與尚書之號令春秋之褒貶大易之通變詩之風賦禮樂之因襲經之教授語之訓導酌于先生之心與夫子之旨無有異趣者也先生之於聖人之道在于是而已矣何必著書而後始爲然也有其道而無其人吾所以悲也有其人而人不知其道益吾所以悲也若先生者不有人不知其道者乎吾謂世不知先生也豈爲誣言也哉

歐陽脩書韓文後序

余少家漢東（余一作吾 家一作居）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游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余以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耳因怪時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余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祿以養親苟得祿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

者其道當然也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沉沒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為者豈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為喜退不為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為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呂夏卿後序

戊子年至京師己丑冬借韓子華家本校正乙未春得歐陽公本又校過然增損甚少疑子華本亦得於歐陽公也始余兄知舞陽縣事得朱台符家藏本於許州改誤字數十又頗增句讀朱氏所傳本蓋久然古詩次第與諸本不同王弘中韓弘神道碑弘妻翟氏柳宗元李道古馬繼祖樊宗師李郱張徹盧殷於陵李于盧渾韓岌韓滂好好女拏盧夫人墓誌皆不在集中然朱氏本亦韓集之未完者爾丙申春得趙德文録六卷於林玶家德潮州人文公為刺史時攝海陽尉督州學生徒者也文録所載皆韓文自摠七十五首其次第殺亂句讀或有增損異同疑德親受本於文公比他本為最可信者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同官記今皆不入正集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四篇之文疑漢所棄或墜失而未得者故不在集中而見於文録然則德所録在李漢前今以德序為首李漢序次之而存文録篇第於集後以序然則外集所載未必皆李漢所不取者也

蘇溥書文集後序

丞部所雕昌黎先生集雖傳行久矣文字脫爛實難披閱唯餘杭本稍若完正慶曆辛巳歲溥求薦王府時從兄渙以小著宰鄢陵因即觀之語及古學且謂退之文自軻雄沒作者一人而已予近獲河東先生所修正本雖甚惜之於予無所隱耳比之杭蜀二本其不相類者十三四越明年從兄改秘書丞倅南隆復以故龍圖燁所增脩本為示又且正千餘字并獲集外三十

八篇又得嘉州李推官謝傳歐尹二本重加校
勘溥旣拜厚賜不敢藏于家期與好古之士共
之乃募工鏤板備於流行其所增修字數及加
音切具諸目録後集外順宗實録爲十卷仍以
河東先生後序附于末謹迹傳授之自庶信於
人爾時嘉祐六年六月旦

張敦頤書韓文後

韓文自歐陽文忠公校故本於民殁二百年之
後天下所共傳而有也近世本乃多訛誤不同
往往鑿以私見妄加改正遂失其眞丹陽洪慶
善儒學淵懿也嘗著韓氏年譜辯證傳于時學
者復得以考正然二書所傳未廣余以所得其
家本鏤板于昭武學附年譜于正集之首注辯
證於正文之下又考釋音及辯證之所遺者數
說附焉比之他本差爲詳備且不敢用臆說以
亂韓氏之眞外集文有可疑者數篇或謂恐非
韓所作姑存之重没其攷也紹興歲次壬申七
月新安張敦頤書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後序終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目録

第一卷
雜文
省試明水賦
王司馬紅芍藥歌
海水
贈崔立之
贈河陽李大夫
苦寒歌
請遷玄宗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詩之序議
三器論
第二卷
書
上賈滑州書
上虞部崔員外書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召大顛和尚書

第三卷

序

送監軍俱文珍序
送令縱西游序
與路鶚秀才序
贈別序
送毛仙翁序

第四卷

雜文

通解
擇言解
鄠人封
河南同官記
宜城驛記
題李生壁

第五卷

雜文

除崔群戶部制
祭汴州董相公文
雷塘禱雨文
祭石君文
祭房君文
高君仙硯銘 并序
高君畫讚
潮州請置鄉校牒
直諫表
論顧威狀

第六卷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第七卷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盡三月

第八卷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四月盡五月

第九卷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盡七月
第十卷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目錄終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一

雜文

省試明水賦

玄化無宰至誠感通爲韻出周禮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供祭祀之明盡明燭共明水明粢也取水火於日月欲得於陰陽之絜氣也孫曰貞元八年禮部侍郎陸贄知貢舉試進士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賈稜陳明歐陽詹李博馮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思明簡崔羣邢冊裴光輔萬當等二十二人中第其間多知名士時號爲龍虎榜公詩逸矣唯此賦存樊曰東平呂夏卿云通解崔虞部書明水賦河南官記從德文錄所載德輿人公爲刺史時鄭海陽將晉州學生技者錄德親受本於公比它本爲最可信嚴曰此賦以玄化無宰至誠感通爲韻而賦中不押誠字或疑有誤以寺考之誤歐陽詹亦以是年擢第其集中所載明水賦韻亦云玄化無宰至精感通則知誠字乃誤

古者聖人之制祭祀也必主忠敬崇吉蠲祝曰詩天保吉蠲爲饎毛氏注云吉善蠲絜也○蠲音涓不貴其豐乃或薦之以水孫曰周禮共明水者以爲玄酒不可以黷斯用致之於天其事信美其義惟玄玄即謂玄酒月實水精故求其本也明爲君德因取以名焉於是命烜氏烜氏即司烜氏也見題注○烜音燬候清夜或將祭圓丘於玄冬或將祀方澤於朱夏孫曰冬日至祭天於圓丘夏日至祭地於澤之方丘皆用此明水也○一本祀亦作祭持鑑而精氣旁射韓曰淮南子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照月而陰靈潛下樊曰謝莊月賦日以陽德月以陰靈視而不見謂合道於希夷挹之則盈方同功

於造化應於有生於無（生一作聲）形象未分徒驪離婁之目（樊曰離收注孟子離婁古之明目者黃帝時人黃帝遺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光華暗至如還合浦之珠（韓曰東漢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不産穀而出珠先時宰守貪穢珠徙交趾嘗到官易前弊珠復還孫曰謂鑑之取水與朓如珠之滿）既祈芳於酒醴（樊曰禮記明堂位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詎比殷於潢汙（孫曰左氏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潢汙濁水）明德惟馨玄功不宰于以表誠潔于以戒荒怠苟失其道殺牛之祭何爲（韓曰易既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禴祭薄祭也）如得其宜明水之薦斯在（薦一作爲非是）不引而自致不行而善至雖辭翻鑠之名質處鑄疊之器降於圓魄（樊曰書哉生魄注月十六日也）殊匪金莖之露（孫曰班固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注漢武帝元鼎二年春作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云建章宫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金莖即銅柱也）出自方諸（孫曰氏注周禮云鑒鏡屬取水者世謂之方諸淮南子曰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以向月則水生銅槃受之下水數石也漢書名鏡爲方諸）不似鮫人之淚（樊曰異記南海有鮫人水居而能織曾寓之有瓶去泣而別所潛皆成珠）將以贊于陰德非獨配于陽燧（祝曰周禮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注鑒燧取水火於日月之器○燧音遂）夜寂天清煙消氣明桂華吐耀（韓曰虞喜安天論云月中有仙人桂樹）玉兔騰精（孫曰王兔白兔傳玄同月中何有白兔搗藥興福降祉騰精騰其光也樊曰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兔蟾蜍並○王兔一作兔影）聊設監以取水（監當作鑑）伊不注而能盈靡然無象（無一作無）的爾而呈始漠漠而霜積漸微微而浪生（補注此韻協韻）

豈不以德叶于坎同類則感（孫曰坎爲水鑑亦水類故云同類則感○字錄本眺誤）形藏在空（在一作於）氣應則通鶴鳴在陰之理不謬武嘯于谷之義可崇（孫曰易中孚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鑑之取水其相應亦如是也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龍吟則景雲出虎嘯則谷風生皆同類相感也樊曰淮南子虎嘯而谷風生此曰武者避唐太祖諱也○今本作虎嘯）足以驗聖之無黨知天地之至公竊比大羹之遺味（韓曰禮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幸希薦於廟中

王司馬宅紅芍藥歌

（樊曰王司馬不詳謂誰落句云云而詩不入正集豈好事者竊公名爲重故耶）

丈人庭中開好花更無凡木爭春華翠莖紅蕊天力與此恩不屬黃鍾家（孫曰黃鍾家富貴之家）溫馨熟美鮮香起似笑無言習君子霜刀翦汝天女勞何事低頭學桃李嬌癡婢子無靈性（今本皆作性靈）競挽春衫來比並欲將雙頰一稀紅（孫曰稀當作希希學紅也今作稀疑字誤）綠窓磨徧青銅鏡一樽春酒甘若飴（祝曰飴餳也詩堇荼如飴○飴音怡）丈人此樂無人知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韓曰論語楚狂接輿）

海水

（韓曰詩意謂當世無託足之地而有還歸之興豈貞元及第後歸江南時作耶）

海水非不廣鄧林豈無枝（孫曰列子夸父逐日渴欲得飲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風波一蕩薄魚鳥不可

依海水饒大波，鄧林多驚風。豈無魚與鳥，巨細各不同。海有吞舟鯨，嚴曰吳都賦云長鯨吞航鯨海大魚也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月導而還海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鄧有垂天鵬。韓曰莊子鯤化爲鵬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苟非鱗羽大，蕩薄不可能。我鱗不盈寸，我羽不盈尺。一木有餘陰，一泉有餘澤。我將辭海水，濯鱗清冷池。我將辭鄧林，刷羽蒙籠枝。海水非愛廣，鄧林非愛枝。風波亦常事，鱗羽自不疑。宜一作我鱗日已大，我羽日已脩。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

贈崔立之

樊曰公詩有贈崔立之評事有酬崔二十六少府有寄崔二十六立之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而此篇又見於外集世傳公逸詩又有酬藍田崔丞詠雪之作今亦附別集公於立之可謂厚矣

昔者十日雨，子來寒且饑。孫曰莊子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今云子來謂此也哀歌坐空房，不怨但自悲。其友名子輿，忽然憂且思。褰裳觸泥水，裹飯往食之。入門相對語，天命良不疑。好事漆園吏，樊曰莊子蒙人名周嘗爲蒙漆園吏書之存雄辭。千年事已遠，二子情可推。我讀此篇日，正當雨雪時。吾身固已困，吾友復何爲。薄粥不足裹，深泥諒難馳。補注山谷詩有次韻揚明叔見餞云桑輿金石交既別十日雨子輿裹飯來一笑相告語云云事意皆與公此詩同

贈河陽李大夫

樊曰李大夫疑爲李芃考之史芃德宗朝爲河陽節度使公年十二當大曆十四年隨伯兄會遷韶州會卒從嫂鄭歸葬河陽時德宗初即位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繼叛中原騷然故其後祭鄭嫂文云既克反葬遭時艱難而此詩亦有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之句時年十四五矣公嘗自言十三而能文恐或然也孫曰貞元四年十月李元淳爲河陽三城懷州團練使十五年三月移帥昭義按書記公遊河陽在正元十一年詩蓋贈元也

四海失巢穴，兩都困塵埃。感恩未能報，惆悵空一來。破裘竟不暖，破裘一作裘破竟一作氣羸馬鳴且哀。羸馬一作馬羸主人情更重，空使劍鋒摧。

苦寒歌

韓曰當是未舉前有所謁而未獲之作

黃昏苦寒歌，半夜不能休。豈不有陽春，節歲聿其周。孫曰聿遂也詩歲聿其暮○一本節歲作歲節又一本云歲聿不其周君何愛重裘，兼味成大賢。成一作養冰食葛製神所憐。孫曰冰食葛製寒者之眾食非所以禦寒也冰字一作水神所一作誠可填窻塞戶慎勿出，暄風暖景明年日。一本作需明年

請遷玄宗議

樊曰此議舊史載於禮儀志曰長慶四年五月禮儀使奏云云公時當以吏部侍郎與禮儀使耶是歲穆宗崩爲代德順憲穆是爲三昭三穆明皇帝親盡當遷而祔穆宗及高祖太宗爲九

廟故公有此議

右禮儀使奏謹按周禮天子七廟（嚴曰穀梁傳云天子至於士皆有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所謂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三昭三穆（嚴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甲以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相仍不改）與太祖之廟而七尚書咸有一德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荀子亦曰有天下者事七世（一作祭七廟一作祭七代）有一國者事五世（一作五代）則知天子上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功宗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文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四時常饗自如禮文伏以今年宗廟遞遷玄宗明皇帝在三昭三穆之外是親盡之祖雖有功德新主（嚴曰謂新主木主也）入廟禮合祧（嚴曰祧遷廟也）遷藏太廟中從第一夾室（嚴曰祖廟之旁室也）每至禘祫之歲合食如常謹議

范蠡招大夫文種議

（韓曰世皆高范蠡之舉而公此議獨以人臣之節責之其恐有補於名教多矣洪曰此篇及待之序議三器論恐非退之作○一本題无文字）

范蠡既辭越到齊遁移書文種亦令亡去以逃其長頸之難遂使種假疾不朝竟承賜劍之詔（孫曰史記范蠡既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悲夫為人謀而不忠者范蠡其近之矣（嚴曰范蠡之事揚子雲嘗論之曰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拔手取其肥遯而忌之則以為人謀而不忠於之何也夫蠡之策種其量已窮人亦可謂審矣然語之以事君之道則未也若使與吳還越之後皆欲遠引以避長頸之禍則勾踐雖有國其誰與守則之責之當矣）夫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備三才之道未有不顯然而自知矣勾踐奮鳥棲之勢申鼠竄之息竟能焚姑蘇虜夫差方行淮泗之上以受東諸侯之朝者（朝一作盟）范蠡文種有其力也既有其力則宜閉雷霆藏風雲截斷三江叱開四方高提霸王之器大弘夏禹之烈使天下細排知越有人矣柰何反未及國則背君而去既行之於身又移之於人人臣之節合如是耶且臣之於君其道在於全大義弘休烈生死之際又何足道哉況君者天也天可逃乎君以長頸之狀難以同樂則舉兵之後還越之日汎輕舟游五湖者豈惟范子乎靜而言之則知范子有匡君之智而無事君之義明矣其所以移文

種之書亦猶拔勾踐之劍也勾踐何過哉子所謂爲人謀而不忠者其在於此也

詩之序議

舊說云此後二篇疑有誤處樊曰公之辯詩序如此而歐陽文忠王荊公亦以爲然文忠謂詩之風雅有正變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召使子夏而序不爲此言荊公謂詩上及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商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詩也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此皆傳公之遺意其後頌漸乃得蜀歐篇首一句以爲序如關雎曰關雎后妃之德也曰此孔氏之舊也至風之始也以下則爲以爲皆後人之所附益云嚴曰此後二篇恐非退之文也

或曰學者去詩之序子夏之爲也（孫曰東漢儒林傳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補注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制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飾）夫子固不然愚亦無已必思而殆（韓曰思而不學則殆見論語）歟有以明之子曰是何明也昔孔子閔周德之衰（一作傷）懼王道之既喪於天下是故紀正詩書樂易禮春秋佐之以爲民經而子夏門人之高第者也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自亂之跡帷薄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夫詩刺讒隱文達意（刺一作制）存上下之道以故言之者不爲訕而其所諷者莫之猶知知之諸國猶世亦莫知之宜去故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知不一（一有及字）也暴揚中遘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傳平聲）因藉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矣或曰詩之序既聞矣敢問宗魯不風何也（宗字誤當作宋補注杜牧行曰公意謂宋魯以諸侯而有頌之故）曰隱之也親親尊尊之道存焉耳（樊曰劉氏亦以爲宋王者之後魯由聖人之後是以天子不以待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

三器論

樊曰此篇疑非公作其間如黍者不絲身貴者不衆賤與夫藝市故鄰易名冒處等語頗類皇甫持正孟學公而不至者之爲也

或曰古者天子坐於明堂執傳國璽列九鼎使萬方之來矣惕然知天下之人意有所歸而太平之階具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異乎吾所聞（一有歸字）天人之心與太平之基（與一作興）一是非三器之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耶周公成王居之而朝諸侯美矣（孫曰禮記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幽厲居之何如哉子不謂傳國之璽帝王所以傳寶者耶漢高文景得之而爲寶美矣新莽胡亥得之何如哉（孫曰傳國璽秦始皇置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李斯篆漢高祖定三秦子嬰獻之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得之送上更始後入赤眉建武三年光武平）

赤眉劉盆子以獻光武相傳至晉晉懷帝没劉曜曜没於劉聰後又没於石勒及石季龍死胡亂乃還江南子不謂九鼎帝王之所謂神器耶夏禹鑄之孫曰宣三年左氏楚子至雒周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小大輕重對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周文遷之而爲寶孫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又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並左氏傳美矣桀癸紂辛有之何如哉孫曰桀名履癸謚曰桀紂帝乙子辛謚曰紂若然歸天人之心與太平之階與一作歟决非三器之所能也且帝王和天人用土木不過於障風雨捍寒暑帝堯之政美亦足矣茅茨之室孫曰史記墨者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其何豈倹明堂耶一本作豈其以倹明堂耶若帝王之用王者禮天地孫曰周禮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奠鬼神禳火災班羣后補注書班瑞于羣后而已矣至天人之心者質大信如寒暑視天人如父子豈倹咫尺之王爲要約蟲鳥之字爲符瑞哉孫曰漢書藝文志書有六體有鳥書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旛信也帝王之用金者劒鏃之爲兵器刻刃而植黍禾萬釜而飪毛血斤斧而入山林乃已矣若禹大則爲神器其鎔鑄者役豐隆耶孫曰豐隆雷師役鬼神耶役人人耶尚役人人皆内而大之矣嗚呼竪三器而爲重者其誇者之詞耶誇一作夸夫帝王之聖者卑宮室室一無室字賤金玉斥無用之器以示天下貽子孫

而後王猶殫天下之土木不肯已栢梁更建章孫曰漢武帝元鼎二年起栢梁臺至元封六年栢梁災太初元年起建章宮恐恐若室家無所庇其躬寒暑無所禦其災使桑者不絲身農者不穀腹尸尸然佗佗然他然一作他役如圜羊當時既帝王之意於彼理其進説者又安忍誇廣之尊其爲明堂辟若傳國璽者諸本作之狂言覬覦斯童心修意而爲之示既有之不祗之足矣祗一作抵一稱其符瑞則未也若九鼎者諸本作之死百年不能膏其腹火萬載不能黔其足黔一作然其薫飪禱祠之用又足取豈不爲無用之器哉或曰秦璽之不爲器可矣若九鼎之制其夏禹已明堂之篇其周公已王帝得不踵其制而行其道耶某曰堯水滔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導川决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銷九金乃鑄九鼎儀萬有之族露怪異之狀其護人已其救人已後王决不知如大禹識鬼神之狀知一作識又無當時汨没之危而徒欲闢金廣器物與夫墊巾效郭補注後漢郭泰嘗於陳梁閒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易名同藺者補注司馬相如本名犬子及自孝慕藺相如爲人更名相如豈不遠哉是亦見譏也若明堂之篇紀周公皇朝之盛已夫越裳之九譯而至某聖德已

非爲復廟重屋而來周公之政焦勞日夜方寸
已非坐夫總章左箇而後思孫曰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居總章左箇謂大寢後王之飛翬如雲之殿餘萬拱孫曰詩如翬斯飛翬鳥之
西堂南偏奇異者易其名爲明堂耶百十明堂矣宜急急者
握髮吐哺師賢卑躬則神聖矣又何必憂勞廣
役然後稱慕夫周公哉若能致萬萬昇平由大
獲已百戰懾伏儀虎彼已豈不皆過與嗟乎歷
代張名辯舌之臣不欲以事天子之難其君而
不以金玉土木敵來芊楚之問孫曰楚姓芊氏非九鼎夫
助偽之覍非辟雍若下玉之璽何代而不傳何
偽而不得其可略已噫天於代亦必環已若有
人窮雕鏤以求文明嚴書契以貨浮偽盛器示
奇速享請罪之不暇必見夫申手足而老休其
光大盛德之可望噫何以然不務其修誠於內
而務其盛飾於外匹夫之不可而況帝王哉或
曰子謂明堂之爲器可乎而建皇極者於三器
果何取其曰不出乎身而出乎力皆器也不可
變通而執一隅皆器也賜之爲器豈瑚璉與明
堂之爲器其非性矣始有之而不毁之始無之
而不求之果無取

昌黎文外集卷第一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書

上賈滑州書

集注貞元二年九月以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義成滑州也書稱年二十三則貞元六年也八年而公登第九年而耽入相十一年公三上宰相書耽時正當國亦不報哉以暗投人耶義成今改爲武成矣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藝干進又惟古執贄之禮
竊整頓舊所著文一十五首以爲贄首一作章下同而喻
所以然之意於此曰豐山上有鍾焉人所不可
至霜既降則鏗然鳴祝曰山海經云豐山有九鍾知霜鳴注云霜降則鍾鳴○一本無鳴字
蓋氣之感非自鳴也愈年二十有三嚴曰三字誤當作二十二貞元五年也退之自七歲讀書至此首末已十六年時復來京師故云獻策闕下方勤行役讀書學文十
五年言行不敢戾於古人愚故泯泯不能自計
周流四方無所適歸伏惟閣下昭融古之典義
含和發英和一作華作唐德臣簡棄詭說保任皇極
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鳴哉徒以
獻策闕下方勤行役且有負薪之疾不得稽首
軒階遂拜書家僮待命于鄭之逆旅伏以小子
之文可見於十五首之内小子之志可見於此
書與之進敢不勉與之退敢不從進退之際實

惟閤下裁之

上考功宏詞官虞部崔員外書（樊曰崔虞部或云崔翰按傳翰名鵬以字行舉進士博學宏詞賢良方正皆異等仕至比部郎中李翱不載爲虞部員外郎史遺之也公以貞元八年第九年試博學宏詞于吏部作此書）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一無行字）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是知其人之或可（一無是字）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已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一無其字）則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畢一作果下同）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畢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僅非偶然（僅一作竟非）固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嚴曰退之以貞元二年來京師至此八年也）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大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孫曰貞元八年兵部侍郎陸贄知舉公登第是年四月贄同平章事十年十二月罷）此時惟念以爲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又未知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一有夫字）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于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則事不成徒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孫曰儳然輕賤之貌）（表記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仕陷切）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嚴曰莊子文）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嚴曰論語文）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嚴曰禮記四十曰強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人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忘謂死而不忘也（忘一作亡）夫今之人務利而違道其學問（一作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年始二

十有六矣樊曰正元九年嚴曰退之生於大曆戊申至貞元癸酉二十六也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矣夫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謂如何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耳故盡暴其所志不敢默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一有於字是則拜見之不可期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一本作庶幸執事察之

昌文六外二　四

與張徐州薦薛公達書

孫曰貞元四年十一月以豪壽廬三州都團練使張建封為徐泗濠節度使治徐州韓曰公時未第故首云已未達而達人

愈聞士有已未達而達人者大夫意寧實之哉孫曰實猶皆也○一本無實字小子誠其人今言則無故過濡恩惠以極報之謂也極盡也伏惟閣下一無閣下二字仁義風動天下也任帝室橫寄洪曰橫當作宏今作橫誤矣名與譽之美刑政之威化道之事道達也使四方先聲色之娛金帛之富車服之制以從之則亦稱位雍容暇豫而又何求則可以取特達不羈之士奉之以非常之禮俾耀名天下答天子鴻恩側見河東薛公達孫曰公達字大順年二十有六樊曰貞元四年公達年二十有六嚴曰按公達墓誌云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自元和己丑逆數之至貞元四年年二十六公歲也抱驚世之偉材發言挺志負絕天秀服仁食義融內光外直剛簡質與世不常想其升朝廷議論正瑩冰玉一作稟一作稟隱暗清姦滅心爍謀然今尚幽塞未光彌縮鉗利洪曰利當作鉬今作利誤矣靜居河洛惟高公之清風驅馬千里又以為贄求拜華軒公則見之矣遇之甚厚懼左右者不明喜薮能善黷視聽不以今之譽言故小子忘懼激憤獻此惟公明之夫垂纖餌濱泉洪曰凡公文以民爲人以虎爲武以淵爲泉皆避諱耳○一本無纖字異吞舟之魚則踈施薄禮天下取特達之士亦難大夫哉之樊曰公達後以貞元九年登進士第至元和四年卒公又誌其墓

昌文六二　三

與少室山李渤拾遺書

孫曰渤字濬之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裔孫少不肯仕與仲兄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韓曰此書雖不見於正集而載於新史則知外集之文亦未可輕議其非也

十二月某日孫曰元和四年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

諭拾遺公（孫曰元和元年戶部侍郎李巽諫議大夫韋況交薦渤九月以左拾遺召不至四年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上書謝是歲公爲河南令以此書遺之勸渤善其言始出家東都史作洛陽令韓某遺書敦也）朝廷之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皇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爲快方今天子仁聖小大之士（士史作事）皆出宰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大位以來於今四年（嚴曰憲宗以永貞元年即位至今四年即元和三年也）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山野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歟加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栗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自是若不成人（吳字史作覎）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與兵者（與一作而）未有若此時也拾遺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知不可爲而爲之不已足跡接於諸侯之國（一作跡字）即可爲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距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盛德之有闕遺利加於時（一無加字）名垂於將來踊躍悚企傾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若不許（一有即字）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即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儻不爲起衆善人不與斯人施者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庶人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長遠思之（一無長字）務使合於孔子之道幸甚愈再拜（樊曰渤元和九年起爲著作郎太和中終太子賓客）

答劉秀才論史書

（樊曰劉秀才名軻字希仁元和十四年進士公時史館劉有書勉之公答焉子厚集有與公論史官書曰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云云反復論辯皆以公不任史責爲慊柳所見即此書也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乃遺此篇于正集之外豈以其書爲子厚所辯駁而遂棄之與補注或問張子韶曰退之與劉秀才論史書言作史不有人禍必有天殃子厚以書闢之其說甚有理思之所論似畏子韶曰此引退之說得未盡處想其意亦不專在畏禍但恐褒貶是以貽禍故遂就其說而失之此宜爲子厚所攻）

六月九日（韓曰元和八年）韓愈白秀才劉君足下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謂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孔子聖人作春秋（嚴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乃約因史而作春秋是孔子以不遇而作春秋非以作春秋而不遇也）辱於魯

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孫曰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南史聞大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一本無氏字）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補注司馬遷與任安書曰左氏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作史記刑誅（孫曰漢書天漢二年李陵降匈奴遷盛言陵忠武帝以遷沮貳師下遷蠶室）班固瘦死（孫曰和帝永元初洛陽令种兢以事捕固固死獄中洪曰漢律囚以飢寒死曰瘦孟堅死獄中故云補注宣帝地節四年繫者瘦死○瘦音愈今本作瘦傳寫之誤）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孫曰壽字承祚仕蜀為觀閣令史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見黜者累年其後以母憂母遺言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歸葬竟被貶議）王隱謗退死家（孫曰隱字處叔晉大興初官著作令為著作郎虞預所斥竟以謗死黜歸于家）習鑿齒無一足（孫曰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以腳疾廢居里巷苻堅陷襄陽大悅之與諸鎮書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纔一人有半耳）崔浩范曄亦族誅（孫曰浩字伯淵後魏人著國書三十卷太武帝太平真君十一年以罪夷其族曄字蔚宗宋人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伏誅）魏收夭絕（孫曰收字伯起著後魏書一百三十卷北齊後主武平三年卒無子）宋孝王誅死（孫曰孝王事高齊為北平王文學撰關東風俗傳三十卷周大象初預尉遲迥事伏死）足下所稱吳兢（孫曰兢撰梁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天寶八載卒於恒王傅韓曰兢汴州浚儀人魏元忠朱敬則薦其才詔直史館為拾遺補闕累遷起居郎諫議大夫復修史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累遷洪州刺史又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恒王傅卒）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

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自（一云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服為又一云不可自効率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孫曰是歲正月以公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云聞見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祝曰周禮眡其鑽空欲其窾也空上聲）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騃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一有聖字）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一作落落撤天地一無天字）決不沉沒（決一作必）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洪曰今本皆脫不在二字）亦宜勉之愈再拜（子厚與韓愈論史官書見柳集三十一卷此不復載）

召大顛和尚書

韓曰公與孟簡尚書書云潮州有一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數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又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登觀之意而出妄偽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然今本多存之用不敢削補注歐陽集古錄云文公與顛師書世所罕傳

于以集錄古文其求之博蓋久而後得其以繫辭爲大傳謂看山林與看城郭與等語宜爲退之之言其後書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則非也退之貶潮移袁召爲祭酒遷兵部久之始遷吏部蓋韓書國初重刻故謬爲附益耳

愈啓孟夏漸熱惟道體安和愈弊劣無謂坐事貶官到此久聞道德竊思見顏緣昨到來未獲參謁已貼縣令具人船奉迎日久竚瞻愈白

愈啓海上窮處無與話言側承道高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此旬晴明不甚熱儻能乘閑一訪實謂幸也不宣愈白

愈啓惠勻至辱荅問珍悚無已所示廣大深迴非造次可量傳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終不可得而見耶如此而論讀來一百遍不如親面對之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閑寂與城隍無異大顛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激修行獨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于所識道故如是不宣愈頓首舊本唐元和十四年刻在潮陽靈山禪院宋慶曆丁亥江西袁步世隆得此書疑因之除州謁歐陽永叔讀之曰實退之語他意不及也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二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三

序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 并詩

韓曰隴西公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俱文珍爲監軍公爲觀察推官文珍將如京師作序詩而送之樊曰此序不入正集李漢以文珍故爲公諱耶

今之天下之鎮陳留爲大樊曰汴州陳留郡宣武節度使所治嚴曰漢書音義曰留本鄭邑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留今爲汴州屯兵十萬連地四州樊曰宣武節度所管汴宋亳潁四州左淮右河抱負齊楚濁流浩浩舟車所同故自天寶已來當藩垣屏翰之任孫曰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藩垣屏翰謂爲諸侯也有弓矢鈇鉞之權皆國之元臣天子所左右其監統中貴孫曰唐節度大府監軍人以中官爲之必材雄德茂榮耀寵光能俯達人情仰喻天意者然後爲之故我監軍俱公孫曰文珍後爲劉貞亮輟侍從之榮受腹心之寄奮其武毅張我皇威遇變出奇先事獨運偃息談笑危疑以平樊曰貞元十二年宣武軍亂李萬榮卒其子迺自稱留後文珍執之天子無東顧之憂方伯有同和之美十三年春嚴曰謂貞元十三年時董晉帥汴俱文珍爲監軍以是年春歸京師晉餞之于青門之外故作是詩文珍即劉貞亮也將如京師相國隴西公飲餞于門之外于一作青謂功德皆可歌之也命其屬咸作詩以鋪繹之韓曰鋪繹猶鋪陳也詩云鋪時繹思詩曰

奉使羌池靜樊曰貞元十年六月以祠部郎中袁滋為冊南詔使冊異牟尋為南詔王以成都少尹龐頎為副使崔佐時為判官俱文珍為宣慰使劉幽巖為判官臨戎汴水安一作閑冲天鵬翅闊報國劒鋩寒曉日驅征騎春風詠采蘋孫曰來晳補亡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采蘭以養親也誰言臣子道忠孝兩全難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

樊曰公送文暢序云人固有儒名而墨行墨名而儒行者此序去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其後皇甫湜送簡師序云師雖佛其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人其知三序大旨略同韓曰公與浮屠氏游於詩則見送靈觀惠師師盈上人與本師廣宣澹約文暢師於序則見文暢高閑令縱皆取其行不取其名焉不然則排釋老為虛語矣

其行異其情同君子與其進可也令縱釋氏之

秀者一本無者字有而字又善為文浮游徜徉跡接天下藩維大臣文武豪士令縱未始不褰衣而負業業文也往造其門下其有尊行美德建功樹業令縱從而為之歌頌與而不諛麗而不淫其中有古人之遺風與乘間致密與字諸本音義不同也讀為異又一本作其有中古人之遺風與一本作可與乘間致密促席接膝譏評文章商較士人一作人事浩浩乎不窮滔滔乎深而有歸於是乎吾忘令縱之為釋氏之子也其來也雲凝其去也風休方懽而已辭雖義而不求吾於令縱不知其不可也盍賦詩以道其行乎

與路鵠秀才序蒲左公元和七年為博士十四年貶潮州凡序云云時日並據其可疑焉○一本與作送

輞川男子祝曰輞川地名唐史王維別墅在輞川○輞音罔平陽路鵠應進士舉四年愈自河南令復為博士孫曰元和六年秋公自河南令入為職方員外郎七年二月以言事復下遷國子博士鵠執弟子摳衣之容今年春獲謫南荒孫曰十四年正月貶潮州鵠纔羸車偕焉令沈潮涕洟拜手于西請予叙述以釋塵翳路氏得姓歷二千年洎中路侯後樊曰按宰相世系表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玄元責封於中路遂為路氏子孫以國為氏至拜諫議大夫凡二十三世世稱德門人不得並鵠不圮先人之餘烈既丱角學文又有新才又一作文非君臣上下之訓不踐於口說一作道國家每歲貢士凡數千登墉轂隼考藝偕鵠者一本考字作有鵠下無者字十黜其七八向令鵠屢戰不勝今一作令將堪會於賢春官也非鵠愚也由是病夫昌黎韓愈命文序路鵠

贈別序韓曰此篇不知為誰氏作然曰南陽伯曰陳徐方曰是衣采建封於徐州時作序句多脫誤不可解而卷

昔予沉淮至壽揖生於南陽伯門釋然相笑假論以相同合燕怨月揚文露志去而息絕默以記念則罔交知格于茲三年予實來徐方惆焉

又見氣質清茂大幾乎成靜而究之卽動經冊穆爲（爲一無乎字）焉能傳我則歎異不窮噫學之引人諒哉始則然吾用知其往方將友夫子於直道㥯感離而不志又焉昭子知

送毛仙翁十八兄序

洪曰唐人贈仙翁歌詩贊序甚衆劉夢得云長慶二年秋九月山郡州官舍有異客毛仙翁至丰容秀目精彩輝然生文語及相國某公侍郎韓公皆方外交嘗有述序其察州人吉凶貴賤壽夭皆後發利害指陳毫釐無所闕忌間有失之至於金火飛伏之道坤巢御氣之訣吾又莫得而窮之矣元微之曰余乘間於東蕺毛仙翁悤然來顧越之人士識之者相與言曰仙翁嘗與葉法善吳筠游諸山遺蹟多豐年所而風貌愈少貞固道骨玄路高情真鴻孤鶴不可去喻微之觀察浙東在長慶四年卜牛思曰令兄不離之世間而出世間吉夢乎昔慧之竟瀑謂乎人情之圖變時是然紅膚若花迅駿無羈二步翹然子安謂其非至人乎昔昌黎韓公裴李二相皆命世大賢與文字不曰部員同友聯拜我軒冕固先兄不萌於心大和三年秋九月調拜甚兄夏口春于壘俗殺之玄記社先後巳仙翁名千字鴻漸得又複之道不知其甲子常知三卜許人常服玄髮若童子甘泉智公慶牛公僧孺令狐公楚李公程宗閔紳公揚公嗣復於陵王公播趙元公稹富代之賢相韓公愈白公居易崔公玄亮鄭郭都尉韓李公爲鎮洲公令張公仲方元公庠師元晦劉公禹錫以事之公或李公翱當代名士或師以教之或兄以事之或美其道貞出世或紀其德贊嬰姿或異其藏往知來或叙其衰至元王霞綺交映組繡相宜蓋亦史之盛事也自元和洎大中戊寅五十餘年容色不改傳以常人矣人之所以生化者有爲也情以動之智以役之是非以感之喜怒以戰之取捨以競之馳騖以勞之氣耗於內神疲於外氣竭而神喪形斃而神逝以至死矣修道之士則嗜欲淡聰明發然無心澹然無爲收視返聽虛室生白寂合自然觀化之始游然動息與道爲一寒暑不能干指顧乎八極之外逍遙乎六合之表無所不至無所不見耳能洞聽目能洞察亦不由乎耳目何者神凝於未兆智通於無極也如此則世人之休咎壽夭貴富貧賤皎然在目豈俟乎陰陽之數蓍龜之兆而後知之乎仙翁其人也戊寅大中十二年也白樂天在江州有贈仙翁詩見本集此不載

仙翁姓毛字千（洪曰杜光庭云名千字鴻漸與此不同今本誤作字千）姬與韓爲族愈末年爲弟也（韓曰左氏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衞毛聃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毛韓俱出姬姓故云）（與韓爲族○一本無姬字一本無愈字）相識於潮陽逆旅叙宗焉（韓曰公時爲潮州元和十五年也）察乎言不由乎孔聖道不由乎老莊教而以慧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駛駟（四汲曰王筠駛疾也詩鴥彼晨風王賢人往之駛鴥疾飛入北林○駛音吏又踈吏切）囁嚅持疑於脊吻間（囁之涉切又而涉切需音懦）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以言哉（許負河內溫人善相周亞夫者也負爲婦女）然兄言果有徵期愈自與袁州從袁州除國子祭酒後主兵部事續拜京兆尹又改吏部侍郎（韓曰後皆如其言）若果如兄言即掃廳屋俟兄一日歡笑資亦足馳不朽之名也（資一作賦又一作是）酒酬留詞（酒一作辭）一走筆而成不能采其文華之要也（要一作章）時元和十四年巳亥（洪曰今本誤作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族弟門人韓愈序（洪曰或以此序非退之作然仙翁不當稱門人以唐人贈仙翁詩文考之則退之實有此序矣）

雜文

通解

洪曰通解擇言解鄠人對或云非公時聞之者公作本
最可信

今之人以一善爲行而聪爲之慕遊節而稱夫通才者多矣然而脂韋汩没以至於老死者相繼亦未見它人之稱其豈非害教賊名之術歟且五常之教與天地皆生然而天下之人不得其師終不能自知而行之矣故堯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讓之爲美也於是許由哀天下之愚且以争爲能遁脱屣其九州高揖而辭堯由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天下猶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焉一作乎下倣此故讓之教行於天下許由之爲師也補注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曰子無所用天下爲自桀之前千萬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龍逢哀天下之不仁不上一有人字覩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於是進盡其言退就其割烹故後之臣竦然而言曰雖萬死猶有忠而懼者况其小者焉故忠之教行於天下忠上一有其字由龍逢之爲師也自周之前周一作殷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以換其生也渾胡本切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竦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義一作死一作强况其小者焉故義之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爲師也補注史記武王平商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於首陽山是三人者俱以一身立教而爲師於千萬年間千上一有百字其身亡而其教存於扶持天地而功亦厚矣嚮令三師恥獨行慕通達則堯之日必曰得位而濟道安用讓爲用一作豈夏之日必曰長進而否退安用死爲周之日必曰和光而同塵安用餓爲若然者天下之人促促然而争循循然而佞渾渾然而偷其何懼而不爲哉是則是則一無三師於今必謂偏而不通者矣其可不謂之大賢人哉嗚呼今之人其慕通達之爲弊也且古聖人言通者蓋百行衆藝備於身而行之者也今但人之言通者蓋百行衆藝闕於身而求合者也是則古之人言通者通於道義今之人言通者通於私曲其亦異矣將欲齊之者其猶矜蕃丸而擬質隨珠者乎其猶一本作其不由且令今父兄教

其子弟者曰尔當通於行如仲尼雖愚者亦知其不能也（一作耶）曰尔尚力一行如古之賢（官本古下有人字之下有一字）雖中人亦希其能矣豈不由聖可慕而不可齊耶賢可及而可齊也今之人行未能及乎賢而欲齊乎聖者亦見其病矣夫古人之進修或幾乎聖人今之人行不出乎中人而恥乎力一行為獨行（上乎一無乎字）且曰我周通同如聖人（一無周字）彼其欺心耶吾不知矣彼其欺人而賊名耶吾不知矣余懼其說之將深為通解

擇言解

韓曰此篇雖曰擇言甚於水火然曰知理者又擇於言則未嘗欲人循黙苟容而已不然則慕中之辭羞中之辭公豈甚忘言乎哉

火洩於窰而為用且大能不違於道可燔可炙可鎔可甄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一有其字）反為災矣水發於深而為用且遠能不違於道可浮可載可飲可灌以濟乎生物及其導而不防反為患矣言起於微而為用且博能不違於道可化可令可告可訓以推於生物及其縱而不慎反為禍矣火既我災有水而可伏其燔能使不燔於灰燼矣（燔一作焰又一作焰）水既我患有土而可遏其流（一本此句無而可字）能使不仆於波濤矣言既我禍即無以掩其辭能不懼其失者亦鮮矣（其失一作失圖）所以知理者又爲得不擇其言與其為慎而甚於水火

鄆人對

樊曰新史孝友傳云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蓋千餘年之論罪父母疾事韓愈以是為孝未聞毀支體者也新史所載如此不可謂此篇非公作矣鄆將名篇亦孔李蒙曰李漢自謂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故世多疑外集之文非漢所序知三器論與諫表其文或不類然鄆人對見於孝友傳李拾遺書見於李易傳毛仙翁序見於劉夢得集與劉秀才論史書見於柳子厚集此等孰謂非公之作○鄆音戶蘭曰鄆古有邑之地夏為邑郡為崇秦改為鄆今鄆北二十里有故邑城周四里亦有甘

亭即孝與有邑戰処也

鄆有以孝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鄆人曰彼自刲股以奉母疾瘳大夫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門（門上一有其字）使勿輸賦欲為後勸（勸下一有以字）鄆大夫常曰它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是下一有止字）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且致死（死一無且字）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苟有合孝之道又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為曷足

爲異乎既以一家爲孝是辨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辨其祖父皆無孝矣然或陷於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之逆亂以是而死者乃旌表門閭表下有其字爵祿其子孫斯爲爲勸已上爲字去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絶爲憂憂上一有其字不要胥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河南府同官記

樊曰此篇亦韓傳所錄呂夏卿以爲可信者其敘事筆力非公不能爲公之作矣

永貞元年孫曰貞元二十一年八月改元永貞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孫曰是歲八月憲宗即位公量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樊曰正慶節度使裴均字君齊河東人常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始紀年更元孫曰大曆十五年正月改元建中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列一作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登進也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吏執事一曲吏字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於天下稱多於上一有獨字同時二字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即裴均也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邁樊曰邁字子玄范陽人於汜水主簿祝曰汜水名舊漢成皐汜水又姓凡氏避秦亂避地於汜水因改焉汜音凡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餘慶樊曰餘慶字居業滎陽人於陸渾主簿渾音魂則得今相國吏部侍郎天水趙公宗儒樊曰宗儒字秉文鄭州人於登封主簿祝曰河南汜水陸渾登封四縣隋皆屬河南府後汜改隸孟州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少連樊曰少連字夷仲蘇州人盧公去河南爲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孫曰貞元九年五月盧邁自左丞同平章事至十一年九月罷鄭公去汜水爲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爲樊曰餘慶去汜水爲監察御史史傳遺之孫曰建中末山南西道府節度使嚴震辟餘慶爲府從事貞元十四年七月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十六年九月罷爲郴州司馬永貞元年八月復以尚書左丞同平章事元和元年五月罷趙公去陸渾爲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爲宰相孫曰貞元十二年十月宗儒自給事中同平章事十四年七月罷顧公去登封爲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孫曰貞元十六年五月以少連爲京兆尹十八年六月自吏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爲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爲荊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爲節度使樊曰均去府爲長水尉史傳遺之孫曰貞元十九年五月均自荊南行軍司馬爲本軍節度使自工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布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于時有聲我公愿絜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于官嗣紹家烈不違其先孫曰均曾祖行儉祖光庭作帥南荊帥一作師一作折厥聞休顯聞音問武志既揚文教既熙熙既一作既熙亦熙登槐贊元祝曰周禮三公面槐登槐謂爲三公也贊元謂輔贊元首其慶且至故

好語故事者以爲五公之始迹也同（始一作亦）其後進而皆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一无官職字公字作則）功德有巨細其忠勞於國家也亦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爲書既五年（韓曰謂元和五年也）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是河東公爲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孫曰元和三年四月均自荊南召爲右僕射判度支是歲九月庚寅加同平章事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南謂漢水之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孫曰元和三年六月餘慶自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樊曰餘慶留守東都史傳逆之獨見公此記又見公上留守鄭尚書啓及送鄭迺校理敘）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孫曰元和三年宗儒檢校吏部尚書爲荊南節度使）漢南地連七州（孫曰山南東道管襄鄧州唐安均房等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敘留司文武百官於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樊曰時盧顧死矣故止及裴鄭趙三公云）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記宜城驛

（祝曰宜城襄州屬公出爲潮州時記〇一本題云宜城驛記或去代非作）

此驛置在古宜城内（孫曰楚昭王畏吳徙於鄀鄀即宜城）宜城驛東北有井（此句一无宜城二字）傳是昭王井（孫曰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俯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也更號韓公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驛前水傳是白起堰西山下澗灌此城壞楚人多死流城東陂臭聞遠近因號其陂曰臭陂有蛟害人漁者避之井東北數十步有楚昭王廟（一無昭字）有舊時高木萬株多不得其名歷代莫敢翦伐尤多古松大竹于太傅師襄陽（孫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于頔爲山南東道節度使〇一本太傅有頔字）遷宜城縣并改造南境數驛材木取足此林舊廟屋極宏盛今惟草屋一區然問左側人尚云每歲十月民相率聚祭其前（洪曰即公題楚昭王廟詩所云一間茅屋祭昭王者）廟後小城（洪曰後今誤作樓字）蓋王居也其內處偏高廣袤八九十畝號殿城（洪曰殿今誤作鼓字）當是王朝內之所也（洪曰朝今誤作廟字）多甎可爲書硯自小城内地今皆屬甄氏（甄音真）甄氏於小城北立墅以居（墅承與切）甄氏有節行（孫曰甄濟字孟成肅宗時來瑱爲襄陽節度使以濟爲參謀宜城楚昭王廟壞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右有子曰逢韓曰元侍御嘗以書薦於公乞書甄氏父子爲義見公答元侍御書）其子逢以學行爲助教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題

題李生壁

（或曰李生名平〇一本作題李平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一作邽樊曰唐地理志云下邽縣隸華州下邳縣隸泗州元和四年來隸徐州今隸淮陽軍公題此時猶隸泗州也其曰是來也予與於徐州將西

居於斋又叙其所經行可知其爲下邳矣作郵者非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孫曰貞元十六年五月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將西居於洛陽嚴曰退之在徐州張封建幕中以觖言无所忌雖封建知已亦不能容故去徐還洛汎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州嚴曰當作商丘清泠池文雅臺商丘脩竹園微子廟皆在睢陽即梁孝王城郭枚相如皆孝王之客也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嚴曰有泠池脩竹園微子廟皆在睢陽蓋唐之宋州下邳其近地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下悲那頌之不作嚴曰那商頌祀成湯之詩睢陽有亳成湯所都也其後武王封微子以奉商祀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爲首睢陽宋地也故退之過此而有所感焉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一本有李生名平四字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之四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五

雜文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

樊曰公知制誥者隋下置辭掖若累月而制辭見十出者止此又不入于集則公之文遺逸多矣嵩若人間者大山一毫芒其斯之謂與嚴曰退之自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中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掌綸誥一年而制誥止此一篇而已李漢作文集序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豈其然乎

敕地官之職邦教是先必選國華以從人望具官崔羣體道履仁內和外敏清而容物善不近名從容禮樂之間特達圭璋之表達一作進比參密命弘益既多孫曰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及貳儀曹升擢惟允孫曰九年除禮部侍郎十年知貢舉取士三十人選拔才行咸爲公當時曰得人史云羣爲翰林學士遷禮部侍郎轉戶部新史但云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蓋逸之也邁此令德藹然休聲選賢與能于今惟重惟一作攸擇才經賦自古尤難往愼厥司孫曰十一年拜戶部侍郎以服嘉命可云云

祭汴州董相公文

韓曰董晉薨于汴州喪行公與同寮爲文以祭四月而汴軍亂謀人皆遇害公以從喪至偃師獨免焉時日察史並見本集嚴曰董晉之在汴州陸長源爲副而楊凝孟叔度及退之實在幕今祭文止列長源叔度及退之而無凝名疑以十四年冬凝卽下世明年春晉命汴州亂不可入又丞夫閣下故不與祭也退之雖與祭然從喪以出故得免幾禍當時遇害者陸長源孟叔

（一本立朝而之）

維貞元十五年歲次己卯二月乙亥朔某日節度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使事吳郡男陸長源度支營田判官檢校金部員外郎侍御史孟叔度觀察支使監察御史裏行丘頴觀察推官守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等謹以少牢之奠敬祭于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隴西公之靈（孫曰貞元二月以宣武軍節度使隴西公董晉卒）嗚呼天高而明地厚而平五氣敘行萬彙順成交感旁暢聖賢以生雨水于雲瀆水于神蓄昌生物有假有因天睠唐邦錫之元臣眊眊元臣（孫曰眊當作䏚音肆䏚貌說文䏚記曰眊眊）其德孔碩（仁粹粹其精粹）不諂不威（一作不容不詳一作不詳不酷）不赫不求其用不致其敵不讎（一本不諂上有不字此不讎上有不容字）爰立作相（一作立一作相）訏謨實勤（孫曰詩訏謨定命注訏大也）出若無聞詩德之聞帝念東土公其來撫乃守洛都（孫曰貞元六年三月晉為東都留守）乃藩浚郊（孫曰晉領宣武見歲七月）廼去厥疾廼施厥齊不知其勞鰥寡以饒維昔浚郊（昔一作居）維亂舊政有狡有狂其羣孔醜公其來矣公為父母（一作為民父母）父誨其義母仁其愚既變既從覩去其初（天一作天）自邇徂遠混然一區公來自中天子所倚

公今不歸誰佐天子既來至止（至一作徂）東人以完公既殁矣人誰與安濁流渾渾（胡本反）有闗其邪填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喪一作東）首酒既盈嘉肴在盛（祝曰嘉肴在盛黍稷在器也盛音成）嗚呼我公庶享其誠尚饗

雷塘禱雨文

（此文見柳子厚集洪曰子厚亦作此本并與此不可讀樊曰雷塘在柳州子厚爲柳州日禱雨于雷塘而作其弟宗直預焉故其年志其墳曰禱雨雷塘神所還戲靈泉上洋洋也歸卧至旦呼之無聞就視形離矣又祭其靈曰雷塘靈泉言笑故一夢不寤更爲古人今乃載公集中誤矣）

維神之居維坎爲雷專此二狀（一作象）宅于巖㞐風輧雲車（輧音萍一作焉）肅然徘徊（然一作焉）能宅地產（宅一作澤）以秩人災（災一作祥）欽茲有靈爰以廟享（一作饗）誠惟致敬（一作仲雖智知）敬以誠往（敬一作後）苟失其應（一作正）人神安仰（神一作仰將）歲既旱暵害茲生長敢用昭告期於肸蠁（祝曰肸蠁說文云知聲蟲也前漢肸蠁布寫顏師古曰肸蠁盛作之貌肸音肸蠁音響）僉自從受命（從一作與）臨茲裔壤涖政一方（方一作初）庶無淫狂潔廉自持忠信猶伏（猶一作是）苟有獲戾神其可罔（罔一作調）擢擢嘉生惟天之養皆使溢盈莫於草莽騰波通氣出地奮鬱（鬱音欽）若神功（功一作成）惟神其獎

祭石君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七月二十七日右補闕（孫曰石洪字濬川河南人元和七年六月卒公誌其墓又同宋景祭以文）宋景國子博士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石三學士之靈（樊曰洪爲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而卒）惟君學成于身名彰于人知道之可行見人之不幸（見人一作知命）不事顧護以圖就功如何奄忽永喪其躬（一作以喪其身）曰景愈也（一作以景愈也又一作能知微有蕭景與愈一作景與愈也）與游爲久自君之逝相遇輒哀傍無強親子孩妻姬（孫曰其二子八歲曰壬四歲曰申）敢忘分濟念力未任（一作失何）各葬秦原（韓曰其年十月甲申葬萬年縣白鹿原）孤魂誰附奠以送訣悲何可窮尚饗

祭房君文

（樊曰房君房次卿蜀客也公嘗誌其父武墓有曰次卿有大才少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與平尉至是死公祭之以文樊曰爲詩哭之見公將歸贈孫東野房蜀客之什孫曰次卿貞元七年進士及第）

年月愈（一本作某年月日昌黎韓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于一作於）嗚呼君乃至於此（一作斯）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房君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高君仙硯銘 并序

儒生高常與予下天壇中路獲硯石似馬蹄狀外稜孤聳內發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遺物寶而用之請予銘底（銘曰仙馬有靈迹在于石從而求中有興望迹文字之祥君家其昌）

高君畫讚

（高君即高常也韓曰觀硯銘未知高常爲何如人觀畫讚則其人亦可喜矣宜乎公爲之銘讚云）

君子溫閑骨氣委和迹不拒物心不揚波澄源卷璞兮白瑳瑳（瑳一作瑳）遺紙一張（遺一作留）德音不忘

潮州請置鄉校牒

（樊曰潮州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人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此亦公刺潮州德政之一也史氏既不書李漢又遺此文而不編入正集惜哉）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以德爲先（德一作禮字）而輔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禮未有不由學校師弟子者此州學廢日久進士明經百十年間（十一作數）不聞有業成貢于王庭試于有司者人吏目不識鄉飲酒之禮耳未嘗聞鹿鳴之歌（孫曰唐制歲舉試訖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敘少長焉）忠孝之行不勸亦縣之恥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此州戶萬有餘豈無庶幾者耶刺史縣令不躬爲之師里閭後生無所從學耳趙德秀才沈雅專靜頗通經有文章（樊曰公別趙子詩有云心平而行高兩通詩與書即此）能知先王之道論說且排異端而宗孔

氏可以為師矣請攝海陽縣尉為衙推專勾當
州學以督生徒興愷悌之風刺史出已俸百千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公爲潮州刺史以為舉本舉一作學收其贏餘以給
學生厨饌

直諫表

洪曰直諫表論頭陁狀舊本無之好事者編入別集其文史非退之作公在穆宗之朝不聞有直諫試或有之史官當得不傳蓋後人妄託公名以售其文而才識膚淺尚不甚爲退之作奴也表云叅丘聖曆見賢如思齊賢達之士所痛心經厭而已得無然無闕等語皆不成文理又云謹先齋白彩衛從西上閤門狀云今臣獨陳一力胡髮止百官之設誠者法白彩知何臣得自闕一門欲效須被止一奔李同不可謂百官之沖又去乞盡謝臣官敗歸田里又法臣當十草之命又胥去內謝於陛下矣通刑常事安用此等語又此狀在元和八年特退之年四十六爲比部郎中史館曰年當衰暮不甚改事耶樊曰凡說名爲文又有所徵勸革率不傳散毛類頌與狀因事論以列與甚文辭可以驗其名爲義公所作公前後所點坐論旱饑論狀淮論佛骨作筆事直諫表即此類公草未上奏而遂不報故不得與前數事並列於傳編者從而不不入王集也或曰公去陳而此表陵切曰爲然穆宗童昏非可以力深遠之言錄論也或幾諸篤孔明文指不遠陳壽以謂皋陶與禹共譚其讀略氏雖周公與羣下矢誓其辭煩而悉孔明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遠其公諫修宗表之謂與蘇曰此篇與後一篇亦非退之作也

臣某言臣愚昧忝位聖唐歷事三主矣臣以文學進身故前代史皆得詳覽深聞古之聖主明帝之御天下也其祚長襄宇肅平古之亂主昏君之有天下也其祚短海內虛禍㧞各有由蓋古先綿邈不可殫錄臣敢徵三王已下治亂之原以論得失伏惟皇帝陛下特賜采聽焉誠皇誠恐頓首頓首惟大禹受禪於虞首臨大寶業業兢兢無遊于逸罔淫于樂節嗜欲任賢才賞功罰戾納忠去邪以至於晏清洎桀凶德恣行慢遊是好王政不修大典殘滅殘一作變九有之事一旦焚如唯殷湯煥乎帝德放于南巢肇修人紀從諫弗倦淫聲絕耳不事畋游納方正之冊訶耆老之言耆一作信老一作舊至于和平洎紂侮亂厥常無敗不業荒酗冒色毒害忠良唯周王桓桓武威誓戎昇禍建立王基聿修德義謀念鰥寡不務逸遊八方清肅洎尊赧赧與報同乃版切積咎日滋輕喪盛烈或作威福與天下皆殄秦始皇創安邦本則侮慢大猷天下紛擾人無覆載皇天監臨下土監一作鑑土一作律不二代湮滅以至於大漢攻伐十年然後富有王土洎文惠宣昭已歷數代守享國祚海內大康自開闢已來未有如大漢之盛也苟非官人以材示人以信聞諫如不足見賢如思齊輕薄賦斂翦截讒邪去鄭衛逐淫蕩

不重輕騎不好畋獵畜豢慄慄恐若隊壑諸泉谷
則天何能不降景福以貽其輔哉魏晉以降治
亂互興皆由德之不修以至誅滅敬慎乃位以
至昌明洎聖唐赫有中土天下晏乎高祖太宗
之德與湯武侔比而睿宗玄宗肅宗之道過於
漢之惠文明矣德宗神氣端重道德昭明布大
義以賓四夷弘儉節以安黎庶先朝神武文明
睿慮深遠式修往訓以育黎人御宇十有五年
戡殘六將甲兵坐野而國用自豐問罪興師與
天行罰疇功賞課允協大中由是府庫仍充人

不歸怨自周漢已來未有先朝之大也陛下嗣
膺丕烈（孫曰元和十五年正月穆宗即位）文武通明霑海以清華夷
增氣山川時序稼穡以豐臣頃在南荒慶幸無
地謂王業中興於陛下之治也臣近祗召歸朝
日覩丹闕所聞聖德或有所疑敢獻芻蕘庶有
裨益陛下須以大道坦蕩周徧郊畿累日宴遊
忘返王政恣車騎於險巇之地驟龍驤於大壑
之中內人與獵士通衢大君與凡庶爭路亦可
怪哉亦可畏哉初有此議朝野震驚故太子少師
鄭餘慶率百官上諫以事必不可冀回聖心陛

下以至道無虞斷自宸慮畢竟行之羣臣以溫
泉宮池舊城固壯陛下以至仁御物亦可防閑
故其諫且止（舊曰十一月詔曰朕來日暫往華清宮至暮卽還御史大夫李絳常侍崔元略已下伏延英門切諫上曰朕已成行不須章疏諫官再三論列己未上由復道出城幸華清宮左右中尉與六軍諸使諸王駙馬千餘人從至晚還宮）臣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觀禮
空王（孫曰七月幸安國寺觀盂蘭盆）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又
聞令兩軍勇夫恣樂于此縱百姓觀之復令內
官先持金帛於前厚賞勝者用過數萬事以駭
羣聽又聞八月二十五日幸魚藻宮（孫曰九月大合樂於魚藻宮觀競渡）令兩軍擊伐結筏於池（筏音伐）恣爲毬樂溺

毬數殷厥財百萬是日（一作居）天地變色日月沈光
方正之臣殆欲自死且夫人之性命國之府庫
自古聖帝莫不愛惜所以審慎用刑輕薄賦斂
今陛下所用皆百姓筋力使耕者不得食蠶者
不得衣以應國用陛下不將以勞邊軍以護社
稷賑貸凶荒以施惠愛而用與勇夫役士與夾
棄何殊遂使邊軍生心疲人聚怨賢達之士所
痛心怪駭而已又聞九月九日幸普濟寺亦毋
是作樂罷畋曲江坦率衢路庶士凡俗與鑾駕
交行宦官後宮共車馬通雜臣聞之戰恐愕然

無圖自古天子皆深固宮闕以衛不測事故而出必烏先相風皷以數里命有司禁道閱將士閑輿然後出之尚懷兢慄今陛下輕爲車騎不嚴龍威臣恐陛下社稷危於垂堂矣臣又聞古之聖王之有天下也必旁求俊彥親自詢事擇其善者以爲國楨蓋以天步艱難思得賢而佐理王業之本教化之源今聞陛下自登位已來唯詔四方(詔一作訪)進壯士戲臣珍禽異獸放縱宴樂以快天心逸遊苑囿用悅聖意臣觀陛下今日之事已過桀紂之時臣今直言非爲陛下一

人蓋爲天下保其土耳(土一作上)陛下若不納臣諫荒淫不息臣之家族連項就戮(項一作頸)甘心然而恐社稷非日傾危他時爲文藝者弄筆墨貶良隱逸使笑也陛下若納臣諫變忘舊事式遵王度非臣獨幸乃陛下享位無疆天下幸甚(一本無有天下字)幸甚今朝亦有非陛下者然而畏其誅翦苟徇名在公今臣雖愚昧亦豈可不盡忠誠先朝十三年冬(樊曰按新紀十三年十二月迎佛骨于鳳翔)用約僧矯豎之言(豎一作竪)遠致佛骨歸還京師以禮之當時京師之人猖狂歸依臣夙朝奏諤上諫先朝不納擯背

大怒又不蒙賜死遠投荒州明年二月先朝以佛骨葬于岐陽虔敬之心罔敢逸豫謂枯骨可祐無疆之休未得一年上天降大禍先朝升遐如彼骨可憑臣家族合至灰滅先朝合享如山之壽矣當時滿朝之士不能梗直乃徇聖心亦爲臣非泊陛下纘承天統(天一作大)不以臣愚復臣歸朝戰懼無地誠忝昌時今陛下不重龍威恣意遊逸不詢賢哲好尚嬌淫(嬌一作驕)臣今不避葅醢懇直詞諫冀有所補以報國恩伏惟皇帝陛下英明睿聖幸迴天鑒哀臣芻蕘以安天祚如

其不可乞刑市朝臣死不恨無任懇迫之至謹先着白衫俯伏西上閤門獻表以聞(樊曰自先朝十三年冬而下語意悖謬退之恐不爾也)

論顏威狀 (諸說見前篇題注)

元和八年五月七日神策軍奏稱當軍健兒顏威因酒醉打繼母一拳悞倒地致死者八日奉敕令有司議者兵部郎中許季同(樊曰季同孟容之弟公同年進士時爲比部郎中公爲比部郎中北乃刑部之屬是以皆得論列其與同)奏狀略云顏威身本賊人名繫戎旅久曾侍衛頗著大功今者罪刑

近至於死辜因醉酒悞托繼親嘗意致狙當推
宿業況不動刀尺撿身又無青痕今便施刑寃
詞難延當從重決仍賜餘生云云至八日晚㑹
韓愈表請從刑法者奏勑准詳李同奏狀詳一作詞
九日又上此表臣某頓首頓首死罪一本再有死罪字
臣聞先賢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蓋恨不見聖
明之代矣臣幸生遇明時長及聖代臣是以不
揆愚鄙效古人懸梁之節欲成陛下之基業豈
復利於寸祿乎昨者顧威弒其繼親奉詔下議
許李同以其孤矢之小藝蔑陛下之大法臣是

以不避誅刑特以表奏陛下以其曾侍衛而亂
刑章臣聞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今顧威雖云
一拳前後積怨之久方至於此陛下不思其深
根欲為一拳而法輕耳昔者邾婁之世有弒其
父者國君為之失席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
瀦焉君踰月然後舉爵事見禮記檀弓今雖殺其繼母
一種天地何有厚薄一種尊親皆同服制陛下
豈得輕乎故周書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
聞之乎臣是以惜陛下之大義成陛下之大聖一作聖
必以臣愚見不可不采古人有諍臣七人
今臣之獨陳一力胡能止百官之諫哉臣以年
齒衰暮不堪政事伏乞盡削臣官放歸田里逍
遥從道以盡餘年臣本庸愚執在中正不識忌
諱冒死上陳使言之無罪聞之足以戒臣當寸
草之命骨肉謝於陛下矣若以詔議可從難逆
還變即當微臣避席以俟嚴誅臣某云云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五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六

順宗實錄卷第一 起潛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

史臣韓愈撰

樊曰舊史公云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為當代所非穆宗文宗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難之而韋處厚別撰順宗實錄三卷且公進實錄表狀所云乃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反謂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詔安新史又云自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鬨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文宗嗣位隋以宰相監修國史初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事太切直宦寺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隋刊正隋建言衛尉卿周君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中李固言史官蘇景胤皆言改修非是夫史冊者褒貶所在匹夫善惡尚不可誣況人君乎議者至引雋不疑第五倫為比以蔽聰明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壻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謙無害公議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有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為失實餘不復改漢等亦不罷由是觀之則公於元和十年夏進此實錄後嘗一刊正是文宗朝所特改者貞元永貞間數事且傳史以為韋處厚別撰者固非而新史又謂卒竄定無全篇者亦非也司馬溫公考異云景祐中編次崇文總目順宗皇帝實錄有七本皆五卷題云韓愈等撰五本略而二本詳編次者兩存之其中多異同然則是非取捨後世安所折衷取然之惟公之信而已此新史所以采諸無遺且以公為知言潛邸也

順宗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諱誦德宗長子母曰昭德皇后王氏上元二年正月十二日生孫曰正月戊戌生於長安之東內大曆十四年封為宣王孫曰始封宣城郡王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六月進封宣王建中元年立為皇太子孫曰正月丁卯立為皇太子慈孝寬大仁而善斷留心藝學亦微信尚浮屠法禮重師傅引見輒先拜善隸書德宗之為詩并他文賜大臣者率皆令上書之德宗之幸奉天倉卒間上常親執弓矢率軍後先導衛備嘗辛苦上之為太子於父子間慈孝交洽無嫌每以天下為憂德宗在位久稍不假宰相權而左右得因緣用事外則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以姦佞相次進用延齡尤狡險判度支孫曰貞元九年五月以裴延齡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務刻剝聚斂以自為功天下皆怨怒上每進見候顏色輒言其不可至陸贄張滂李充等以毀讒朝臣憎懼孫曰十年十二月宰相陸贄罷為太子賓客舊注曰書京兆尹李充衛尉卿張滂司農卿李銛黨於贄十一年四月貶贄忠州別駕充涪州長史滂汀州長史銛邵州長史祝曰懼亦懼也左氏知氏傳○懼所江切又音搛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極論德宗怒甚將加城等罪內外無敢救者上獨開解之城等賴以免孫曰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裴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上意乃解令宰相諭遣之德宗卒不相延齡渠牟上有力焉貞元二十一年癸巳德宗崩孫曰癸巳字上脫正月字景申上即位太極殿冊曰維貞元二十一年歲

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若曰
於戲天下之大寶惟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
咨爾皇太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
秉自生知孝友之誠發於天性自膺上嗣毓德
春闈恪慎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至化
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興弗瘳是用命爾繼
統俾紹前烈宜陟元后永綏兆人其令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帝位爾惟奉若天道
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忝我高祖太
宗之休命 孫曰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衆莫
敢對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嗣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上
自二十年九月得風疾因不能言使四面求醫
藥天下皆聞知德宗憂慼形于顏色數自臨視
數音朔 二十一年正月朔 辛未朔 含元殿受朝還至
別殿諸王親屬進賀獨皇太子疾不能朝德宗
爲之涕泣悲傷歎息因感疾恍惚日益甚二十
餘日中外不通兩宮安否朝臣咸憂懼莫知所
爲雖翰林內臣亦無知者二十三日上知內外
憂疑紫衣麻鞋不俟正冠出九仙門召見諸軍
使京師稍安二十四日宣遺詔 孫曰甲午宣遺詔於宣政殿 上

縗服見百寮二十六日即位 孫曰丙申即皇帝位於太極殿衛士尚疑之企
足引領而望之曰眞太子也乃喜而泣 上學書於王伾 孫曰伾杭州人○伾音丕 伾
頗有寵王叔文以碁進 孫曰叔文山陰人 俱待詔翰林數
侍太子碁叔文詭譎多計 譎音決 上在東宮嘗與
諸侍讀并叔文論政至宮市事上曰寡人方欲
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旣退上獨留叔
文謂曰向者君奚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叔
文蒙幸太子有所見 一有寵字 敢不以聞太子職當
侍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
收人心何以自解上大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
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兩人相依附俱出
入東宮聞德宗大漸上疾不能言伾即入以詔
叔文 詔下一有召字文下一有以字 坐翰林中使事 事上有史字 伾以叔
文意入言於宦者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
者以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攝冢宰兼山陵使
中丞武元衡爲副使宗正卿李紓爲按行山陵
地使刑部侍郎鄭雲逵爲鹵簿使又命中書侍
郎平章事高郢撰哀冊文禮部侍郎權德輿撰
謚冊文太常卿孟容撰議文
庚子百寮請聽政曰自漢以來喪期之數以日

易月而皆三日而聽政我國家列聖亦克修奉
罔或有違況大行皇帝酌於故實垂下遺詔令
日至期而陛下未親政事羣臣不敢安宜存大
孝以寧萬國天下之幸不許是月昇泗州爲上州
二月辛丑朔中書侍郎平章事臣鄭門下侍郎
平章事臣珣瑜檢校司空平章事臣佑奉疏曰
大行皇帝知陛下仁孝慮陛下悲哀不即人心
聽政事故發遺詔令一行漢氏之制令陛下安
得守曾閔匹夫之小行忘皇王繼親之大孝以
虧臣子承順之義猶不許
壬寅宰相又上言曰陛下以聖德至孝繼受寶
命宜奉先帝約束以時聽斷不可以久從之
癸卯朝百寮于紫宸門杜佑前跪進曰陛下居
憂過禮羣臣懼焉願一覩聖顏因再拜而起左
右乃皇帝舉帽百寮皆再拜佑復奏曰陛下至
性殊常哀毀之甚臣等不勝惶灼伏望爲宗廟
社稷割哀强食
景午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覆棊諸待詔三十
二人（球曰史云罷翰林醫工相工占星射覆冗食者四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
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罷之

己酉易定節度（一有使字）張茂昭可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餘如故河北節度自至德以來不常朝覲
前年冬茂昭來朝未還故寵之
辛亥詔吏部侍郎韋執誼守左丞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賜紫初執誼爲翰林學士知叔文幸於
東宮傾心附之叔文亦欲自廣朋黨密與交好
至是遂特用爲相
乙卯太常奏禮云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
周禮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
地示咸出不廢天地之祭不敢以卑廢尊也樂
者所以降神也不以樂則祭不成今遵遺詔行
易月之制請制內遇祭輟樂終制用樂從之又
奏禮三年祭宗廟今請俟祔廟畢復常從之
辛酉貶京兆尹李實爲通州長史詔曰（一本作詔詞道曰）
（一本直字又作通字）實素以宗屬（實上一有京尹二字）累更任使驟升班
列遂極寵榮而政乖惠和務在苛厲比年旱歉
（一作朕）先聖憂人特詔逋租悉皆蠲免而實敢肆
誣罔復令徵剝頻奏朝廷之法實惟聚斂之臣
自國哀已來增毒彌甚無辜斃踣（音匐）深所興嗟
朕嗣守洪業敷弘理道寧容蠹政以害齊人宜

加貶黜用申邦憲尚從優貸俾佐遠藩實謟事
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愎愎曰愎很也左氏愎諫違卜注戾也
○愎符逼切不顧乃法乃一作文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
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
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
至壞屋賣瓦木貸麥苗以應官一無貸字優人成輔
端爲謠嘲之實聞之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
實遇侍御史王播於道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
下道避實不肯避導騎如故播詰讓導騎者實
怒遂奏播爲三原令廷詬之詬呼漏切凌轢公卿以
下凌字一作陵○轢音歷隨喜怒誣奏遷黜朝廷畏忌之嘗
有詔免畿內逋租實不行用詔書徵之如初勇
於殺害人吏不聊生至譴市里讙呼皆袖瓦礫
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

壬戌制殿中丞皇太子侍讀翰林待詔王伾可
守左常侍依前翰林待詔蘇州司功王叔文可
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孫曰以殿中丞皇太子侍書翰林待詔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以前蘇州司功參軍翰林待詔王叔文爲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又以司勳員外郎
翰林學士知制誥鄭絪音因爲中書舍人學士如
故又以給事中馮伉音亢爲兵部侍郎以兵部員
外郎史館修撰歸登爲給事中修撰如故登伉
皆上在東宮時侍讀以師傅恩拜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六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外集卷第七
順宗實錄卷第二 起二月盡三月
二月甲子上御丹鳳門大赦天下自貞元二十
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昧爽已前大辟已下罪無
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原之諸色人中有才
行兼茂明於理體者經術精深可爲師法者達
於吏理可使從政者宜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其
在外者長吏精加訪擇具名聞奏仍優禮發遣
舊事宮中有要市外間物 一無闕字 令官吏主之與
人爲市隨給其直貞元末以宦者爲使抑買人
物稍不如本估末年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
人於兩市幷要鬧坊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即
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從來其論
價之高下者率用百錢物買人直數千錢物索
進奉門戶幷脚價錢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
者名爲宮市而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至
城賣遇宦者稱宮市取之纔與絹數尺又就索
門戶仍邀以驢送至內農夫涕泣以所得絹付
之不肯受曰須汝驢送柴至內農夫曰我有父
母妻子待此然後食 待一作得 今以柴與汝不取直
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 一作有死 遂毆宦者街
吏擒以聞詔黜此宦者而賜農夫絹十匹然宮
市亦不爲之改易諫官御史數奏疏諫不聽上
初登位禁之至大赦又明禁 孫曰諸道速貢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 貞元之末政事爲人患者如宮市五坊小兒之類悉罷之百姓九十以上賜米三石絹兩疋版授上佐縣君百歲以下賜米五石絹二疋綿一屯版授下州刺史郡君 又貞元中要乳母皆令選寺
觀婢以充之而給與其直例多不中選寺觀次
當出者賣產業割與地買之貴有姿貌者以進
其徒苦之至是亦禁焉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
鳥雀於閭里皆爲暴橫以取錢物至有張羅網
於門不許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
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
乃去或相聚飲食於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
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曰此
蛇所以致鳥雀而捕之者今留付汝幸善飼之
勿令飢渴賣者媿謝求哀乃攜而去上在東宮
時則知其弊常欲奏禁之至即位遂推而行之
人情大悅
乙丑停鹽鐵使進獻舊鹽鐵錢物悉入正庫一
助經費其後主此務者稍以時市珍翫時新物

充進獻以來恩澤其後益甚歲進錢物謂之羨
餘經入益少至貞元末遂月有獻焉謂之月進
至是乃罷命右金吾將軍兼中丞田景度持節
告哀於吐蕃以庫部員外熊執易爲副兵部郎
中兼中丞元季方告哀于新羅且冊立新羅嗣
王主客員外郎兼殿中監馬于爲副孫曰戊辰以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持節大都督雞林州諸軍事兼林州刺史上柱國新羅王金重熙兼寧海軍使以重熙母和氏爲太妃妻朴氏爲妃
三月庚午朔出後宮三百人孫曰出宮女三百人于安國寺
辛未以翰林待詔王伾爲翰林學士

壬申以故相撫州別駕姜公輔爲吉州刺史前
戶部侍郎判度支汀州別駕蘇弁爲忠州刺史
追故相忠州刺史陸贄郴州別駕鄭餘慶前京
兆尹杭州刺史韓皐前諫議大夫道州刺史陽
城赴京師德宗自貞元十年已後不復有赦令
左降官雖有名德才望以微過忤旨譴逐者一
去皆不復敘用至是人情大悅而陸贄陽城皆
未聞追詔而卒於遷所士君子惜之
癸酉出後宮并教坊女妓六百人聽其親戚迎
于九仙門百姓相聚讙呼大喜

景戌詔曰檢校司空平章事杜佑可檢校司徒
平章事充度支并鹽鐵使以浙西觀察李錡其綺
魚倚二切爲浙西節度檢校刑部尚書賜徐州軍額
曰武寧孫曰戊子名徐州軍曰武寧以張愔爲節度使制曰朕新委元臣綜
覈重務爰求貳職固在能臣起居舍人王叔文
精識瓌材寡徒少欲質直無隱沉深有謀其忠
也盡致君之大方其言也達爲政之要道凡所
詢訪皆合大猷宜繼前勞佇光新命可度支鹽
鐵副使依前翰林學士本官餘如故餘一作賜初叔
文既專內外之政與其黨謀曰判度支則國賦

在手可以厚結諸用事人取兵士心以固其權
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
名一無名字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
名而除之爲副以專之以戶部尚書判度支王
紹爲兵部尚書以吏部郎中李鄘爲御史中丞
武元衡爲左庶子初叔文黨數人貞元末已爲
御史在臺至元衡爲中丞薄其人待之鹵莽上音
魯下莫古切皆有所憾而叔文又以元衡在風憲欲
使附己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爲之動叔文
怒故有所授

庚寅制門下侍郎守吏部尚書平章事賈耽可檢校司空兼左僕射守門下侍郎平章事鄭珣瑜可守吏部尚書守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可守刑部尚書守尚書左丞平章事韋執誼可守中書侍郎並依前平章事

癸丑詔曰萬國之本屬在元良主器之重歸于長子所以基社稷而固邦統古之制也廣陵王某孝友溫恭慈仁忠恕博厚以容物寛明而愛人祗服訓詞言皆合雅講求典學禮必從師居有令聞動無違德朕獲纘丕緒祗若大猷惟懷永圖用建儲貳以承宗廟以奉粢盛爰舉舊章俾膺茂典宜冊爲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初廣陵王名從水傍享至冊爲皇太子始改從今名孫曰初名淳改名純

丁酉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稱疾去位其日珣瑜方與諸相會食於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是日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逡巡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宰相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已與之同餐閤中矣佑郢等心知其不可他本無不字通下文畏字爲一句畏懼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前是左僕射賈耽以疾歸第未起珣瑜又繼去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焉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七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順宗實錄卷第三 起□盡□

夏四月乙巳上御宣政殿冊皇太子冊曰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嫡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忠孝之弘規居惟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温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士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祚流無窮光纘洪業逮于十葉虔恭寅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時上即位已久而臣下未有親奏對者内外盛言王伾王叔文專行斷决日有異說又屬頻雨皆以為羣小用事之應至將冊禮之夕雨乃止逮行事之時天氣清朗有慶雲見識者以為天意所歸及覩皇太子儀表班行既退無不相賀至有感泣者

戊申詔曰惟先王光有天下必正我邦本以立人極建儲貳以承宗祧所以啓迪大猷安固洪業斯前代之令典也皇太子某體仁秉哲恭敬温文德協元良禮當上嗣朕奉若丕訓憲章前式惟承社稷之重載考春秋之義授之匕鬯以奉粢盛爰以令辰俾膺茂典今冊禮云畢感慶交懷思與萬方同其惠澤自貞元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巳後至四月九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者特降從流流已下遞降一等文武常参并州府縣官子爲父後者賜勳兩轉古之所以教太子必茂選師傅以翼輔之法於訓詞而行其典禮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是以教諭而成德也給事中陸質中書舍人崔樞積學懿文守經據古夙夜講習庶協于中並充皇太子侍讀天下孝子順孫先旌表門閭者委所管州縣各加存卹

庚戌封皇太子長子寧等六人爲郡王孫曰封太子男寧寬宥察寰寮等六人爲郡王並食邑三千戶

癸酉當作□ 贈吐蕃弔祭使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史館修撰張薦禮部尚書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孫曰文成名鷟博學工文詞性好詼諧

七登文學科（孫曰八以制舉皆中科）薦聰明強記歷代史傳無不貫通爲太師顏眞卿所稱賞遂知名大曆中浙東觀察表薦之（浙江一作浙）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史館修撰（孫曰大曆七年十一月以兵部侍郎李涵爲浙西觀察使十三年四月八爲御史大夫表薦爲浙今比史官所至湖下以母老疾不拜命丹後闕脩部侍郎于邵舉以聞召充史館修撰兼陽翟尉）貞元初爲太常博士（孫曰貞元元年帝親郊時東兵亂禮物殘皆用薦爲太常博士參典禮時曾章）四年迴紇求和親使送咸安公主入迴紇以薦爲判官（孫曰四年迴紇求和親十一月戊子迴紇公主將尉六十餘人以爲二千四來迎咸安公主以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主迴紇以薦爲判官）改授殿中侍御史累遷諫議大夫（孫曰十一年拜諫議大夫仍充史館修撰）十一年冊迴紇子薦以秘書少

監持節爲使（孫曰是歲二月九姓迴紇奉誠可汗卒其子迴人立其相骨咄祿爲可汗五月命薦冊骨咄祿爲騰里邏羽錄沒密施合胡祿毗伽懷信可汗）還久之遷秘書監二十年吐蕃贊普死以薦爲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持節弔贈（孫曰二十年正月吐蕃贊普死其弟嗣立五月以薦爲工部侍郎爲入蕃弔祭使）卒於赤嶺東迴紇碑吐蕃傳歸其柩（孫曰薦次蕃界二十餘里至赤嶺東故病疲於迴紇碑驛年六十一）前後三使異國自始命至卒常兼史職在史館二十年著宰輔傳略五服圖記寓居錄（孫曰力左寓居錄也）靈怪集等

景寅罷閩中萬安監先是福建觀察柳冕久不遷欲立事迹以求恩寵乃奏云閩中南朝放牧之地畜羊馬可使孳息請置監許之收境中畜産（洪曰牧字今本誤作收）令吏牧其中羊大者不過十斤馬之良者估不過數千不經時輒死又斂百姓苦之遠近以爲笑至是觀察使閻濟美奏罷之

丁卯命禁容州所進毒藥可殺人者（可字諸本作所）

五月己巳以杭州刺史韓皐爲尚書左丞

辛未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爲檢校右僕射兼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叔文欲專兵柄藉希朝年老舊將故用爲將帥使主其名而尋以其黨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甲戌以度支郎中韓泰守兵部郎中兼中丞充左右神策京西都栅行營兵馬節度行軍司馬賜紫

乙亥追改爲檢校兵部郎中職如故

甲申以萬年令房啓爲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孫曰丁丑以啓爲容管經略招討使）初啓善於叔文之黨（一有因字）相推致遂獲寵於叔文求進用叔文以爲容管經略使使行約至荊南授之云脫不得荊南即與湖南故啓宿留於江陵（[illegible]）久之方行至湖南又久

文與執誼爭權數有異同故不果尋聞

皇太子監國啓惶駭奔馳而往是日(孫曰是日癸未)以郴
州員外司馬鄭餘慶爲尚書左丞
乙酉以尚書左丞韓臯爲鄂岳觀察武昌軍節
度使(孫曰以臯爲鄂岳沔蘄都團練觀察使)初臯自以前輩舊人累更
重任頗以簡倨自高嫉叔文之黨謂人曰吾不
能事新貴人臯從弟曄幸於叔文以告叔文故
出之
辛卯以王叔文爲户部侍郎職如故賜紫初叔
文欲依前帶翰林學士宦者俱文珍等惡其專
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見制書大驚謂人曰叔

文日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即無
因而至矣王伾曰諾即疏請不從再疏乃許三
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又與歸登同日賜紫
内出衫笏賜登而叔文不露文珍等所惡獨不
得賜由此始懼以衢州別駕令狐峘爲秘書少
監峘國子祭酒德棻玄孫(孫曰德棻宜州華原人子修己修己子伯陽伯陽子峘也)
(棻音賢)進士登第司徒楊綰未達時遇之以爲賢
(孫曰峘登進士第遇禄山亂隱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別墅綰微時避亂南山止於峘舍峘博學有口辯綰甚稱之)
爲禮部修史引峘入史館自華原尉拜拾遺累
遷起居舍人大暦八年劉晏爲吏部尚書奏峘

爲刑部員外判南曹累遷至禮部侍郎(孫曰大暦十四年九月以峘爲禮部侍郎)
峘之判南曹晏爲尚書楊炎爲侍郎峘
德晏之舉分闕必擇其善者與晏而以惡者與
炎炎固已不平至峘爲禮部而炎爲相有杜封
者故相鴻漸之子求補弘文生炎嘗出杜氏門
下託峘以封峘謂使者曰相公欲封成其名乞
署封名下一字峘因得以記焉炎不意峘賣之
署名屬峘峘明日疏言宰相炎迫臣以威臣從
之則負陛下不從即炎當害臣德宗以問炎炎
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姦人不可奈欲杖而流

之炎救解乃黜爲衡州別駕(孫曰建中元年二月貶峘衡州別駕)貞
元初李泌爲相(孫曰貞元三年六月以泌平章事)以左庶子史館修
撰徵至則與同職孔述睿爭競細碎數侵述睿
述睿長者(一作者)以讓不欲爭泌卒(孫曰五年三月泌卒)竇參
爲相(孫曰二月以參同平章事)惡其爲人貶吉州別駕改吉州
刺史齊映除江西觀察(孫曰八年七月以桂管觀察使齊映爲江西觀察使洪曰新命謂之除劉禹錫云黃紙除書到日開樂天云黃紙除書無我名順宗實錄云齊映除江南觀察是也按代亦可曰除退之有自袁州除官行次安陸詩杜牧有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詩又有除官赴闕商山道中絶句蘇頲土遵許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已除中書監謁滅保傅是也)過吉州峘自以前輩懷快快不
以刺史禮見入謁從容步進不肯屬戎器(一有袜字)

眣以爲恨去至府奏峘舉前刺史過失鞫不得實無政事不宜臨郡貶衢州別駕上即位以秘書少監徵未至卒峘在史館修玄宗實錄一百卷撰代宗實錄三十卷孫曰史云四十卷雖頗勤苦然多遺漏不稱良史初德宗將厚奉元陵事峘時爲中書舍人兼史職奏疏諫請薄其葬有荅詔優奬孫曰大曆十四年五月代宗崩六月己亥制追山陵制度務從優厚當竭帑藏以供其費峘上疏諫略曰臣伏讀遺詔務從儉約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耶上荅詔曰山陵之制方迷所忘尊先旨是有後予之文朕閲覽疏遂度弘達深知不可形於至言援引古今依據經禮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美免朕獲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秉論奉以終始期無失墜古之遺直何以加焉元和三年以修實錄功追贈工部尚書孫曰元和二年七月峘子太僕寺丞丕進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初峘坐李泌貶監修國史奏峘所撰實錄一分請於貶所舉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是月以襄州爲襄府孫曰丁亥升襄陽爲大都督府徙臨漢縣於古城曰鄧城縣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八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九

順宗實錄卷第四 起六月盡七月

六月孫曰戊辰朔乙亥貶宣州巡官羊士諤爲汀州寧化縣尉士諤性傾躁時以公事至京遇叔文用事朋黨相煽頗不能平公言其非叔文聞之怒欲下詔斬之執誼不可則令杖殺之執誼又以爲不可遂貶焉由是叔文始大惡執誼往來二人門下者皆懼先時劉闢以劍南節度副使將韋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於公若與某三川與某今多作與其誤當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將斬之而執誼固執不可闢尚以遊京師未去至聞士諤遂逃歸

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萬福魏州元城人也自曾祖至父皆明經官止縣令州佐萬福以祖父業儒皆不達不喜書學騎射年十七八孫曰開元二十年萬福年十七從軍遼東孫曰從王斛斯以別敦征遼東有功爲將而還累遷至壽州刺史孫曰李峘代劉展署爲部將敘首萬級累攝舒廬壽三州刺史舒廬壽三州都團練使州送租賦詣京師至潁川界爲盜所奪萬福使輕兵馳入潁州界討之賊不意萬福至忙迫

不得戰萬福悉聚而誅之盡得其所亡物并得
前後所掠人妻子財物牛馬萬計悉還其家爲
淮南節度崔圓所忌失刺史（孫曰肩拜壽州刺史兼淮南節度副使上元元
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崔圓爲淮南節度使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以節度副使
將兵千人鎮壽州萬福不以爲恨許杲以平盧
行軍司馬將卒三千人駐濠州不去（濠音豪）有窺
淮南意圓令萬福攝濠州刺史杲聞即提卒去
止當塗陳莊賊陷舒州圓又以萬福爲舒州刺
史督淮南岸盜賊連破其黨大曆三年召赴京
師代宗謂曰聞卿名久欲一識卿且將累卿以
討杲萬福拜謝因前曰陛下以許杲召臣如河
北賊諸將叛以屬何人代宗笑曰且欲議許杲
事方當大用卿即以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
督淮南岸盜賊至州杲懼移軍上元杲至楚州
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討之（孫曰大曆二年六月崔圓卒閏六月
以尚書右丞韋元甫爲淮南節度使）未至淮陰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
（勸一作勸）自勸擁兵繼掠（擁一作權）循淮而東萬福倍道追
而殺之免者十二三盡得其所虜掠金銀婦女
等皆獲致其家代宗詔以本州兵千五百人防
秋京西遂帶和州刺史鎮咸陽因留宿衛（孫曰六年詔以

本鎮兵千五百人防秋京西萬福詣揚州選所領兵八月元甫卒諸將欲得萬福爲帥監軍使米重耀亦請萬福知節度事萬福曰某非幸人勿以此相待遂去）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
埇橋渦口（孫曰埇地名屬淮西渦口埇音勇）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
口不敢進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孫曰建中二年內自關中
西暨蜀漢南盡江淮閩越北至太原所在出兵而正已遣兵屯徐州埇橋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陽運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餘艘泊渦口不敢進上以萬福爲濠州刺史）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
發進奉船淄青將士停岸睥睨不敢動諸道繼
進改泗州刺史爲杜亞所忌（孫曰興元元年十二月以刑部尚書杜亞爲淮
南節度使）徵拜左金吾衛將軍召見德宗驚曰杜亞
言卿昏耄卿乃如是健耶圖形凌煙閣數賜酒
饌衣服并敕度支籍口畜給其費至賀陽城等
於延英門外天下益重其名（孫曰貞元十一年四月陸贄貶忠州刺史諫議
大夫陽城與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贄等無罪萬福聞諫官伏閤謁趨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拜陽城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萬福年八十餘自此名重）二十一
年以左散騎常侍致仕元和元年卒（孫曰元和元年字誤當是貞
元二十一年五月卒）年九十萬福自始從軍至卒祿食七十
年未嘗病一日典九郡皆有惠愛
癸丑韋皋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孫曰皐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重勞萬
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皇
太子牋（孫曰皐上皇太子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

泚頼當重任賞罰繳情隳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賂權門閹置心腹編於貫位潜結左右憂在蕭墻竊恐傾太宗盛業危殆下宗邦願殿下即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皐自恃重臣遠鎭西蜀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尋
而裴垍嚴綬表繼至悉與皋同（垍當作均孫曰俄而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牋表至意與皋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沮叔文以母喪去位）贈故忠州
別駕陸贄兵部尚書（孫曰七月九日丙子贈本官）故道州刺史陽
城左常侍
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孫曰蘇州嘉興人）年十八進士及第
（孫曰大曆八年進士及第時年二十）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
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選為翰林學士
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孫曰建中四年十月朱泚反德宗出幸奉天）
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日百數十
下（一本作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
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啓德
宗言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
成湯以罪已致興後代推以為聖人楚王失國
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為賢者陛下誠
能不恡改過（恡音吝）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為詔
詞無所忌諱庶能令天下叛逆者迴心喻旨德
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聞者雖武人悍卒無
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為德宗戡平寇難旋復

天位不唯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廣被
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孫曰十二月以贄為考功郎中）諫議
大夫（孫曰興元元年二月車駕幸梁州三月至梁州贄爲從諫議大夫依前充學士）中書舍人
兼翰林學士（孫曰七月車駕還京至興元元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丁母憂免喪權
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孫曰貞元初贄丁母韋氏卒葬洛陽服除權知兵部侍郎依舊充）
學士中外屬意旦夕俟其為相竇參深忌之贄亦
短參之所為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參不能平尋
真拜兵部侍郎（孫曰七年八月以贄為兵部侍郎餘職皆解）知禮部貢舉
於進士中得人為多（孫曰八年贄知禮部貢舉時崔元翰梁肅文藝冠時贄輸心於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眾望不愜然一歲選士凡二十三人數年之內居臺省翱近者十餘人）八年
春遷中書侍郎平章事（孫曰八年四月貶參爲郴州司馬以贄代參平章事）始
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
遂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
偽紛雜吏因得大為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
年不得官而官之闕者或累歲無人贄令吏部
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集人以為常其弊十
去七八天下稱之（孫曰唐制吏部選人每年調集自乾元已後屢置兵于野歲內荒遂三年一置選由是選人停擁其數猥多贄始復舊）初竇參出李巽為常州刺史
且迫其行巽常銜之至參貶為郴州別駕巽適
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參言故相姜公輔罪參

漏其語參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知參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罷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參金帛若干（孫曰參貶郴州士寧餉參絹數千以贄與參有隙具事奏聞）士寧得汴州參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厚貺德宗以參得罪而以武將交結（以一作與）發怒竟致參於死（孫曰九年三月貶參驩州司馬賜死於路）而議者多言參死由贄焉（樊曰司馬温公云贄傳曰德宗殺參贄有力焉按贄請令長吏寫狀法所由征請所親鞫爲所費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也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已意增之史官不從者因歸罪於贄耳唐小說云竇參所寵青衣上清者參死沒入參宮因言陸贄誣陷參事德宗乃下詔雪參此說與實史合也）裴延齡判度支（孫曰五月以司農少卿裴延齡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天下皆嫉怨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孫曰十年十一月贄上書極諫延齡蓋詐數其罪惡書奏上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因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誘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玄故與贄同職姦巧佞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戰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孫曰十二月壬戌罷相）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惡（皆一作多）贄固畏懼至爲賓客

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亡度支愛惜不肯給諸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告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即迴馬而歸由是貶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孫曰十一年四月貶贄忠州別駕充涪州別駕滂汀州別駕）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去由贄而然（樊曰呂公云凡爲宰相者皆欲專權要肯自求失職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於贄皆人情也是責論朝官關負狀去卑之賴呂擇克擇任爲叢容養苟庸避負致勞昏思臣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詞也）贄居忠州十餘年常閉門不出入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初即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城字元宗北平人（孫曰定州北平人）代爲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入集賢爲書寫吏竊官書讀之晝

晝夜不出經六年遂無所不通乃去滄州中條山下遠近慕其德行來學者相繼於道閭里有爭者不詣官府詣城以決之李泌為相舉為諫議大夫（孫曰貞元元年七月以李泌為陝虢觀察使時城居夏縣泌聞其名親詣其居訪之與語甚悅三年六月以泌入為相言之德宗四年六月召爲諫議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想一作相）云城山人能自苦刻不樂名利必諫諍死職下咸畏憚之既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無不聞達天下益厭苦之（天下一作天子）而城方與其二弟牟容（一作牟密一作并容孫曰史云二弟皆城）連夜痛飲人莫能窺其意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城

輒知其意彊與坐輒彊與酒（一本無彊與坐輒四字）客或時先醉仆席上或時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汝可度吾家有幾口月食米當幾何買薪菜鹽米凡用幾錢先具之其餘悉以送酒媼（媼音奧）無留也未嘗有所貯積雖其所服用切急不可闕者客稱其物可愛城輒喜舉而授之陳萇者候其始請月俸常往稱其錢帛之美月有獲焉至裴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令天子殺無罪之人而信用姦臣

即率拾遺王仲舒數人（孫曰城率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万福聞諫官伏閤諫趨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臣一作言）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與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特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竟坐延齡事改國子司業（孫曰

七月坐言裴延齡改國子監司業）至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寧有久不省其親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餘人有薛約者嘗學於城狂躁以言事得罪將徙連州客寄有根蔕（有當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吏縱（縱當作蹤）求得城家坐吏於門與約飲決別涕泣送之郊外德宗聞之以城為黨罪人出為道州刺史太學王魯卿李儻等（一本王作生魯卿作鄉儻作讜）二百七十人詣闕乞留住數日吏遮止之疏不得上在州以家人禮待吏人宜罰者罰之宜賞者賞之一不以簿書介意賦稅不登觀察使數誚讓上

考功第自署第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嘗使判官督其賦至州佐城不出迎以問州吏吏曰刺史聞判官來以爲已有罪自囚於獄不敢出判官大驚馳入謁城於獄曰使君何罪某奉命來候安否耳留一兩日未去城因不復歸館門外有故門扇橫地城晝夜坐卧其上判官不自安辭去其後又遣他判官崔某往按之崔承命不辭載妻子一行中道而逃城孝友不忍與其弟異處皆不娶給侍終身有寡妹依城以居有甥年四十餘癡不能如人常與弟負之以遊初城之妹夫亡在他處家貧不能葬城親與其弟舁尸以歸（舁羊朱音）葬於其居之側往返千餘里卒時年六十餘

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其日王伾詐稱疾自免自叔文歸第伾日詣中人并杜佑請起叔文爲相且揔北軍既不得請以威遠軍使平章事又不得其黨皆憂悸不自保伾至其日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行且卧至夜忽叫曰伾中風矣明日遂輿歸不出

戊子以禮部侍郎權德輿爲戶部侍郎（孫曰下有己丑二字）以倉部郎中判度支陳諫爲河中少尹伾叔文之黨於是始去

乙未詔（孫曰詔曰朕承人聖之列荷萬邦之重顧以寡德涉道未明虔恭寅畏懼不克荷恐上墜祖宗之訓下貽卿士之憂夙夜祗勤如臨淵谷而積疾未復至于經時怡神保和常所不暇永惟四海之大萬務之殷不躬不親慮有曠闕加以山陵有日霖澍踰旬是用儆于朕心以答天戒其軍國政事宜令皇太子[illegible]）軍國政事宜權令皇太子某勾當百辟羣后中外庶僚悉心輔翼以底于理宣布朕意咸使知聞上自初即位則疾患不能言至四月益甚時扶坐殿羣臣望拜而已未嘗有進見者天下事皆專斷於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執誼行之於外朋黨諠譁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度既知內外厭毒慮見摧敗即謀兵權欲以自固而人情益疑懼不測其所爲朝夕伺候會其與執誼交惡心腹內離外有韋皋裴垍（當作均）嚴綬等牋表而中官劉光奇俱文珍薛盈珍尚解玉等皆先朝任使舊人同心怨猜屢以啓上上固已厭倦萬機惡叔文等至是遂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王涯等入至德殿撰制誥而發命焉又下制以太常卿杜黃裳爲門下侍郎左

金吾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並平章事又下制吏部尚書平章事鄭珣瑜刑部尚書平章事高郢並守本官罷相皇太子見百寮於東朝百寮拜賀皇太子涕泣不答拜

景申詔宰臣告天地社稷皇太子見四方使於麟德殿西亭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九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十

順宗實錄卷第五 起八月盡至山陵

八月孫曰丁酉朔 庚子詔曰惟皇天祐命烈祖誕受方國九聖儲祉萬方咸休肆予一人獲纘丕業嚴恭守位不遑暇給而天祐匪降疾恙弗瘳將何以奉宗廟之靈展郊禋之禮疇咨庶尹對越上玄內愧于朕心上畏于天命夙夜祗慄惟懷永圖一日萬機不可以久曠天工人代不可以久違皇太子某睿哲溫文寬和慈惠孝友之德仁愛之誠通于神明格于上下是用推皇王至公之道遵父子傳歸之制付之重器以撫兆人必能宣祖宗之重光荷天地之休命奉若成憲永綏四方宜令皇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居興慶宮制敕稱誥所司擇日行冊禮

永貞元年八月辛丑太上皇居興慶宮誥曰有天下者傳歸於子前王之制也欽若大典斯爲至公式揚耿光用體文德朕獲奉宗廟臨御萬方降疾不瘳庶政多闕乃命元子代予守邦爰以令辰光膺冊禮宜以今月九日冊皇帝於宣政殿仍命檢校司徒杜佑充冊使門下侍郎杜

黃裳充副使國有大命恩俾惟新宜因紀元之慶用覃在宥之澤宜改貞元二十一年爲永貞元年自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已前天下應犯死罪特降從流流已下遞減一等遞減一作並又下詔曰人倫之本王化之先爰舉令圖允資內輔式表后妃之德俾形邦國之風茲禮經之大典也良娣王氏家承茂族德冠中宮雅修彤管之規克佩姆師之訓姆莫補切又莫豆切自服勤蘋藻祗奉宗祧令範益彰母儀斯著宜正長秋之位以明繼體之尊良媛董氏備位後庭素稱淑慎進升號位一作位號禮亦宜之良娣可冊爲太上皇后良媛宜冊爲太上皇德妃仍令所司備禮擇日冊命宣示中外咸使知聞

壬寅制孫曰制曰王伾王叔文等夙以薄伎並參近署階緣際會遂洽恩榮驟居左掖之秩超贊中邦之務曾不自勵以効其誠而乃漏泄密令張皇威福蓄姦冒進黷貨彰聞跡其敗類載深驚歎夫去邪屏枉爲國之要懲惡勸善制政之先恭聞上皇之旨俾遠不仁之害宜從貶削猶示優容伾可開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叔文可守渝州司戶員外置同正員並馳驛發遣王伾開州司馬王叔文渝州司戶並員外置馳驛發遣叔文越州人孫曰越州山陰人以棊入東宮頗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間常言人間疾苦上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遂有寵因爲上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密結韋執誼并有當時名欲僥倖而速進者陸質孫曰質吳人本名淳呂溫李景儉韓曄韓泰陳諫劉禹錫柳宗元等十數人定爲死交而淩準程异等又因其黨而進交遊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或作張正一疏諫他事得召見正買與王仲舒孫曰仲舒吏部員外郎劉伯芻孫曰伯芻禮部員外郎裴茝常仲孺一作儒呂洞相善數遊止正買得召見諸往來者皆往賀之有與之不善者告叔文執誼云正買疏似論君朋黨事宜少誡執誼叔文信之執

誼嘗爲翰林學士父死罷官此時雖爲散郎以恩時時召入問外事執誼因言成季等朋讌聚遊無度皆譴斥之孫曰九月壬等皆坐遂貶人莫知其由叔文既得志與王伾李忠言等專斷外事遂首用韋執誼爲相其嘗所交結相次拔擢至一日除數人一無至字日夜羣聚伾以侍書幸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頗任事自許微知文義好言事上以故稍敬之不得如伾出入無阻叔文入至翰林而伾入至柿林院見李忠言牛昭容等故各有所主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

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唱和採聽外事上疾久不瘳內外皆欲上早定太子位叔文默不發議已立太子天下喜而叔文獨有憂色常吟杜甫題諸葛亮廟詩末句云出師未用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因歔欷流涕聞者咸竊笑之雖判兩使事未嘗以簿書為意日引其黨屏人切切細語謀奪宦者兵以制四海之命既令范希朝韓泰總統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中人尚未悟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中人始悟兵柄為叔文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白叔文計無所出唯曰柰何柰何無幾而母死（孫曰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叔文以母喪去位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皆恟懼皇太子既監國遂逐之明年乃殺之伾杭州人病死遷所其黨皆斥逐叔文最所賢重者李景儉而最所謂奇才者呂溫叔文用事時景儉持母喪在東都而呂溫使吐蕃半歲至叔文敗方歸故二人皆不得用叔文敗後數月

乃貶執誼為崖州司馬後二年病死海上執誼杜黃裳子壻與黃裳同在相位故最在後貶執誼進士對策高等（孫曰執誼京兆人建中二年中進士第貞元元年九月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第一人）驟遷拾遺年二十餘入翰林巧惠便辟媚幸於德宗而性貪婪詭賊其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翰林學士受財為人求科第夏卿不應乃探出懷中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慚恨既而為叔文所引用初不敢負叔文迫公議時時有異同輒令人謝叔文云非敢負約為異同蓋欲曲成兄弟爾叔文不之信遂成仇怨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知禍且至雖尚為相常不自得長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敗死時纔四十餘執誼自卑嘗諱不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嘗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圖執誼皆命去之閉目不視至拜相還所坐堂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試就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憚不能出口至貶果得崖州焉

永貞二年正月景戌朔（洪曰戌當作寅下同）太上皇於興慶
宮受朝賀皇帝率百寮奉上尊號曰應乾聖壽
太上皇冊文曰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
戌朔（戌一作寅）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上
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強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
足以表無爲之德光不宰之功然稱謂所施簡
冊攸著涵泳道德感於精誠仰奉洪徽有以自
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元業纘皇極膺
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
彝政有敍孝宗儉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羣品

而功成不處寒暑去之付神器於沖人想汾陽
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也天其靜也
地巍巍事表無得而言顧茲寡昧獲膺大寶懼
忝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
圖今天下幸安皆奉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
君親是以台臣庶官文武之列抗疏於內方伯
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
臣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當
三朝獻壽之辰應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
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元和元年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興慶宮咸寧
殿年四十六遺詔曰朕聞（一作聞之）死生者物之大
歸脩短者人之常分古先哲王明於至道莫不
知其終以存義順其變以節哀故存者不至於
傷生逝者不至於甚痛謂之達理以貫通喪朕
自弱齡即敦清靜遽乎近歲又嬰沉痼嘗亦親
政益倦于勤以皇帝天資仁孝日躋聖敬爰釋
重負委之康濟而能內睦于九族外勤于萬機
閑暇益嚴侍膳無曠推此至德以安庶邦朕之
知子無愧天下今厥疾大漸不寤不興付託得

人顧復何恨四海兆庶亦奚所哀但聖人大孝
在乎善繼樞務之重軍國之殷纘而承之不可
暫闕以日易月抑惟舊章皇帝宜三日而聽政
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方鎮
岳牧不用離任赴哀天下吏人詔至後出臨三
日皆釋服無禁婚嫁祠祀飲酒食肉宮中當臨
者朝晡各五十舉音非朝晡臨時禁無得哭釋
服之後勿禁樂他不在詔中者皆以類從事伏
以崇陵仙寢（孫曰崇陵德宗陵）復土纔終旬邑疲人休功
未幾今又重勞營奉朕所哀矜況漢魏二文皆

著遺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用以金銀錦綵爲飾百辟卿士同力盡忠克申送往之哀宜展事君之禮布告天下明知朕懷

七月壬申葬豐陵謚曰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廟曰順宗黄唐曰古者史之任最重史之志亦最嚴任最重是人君能容其言也志最嚴是人臣能行其職也後世史官多具位爲天子而觀史爲人臣而試以情折敢任職不專決亦隨變雖有至公之筆將何所措哉是退之所以牢辭固拒也及其不得已而爲實錄果奪於貴宦之不公然則向所謂人禍天刑者非必然也蓋其辭爲之意故也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外集卷第十

右外集十卷或以爲李漢所不取或疑非公所爲者然相傳既久不敢廢順宗實錄五卷李漢雖云列於史官不在集中然唐史兩經刊修往往與此書多不同輒并刻之附諸正集之後去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序

趙德文錄序　李漢文集序
劉昫舊傳　宋祁新傳
李翺行狀　皇甫湜墓誌
皇甫湜神道碑　李翺祭文
皇甫湜祭文　劉禹錫祭文
張籍祭詩　皮日休請配饗書
陸長愈請從祀狀　元豐詔書
石介辯謗文　祖無擇袁州廟記
蘇軾潮州廟記

文録序

天水趙德集注德潮州人元和十四年公潮州刺史德攝海陽縣尉公請爲衙推官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德因從公學文公去後編集所得公文凡七十五首號曰文錄有通解出其實韻書明水賦之河南同官記李漢本皆不取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覆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焦爍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句絕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

蒲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
盜其影響僻敝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
文錄實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文集序

門人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
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集注漢字南紀元和七年登進士第文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少師公為文長於庫古剛許亦頗公預修憲宗實録尤為李德裕所憎公以女妻之其編集公文錄曰無所墜失然迦子耳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屠又費得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子厚之喪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家其書皆不傳）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易繇爻象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剔其僞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迫乎司馬遷相如董
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
魏氣象萎苶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
為古文剽掠潛竊為工耳文與道蓁塞固然莫
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一無本字）幼孤隨兄播遷
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為文
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踔（汗音寒踔勑角切）奫泓
澄深（奫於倫切玄一作泓音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一作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
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
當世遂大拯頹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
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
者矣（常一作賞）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一有隴西字）李
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得賦
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洪曰今孟郊集中聯有三首）律詩

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
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
十二摠七百一十六（一有并目錄字）合為四十一卷（洪曰行狀云有集四十卷小集一十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
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
在集中先生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
國史本傳

舊史本傳　劉昫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
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

俟奬勵大曆正元之間文士多尙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奥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擧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鎭大梁辟爲廵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佐愈發言眞率無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官員外郞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須役直後刺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留中不下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谿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云云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

歲轉考功郞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愈者摭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荊南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鍔凡鄙近者鍔還省父愈爲序餞鍔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郞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敘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眞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持香花赴臨皐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 云云 疏奏憲宗怒甚間一日出疏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

避興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
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
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剌也愈爲人
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
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
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云云憲宗謂宰臣曰昨
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
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
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
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鎛惡愈狷直恐其復

用宰先對曰愈終太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
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
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卵而長數丈食民畜産將
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
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云云呪之夕有暴
風雷起於湫水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
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魚患袁州之俗男女隸
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
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不許隸人十五
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鎭州殺田洪

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鎭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
諭以逆順詞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
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參爲御史中丞
李紳所劾愈不伏言准勑仍不臺參紳愈性皆
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
使愈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鎭泣涕陳
叙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洪通與人交榮悴不易
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都人張籍友善二人名

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卿間而籍終成
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
談䜩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
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
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名
教洪奬仁義爲事凡嫁内外及朋友孤女僅十
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
文務及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
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

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盭孔孟之旨若
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
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
甚紕繆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
不當敘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
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
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
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新史本傳　宋祁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
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
人刻石頌德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
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自知讀書日記
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
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
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
建封建封辟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無所忌調
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
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

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
都三歲爲眞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
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奏之未
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索軍頓役直後刺史
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爲刺史
陰相黨上疏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封
溪尉愈坐是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
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奇其才改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
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

還且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愈亦奏言云云
以三州殘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全力其敗可
立而待也云云執政不喜會有人詆愈在江陵
時爲裴均所厚均子鍔素無狀愈爲文章字命
鍔謗語囂暴由是改太子右庶子及度以宰相
節度彰義軍宣慰淮西奏愈行軍司馬愈請乘
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
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
佛祠王公士人奔走膜唄至爲夷法灼體膚委
珍貝騰沓係路愈聞惡之乃上表帝大怒持示

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羣曰愈言訐牾罪之誠宜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願少寬假以來諫爭帝曰愈言我奉佛太過猶可容至謂東漢奉佛以後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爾固不可赦於是中外駭懼雖戚里諸貴亦爲愈言乃貶潮州刺史旣至潮州以表哀謝帝得表頗感悔欲復用之持示宰相曰愈前所論甚大愛朕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皇甫鎛素忌愈直卽奏言愈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鎭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旣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旣坐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語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爲國擊朱泚血衣猶在此軍何負乃以爲賊乎愈曰以爲爾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等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鎭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此軍不安愈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讙曰善廷湊慮衆變疾麾使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卽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不追（補註石氏唐發揮曰韓愈以片言往三軍當時廷湊不卽麾去則必奪其心使不爲廷湊用命何止出一元翼哉夫難紛紛以勇爲主者氣也氣之所積者厚則有不動者也夫論佛骨徙鱷魚此氣也愈始遇伾文之黨而伾文不能屈之使變終遇牛李之黨而牛李不能誘之使來夫愈之氣得所養矣）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

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
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
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
子愈官顯稍謝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
嫁遣孤女而䘏其家嫂鄭喪爲服朞以報每言
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
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
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閎深與孟軻
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它文造端置辭

要爲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爲之沛然若有餘
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
甚從愈遊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
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李翺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
祖叡素皇任桂州長史
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
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

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爲平
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
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晉卒
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
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
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
史爲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于下
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
法曹參軍入爲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
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

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眞博士
入省爲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
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爲職方
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
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
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爲國子博士
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
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
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
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

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王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正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君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怙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兼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悉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

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明禍福使柏耆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湊監軍使三人就位

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爲本非廷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爲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爲國打朱滔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將爲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爲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爲兒郎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吴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爲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旗節子與孫雖在幼童者亦爲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杖節此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廷湊何所爲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

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眞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出石氏讓論見上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故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爲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爲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爲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爲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一日卒於靖安里第洪曰宣室志公長慶四年夏以疾不治務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卧於靖安里第晝寢見一神人謂愈曰帝命與卿論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罷見王神人曰廷湊背叛國也與韓氏爲仇今欲討之而力不足卿以爲何如對曰臣願從大王討之神人頷而大稱是伯其辭置下坐顧謂曰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雖小異矣公

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
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
及嫂歿爲之朞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爲自
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
言而固與之並自正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
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爲法有集四十
卷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
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
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
位爲侍郎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
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
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
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幷牒史館謹
狀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文公

墓誌銘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先生旣以疾免吏部侍郎
書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
子以爲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一有正月字）其
孤昶使奉功緒之錄繼訃以至三月癸酉葬河
南河陽乃哭而敘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
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定桓王茂六代
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叡素父秘書郎贈
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
及冠恣爲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
揜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一乘
作函）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
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
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茹
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
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
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嗚
呼極矣後世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
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
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
議不隨爲罪常恍佛老氏法潰聖人之隄乃唱
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
是任爲身恥上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
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
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洶

惻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先字下一有生）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廷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于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稱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耶選拜京兆尹斂禁軍帖早糴鬻倖臣之鋌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洞朗軒闢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飡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遊以詼笑嘯歌使皆醉義忘歸（洪曰皇甫湜稱退之曰竟語大出曰不可抑撥曰茹古涵今曰章妥句適稱其門人曰醉義忘歸皆可語也）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耶痾此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修于前攘義溺仁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且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嗌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韓文公神道碑

皇甫湜

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以為氏後世稱王漢之興故韓襄王孫信有功復封韓王信裔孫遂著後居南陽又隸延州之武陽拓跋後魏之帝其臣有韓茂者以武功顯為尚書令贈為安定桓公次子均襲爵官至金部尚書亦能以功名終尚書曾孫叡素為唐桂州長史善化行於江嶺之間於先生為王父生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僕射生先生先生韓愈字退之乳抱而孤熊熊然角㛐鄭氏異而恩鞠之七歲屬文意語天出長悅古學業孔子孟軻而侈其文秀人偉生多從之遊俗遂化服炳炳烈烈為唐之章貞元十四年用進士從軍宰相董晉平汴州之亂又佐徐州青淄通漕江淮入官於四門先生實師之擢為御史十九年關中旱飢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

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專
政者惡之行爲連州陽山令陽山民至今多以
先生氏字呼其子孫累除國子博士不麗邪寵
懼而中請分司東都避之除尚書都官郎中分
司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
手就職先生按六典盡索之以歸誅其無良時
其出入禁譁衆以正浮屠授河南令魏鄆幽鎮
各爲留邸貯潛卒以橐罪士官無敢問者先生
將擿其禁以壯朝廷斷民署吏俟日發留守尹
以聞皆大恐令遽相禁有使還爲言憲宗悅曰

韓愈助我者是後鄆邸果謀反東都將屠留守
以應淮蔡華州刺史奏華陰令柳澗贓詔貶澗
官先生守尚書職方郎中奏疏言華近在國城
門外刺史奏縣令罪不參驗坐郡御史考實奏
事如州宰相不爲堅白本意先生竟責出省復
比部郎中修史主柄者不喜不卒展用再遷中
書舍人廷議蔡叛可誅與衆意違改右庶子十
二年七月詔御史中丞司彰義軍討元濟出關
趨汴說都統弘悅用命遂至郾城勢奮其賊虛
實請節度使裴度曰某須精兵千人取元濟度

不聽蔡衆居數日李愬自文城果行無人擒賊
以獻遂平蔡方三軍之士爲先生根復謂度曰
今藉聲勢王承宗可以辭取不煩兵矣得柏耆
先生受詞使耆執筆書之持以入鎮承宗恐懼
割德棣以降遣子入侍還拜刑部侍郎憲宗盛
儀衛迎佛骨士女縱觀傾城先生大懼遂移典
校上章極諫貶潮州刺史大官謫爲州縣薄不
治務先生臨之若以資遷洞究海俗海夷陶然
遂生鱷魚稍蠏不暴民物掠賣之口計庸免之
未相直輙與錢贖及還著之赦令轉刺袁州治

袁州如潮徵拜國子祭酒其屬一奏用儒生日
集講說生徒官之以藝學淺深爲顧待品豪曹
勢游一眄不留既除兵部侍郎方鎮反太原兵
以輕利誘回紇召先生禍福譬引虎豹膾血直
今所患非兵不足遽疏陳得失王廷湊屠衣冠
圍牛元翼人情望之若夫蚖虺先生奉詔入賊
淵然無事行者既至召衆賊帥前抗聲數責致
天子命詞辯而鋭悉其機情衆俱伏賊帥曰唯
公指令乃約之出元翼歸士大夫之喪功可意
而復穆宗大喜且欲相之遷吏部侍郎會京兆

尹以不治聞遂以遷拜勑曰朕屈韓愈公爲尹
宜令無參御史不得爲故常兼御史大夫用優
之禁軍老姦宿惡不懾盡縛送獄京理恪然御
史中丞有寵旦夕且相先生不詣固爲恥矣械
囚送府令取尹杖決之先生脫囚械縱去御史
悉奏辛相秉之兩改其官復爲吏部侍郎銓不
鎖入吏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悉與三利取
才財勢路絶病滿三月免四年十二月丙子薨
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嗣天子不御朝贈禮部尚
書寶曆元年三月癸酉葬河南某縣先叔父雲

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爲文章官會亦顯名官至
起居舍人會妻之亡先生以朞衰服服爲用報
之朝有大獄大疑文武會同莫先發言先生援
經引決考合傳記侃侃正色伏其所詞執女政
而出又曰其賢善耳必心躍色揚翕而游之內
外惸弱悉撫之一親以仁使男有官女有從而
不啻於己生交於人已而我負終不計死則庀
其家均食剖資與人故雖微弱待之如賢戚人
詬笑之愈篤未嘗一食不對客閨人或罕見其
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實嗜才拔毫細無所略

然而天下之進士而後者望風難畏以爲瑞人
神士朗出天外不可梯接非可奇卓皋門不敢
造未嘗宿貸有餘財每曰吾明日解衣質食今
存者已多矣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夷狄盡
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拘陰陽所謂吉凶一無
汙我夫人高平郡君孤前進士昶謹以承命湜
既以銘先生墓矣又悉叙其系葉德詔於碑以
圖永久而揭以詞

韓因朝封自武之穆厥全趙孤天下陰福子孫
宜昌宣惠逐王秦絶韓祀蟣蝨有子繼王陽翟

繼王安定三王其爵韓世何盛桂冑系雅三祖
官下秘書發祥追賜僕射徑熟道荒物喪其明
誰擊其治先生之生先生之武龔蹈聖距基於
其身克後其所居歸丘軻危解禍羅具兮素兮
有覩何多靡引而志天吝其施垂陛乃頹羣心
孔哀厥聲赫赫滿華遍貊年千世百新在竹帛
我銘在碑展我哀思

祭吏部韓侍郎文　李翺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
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

以還文卑貧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涌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後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罔辭于難踊奏輒斥去而復遷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别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决裂肝肾老聃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于太常聲彈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斝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饗

同前　皇甫湜

維寶曆元年歲次乙巳三月乙巳朔十日甲寅朝議郎前行河南府陸渾縣令皇甫湜謹以清酌百羞之奠敬祭于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公先生之靈洛月清明洛鳥嚶嚶帝服如麻哭我先生先生永行神泊冲清袂且有立其樂難程亦莫得朋宜志頑醜疇昔之夢詭宵携手睠然之情如地之厚碩言假假黃鍾厥奏將辭諦視玉貌微瘦膛然在目既覺猶見追惟熱中氣若饙餾於 逸一字 先生失不復形貽詒在予耿光揭銘皓皓之華如日天經匪以爲報維舒憤盈澆酒告柩庶幾其聽

同前　劉禹錫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爲敵蓋寡貞元年中帝鼓薰琴奕奕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我灰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夭人之學可與論道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皆馳昔遇夫子聰明勇奮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竄言其間贊詞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羲農以還

會於有極服之無言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別
鶴中夜驚畢竟備書兮拘印綬思臨慟兮志莫就
生芻一束酒一盃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韓吏部詩　張籍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
我唐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
爲古文章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諍
退其志益剛彊冉使平山東不言誅所臧薦待
皆寒羸但取其才良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營
如彼天有斗人可爲信常如彼歲有春物宜得

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朝野良共哀矧
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學詩爲衆
體久乃溢笈囊略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北遊
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
貢場艱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茲類朋黨骨
肉無以當坐令其子拜喒呼幼時名追招不隔
日繼踐公之堂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牀搜窮
今古書事事相斟量有花必同尋有月必同望
爲文先見草釀熟皆共觴新果及異鮭無不相

待嘗到今三十年曾不少異更公文爲時師我
亦有微聲而後之學者或號爲韓張我官麟臺
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揚特狀
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未幾獎其賢遂忝南宮郎
是事賴拯扶如屋有棟梁去夏公請告養疾城
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遊翔黃子陂岸曲（一作
兩）地曠氣色清新池四平漲中有蒲荇香北臺
臨稻疇茂柳多陰涼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
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思有賈秀士來茲亦
閻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根劃浪激船舷前

後飛鷗鶴迴入潭瀨下網截鯉魚與魴踏沙掇水
蔬樹下蒸新秔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日長柴翁
攜童兒聚觀於岸旁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
釣車擲長綫有獲齊讙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
露光公爲遊谿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
社於其鄉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
還居處隔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差晴公既
相邀留坐語於階楹乃出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臨風聽繁絲忽遽聞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
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藥湯來候不得宿出

門每迴違自是將重危車馬候從横門僕皆迹
遣獨我到寢旁公有曠達識生死爲一綱及當
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
公比欲爲書遺約有脩章今我署其末以爲後
事程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
於親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新亭成未
登閑在莊西厢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頃息
萬事盡腸情多摧傷舊壍盟津北野窆動鼓
錚柳車一出門終天無迴箱籍貧無贈賓曷用
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醪餌莫堂皇明靈庶鑒知
髣髴斯來饗

請配饗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
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
自漢至隋其爵不過乎公矦至于吾唐乃策王
號七十子之爵命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
唐乃封公矦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
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噫天
地久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
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否
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
于吾唐萬世之憤一朝而釋儻死者可作其志
可知也今有人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
顔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
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
至于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醨其
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爲文或援從横以爲理或
作詞賦以爲雅文中子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
者唯昌黎文公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
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夫今

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卷觀其詞無不裨造
化補時政繄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
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
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孔安國劉向范甯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毛萇王肅王弼杜預）
代用其書垂于國冑並配饗於孔聖廟堂者其
爲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用其書得不以釋
聖人之辭箋聖人之義哉況有身行其道口傳
其文吾唐已來一人而已不得在二十一賢之
列則未以乎典禮爲備伏請命有司定其配饗

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請從祀狀　陸長愈

竊聞追封孟軻爲鄒國公伏覩每歲春秋釋奠于先聖至聖文宣王謂宜與顔子並配事本部看詳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顔子列至於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久未配食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荀况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奉聖旨依及太常寺考詳韓愈官止吏部侍郎贈

禮部尚書檢會唐六典禮部尚書正三品合封侯元豐官品令禮部尚書從二品合封公若從本朝官制合封昌黎公然已得從祀於左丘明等之列恐難因此褒崇却降合得封爵請封昌黎伯勑魏晉以還學者淺陋不足以名家而韓愈曉出於唐慨然以羽翼六經自任其文章議論後世儒者頗宗焉宜有追褒仍躋從祀厥惟光顯以勸將來宜特封昌黎伯

元豐詔書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軻配食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况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封伯爵况蘭陵雄成都愈昌黎初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言近封孟軻爲鄒國公謂宜春秋釋奠與顔子並配下太常而太常少卿葉均博士盛陶王古楊傑辛公祐以謂凡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部看詳唐正觀二十一年詔以漢伏勝高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二十一賢與顔子俱配享孔子廟堂至今猶爲從祀豈必其同時人也孟子於孔聖之門

當在顔子之列至於荀况揚雄韓愈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者久未配食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食荀况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等二十一賢之間案左丘明至范甯等二十一人並封伯爵乞荀况揚雄韓愈並封爵自國子監及天下至聖文宣王廟皆塑鄒國公像其冠服同兗國公仍畫荀况等像於從祀之列荀况在左丘明之下揚雄在劉向之下韓愈在范甯之下冠服各從封爵均等又以爲非於是從禮部議而有是詔

辯謗文　石介

介讀青州劉槩韓吏部傳論曰憲宗迎佛骨羣臣無敢言者獨吏部論之走南荒八千里此豈利於身利於道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功也潮陽之湫鱷魚爲害潮人患之吏部至投文以逐之一夕盡去鱷魚蔽性暴戾無識猶感其化而去爲使吏部立巖廊輔元首施其道而化天下之暴戾無識復有如鱷魚者乎必無也鱷魚可化況於人乎介於此知吏部之道也曰使吏臣謂排釋老於道未大不知大其道也復何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尊也曰諱辯其旨不獨高賀也有激於時爾凡人怠於敬孝而亟於避諱其無取也介於此知吏部之孝也曰蘇無德於民猶有靈於晉國宗元有德於民豈無靈於羅池者乎吏部碑之何所不可介於此知吏部之是也曰平蔡碑非不善也信一婦人而磨之焉知實錄不類蔡碑介於此知吏部之受誣也則是吏部之誣由槩而後釋吏部之道由槩而後明槩亦可稱爲端直士矣天聖四年秋詔郡國舉進士時故諫議大夫滕公涉守青州謂槩能明吏部之道特爲首送槩少則爲古文專意聖人之道性僻野以介特自守常居深山中或逾年一下山未嘗一造權豪門先爾爲青州舉送以是名字不得高至是首送青人皆大怒滕之所爲以滕不知人或謂槩有化丹砂爲黃金術滕意得之特爲首送或以爲槩特當塗力故得首送滕於是被此謗噫八九年矣介昨日架上整亂書得槩韓吏部傳論讀之知吏部之大道知槩之名不虛得知滕之被謗噫吏部之道二三百年得劉槩伸之劉槩之名二三十年得滕公發之滕公之謗八九年得石介明之故作辯謗云

袁州文公廟記　祖無擇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二百三十四年無擇實莅此州築宮而祠之公韓愈字退之幼孤見鞠於兄嫂氏嫂卒服朞喪以報德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公請寬征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縣江陵府法曹參軍再爲博士避謗分司東

都遷尚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寘于理用是復力穡者衆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鎭留邸亡卒尹恐禁止歷職方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名犯皆祖廟諱上一字故書其官輿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栢耆以往承宗即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郞佛骨至自鳳翔百姓火肌膚爲奉傾

京師公上疏極陳其不可因得辠貶潮州刺史近竟有鱷魚食人公以文逐之魚輒遠去人用無患移刺袁州袁州之民男女爲人隷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傭子直而出之尋奏而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郞鎭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湊爲節度詔公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衆皆危公公辭氣慷慨如蹈無人之地與士卒論逆順存亡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郞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怗怗不敢犯曰是欲燒佛骨者其爲人信服也如此憲宗旣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爲皇甫鎛所忌乃以公爲狂踈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鎭州還穆宗即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敕無臺叅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郞卒贈禮部尚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辯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彰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

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孜勉庶幾前烈謹詳書其實以著于記云時皇祐五年冬十一月一日也

潮州文公廟碑　蘇軾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叅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

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已還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辯以

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之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

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

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爲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

於黎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葩兮被髮下大荒元祐七年三月庚戌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序傳碑記終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吏部文公集年譜

汲郡呂大防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集序云愈生是年

大曆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建中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貞元八年壬申

是年進士及第年二十五

貞元十一年乙亥

是年上宰相書不報五月東歸作感二鳥賦

貞元十三年丁丑

是年從董晉辟爲汴宋潁亳觀察推官

按公行狀從辟在十二年七月此差一年

貞元十五年己卯

是年晉公死愈從喪歸作汴州亂詩

貞元十六年庚辰

依徐州張建封
按公去年之二月末已至徐矣此日足
可惜詩可考
貞元十九年癸未
是年拜監察御史坐言事貶連州陽山令時
有送浮圖文暢孟東野序
貞元二十年甲申
是年移江陵掾以四門博士徵
按公移江陵掾在明年未嘗以四門博
士徵也不知何所本

貞元二十一年乙酉
是年順宗永元元年時有進學解永貞行豐
陵行五歲
按進學解元和七年作所謂三為博士
是也豐陵行亦明年七月作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是年作釋言云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
按釋言作於二年春時李吉甫已登相
位矣
元和二年丁亥
是年作元和聖德詩
元和三年戊子
是年分教東都
按公行狀分教東都實始去歲
元和四年己丑
爲國子博士改分司都官
元和五年庚寅
爲河南令
元和六年辛卯
拜職方員外郎時有送窮文寄盧仝詩雙鳥

詩石鼓歌月蝕詩
按公效玉川子詩云元和庚寅斗插子
是在五年之十一月也或當踰年效所
作然實無所考也
元和七年壬辰
時有石鼎聯句序毛穎傳
按撫言云韓文公書毛穎傳好博塞之
戲張水部以書勸之以張籍二書考之
蓋貞元中在汴州日作又柳子厚書毛
穎傳後謂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而與楊
誨之書云足下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
奇之子厚遷永州憲宗初即位也而與
楊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
敕籍田在元和五年則是毛穎傳蓋作
於元和初年間撫言固謬矣而此譜以
爲元和七年者實非也
元和八年癸巳
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時有荅元侍御書與
劉秀才論史書
按公是年三月拜史館修撰荅元書蓋
踰年九月也書云前歲辱書是踰歲後
荅書也當附來歲
元和九年甲午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作藍田縣丞廳記
公是年十二月十五日知制誥洪云唐
本藍田丞記元和十年作當從之
元和十年乙未
拜中書舍人
考唐實錄拜中書舍人在來年正月此
差一年
元和十一年丙申
拜右庶子
元和十二年丁酉
是年裴度討淮西命愈彰義軍行軍司馬是
年拜刑部侍郎爲淮西碑
考公進平淮西碑表蓋來歲之三月也
元和十三年戊戌
元和十四年己亥
諫佛骨貶潮州有諫表
元和十五年庚子
移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有與孟尚書書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長慶二年壬寅
二月拜兵部侍郎宣諭鎮定改京兆尹
按唐舊紀拜兵部侍郎實元年六月是
歲以本官宣諭也尹京兆亦在來歲之
夏
長慶三年癸卯
十月改兵部侍郎尋拜吏部侍郎

公再爲兵部蓋去歲之秋嘗遷吏部及是夏尹京兆故也譜文太略

長慶四年甲辰

有南溪始泛詩八月疾免吏部侍郎十二月卒

予若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爲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爲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竊嘆之意粲然可觀又得以考其辭力少而鋭壯而健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至此元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汲郡呂大防記

韓文類譜卷第一

韓文類譜卷第二

韓文公歷官記

信安程　俱　致道

予友彭城陳傳道師仲少時嘗纂集韓文公歷官出處之槩凡傳不載而見於他書者將一二以記比出舊藁示予予疑未廣因稍次其遺十增七八其所攷訂微言小節纖悉畢具蓋得於文公之文者爲多至其論辨是非與夫坎壈之致則著之尤詳蓋古之賢士信道堅篤其出身從仕下不爲卑賤之所詘塞既貴不爲高官厚祿之所誘制而唯辨不苟已事不苟隨雖關摧鉏沮而終不撓者如文公可得見耶故樂記其事而傳之若本傳所載此則略云崇寧元年八月一日信安程俱致道叙

韓文公愈字退之昌黎人其八世祖茂仕後魏號安定桓王見皇甫湜所作神道碑及公作韓滂墓銘次子金部尚書均均生晙雅州刺史晙生泰曹州司馬泰生桂州長史叡素叡素生四子長曰仲卿秘書郎武昌鄱陽令贈尚書左僕射次曰少卿當塗丞曰

雲卿監察御史曰紳卿高郵尉愈仲卿之幼子也以大曆三年戊申歲生三歲而孤養於兄會六歲時兄會王官又從居秦（見行狀及祭鄭夫人文）七歲已知讀書能記他生之習十三能文（見公與邢君牙書能記他生見行狀）會責韶州亦從之會歿嫂鄭挈以北歸葬會河陽既又就食江南（見祭鄭及姪老成文）貞元二年始至京師舉進士凡四舉至八年乃登第年二十五矣三選於吏部不得官聞吏部有博學宏辭選者再試纔一得又黜於中書（見歐陽生哀辭及邢君牙崔立之書）十一年正月三上書時相不報時相盧邁賈耽趙憬也（以年月攷唐書宰相表得之）五月去京師（答李翺書云在京城八九年無所成云云）有不遇時之歎感二鳥以賦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感二鳥賦云貞元十五年一本作十一年賦序云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其爲貞元十一年明矣若十五年則已罷汴吏而之徐矣未嘗出國門以過潼關也）十二年秋七月董晉節度汴州辟署試校書郎汴宋亳潁四州觀察推官（李翺國史補作巡官恐當以此爲正）明年七月退休于居作復志賦十五年二月晉薨隨晉喪出四日而汴州亂愈家在圍中尋得脫下汴東趨彭城愈從喪至洛還孟津渡汜水出陳許間抵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居之于符離睢上

及秋將辭去建封奏爲節度推官試協律郎（見贈張籍詩聞子高第日云云及孟郊書官見行狀）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來其中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終皆晨入夜歸無故不許出愈上書建封言非己所能請寅入辰退申入酉退亦不廢事建封好擊毬愈累書諫又爲詩曰汴泗交流以諷嘗田巡官陳從政得白兔於符離愈以謂盜逆臣伏之象請表聞

按柳子厚代京兆府賀徐州刺史張愔所進白兔表愔建封子也建封卒愔自稱知軍事朝廷從之蓋建封未及以表聞而愔獻之也建封死於明年五月此事當次於朝正既還之後方可

是歲冬建封使愈朝正于京師國子監四門助教歐陽詹欲率其徒伏闕下請愈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見詹哀辭）明年夏去徐州將西居于洛陽（見題李生壁）尋選授四門博士會有司令百寮議禘祫愈獻議當禘祫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計愈其年貞元十七年也施士丐墓誌云貞元十八年太學博士施士丐卒其僚韓愈爲之辭則公爲博士當是十七十八年）

公議禘祫新史禮樂志及陳京傳並見但傳文稍詳然京傳載初集議實在貞元十七年公議與韋武陸淳等議並列于後至十九年遂定從王紹等議故今公議狀首載云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則是首議之日有此旨也是公除博士蓋在十七年也洪樊二譜以為初除在十八年誤矣詳見洪譜

十九年遷監察御史是年京師旱民飢詔蠲租半有司徵求反急愈與同列張署李方叔上疏言狀天子惻然卒為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見寄翰林三學士詩及祭張署李郴州文碁墓誌愈時年三十五矣按憲宗紀十九年七月自正月不雨至于是月甲戌雨所謂幸臣蓋李實也實時尹京兆實本傳二十年關輔飢實方務聚斂云云而新唐書乃云上書論宮市彼斥與此不合順宗立改元永貞赦天下遷者皆追回愈為觀察使所抑財從江陵府法曹參軍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詩略云昨者州前槌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皋遷者追回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軻只得移荊蠻云云道經岳陽登樓賦詩浩然有掛冠之興見岳陽樓別竇司直詩終篇云行當挂其冠生死君一訪憲宗元和元年六月召還權知國子博士見釋言會擒劉闢上元和聖德詩久之從

兄俞卒開封尉愈哀其孤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教畜之見愈墓誌三年改真博士見行狀明年為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判祠部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郎手失職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日與官者為敵惡言罵辭狼籍公牒乃上書留守鄭餘慶乞與諸郎官更判不見允五年代薛戎為河南令與處士石洪温造盧仝故登封尉盧殷常來往殷死為買棺木見薛戎盧殷墓誌少室山人李渤以拾遺召渤堅卧不起愈以書勸說之渤悦其言乃行

公遺李渤書在三年十二月洪已辨之按新史云渤隱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詔幣即山敦促渤謝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云云渤心善之始出家東都朝廷有闕政輒附章列上按杜兼為少尹實在三年次年則遷尹矣兼亦竟卒於次年之冬固不應在五年也公五年為河南令亦非洛陽也

有軍人有罪愈追而問之不時至怒杖之軍吏

紛紛入告留守不察愈上書辨决去就（當是神策軍）
明年遷議郎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時富平人
梁悅爲父報仇殺人詔議愈狀請定其制曰凡
有復父讎者事發具事由下尚書省集議華州
刺史奏華陰令柳澗罪將貶之愈上疏請辨曲
直既按澗有犯愈由是左遷國子博士盧仝時
客常州見除目歎之以詩（盧仝詩云今日除書頭韓君又學官）久之
作進學解執政聞之遷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入
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愈荅書以謂自古
爲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災柳宗元聞而非之
以書箴其失八年監修李吉甫以前官韋處厚
撰順宗實録授愈同修撰沈傳師直館宇文籍
修成凡五卷上之詔以其間頗有抵牾者復詮
改以進尋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知制誥
上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以視兵還
奏兵可用賊可滅頗忤宰相意（見行狀）會盜殺宰
相及傷中丞捕賊甚急得賊未給賞愈表言方
竊擾未平宜示人以信趣給賞朝議多欲罷兵
愈狀論淮西事宜以謂蔡可立破所未可知者
在陛下斷與不斷耳請遣諸道兵募土人以足

兵數又請分爲四道擇要地屯聚量勢俱發又
言蔡士卒本皆迫脅若形勢已窮宜勅諸軍貸
以生命又言賞罰不可不明又請下詔淄青恒
冀使無自疑議與度合宰相惡之（見行狀）月餘遷
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它事改太子右庶
子十一年也（科斗書記云十一年右庶子云云）十二年秋度討元
濟奏愈爲行軍司馬官如故兼御史中丞賜三
品服從度次於郾城愈知蔡卒精鋭悉拒境城
中虛請兵三千間道擒元濟度未及用而李愬
自文城入矣蔡平處士柏耆以計謁愈愈白度
使其奉書諭王承宗承宗惶恐割二州獻班師
愈遷刑部侍郎（見行狀）舉錢徽代十四年正月憲
宗迎佛骨於鳳翔愈疏諫貶潮州刺史潮有鰐
魚患愈訓以文經從去置鄉校以趙德攝海陽
尉教授州學有僧大顛者聰明識道理外形骸
不爲事物侵亂愈召留守署十數日與往來及
祭神海上造其廬既行留衣服爲别不知者傳
愈稍信奉佛氏孟簡素事佛以書賛之愈荅書
以辨其妄天子進尊號稍移袁州舉韓泰代穆
宗即位以國子祭酒召還朝愈初在袁檢括良

人子女爲奴婢者計傭折直一切放之所放凡七百人至是請立法行之諸路又論吏獠請因改元大慶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以鎭撫之旣入國子監舉張惟素代又舉張籍爲博士不行有直講能談禮而陋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愈命吏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見行狀又請國子監依六典置學生三百人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大學館量取常參官八品以上子弟充四門館量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士應舉者禮部勿收試又牒吏部國子監學官非通經博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擬新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

洪譜以復國子監生徒狀當在元和元年謂歷官記恐誤樊本以前後編次考之作貞元十九年任四門博士日所請洪之意蓋以狀云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謂本於憲宗即位也然以穆宗即位言之亦無不可請復六典之舊奏非登科人勿擬學官蓋皆一時事公前後四官學省然此二事非祭酒不可要當以此爲正

遷兵部侍郎舉韋顗代長慶元年成德軍亂詔愈宣撫遂出牛元翼還爲吏部侍郎尋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舉馬揔代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相語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遇旱米價不敢踴時李紳爲中丞方幸宰相謀去之特詔愈不臺參紳果爭愈與之交辨又紳械囚送府杖之愈不受宰相因言臺府不協出紳江西

按公答友人書云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京尹豈得却不如聖恩以爲然便令宣與李紳詳此書蓋臺參公面奏得旨非出宰相之謀亦非特詔也程所書皆本新史之言故或者遂謂公覺紳以附宰相李逢吉皆不考始末也蓋公特其嘗有薦紳之恩且視紳晩輩每事耻出其下遂至紛爭而逢吉逐紳之謀實出於臺府旣爭之後

若曰逢吉首爲此謀以逐紳而公不悟懼其計中則亦非人情也神道碑謂宰相乘之此言得其實也然公著順宗實錄知京兆尹李實之不避道於侍御史王播爲非而此反躬自蹈之又奏云是何典故以至引赤令爲比赤令自以逐捕之故事不相侔蓋皆一時曲辨也況當時敕云後不得爲例則知無不臺參之理也　皇朝景德初呂文仲爲中丞牒中書省用連字牒時李宗諤長西掖亦作連字牒報之遂移書相責以至文仲露章後亦兩罷之與此正相類

愈爲兵部侍郎舉張正甫代數日復爲吏部三年尚書左丞孔戣上書致其事愈奏疏戣守節清苦論議正平憂國忘家宜留以自助不報四年病滿百日假罷以十二月二日卒初愈守潮毛仙翁者期愈自袁州當爲其官其官後皆如其言云

韓文類譜卷第二

韓文類譜卷第三

韓子年譜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歐陽文忠公言天聖以來學者多讀韓文而患集本訛舛惟余家本屢更校正後集錄古文得石刻如羅池黃陵之類以校余家本舛謬尤多若田弘正碑則又尤甚蓋由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而印本初未必誤乃知文字之傳久而轉失其眞者多矣則校讎之際決於取捨不可不慎也顏之推云觀天下書未徧不得妄下雌黃信哉斯言予校韓文以唐本監本柳開劉燁朱台符呂夏卿宋景文歐陽公宋宣獻王仲至孫元忠鮑欽止及近世所行諸本參定不敢以私意改易凡諸本異同者兼存之考歲月之先後驗前史之是非作年譜一卷其不可以歲月繫者作辨證一卷所不知者闕之宣和乙巳夏四月四日荆林東齋洪興祖書

世譜

李白作退之父仲卿武昌去思碑云南陽人李

翶作退之行狀云昌黎某人舊史與退之自稱皆曰昌黎（昌黎郡元魏置）新史曰鄧州南陽人按左傳晉始啓南陽杜預云今河內地又馬季長云晉自朝歌以南至軹爲南陽或者因女挐墓誌云歸骨于河陽韓氏墓而葬之河陽亦古河內地遂以退之爲河內南陽人非也余考元和姓纂云南陽堵陽頹當玄孫騫避王莽亂因居之又晉員外郎韓安之生潛恬隨司馬休之入後魏恬子都爲玄菟太守因居昌黎唐書宰相世系表亦云河南尹騫居堵陽（堵音者）九世孫河東太守術生河東太守純純四世孫安之晉員外郎二子潛恬恬玄菟太守二子都偃偃生後魏中郎穎穎生播徙昌黎棘城然則韓氏初從南陽之堵陽後徙昌黎之棘城漢書地理志有兩南陽一曰河內修武即晉啓南陽是一曰南陽堵陽即韓騫所從南陽郡在唐屬鄧州故新史以爲鄧州南陽人別於河內之南陽然堵陽在唐乃屬均州李太白以爲南陽人是矣新史近之李翶與舊史皆據韓氏自稱也姓纂又云後漢司空棱潁川人棱後後徙陳留皇禮部郎中雲卿弟紳卿京兆府司錄兄子會起居舍人愈職方員外新史云弓高侯穨當裔孫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潁川生司空棱其後徙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耆字黃耇後魏明元帝永興中歸魏拜常山太守假武安侯卒贈曰成）徙居九門生茂（茂初賜爵蒲陰子韓都官尚書卒贈安定王諡曰桓）尚書令征南大將軍安定桓王二子備均（均字大德金部尚書襲爵安定公諡曰康）均定州刺史安定康公生晙（晙銀青光祿大夫雅州刺史）雅州都督晙生仁泰曹州司馬仁泰生叡素（叡素任見下）桂州長史然則韓氏當後漢時嘗居潁川最後徙陳留其餘遷徙不常不復可考

論某者云

叔素
公誌從兄岌曰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刺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

李太白武昌碑云考叡素朝散大夫桂州都督府長史君乃長史之元子也少卿當塗丞雲卿監察御史紳卿高郵尉新史韓

夫

仲卿
自滑州銅鞮尉調補武昌令邑人立石頌德李白為之文改鄱陽令終秘書郎皇甫湜云秘書郎贈尚書右僕射舊史云仲卿無名位誤

少卿
當塗縣丞太白云感旣重諾死於節義

雲卿
禮部郎中斜斗書後記云叔父當大曆出文詞獨行中朝郎雲

會
永泰中貴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以王佐自許時號四夔大曆中為起居舍人貶韶州李兼子以老成為後公云有德行言詞為世範

介
宰府參軍公云為人孝友恭老成云吾上有三兄見於史者會與介爾

式行第六

介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曰文行第十八女六人皇

老成
第十二郎墓誌云公老成早謫以文為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

丙川

和
諱行錄云長慶四年李宗閔下擢進士第

時試金用礪賦舊為蒼龍竹詩中第六字有之行第十一公祭庚主簿文云遺男殺中省進馬其名從人從吉或云即昶舊名又公有將讀書城南及示爽詩孟東野云

湘
唐史云字北渚大理丞讀行錄云長慶三年擢進士第行第二十一

滂
墓誌云讀書作文勤力兼人早死行第二十三唐史云嘗誰叙

湊
字持之撫言云文公令孫諱行錄云咸通四年第進士時右常侍蕭倣知貢試淸光賦澄心如水詩中第八行第二十五

恐誤

四

氏世系無少卿而有晉卿季卿子卿升卿凡七子嘗謂矣公曰維我皇祖有孫八人今可見者六人而已

卿也太白云雲卿文章冠世拜監察御史退之神道碑云雲卿當肅宗代宗朝獨為文章官李翱誌韓昶夫人云禮部君好立節義

紳卿
高郵尉揚州錄事參軍涇陽令李太白云幼負美譽公云文而能官

甬湜云公堉左拾遺李漢集賢校理換宗懿舊史云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壻第四女擎早卒次適陳氏一人闕

俞
公誌園兄妻韓氏云俞開封尉卑猥繼不台我字唐史說云開

壻金壻張徹及見也

岸
唐相名記云建中四年登第博學宏辭文行卓立綱方節虛謗掌書記緯書省校書郎累遷監察御史貞元三年吐蕃與盟君於是沒唐史云殿中侍御史沒也唐史載其令列于俞下

岌
號州司戶以能官名行第十一有墓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嘗作郎詩有天讖張文昌云子符拳其言甚於親使令或曰符郎昶小字也但未知爽為何人爾唐小說云昌黎韓昶名父之子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輒悲改為銀至除拾遺為

諫院不受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為鹿門從事

袞
字獻之諱行錄云咸通七年狀元及第

時胡隱侍郎知舉試汝象以象天賦新蒲含紫茸詩行第二十六

五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退之生（起大曆三年盡貞元十四年止）

見李漢昌黎集序是歲代宗之六年也三星行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東坡云吾命在斗牛間而退之身宫在焉且曰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攘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爾

四年己酉

五年庚戌

祭嫂鄭夫人云我生不辰三歲而孤乳母誌云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翺云父没養於兄會舍按盧東美誌云愈之宗兄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即伯兄會也舊史不悟宗兄爲大宗小宗之宗遂云愈孤養於從父兄誤矣

六年辛亥

七年壬子

八年癸丑

九年甲寅

祭嫂云未齓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未齓一年七歲也公詩云舊籍在東都茅屋枳棘籬生兮耕吾疆死也埋吾陂它詩言伊洛嵩潁者甚衆蓋公屋廬墳墓在東都河陽今年始從其兄去洛居秦也皇甫湜曰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李翺曰及長讀書能記它生之所習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十三年戊午

祭嫂云年方及紀荐及凶屯兄罹讒口承命南遷復志賦云當歲行之未復兮從伯氏以南遷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紀之連山時年十一舊史云大曆十二年夏五月起居舍人韓會坐元載貶官豈以十二年貶十三年始至韶邪柳宗元先友記云會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以故多謗至起居郎貶官卒云起居郎者誤也祭老成文云中年兄没南方從嫂歸葬河陽復志賦云嗟日月其幾何兮携孤嫠而北旋

以唐史及通鑑考之韓會坐元載之貶實大曆中十二年也以公祭嫂文及復志

賦考之公隨會遷韶年方及紀實十四
年也賦言歲行未復蓋公生於戊申踰
年方復庚申其爲十四年明甚豈會罔
嘗以他事再貶耶況諸黨元載以貶無
有度嶺者楊炎道州司馬韓洄邵州司
戶雖王縉始欲誅之亦只降栝州刺史
不應會獨貶韶也樊譜只繫十四年洪
譜繫之十三年謂踰歲方至韶失於牽
合也

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德宗以去年五月即位是年改元上鳳翔邢
君牙書云愈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今年
十三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稱
亂三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四年涇原姚令言
犯京師德宗幸奉天朱泚犯奉天興元元年
李懷光反如梁州公以中原多故避地江左
祭嫂云旣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
江濆歐陽詹哀詞云建中貞元閒就食江南
韓氏有別業在宣城見示爽詩

二年丙寅

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即此年也歐
陽哀詞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答
崔立之書云年二十時苦家貧又來京師見

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因詣州縣求舉公舉
進士在此年後也縣齋有懷云濯纓起江湖
謂自江南入京師

三年丁卯

四年戊辰

是年張建封爲徐泗豪節度公薦薛公達於
建封云河東薛公達年二十有六按公達墓
誌云元和四年年四十七卒自元和己丑逆
數之至今年二十六歲公時年二十一始有
文章見集中

薦公達書見外集蓋以其少年之作也
然公集有上河陽李大夫詩自咸通本
皆附正集樊云河陽李大夫疑李芃也
孟東野亦有贈河陽李大夫詩所謂上
將秉神略者是也考之史傳李芃為河
陽節度使在德宗初年按公祭老成文
云中年兄沒南方從嫂歸葬河陽又祭
嫂文云既克歸葬遭時艱難德宗建中
三年四年李希烈朱泚相繼稱亂德宗
出幸奉天此詩云四海失巢穴兩京困

塵埃又公時在河陽非李芃而何公時
年方十四五則公文章之見集中者未
應以薦公達書為首也

五年己巳

上賈滑州毗書云愈年二十二讀書學文十
五年自七歲讀書至此首尾十六年一本作
二十三誤矣又云獻策闕下方勤行役時退
之復來京師

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
其後四年而歸視汝當在來年也上賈
滑州書疑來歲歸途之所獻讀書學文
十五年豈亦總言之耶舊本皆作年二
十三

六年庚午

河中府連理木頌曰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
年渾瑊以興元元年為河中同絳陝虢行營
副元帥咸寧郡王至今七年

七年辛未

八年壬申春登進士第

上邢君牙書云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唐科

名記云貞元八年陸贄主司試明水賦御溝
新柳詩其人賈稜陳羽歐陽詹李博李觀馮
宿王涯張季友齊孝若劉遵古許季同侯繼
穆贄韓愈李絳溫商庾承宣員結胡諒崔群
邢冊裴光輔萬瑫是年一牓多天下孤雋偉
傑之士號龍虎牓

按姚康科第錄李博實本年末名科名
記錄於第四非也又歐陽詹傳謂詹與
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
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蓋是牓由

此八人而重也
歐陽哀詞云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贈李觀詩云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云憶昔初及第各以少年稱祭張季友云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各以文售幸皆少年舊本列同祭者王涯崔羣許季同庾承宣貢結胡諒邢冊皆同年士也其它姓名往往見公集中公與陸員外書云往者陸相公司貢士愈亦幸在得中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

然有聲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唐史云大曆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游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為延譽由是知名諫臣論曰諫議大夫陽城居位五年矣城以貞元四年夏起家為諫議大夫至今五年

九年癸酉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一本注其下云貞元九年宏詞試公上考宏詞崔虞部書云執事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又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二人者則固所傳聞矣畢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畢竟退之即答崔立之云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者又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自貞元二年至此八年又云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相國陸宣公也八年夏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應科目又有與韋舍人書

按科第錄是年博學宏詞試太清宮觀

紫極舞賦顏子不貳過論應者三十二人中選者李觀裴度陸復禮也公與崔虞部書謂三人之中二人者華實兼者也畢竟得之而又升焉一人者華與實違畢竟退之豈固退公而收陸耶又上韋舍人書謂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蓋八九年矣以公二年來京師上韋書當在來年然公與崔書亦云凡在京師八九年矣亦只今年書也未易臆定

十年甲戌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注其下云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

按學生代齋郎議本題實作晁齋郎以學生互議然亦來歲之試也科第錄十一年試朱絲絃賦冬日可愛詩議乃此也或注十年而洪從之非也蓋公併來歲凡三試宏詞故也公今年又嘗歸河陽省墳墓見祭老成文

十一年乙亥

答崔立之云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因復求舉亦無幸焉知公今年又試宏詞也是年正月二十七日以前鄉貢進士上宰相書云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又云七年而學聖人之道積二十一年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矣後九日復上書後二十九日三上書不報乃東歸時宰相賈耽

盧邁也感二鳥賦序云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一作十五年按退之以大曆三年生至今二十八歲序言自七歲至今二十二年則是二十八歲無疑作十五年者誤也又一本云貞元五年按公以二年來京師至此才四年豈遽有不遇時之嘆或曰退之二年舉進士五年始東歸其後嘗歸江南又往河陽故祭老成云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若以十一年東歸不得云時始去京師也余曰公年十九來舉進士至二十八歲猶未得仕十年之間往來輦轂之下者數矣至此辱於再三慨然有歸歟之興故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而復志賦亦云汨東西與南北亘十年以不居也前年上崔虞部書云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而此賦序云與百千人偕進偕退者蓋九年同試宏詞者三十二人至今獨三見黜與舉進士而不第者俱爲不遇故有此語爾

時始去京師謂自京師初出也公三試

宏詞三上宰相書皆無所成於是始決策東歸也然求仕必於朝安能無望望之嘆故於初去之日尤甚也舊史貞元十一年六月河陽獻白烏蓋公五月見於道六月始進入於時爲合又與百千人偕進偕退按姚鉉本實作百十人此賦云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列名於薦書齒下士于朝以望天子之光明蓋專爲宏詞試也況百千亦非語公三試宏詞大都不過百十人耳

洪併同舉進士者而言之非也

畫記云貞元甲戌余在京師明年出京師至河陽祭田横敘曰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東京洛陽也横墓在偃師諸本多作十九年東如京按十九年秋公爲御史其冬貶陽山安得以九月出田横墓下唐都長安亦不得云東如京也

公是歲五月已出潼關九月方過偃師故學者疑之諸本皆作東如京樊澤之又云或曰舊本作自東如京蓋公五月出關九月復來不過皇皇於求仕耳惟程致道謂公是年去京師過潼關遊鳳翔以書抵邢君牙不得意去程必有所本也按公投邢君牙書曰六月于邁來觀其師又曰居十日而不敢進謁計公之去鳳翔當在秋半矣故九月過偃師也公祭田横文云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皇皇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公意蓋有所激也程所謂不得志者亦此也二譜失於訂正爲推明之

十二年丙子秋爲汴州觀察推官

董晉行狀云十二年七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唐史云十二年秋以東都留守董晉爲宣武節度汴州水門記曰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蓋公從晉自洛入汴也李翱云汴州亂董公辟公以行得試秘書省校書郎爲觀察推官而公神道碑云十四年用進士從董晉平汴州墓誌云先生三十有

一而仕皆後二年殊不可曉豈今年辟公以
行至十四年始有成命邪亦不應如是之緩
也送李正字歸湖南序云愈從太傅隴西公
平汴州於太傅府年最少時年二十九明年
復志賦云哀白日之不與吾謀兮至今十年
其猶初豈不登名於一科兮曾不補其遺餘
排國門而東出兮慨余行之舒舒友洛師而
悵望兮聊浮游以躊躇非夫子之洵美兮吾
何為乎浚之都退之丙寅歲入京師乙亥夏
東歸秋至洛丙子入汴凡十餘年矣李翱與
徐州張建封書云昌黎韓某得古人之遺風
閭閻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為宣武節度
使之所用

十三年丁丑 呂大防丞相云是年從晉辟

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云十三年春將如京
師相國隴西公飲餞于青門之外文珍即劉
貞亮性忠彊識義理順宗末有翊戴功復志
賦序云余既從隴西公平汴州其明年七月
有負薪之疾退休于居作復志賦賦云伏門
下之默默兮竟歲年以康娛自去年七月至
汴逮今兮竟一歲矣

十四年戊寅

水門記云十四年正月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三月水門成其從事韓愈請紀成績一本
注云隴西公李勉誤矣晉行狀云十二年八
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
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
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
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
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營田判官公有天星
詩送楊凝郎中賀正唐本注云貞元十四年
也柳子厚作凝墓碣云為宣武節度判官會
朝復命次于汴汴亂不可入遂西走闕下然
則凝以今冬朝正明年未入汴復走京師故
祭董公文列陸長源孟叔度丘潁韓愈無疑
也是年有楊燕奇碑

韓文類卷第三

韓文類譜卷第四

韓文公年譜 起貞元十五年止

丹陽洪興祖 慶善

十五年己卯秋爲徐州節度推官董晉行狀云貞元十五年二月三日丞相薨之將薨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汴州詩云健兒爭誘殺留後又曰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時陸長源爲御史大夫知留後事長源欲峻法繩驕兵爲晉所持不克行晉卒軍亂殺長源孟叔度丘穎公從晉喪以出而汴州亂公義當從喪又知汴必亂故去之爾此日足可惜贈張籍云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熚煌闈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公去年領進士試而籍預選故籍祭公詩云北游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場唐諱行錄云籍貞元十五年擢進士第也公詩又云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傍徨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饑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船下汴水東去趨彭城時公妻子自汴之徐也從喪朝至洛旋走不及停假道經盟津出入行澗岡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闘龍是年二月乙亥朔甲午二十日也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僕射南陽公宅我雎水陽即與東野書云主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雎上者南陽公張建封也符離舊隸徐州公答李翺書云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謂汴州亂時又云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謂建封也公行狀云武寧張建封奏爲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九月一日上建封書論晨入夜歸事其後有諫擊毬書及詩舊史云發言眞率無所畏忌操行堅正拙於世務公豈拙於世務者特不能取容於俗耳

或云公諫擊毬詩云新秋朝涼未見日公早結束來何爲而論晨入夜歸書在九月不當云其後也余默默念之後見唐本乃作新雨朝涼未見日新雨字本史記日者傳與山石詩所謂升堂坐階新雨足同義也以是知諫擊毬之爲第

二書蓋審也洪本亦只作新秋蓋洪亦
未嘗考及此也
歐陽生哀詞云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
于京師詹爲國子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
余爲博士會詹有獄不果上答張徹云及去
事戎轡謂入武寧幕也畢事驅傳馬謂明年
朝正而歸也徐泗濠節度掌書記廳石記云
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
節移鎭徐州歷十一年建封自貞元四年牧
徐至此首尾十二年唐地理志云濠初作豪

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爲濠
取水名也退之作記特尚爲豪或作濠誤矣
按杜祐通典濠州本鍾離郡隋改曰濠
州因濠水爲名音豪煬帝復置鍾離郡
唐武德八年爲濠州佑上通典在貞元
十年則濠本不爲豪洪蓋爲地里志所
誤爾
是年有崔翰墓誌記云南陽公文章稱天下
按史云建封能辨論禮賢下士有文章傳于
時也

十六年庚辰
與東野書云去年春脫汴州之亂遂來于此
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一年
矣歸彭城詩朝正回徐作也云天下兵又動
謂十五年秋令諸道兵討吳少誠前年關中
旱謂十四年冬京師饑去年東郡水謂十五
年秋鄭滑大水齪齪詩云河堤決東郡老弱
隨驚湍即此也鄭滑水見於舊史新史紀志
皆不書夏五月題下邳李生壁云余黜於徐
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清冷池泊於文雅臺

下西望商州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
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按公將西居于洛則
下邽當作下邳下邳貞觀中屬泗元和中屬
徐商州一作商丘是也公黜於徐蓋以讜言
無所忌雖建封之知已亦不能容也是年五
月十三日庚戌建封卒十五日壬子徐軍亂
公以十四日題李生壁則建封未死時已去
徐矣
按本紀云五月壬子建封卒
去夏贈張籍詩云李翺觀濤江今夏遊微子

廟而翺在焉蓋公春末與東野書云習之娶
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則翺今夏已從公於
下邳矣亡兄即弇也公在洛中與衛中行大
受書曰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
徐徐而來也白樂天哀二良文云隴西薨浹
辰而師亂南陽薨翌日而難作初公從晉喪
至偃師而汴軍始亂及建封卒徐軍亂而公
已去徐故云復脫禍亂也送僧澄觀詩唐本
注云十六年詩云洛陽窮秋厭窮獨即今年
秋也

公是冬如京師縣齋有懷詩所謂求官
去東洛犯雪過西華乃此時也公河之
水詩亦今年作故曰我祖京師不遠而
還是也

十七年辛巳

公今年在京師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
云倏忽十六年終朝苦寒飢公自貞元二年至
京師今來從調選前後十六年諱行錄云房
次卿字蜀客房武墓誌云男次卿有大才公
祭房君文云五官蜀客即次卿也與汝州盧

郎中薦侯喜狀云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
同行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
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摭言云貞元十八年
權德輿主文陸傪員外通牓帖韓文公薦十
人上四人曰侯喜侯雲長劉述古韋紓其次
六人沈杞張苰尉遲汾李紳張俊餘李翊而
權公三牓共放六人苰紳俊餘不出五年之
外皆捷矣公薦侯喜於盧陸當在今年或明
年也本集韋紓作韋羣玉俊餘作後餘是年
有李楚金墓誌

按公薦侯喜於盧汝州實在今歲之秋
盧汝州盧虔也喜嘗為盧作復黃陂記
見歐公集古錄公今年三月自京還夏
秋居于洛喜五月至洛七月二十二日
與公釣魚溫水洛北惠林寺有題名尚
存其薦喜於盧蓋是秋也薦於陸傪恐
在來歲之首唐制取士雖柄文專於禮
侍然參佐差擇亦勑下乃定公上陸書
云執事之與司貢士相知誠深矣考其
時似已拜命矣鄭俊餘唐科第錄諸本

皆作後餘撫言誤矣韋羣玉韋珩也撫
言作紓亦誤公書曰羣玉京兆之從子
也京兆指韋夏卿也夏卿之弟正卿之
子曰珩曰瓘柳子厚有寄珩詩云囬眸
炫晃別羣玉獨赴異域穿蓬蒿羣玉蓋
珩之字也公豈有所避而以字行耶珩
亦二十一年進士
十八年壬午調授國子四門博士
是年二月有送陸歙州序時公在京師縣齋
有懷詩云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求官去
東洛犯雪經西華塵埃紫陌春風雨靈臺夜
公歷佐汴徐二府以十六年休居于洛往來
京師者三年於今矣求官去東洛言自洛來
京師也撫言云崔羣佐宣州幕愈與羣論交
書云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
七年自貞元二年至今十七年又云僕無以
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謂爲四門
博士即答張徹云省還遽投足也又云洛邑
得休告華山窮絕陘倚巖睨海浪引袖拂天
星磴蘚澾拳跼梯飈颸伶俜悔狂已齚指垂

壬午甲

誡仍鐫銘公爲博士後謁告歸洛因遊華山
但不知在今年或明年爾
按公除四門博士當在去歲之秋或冬
首也洪樊二譜皆以爲今年誤也公貞
元十九年上京兆尹李實書首云將仕
郎前守四門博士是上書之日官已滿
矣唐制博士皆二年滿施士丐由四門
助教至爲大學博士秩滿當去諸生輒
留公今年與崔羣書亦曰官滿便終老
嵩下以滿日計之當自十七年始也又
公論停選舉狀曰臣雖非朝官月受俸
錢停選舉在十九年七月是公是月猶
在職也而公與李實書曰今年以來不
雨者百餘日盜賊不敢起考之史十九
年自正月至七月不雨是公官滿上書
當在是年秋冬之交也蓋公在御史位
之日甚淺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
夷又縣齋詩曰雖陪彤庭臣詎縱青冥
靶皆可考也使公果由博士遷御史固
不應稱前官亦不應尚以此書後李實

壬午年甲 八

也其初除爲十七年無疑矣況議褅祫狀亦在十七年自是參究洪以公縣齋有懷詩兩府變荒涼三年就休假謂自十六年至十八年故以除官在今年又以荅張徹詩省選逮投足亦在今年按三年就休假蓋統十五年而言也公是年二月去汴及秋方從張建封之辟是亦可以休假言也公十八年首春即以一書薦十士於陸傪二月陸出刺歙公送行有序考其辭意蓋皆已仕于朝也

況公明年上陳京書云去年春嘗得一進謁其後如東京取妻子是公在春未已謁告挈家矣豈可尚以休假言也省選逮投足亦十六年冬求官去東洛之日也不應公再到京而後參選也公是夏西還遂登華山古意詩唐本云五月壁路難攀援乃此時也公來歲末貶陽山之前初未嘗出京也樊又以爲登華山在十六年蓋泥於犯雪過西華之語然是時公方求官寧復謁告其考益疎

矣

李肇國史補云愈好奇與客登華山絕峯度不可返發狂慟哭爲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乃下沈顏作聱書以爲肇妄載豈有賢者輕命如此考公詩則知國史補乃實錄也

按沈顏作登華旨其略曰仲尼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哭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文公憤趨榮

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已至顛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原沈之意似與洪所引異也

是年有施士丐墓誌馬彙行狀

十九年癸未拜監察御史冬貶連州陽山令

去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而齒落詩云去年落一牙則此詩今年作也哭楊兵曹凝陸歙州傪云人皆期七十纔半豈蹉跎數出知已淚自然白髮多公今年三十六矣李翺云傪貞元十八年四月以祠

部員外郎出刺歙卒于道柳宗元云凝守兵部郎中貞元十九年正月卒哭二公詩在今春也凝爲兵部而云兵曹者隋嘗改兵部爲兵曹禮部爲儀曹也禘祫議云今月十六日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獻議按史云十九年三月丁卯以今年孟夏禘饗前議太祖懿獻之位未決至此禘祭方正太祖東向之位已下列序昭穆其獻祖祔于德明興聖之廟每禘祫年就本室饗之則議禘祫在今春也

禘祫議當在十七年已辨於歷官記矣況初議之日陳京以考功員外郎與公同議及今年陳已再遷給事中矣洪譜公除博士之果在十七年也洪只以禘在今年而不考始議非今年也詳見前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云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者按史云十九年秋七月以關輔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則議舉選在今秋也上李實尚書書稱前守四門博士時已罷博士未受御史之命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自貞元五年公復來京師至此十五年矣順宗實錄云是時春夏旱京畿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書云今年已來種不入土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老姦宿贓銷縮摧沮撫其所長止此而已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飢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䟽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署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余戇而狂年未三紀明年而三紀周矣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鼯猱歲弊寒兇雪虐風饕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鎩翮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䟽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䟽今不傳寄三翰林詩云拜䟽移閤門爲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即施設乃返迁炎洲公之被黜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即杜佑

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寃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矣岳陽樓别竇司直云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讒謗永貞行云吾嘗同僚情可勝皆謂劉柳也

按公陽山之貶寄贈三學士詩叙述甚詳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關中旱饑專政者惡之則其非爲論宮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與詩正合況皇甫持正從公遊者不應公嘗疏宮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學士詩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豈其由則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言語泄傳之落寃讎又岳陽樓詩云前年出官由此禍最無妄嫉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是蓋爲王叔文韋執誼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韋王之黨已成韋執誼以恩幸時時召見問外事貞元十九年補闕張正買疏諫他事得召見與正買相善者數人皆往賀之王叔文韋執誼疑其言已朋黨事誣以朋讌盡譴斥之意公之出有類此也故公寄三學士詩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還憂果然又羈縶不得歸鋤耰蓋是時叔文之黨尚熾也又憶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其爲王叔文等所排豈不明甚特無所歸咎駕其罪於上疏耳洪謂公之被絀坐論宮市與旱饑兩事兼而言之而又不考韋王始末故爲申及之

又云商山季冬月冰凍絕行輈春風洞庭浪出没驚孤舟荅張徹云辭蠻走西嶺飛波航洞庭蓋公以冬末貶官明年春始到陽山也祭李郴州云當貞元之癸酉揚皇威而左授當作癸未别知賦云歲癸未而遷逐是也公在陽山有惠在民百姓多以公之姓命其子

是年有苗氏墓誌

二十年甲申

祭張署云余唱君和百篇在吟署有詩云九

舜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髯趨朝
曾並命蒼梧左官亦聯翩鮫人遠泛漁舟火
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
下共歸田公和詩即吟君詩罷看雙鬢徙覺
霜毛一半加者同冠峽詩云南方二月半春
物亦已少知公今春到陽山矣別知賦送楊
儀之云余取友於天下將歲行之兩周自建
中初避地江南至此二十餘年又有送楊八
弟支使歸湖南使府序即儀之也送區冊序
云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自南海
拏舟而來與賓存見書云今乃來不測之川
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劉生詩云
陽山窮邑惟猿猴手持釣竿遠相投三子者
能從公于彼其志亦可尚矣祭署文云我落
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
郴州在陽山之北憶昨云陽山鳥路出臨武
是也又云期宿界上一夕相語僕來告言虎
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君云是物不駿
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
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二公以今秋冬期宿

界上明年正月遇赦旣而俱徙掾江陵也公
在連州有王弘中燕喜亭記

韓文類譜卷第四

韓文類譜卷第五

韓子年譜 起永貞元年止元和五年

丹陽洪 興祖 慶善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移江陵法曹參軍 呂云二十年甲申移江陵掾以四門博士召非是

順宗實錄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上即位二月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永貞元年縣齋有懷云嗣皇新繼明即此年也張署墓誌云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俱為縣令南方二年俱徙掾江陵杏花詩云二年流竄出嶺外二年謂甲申乙酉送文暢詩云三年竄荒嶺通癸未歲也送區弘云我遷于南日周圍謂七年春到陽山今春遇赦日一周天也河南同官記曰永貞元年自陽山移江陵法曹蓋公今春遇赦夏秋離陽山俟命於郴者三月其受命在秋末也祭李郴州云俟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候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彀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回以宿留郴在衡山之南故曰衡陽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寄刺史鄒君詩云維昔經營初邦君實王佐注云此亭故相齊公映作 蓋映罷相後自夔移衡也窮秋感平分新月憐半破時月未望也祭張署云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岳公有謁衡岳廟遂宿岳寺題門樓詩云我來正逢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自衡至潭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云是時秋初殘暑氣尚未斂時月向晦矣自此泛洞庭阻風贈張十一云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即祭文云避風太湖七日鹿角者既至岳州別竇司直于岳陽樓云朝迴宜

春口宜春袁州夜纜巴陵洲巴陵岳州也竇庠字胄卿時以武昌幕大理司直權知岳州劉夢得賡韓侍御岳陽樓詩云假守亦高卧墨曹正垂耳契闊話溫涼壺觴慰遷徙北史裴訥之為平原公墨曹掌書記通典云司法參軍或謂之法曹或謂之墨曹又云故人南臺舊一別如弦矢今朝會荊蠻斗酒相宴喜劉與退之嘗同官此詩即夢得貶官過江陵所作也 初公在郴時八月十五日夜贈張功曹云昨者州前搥大鼓嗣皇繼聖登夔皐

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從遷者追
廻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州家申名使家
抑坎軻秖得移荆蠻是年八月憲宗受禪公
兩遇赦矣
按是年八月五日憲宗即位此十五日
詩也所謂嗣皇繼聖登夔皐及州家申
名使家抑只謂順宗赦也別本昨者作
昨日然使家抑之言恐不緣再赦也
又赴江陵途中有寄贈王二十補闕李十一
拾遺李二十六員外翰林三學士詩諱行録

云王二十涯李十一建李二十六程也詩云
昨者京使至嗣皇傳冕旒赫然下明詔首罪
誅共兜謂貶王伾王叔文也永貞行云太皇
諒陰未出令謂順宗即位時嗣皇卓犖信英
主謂憲宗也又云郎官清要爲世稱荒郡迫
野嗟可矜時柳宗元自禮部員外貶台州刺
史劉禹錫自屯田員外貶連州刺史柳再貶
永州司馬劉再貶郎州司馬皆坐交文叔也具
書目見非妄徵蓋公嘗謫陽山故也 送孟
琯秀才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於郴其十月

吾道於衡潭以之荆孟琯元和五年進士見
鴈塔題名嘗著嶺南異物志荆潭唱和詩序
云僕射公開鎮荆蠻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
湖南之壤地二千里僕射裴均常侍楊憑也
憑以是年冬自湖南移江西裴均事見河南
同官記 十二月上李巽侍郎書云應舉覓
官二十年矣自貞元二年至今二十年又云
南行詩一卷即所謂百篇在吟者 五箴云
幕中之辨謂在徐州時臺中之評謂爲御史
時序云余生三十有八年即此年也一作四

十八按十八年與崔羣書云左車第二牙脫
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祭老成云
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搖
動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
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
者日益落明年感春云冠欹感髮禿語誤悲
齒墮以此觀之公未四十時屢有此歎知作
四十八爲誤也 是年有鄭夫人殯表
憲宗 元和元年丙戌夏召爲國子博士
順宗實錄云永貞二年丙戌正月丙寅朔韓

本作正月丙戌朔誤矣是年正月改元和元
年蓋憲宗即位之踰年也和張十一憶昨行
云憶昨夾鍾之呂初吹灰杜公禮罷元侯迴
杜佑貞元十九年春自淮南節度入朝拜檢
校司空也
杜公古本作社公公時任江陵法曹元
侯謂帥裴均也言裴均罷社而享客故
其下謂車載牲牢甕舁酒並召賓客延
鄭校其義甚明洪誤矣
伾文未擯崖州熾憲宗即位始貶韋執誼爲

崖州司戶故也李有花云柢今四十已如此
時年三十九寒食出游夜歸贈張十一云念
君又署南荒吏署袁誌云從掾江陵半歲邑
管奏君爲判官不行又云明宵固欲相就醉
有月莫愁當火令時春末夏初也
此寒食詩也謂禁火也魏武帝有寒食
禁火明罰令非謂夏初也東坡嘗爲李
公擇書此詩又作有月莫辭燈火冷不
知當時所據何本也
鄭羣贈簟唐本注羣時以殿中侍御史佐江

陵軍。釋言云元年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
博士請復國子監生徒狀云今聖道大明儒
風復振當在此年
狀當從歷官記以附長慶元年
荅張徹云赦行五百里月變三十蓂漸階羣
振鷺入學誨螟蛉自十九年冬謫陽山至今
夏召還積三十月矣豐陵行是年七月葬順
宗于豐陵游青龍寺贈崔大羣補闕云秋灰
初吹季月管是年九月也贈崔立之評事云
復聞王師西討蜀霜風洌洌摧朝菌伐劉闢

在今春平蜀在今秋故征蜀聯句曰始去杏
飛蜂及來柳嘶蚻秋雨聯句亦云因思征蜀
士未免濕戎旆也城南聯句云驅明出庠黌
會合云天居覿清拱納涼云今來沐新恩同
宿云生榮今分踰諸聯句皆還朝後作　送
文暢北遊云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謂貞
元十九年爲四門博士時昨來得京官謂今
年被召照壁喜見蝎甚言北歸之樂也僕射
領北門謂田季安相公鎮幽都謂劉濟　是
年有祭十二兄岌文并墓誌

二年丁亥分教東都生
元和聖德詩序云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蜀東定青徐積年之叛郊天告廟神靈歡喜謂元年楊惠琳據夏州叛三月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以獻九月辛亥高崇文奏收成都擒劉闢以獻十月壬午淄青李師道十一月戊申武寧張愔皆受命二年正月己丑朔上親獻太清宮太廟辛卯祀昊天上帝于郊丘是日還宮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先是將及大禮陰晦浹辰享獻之辰景物

晴霽人情忻悅序列二年事詩云正月元日謂此年是也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云開封尉俞之女開封卒從父弟愈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李翺云權知國子博士宰相有愛公文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爲飛語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釋言云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後數日有來謂愈有讒子於相國者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矣公分教東都生正以避謗爾元年相國鄭餘慶鄭絪公爲國子博士在去年六月時餘慶已罷相又云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鄭絪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憲宗即位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公所見鄭公即絪也去年十二月李吉甫裴垍皆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李即吉甫裴即垍也今年正月己酉吉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公又相即吉甫也

公初被召見鄭公後數日即有讒公者既累月又讒於裴李既累月李公又相釋言之作在今春矣分司東都在今年但不知何月耳

公與馮宿書曰僕在京城一年又是歲之秋已有酬裴十六巡府西驛途中見寄詩是秋日已在東都矣疑只夏末出京也

是年有盧東美苗蕃盧於陵墓誌

三年戊子
酬崔十六少府詩唐本注云元和三年詩云

三年國子師 公自元年爲博士至今三年行狀云權知三年改眞博士也東都遇春云幸蒙東都官獲離機與穽謂避謗 分司也　與少室山李渤拾遺書云十二月某日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 公方今天子仁聖自即大位以來於今 四年憲年永貞元年即位至今四年也唐史紀傳皆云元和元年詔以左拾遺召不起寄玉川子詩云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則元年三年皆被徵公遺以書渤喜其言乃出家東都至九年始應著作之命也新史云洛陽令韓愈遺渤書 公是時爲博士五年方爲河南令未嘗爲洛陽令也

四年己丑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

李翺來南録云元和三年十月受嶺南尚書 公之命四年正月去東都韓退之石瀋川假舟送予到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名姓紀別送翺詩云廣州萬里途山重江逶迤時楊於陵節度嶺南辟翺爲幕府也又云雖云有追送足迹絶自茲謂送至景雲山居而別也　歐公云退之題名二皆在洛陽其一在嵩山天封宮其一在福先寺塔下嵩山題名云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與著作佐郎樊宗師處士盧同自洛中至少室謁李徵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歸明日遂與李盧道士韋濛僧榮並少室而東抵衆寺上太室中峯宿封禪壇下石室遂自龍泉寺釣龍潭水遇雷明日觀啓母石入比觀與道士趙玄遇乃歸閏月三日國子博士韓愈題

福先塔下題名乃去歲之十月十九日時同遊者七人然非 公親題也 公今年九月復嘗與同僚遊杜兼于郊亦有題名時公已爲都官郎矣題名云河南尹水陸運使杜兼尚書都官員外郎韓愈水陸運判官洛陽縣尉李宗閔水陸運判官伊闕縣尉牛僧孺前同州韓城縣尉鄭伯義元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大尹給事奉詔祠瀆回愈與二判官於此迎候遂陪遊宿愈題 公題名今之可見於世者三題名之外又有從晉公東

征華岳題名洛北惠林寺釣魚題名同李翺孟郊柳宗元石弘登慈恩塔題名同樊宗師盧仝謁少室李拾遺題名皆可參究聊併及之
祭薛公達云四年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丙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某而墓誌云朝議郎墓誌在祭文後也　皇甫湜云除尚書都官郎中分司判祠部新舊史行狀皆云都官員外郎送李正字序云以都官郎守東都省是也中官號功德使司京城觀寺尚書斂手失職愈按六典盡索之以歸曰與宦者為敵
公除都官六月十日也時實以員外郎分司東都神道碑謂郎中誤矣初除制辭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上騎都尉韓愈貞亮而秉潔博達而沈厚守經嗜學遂探其奧希古為文故得其精美宋玉之微辭尚揚雄之奇字為己求道晤然揚聲可行尚書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王仲舒詞也
送侯參謀赴河中幕云幸同學省官末路再

得朋侯繼同年進士時為大學助教同在東都見祭薛助教文又云洸洸司徒公天子爪與肱三年九月王鍔為檢校司徒河中節度使司徒公即鍔也河北兵始進蔡州帥新薨謂今年十月討王承宗十一月蔡州吳少誠死明年感春云王師北討何當迴蔡州納節舊將死謂此也　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唐本云元和四年分司郎官錢徽字蔚章盧汀字雲夫　是年有裴稷京兆韋氏夫人墓誌河南府同官記
公有裴復墓誌非稷也復父虬嘗為道州刺史有怡亭銘歐公集古録云退之嘗為其子復墓誌者此也復亦卒葬於三年非四年也
五年庚寅為河南縣令
感春詩云起居諫議聯翩來謂裴度自河南功曹遷起居舍人孟簡等為諫議大夫也又云前隨杜尹拜表回笑言溢口何歡咍孔丞別我適臨汝風骨峭峭遺塵埃音容不接秪隔夜凶訃詎可相尋來杜兼為河南尹四年

十一月暴薨孔戣爲衛尉丞分司東都五年
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
見二人墓誌
裴度自河南府功曹從武元衡辟爲西
川節度掌書記自掌書記召入爲起居
郎洪謂自河南功曹遷誤也
上留守鄭餘慶啟云分司郎官職事唯祠部
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乞與諸郎官更判公
去年分司今二年矣　送鄭十涵校理序涵
餘慶之子改名澣貞元十三年進士憲宗所
謂卿之令子朕之直臣也序云愈爲博士也
始事相公於祭酒分教東都生也事相公於
東太學今爲郎於都官也又事相公居守三
爲屬吏經時五年按唐書宰相表永貞元年
八月尚書左丞鄭餘慶同平章事元和元年
十一月罷爲河南尹本傳云憲宗立拜平章
事未幾罷爲太子賓客改國子祭酒累遷吏
部尚書舊史云元年五月爲太子賓客九月
爲國子祭酒十一月爲河南尹河南志云二
年三月加兼知東都國子監事舊史又云三
年六月爲東都留守十月爲吏部尚書表不
載其爲賓客祭酒傳不載其爲河南尹東都
留守皆闕文也公以元年爲博士二年分教
東都生四年分司郎官迨今五年矣　送李
判官正字礎歸湖南序礎貞元十九年進士
仁鈞之子也序云貞元中愈從太傅隴西公
平汴州李生之尊父以侍御史管汴之鹽鐵
公薨軍亂軍司馬從事皆死侍御亦被讒爲
民日南其後五年愈又貶陽山令今愈以都
官郎守東都省侍御自衡州刺史爲親王府
長史亦留此掌其府事李生自湖南從事請
告來覲於時太傅府之士惟愈與河南司錄
周君巢獨存其外則李氏父子離十三年幸
而集處按汴州亂在貞元十五年其後五年
當貞元癸未公貶陽山也侍御之遷日南在
董晉死後自貞元己卯至今十二年而云十
三年豈退之與礎別在戊寅歲乎周君巢貞
元十一年進士柳子厚有與君巢書　五竇
聯珠云洛陽令竇牟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
劉尊師不遇得同字曰仙客誠難訪吾人豈

易同獨遊應駐景相顧且吟風槳既瓊枝秀齋軒粉壁空不題三五字何以達壺公都官員外郎韓愈得尋字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鳧騎來訪馭風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河南縣令韋執中得師字早尚逍遥境常懷汗漫期星郎同訪道羽客杳何之物外求仙侶人間得我師不知爛柯者何處看圍棊公詩集中不載是詩以同尋師爲韻亦古人分韻之例也竇牟墓誌云元和五年眞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祭文云分宰河洛愧立並躬尋劉尊師時竇爲洛陽令公爲郎官其後乃分宰河洛也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公啓云今雖蒙沙汰爲縣猶在相公治下又云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則公以論事失鄭公意既令河南猶論列不已行狀云改河南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　燕河南秀才云元和五年冬房公尹東京房式四年十二月爲河南尹洛陽在唐爲東都故有留守有尹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

叙留司文武百官於宫城門外而衙之見河南府同官記又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楨是年秋德輿拜相也　月蝕詩効玉川作玉川云新天子即位五年公云元和庚寅斗插子即今年十一月也新史云仝作此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按憲宗之崩在十五年新史誤矣

江子我云元和五年時杜佑裴垍李藩權德輿爲平章事其他在朝類多賢俊獨假宦官權太盛又往往出於閹豎玉川詩云才從海窟來便解緣青冥蓋專譏刺宦官也按玉川此詩固不爲無意史臣只合以譏刺宦官者言之必預指之爲元和逆黨所以不免後世之議

是年有張圓墓碣盧殷墓誌　公在河南有招楊之罘及河南令舍池臺詩

志道云有軍人有罪愈追而問之不時至怒杖之軍吏入告留守留守不察愈上書決去就當是神策軍

韓文類譜卷第五

韓子年譜卷第六

韓子年譜　起元和六年止十五年

丹陽洪興祖　慶善

六年辛卯行尚書職方員外郎

正月晦作送窮文吾與子居四十有餘年

四十四太學四年朝齋雜錄臨謂元年至四年也

辛卯年雪云元和六年春寒氣不肯歸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圍即樂天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者然退之以爲豐年之祥而樂天云信美非時御蓋雪在臘中則爲瑞入春則多爲災沴故耳

寄盧仝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又繼往鞍馬僕從塞閭里公有送石洪溫造序唐本云送石在五年送溫在今年送溫序云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烏公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爲才致之幕下未數月以溫生爲才又致之

按唐書元和五年烏重胤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烏公即重胤也送石序云方今寇聚於恒師環其疆詩云鉅鹿師欲老恒山險猶恃四年冬討王承宗五年七月赦之石生赴河陽時兵猶在河北序又云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識之也歐公云洪始終無可稱而名重一時以嘗爲退之稱道耳

按烏氏廟碑云元和五年四月中貴人誘盧從史縛之壬辰詔用烏公爲河陽節度使以許孟容神道碑考之壬辰四月二十三日也蓋辟石洪在六月故曰鎮河陽之三月此時未赦承宗故曰恒山險猶恃也然送石與溫二序疑只當附之五年公寄盧仝詩蓋今年之春其曰水南山人又繼往只去年事也又送溫序云未數月也以溫生爲才以石生爲媒又羅而致之以未數月之言考之恐不應在今年也或辟命在去冬而春首行然實無所考也

乳母誌云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二州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元和六年二月卒時尚在河南也酬盧雲夫望秋作云長安雨洗新秋出時

已在京師　小說傳載云李素代杜兼爲河南尹時韓吏部由河南令轉職方歸朝或問前後之政曰將兼來比素蓋取古詩云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以縑持比素新人不如故也李素墓誌云拜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昇弃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學仙王屋山公使吏卒給冠帶送付其母公有詩云非癡非狂誰氏子謂昇也　九月有復讎狀時爲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舊史云梁悅爲父復仇殺秦杲特勅免死愈獻議執奏之議云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非執奏也　襄陽盧丞墓誌云將以今年十月啓葬盧丞行簡之父爲襄陽丞宰相表作襄陽令誤矣　石鼓歌云憶昔初蒙博士徵其年始改稱元和又曰六年西顧空吟哦當在今年　是年有房武畢泂墓誌

七年壬辰春復爲國子博士

憲宗實錄云七年二月乙未職方員外郎韓愈爲國子博士舊史云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令柳澗縣務居數月濟美罷郡澗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頓役直後刺史趙昌至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時愈因使過華以爲刺史相黨上疏理澗詔遣監察御史李宗奭按得澗贓狀再貶封溪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柳澗建中四年進士也公自去年以來未嘗出使或云即公赴職方時過華覩其事遂疏于朝爾　進學解云三年博士冗不見治舊史作三爲博士按公自元壬午授四門博士元和丙戌爲國子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今年又自郎官下遷凡四爲博士矣此先言暫爲御史繼言三爲博士則自丙戌而後三歷此官也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四年矣玉川子有常州孟諫議座上聞韓員外貶國子五首云國學大頻頻謂此也孟諫議簡也以直言出刺常州　是年二月有論錢重物輕狀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也

丙戌爲博士丁亥分教東都生不可趁而爲二舊史及古本皆作三爲博士蓋後人以二爲字相比遂易其一也又唐書食貨志穆宗即位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絹二疋者爲八疋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夫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改其弊是歲長慶元年也資治通鑑載楊於陵議亦在元年之冬洪載錢重物輕狀於今年且以爲二月不知何所本也

十二月有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朝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掎摭糞壤間孟郊思苦則曰腸肚鎮煎熇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嶄薄之如是其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

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子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即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圖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　贈劉師服云祇今年纔四十五唐本云元和六年又云巨緡東釣儻可期與子共飽鯨魚膾舊史云十二年駙馬都尉于季友居喪與進士劉師服夜飲師服流連州公亦以十四年貶潮陽與東坡遂從此而入海之讖同也公送師服詩云低頭受侮笑隱忍硉兀竟蠲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而師服乃以酒食之故得罪竄逐與蘇子美坐會客除名之事同也

公元和七年年四十五唐本作六年誤矣蓋師服以七年來京師十二月有石鼎聯句而二送詩則皆來年夏也故曰夏棍作雲屯又曰夏半陰氣始是也公贈師服詩稱其勇氣直言師服與軒轅

彌明為知友而坐于李友之飲以敗亦
可想見其為人也
劉夢得寄楊八拾遺曰為謝同寮老博士范
雲來歲即公卿楊八名歸厚是年十二月自
拾遺貶國子主簿分司見舊史同寮老博士
謂退之也梁范雲由國子博士為黄門侍郎
其謝表云去歳冬初國子老博士爾　是年
有李素石洪墓誌路應神道碑祭石三學士
洪文

八年癸巳春守尚書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實錄云八年三月乙亥國子博士韓愈比部
郎中史館修撰新史云愈數黜官又下遷乃
作進學解以自喻執政覽之奇其才舊史云
執政覽其文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
中史館修撰然則執政憐其數黜且以有史
才故除是官非止奇其能文而遷擢之也新
史務簡遂失其實時宰相武元衡李吉甫李
絳也公除官制曰太學博士韓愈學術精博
文力雄健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求之一時
甚不易得加以性方道直介然有守不交勢
利自致名望可使執簡列為史官記事書法
必無所苟仍遷郎位用示褒升白居易詞也
荅魏博田弘正書云奉十一月示問令譔廟
碑碑云元和八年則此書在今冬也
按公奉詔為田弘正廟碑實元和八年
十一月也然此書云季冬極寒又云蒙
恩改職蓋公以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遷
考功郎中知制誥此書其年歳暮作也
所謂十一月十二日示問者亦九年十
一月也而云頃者蒙不以文字鄙薄令
譔廟碑若盖記八年事也書辭甚明又
李吉甫傳載田弘正以元和九年拜檢
校尚書右僕射此書所以稱僕射者此
也洪不詳考耳
是年有烏氏廟碑鄭儋神道碑李虚中董溪
息國夫人墓誌
志道云公入館不修史或貽書勸其筆削
愈荅云自古為史者不有人責必有天灾
柳子厚聞而非之以書箴其失

九年甲午冬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實錄云九年十月甲子韓愈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舊史云比部踰歲轉考功自去春至今豈特踰歲也　公在史館有答劉秀才元微之書答劉書以六月九日柳宗元與公論史書以正月二十一日宗元云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知公答劉在去年六月宗元書在今年正月也子厚呼退之十八丈者韓公兄弟皆其父執見子厚先友記按子厚平時稱退之不曰韓愈則曰韓生文人相輕自古皆然然退之道子厚不容口以此見二公之爲人也與微之書云濟逢父子自吾人發唐史云甄濟不汚祿山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叅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墺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子逢耕宜城墅自力讀書以父名不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荊南節度表滋表濟節行有詔贈秘書少監即公所云追爵其父第四品者甄氏居宜城見宜城驛記　送張道士序云九年閒朝廷將治東方諸侯貢賦之不如法者謂吳元濟也　是年有劉昌裔神道碑王適孟郊扶風郡夫人墓誌

十年乙未 呂云是年拜中書舍人

和庫部盧四兄曹長元日朝廻及寒食直歸遇雨二詩唐本云元和十年公知制誥寓直禁掖故詩云風光連日直陰雨半朝歸　與李華州書云獨宿直舍無可告語也華州李尚書即李絳也絳以元和六年冬同平章事九年春罷爲禮部尚書十年春檢校戶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書云卞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當在今年又云愈於久故游從之中蒙恩奬知待最深最厚公與絳同年進士絳爲相擢公太史又云愚以爲苟慮有所及宜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本傳云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田獵入爲兵部尚書今本以爲李實誤矣　進順宗實錄狀云去八年十一月臣在史職監修李吉甫授臣以前史官韋處厚所撰先帝實錄三卷令臣重修吉甫愼重其事欲更研討比及身殁尚未加功臣於吉

甫宅取得舊本自冬及夏刊正方畢按吉甫
九年十月卒則進實錄在此年夏也舊史云
愈撰實錄繁簡不當叙事拙於取舍按退之
作史詳略各有意削去常事著其繫於政者
其褒善貶惡之旨明甚當時議者非之卒竄
定無全篇良可惜也史又云愈說禁中事頗
切直内官惡之往往於上前言其不實此言
是也　公與鄂州柳公綽中丞二書云計已
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當
在今年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
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
耶即日上奏願行許之抵安州選卒六千屬
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
畏威如出麾下鄂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省
問其家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之故鄂人戰
每剋捷資治通鑑云九年閏八月少陽卒其
子元濟自領軍務十年春縱兵侵掠及於東
畿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未有
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兵形勢
度進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上言淮西三州之地自少陽疾病去年
春夏已來圖爲今日之事又云以三小州殘
弊困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
而待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此狀
在裴度察形勢之後三州申光蔡也又云少
陽之歿朕亦本擬與元濟今本作少誠誤矣
洪載淮西使宜狀已經辨正然公行狀
載之甚明固不必考之通鑑也但通鑑
附見裴度察形勢西歸之日併載之五
月以行狀考之公論實在捕賊行賞後
也察其事勢亦當然也洪譜附於六月
之前姑從通鑑耳而實非也墓誌與新
傳又併繫於遷中書舍人之後而姑從
之蓋又差一年也
六月有論捕賊行賞表舊史云十年六月鎭
州節度王承宗遣盜刺宰相武元衡又刺裴
度傷首而免詔京城諸道能捕賊者賞錢萬
貫仍與五品官乃積錢貳萬貫於東西市京
城大索神策將士王士則王士平以盜名上
言且言承宗所使乃捕得張晏等八人誅之

藍田縣丞廳記唐本云元和十年　是年有
獨孤郁衛之玄墓誌徐偃王碑
衛府君墓誌今本皆作衛之玄故洪從
之閣本舊本只作君諱某字某葬某處
某所蓋公誌初成本文也及貿之善本
則君諱某者實中立也非之玄也衛晏
三子長之玄字造微次中立字退之末
中行字大受中行於時爲兵部郎中爲
中立乞銘於公者墓誌首云兄弟三人
後只云與中行別則其爲中立誌無疑

矣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
天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乃中
立也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指以爲公
晚年惑金石藥獨近世李季可謂公長
慶三年作李干墓誌力詆六七公皆以
藥敗明年則公卒豈咫尺之閒身試其
禍哉或前人文字之同或傳寫之繆使
賢者蒙汚然實無所考證也按公屬纊
之言謂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
年出伯兄十五歲且獲終牖下如又不

足於何而足是公豈服藥以求長年者
況白氏所紀退之微之杜子崔君三四
公蓋非皆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字之
偶同遂歸過於公千載之誣庶自茲一
洗故敢併及之

十一年丙申春遷中書舍人夏爲太子右庶子
實錄云十一年正月丙戌考功郎中知制誥
韓愈中書舍人丙申賜服緋魚　周況妻韓
氏墓誌云開封卒愈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
生以收其孥於開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

女于周氏況韓氏嫁九年而死其從父愈於
時爲中書舍人公分教東都生在二年至今
十年云嫁九年而死則二年分教東都生三
年嫁韓氏于周況也公有詩寄周郎博士即
況也　實錄又云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
子李傳云初憲宗將平蔡命裴度視賊及還
言賊可滅與宰相議不合時宰相李逢吉韋
貫之也愈亦奏言云云執政不喜俄有不悅
愈者摭其舊事坐是改右庶子李翺云唯公
以爲盜殺宰相而遽息兵其爲懦甚大兵不

可以息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後竟以它事改右庶子其云月滿遷中書舍人者按裴度自司勲郎中知制誥爲中書舍人白居易行制云臺郎滿歲班列當遷綸閣之職所宜真授　公九年冬以考功知制誥至今春竟一歲矣李漢云收拾遺文無所失墜公掌綸誥一年無一篇見收者失墜多矣唯後集有崔羣戸部侍郎制一首云比參密命弘益旣多及貳儀曹升擢惟允舊史云羣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以讜言正論聞於時遷禮部侍郎選拔才行咸爲公當轉戸部新史不載其爲禮部闕文也　酬盧給事雲夫曲江荷花呈錢七兄閣老錢徽元和初爲翰林學士九年爲中書舍人十一年罷爲右庶子詩云豈如散仙鞭笞鸞鳳終日相追陪時公與徽同爲庶子也　王用碑云京兆尹李修當作脩脩是年十月爲浙西觀察使　科斗書後記云衛宏官書即舊唐志所云衛宏詔定古文官書新史作字書誤也歸公歸登也有文學工草隷見舊史

十二年丁酉秋爲彰義行軍司馬冬爲刑部侍郎

公前此嘗薦殷侑堪任御史太常博士今年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使回鶻時回鶻請昏有司度費五百萬朝廷方用兵淮西乃遣宗正少卿李孝誠及侑往諭不可新史以爲元和八年又云侑還遷虞部員外皆誤矣薦侑狀云兼通三傳傍習諸經荅殷侍御書云新注公羊春秋疑即侑也一本以爲殷衙誤矣送侑序張署墓誌皆爲庶子時作至祭署時已爲司馬云銘君之績納石壤下蓋祭文在墓誌後也　唐史云十二年七月丙辰太子右庶子韓愈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公和晉公詩云長慙典午非材識是也愈請乘遽先入汴說韓弘使叶力即祭署云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者時裴度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表刑部侍郎馬摠爲副愈爲行軍司馬司勲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

宗閔兼侍御史節度觀察判官掌書記以郾城爲蔡州治所八月三日庚申度赴行營天子御通化門勞遣之八月二十七日甲申至郾城十月十七日癸酉平蔡自受命東伐至平蔡凡七十餘日李翱云十二年秋賊未滅丞相請公以行賜三品衣魚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入必擒元濟丞相未及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平淮西碑云十月壬申愬用所

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壬申十六日也段文昌云十月既望愬遣其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然則入蔡十六日平蔡十七日也舊史云己卯入蔡又裴度吳元濟傳皆曰十日愬夜至蔡十一日擒元濟皆誤矣十二月壬戌度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晉國公馬揔檢校工部尚書彰義軍節度丙子愈爲刑部侍郎公東征賦詩有云李二十八即正封馮十七即宿也晚秋郾城夜會李正封聯句

上王中丞盧院長按舊本從軍古云樂四句下注云正封上中丞退之時兼御史中丞也爵客方叙歷下四句注云愈奉院長院長即正封也其稱王盧繆矣詩云此年名作噩爾雅太歲在酉曰作噩也公爲刑部有舉錢徽自代狀

志道云蔡平處士栢耆以計謁愈愈白度使奉書諭王承宗承宗惶恐割二州以獻

十三年戊戌

從晉公野宿西界詩云自趂新年賀太平公

還朝在春首也

按舊史裴度以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至自蔡公無緣踰歲方還朝也洪誤矣

進平淮西表云奉正月十四日勑牒一本表後云三月二十五日自奉勑至進碑凡七十日矣舊史云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

倒龐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於郎舍壁間見
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
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出有段文昌或曰此
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度磨
之別自書撰故云耳　實錄云十三年夏四
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奏韓愈李程爲副
是年有李惟簡墓誌胡珦權德輿碑
胡珦碑云爲書使人自京師南走八千
里至閩南兩越之界上請爲公銘刻之
墓碑於潮州刺史韓愈則十四年作也
不知洪何以附之今年

韓文類譜卷第六

韓文類譜卷第七

丹陽洪興祖慶善

十四年己亥春貶潮州刺史冬移袁州
元日酬蔡州馬尚書去年蔡州元日見寄之
什云元日新詩已去年當在今春也　舊史
云鳳翔法門寺有釋迦指骨一節是年正月
丁亥上令中使押宮人持香花迎佛骨留禁
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恐
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
者愈上疏極陳其弊癸巳貶潮州刺史宰相
疑馮宿草疏出宿爲歙州刺史時宰相皇甫
鎛程异也公之被譴即日上道便道取疾以
至海上初以二月二日過宜城見宜城驛記
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謝上表云蒙恩除潮
州刺史即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
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　瀧吏詩云南
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
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
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

日行三千里盖瀧水湍急故也瀧音雙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瀧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誤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謝表又云年纔五十時年五十二　四月十六日有送毛仙翁序二十四日有祭鱷魚文　公初貶潮至藍關有詩云雲横秦嶺家何在次鄧州界有詩云戀闕那堪又憶家盖公乘驛之官與家人別於京師其後家亦譴逐及公於南方故過始興江口感懷云憶作兒童隨伯氏南來今秪一身存目前百口還相逐舊事無人可共論初公隨兄南遷于韶兄卒北歸與百口避地江南至今三十餘年往時百口獨公存耳　公在潮州有謝孔大夫狀云伏奉七月二十七日牒以某貶授刺史特加優禮以州小俸薄慮有闕乏每月別給錢五十千以送使錢充者開緘捧讀驚榮交至顧已量分慚懼益深欲致辭爲讓則乖伏屬之禮承命苟貪又非循省之道進退反側無以自寧某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窮州使賓罕至身衣口食絹米足充過此以往實無所用積之於室非廉者所爲受之於官名且不正特蒙眷待輒此披陳此狀集中無之孔戣十二年秋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廣州刺史嶺南節度孔大夫即戣也

按公過始興江口詩云目前百口還相逐而此狀盖八月間所作却云某妻子男女并孤遺孫姪奴婢等尚未到官不知何以又女拏壙銘謂愈既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拏道死於商南盖二月二日也不應八月猶未至潮此狀不見本集不知洪何所本也

潮州請置鄉校牒云趙德秀才即叙退之文章七十二篇爲文録者公有別趙子詩德自謂行道學文庶幾乎古不肯從公于袁而區弘自連山從公于荆又從公于京師各從其志也　袁州謝表云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

罪自刑部侍郎貶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準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是年七月己丑群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御宣政樓受册禮畢御丹鳳樓大赦天下己丑七月十三日也實錄云十月己巳韓愈袁州刺史己巳十月二十四日也　公在潮有賀册尊號表

十五年庚子秋召爲國子祭酒

是年閏正月穆宗即位袁州謝上表云臣以去年正月貶授潮州刺史其年十月移授袁州以今月八日到任曲江留別張韶州云來往再逢梅柳春知公去春到潮今春到袁也是春有賀穆宗即位賀赦賀册皇太后賀慶雲四表舉韓泰自代狀　滕王閣記云十五年十月袁州刺史祭湘君夫人云十五年十月朝散大夫守國子祭酒按唐史云九月辛酉袁州刺史韓愈國子祭酒蓋命下在九月受命在十月是月爲滕王閣記時猶未受祭酒之命也　祭湘君夫人云前歲之春黜守潮陽去潮即袁今又獲位於朝凡三年於今自十四年春至今年十月纔二年耳又云復其章綬者公爲行軍司馬時賜金紫今爲祭酒復其舊也

湘夫人祭文刻於黃陵廟碑陰今在湘陰縣北八十里趙德父云碑四面皆有字今其兩面字多漫已磨滅不可讀德父嘗得七八十年前本字好可寶今所謂凡三年者實作凡三十年然趙德父之疑亦如洪之疑也余按公文云退思往昔實發夢寐凡三十年於今乃合公蓋記疇昔之夢耳非謂自貶所歸朝也其義甚明況於今亦不爲斷句余嘗疑公以剛正自許而乃若眷眷於一黃陵廟以私錢十萬新其廟宇又爲文以祭之旬石以銘之意其必有所感召今乃得於祭文洪不細考耳樊本載石本又作累年蓋字益磨滅從而意之耳

次石頭驛寄江西王十中丞閣老云憑高試回首一望豫章城王仲舒自中書舍人除御

史中丞觀察江西公北歸寄詩別之　至江
州寄鄂岳李大夫云故人辭禮闈旌節鎮江
圻李程自禮部侍郎觀察鄂岳又云別來已
三歲蓋程十三年出鎮與公別於京師今三
歲矣又云年皆過半百時公年五十三又云
公其務貰過我亦請改事然則二公嘗以事
相失也　題西林寺故蕭二郎中舊堂注云
公有女爲尼在江州詩云中郎有女能傳業
伯道無兒可保家偶到匡山曾住處幾行衰
淚落烟霞一云今日匡山過舊隱空將衰淚
對烟霞因話録云蕭穎士子存字伯誠爲金
部員外郎惡裴延齡之爲人弃官歸廬山以
山水自娱終于檢校倉部郎中公少時嘗受
金部賞知及自袁州入爲祭酒途經江州因
遊廬山過金部山居訪知諸子凋謝唯二女
在焉因賦此詩留百縑以拯之　行次安陸
先寄隨州周員外云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
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隨州一作循一
作徐皆誤舊本蓋曰周隨州循其名也夢
中夢澤也

周員外乃周君巢也諸本無有名循若
公再寄周詩云陸孟丘楊久作塵同時
存者更誰人金丹別後知傳得乞取刀
圭救病身公與君巢同爲董晉幕客陸
長源孟叔度丘穎楊凝皆一時同幕之
舊至是皆歿矣君巢晚留意丹藥柳子
厚嘗有荅周君巢論餌藥久壽書故公
有末章之語其爲周君巢無疑矣洪爲
或本所誤耳
南海神廟碑云元和十二年詔用魯國孔公
爲廣州刺史又云至州之明年即十三年明
年祀歸即十四年明年其時公又固往即十
五年戣墓誌云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
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唯公歲自
常行官吏刻石爲詞美之十五年遷吏部侍
郎而舊史云戣每受詔自犯風波而往愈在
潮州作詩美之按十五年退之巳移袁州舊
史誤也
公在潮州孔戣待公特厚舊史所謂作
詩美之蓋南海廟碑也碑云願刻廟石

以著厥美而繫之以詩故也碑立在元和十五年十月時公亦已去袁矣然公誌孔戣墓云官吏刻石爲詞美之是立碑之日公亦不應尚稱官吏也蓋墓誌與傳皆推本而言之也

與孟簡書云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手書簡十五年春貶吉州司馬也又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顚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顚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選退之與顚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顚往復之語深抵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公與大顚手簡三刻石在潮州靈山院慶曆中袁世弼得其墨本疑之以質歐公歐公云實退之語佗意不及也手簡上二簡皆招速常語耳第三簡最後云愈聞道無疑滯行止繫縛苟非所戀著則山林閒寂與城隍無異大顚師論甚宏博而必守山林不至州郭自徹修行立空曠無累之地者非通道也勞於一來安于所識道故如是故歐公謂其以繫辭爲大傳謂著山林與著城郭無異謂宜爲退之言者此也近世妄撰公別傳以爲孟簡所纂紀載公與大顚答問佛法語故世儒與前簡併廢之然公上三手簡固無它語也以孟簡書質之公固嘗邀之至州郭也歐公跋語見於集古錄豈洪亦未之考耶王介甫嘗有送呂潮州詩云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顚者高材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彝倫故一時黨同者爲此傳源明之言不妄也

論黃家賊事宜狀云去年貶嶺外刺史謂在

潮時黃家賊即柳子厚所稱邕管黃少卿等
也 論與貼良人家男女狀云臣往任袁州
刺史此狀在還朝之後袁人以男女爲隸過
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
之父母七百餘人又論夷獠請因改元大慶
遣使宣諭仍擇經略使撫之 是年有柳子
厚姪孫滂祭文墓誌曾直云退之自潮州還
朝後文不煩繩削而自合
志道云不知者傳愈稍信奉佛氏簡素事
佛以書賛之愈答書以辨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秋遷兵部侍郎
公去冬之末道出漢東今春方至京師公有
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自十四年謫潮至今
春到闕首尾三年矣
按黃家賊事宜狀及與貼良人男女狀
二狀皆云乞因改元大慶而行之是在
未慶霈之前有此狀也故洪載二狀於
去年冬而此却云今春方到闕何也按
黃家賊事宜狀謂臣去年貶嶺外刺史
又與貼良人男女狀謂臣往任袁州刺
史謂之去年蓋元和十四年也則是公
十五年冬已到闕豈不明甚若謂今春
到闕則不應預有此二狀也公長慶二
年再見裴晉公於鎮州行營所謂竄逐
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征衣者蓋記
相別之日兼竄逐而言也非必謂竄逐
實經三年也况公初除祭酒實去歲九
月二十二日亦不應一冬在道理無可
疑

李翺云公入遷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容
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
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
奏儒生爲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聞皆
相喜曰韓公來爲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公
在國子有舉張惟素自代狀論新注學官牒
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云坐收冀部旋定
幽都冀王承元幽劉總也 張籍祭公詩云
我官麟臺中公爲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
力自揚特狀爲博士始獲升朝行時籍自祕
書郎爲國子博士公爲祭酒雨中寄籍詩云

歲晩偏蕭索誰當救晋饑籍答云聞道韓夫
子還同此寂寥　公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
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族姻友舊不自
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而公自幼
至老家人常百口宜其貧也　唐史云秋七
月庚申國子祭酒韓愈爲兵部侍郎公爲兵
部有舉韋顗自代狀　是年有李邠祭文墓
誌鄭羣薛戎墓誌
志道云公牒吏部國子監學官非通經博
涉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勿擬新官上

日必加研試然後拔上
二年壬寅春奉使鎭州秋遷吏部侍郎
元年七月壬戌鎭州亂殺田弘正立王廷湊
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節度深冀以討之十月
丙寅命裴度爲鎭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戊
辰元翼爲廷湊所圍二年春二月甲子赦廷
湊詔愈宣撫衆皆危之愈既至諭以逆順辭
情切至廷湊畏重之語在本傳李翺曰朝廷
以廷湊爲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歸而牛元翼
果出及還於上前奏與廷湊及三軍語上大

悅曰御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大用授吏
部侍郎公使鎭州次壽陽驛詩云風光欲動
別長安春半邊城特地寒鎭州初歸詩云還
有小園桃李在留花不發待郎歸公以二月
初使鎭州二月望次壽陽驛比還春末矣壽
陽太原之東邑也時裴度屯承天行營有酬
裴司空詩云竄逐三年海上歸逢公復此著
征衣蓋公嘗從度討蔡今復使廷湊也又鎭
州路上酬裴重見寄詩云銜命山東撫亂師
日馳三百自嫌遲公奉使往返纔兩月者以

此舊史云度受命之日蒐兵補卒自董西師
臨於賊境屢以捷聞進位檢校司空也　開
州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韋侯昔以考功
副郎守盛山處厚以元和十一年九月自考
功爲開州刺史也又云及此年韋侯爲中書
舍人侍講六經禁中處厚以元和十五年三
月壬子以侍講學士講詩關雎書洪範于太
液亭今年夏四月爲中書舍人也　論變鹽
法事宜狀舊史云二年三月張平叔爲戸部
侍郎上䟽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強兵陳利

害十八條詔下其疏令公卿詳議中書舍人
韋處厚隨條詰難事遂不行司馬温公云愈
時奉使鎮州未還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
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　穆宗實録云
二年九月庚寅兵部侍郎韓愈爲吏部侍郎
公行狀云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
曰人所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
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
其出入故勢輕　鄆州谿堂詩後曰長慶二
年十月建序曰憲宗十四年馬公爲節度觀

察使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穆宗以元和十
五年即位即位之二年長慶元年也上之三
年公爲政於鄆曹濮適四年矣正在今年
是年有竇司業祭文墓誌婁國夫人墓誌黄
陵廟碑
　按趙德父金石録黄陵廟碑實在長慶
　元年又碑云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
　師往余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事愉
　既至州曰碑僅具遂篆其事則固不應
　在二年也

三年癸卯夏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冬復爲兵
部侍郎又遷吏部侍郎
　實録云三年六月辛卯吏部侍郎韓愈京兆
　尹兼御史大夫敕放臺參後不得爲例時宰
　相李逢吉與李紳不協及紳爲中丞乃除愈
　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紳性峭直屢
　上疏論其事遂與愈辭理往復逢吉乃兩罷
　之出紳爲江西觀察使以公爲兵部侍郎答
　友人論京兆尹不臺參書云容桂觀察使帶
　中丞尚不臺參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亦是何
　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聖
　恩以爲然便令宜與李紳不用臺參今本顛
　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也　李翺云改京兆尹
　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言曰是尚欲燒佛
　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
　實録云十月癸巳愈爲兵部侍郎庚子爲吏
　部侍郎　公爲京兆有舉馬摠自代狀賀雨
　賀太陽不虧表祭竹林神曲江祭龍文　再
　爲兵部有舉張正甫自代狀　羅池廟碑云

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長慶元年正月建按
長慶元年正月公尚爲祭酒二年九月始爲
吏部文忠公云據建碑時公未爲吏部碑云
柳侯死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
事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後二年愈作碑
時當是長慶三年其云元年蓋傳摹者誤刻
之耳　是年有送鄭權尚書序并詩祭馬摠
張徹女挐文并女挐墓誌韓弘碑李干墓誌
論孔戣致仕狀

按公祭馬摠文時爲吏部侍郎也公尹
京兆自吏部遷嘗舉摠自代是舉代之
日摠固云恙不應祭文具前階也然祭
文實云賀問未歸弔廬已華未燕于堂
巳哭于次蓋摠方詔歸而遽卒時公除
京兆猶未拜告命故也恐重學者之疑
故詳及之

四年甲辰冬退之没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
曰文

是年正月(敬宗)即位　二月有王仲舒碑一
本云公諱弘中字某司馬公云實録新舊傳
皆名仲舒字弘中又宴喜亭記稱王弘中則
弘中必字也仲舒貞元十年登賢良方正科
碑云貞元初射策拜左拾遺墓誌云貞元十
年按陸贄之貶在十一年春而陽城傳云裴
延齡讒毀陸贄等坐貶黜城率拾遺王仲舒
數人守延英上疏則墓誌云十年是矣　四
月張徹墓誌云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
某所而祭文云無所掩葬輿䘮東歸者徹初
被殺招䰟而歸其後故人以幣請之范陽始
得歸葬也

按洪載張徹墓誌於今年載祭文於去
年質之舊本墓誌實長慶三年祭文則
當在元年也洪兩皆失之徹墓誌云其
友侯雲長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
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孝恭元
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
之馬僕射馬總也總以長慶二年秋遷
右僕射踰年之夏則召還矣徹死於長
慶元年秋朱克融之變踰年則定固不
應四年而後歸葬也舊本爲是又公祭

徹之日實爲兵部侍郎也其文云無所掩葬輿竃東歸蓋聞仆之始也公爲兵部實在元年而徹以元年七月死蓋祭徹在是年之秋冬無疑矣併考正之以俟知者

八月有孔戣墓誌　公行狀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韓公四年疾病滿百日罷以十二月卒於靖安里第載公屬纊語曰愈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愈踈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郎年

出伯兄十五歲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明年張籍祭公詩云去夏公請告養疾城南莊籍時官休罷兩月同游翔皇子陂岸西地曠氣色清新池平四漲中有蒲荇香北臺臨稻疇茂柳多陰凉板亭坐垂釣煩苦稍已平共愛池上佳聯句舒遐情會有賈秀士來茲亦間并移船入南溪東西縱篙檝盤回入潭瀨下網截鯉魴踏沙掇小蔬樹下烝新粳日來相與嬉不知暑景長月中登高灘星漢交垂芒釣車擲長線有獲齊驩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露光公爲游溪詩唱詠多慨慷自期此終老結社於其鄉城南莊在長安城南公之別墅也池上聯句集中無之游溪詩即南溪始泛三首是也曾直於退之最愛此詩以爲有詩人句律之深意蓋退之絕筆於此賈秀士即島島有韓侍郎夜泛南溪詩又云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亦同歸還居處隔一坊籍長慶初爲國子博士二年爲水部今秋爲國子司業也又曰公有曠達識生死爲

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傲然委衾裳其於死生之際如此東坡云歐陽永叔司馬君實范景仁皆不喜佛然其聰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眞佛法也愚於退之亦云　皇甫湜云先生洞豁軒闢不施戟級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飡以飴口未嘗一日不對客閨人或晝見其面退相指語以爲異事　行狀云氣厚性通議論多大體與人交終始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歿爲

之甚服以報之　舊史云少時與洛陽孟郊
東郡張籍友善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
於公卿間而籍終成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
貴每退公之際則相與談讌論文賦詩如平
昔觀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瞪然不顧大抵
以興起名教獎仁義爲事新史不詳著其語
今附于此然舊史旣云性弘通又云性褊僻
不若新史云性明銳不詭隨爲得其實也
舊史又云愈時恃才肆意南人妄以柳宗元
爲羅池神而愈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愈爲

賀作諱辨令舉進士以此非愈按羅池事理
或有之未必柳人之妄也劇談錄云元和中
李賀善爲歌篇韓公深所知重於搢紳間每
加延譽由是聲華籍甚時元稹年少以明經
擢第常願交結賀一日執贄造門賀覽刺令
僕者謂曰明經及第何事來看李賀稹慙憤
而退其後稹制策登科日當要路及爲禮部
郎中因議賀父諱晉肅不合應進士舉文公
惜其才爲著諱辯以明之摭言亦云賀舉進
士或謗賀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一篇然

則賀嘗舉進士而元稹謗之也諱辯亦云賀
舉進士有名而唐史本傳云父名晉肅以是
不應進士愈爲作諱辯竟不就試非也退之
勸賀舉進士蓋惜其才耳何恃才肆意之有

孫伯野跋洪慶善年譜

右洪慶善所次昌黎年譜宣和壬寅夏得
於其叔成季觀其推次之工決知其學非
苟然者獨淮西事宜狀有可疑者按通鑑
元和九年閏八月丙辰少陽薨其子元濟
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九月元濟不迎弔

癸使發兵四出屠舞陽焚葉襄城十年春
正月縱兵侵掠及於東畿乙亥制削元濟
官爵命宣武等十六道兵進討其後師久
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察用
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上言謂克淮西在陛下斷
與不斷則是裴度察形勢還後退之方有
事宜狀狀中云去年春夏已來蓋謂少陽
未死前爾恐宜從通鑑六月九日孫傳伯
野父題

洪慶善年譜後記

僕初作昌黎年譜叙淮西事宜狀在元和九年孫公伯野辨其非是乙巳歲再加考正而增廣之與祖記

韓文類譜卷第七

韓文類譜卷第八

韓會傳

潁人王銍性之

[seal]

韓會昌黎人韓氏出晉穆侯晉滅武穆之韓而邑穆侯孫萬於韓遂為氏後立國稱王漢興襄王孫信復封韓王條葉遂著始望潁川復居太行山之南故為南陽人又隸延州之武陽或徙安定武安又徙蒲之永樂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生尚書令安定折王茂茂生定州刺史安定康公均均生雍州都督晙晙生曹州司馬仁泰仁泰生桂州刺史叡素叡素善化行江嶺間生子曰仲卿曰少卿曰雲卿曰紳卿而仲卿與李白杜甫游自銅鞮尉補武昌縣令懲惡護善號古循吏李白為作去思頌碑曰奕葉明德休有烈光歷鄱陽縣令終秘書郎少卿仕為當塗縣丞感縣重諾死節於義雲卿當肅宗代宗時文章冠天下四方求父祖之誌者盡歸之朝廷嘉其壽策號為子房終禮部郎中紳卿文而能官為揚州録事而糾其帥崔圓之過終涇陽縣令會仲卿長子也當是時李華蕭潁士有

文章重名會與其叔雲卿俱爲蕭李愛獎其黨
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並游
會慨然獨鄙其文格綺豔無道德之實首與梁
肅變體爲古文章爲文衛一篇曰蓋情乘性而
萬變生聖人知變之無齊必亂乃順上下以紀
物爲君爲臣爲父爲子俾皆有經辯道德仁義
禮智信以管其情以復其性此文所由作也故
文之大者統三才理萬物其次叙損益助教化
其次陳善惡備勸戒始伏羲盡孔門從斯道矣
後之學者日離于本或浮或誕或僻或放甚者

以靡以逾以蕩以溺其詞巧淫其音輕促噫啓
蕪導邪流風薄義斯爲甚而漢魏以還君以之
命臣父以之命子論其始則經制之道老莊離
之比諷之支屈宋離之紀述之體遷固敗之學
者知文章之在道德五常知文章之作以君臣
父子簡而不華婉而無爲夫如是則聖人之情
可思而漸也永泰中去率崔造盧東美張正則
居上元及江淮間好言當世事自謂有王佐材
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大夫士謂之四夔以其道
與皐夔侔或云夔皆爲相四人者身在隱約天

下許以爲相故云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薦累遷
起居舍人善清言能歌嘯名譽既重故多謗貶
韶州卒弟愈三歲而孤養於會學自會發之隨
謫嶺南且死顧言曰爾幼養于嫂喪服必朞後
會妻鄭氏卒愈衰服報之愈臨終與妻子之語
猶曰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
四十二愈躁急食不擇禁忌位爲貳御年出伯
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其心不怨如
此子老成百川孫湘

賛曰道爲人師行爲世表者淵源從來非一

二世而已唐興諸儒世家皆本北朝韓氏文
字之祥開跡鍾慶久矣既七世至會而備愈
曰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
觀文衞之作益知愈本六經尊皇極斥異端
節百家之美而自爲時法立道雄剛事君孤
峭甚矣其似會也孟子學於子思而道過之
聖人不失其傳者子思也會兄弟師授偉矣

韓文類譜卷第八

韓文類譜卷第九

韓文公年譜

東蜀樊 汝霖 澤之

代宗大曆三年戊申 是年公生見李漢序

四年己酉

五年庚戌

六年辛亥

七年壬子

八年癸丑

九年甲寅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十三年戊午

十四年己未 年十二隨伯兄起居舍人會遷韶嶺見公祭鄭嫂文及復志賦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二年丙寅 年十九始至京師舉進士見歐陽生哀詞

三年丁卯

四年戊辰

五年己巳

六年庚午

七年辛未

八年壬申 兵部侍郎陸贄下第十四人及第同榜凡二十三人明水賦御溝新柳詩見唐登科記

九年癸酉

十年甲戌

十一年乙亥

十二年丙子 七月佐董晉于汴州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宋亳潁等州觀察推官見董晉行狀祭文及行狀

十三年丁丑

十四年戊寅

十五年己卯 二月三日董晉薨公留家汴州從晉喪出四日而汴軍亂其家下汴水入徐公從喪至洛陽依張建封於徐二月未至徐其年秋辟爲武寧軍節度推官

試太常寺協律郎見董晉行狀及此日足可惜詩及與孟東野書及公行狀

十六年庚辰 五月壬子張建封薨公去徐居洛見公題李生壁

十七年辛巳

十八年壬午 為四門博士見施先生墓誌

十九年癸未 拜監察御史十二月坐言事貶連州陽山縣令見公祭張員外文及三學士詩

二十年甲申

二十一年乙酉 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崩二十六日丙

中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甲子大赦三月立廣陵郡王純為皇太子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曰太上皇帝辛丑改元永貞乙巳皇太子即位是為憲宗公以其年二月二十四日赦自陽山令移江陵府法曹參軍見公縣齋有懷及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及憶昨行及河南同官記

順宗永貞元年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見公釋言

二年丁亥 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見公行狀

三年戊子

四年己丑 六月十日行尚書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見王仲舒制辭

五年庚寅 冬為河南令見盧登封墓誌及燕河南府秀才詩

六年辛卯 秋行尚書職方員外郎見公復讎狀

七年壬辰 二月六日坐華陰縣令柳澗累復為國子博士見本傳及憲宗實錄

八年癸巳 三月二十二日拜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見公行狀及憲宗實錄

九年甲午 十月二十一日考功郎中史館修撰十二月十五日知制誥見公行狀及憲宗實錄

十年乙未

十一年丙申 正月二十日拜中書舍人五月十八日坐與議伐蔡與執政意忤以它事降太子右庶子見本傳及憲宗實錄

十二年丁酉 七月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從裴晉公東征八月三日發赴行營二十七日至偃城十月二十二日己卯蔡州平十一月二十八日起蔡州十二月十六日至京二十一日拜刑部侍郎見舊史憲宗紀

十三年戊戌

十四年己亥 正月十四日坐言佛骨出爲潮州刺史十月二十四日移袁州刺史見舊史憲宗紀

十五年庚子 正月憲宗崩穆宗即位九月二十二日自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見舊史穆宗紀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六月庚申年兵部侍郎見舊史穆宗紀

二年壬寅 二月甲子以兵部侍郎使鎭州見舊史穆宗紀九月遷吏部侍郎舊史不書見于實錄及歐陽文忠公羅池廟碑跋尾

三年癸卯 六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見舊史穆宗紀

四年甲辰 八月以疾免吏部侍郎十二月二日薨于靖安里第見公行狀及墓誌

予既集公行狀墓誌神道碑新舊傳祭文詩配饗書辯謗文潮州廟記文録序集序後序歐呂所書與夫汲公所譜分爲五卷目曰韓文公志其譜所未盡也則爲此年譜于其後證據甚明覽者其詳之紹興壬戌年五月初吉樊汝霖澤之跋

卷末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年表卷第十

韓文年表

莆陽方 崧卿

貞元三年 丙寅	公年十九 始來京師			
三年 丁卯				
四年 戊辰			上張徐州薦 薛公達書	
五年 己巳				
六年 庚午	是歲歸江 南復還京		上賈滑州書 河中府連理木頌	
七年 辛未				

八年 壬申	公年二十五是歲登進士第	試明水賦 北極詩贈李觀 落葉詩送陳羽	送孟郊下第序 諍臣論	
九年 癸酉	是歲應博學宏詞科不中		試顏子不貳過論 上考功崔虞部書	
十年 甲戌	是歲再應宏詞科不中歸河陽省墳墓復還京	謝自然詩 冬	上韋舍人書	李元賓墓誌 祭嫂鄭夫人文
十一年 乙亥	是歲復試宏詞不中五月東歸六月遊鳳翔冬居于洛	感二鳥賦 岐山下詩	學生代齋郎議 答崔立之書 上宰相書三書 上邢君牙書 畫記	祭田橫文
十二年 丙子	是歲春夏在洛秋七月從董晉辟如汴州		答張籍二書 送權秀才序	
十三年 丁丑	在汴州	復志賦 七月	送俱文珍序 春	
十四年 戊寅	在汴州	天星詩 冬	水門記 三月	楊燕奇墓碑
十五年 己卯	二月去汴來徐秋從張建封辟冬朝正于京	汴州亂二首 齪齪 此日足可惜 汴泗交流	上張建封二書 掌書記廳壁記	董晉行狀 崔評事墓銘

十六年 庚辰	五月去徐秋居于洛冬來京師	駑驥吟 歸彭城詩 閔己賦 送澄觀詩 河之水詩	與孟東野書 賀張建封白兔書 書李生壁 送竇平序 與衛中行書	
十七年 辛巳	春在京師夏還洛陽秋再如京辭除四門博士	將歸贈孟東野詩 贈侯喜 七月	與盧汝州薦侯喜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禘祫議	祭老成文
十八年 壬午	是歲春夏之交調告如東京迎家五月登華山尋還京	古意	薦士 與陸員外書 送陸歙州序 送齊皞下第序 與崔群書	獨孤申叔哀辭 馬府君行狀 施先生墓誌
十九年 癸未	是歲之秋博士拜監察御史十二月貶連州山陽令	哭楊陸詩	送文暢序 送許郢州序 論停選舉狀 上李實書 與陳京書 論天旱人饑狀	盧君夫人墓誌
二十年 甲申	在陽山	別知賦 同冠峽二首 貞女峽 宿龍宮灘 叉魚 李員外寄紙筆 荅張十一 縣齋讀書 送惠師 送靈師	宴喜亭記 送楊儀之序 荅竇存亮書	
二十一年 乙酉	是歲正月二十六日丙申順宗即位二月二十四日甲子大赦八月辛丑改元永貞憲宗即位公以二月赦當量移夏末俟命於郴秋移江陵府法曹九月道湘潭十月航洞庭冬至江陵	劉生詩 縣齋有懷 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謁衡嶽 岣嶁山 題合江亭 遊湘西兩寺 寄三學士 永貞行 洞庭阻風 岳陽樓 律詩第九卷自郴州祈雨至別盈上人七詩皆當為今年作	五箴 送區冊序 荊潭唱和序 送孟琯序 冬 上李巽侍郎書 十二月	鄭夫人殯表 祭李郴州文

年	事跡	詩	文	碑誌
元和元年丙戌	六月自江陵府召拜國子博士公特年三十九	喜雪獻裴尚書 春雪 贈劉師命二首 杏花 送惜約 李花 和感春 寒食出遊 憶昨行 赴會三詠 贈鄭兵 豐陵行 游青龍寺 贈崔立之 秋懷 南山 送文暢 答張徹 送區弘 喜侯喜至贈張籍聯句 鬬雞 納涼 秋雨 征蜀 同宿 寄孟刑部	寄于襄陽書	祭十二兄岌文及墓誌
二年丁亥	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	元和聖德詩 城南聯句 酬裴功曹巡驛途中	釋言 答馮宿書	盧考功墓表 盧處士墓銘 太原苗參軍墓銘
三年戊子	在東都	東都遇春 酬崔十六少府	與李翱書見外集十二月	河南裴少尹墓誌
四年己丑	六月十日行尚書都官員外郎分司東都	送李翱 赤藤杖歌 送侯參謀	河南同官記	祭薛公達文并墓誌 唐充妻盧氏誌 元稹妻韋氏誌
五年庚寅	是歲之秋冬為河南令	感春五首 祖席 燕河南府秀才 劉玉川子月蝕	送鄭校理序并詩 送石處士序并詩 送李正字序并詩 上鄭餘慶二書	杜兼張圓孔戡盧殷四墓誌
六年辛卯	是歲夏秋轉職方員外郎歸朝	辛卯年雪 李花 招楊之罘 寄盧仝 誰氏子 令會[illegible]記 酬盧雲夫望秋 石鼓歌 送無本 送陸暢	送窮文 送溫造序 復讎狀九月	房武畢炯二墓誌 乳母墓誌 江西觀察韋公墓誌 襄陽盧丞墓誌
七年壬辰	二月坐柳澗累下遷國子博士	贈劉師服	進學解 石鼎聯句序	李少尹素墓誌 祭石洪文及墓誌 路應神道碑
八年癸巳	三月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	送劉師服二首 和盧雲夫送盤谷子詩 雪後寄崔二十六	送韓約序	鄭儋神道碑 息國夫人墓誌 烏氏先廟碑 田氏先廟碑 李虛中董溪二墓誌
九年甲午	十月為考功郎中史館修撰十二月知制誥	酬振武胡十二丈律詩	答劉秀才論史書 答元微之書 與鄭餘慶書 與袁滋書 與田弘正書 送張道士序 代韋貫之辭右丞相	扶風郡夫人墓誌 劉統軍碑及誌 王適孟郊二墓誌 祭薛中丞裴太常文

十年乙未	知制誥	和鄭相公樊員外古詩　送襄陽李尚書律詩　十月　律詩自第九卷元日朝回至芳林十二詩皆當為今年春詩	藍田丞記　為宰相賀雪表　進順宗實錄表二　為裴晉公辭中書侍郎表　為宰相賀白龜表　為樊宗師狀　淮西事宜狀　捕賊行賞狀　與李華州書　與柳鄂州書二	獨孤府君墓誌　衛府君墓誌　清河郡公墓碣　徐偃王廟碑　祭張季友文
十一年丙申	正月拜中書舍人五月坐議伐蔡以他事降太子右庶子	感春三詩　皇太后挽詩　廣宣上人見過　古詩第七卷自街西行香至讀鏖鬼十一詩皆為庶子日作	科斗書後記　薦殷侑狀　進王用碑狀	祭姪女周氏文及墓誌　袁氏先廟碑　王用神道碑
十二年丁酉	是年七月以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從裴晉公東征八月三日發赴行營十二月十六日到京二十一日遷刑部侍郎	閑遊　和侯協律詠筍　馬侍郎寄酒　郾城聯句　律詩第十卷自過鴻溝至桃林夜賀晉公十五詩皆東征日往返道中作又有和晉公重拜台司之什	送殷侑序　舉錢徽自代狀	祭張署文　及墓誌
十三年戊戌	公年五十一　在刑部	送李員外分司東都　獨釣三首　枯樹	平淮西碑　進碑表　受韓弘人事物狀	權德輿墓碑　李惟簡墓誌
十四年己亥	正月坐言佛骨貶潮州刺史十月以尊號赦移袁州	元日酬馬尚書詩　古詩第六卷自路旁堠至別趙子九詩律詩第十卷自示姪孫湘至始興江口八詩皆貶潮日作	論佛骨表　記宜城驛　潮州到任謝上表　賀冊尊號表	祭鱷魚文　胡珦神道碑
十五年庚子	是歲正月二十七日憲宗崩閏月三日穆宗即位二十七日冊皇太后二月五日肆赦公以閏月八日到袁州次任九月二十二日召為國子祭酒	韶州留別張使君　又酬張韶州以詩相賀　律詩第十卷自次石頭至留題梁驛七詩皆召還道中作	袁州到任表　舉韓泰自代　賀即位表　謝國哀表　賀冊太后　賀赦表　賀慶雲　中使狀　與孟簡書　南海碑　滕王閣記　論變鹽事宜狀　論與贖良人男女狀	祭女挐女文并墓誌　祭柳子厚文并墓誌　祭湘君夫人文
長慶元年辛丑	春行祭酒事　六月遷兵部侍郎	雨中寄張籍　南山有高樹　和張十八得馬　杏園送張徹　和張侍郎酬馬尚書	舉張惟素自代狀　論新注學官牒　薦張籍狀　請上尊號表　舉韋顗自代狀　論錢重物輕狀	祭李郱文并墓誌　黃陵廟碑　祭張給事文　李道古郡　薛戎三墓誌
二年壬寅	二月使鎮州九月遷吏部侍郎	和李相公感物興懷　和裴僕射看山　律詩第十卷自早春與張籍遊楊尚書林亭至奉使十六詩皆本年作也	盛山十二詩序　論黃家賊事宜狀　鄆州溪堂詩	祭竇司業文及墓誌　楚國夫人墓誌

三年癸卯	春行吏部事六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十月爲兵部侍郎尋改吏部侍郎	送鄭尚書赴海南詩并序 冒	論孔戣致仕狀 除京兆舉馬摠自代狀 荅友人不寄荅書 賀雨賀太陽不虧表 除兵部舉張正甫自代狀	羅池廟碑 祭馬摠僕射文 祭竹林神文 祭龍文 李于張徹墓誌 韓弘神道碑 祭女挐文及壙銘
四年甲辰	是年八月以疾免吏部侍郎十二月二日薨	南溪始泛 翫月	送楊巨源少尹序	樊紹述墓銘 王仲舒墓誌又神道碑 孔戣墓誌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年表卷第十

二

右新刊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序傳碑記一卷韓文類譜十卷首載評論訓詁音釋諸儒名氏唐十一家宋一百三十七家其係新添集注補注廣注釋事補音協音正誤考異凡二百三十家皆無姓氏止三百七十八家耳而曰總計五百係家夸已此本爲宋建安魏仲舉所編慶元六年刊見天祿琳琅書目凡宋諱皆缺筆每葉二十行每行十八字小注則廿三字有山陰祁氏及朱竹垞惠定宇名字印其首一葉印文云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三字曠翁者山陰祁夷度承㸁也（萬曆甲辰進士官江西參政）蓋藏書之家皆願子孫世守而不知已三易主矣此自祁氏朱氏惠氏及今錢塘丁氏皆寓内名家珍重度藏不啻拱璧然此書之遭際不偶矣既爲此書賀復以賀丁氏之克繼三家而無負也光緒二十有二年歲在丙申五月九日黄巖王棻識